

先賢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胡先驕詩文集

中華詩詞（BVI）研究院項目

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

胡先驕 著 熊盛元 胡啓鵬 編校

劉夢芙 審訂

黃山書社

胡先驕詩文集 上



陳永正敬題



謹以此書
紀念胡先驕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胡先驕 著
熊盛元 胡啓鵬 編校

劉夢芙 審訂

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
史

胡先驕詩文集
上

陳永正敬題



黃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胡先驕詩文集 / 胡先驕著; 熊盛元、胡啓鵬主編. — 合肥: 黃山書社, 2013.5
ISBN 978-7-5461-3519-9

I. ①胡… II. ①胡…②熊 III. ①詩集—中國—當代 ②文學評論—中國—文集
IV. ①I227②I2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78744 號

書 名 胡先驕詩文集
著 者 胡先驕
編 校 熊盛元 胡啓鵬

出 版 人 任耕耘
策劃編輯 歐陽慧娟 周振華
責任編輯 周振華 歐陽慧娟
裝幀設計 韓玉英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黃山書社(<http://www.hsbook.cn>)
官方直營書店網址(<http://hsssbook.taobao.com>)
營銷部電話:0551-63533768 63533762
(合肥市蜀山區翡翠路 1118 號出版傳媒廣場 7 層 郵編:230071)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 制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開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張 32.25
字 數 7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20.00 圓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本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及時向承印廠調換 聯係電話:0551-65661327)



1925年胡先驕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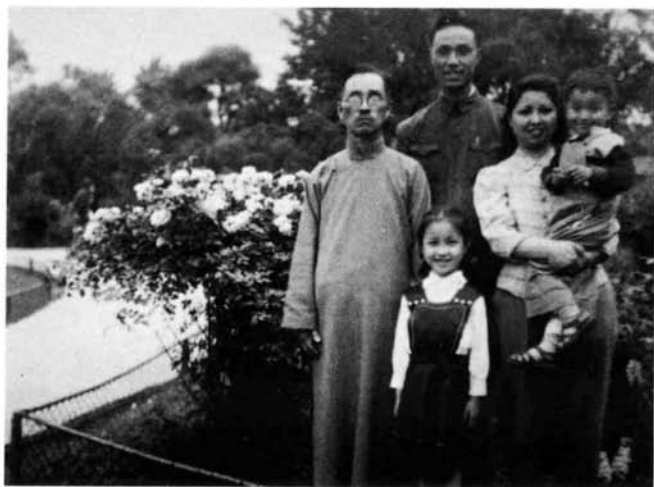
晚年時期的胡先驕



1948年9月23日上午，在南京鷄鳴寺中研院禮堂召開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會議合影。前排左起：薩木棟、陳達、茅以昇、竺可楨、張元濟、朱家驊、王寵惠、胡適、李書華、饒毓泰、莊長恭；二排左起：周鯉生、馮友蘭、余嘉錫、湯佩松、陶孟和、凌鴻勳、袁貽瑾、吳學周、湯用彤；三排左起：李宗恩、梁思成、秉志、陳垣、周仁、蕭公權、嚴濟慈、葉企孫、李先聞；四排左起：楊樹達、楊鍾健、伍獻文、胡先驕、李濟、戴芳瀾、蘇步青；上排左起：鄧叔群、吳定良、謝家榮、俞大綏、陳省身、殷宏章、錢崇澍、柳詒徵、馮德培、傅斯年、貝時璋、姜立夫。



1951年5月17日，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委員第一次會議留影，右起不分排第五至九人為胡先驕、張春霖、鄭作新、王治秋、裴文中，其餘四人為丁西林、李繼同、袁翰卿（劉鈞代）、李璞。



1954年在上海復興公園：胡先驕（左一）與長子胡德熙（後中），媳婦符式佳（左三），孫女胡啓坤（左二），孫子胡啓超（左四）合影。



五十年代，在上海胡先驥（後左一）與長女胡昭文（後左二）及外甥夏祖武（前左一），外甥女夏菲（前左二），外甥夏祖禹（前左三）合影。



1957年5月上海長興公園，胡啓坤（前左一），胡啓超（前左二）；胡昭文（中左一），胡先驥（中左二），夏祖禹（中左三），符式倫（中左四）；夏祖武（後左一），胡德熙（後左二），劉長慶（後左三），符仕儒（後左四）。

啓明所原知悉，久未接來信甚念，甚接啓明在信
 知你在蘇州，現想已回到南昌，此行是否為了調查蘇
 東邊境內森林標本採集區，否標本如何新鮮
 植物標本研究所，亦多來採自蘇州沙丘，江蘇，甘肅，
 湖北標本，是否新鮮標本，是否採自蘇州沙丘，甘肅，
 小西苗葉或二三葉者，在特別，昨日接到江西植物標本
 寄甚好，適在湖南野生植物標本之上，惜標本尚有錯誤，
 亦甚重大的遺漏，
Phacelia frondosa (Lam.) Chakravarty

Trachystema chinensis, *Spiraea chinensis*,
Camelia, *Sorbus* (Roxb.), *Geophytostoma formosensis* (Nakai) S. W.
Myrica, *Platanus* (1936, 1937-1938)
 恐其較為難找，在本地之編者，亦已居上，等，不但
 可供研究植物之用，且為教學的良好參考，惟
 需用江西植物標本這一名称，是否植物標本，必詳考，色類
 一切野生植物，即因季冊之名，亦不全或有不全之處
 江西野生經濟植物多矣，此書若因編者之錯誤，人
 以不到者，則以此等植物，編者亦有不全之處，此等不
 誤，若于每頁每行，並收錄其植物標本，與蘇州標本中之
 植物標本，亦不為其今代之，在蘇州標本中之
 遺傳

1960年7月5日，胡先驕給胡啓明的信。胡啓明係胡先驕大哥胡先騏的長孫。

啟者：胡先驕先生所著之《蘇州野生植物標本》，業經編者一月，
 經廣獲各界之鑒賞，確係二家之幸，亦正乃
 華漢清印，特為費歷下，為財收致
 中華書局編輯所
 胡先驕先生 啟
 一九五二年七月四日
 花廳先生惠筆，未通候，以係念
 蘇東上，並著經濟植物標本，三十八至四
 六、七章，凡十一章，約四萬字，乞
 參收，并請財稿，發往，適寄下，為敬
 此致
 夏德
 胡先驕 啟
 六月廿五日

胡先驕手跡

水杉歌序

余自戊子與鄭君鈞刊布水杉迄今已十有
三載母欲形之於歌以垂科學範圍廣雅
載陳事實入理得無以詩歌詠歌之美新
存多暇試為長言與首自錄而不對目或非人

晚寤將擬名物之比耶

化道白登年一億弄昇坤維風兼塵持而斯海在日
通通今地中環道我華海而入北水洋
繞法布瀛瀛漫無山岳但坡陀滄海橫浪浪冰多霖林
畢葉數天日冥雲玄霧迷義和歌瑞鳥跡而無朕恐龍悲
蚺橫駭凌水杉斯特乃特立噴噴巨木環北極虬枝跌
捨逾十圍肯與群傑計春又極方季節惟春冬春日不
恐萬卉榮半試嘗嘗霜夜夜空張極談此他 凡蝶蝶凡

合無由葉乃落習性餘留猶似昨蕭然一枯三化劇三
不見日光遠何成忘著習性家莫莫之
疏三化山川生巨變造化洪爐恐鼓氣飛升珠輝離魂
峰去天尺五天為狂冰嚴雪空何莊嚴萬山朝宗獨南
面因達有拿與並夏二陸遙遠成一尺 第五化如期地
度度春通法法度度在道山運動以而事是也唯山海
道身會大為務焉斯而所通何通何通何通何通何通
版上升之版二大陸地連今版一版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山道遠使二大陸地連今版一版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時代海船風值隨漸乾積雪連寒今乃見大地連為米

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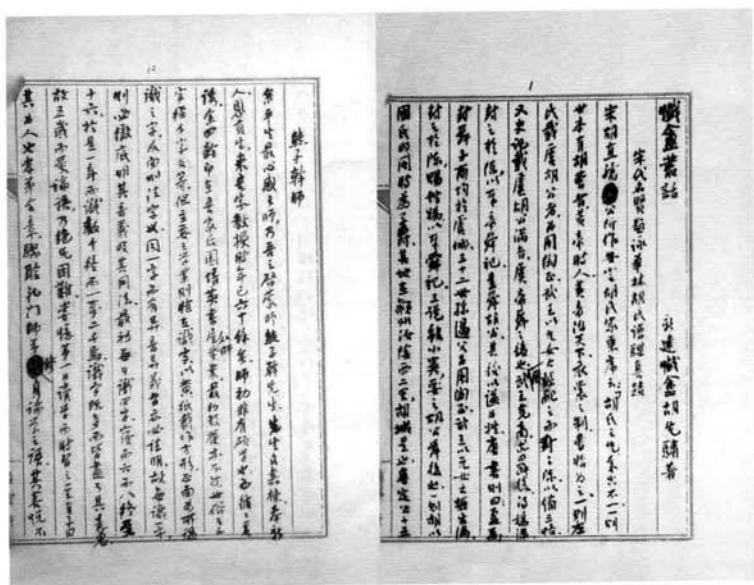
被覆北球一白無叢綠眾芳通走入南荒萬寶論亡稀
騰族水杉大國成曹鄴四大部洲絕倭類僅餘川鄂千
方里水河期以從歐亞北美三洲之水杉皆已滅絕云
方里 蜀陞段行於四川萬縣唐乃瑤與湖北荆川水杉
壠及石砬方八百 遺不殘留輝尤地劫灰初認始三木
里一石砬域內 本地層中化石發表水杉屬名 胡鄂學幾徒前軌
憶年遠裔今章存絕域開風劇驚異群求珍植逾遊羅
地無南北爭傳揚春風廣被國五十豐以種子遍贈金
處 劉處探枝鬱芳香中原饒富誠天府物阜民康難比

數瓊花瓊草競芳妍沾溉萬方稱鼻祖為人號稱中國
鐵蕉銀含苞知名近有銀杉堪堪武近年陳瑛鐵蕉可
形並水杉也博聞強識吾儒事等疏草木蟲魚細致如矜
物久垂訓一物不知真所耻西方林奈為魁頌東方大
匠魯東壁珍 如今科學益昌明已見泱泱觀漢憤化
石龍體奪祿豐 從教投所發現水杉並世爭長雄株豐
龍已成陳跡水杉今日猶應龍如斯積素豈易得 犀麟
皓首徑為窮環玉寶及正問世東風佇看塵西風 犀麟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胡先驕作《水杉歌》手跡



胡先驕所作《懺盒叢話》



胡先驕《懺盒叢話》手跡

目錄

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總序	一
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編輯凡例	一
胡先驕詩及其文學批評(代前言)	一

胡先驕詩文集序	張 紱	一
---------	-------	-----	---

懺盒詩稿

柳詒徵序	三
范罕序	三
盧弼序	四
馬宗霍序	五

以下丙辰(一九一六年)	七
壯游用少陵韻	七

以下丁巳(一九一七年)

由廬山東林往黃龍紀游	九
東林山居雜詠(九首)	一〇
溽暑由九江步還東林	一一
還東林寄楊蘇更	一一
書感(三首)	一二
深夜不寐口占	一三
病中口占	一三
病中述懷(三首)	一三
客邸夜讀有感(三首)	一四

過徐州……………一五

冬日寄饒樹人美洲(三首)……………一六

退值口占……………一七

以下戊午(一九一八年)

寄楊蘇更……………一七

移情雅集紀事……………一八

苦雨爲災,眷念湘民顛沛無告,賦此哀之

……………一八

雜書(七首)……………一九

出門(三首)……………二〇

游攝山(三首)……………二一

獨登北極閣感賦……………二二

憶去歲國慶節感賦……………二三

江上閒眺……………二三

以下己未(一九一九年)

春日三絕句(三首)……………二四

郊游(二首)……………二四

靈峰道中……………二五

得然父近詩卻寄(二首)……………二五

己未夏重登匡廬……………二五

五老峰……………二六

海會寺……………二六

歸宗寺……………二六

栖賢寺……………二七

黃龍寺溪頭……………二七

江上偶成……………二七

舟行過馬當,愴念六兄……………二七

一廬……………二八

以下庚申(一九二〇年)

春日雜詩(五首)……………二八

遠近……………二九

庚申夏六月天台紀游……………二九

北雁蕩……………三〇

南雁蕩雜詩，即贈陳少文先生（十二首）

..... 三一

松陽道中望家山 三三

自松陽縣至岱頭 三四

朝發白巖 三四

自龍泉至江山雜詩（十首） 三四

宿小九華山九華禪院 三六

建德 三六

梅樹潭 三七

以下辛酉（一九二一年）

新建西山見山簪、朱藤，爲各賦一絕（二首）

..... 三七

安福道中 三七

武功山 三八

自白雲隘上嶺至伯公坳 三九

崇義道中 三九

鐘鼓巖 三九

玉石洞 四〇

定南下歷墟 四〇

安遠道中 四一

石口墟遇險紀事 四一

通天巖 四二

零都道中 四二

南豐縣 四二

南城道中 四三

貴溪道中 四三

武夷山歌 四三

泛鄱湖，暮抵南昌，即事成吟 四四

烏栖鋪 四五

以下壬戌（一九二二年）

春日過校場，有歌大鼓書者，爲之駐聽

移時，率占一絕 四五

南昌春日絕句（二首） 四五

同陳伯嚴、梁慕韓、柳翼謀諸前輩太平

門外觀桃花	四六
慰然父臥病京邸	四六
哭沈乙庵師	四六
以下癸亥(一九二三年)	
春日雜詩(六首)	四七
哭王然父(四首)	四八
節物	四九
讀思齋遺詩,憶舊游	五〇
三十初度言志(七首)	五〇
旅程雜詩三十二首	五三
游東京植物園	五六
游東京護國寺	五七
以下甲子(一九二四年)	
奉答翼謀先生見懷	五八
寄簡庵南昌	五八
辛夷樹下口占	五九

小病累日,偶憩森林院松林中率成	五九
休沐日兀坐森林院林中偶成	五九
春思(三首)	五九
暮春書懷	六〇
記波城花事	六〇
雨過	六一
海風	六一
以下乙丑(一九二五年)	
阿諾德森林院放歌	六一
中國植物志屬書成,漫題	六二
夜氣	六三
讀潭秋近詩,益見精進,玩誦不已,書以寄之	六三
還債詩	六四
寄黃仲通	六四
月夜偶憶(四首)	六五
斷續	六六

懺
盦
詩
稿

柳詒徵序

往厠南雍，倡學衡社，胡君步曾枋詩選，矧時賢名作，間爲評論。抉剔幽微，一時莫之先也。甲子以還，社友雨散，君頻之異域，歸客舊都，腐心草木。余蟄盍山，理董故紙，蹤跡不恒次比。今年七月余買舟道溢浦，上匡廬，居蓮花谷浹旬。君亦自燕來會，掃石聽松，流連於秋涼月夕間，不復憶十年中桑海陵谷矣。間叩君詩興，君遜謝謂渺進境，發篋际所爲蜻洲諸詩，則如扶搖羊角，進而益上，散原評以奧邃蒼堅，允矣。西江以詩雄天下，廬嶽之氣，蒸而爲雲，削而爲石，盤而爲松，矯而爲樟，噴而爲瀑，渟而爲淵，其鍾於人者惟詩有以肖之。余未覲茲山，未知君詩所自孕也，履茲山，讀君詩，僭謂始知君詩所自來。雖然，贛南山嶺磅礴千里，章貢之流清駛呈文，余皆未之游，即匡山名跡，屐所未躡者多矣，以測君詩亦然，又惡敢謂能知君詩者。君將印行詩稿，追維南雍陳跡，督予綴數言，歸盍山後，披君稿，猶覺黃龍青玉水石之雄秀騰湧吾耳目也。甲戌秋八月鎮江柳詒徵。

范罕序

余與胡君步曾相交在八年前，而相聚僅旬日。此旬日中胡君既盡讀予詩，且贈五言一章置卷首。時余旅過金陵，比歸語故弟彥矧曰：胡君新詩人也。予弟曰然亦舊詩人，

今之同學輩殆無與匹者。予友陳師曾序予詩有云：時世日新，後之詩人諷人對物，必大異乎昔之所謂新與舊也。予自與胡君款契，頗感故友及吾弟之言。以胡君譽我過，而胡君所蘊藏未發者必千百於予所著。而此旬日中，既未能徧讀奇作，別後復無緣一伸微尚，又以胡君怪我深也。此八年中，予弟亡故，予家難叢出，昔時朋舊，大半相繼物化。予離群索居，而精力亦稍稍陞矣。乃不復以詩自困，因搜集歷年存稿，並刪舊刊本十之三四，重新付梓以事結束。而故人中能序予詩者至此已寥寥，於是追懷往跡，檢讀胡君舊贈之句，信非胡君不能序我詩矣。胡君得予書，踰月以跋來，且言結束舊稿，亦命予序焉。噫，予疏荒已久，然卒得胡君一言，今且序胡君詩，豈不樂哉！胡君來書詳述近年工力所至，且云譯成蘇詩，於明年携往歐洲以餉西方人士，語雄而志得。吾國人以提倡國詩爲標誌者，不能不讓胡君爲巨擘矣。師曾、彥矧之言猶可味也，胡君行勉之哉。壬申秋八月南通范罕序。

盧弼序

侯官嚴幾道兼通中西學，所譯赫胥黎天演論，伯兄木齋囑余校刊行世，幾道自校本猶存余行篋中。幾道亦間爲詩，顧不多作，而吐屬不群。余比年獲交胡君步曾，耑精生物學，海內外推巨擘，而尤工於詩，第爲顛長所掩而世人莫知。君亦自矜尚，不屑附時流俗

好。操筆染翰，百煉千錘，鳳鳴高岡，絕殊凡響；雲璈雅奏，飄飄欲仙，生平知友匯融新舊者，幾道與君並傳不朽矣。余嘗與君論臨川、東坡之詩多含禪理，遣詞造句，時露超逸。君周覽名區，造詣深邃，又復苞孕近世之學海思潮，蘊蓄者闕，吸納者富，往往擅臨川、東坡之勝，而又兼有昌黎之蒼莽、摩詰之雋永、山谷之奇突，合衆長於一爐而冶之，宜乎其睥睨一時也。夫三百篇之作，原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教與政治息息相關。季札觀樂，備識興亡；鍾儀土音，不忘故國。規風者於以識民俗之良窳，刑政之得失。主文諷諫，本忠厚之旨，寄無邪之詩，非僅掇拾綺語，流靡自妍，弄吟風月，鋪陳景物而已。賢者識大，襟懷各殊，君夙抱經綸天下之志，乃不得一抒其偉略而寓情於詩歌，亦足以規世變矣。幾道往時喜與桐城吳摯甫先生爲文字之商榷。一日余與君同謁君鄉先生陳散原老人於城西精舍，譚藝極樂，不覺移晷。君與幾道皆治新學之人，乃樂與耆宿周旋，臭味相投，酸鹹同好，難爲不知者道。抑江西多詩人，散原、山谷後先輝映，君殆欲鼎足其間，而余之私願則不欲君之終爲詩人。偶序君詩，一吐胸臆，君亦當相視莫逆而笑也。己卯冬日愚弟沔陽盧弼序。

馬宗霍序

余初識胡君步曾於金陵，君年甫及壯，治植物學已大有聲，餘事爲詩，才思芳發，並時

名能詩者，未能或之先也。於時所見多七言近體。別三十年重晤於燕京，出示蜻洲游草則皆五言古體，俄又以其懺盒全稿來，乃無體不備，且無體不工。世咸知君以植物學名家，少有其能詩者。余雖知之早，亦至是始獲盡窺其蘊也。君於詩自云宗宋，初從山谷人，微覺律度過嚴，無以自騁，轉而向東坡，又懼其縱駛或軼銜也。於是亦蘇亦黃，靡之响之，久之頗欲融而爲一。其於他家雖或旁有所挹，歸趣終不越是也。既復念宋出於唐，唐之杜韓則蘇黃之所哺乳，因又由蘇黃以擅杜韓，而於少陵寢饋尤深云。今觀集中諸製，抒志見襟抱，述懷見性靈，寓興則旨遠辭微，論事則推見至隱。或託古以方人，或體物而窮理，要皆緯之以識，詩中有一我在。蓋已絕去町畦，自成爲步曾之詩，杜韓蘇黃筌蹄而已。兼以兩涉重瀛，踐歷多異，旅游所得，盡發乎詩，即目會心，有昔賢意境所未到者。故往往馳思域表，弋句象外，冥心獨造，眇合自然。斯又袁山松所謂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者矣。君長余三齡，以今歲之夏躋年七十，而吟詠不匱，彌習彌佳。詩緯含神霧曰：『詩者，持也。』持其志所以養其氣，養其氣所以永其年。余因題君詩而即以爲君壽，知君亦將把卷引觴而以自壽也。癸卯夏至前三日衡陽馬宗霍。

擺落浮俗，往往能騁才思於古人清深之境。具此異稟，鏗而不捨，成就何可量？陳三立讀，戊午九月。

意理、氣格俱勝。三立再識。

戊午後所未見詩，本學識以抒胸臆，高掌遠蹠，磊砢不群。其紀游諸作，牢籠萬象，奧邃蒼堅，尤近杜陵。甲戌寒食三立識。時年八十有二，同客舊都。

大著讀竟，欽挹無量。所最心折者，尤在初度言志及樓居雜詩。通識偉抱，不圖於韻語中得之。太夷謂懺盒長處正在此，誠爲知言。顧猶有退之以文爲詩之疑，不知議論入詩，步兵詠懷，拾遺感遇，已開其先矣。至散原推其紀游之作，以爲牢籠萬象，奧邃蒼堅。然此在懺盒，特其末耳。子美詩云：『得失寸心知。』敢抒所見，以質高明。甲戌歲暮長汀江瀚識。

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者治學通新舊之郵，復以壯年遍歷中外名勝，宜其發爲歌詠，非尋常詩境所能域。而紀游諸什，蒼莽雄直，窺杜攀韓，尤爲傑構，知得江山之助多矣。客中少暇，匆讀一過，輒綴數語，略志傾倒。甲戌夏湘潭袁思亮拜識。

以下丙辰

一九一六年

壯游用少陵韻

東髮畢經史，薄譽騰文場。下筆摹古健，頗欲追班揚。一時冠蓋儔，交口稱麟鳳。龐眉比

長吉，錦句充奚囊。冥契接虞夏，廓我剛柔腸。軒軒寡俗韻，逸興凌穹蒼。遺世每獨立，人海空茫茫。二十事壯游，萬里浮輕航。坐攬落機春，曠目小扶桑。勝游不具數，林石窮幽荒。喬松入雲漢，雜卉繁清香。駭鹿走層巖，翻鴻戲橫塘。間亦擢蘭舟，漁歌聲浪浪。歸夢接華胥，遐心溯羲皇。胸中鬱奇氣，空涌成文章。雕鏤到肝腎，語意時蒼涼。日夕追古歡，憂患能相忘？歡樂未終極，悠然懷故鄉。風木增悲懷，松菊荒門墻。尺波傷電謝，歲月空堂堂。人事如轉燭，剩此吟身狂。歸雲杳無盡，淚眼窮高岡。中夜益淒惻，天半鳴哀鶴。鄉心日千轉，歸路萬里強。奔走空皮骨，還家及炎陽。相持雜啼笑，愉樂輕侯王。耳悅親舊言，情親燈燭光。呼湯事櫛沐，換我舊巾裳。久別喜忽聚，寧暇商行藏？平生不解飲，至此亦盡觴。三年改朝市，邱墓多楸楊。追思輒彈淚，坐覺去日忙。頻年苦兵燹，萬姓橫罹殃。隴畝不得耕，稂莠侵稻梁。閭閻滿瘡痍，民意思偕亡。喪亂迄未休，後顧日方長。笳鼓咽秋空，烽煙遠相望。北指戰雲黑，西耀機槍黃。治道久棄置，徒知競戎行。何從覓麟鳳？所遇多豺狼。群雄肆爭奪，小醜亦跳梁。國情詎可問，譬疾瀕膏肓。拊髀空慨嘆，壯志徒飛揚。肉食無遠謨，何從撫痍瘡？身每思奮飛，輒苦病在牀。昊天何夢夢，曷禁此如傷。但免溝壑苦，便安粗糲康。胡爲此猶靳，禍亂仍未央。我方鍛倦羽，迺返從遐方。目擊此煩冤，衷心爲低昂。因思遯窮谷，披蘿擷群芳。或從鴟夷游，一擢浮滄浪。世亂勳業賤，轉眼添鬢霜。何如沒草莽，飲啄隨尋常？脫然解世網，宇宙供

翱翔。

以下丁巳

一九一七年

由廬山東林往黃龍紀游

雨餘風日妍，春色透林薄。半載困塵俗，茲游信可樂。石徑走蜿蜒，杉柞立叢錯。清陰快蔽體，繁枝時拂掠。籃輿漸上趨，疊嶂列如幕。春雲自舒捲，異石恣礫礫。遠坪矗廢塔，年代難揆度。但知興廢跡，千載一如昨。出谷睹奇勝，絕巘峙嶄岞。層磴累百級，疑是五丁鑿。喜怖交中懷，跬步虞失脚。漸進景益奇，峭壁挺森削。大石壘危柱，飛瀑激深壑。前峰露巉巖，鈿利勝干鏌。層巒杳無盡，攀涉困狙獍。米顛潑墨畫，奇肆倘相若。雲煙生腕底，落筆綻重嶠。已而山漸平，心目頓開廓。積雪阻沮洳，冰柱懸繹絡。空山萬籟寂，薄霧佈沖漠。遙指西人居，高下列亭閣。炊許抵黃龍，枵腹快吞嚼。寺前兩山杉，古壽足嗟愕。人誠不如物，百歲遽凋落。明祖一世雄，於今安可作。牧馬剩遺址，禾黍莽蕭索。翌日趨下山，躡捷試芒屨。野卉漸吐花，新竹已解籜。絢染一何速，繁春已灼灼。探覽快胸臆，笑語間妙謔。回首松竹間，煙鬢猶綽約。

東林山居雜詠（九首）

絕頂登臨萬慮灰，廬山靈秀鬱崔嵬。十年行跡半天下，贏得如今始暫來。

鳥道躋攀興倍賒，講經臺上白雲遮。畫眉聲裏薰風暖，開徧山山白芨花。

盡日天風浩浩吹，望中雲物自清奇。幾回鳥語兼蟬語，催送殘陽度水湄。

山僧相約探幽微，四月殘紅到處飛。採藥滿籠雲滿袖，行歌聲裏荷鋤歸。

喜聽清溪瀼瀼鳴，周遭危嶂轟崢嶸。自茲流入人間後，可得如今徹骨清？

綠徧槐陰正插禾，嗚嗚隴畔起山歌。琵琶絕調無遺響，禁得青衫涕淚多。

古刹千年峙碧空，幽人於此抱淵冲。禪心我亦知無住，安得微言示遠公。

電掣金蛇耀九寰，黑雲咫尺失千山。翻盆雨過朝曦上，照眼香爐露鬢鬟。

稻畦三兩度流螢，露坐空庭斗柄橫。如此清幽未曾有，山深月黑夜鷗鳴。

溽暑由九江步還東林

小別匡山二十日，便覺塵累縈心胸。遄歸緩步快神志，遙岫向人橫黛濃。稻畦人望碧可愛，荳苗芋葉尤葱籠。平沙大道白如練，野花燦爛招游蜂。比來市塵溷我久，得茲野景清幽棕。人生失意常八九，及時游賞聊從容。日中酷熱不可耐，啾啾赤帝騎飛龍。身如行炙汗拂雨，五里一息依柞樅。吻焦煩渴那可解，掬飲幸有泉淙淙。江魚銜沙蛇毒凝，瘦蝶斂翼噤鬧蛩。披襟忽然稱快哉，薰風飄搖來樹鋒。箕踞危崖快遙睹，遠山攢翠羅青松。絮雲漸上翳白日，陰晴咫尺殊群峰。金蛇爍爍掣電睽，谷口逼窄馳颿颿。凜乎不可久留滯，壓頭雨意垂千重。會當歸去閉關臥，明日山頭尋虎蹤。

還東林寄楊蘇更

十年湖海走萬里，歸臥匡山聽鼓鼙。鏡裏頭顱空自惜，園中桃李已成蹊。難將出處問龜卜，且撫琴書對鳥啼。寄語人寰楊伯起，未須燕趙苦栖栖。

書 感（三首）

雨餘夜涼峭，更深蚊語繁。空山抱膝坐，孤懷誰與論。天心未厭亂，薄海多煩冤。群藩競恣睢，殺氣彌朝昏。乃復劫少主，鞭箠驅中原。民情有向背，天喪烏能存？固知狐鼠儔，終作狼豕奔。惟苦吾民耳，鋒鏑多游魂。

吾邦素右文，近歲頗先武。固知湍國耻，所恃在卒伍。觥觥項城袁，權略頗足數。貔貅十萬衆，威力耀寰宇。方謂干城選，咄嗟禦外侮。孰知尾不掉，羽翼化豺虎。勝國以顛覆，民意或天祐。擁兵恣鴟張，側視令心腐。因知越勾踐，臥薪計獨苦。決勝非偶然，教訓與生聚。十全始一發，吳主遂爲虜。今惟驅市民，旌旄耀觀睹。愚庸秉鈇鉞，偏裨足僮豎。士無憂國志，疆場究何怙。徒啓爭殺端，海內無寧土。哀哀此無告，要領膏鑽斧。孟軻誅作俑，辜辜知所主。

鬢年負奇氣，睥睨無比倫。頗思任天下，衽席置吾民。二十不得志，翻然逃海濱。乞得種樹術，將以療國貧。千山茂榿梓，萬里除荆榛。豈惟裕財用，治化從可臻。乃今事攘奪，吾謀非所珍。囊書意惻惻，歸臥廬山春。

深夜不寐口占

難拔意根如薤本，讀書無得定誰疑。杜門漸喜交游少，斯意難令末俗知。靜市風飄鄰曲斷，帷燈鼠噉夜痕滋。腸中苦茗侵人睡，怪鳥鈎輶促詠詩。(二)

(一)鄰樹多水鳥，夜靜輒鳴不止。

病中口占

雨餘檐滴聲斷續，病臥匡牀百不支。閱世真成無緒繭，微吟許效一家詩。如雷蚊語擾睡夢，照眼蕉花吐艷姿。晴日漸西涼意峭，爐薰藥裹伴沉思。

病中述懷(三首)

杞憂方沉沉，楚吟苦咽咽。病骨支牀瘦，愁緒亂如結。臥就短檠讀，字細眼生纈。拋書涉冥想，原本忽洞徹。百年定須臾，旦夕會奄滅。寧須效蠻觸，蚊睫事喋血。浮雲安足貴，失馬定非劣。哀彼功名士，得失繫內熱。枉尺古所戒，抱膝守吾拙。

飲河祇滿腹，啄粟期填吭。安用飽珍錯，腐我藜藿腸。世兒尚烹割，累我臟腑傷。醫言足

駭怪，謂疾瀕膏肓。顧我胸坦然，心久齊彭殤。勞息定誰優，修短能相忘。精魂雜啼笑，世味已具嘗。頗欲委形骸，極樂追渺茫。初殊念妻子，亦復私文章。沉思頗自哂，恤躬且未遑。君子自知命，恬適無蒼黃。賦鵬亦駢枝，今惟事縹緲。

寸莛感鐘磬，心苦力不逮。少年抱遠志，聞鷄意慷慨。抵掌論治亂，每掉三尺喙。如今困田廬，心骨坐沉廢。亦思千古上，賢傑曾幾輩。良時豈易得，窮遯意有在。與其投閣死，無寧把鎌刈。抱關亦可羨，微祿足蝦菜。沉疴苟能起，飢飽定可耐。會當事幽討，心與古人對。

客邸夜讀有感（三首）

意氣猿投林，生事蟻旋磨。固知識文字，天必令坎坷。幾人五鼎食，幾輩困寒餓。不逢湯武世，安用伊呂佐。買臣事苦讀，迍遭遭婦唾。屈原不見信，悲憤吟楚些。人宮會見妒，高曲定寡和。不須苦伊鬱，今古理則那。但期飽粗糲，便可抱膝坐。途中寧曳尾，俯仰宇宙大。

汲長綆苦短，力薄願徒奢。九流與百氏，卷帙紛如麻。編雖至三絕，學不名一家。中夜每

掩卷，仰首發浩嗟。平生耽苦吟，小技詎足誇。即此已浩瀚，煙波渺無涯。屈宋與鮑謝，古調紛詞華。淵淵陶彭澤，意靜語不嘩。李杜信絕倫，沉鬱凌秋筳。韓孟雖卓然，瑜苦不掩瑕。蘇黃仙佛骨，逸氣窮幽遐。凜然陳無己，心仄辭聱牙。捧心詎可效，嗟我空啞啞。聞者定掩耳，號號如怒蛙。美惡寧足論，心癢姑搔爬。即此意已足，高歌雜箏琶。

束髮事奔走，湖海涉萬里。勞勞初得息，今復戒行李。皮骨空自憐，僕僕豈得已。一飽苦累人，乃復入朝市。愧無樂貧操，動止足詬訾。雖殊逐利劣，亦類干祿鄙。平生每自省，頗復紛內美。永懷飢溺志，叵耐綱維弛。賢豪坐淪落，心骨付拊髀。今惟覓升斗，齋粥飽妻子。著龜試一叩，進止定誰是？龜言謝人謀，天命從可恃。狡兔斃三窟，鼯鼠窮五技。會當抱淳樸，周道直如矢。

過徐州

得得車聲破曙光，四郊野色鬱蒼蒼。亂山出沒晴煙外，髡柳杈柯古道旁。戰血至今殷廢壘，村翁從解話滄桑。臨風客淚一揮灑，回首中原事可傷。

冬日寄饒樹人美洲（三首）

平生取友嚴，雋逸君可喜。清談沁肝脾，恍若谷簾水。一朝理歸帆，歲月疏片紙。中情詎可道，坐視肉生髀。頗聞肺熱蘇，眠食定誰似？道心日精進，何若八駿駛。遷幽未可言，徒爲古人耻。短詩聊代柬，冷語不成綺。

蠻觸爭未休，薄海尚多難。苟全已云幸，何用邀世盼。吾儒抱殘闕，文史寄娛玩。分飽百甕齋，坐視歲月換。紛紛功名士，動止失勇慳。富貴寧可求，執鞭空喟嘆。臧穀等亡羊，得失異霄漢。徑須成獨往，高臥南山矸。

寒窗抱詩書，歲月催鬢影。涉世如繫匏，趨衙一官冷。袖中餘漫刺，瑟縮羞造就^(一)。自惟山澤姿，理合從遠屏。炎洲風日佳，駭浪鯨鰐橫。枕榔扇微薰，可以療憂病。五湖權扁舟，豈曰吾道盛。破甑不容顧，此意空耿耿。

編者注：〔一〕此字出韻，國立中正大學胡先驥先生詩集亦作「就」，姑仍之，以待他日校定。

退值口占

坐觀千劫盡，對景有餘悲。薄宦不成隱，孤懷欲語誰？
江湖十年夢，風雨一篇詩。白日自茲去，寒鴉噪晚枝。

以下戊午 一九一八

寄楊蘇更

街頭流潦妨車轂，江上鼓鼙驚野哭。冷曹坐憶京華春，中有詩人閉關讀。蒼顏巨公不枝梧，稱君歎唾皆明珠。一篇在前衆斂手，好語沁脾如美酒。自無人識三語掾，要令詩傳萬夫口。守株待兔日已久，行看歲月催老醜。鹽車自古困驥足，平津可俟鮮其壽。江南三月饒鶯花，劍炊矛淅聽鳴笳。丈夫死耳如蟣蝨，剩持殘喘供啞啞。東湖新漲添淺綠，江亭乳鴨隨母浴。柳絲拂水波粼粼，及時風光解媚人。歧路百出何所循，此生羞言渭與莘。願君堅白不緇磷，時探妙理全吾真。

移情雅集紀事

春闌綠陰濃，風暖鳥聲喜。勞生如張弓，幸得一日弛。朝陽滿堤岸，柳影時拂水。暫來心顏開，湖色滌塵累。初携二三子，笑語沁肌髓。漸聞輪蹄喧，髦俊齊蒞止。一堂聚裙屐，勝事誰與擬。清談興倍賒，雅謔妙無似。眼前盛風物，城市歷可指。西山尤媚嫵，翠嶂夾煙紫。既饒湖山勝，況有書畫美。觸目盡琳琅，嗟賞詎容已。就中程子藏，瑰異震遐邇。一卷瀟湘圖，煙水收片紙。蓬心老彌健，造化生腕底。翁題更絕倫，下筆龍蛇起。餘品亦精絕，兩目迷燦綺。燕譚不知時，午日坐移晷。餘情寄銀簫，幽韻轉宮徵。或據一枰弈，墨守嚴陣壘。興闌偕汪王，解彼柳下艤。一櫂破新碧，倒影弄清泚。湖陰峙佛刹，新構聳芳泚。梵唄得暫聞，妙理徹生死。日斜緩步歸，歸路歷花市。千紅雜衆綠，偃仰迎屐齒。人生逝飄忽，如日取半筭。但窮游觀樂，何惜歲月駛。還家心神怡，苦茗美且旨。率爾成短章，蹤跡倘可紀。

苦雨爲災，眷念湘民顛沛無告，賦此哀之

倒海翻江勢莫支，滔滔巨浸決重堤。干戈所有爲魚鱉，蕩析之餘幾子遺。世劫極知關運會，天心倘肯念螽螋？春城盡日繁笙管，漆室憂危獨有誰？

雜書（七首）

夜坐視星斗，燦然羅天空。有如千明珠，的皪懸高穹。孰知皆廣居，其遠不可窮。剎那萬里馳，剽疾如颺風。群動了不息，奧理殊難通。世兒事管窺，焉得窮天工？人生本倉粟，語冰如夏蟲。胡以露電身，爭茲蠻觸雄。原從謝時好，冥想追鴻濛。神游大千界，冷泠聞天風。

日影度窗隙，瞥見萬塵界。莊叟洞精微，小大齊彌芥。靈椿與朝菌，等是天所械。養生自有道，執一終或屆。舉世徒紛紛，自縛良可喟。何當悟本末，坐視去日邁。

太白謫仙人，世網苦羈絆。牢愁付杯酒，奇氣寄豪翰。永懷逍遙游，遐想在霄漢。赤松不可遇，搔首發浩嘆。斯惟晚聞道，困厄召憂亂。至人無性相，萬事一笑泮。此生本無住，尺箠任取半。何用營丹砂，光景徒弄玩。

安期說項羽，不用逃空山。老聃柱下史，騎牛西出關。豈無經世志，栖栖如孔顏。世適不知我，孤蹤遂難攀。進止要有度，從井祇增患。既辜平生心，獨善神自閒。謾云棗如瓜，

詭語從可刪。煙霞自足樂，一逝終不還。

人生事飲啄，有如饜飲河。逝水空滔滔，滿腹亦已多。牽犬上東門，歲月足蹉跎。以身殉功名，亦如鳥投羅。何如東陵侯，賣瓜養天和。藜藿足一飽，餘情寄高歌。

日暮趨衙還，時作橐駝坐。心持一念靜，踵息自相和。此心本惺惺，苦被外緣涴。暫能釋塵慮，如鏡得受磋。澆花知化機，焚香足清課。一榻來薰風，曲肱可高臥。

世路如登山，跬步惴顛圮。長途慰苦辛，厥惟我婦子。吾生與仁俱，施則自茲始。治平本齊家，廣狹具一理。日人旋罷軀，迎笑百骸弛。針黹伴宵讀，靜對如飲醑。投懷覓梨棗，癡黠百可喜。懷彼懸弧心，家國或賴是。柳妻與伏女，往事盛人耳。偕隱駕鹿車，富貴真敝屣。

出 門（三首）

在家倏年餘，千里復此逝。鄉關漸去目，引我數行淚。去之何決然，一念不可置。微官效趨走，所學竟何事。秋紅上柏葉，野色漾空翠。縱目忘塵紛，已自快心意。人事固難料，

亦覺太輕棄。得失且莫問，但別義與利。

十五二十時，出門不回顧。隻身涉滄海，屢犯水靈怒。胡爲此短別，乃覺有餘慕。行囊已打疊，欲去復旋步。無亦飽憂患，倍有離別懼。異國爲孤兒，大錯已永鑄。此身久如葉，餘戀繫婦孺。終爲貧所迫，不得在家住。臨歧無多語，眠食善珍護。千里豈云遙，精魂通寐寤。

幼時頗慧黠，極爲父母愛。七歲能作詩，便有成人態。僉以遠大期，廊廟曳鳴珮。何期叢家難，嚴父早見背。吾母抱冰蘖，心力極殫殫。亦望早樹立，始不負慈誨。胡爲久蹉跎，獵食等凡輩。阿爺知己熟，窮達命有在。亂世橫禍機，身命倘相貸。躬耕可自活，處約吾不悔。

游攝山（三首）

暫謝束濕苦，來看紅葉秋。出郊挹朝露，曠朗開倦眸。行行度煙村，遙遙仰崇邱。寒花引側步，流泉答清謳。遐矚滌塵襟，孤心極窮陬。景物貪流連，風雨還相仇。一龕亂石間，荒白憑峰頭。鼓勇登其門，暫作炊許留。平生尚幽契，水石供冥搜。聽雨亦至佳，坐對煙

光浮。

雨勢不可止，乃作冒雨行。斜風自西來，吹衣如搖旌。石徑潤益滑，跬步虞顛傾。招提忽在眼，翻訝腰腳輕。寺左轟斷塔，摩挲認皇瑩。窮亨究何常，剩此空崢嶸。塔背千佛龕，依山闢深閤。巍巍丈六身，乾坤若能擎。傑構非偶然，朝野爭經營。淨穢各有施，慈化誠恢宏。本爲探山來，仰此增遐情。終當結茅隱，絕澗聽泉鳴。

前村午鷄鳴，齋鐘靜禪關。下山見人家，炊煙起閒閒。泥潦積畦隴，野水鳴潺湲。時逢著霜林，葉葉翻朱殷。車驛得小憩，軀疲心則憫。當墟誰家姝，銀釵壓低鬟。吳兒妙結束，周旋動妖嬈。蓋頭一把茅，炊汲忘憂患。清言正自恣，茗粥亦不慳。宿鳥漸歸林，濃霧沉千山。勝游不可常，倍有惜別顏。邱壑記所經，宵夢容追攀。

獨登北極閣感賦

去歲重九，偕王簡庵然父昆季與龍吟潭吳端任登市中酒樓，歌呼竟日。自是遂不見端任，而今夏端任死矣。異鄉佳節，獨登北極閣，感而賦此。

一崗高據勢騰騫，照眼山川撩夢痕。檻外淡煙迷野樹，菊叢寒蝶抱秋暄。畸身剩作江南

客，世變頻驚後死魂。苦憶西風吹淚句，忍持萸酒奠荒原。

憶去歲國慶節感賦

去歲國慶節客溢城，夜觀南偉烈大學慶祝會，曾賦寶鼎現一詞，語殊悲愴。於今又復一年，而世變轉劇，不覺孤憤欲迸胸次而出也。

去年今日溢城夢，猶挾匡山飛翠來。永夜笙歌動遼廓，極天烽火警尊壘。輪囷肝膽徒能說，顛沛民生百可哀。冷落江關舊吟筆，庾郎心骨幾成灰。

江上閒眺

遙灘猶積雪，荒白沒孤村。掠影一鷗靜，支煙半塔存。於茲絜玄尚，持以謝群喧。行坐百成適，無言道益尊。

霧定波如鏡，寒林次第開。遠帆澄倒影，漁唱入閒醅。去住各隨運，鷗鳧休浪猜。江峰證恬對，靈府故恢恢。

以下已未

一九一九年

春日三絕句（三首）

作行病柳可憐綠，覆水殘梅猶爾紅。
檐鵲噪晴春意滿，已看新蝶趁東風。

鰲魚登盤杞葉長，青蛙紫蚓滿陂塘。
春風一夜杏花發，曉起科頭對淡妝。

著花拖錦紅未闌，傍牆旂萸肥可餐。
坐領年芳無底事，携鋤自刷紫羅蘭。

郊游

櫻桃著花晴漸穩，野雉出林風正高。
勝日作閒饒靜趣，息心亭畔聽松濤。

花神廟前蝴蝶飛，豆花初媚蕨芽肥。
相將採藥筠籠滿，背著斜陽緩緩歸。

靈峰道中

花氣濃薰芳草齊，携筇又過一峰西。空山盡日無人到，坐領松風聽鳥啼。

得然父近詩卻寄（二首）

布穀啼已老，荇花黃漸繁。客居感節序，別憶縈神魂。閉門謝時尚，跌坐澄心源。天均許微窺，彌覺至道尊。人生苦促迫，有如蝨處禪。羿穀安所逃，傷哉蒙叟言。蝸蟾響方張，得失難具論。一夢落江湖，要荷造物恩。庭空鳥聲絕，蜂語時一喧。度茲寂寞娛，君心倘能存。

神京隱萬花，一士獨奇絕。欬唾生古香，淵沖擬前哲。鳴琴伴鬢影，白眼不屑屑。席帽蒙黃塵，人海久蹙躓。簿書催老醜，十車九覆轍。豈惟屈與賈，痛淚漬成血。難作刺天飛，永宜守鳩拙。曲肱吾輩事，浮世本電瞥。

己未夏重登匡廬

匡廬舊游地，雲護萬松生。草樹隨處好，溪山無限情。風湍喧壑語，蘿蔕媚禽聲。領此

出塵旨，安知世上名？

五老峰

五峰高峙處，草樹與雲齊。藥氣綿深澗，禽言傳並溪。身心入寒翠，筇屐恣攀躋。行待招猿鶴，誅茅此共栖。

海會寺

朝從五老下，一徑入雲松。酌罷疊泉水，來聽海會鐘。天風傳夕唄，農火認村舂。李渤讀書處，幽人倘可逢。

歸宗寺

遙指金輪塔，從知蕭寺深。斜陽漸西去，夕鳥有歸心。靜籟傳清梵，微風振定林。右軍不可見，遐思託孤吟。(11)

注：〔一〕寺爲右軍故宅。

栖賢寺

萬松蒼翠裏，靈刹認栖賢。雲上盤危磴，溪中喧怒泉。蒼猿呼暝壑，夕鳥入歸煙。屐齒知幾折，空山此息肩。

黃龍寺溪頭

飯罷前山散腰脚，襟懷不讓竹林狂。藥香引我過溪去，小立風湍看夕陽。

江上偶成

年時飽喫江南飯，歲晚翻操上水舟。木落千山寒自獻，沙明群雁暝相投。持身許葆潛龍志，舉世方矜斥鷃游。負手巡行吟望處，萬家燈火隔江浮。

舟行過馬當，愴念六兄

下游千里無天塹，壁峻江深始馬當。北客至今說飛將，^(一) 飢鳥猶自啄人腸。澄波影落千帆靜，沙岸風高一雁翔。過此輒新友于慟，英魂應亦念江鄉。^(二)

注：〔一〕贛寧之役，贛軍團長林虎督戰甚苦，有飛將軍之號。

〔二〕六兄繼曾辛亥曾守馬當炮壘，以勇見稱於儕輩。後客死清河軍校，念之輒爲腹痛也。

一 塵

一塵且作江南夢，半畝微看菜甲舒。啄屋老烏殊自適，破紅梅萼宛親予。臨衢車馬閒閒見，久客交親稍稍疏。小立迴廊玩雲物，春風肯與拂襟裾。

以下庚申

一九二〇年

春日雜詩（五首）

小齋駝坐默數息，坐視春盡無好詩。作團柳絮白入戶，如豆櫻桃黃滿枝。

弄晴小蝶翩翩見，破夢流鶯恰恰啼。一榻茶煙伴孤誦，夕陽已在野塘西。

春郊作健初試馬，草暖花深路欲無。時逢野水聚蝌蚪，偶過煙村聞鶉鴒。

雨餘池漲蛙鬧曉，蜜熟日晴蜂打衙。微風動處暗香起，應有連畦蠶豆花。

黃魚入市蒲芽嫩，雷菌登盤紫筍長。肯用浮名換溫飽，要操短楫老江鄉。

遠 近

遠近田家叱犢聲，纖雲不動午風輕。棟花落盡流鶯老，消得江城十日晴。

庚申夏六月天台紀游

浙東山水天下名，天台赤城氣峻崢。平生不惜幾兩屐，要躋絕頂捫長庚。五更薈騰上籃輿，露泫月落星參橫。迎人夾道森古柏，怪影若鬼爭騰獐。日中驕陽迫喘汗，初梯艱險心魂驚。^(一)黃昏穿縣抵古剎，^(二)蝙蝠掠眼蚊雷鳴。寺僧相肅貌恭敬，蔬齋草薦亦咸亨。平明飽飯出門去，螺溪古秀心所縈。風榛雪澗歷鳥道，俯視已見玉笋擎。春雷匉匉墜巨瀑，森此石骨孤撐撐。高明古寺有足紀，智者遺鉢光晶瑩。楞嚴殘卷幾貝葉，梵字連鎖龍蛇行。更上真覺禮師塔，^(三)拜經臺亦師所營。四時判教標止觀，正法遂以震旦宏。漫誇道場諾詎那，^(四)度生盛業敢與京。芙蓉瓣瓣拱華頂，足底但見歸雲平。雖無四萬八千丈，^(五)天南柱立千山傾。五更披霧觀海日，萬千霞綺浮金鉦。成林娑羅佛國樹，^(六)恨無福報瞻香瓊。茲山勝跡不可數，石梁珠簾尤有聲。^(七)豈徒乳花玉胸滑，^(八)要似屑玉飛寒霰。又如摩尼五

色珠，陸離璀璨光搖睛。銅壺三折若巨甕，澄碧可濯毛髮清。斷橋龍游亦奇觀，是處造物鏤鑿精。山僧獻茶話歷歷，意圖娛客雜僞誠。野橘如珠蔗作粉，枵腹得此甘若錫。茲游十日饜心骨，逝將從此窮寰瀛。暮年歸來專一壑，結茅禮佛過此生。

注：〔一〕初梯：初經一嶺，榜曰台嶺初梯。

〔二〕國清寺。

〔三〕真覺寺中有智者大師藏身塔，唐梁肅爲作碑記。

〔四〕南北雁宕皆稱爲晉時諾那尊者道場。

〔五〕天台山實高出海面三千六百尺。

〔六〕華頂有娑羅樹，三月開淡紅花，極美，移栽山下即不活，蓋即廬山之雲錦杜鵑也。

〔七〕天台瀑布有螺溪、石梁、水珠簾三瀑。石梁瀑布以石梁著名。水珠簾瀑布爲銅滴漏尾間，水擊石上，爲碎珠，爲瓔珞，故有珠簾名。

〔八〕鄭子尹詠瀑布句：『美人乳花玉胸滑。』

北雁蕩

先此千萬年，甌越皆大海。雁山百十嶂，歷歷置棋在。風濤日瀕洞，礁穴孕嵬礪。一朝變滄桑，遂爾面目改。浙東江山稱永嘉，雁山奇詭尤所誇。桂林陽朔脚未到，即此已足誇中

華。天柱屹立四十丈，屏霞絕嶂連雲遮。雙鸞含珠盡珍怪，老僧石佛安禪跏。龍湫梅雨雙瀑好，奔騰有如赴壑蛇。就中洞府更夔絕，往往山半開谿罅。殿閣九重磴百級，陟降每爲腰脚嗟。小潭片石皆幻絕，一一斧鑿煩靈媧。相傳靈山昔荒秘，道場開自諾詎那。精藍十八今半廢，能仁淨名如破衙。殿前佛面半剝落，僧寮往往集豕豕。鐘磬寂然午日靜，作叢方竹迎風斜。綠陰滿庭苔滿砌，壁間時有作篆螞。世間興廢未可道，緬懷古昔徒嗟呀。豈真末法遂至此，無亦開土無人耶？小留三日惻然去，雁湖欲往道路賒。勝游如斯亦可紀，至今魂夢縈煙霞。

南雁蕩雜詩，即贈陳少文先生（十二首）

霧鬢風鬢已渺然，剩留蹤跡落南天。松雲蘿月爾清異，不服還丹亦自仙。⁽¹¹⁾

注：〔一〕南雁蕩西洞爲宋朱氏女辟穀之所，今名曰「仙姑洞」，南雁蕩之名爲所掩。

〔校〕「爾」，疑爲「彌」字之誤。

跨鶴千年去不還，舊時月色滿雲關。石華表上松濤裏，似有天風裊珮環。⁽¹²⁾

注：〔一〕雲關在西洞之側。峻險玲瓏可愛，石華表在東洞之頂。

棣萼樓頭看月明，石屏風畔聽溪聲。他年淨業應如此，一席跏趺了此生。(一)

注：(一)東洞內爲會文書院，有棣萼世禪樓，石屏風距雲關數十步，巉絕卓立如屏風，東西二洞之間有釣磯、照膽潭，溪聲極可聽。

銀河接天梅雨瀑，錦幃席地杜鵑林。南荒誰解作勝賞，前身霞客今來臨。(二)

注：(一)游人罕至南雁蕩，即霞客亦未到此。

濤頭滾雪石蹲蟻，篙師擊灘聲許邪。差同探源星宿海，南天盡處來浮槎。(二)

注：(一)順溪灘淺湍急，乘竹筏上溯，極爲艱險。

順溪水清石齒齒，翁其避世秦人耶？畫眉尖畔一彎月，長照桃源隱者家。

竹豚飫笋肥可啖，香魚作膾鮮佐餐。主人勸客盡美酒，輦僕斂容行素盤。(二)

注：(一)竹豚、香魚皆南雁特產，北港有自閩贛移來一種土民，曰峯客，共千餘家。

鳩工庀材百經紀，要作寶器誇哥窰。他年賈胡覓拱璧，今日鄉里充簞瓢。(二)

注：〔一〕順溪陶廠（陳少文先生所營）土質遠過景德鎮龍泉，宋時有哥窑，極著名。

刀耕火耨爾郎事，繡領珠冠阿儂妝。但知膜拜禮盤瓠，不解携手舞鍋椿。〔二〕

注：〔一〕峯客皆以種山爲業，相傳其族出自盤瓠，此同於獠人者，但無鍋椿舞。

白雲山腰叢棘裏，匹練三疊半見之。匡廬瀉玉冠南紀，虎溪三笑禁尋思。〔二〕

注：〔一〕白雲山半有玉簾瀑，奔湍觸石成三折，甚爲奇秀，南雁一勝也。

高臺曲館山之腰，人世炎涼可得調。午夢醒來聞鳥語，杖藜徐過渡颺橋。〔二〕

注：〔一〕山半一洞，冬暖夏涼，名曰煥館涼臺，其下數十武即渡颺橋。

十日清游擬謝公，南天勝景莫能同。他年待踏峨眉雪，行脚歸來老浙東。

松陽道中望山家

人語翠微裏，松關掩夕曛。是誰三徑宅，專此一溪雲。絡壁秋藤古，喧煙歸鳥紛。遙知樵汲處，麋鹿與同群。

自松陽縣至岱頭

麗水松陽間，平遠無峻嶺。躑躅酷日中，足繭汗被頸。十里東塢源，巒嶂漸嚴靚。石磴歷松上，禽言出雲境。頓忘行炙苦，喜聽溪聲騁。泠泠襟袖間，時度天風冷。曛暮躋岱頭，脚底山萬頃。煙篁雲樹中，歷歷辨園井。茅庵集群巫，符劍貌獷獍。角聲雜鐃鼓，唄誦了不省。投宿寄山家，野飯雜羹餅。勞生復何言，一飽已云幸。飯罷洗足臥，照戶星耿耿。夢覺冥未分，微聞百蟲警。

朝發白巖

鷄鳴戒行程，步步雲路永。朝霞幻奇姿，錯綺滿東嶺。迤南峰益峻，千仞立修影。曉色熹微中，殘星掛榛梗。四山杳人跡，風葉動微警。林禽時一鳴，破此萬象靜。須臾初日出，煙景開萬頃。松篁浮清光，嵐翠益妍靚。寰中蘊靈會，心目能偶領。即茲悟本原，寧獨塵慮屏？

自龍泉至江山雜詩（十首）

山程早發龍泉縣，野食還依傀儡棚。腰脚辛勤途正永，亦應傀儡是勞生。

獼猴桃已連枝熟，秋牡丹爭傍隴開。盡日山行饒雋賞，畫眉聲裏摘香來。(一)

注：(一)山頭巖桂盛開，畫眉清啼竟日。

花梨珍木兼金價，棄置溪頭枳棘如。人世斧斤能賊性，何修得效不材樗。(二)

注：(一)龍泉盛產花梨木，人亦極珍視之，在遂昌則視爲惡木，竟無析以爲薪者。

盡日青嶂與作緣，斫鮮頗憶縮頭鱸。一程且到王村口，便趁衢江販筍船。

青嶂當門畫不如，放翁詩句野人居。牧兒畏虎早驅犢，村婦罷耕還荷鋤。

行過前巖日已斜，炊煙臨水兩三家。霜紅夾岸烏柏樹，雪白滿陂蕎麥花。

嶺半人家夕照間，右通衢縣左江山。且須盡醉三白酒，好夢嚴陵七里灘。(一)

注：(一)嶺頭爲遂昌、衢縣、江山三縣分界處，土人取三縣之水，合而爲酒，曰三白。

括蒼盡處仙霞背，始見平川萬頃田。一路蓼藍煙葉裏，農歌樵唱見豐年。⁽¹⁾

注：〔一〕處州全境皆山，田畝極少，米價亦昂。至江山則原田每每，入望皆是矣。

雲端瘦矗三石骨，峙對仙霞有此奇。消得昔年辛老子，橫戈勒馬此題詩。⁽¹⁾

注：〔一〕江郎山又名三片石，三峰孤峙雲表，辛稼軒曾爲題一絕句。

一月雲山作勝游，風泉雪澗恣冥搜。豪情自憶徐霞客，好句難追范處州。⁽¹⁾

注：〔一〕范石湖曾知處州。

宿小九華山九華禪院

池州九華不可攀，携筇且看衢州山。著霜林果掛紅紫，趁伴野禽時往還。到門松頂月初上，息影僧寮更向闌。平明禮佛受五戒，要仗悲智鏤癡頑。

建德

畫眉聲裏日悠悠，飽看苔花楓葉秋。合眼拋書方一夢，櫓聲伊軋到嚴州。

梅樹潭

詰屈雲程信所之，看山已到菊花期。茅檐兀坐聽溪語，梅樹潭邊午飯時。

以下辛酉

一九二一年

新建西山見山簪、朱藤，爲各賦一絕（二首）

冷艷空山解自憐，一枝照水影便娟。春風三月西湖路，得挹幽香又兩年。

婀娜風前掛一枝，繁花密葉自多姿。京糕四月香侵坐，回首承平又一時。^{〔一〕}

〔一〕京都俗於暮春以藤花蒸糕，風味雋絕。

安福道中

東風吹微暄，百卉爭破蕊。生意感群動，樹樹鳥聲喜。一冬對泥土，跼束詎能擬。行止春煙中，靈聞滿心耳。郊原雨新足，穡事已經始。媿婦與牧童，農歌徧遐邇。田園蕃鷄豚，林麓富兔雉。初插針水秧，已計鳴槽醕。勞人飽疏食，旅夢亦安止。何當荷蓑笠，春臯共

耘籽。

武功山

萬洋雄楚嶠，巨嶂蔽日月。人湘爲衡嶽，炎紀秉鈇鉞。餘支走贛爲武功，雲中屹立青芙蓉。匡山秀出溢江上，並肩亦若孩提童。含雲吐霧富岫壑，孕育萬怪誰能窮。冥冥青翠壓百里，絕磴隱與蒼穹通。松杉夾道盡老禿，時聞虎嘯鷹呼風。斧斤闐然人跡絕，恍若異域開鴻濛。我來正值初春候，山鵲艷發羅黃紅。涓涓巖溜偶人聽，愈覺靜寂如虛空。客魂慄慄失所據，大哉造物誠瑰雄。接仙茅庵得稍憩，山蔬野飯飢聊充。梯雲更入翠微裏，日斜始叩瞿曇宮。鷄峰兩寺半頽廢，佛龕鐘鼓皆塵封。守齋老翁若槁木，對客慘笑難爲容。瓦盆解供槽榼火，頗添寒夜春融融。平明更上躋絕頂，雲海萬頃浮千峰。蜿蜒地脈接五嶺，南連百越西滇邛。生平久慕峨眉鷄足勝，遙禮普賢迦葉心忡忡。去年足著謝公屐，探奇台宕常携筇。匡山舊日讀書處，每夢雲壑懸飛淙。茲山靈傑復如此，信知匠巧煩天工。獨憐荒閬與世隔，歲時拜禮惟村翁。亦猶九華孕奇秀，未逢李白空寵從。及今世難有日啣，環觀瘡痍心爲恫。山中日月無魏晉，避秦高隱誠難同。終期遺世絕視聽，營茲三畝巢雲松。

自白雲隘上嶺至伯公坳

策杖陟層巘，晨雨飛濛濛。樹杪風泉聲，萬壑傳琤琮。山空靜蟲鳥，雜卉羅青紅。磴道幾沿緣，遂躋天半峰。濕雲互開闔，時露千芙蓉。一抹見遙青，依稀衡嶽雄。亭午到市集，菽粟兼貳豮。椎髻大耳瑤，猶盛蠻夷容。從知此荒服，昔本徭峯宮。三泐一鼓擒，實賴姚江功。軍餘布教化，庶士如雲從。至今間巷間，絃誦留遺風。遺風淳且樸，耕鑿情融融。鼓腹相娛嬉，白叟携黃童。他年謝塵鞅，宜此巢雲松。今姑趣前路，徧採九城蹤。

崇義道中

山石榴花滿意紅，萬杉深處鳥呼風。爲探絕壑清溪勝，長在蠻煙瘴霧中。幾處田園開夕照，及時耕釣足春功。林巒如此饒栖隱，待踏千巖訪赤松。

鐘鼓巖

百越富靈境，斯巖亦嵯峨。蒙茸草樹間，藏此雲水窩。洞穴開豁訝，櫛比如蜂窠。大者容百人，食息任婆娑。森然列鐘鼓，神物知撝呵。更綻石上花，十丈玉井荷。上清益幽異，側徑殊欹頗。曲曲羅丹房，几榻供摩挲。上爲諸仙巖，標題認東坡。想見掀髯時，椽筆如

揮戈。窟深萬福洞，闌楯凌層阿。一一見匠心，雕鑿煩靈媧。巖顛迎曦亭，竹石尤婀娜。眼底風煙開，遠山若頽波。茗碗坐遣日，午雨忽滂沱。炊許漸開霽，殘陽已西陲。中原久擾攘，一壑容槃過。別去心惻然，空興勞者歌。

玉石洞

上巖下巖沙石堆，詎知質樸藏奇瑰。遙聞香風度梵唄，近見廣殿神宮開。穹窿覆釜可半畝，乳泉一綫甘若醅。左垣瓔珞垂百道，璀璨宛若琅玕臺。壁間一竇人深黑，欲窮險怪終疑猜。僧雛背人作狡獪，平地忽殷千山雷。姚江功德被百世，雪泥偶此留豐碑。孤承聖學創大業，生蒙積毀真可哀。鷲山涌現洞天内，禮佛啜茗心悠哉。曲房複室迷向背，蛇行鼠伏增愕哈。雁山洞府稱夔絕，瘦斂視此真凡猥。乃知是處有奇勝，在窮地脈探天胎。他年更作陽朔夢，驂鸞續紀供談詠。

定南下歷墟

自昔南征數度關，行程忍說到三南。鷓鴣苦苦催歸客，市集憧憧雜峒蠻。射虎獵人携弩過，語煙村婦趁墟還。瘴雲梅雨勞歌苦，已見虔邊萬疊山。

安遠道中

谷轉溪迴草樹昏，經行盡日不逢村。前山雨過雲猶濕，百道風泉併一喧。

石口墟遇險紀事

石口墟夜遇溪漲，幾死覆椽之下。端午前一日始徒涉渡溪，行抵安遠，以詩紀其事。

薄午微放晴，人夜如漏天。日行泥滓中，夜宿山溪邊。距縣祇卅里，僕夫心泰然。荒山得市集，食宿圖安便。孰知乃構殃，身命幾輕捐。墟店居谷底，疊嶂環鉤連。有如萬石甕，一水於中穿。漲發村其魚，危不待著筭。飲啄忘禍機，童叟何欣然。溪水果夜至，沒膝脩及肩。啼號雜火炬，人語紛喧闐。數作砵脰聲，知倒屋幾椽。倉卒上層樓，殘息計苟延。忽聞平地雷，吾牆亦隨焉。心知與死近，分飽饑蛟涎。沉思亦無怖，屈子猶沉淵。捍難有徐僕，負挈凌齟齬。置之高閣中，肢體差得全。一堂集婦孺，悚若濕鵲拳。時聞悲泣聲，財貨知全蠲。何來守齋人，額血流涓涓。同行七十翁，已作長夜眠。懷茲髮膚貴，翻爲涕泗漣。一息隔生死，真若芭蕉堅。及明始開霽，積潦猶潺湲。橋址了不存，欲濟知無緣。株守逮三日，徒涉從足胼。邊城酌艾酒，魘夢煩被湔。

通天巖

櫛比十萬戶，間巷極塵囂。出郊挹朝爽，杖策興長謠。一壑專風煙，距郭十里遙。熟讀觚庵詩，殿舍若可描。雲磴百屈盤，野卉千嬌嬌。一徑入深曲，巖竇開僧寮。禪房精結構，曲折依嵯嶢。巖頭千石佛，勝象窮鑿雕。鳳尾紛離披，古壽兩鐵蕉。山厨接巖溜，清韻如簫韶。瑰奇雖無稱，靜闐此則饒。晨昏一杵鐘，頗作叢桂招。他年待披髮，於此懸風瓢。

零都道中

一碧稻畦聞野蛤，四山松翠護孤村。老牛閒臥薰風靜，饑婦歸來自掩門。

南豐縣

南豐縣素以文章著稱，今趙聲伯先生獨以書法冠當時，縣又產佳橘，爲作三絕句。

甲第連雲認故家，即今巨賈擅豪華。眼看文物從銷歇，剩有金峰簇暮霞。

世趨野鷺厭家鷄，不識康莊但識蹊。惟有南豐趙山木，晉唐廉陸獨能躋。

累累金實蘊霜甘，到口瓊漿震齒寒。要與荔支三百顆，引人詩夢入清酣。

南城道中

行盡沙堤過石梁，薰風時度稻花香。趨程懶作空桑宿，輕負麻姑六月涼。

貴溪道中

修竹連溪不計程，叱牛時看野人耕。鳥啼盡日不知處，祇在雲山深處行。

武夷山歌

昔讀李白廬山謠，每生純想飛丹霄。恍如坐我谷簾下，雲中列仙手可招。復讀晦翁武夷詠，插青浮綠交相映。脚底千巖鎖翠煙，眼中九曲澄清鏡。家住洪州近湓浦，五老煙雲時可睹。不愁數策廬山筇，但恐難鳴武夷觴。年來蠟履探群勝，屢上名山踏蘿磴。雲臥東林春復秋，寺鐘巖瀑饜清聽。更得盡看兩浙山，還登庾嶺踰梅關。南中隼賞窮八九，要無武夷九曲瑰奇詭譎爲能開我之心顏。天末江流詰曲如大篆，江湄棋布百雲巘。幔亭奇傑不愧大王名，^(一)石罅雲梯促窮喘。其顛百畝開平曠，一庵花竹供偃蹇。桃源竹隱理或然，欲界仙都此其選。壑舟停櫂跡歷歷，^(二)滄海於茲幾清淺。天心磊石亦奇恣，^(三)鷄冠紅袍

盛名葬。^{〔四〕}豈容七碗始風生，一盞離憂盡滄沔。下山更買新村船，金鷄石下弄奔湍。風車聖玦取形似，^{〔五〕}藤棕箭竹含風煙。纔能失喜已電逝，速若磨蟻驚迴旋。文公精舍背大隱，^{〔六〕}激流至此翻渟淵。昔賢去後經術絕，空令茶竈供流連。^{〔七〕}金鷄架壑未足道，^{〔八〕}玉女風度真便娟。^{〔九〕}須臾還至幔亭下，豁眼更見桑麻川。平生此游信奇絕，窮於應接魂欲顛。相期汗漫窮禹跡，更來煮茗忘歸年。

注：〔一〕幔亭峰俗稱爲大王峰。

〔二〕懸崖絕壁洞穴中，嘗架有木板，不知所自來。

〔三〕二巖名。

〔四〕白鷄冠、大紅袍，茶之最珍貴者，每兩價銀八圓。

〔五〕巖名。

〔六〕在第五曲。

〔七〕對岸爲茶園，石壁上有『吃茶處』三字。

〔八〕金鷄洞架壑峰。

〔九〕第二曲之玉女峰極亭亭有致。

泛鄱湖，暮抵南昌，即事成吟

萬頃官亭湖，記涉驚濤怒。秋宵懸滿月，倚檻飽風露。呼吸通天闥，意比凌風御。此景近

十年，掛夢常不去。今更浮泆漭，迷茫接煙霧。遙觀五桂寨，天末辨雲樹。即之久不近，翻疑海市誤。洲渚搖蒹葭，沉浮泛鷗鷺。何當老射鴨，蘆花淺水處。煙波長兒女，間味供寐寤。浮世真外物，墮甌值一顧。勞勞行役情，淨業付空慕。指顧見江城，遠鐘動曛暮。

烏栖鋪

重撫茅檐猫犬馴，身成久客暫歸人。十年尖站烏栖鋪，店婦猶能話老親。

以下壬戌

一九二二年

春日過校場，有歌大鼓書者，爲之駐聽移時，率占一絕

二月春光已可娛，校場風日嫩晴初。未看宋舞小垂手，且聽燕歌大鼓書。

南昌春日絕句（二首）

村舍桃枝初破紅，趁晴蝶颺菜花風。野田水滿春耕靜，爾許風光付老農。

山礬糝雪芫花紫，松粉吹黃躑躅紅。一抹西山天際翠，二分春色水邊穠。

同陳伯嚴、梁慕韓、柳翼謀諸前輩太平門外觀桃花

暖風遲日關幽事，茗碗棋枰集勝流。鍾阜萬花紅似燒，芳原十里綠初稠。及時微償嬉春意，作健應爲秉燭游。清論欣能共詩老，坐看殘日下西疇。

慰然父臥病京邸

秋心叵耐終宵雨，人海應憎十丈塵。落日殘蟬催晚晚，鹽車老驥足艱辛。從知示疾觀身妄，尚有閒情琢句新。眠食撫循勞伯子，天涯兄弟足情親。

哭沈乙庵師

博覽綜百家，聞修到初地。餘事爲文章，海涵盡妙義。巍然一大儒，歐蘇遜其粹。時宣出世法，唯識闡玄詣。公師吾曾祖，厚德報夙誼。髫年列公門，豈謂瑚璉器。自茲更濩落，鴛劣甘暴棄。公獨獎掖之，雕蟲許一技。亦感世網縛，願探佛陀秘。嘗恨根器薄，奧理欠開示。年來客金陵，歲時許存視。何期云遽歸，警效隔夢寐。知寧鮑叔比，義有瓣香事。心喪亦何補，徒湧如泉淚。

以下癸亥

一九二三年

春日雜詩（六首）

積雪初放晴，梅蕊爭破紅。四郊尚寒沍，斗室生春風。
槭几供橫枝，瘦靨苦不豐。何如香雪海，夢逐羅浮蹤。
不然鄧尉下，萬樹壓吟篷。靜女謝粉黛，高士宜雲松。
孤芳畏賊性，吾亦思吾躬。

柳枝渲鵝黃，蟄蟲振初羽。橋下新綠生，江南三日雨。
淡妝弄春姿，杏花如好女。夭桃初含苞，小鬟亦媚嫵。
蝌蚪聚野水，老蛙鳴怒鼓。麥秀菜作花，生意滿場圃。
荷蓑真可羨，田事趁晴煦。

春風蝶翩翾，鍾阜花爛漫。十里烘晴霞，人望無畔岸。
芳時取暫賞，坐對至日旰。莫待風雨作，零落成悼嘆。
清波飄落紅，轉眼榮悴觀。盛衰物之常，有聚斯有散。
觀生類如此，尺箠任取半。

六代幾廢興，鍾山仍虎踞。城市此山林，秀色澹吾慮。蠟屐登其顛，眼底簇雲樹。遠峰郭外青，長江天際去。白塔聳高標，闕牆安足譽。周覽形勝雄，彌覺舉棋誤。何如老平章，驢背得妙悟。

犖确山石間，森立千樹松。天風生微濤，浩浩聲摩空。跌坐釋百骸，會心誰與同？靜中觀物化，生意在鳥蟲。時聞梵唄音，出自瞿曇宮。筏喻知有然，微福嗟愚蒙。信步下山去，所得亦已豐。

潢潦集蛙黽，菰蒲沒鳧鷖。打槳湖之濇，偶作半日游。春波翠嚙橋，中有群動浮。物各遂其生，吾寧耽百憂。枋榆與天池，細大亦等侔。黃馘槁牖下，遠勝公與侯。且待含桃紅，柳陰划小舟。

哭王然父（四首）

平生抱孤介，落落寡朋儔。相視如弟兄，惟子同戚休。匏繫各天涯，南北參商侔。一晤倏三載，阻絕傷車舟。同爲綠鬢人，小別未爲憂。何期遽怛化，一息隔明幽。初讀許廬書，結舌眙雙眸。終知信無訛，痛淚奪眶流。

年少飽憂患，彌篤啣沫意。形骸隔千里，警欬通寤寐。去年患足疽，告我頗憔悴。扶持有賢兄，小疾或無累。寄我九日詩，澹靜見孤寄。方謂知所養，延齡勝服餌。爲日曾幾何，蓋棺成永逝。天乎何太酷，哲士遽凋萎。

雋才世寡匹，句法追黃陳。見賞散原翁，孤秀何亭亭。(一)語如曹洞禪，妙義無涯津。觀者但激賞，敢效東施顰？文章蔡中郎，樸茂清而醇。徐庾非所希，上接漢魏純。今皆成絕響，展卷徒傷神。

注：〔一〕散原先生稱其詩奇芬孤秀，亭亭物表。

堂上有老母，深閨有孤孀。懷抱有乳兒，君死真可傷。賢兄復失偶，弔影獨彷徨。萃此百慘毒，天意寧能詳？我本孤露身，淚眼經幾喪。天涯復哭子，冤痛摧中腸。病亟寄我書，語短意苦長。執手欠一訣，此心安得降？墓門隔生死，遙奠剩此觴。魂兮倘可招，吾欲問巫陽。

節物

怒蛙鼓吹滿江城，節物無多已薦櫻。窮巷聽殘三日雨，荒林啼老一春鶯。自安茗碗供駝

坐，漸喜殘雲放晚晴。小步藥畦數花蕾，蔣山黃月上如鉦。

讀思齋遺詩，憶舊游

燈下讀思齋遺詩，笑語宛然，音塵遽隔。舊游追憶，不覺淚落如霰也。

曹（東敷）吳（端任）死去胡（詩廬）王繼，雋秀鄉間更幾人？兩晉清談成絕響，百年孤抱復誰論？風燈茗坐真如夢，斗室愁吟剩此身。忍說蓋棺留一卷，萬緣彈指總成塵。

三十初度言志（七首）

兒嬉曾幾時，彈指已三十。顧茲飄蓬身，但有淚沾臆。九齡父見背，衆口艱日食。晝荻有慈母，賴得親翰墨。所望讀父書，乘時振健翮。何期百無成，負母一生力。埃涓未及報，抱恨誠罔極。後者當視今，但見歲月逼。懸弧真漫與，沒沒甘守黑。

十年共貧賤，幸有糟糠妻。牖下親丹鉛，厨間羹菽藜。食苦同薺甘，女德君能躋。相期到白首，共飽百甕齋。災疾何自來，牀褥供酸嘶。春陽到飛雪，氣息真如絲。杯酒壽佳辰，此慶天所賚。君今更壽我，喜極還涕洟。平生不解飲，爲盡玉琉璃。人生果何求，富貴空爾爲。耦耕自足樂，卻缺真吾師。

總角兩兒女，玉雪殊可人。攬之置膝上，彌覺天倫親。寧也尤跳踉，趨捷如奔鯤。語言妙如簧，巧黠逾其群。早慧固兒賢，吾寧取恂恂。今世人慾張，所難在持身。孜孜驚名利，俊彥多沉淪。青氈吾故物，所患非食貧。要能自樹立，黽勉爲儒珍。爾父亦可師，三十守賤屯。時至兒自知，今且毋徒申。

希臘與天竺，勝跡如雲煙。遙矚尼羅江，金塔空摩天。民族更盛衰，往事在簡編。哲種稱天驕，今乃如倒懸。獨吾神明胄，屹立五千年。造物豈厚我，國性無乃然。要道標中庸，歷聖有心傳。以茲馭身心，蠻貊皆行焉。自從歐亞接，談論紛連翩。倍根與廬騷，末流靡不偏。利欲遂中人，如墨不可湔。情同履虎尾，朝寧方酣眠。曲突今何人，拯危知扶顛。緬懷漆室憂，不惜張空卷。亦知事體大，未可一力肩。銜石同冤禽，滄海其成田。

諸葛耕南陽，出乃創蜀業。陶公詠荆軻，被褐老山澤。出處豈有殊，遇合從所適。義熙記甲子，自有所悼惜。寧效一姓忠，而忘匹夫責。從井有不取，未肯輕一擲。獨善以垂範，永爲百世式。矧今稱共和，人可任家國。營營逐朝市，胸次無乃窄。肥遯以名高，亦復非民則。干祿吾未能，要有所戮力。以茲爲息壤，沒齒倘不忒。

子雲薄文章，僅識雕蟲耳。筆能補造化，昌谷語非詭。世必臻治平，光始煥文史。亦猶根柢厚，春日爛花蕾。詩尤國之華，文野具規此。盛治有隆周，雅頌始稱美。西漢擅詞賦，詩亦有蘇李。建安盛文物，吳蜀非所擬。開元稱盛唐，李杜嘆觀止。如山有五嶽，雲際屹雙峙。元和與元祐，繼此臻極軌。明清全盛時，文采亦有斐。歐西溯希臘，荷馬古稱偉。但丁彌兒敦，令譽遍遐邇。莎翁擅戲曲，異代罕其比。繼之多賢豪，未可盡屈指。此皆超群倫，宏文孕至理。百代所宗仰，詎可稱小技？近世通關津，歐亞等尺咫。文明互摩蕩，新元定可紀。綆短汲苦長，自顧非敢企。後起應有人，今且標其旨。

東坡草木詩，語語皆見道。慧人自有悟，獨怪苦不早。窗前半畝園，頗復羅衆草。欣欣爭向榮，雜亂看亦好。繁花春滿枝，繞樹聽語鳥。微吟坐遣日，此景堪送老。累累摘秋實，筐篚足梨棗。霜凋亦無戚，委蛻返蒼昊。盛衰非自能，任運天所保。吾今已稱壯，迅睹鬢髮皓。嘉實倘可期，不惜就衰槁。

旅程雜詩三十二首

鼎食鐘鳴亦已奢，如山巨艦似浮家。微茫一髮吳淞岸，但見斜陽蹴浪花。

頻領濤聲成美睡，還觀舞袖映華燈。孤蹤慣作乘桴客，閒味差同退院僧。

——去國

浪花如雪没荒埼，沙鳥風帆靜四圍。古刹松風縈舊夢，七年景物認依稀。

——閒味

尋仙採藥總茫然，聚族三山亦自仙。終古一邱徐福墓，等閒魏晉幾桑田。

——望徐福墓

神戶長崎幾海程，更從縮地指東京。短衣席帽三宮驛，閒聽輪蹄漾市聲。

——神戶三之宮驛候車赴東京

憶曾夜雪走征車，行旅匆匆又海涯。安得餘生老閒暇，琵琶湖上學浮家。

——過西京

燈火間閭幾萬家，屐聲雜沓笑聲嘩。從知富矣應施教，比戶絃歌倘足誇。

——過大阪

盡夕車聲破夢酣，斷埼野艇指荒灣。曉窗淡日曛曛裏，嵐翠侵眉富士山。

——車中破曉望富士

馳道崇樓氣象新，管商霸業羨東鄰。怕論光緒維新事，回首神州倍愴神。

——東京

矮屋疏籬畫裏看，芳郊雲樹接林巒。
孤蹤五日壺中住，便欲行歌詠考槃。

——郊居

葛衫木屐試新裝，小立橋頭趁晚涼。
自顧萍蹤應失笑，東京郊外看斜陽。

——小立

草樹成蹊花滿枝，脂香眉語總多姿。
綦迴一帶宮牆水，應有隨流紅葉詩。

——日比谷公園與宮牆僅一水之隔

十日惟看浪拍天，眼明荒礁破蒼煙。
便思散髮扁舟去，閒逐沙鷗自在眠。

——檀香山附近小島

鬢髮銅膚踏浪兒，覓錢能作水中嬉。
興闌緩步踏沙去，信口清謳解自怡。

——善游者

阿儂慣費買花錢，項飾鬢籠摘露鮮。
一曲夫拉工短舞，踏歌歸去有餘妍。

——檀香山土人性愛花，善音樂。夫拉，舞名

海色碧連天際去，花城紅似畫中看。
歸程小立金剛頂，袖底天風六月寒。

——金剛頂野望

濤聲澎湃草芊綿，花氣熏人倦欲眠。
翠葉交陰椰子曠，暖風送馥鳳梨田。

——海邊小憩

驚看地上啓鮫宮，海底燃犀倘許同。應覓琴高從跨鯉，更邀柳毅學乘龍。

——水族館

一代名王奠此邦，故宮離黍百堪傷。至今花樹留遺愛，剩撫銅仙弔夕陽。

——故后果留卡蘭尼園。故王卡墨哈墨哈第一始統一各島。

西曆一八九八年美國取夏威夷爲屬地，故后乃遜位

金門形勢鬱崔巍，麋集帆檣曉望開。從此更尋牛貨夢，海獅石畔小徘徊。

——抵舊金山金門港，夕照與海獅石爲金山名勝

天馬雲峰聳碧霄，百尋古木矗岩嶢。禁生皺面觀河感，人事音書久寂寥。

——望天馬排山。憶昔偕張納川、沈鼎卿、張季隆來游。屈指便已七年。納川、季隆終未一晤也

天西草樹四時春，久欲團瓢老此身。水石煙霞猶好在，墜歡斷夢久成塵。

——游金門公園

四載研幾異國書，浮生判老注蟲魚。濟躋更待從多士，閒逐揚雲問字車。

——訪加州大學

大嶽天西鎮百蠻，終年古雪積雲關。何當一撫將軍樹，更聽風湍響珮環。

——夜過雪山。雪山之東有大稀奎林，樹皆高四五十尋，各有名字，洵天下奇觀也

沙磧連雲草不生，蹲踞怪石肆狰獐。牧兒快馬馳如電，敕勒歌殘暮靄橫。

——雪山以東是爲美洲大沙漠，以牧場著稱。俗頗悍鷙

牛貨名山首落機，陰崖蒼雪雜雲堆。瓢波故族餘殘壘，大峽洪河走巨雷。

——過落機山。瓢波羅故壘與大峽爲落機山名勝，惜未能過之

萬頃鹽湖水不波，征車宛似鏡中過。夕陽倒影浮霞綺，奇景當前且放歌。

——車渡鹽湖

行盡風沙見草原，鷄鳴犬吠百家村。麥田黍隴兼梨栗，如畫風光似故園。

——愛峨瓦野望

輪蹄接跡萬雲屯，詭服龐言雜市喧。富甲寰區一都會，獨傷禮俗未全敦。

——芝加哥

太湖三萬六千頃，視此真猶橫潦如。一葉浮家應得計，商量聽水對詩書。

——望密歇根湖

十里燈光曼哈壇，金迷紙醉萬年歡。槐封蟻穴知如夢，負手車箱一倚闌。

——過紐約

漫游真覺快平生，海陸舟車三萬程。且待瓜期兩寒暑，一桴行更涉滄瀛。

——漫游

游東京植物園

古木森成圍，陰重翠欲流。孰知城市中，藏此山林幽。藥香暖而馥，鳥語和且柔。雜卉競

秀發，艷與三春侔。坐想櫻花時，十里明霞浮。踏青盛裙屐，遠近笑語稠。更進聞溪聲，杜若生芳洲。睡蓮紅白花，妍靚無匹儔。水西人跡疏，古暝羅松楸。天風動柯葉，清籟時颼颼。夙鍾煙霞情，邱壑窮冥搜。何期取征途，勝境供淹留。地靈信有之，人亦能爲謀。真欲隱三山，採藥從伯休。

游東京護國寺

象教啓茲土，靈刹開首都。觚棱耀金碧，松栝森扶疏。廣殿接瑤宮，嚴淨絕塵汙。銅荷挹澄泉，碧色襟領濡。午近鐘磬寂，旃檀猶裊如。市聲隔重垣，咫尺人天殊。石燈燦星羅，禮佛同賢愚。虔依世尊法，篤信能起余。階下立豐碑，昭忠列嘉譽。文辭樸而茂，真覺同車書。^(一)名侯委蛻處，石坊表前除。^(二)功業誠足多，黷武寧良圖。徒思身後名，亦念萬骨枯。何如馬鬣封，梵偈標虛無。^(三)倦穿草樹歸，薰風時拂裾。茲游信有得，夜夢猶沖虛。

注：〔一〕寺前列豐碑，紀明治初年勤王功臣事，文辭奧衍似西漢，書法北魏，近世未有也。

〔二〕大隈侯爵墓在寺後，墓前早稻田大學教師與學生爲立一石坊，極壯麗。山縣公爵墓亦在此。

〔三〕平民墓上多插白木牌，上書梵文真言。

以下甲子

一九二四年

奉答翼謀先生見懷

客居類放逐，歸夢縈江鄉。依稀接談宴，茗坐君子堂。晨興方自失，忽誦瓊瑤章。感此精魂通，彌切離群傷。彈指秋冬間，雲狗幻千場。士林奪英彥，聞之走旁皇。趨死同一途，亦知夢黃梁。獨深氣類感，此失終難償。生事循故蹊，眠食差扶將。孜孜箋草木，挾策同亡羊。小樓對冰雪，松枯羅青蒼。頗饒寂寞娛，所欠烹茶槍。禹域鷄蟲爭，得失倘可詳。砭時立高論，公筆含風霜。易俗正人心，吾道期大昌。多士固得師，斯文增輝光。胸中五千年，利病如探囊。剝復自有幾，何當生一陽。覘國待公言，慰我冰炭腸。春風動群物，勝集應流觴。修楔有高吟，期能啓聾盲。

〔一〕劉君伯明新喪。

寄簡庵南昌

萬里書來慰夢思，精魂不隔海山陲。孤生苦見存亡慣，酸語都爲骨肉悲。難遣有涯真一嘆，各宏素願莫相疑。雪消春意蘇江柳，且趁芳時取自怡。

辛夷樹下口占

春風幾日爛辛夷，便擬晴皋野粉吹。靜看韶年駒過隙，漫矜文采豹留皮。芸芸群動真如幻，了了三生辦一癡。會得打包行脚意，蓬廬去住復誰疑。

小病累日，偶憩森林院松林中率成

病夫病懶更兼愁，策杖姑尋水石幽。風定松林聞雉响，橋欹花影亂溪流。跌跏片念能忘世，輪轉多生意倘休。坐看枝頭移日影，芳時短景許淹留。

休沐日兀坐森林院林中偶成

世外孤雲斷往還，蹣跚拖屐看春山。草薰蝶舞松風靜，花蜜蜂喧日影閒。久坐漸通泉石意，靈思時在有無間。耦耕結屋他年事，三徑蓬蒿學閉關。

春思（三首）

去日光陰馬脫鞵，拖煙新柳澹暉暉。春風又過櫻花節，剗地繁英作雪飛。

蹀躞街頭笑語傳，四絃如夢夜如年。生平不作封侯想，何事歸心託杜鵑。

一櫂青溪夢與同，撩人四月棟花風。釘盤更憶芟兒菜，不待吳歛唱惱公。

暮春書懷

一晴掃沉陰，風日逾秀美。辛夷飄作雪，榭榭爛成紫。葱蘢草木榮，嘲哂蟲鳥喜。客懷破
枯寂，春意入精髓。靜數車馬盛，微歆裙屐侈。察人康樂情，彌切荒亂耻。故園土膏動，
田事想經始。兵革聚斂餘，癰瘰孰爲起？治亂倚伏因，奧蹟莫能理。河清待何日，耕績
安婦子。沉憂生無端，一嘆付拊髀。

記波城花事

森林院丁香夾道，數千百株紫白相間，霞彩映發，暮春怒放，士女傾城。波城花事，此其冠也。爲
成一律。

淺絳輕紅盡意妍，更團香雪萬珠圓。趁人蜂蝶圍裙屐，匝地風光到管絃。春盡倍憐花爛
漫，客游翻惹恨纏綿。法源勝跡知何似，夢斷宣南又兩年。

雨過

雨過涼生夏綠妍，幽尋負手聽鳴蟬。天琴自撫松風操，雲磴供參柏子禪。去住隨緣心澹蕩，江湖人夢意澄鮮。蟻封蝸角真閒事，飲水知應老曲肱。

海風

海風飄袂夜涼生，拂柳穿花勃窣行。半畝蒲塘閒浸月，交柯樹影暗流螢。人寰萬息歸鼯睡，天末微雲翳太清。勝境畢生知幾遇，不辭露坐到深更。

以下乙丑

一九二五年

阿諾德森林院放歌

阿諾德森林院卉木之盛，爲北美洲之冠。花事綿亘春夏，游展極衆。日徘徊衆香國中，欣玩無已。繼以詠歌，亦示吾國所宜做法也。

坡坨高下十頃強，參天松栝森千章。短垣繚繞闕靈境，儼若塵埃開仙鄉。平沙馳道春試馬，垂珠嘉實秋懸墻。鳥鳴雉响滿機趣，蜂喧蝶舞紛間忙。花鬚柳眼亘春夏，裙屐百輩游

人狂。柘岡辛夷半山句，萬蕊如雪迎初陽。櫻花輔頰絢朱粉，蓬瀛姹女施新妝。海棠霞暈差可擬，尹邢正色難評量。獨惜野梅限南徼，點染艷雪無幽香。羅浮鄧尉猿鶴夢，恨缺兩翼翻南翔。丁香絳白殿春事，更賞躑躅羅紅黃。此花滇蜀冠天下，往往百里雲錦張。何緣但人逐客眼，開落瘴霧遺蠻荒。亦知艷色不限地，歸州瘦婦生王嬙。琵琶千載胡語怨，想同此卉繁他邦。曩惟漢武勤邊疆，樓蘭授首烏孫降。聲威所被震西域，葡萄苜蓿來敦煌。微聞上林足珍異，橙黃荔紫叢瑤房。惜哉富民昧此術，盛德不逮耕與桑。禹域夙稱擅地利，群芳百穀天所昌。尋常蕪穢荆棘裏，拔擢便足登廟堂。佳人翠袖老空谷，鬼母胡姬偏擅場。用夷變夏古所戒，此亦國耻心徒傷。昔者君民位嚴絕，百里爲阱多隄防。易代禁馳遣邏卒，靈臺靈囿供徜徉。亟宜取以研樹藝，搜羅珍怪窮遐方。分培廣植遍宇內，庶令閭巷饒衆芳。侈言美育此其道，豈惟累累盈筐筐？吾徒借鏡有先例，名園異國交相望。

中國植物志屬書成，漫題

愁聽槭槭夜窗風，燈火丹鉛意已窮。末藝剩能箋草木，浮生空付注魚蟲。終知歧路亡羊失，漫詡三年刻楮功。梨棗當災吾事了，海濤歸去待乘風。

夜 氣

夜氣清明斂在腔，客居閒味比羲皇。夢回斷句成孤枕，風動疏櫺度暗香。雜樹紛披搖月影，流螢開闔亂星光。沉冥遠聽晨鷄唱，一覺還宜趁早涼。

讀潭秋近詩，益見精進，玩誦不已，書以寄之

鄉黨二三子，搦筆擅吟事。邵君年最少，所詣獨爾邃。取徑從艱辛，琢句絕疵累。黃陳夙折肱，苦吟慣捉鼻。年來歷三唐，氣度益宏肆。漸脫門戶縛，一軍自張幟。累丸久程功，操刀知滿志。自愧百不如，三舍敢辭避。故人汪與王，一藝有同嗜。然父尤雋才，雋才天所忌。思齋檢遺草，襟袖橫涕泗。君獨頡頏之，句法亦相類。千秋萬歲後，此事有位置。相期進不止，周道縱天驥。孔門素崇詩，敦厚高陳義。興觀與群怨，教化所由被。言爲心之聲，志者氣之帥。季札善觀樂，觀詩寧有二。雍容覘治平，哀傷標末季。近士張曲學，篇什亦邪恣。頗染南朝習，擘緩兼靡麗。少年務弔詭，否則溺聲伎。否則真雕蟲，字句斟瑣細。是誠俳優弄，身亦俳優廁。以此詡風雅，風雅不幾墜。立身要爲本，問學求有積。積厚乃扶搖，圖南朝夕至。丹成骨自換，豈獨矜掉臂。繼往而開來，光芒在天地。斯爲百世業，君其三致意。毋耽聲律工，徒遭筆墨崇。

還債詩

舉債如召魅，還債如遣蛇。召之翩然來，欲遣難倍加。債能長子孫，蕃衍力足誇。善吞人田廬，鈎棘利爪牙。宦裔昔中落，八口日呀呀。摒擋賴賢母，糲食足蔬瓜。負笈效居夷，吾母乃昇遐。中饋付巧婦，赤手從持家。開門七件事，柴米到醋茶。更須嫁兩妹，計拙同量沙。婦族頗富有，耻蒙來食嗟。但期償子錢，肯忍人掄挪？裘敝久歸來，婦顏艷如花。微債孰濟我，誼視戚串差。覲顏忝稱師，館穀人頗賒。在苒八載餘，債尚紛如麻。久處情便親，意不嫌居蝸。送窮古所難，送債願尤奢。語債且安居，無事取紛拏。寧爲債鬼奴，不逐權貴車。

寄黃仲通

異姓幾弟兄，休戚切心骨。論齒子最少，皎皎玉樹立。朋儕盡傾倒，倜儻挺奇質。結客少年場，能事到博奕。扶風豪士風，惟子差仿佛。幡然忽沉潛，斂才就細密。刮目豈蒙比，服膺與回匹。江海久來歸，郎署嘆羈繫。吳鉤屢摩挲，浩氣彌鬱勃。朝野不平事，安從手蕩滌。前歲折鸞絃，間關浪蹤跡。觀兵到窮海，意欲撻矢鏑。邂逅乃過我，話舊淚潛滴。聞鷄起舞心，知同渡江楫。小聚更分飛，乘桴吾再出。夢寐有縈思，關山嗟阻隔。微傳絕

微歸，煩惱生疾。款段返鄉間，趨就老親翼。三樂子得二，胸臆漫伊鬱。視吾孤露身，瘡痛誰溫熨。莫辭田園老，佳兒况齊膝。得稱鄉里賢，已勝塞翁失。琴書能繕性，高蹤追隱逸。守雌以待時，行看伸螻屈。邇得網庵書，知再返京邑。殷問到瀛海，厚誼真感泣。平生經世志，相期各努力。成敗有天命，盡我庶能必。林五喜術數，韜鈴謂子吉。澄清攬轡志，終見靖禹域。動心與忍性，今且事增益。人傳喜縱酒，酒實耗精液。遣愁亦多方，子其慎眠食。杜門燈火讀，靜樂當四溢。餘情寄嘯歌，流傳到海國。

月夜偶憶（四首）

月夜偶憶前歲宵聚，家人聽北客彈箏說祝英臺故事，悵然有賦。

癡情宛轉百堪哀，三世姻緣苦未偕。知墮幾多兒女淚，道情休唱祝英臺。

三載喬裝君未知，君知會合已無期。雙墳差償同衾願，裙角猶餘化蝶癡。

回頭千百年前事，恩愛悲歡與細論。涼月滿天人不寐，豆棚閒唱最銷魂。

彈指韶年逐逝波，真成世短意空多。清輝獨照鄜州淚，繫夢箏聲奈爾何。

斷續

斷續詩成斷續吟，斜行淡墨寫吾心。破閒博弈知粗勝，異代風騷敢嗣音？物外風雲從變滅，望中煙樹自晴陰。一樓冥接無窮世，時有靈思與豁襟。

松陰夜坐

濃陰滿地不見月，繞鼻但聞松吹香。繁蛩疾徐自成韻，冷螢開闔時流光。微風已掃殘暑盡，清露漸集秋宵涼。星光雲影互輝映，仰思振翼凌穹蒼。成圍古翠絕人跡，清坐遐念追羲皇。爾時真覺游物外，頓忘故國橫欂櫨。定回片念起酸慙，世網纏縛難翱翔。有情斜月照歸去，更聞風葉喧蒲塘。

永夜

永夜秋風感樹聲，一涼漸覺袂衣輕。草間斷續殘蛩語，空外蕭寥過雁程。作計十年餘自失，隨波一世定何成。宵茶破睡成枯坐，斜月窺人又四更。

秋林

跌坐秋林意甚便，黃花野蝶態翩躚。
涼風時送市聲靜，晴葉初添霜後妍。
異域歌呼從獨適，故園烽火正彌天。
圍城婦孺縈魂夢，去住難商剩惘然。

蛩語

蛩語鴉啼萬綠叢，臥看日影靜搖風。
一邱自足林泉趣，似錦秋光付乃公。

食鄉烹，漫占二解

未須蔗境期來日，要共椒盤記夙辛。
食苦蓼蟲知已慣，味回舌本轉相親。

——
苦瓜

秋齋新熟碧如苔，佐我蔬盤笑口開。
自撫平生菜園肚，莫教羊踏召非災。

——
腌菜

以下丙寅

一九二六年

讀蝸牛舍詩，即贈范君彥殊

通州范夫子，十代詩世家。君父稱絕倫，君尤爛詩葩。宗武不能詩，斜川格已差。巢經冠勝清，屈廬未足誇。獨君筆扛鼎，工力追阿爺。少作雄而腴，老澀如苦茶。復持固窮操，陋室安居蝸。蜷伏閭巷間，蠻觸從紛拏。研經養浩氣，高歌薄雲霞。新邦肇文運，君其國之華。予生嗜吟事，牛角學咿啞。少孤未得師，望古常興嗟。意到輒放歌，醜樹漫著花。仰君大國楚，愈慚下里巴。君獨微許之，癖毋同嗜痂？物各鳴其天，竊比春池蛙。湖海故殊量，肝肺同槎枒。自附到忘年，酸懷喻淫哇。詩筒幸時存，險韻拈尖叉。

休沐郊游感興，即寄王簡庵、吳雨僧、梅迪生

江城春已深，流鶯啼漸老。輕紅落棟花，新綠茁針稻。孜孜草木細，形骸日枯槁。偶因休沐暇，及此風日好。游儻何撥刺，淪漪漾蘋藻。千載濠上思，見道苦不早。康莊與荆棘，境惟心所造。儒酸苜蓿盤，婦子終永保。持心若明鏡，織翳期盡掃。即此養生主，安用如瓜棗。

呈吳缶廬丈

年時徧踏東南山，獨愛越山清且瘦。石骨巉巖澗壑深，到處蒼崖飛雪溜。攀躋真覺胡孫愁，峭拔遠勝仇池皺。岸然各具高士態，嵐彩煙光毓靈秀。和靖高風傳百祀，勝國以來蔚耆舊。漸西抗節爲鬼雄，寐叟經綸苦不售。彊邨詞筆繼夢窗，樊榭方之覺寒陋。逡巡哲人半凋萎，天目吳先獨仁壽。八十老翁擅書畫，譽播鷄林迄寰宙。鄭虔三絕應避席，篆刻樸古追史籀。末俗但歆藝事工，焉知儒者矜所守。平生幸附瓜葛親，燕居談諧時邂逅。願以片蠶酌瀛海，公其掀髯斥其謬。惟公少值亂離亟，城邑東南多破碎。庚辛往事不可說，付與羈人迸血淚。飄泊江湖飢看天，痾瘵空切杜陵志。生計筆硯嗟久貧，折腰遂作酸寒尉。儒生作尉寧可爲，腰膝倔強欠姿媚。竊祿奉母計亦疏，欲澆塊磊惟逃醉。閒中書畫送日月，更斲詩探天地秘。固窮操比孟東野，句法嶙峋亦差似。低首當有韓退之，仄仄鳴秋已名世。暮年瞠目桑海變，神州忍再見烽燧。黃冠甲子紀義熙，俯畜八口憑一技。公技酸鹹世豈知，偶值扶桑誇紙貴。硯田豐獲足娛老，視彼汶汶但笑置。自言刻畫惟金石，續事遂爾越繩尺。胸中夙蘊墳典文，腕底自來軒頡頏。先秦獵碣劫餘字，畫肚聲牙盡昕夕。釵脚屋漏漸神化，吳鄧規模轉偪窄。間以篆法運畫理，鐵幹虬枝森劍戟。老藤禿松秦漢年，荒嶠煙雲滄齋壁。鴻濛未闢氣象尊，偶揭凡世供嘖喑。老梅雪中橫醜枝，凍禽

拳峙聲格磔。眼前萬象憑點染，渾浩不見筆墨跡。是皆肝肺槎枒氣，興到颼颼恣揮斥。豈容但以續畫論，世鮮知音真自惜。賈胡浮慕能輦金，曲士傲矜亦徒役。買楮得薛多浪意，公但思之應蹙額。平生自有不朽存，案上牛腰羅簡冊。稱公藝事寧知公，末學狂言倘有獲。

赴粵東中國科學社年會紀游（七首）

星羅列嶼擁煙鬟，仿佛蓬瀛海上山。補怛潮音動天地，馬秦醉墨鏽爛斑。隨舟白鳥翩翾近，跳浪游鯨撥刺還。巨浸如鋪萬蕉葉，尻輪計日指南蠻。

——舟山

寧堪榻畔容鼾睡，肉食從來舉措乖。海上戈船據形勢，望中金碧隱雲霾。徒矜千祀神明胄，誰是三邊頗牧才？剝復極知有消息，會看他日返珠崖。

——香港

計司舊署今何在，周道崇樓認尚疑。化鶴久興令威嘆，循牆真覺壑舟移。中年異域禁多感，宰木鄉阡祇益悲。躑躅雙門底前路，浪浪襟袖憶兒時。

——尋計司署舊址（二）

〔一〕清丙午冬，隨母謁揆甫叔祖於粵東計司任所，留匝月而去。歲月荏苒，忽忽二十年矣。

勝日閒尋舊郭門，綠榕陰底憩茅軒。盤飧蔬食鷄三味，醅酌橙花酒一尊。百越風光行處好，廿年蹤跡夢中尋。遙知白首成追憶，目送南雲禁斷魂。

〔校〕「尋」字出韻，疑爲「溫」字。

——郊飲

嶽嶽凌雲鎮海樓，劫餘榱桷尚千秋。城狐社鼠知何世，蜃雨蠻風徧此州。廢壘莓苔孤炮鐵，連年烽火杞人憂。安能洗甲天河水，遣子耕桑取暫休。

——觀音山望鎮海樓循龍濟光炮壘下探孫中山先生行營遺址

香火頭陀是善才，心源原不受塵埃。了知無住亦無得，自然非樹兼非臺。六榕久仰宗風舊，百越還看法會開。我亦粗嘗曹洞水，靈栖小憩意低徊。

——六榕寺惠能六祖卓錫處

椰冠芒屐桃榔杖，野服風流有足誇。都念餘甘爭雋永，多羅吉貝代絲麻。蜃娃筐賣鷄矢果，客婦髻簪鷹爪花。荔子灣頭箋草木，渾忘萍梗在天涯。

——喜見南方草木

讀岳廬丈重九之作

過滬讀岳廬丈重九飲華安層樓和友人之作，輒呈一律。

旅食江湖異隱淪，劍炊矛浙慣煙塵。圍城笳吹猶縈夢，海角蒼黃又此辰。三復寡妻群盜句，真成五季六朝人。明年詩酒知仍健，著我高樓侍盃盆。

得簡庵書，知被劫甚苦，並盡失所刻石，報以長句（二首）

盼到鱗鴻轉惘然，詩懷差擬北征篇。堪嗟所學太平事，竟值方長據亂年。齒豁橫衢傷蟻鬥，兵戈滿地尚鷄連。龍侯漫嘆琳球失，還汝家風剩故氈。

世運及今無可說，孤懷欲吐轉成悲。時康真待馬生角，俗薄空嗟鼠有皮。涸轍何心相啣沫，危邦托足總憂疑。低顏苟活知吾分，且疊蠻箋報近詩。

讀凌滄集感賦（十一首）

凌滄集，日本田邊秋穀翁辛酉由高句麗來華，肆游遼燕齊魯、大江南北所作。翁專治七絕，深入宋人堂奧，而才思橫逸，音節噌吰，則似楊孟載，近世中土所罕見也。曩曾客抱冰相國幕中，先後屢與中土耆宿游，故老而益進。丙寅孟冬余客東京，於書肆中購得翁夙刻改削碧堂絕句，已詫爲得未曾有。歸車晤得土屋治厚博士，談吳岳廬詩並及翁詩。土屋君因謂君近刊凌滄集，視前作尤勝。歸國匝月，郵筒傳示。披讀心折，不可言宣。信筆得絕句十一首，藉土屋君呈翁。且從乞

爲書贈題王煙客江南春圖卷詩，以求結一重翰墨緣也。

賓客五言冠唐代，七言今日見長城。流傳萬口玄都句，海國詩人能主盟。

蓬島雲嵐舊所耽，山川靡麗似江南。風沙大漠弓刀思，老向幽并道上探。

日觀峰頭小天下，孔林廟下仰宗風。憑君溫厚傳詩教，吾道其昌東海東。

黃牛峽下櫂扁舟，楚雨巫雲快壯游。輸我明年大峨眉，海雲紅處致詩郵。(一)

注：(一)余明春將有峨眉之行。

抱冰相公上座賓，廿年影事遽成塵。解驂黃鶴樓頭望，煙樹晴川愁殺人。

小隱名山近一年，茅齋日對香爐煙。君應濯足玉淵水，過我同烹第六泉。

東林雲樹未蕭條，蓮社猶堪叢桂招。安得霜天秋月夜，與君閒話虎溪橋。

笑語風傳香霧馥，秦淮買醉伎成圍。知君自愛江南好，白髮看花誓不歸。

前身我亦徐霞客，取證公游浪自癡。行跡十年半天下，滄溟萬里入吾詞。⁽¹⁾

注：〔一〕『挾滄溟萬里入新詞』，友人王簡庵題吾詞集句也。

扶桑三度留鴻爪，一月賓筵客上都。紅葉館看紅葉舞，雋游仿佛似君無。⁽¹⁾

注：〔一〕今年十月赴東京泛太平洋科學會議，男爵太倉喜八郎款中國代表於紅葉館，設伎樂甚美。

邂逅征車共夜馳，誦君岳老九秋辭。墨緣浪結知多事，且乞田邊題畫詩。

暇日小齋有紀

暇日小齋有紀用東坡上巳日與二三子携酒出游韻，辭無倫次，有同然也。

冬晴久暄時作雨，便擬春光釀花塢。老蜂出蟄行爬沙，癡若凍蠅動遭侮。杜門晨誦粗有得，不覺炊煙已亭午。忽來熟客橐駝坐，意到縱談忘爾汝。半生漸斂湖海氣，枯淡不羨聞鷄舞。休沐得閒坐遣日，藉償昕夕鑽研苦。浮世鷄蟲君莫問，斗室偃仰吾爲主。偶拈片

語妙天下，酸飴胸懷翻媚嫵。軟紅熱客那解此，但望騶從拜塵土。執鞭幾輩得富貴，抱甕何如從學圃。簞瓢陋巷堪送老，屢適足安忘處所。側聆此語似有會，垂髫膝下依嬌女。犢子同牢吾自足，肯作桔槔隨仰俯。痼癖及今餘水厄，竹火沙瓶自煎煮。君姑七碗效盧仝，會看瀾翻生好語。蓮花淨域寧外求，剎那莊嚴即吾宇。團瓢我已在家僧，淨業齋鹽同粥鼓。惱人瓶花破禪寂，綺習三生剩如許。終當澈底探本原，魚躍鳶飛了無阻。小齋晝夜恒吉祥，樗散得全天所予。

登日本箱根半山，至富士屋精舍小憩_(一)

海色猶在襟，更作蠟屐攀。霜峰如靜姝，淡妝擁愁鬢。坂急蘚磴仄，壑深雲棧艱。瞥愕虬枝擗，還驚羆石虺。上陟少仰嶂，下窺多俯山。遙睇窮鳥背，微茫辨人寰。耳飮紅葉勝，目賞開心顏。誰爲剪雲錦，綴此秋爛斑？密葉搖風柯，日影篩朱殷。寒吹度遠壑，千瀧韻淙潺。極茲視聽娛，一洗胸膈頑。精舍從小休，坐看孤雲閒。

注：(一)此首及以下共十二首，曾以精洲游草之名印單行本。

飯罷登箱根絕頂，探大涌谷之奇，兼望富士

飯罷賈餘勇，策杖窮嶮怪。屐齒折漸多，延緣出雲外。豈徒猿愁攀，直使蛇倒退。矧木換

喬林，蹊徑竹棘礙。颯風半天落，黃茅即之拜。黝石太古色，意始媧皇碎。滄勃抵雲源，誤踏九幽界。硫蒸棘睛鼻，毒霧撲喉喙。百孔濃瘴騰，呼吸通地肺。驟睹口欲哈，稍近毛自戴。草樹含慘淡，風煙鬱榛穢。留滯夫何心，佳興不幾敗。流霞烘嵐彩，富士好眉黛。夕籟傳遠風，歸程暮色曖。

繞箱根湖謁箱根神社

輕陰不妨秋，轉顯湖光好。淪漪影沉沉，霞末浸林杪。渚沙走陣圓，礁島隔煙窈。遼空察孤動，去翼入深杳。唼喋上群魚，交枝亂紅蓼。靜細稱雄恢，杉樅纛雲表。鱗鬣積莓苔，枝柯肆夭矯。無風籟自遠，淒鶴羽彌皎。冥冥森古青，仰睇舌禁撓。蘿葛騰拏間，雲氣自繚繞。具懷造物大，益失孱躬藐。道左六地藏，禪定絕塵擾。疊石累功德，魔侵敢肆颯。^(一)野語何自昉，聆之令心愀。迤邐幾途程，檀吹鼻端繞。紺宇蕩磬音，磴道隔疏篠。神寮逐參拜，彌覺幽思悄。

注：〔一〕相傳小兒死後，累石作塔，功竣則登佛國。每將成，魔輒毀之。六道地藏尊者，輒置小

兒魂於袖中，以禦魔侮。至今路旁常有六道地藏尊者石像，行人輒拾石礫堆集其下，云可爲亡兒女資冥福。

日光禮東照宮，是爲德川氏家廟

參天積翠底，紺碧雄藩祠。高陞據層梯，穹橋咽巖澌。庭空鳥聲寂，雲潤礎汗滋。槭葉紅藉苔，蘿蔓青掛枝。朱扉啓前殿，觚棱翹蹲鴟。檐鐸亮空響，飄風振靈旗。祠官岸袍笏，祝福喃喃詞。孤客爾時心，倘恍何憑依。豐功在竹帛，萬祀垂民彝。世換廟貌新，歲時薦盛燦。肅退攬餘勝，鏤彩唐門奇。神工奪造化，俗尚知妍媸。流連迄忘返，叵耐短景催。歸途趁晚霽，緩步耽沉思。

日光登山至中禪寺

晨興命車駕，游思挾奇壯。林隈裊周道，疊翠入遙望。墨雲低可擲，黯黹如懸帳。潤逼風襟寒，陰迷秋野曠。人山愈深黑，林莽合如浪。機輪躡鳥道，詰屈緣松上。柯葉密蔽霄，棧危身躡嶂。轉眼失近峰，掉頭忽相向。九折邛岷奇，嶮巖倘茲狀。鴻毛賭軀命，撓險神益王。獨惜霞錦觀，山靈慳一貺。隱聞天琴韻，計許風湍傍。豁然一坪開，旃檀逐雲漾。下車理茗談，清景酬午餉。

由中禪寺沿湖縱游，日晡始驅車返東京旅舍

湖濬霧氣合，嵐影青模糊。濃淡依約間，濕雲閒捲舒。滴翠靜可數，渚影浮鷺臯。樹下卓
翁罍，漁榔莫由呼。虛籟警孤響，水風刁菰蒲。何當作米顛，寫茲水墨圖。華嚴匿懸練，
遠韻浮笙竽。悟此聲聞禪，眼福從爾孤。緬懷夕霽勝，霞彩碎群珠。映帶羅霜紅，雲錦爛
不如。妙况殊有會，乳花流玉膚。風泉對駝坐，此境冥可摹。矯首望白根，絮雲山半鋪。
僧寮茗煙寂，忽忽日已晡。歸車尚掛夢，斷句追亡逋。

京都嵐山

數峰青入雲，一溪碧如瀉。何處秋山圖，攝向此間掛。澄波漾日彩，迸作晶光射。水清石
齒齒，藻行游儵藉。峭岸紆修梁，儼若飛虹跨。遠樹簇紅紫，倒影益嬌姹。雲姿無定在，
點染皆人畫。晴嵐已張秋，雨翠度宜夏。四時好風物，雋賞寧有價？風瓢堪送老，真欲
營水榭。逐逐夫何爲，凋年不相借。清景供一瞥，空云死間暇。

石山寺

石山寺在琵琶湖畔，良辨僧正始開基，爲比睿山勝境。

澄泓琵琶水，抱此一叢石。門納霜晴鮮，巖積寒蘚碧。廊宇如置棋，錯落見規畫。天然各位置，崇庫隨所適。松寮簇楓彩，雲除逗泉脈。欹石掬潺湲，甘冽沁肝膈。到門心已清，坐久涵虛白。鐘魚發深省，塵擾此安宅。窮攀足力殫，縱眺眼界闕。群峰若奔馬，到此就羈勒。日色爛黃紅，秋山一片葉。西向浮波光，煙霧垂冪歷。低昂逐飛鳥，遠浦誰掛席。近江落照好，更待玩月夕。(一)何當起辨師，半偈證所獲。

注：〔一〕月見堂仲秋觀月，稱爲海內第一。

金閣寺

金閣寺據衣笠山麓，本雄藩足利義滿故邸。後夢窗國師開基於此，稱爲鹿苑寺。有夕佳亭、金閣銅鳳、鏡湖池、九山八海、石陸舟松諸勝，亦京都名所也。

此邦饒水石，雅稱園亭幽。義滿釣游地，梵剎開一邱。初盥下巖水，旋漱龍門湫。雲背迎夕佳，暮靄蒼然浮。沉沉鏡湖水，霞浸君山秋。(二)縮地誠有方，風煙望中收。弄影寒碧底，怪石供冥搜。九洲八海奇，聚作雲嵐稠。觚棱麗霽彩，蜃結空中樓。漫嗟金谷豪，捨宅功誰儔。精誠格天地，陸地行松舟。高張紫雲蓋，撐拒枝柯虬。雜樹盡佳妙，爛錦明雙眸。琤琮落溪語，片葉紅隨流。耳目皆淨因，遐思天與游。拄杖曳歸步，目往心爲留。

注：〔一〕此湖略似洞庭縮本。

謁京都宮殿

謁京都宮殿及二條離宮。離宮本某藩故邸，維新後始入官。精美雄偉，僭侈逾度，覽之不禁慨然，有動於中，乃作此詩。

宮門裊沙道，合抱松栝勁。殿陛低可階，檐帷矚容近。唐虞陋宮室，儉德起人敬。端拱期無爲，郅治慕前聖。興居親昔賢，文治崇孔孟。崛起非偶然，霸術豈其盛。(一)獨惜困雄藩，累失太阿柄。階前舞八佾，季氏久擅政。僭侈到土木，真成不能令。所餘拜下禮，餽羊存亦僅。巍巍尊王業，寧獨崇一姓。咄嗟臻富強，編戶有餘慶。同爲一刀圭，人藥我則病。離宮久徘徊，酸淚奪眶迸。

注：〔一〕御座後皆圖中國名賢，如司馬相如、揚雄、杜預、馬周諸人像。

奈良一名南都，爲日本最古之都城，風景幽絕

寂無車馬喧，山林認朝市。南都鍾古秀，繞郭浮嵐翠。苔封石磴碧，霄暗松鬣邃。呦呶走群鹿，就餌泯猜畏。著身黃農前，物我兩無忌。遠岫若迎客，淡靜立雲際。磴曲意無盡，徑轉時有異。輝輝霜日鮮，激激澗語細。離披風柯亂，翩翩啄禽戲。秋妍爛丹碧，春山失其媚。笑語裙屐喧，一一畫中置。迤邐知幾程，疏鐘出蕭寺。趣往乞祠官，侑神陳舞伎。

謁宮幣大社春日神社

金碧陸闕壯，柏栝青冥冥。脫屣免冠客，肅拜羅宮庭。異聞殊渺茫，敢臆詫不經。粵稽混沌初，陽烏值藏形。侑神陳曼舞，日出天下清。神武克饒速，立國名秋津。天壤與無窮，子姓王滄溟。尊祖日爲本，大社神所憑。歲時嚴祀典，能舞存儀型。風袂隨笛鼓，低昂皆有情。曲終斂衽退，宮伎長眉青。耳目獲開示，愴怍非昔經。風車雜雲馬，隱隱朝萬靈。竦立敬步趨，神思爲屏營。再拜下丹墀，午日猶在庭。天風度松吹，老鶴閒梳翎。

以下丁卯

一九二七年

威海衛

人望煙霏擁黛鬢，斷埼淺渚自彎環。碧連溟渤無邊水，紺接登萊一帶山。換世珠崖久甌脫，即今天步尚艱難。平生孤抱真成痼，刻向神州痛淚潸。

重入舊都

十載今來舊國門，亂餘鷄犬幾家存。親朋奉手參啼笑，閭巷關心入夢魂。白塔巍峨雲自

暗，黃墟零落酒容溫。鸞絃已斷禁重續，僂僂情懷未忍言。

贈景珩

瓠落幾半坐，迺遭窮百難。邇遭折翼痛，孤子等蓬斷。令兄豪傑士，藻鑒矜月旦。與俗殊酸鹹，於我獨無間。恭承嚴父旨，青眼及樗散。以子託寒素，不惜世嘲訕。聞命初驟驚，靜思益惶汗。生無食肉相，短翰同斥鷃。窮年卉木細，自度老伏案。陋巷固吾分，累子寧不赧。惟子冰雪姿，沖懷切雲漢。荆布絕纖塵，澹靜夙所慣。昕夕論素衷，傾心共憂患。中藏何可言，永矢香一瓣。梁孟知可師，相守老藜莧。

金陵游覽詩

玄武湖

千頃蔣陵湖，滄波接天遠。荷芰蔽清深，菰蒲壅淤淺。崇墉矗百仞，嵐岫疊重巘。並作風煙奇，陰晴任舒捲。星羅五洲渚，迤邐接梁碯。村農貨含桃，沙戶曬春繭。山林亦城市，利澤被畦畎。春秋好風日，裙屐盛游衍。曲江差仿佛，釵鈿許尋檢。予亦划小舟，隨流趁波軟。喧靜意雖別，自適要俱善。興闌輒孤坐，一盞啜清蒨。物我從兩忘，閒視日影轉。陌上歌緩歸，清游此其選。

莫愁湖

南朝金粉地，艷曲有莫愁。遂令一泓水，歌詠傳千秋。本事勿具論，風懷足綢繆。美人香草思，屈宋與同儔。勝棋亦韻事，換世餘魏樓。水閣坐人豪，勳業管樂侔。彈指成滄桑，事與孤雲浮。功名信芻狗，詞翰存風流。笑語雜市聲，亦送採蓮謳。予懷雖木石，短晷爲淹留。白髮行催人，姑效少年游。

以下己卯

一九三九年

微服

十年不聽海濤聲，微服今爲萬里行。滿地干戈聞野哭，遼天樓柁事孤征。玄黃龍戰知何世，高下鷗翔似有情。百粵三巴多間阻，纓冠安敢惜勞生。

御風（四首）

飄輪呼吸裏，靈馭接仙君。彌望渾無地，橫空但有雲。培風鵬展翼，遺世雁離群。稍遂圖南志，茲游已策勳。

黎明發百粵，亭午到三巴。
薄霧籠初日，遙空綉早霞。
濤聲猶在耳，江岸已盤鴉。
風御冷然善，真成四海家。

川原真錯繡，一一望中開。
閭巷如棋布，峰巒若蟻堆。
濕雲時變滅，晴樹簇蒿萊。
欲摘秋星贈，人間孰此才。

絮雲鋪萬里，下界隔仙凡。
縮地今多術，凌風我自頑。
行窮金碧勝，一洗肺肝煩。
他日謝塵埃，孤蹤更不還。

達行都（二首）

迢遞達行都，河山展壯圖。
勢臨三峽峻，流控四川輸。
黃桷春陰重，珍禽曠野呼。
遷岐非避寇，制勝足良謨。

閭閻依絕壁，裊裊萬家煙。
戍角連營動，颿輪接翼翩。
兵機容減竈，強虜漫投鞭。
待逐天驕盡，相從受一塵。

滇越道中（四首）

木棉飛欲盡，榕葉碧成陰。
竹屋鷄豚靜，雲溪草木深。
峒蠻蕉裹飯，水牯背栖禽。
黑齒誰家女，相携入箐林。

市集荒山外，游人禁旅愁。
樹梢鳴蛤蚧，鳥語和鉤輈。
春盡瘴雲黑，花深宿霧稠。
一宵眠未穩，前路尚悠悠。

雲端盤鳥道，天際識蠶叢。
術異五丁力，山開百十重。
峰巒迷向背，車軌倏西東。
國界今朝到，行探柱鑄銅。

秦皇開象郡，聲教被炎荒。
絕域同文軌，豪酋偶跳梁。
謗興嗟薏苡，花綻認扶桑。
屬國成甌脫，還遭稅吏狂。

香 港

一灣羅列嶼，樓閣極崔嵬。
士女迷金粉，工商庇貨財。
即今誇海市，自昔割珠崖。
志士知

誰在，相從話劫灰。

和公湛韻

餘暑猶蒸謝走趨，忽傳佳句到潛夫。我方學圃勤鋤菊，君苦攢吟每據梧。天問同深無限恨，時危甘老有爲軀。何當一放秋江櫂，共玩冰輪夜影孤。

杜門

杜門成獨隱，苔色上階前。午夢忘堯桀，深杯契聖賢。雨餘蟬斷續，風急燕高騫。冥坐無人我，超超便欲仙。

碧落

碧落無纖翳，孤光在上頭。感秋宵不寐，念遠月增愁。市靜犬偏警，葉深螢暗流。閒階空負手，涼吹動颼颼。

傀儡戲

範形爲傀儡，手足賴絲牽。幕後從人語，臺前儼自便。衣冠徒濟楚，鏡鼓劇喧闐。曲罷空

祠廟，應嗟夢似煙。

美 新

美新虧士節，况乃辱腥膻。一擊雖逃死，千秋莫蓋愆。已深投閣醜，漫詡草玄編。蠶室終難請，中郎視汝賢。

喋 血

喋血方酣際，傳聞匪所思。連鷄競掉鬪，幻狗極談奇。已斷匈奴背，羌興回紇師。河清應可俟，喜極淚沾髭。

得公湛九日雨之作，亦賡一長律

江南酒熟花猪賤，更值萸香紫蟹肥。安得憑高謀一醉，兀成閉戶意多違。淒風苦雨飄秋葉，野哭夷歌滿漢畿。莫問明珠並薪桂，相將偕採首陽薇。

紅巖碑歌贈許石枏

吾華立國追三皇，無徵不信殊渺茫。仰韶沙井留器物，典謨訓誥傳虞唐。自惟伯禹有九有，

政教所被窮八荒。東盟九夷直到海，南戡參貌_(一)還開疆。岫嶠勒石紀武烈，豈惟導水從河湟。夏衰天命殛王桀，拯民塗炭生成湯。其間盛衰歷廿世，盤庚遷亳殷承商。四百餘年盛文物，卜文燦爛誇安陽。中興尤稱武丁德，相說版築同劬勩。荆楚不王奮撻伐，解辯重譯臣氏羌。深入險阻懲叛亂，建旆秉鉞臨鬼方。三年奏凱耀殷武，宜有歌頌陳廟堂。尼父編詩僅五頌，乃知文獻多遺忘。黔西箐密瘴濃處，紅巖矗立千尋強。大書深刻有奇字，非篆非籀粗成行。形方筆圓極姿態，天矯宛若虬龍驤。千年點畫未磨泐，似有神物爲隄防。葛公南征營其下，載拜捫讀中心藏。面戒蠻人慎呵護，至今歲祀陳牛羊。遂傳誓苗留此刻_(二)，或謂苗字殊軒蒼。毗陵_(田中丞變)撫黔始采錄，張令_(澍)虛擬亦未詳。鄒_(漢勳)劉_(心源)訓釋漸綿密，十得一二纔提綱。距今又越卅餘載，誰辨形意窮偏旁。觀堂博雅冠昭代，未能釋此應慚惶。許侯六書幼傳習，中歲點勘惟縹緗。鄉賢鄭莫早繼武，摩壘且到孫_(仲容)與章_(太炎)。鼎彝款識日指畫，扶擇奧窔窮毫芒。紅巖古字研索久，一夕通貫神揚揚。惟天降休及樓虎_(羅施)，東盧_(童盧)敗績饒殺傷。舊土重還衆民悅，姻連愧女咸吉祥。約成泐巖拜天命，苗疆百族同來王。意誠辭簡壽貞石，敬天撫衆無矜張。嶧碑自伐那可比，且勝獵碣銘岐陽。千年鴻寶今始發，如玉琢璞錐脫囊。劍炊矛浙成此業，百代永爲儒術光。韓蘇不作祁_(隗藻)宗_(稷辰)逝，誰歟更續瓊瑤章。長歌三復謝許子，才薄應笑搜枯腸。

注：〔一〕即三苗。

〔二〕俗稱諸葛誓苗碑。

題盧慎之慎始基齋校書圖

自昔楚寶稱國光，遠溯屈宋開三唐。襄陽少陵冠百代，近世左（笏卿）周（沈觀）仍擅場。二盧樸學推巨擘，覃精經史能文章。次公下帷三十載，等身著作凌吳王。校讎丹鉛不去手，牙籤插架皆縹緗。世人藏書競珍秘，如偷據篋誇白黃。或飽蠹蟬或鼠噬，或罹水火或強梁。絳雲一炬堪浩嘆，海源今亦全淪亡。能藏能刻斯足貴，功在文獻侔禹湯。薊王贛胡久負譽，公家昆季同輝煌。矧公篤學在陳志，如斯三絕真堂堂。飽經世變抱真固，處窮守節嚴冰霜。豎儒販鬻到孔孟，寧獨美新投閣揚。空傳姓字滿江海，衣冠不惜汙犬羊。如公特行世有幾，豈惟學藝流芬芳。劍炊矛浙百城裏，黃巾亦識鄭公鄉。天機剝復計日待，知公德業應更昌。長歌題圖同頌禱，高齋佇看生光芒。

以下庚辰

一九四〇年

開歲感懷

黯黯妖氛壓厚坤，三年豕突與狼奔。中原忍聽千家哭，驍騎欣看萬馬屯。迭報河湟降僕

固，更傳夜雪奪崑崙。腐儒槁死應無悔，終撥陰霾見曉暉。

狐狸狐搢任譁張，痼疾應無海上方。狂寇知難容越石，狡謀剩欲帝邦昌。謝公決勝寧天幸，胡虜窮兵有速亡。世事乘除增感喟，已聞黃雀捕螳螂。

古 風（十四首）

能聚是爲質，質散乃爲能。能質互遷移，造化斯陶甄。是名陰與陽，磨蕩相除乘。京垓大千界，燦爛羅玉繩。天行健不息，默運何因仍？其始何自來，其終尚有徵？何爲星雲中，忽此大地凝？綜合萬因緣，芸芸育群生。盲動無窮年，乃肇戴髮倫。初無爪牙利，但以智慧尊。憑茲眇眇躬，窮探造化元。及其臻聖處，真可參乾坤。惡德或逾閑，蛇豕同凶獍。利用厚生具，率以相噬吞。裂顛與斷脰，億萬從銜冤。尼羅雅典墟，蔓草沒頽垣。煌煌今上都，易代能長存。下逮萬千祀，演化安可論？沉思令人悔，抱膝欲無言。

知今不知古，是謂之聾瞽。知古不知今，是謂之陸沉。陋儒矜一得，燕說徒交侵。百世豈難知，損益從酌斟。世變雖日劇，惟人同此心。持簡以馭繁，披沙能見金。忠信行蠻貊，鄉里誅凶淫。立身勉修齊，治平斯可任。格物以厚生，化被如甘霖。博施以濟衆，閭巷無

哀吟。群生固種種，我懷自悵悵。萬國同車書，祥和遍高深。是爲伊孔志，儒者當相箴。一代甘栖栖，所思在蒼黔。

聯珠燦五星，昔睹今再見。塵潮空高穹，景氣掣流電。黑青蝕陽烏，罡飆鼓陰焰。坤維撼山嶽，地火莽騰煽。祈寒涸北疆，酷暑灼南甸。洪流浩襄陵，早魃走奔獫。人心亦騷然，烽火徧邦縣。亞陸方虔劉，歐洲益喪亂。兵甲爭蜂屯，玄黃嘆龍戰。暴力競恣睢，文明殆摧斷。舊瘡未康復，新痼轉顛眩。淫威肆凶殘，詖說浪構扇。子遺嗟有幾，溝壑任流轉。彈指二十春，桑海禁再變。天地誠不仁，萬物芻狗賤。百殃亦自召，先集久飛霰。倘深饑溺懷，而謹義利辨。到治從可期，民生獲安奠。胡爲鵬程寬，搶榆同斥鷃。哀歌作天問，禁墮淚如綫。

延帥章質夫，版築初發地。竹根半化石，西境見此異。堯夫善觀物，片語扶幽秘。回南與作北，地軸幾遷置。晦翁睹螺蚌，桑海辨標識。哲人同卓識，格物本余事。山旺發崖層，研幾亦堪誌。紛紛羅衆卉，遺蛻疊層累。桃柳桑楮楠，辛夷雜楊椴。山隰有樞榆，湖河育荷芰。高花雖鮮存，大葉從委積。脈絡究源流，叢殘詮品類。寧徒演新雅，季候得擬議。緬惟三紀初，暄潤知廣被。崑龍少山嶽，風蕤絕沙磧。蓬壺連左股，馬來接前髀。北極阻

寒流，南颺送雲氣。燕齊視吳楚，草木特蕪翳。梧桐或栖鳳，枳棘倘藏猬。庶物盛孳乳，靈長則猶未。山川異今時，風日亦殊致。蛻嬗果何由，風輪盲鼓鞮。腐儒謝時尚，斗室取自媚。冥心追太初，遐情得攸寄。

秦皇併六合，寰宇同車書。功豈在禹下，徒驚小人儒。周衰及戰國，形勢與古殊。封建成弩末，王室同懸瓠。春秋大一統，此志軻丘俱。王齊與王秦，革命要同途。卓哉郡縣制，畫代稱雄圖。豈惟臣巴蜀，聲教暨海隅。北伐至流沙，東征接扶餘。西戎久臣服，自昔來由余。爲求不死藥，渡海遣韓徐。墮城徙豪俊，監謗坑群儒。銷鋒鑄金人，黔首期安居。自茲無叛郡，廟算真良謨。獨惜任刑名，慘刻同剥膚。佳兵窮土木，敲撲盡錙銖。人深偕亡痛，反側况睢盱。遂令一統業，墮在戍卒呼。緬懷漢唐盛，益信操術疏。天運倘或然，靜思禁嘆吁。

世網如蛛絲，小綴大或颺。稷契佐唐堯，巢由篤孤尚。鳳兮歌德衰，孔父爲惆悵。魯連逞雄辯，安期逃海嶂。羊裘老垂釣，一葉欣逐浪。匹夫志莫奪，自足驕霸王。臥龍耕南陽，素節何高亮。好爲梁父吟，清詠答樵唱。胡感三顧恩，委贄就羈鞅。漢運已就衰，獨與天命抗。桑榆取荊益，白帝哭悲葬。管樂元不忝，關張偏敗喪。主庸缺良弼，叢脞集孤掌。食少禁事

繁，典午知付量。祁山徒六出，大星墮五丈。鞠躬終盡瘁，莫救降王廷。徒令籌筆驛，猿鳥增淒愴。甘棠剩遺愛，易代仰賢相。伏臘走村翁，祠廟留閭閻。平生數交契，江湖甘自放。驢背探野梅，遐情接雲上。煙嵐堪送老，脫粟足盆盎。緬彼天與游，益傷困塵障。

漢亡魏不綱，叔世有典午。八王競稱兵，荼毒徧中土。亂政盡朱門，流亡極編戶。機雲一世賢，殘滅到妻孥。嵇康號養生，要領膏鎖斧。清談倘自保，痛哭真心腐。荷鍤死便埋，傷哉有斯語。朝綱與士習，交扇成毒蠱。邦危召外患，左衽勢莫侮。後漢及後魏，中原盡胡虜。沉冥三百年，長夜不知曙。直至貞觀初，始克澄海宇。哀哀此遺子，何幸脫豺虎。痛定益思痛，異代爲栗股。鑒古以知今，尤深履冰懼。

春秋譏世祿，孟氏張民權。墨家起賤人，言治標尚賢。秦皇革封建，世胄成流遷。專制雖一尊，率土皆編氓。漢興肇選舉，宏獎在庠黌。茂才與異等，布褐多公卿。自魏置中正，上品第群英。至晉益加厲，上品無寒門。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豈惟有八損，國本從顛傾。有唐立科舉，考試觀厥成。杏園曲江會，雁塔艷題名。上御紫雲樓，車馬紛喧爭。豪家競擇婿，風尚尤光榮。英雄盡入彀，亦以持其平。閱閱自茲衰，爲政差在民。下逮宋元明，此制莫能更。異域亦倣法，薄海皆風行。末流雖可議，學術亡其精。秀才變學究，

曠日弊乃生。賢豪曾輩出，文物亦崢嶸。樊籠困凡羽，健翮自騰騫。及今尚選政，僕僕兼營營。民意寧在茲，亦云聚群盲。民治豈易期，教育爲本根。人人明治理，國論自無愆。積詬無盡信，吾今作公評。

賈至昔亡狄，晉卿嗟難至。桓温失王猛，苻秦得睢恣。張元與李昊，倜儻負奇氣。形勝攬邊塞，志在經西鄙。吟詩動韓范，拽石哭衢市。蹉跎未見用，追騎已不逮。遂爲夏謀主，秦隴以疲敝。金籠未收拾，健翮果颺逝。胡元入中國，劉許爲創制。馭漢賴漢兒，歷代同此例。後金起建州，漢士亟羅致。杖策來賈生，前席取富貴。解貂誘降人，矧以艷妃媚。抱持見孔耿，寧顧滿將罫。企其忘故土，不惜宗女妻。入關建三藩，寵遇尤殊異。終成一統業，享國逾百祀。自昔懷才人，抱璞希一試。疇能薄功名，牖下甘槁斃。亮節世所難，羈縻在恩義。人君忽此理，社稷或顛墜。蒿目怵夷禍，覽史增嘆喟。

殺身求成仁，忍辱甘唾面。霄壤無賢愚，分別無貴賤。劉琨志恢復，直節死不變。石晉割燕雲，父事到羊犬。羯胡據東京，凝碧盛張燕。均垣椒房親，覲顏取貴顯。慟哭餘伶工，不惜頸血濺。滅宋者宋臣，刻石反自炫。王孫作承旨，收骨賴寒儉。朱明甲申亂，士習極偷軟。君能死社稷，臣竟迎索辮。勤王與保境，乃出釵而弁。圓顛方趾倫，百怪禁目眩。

覽古徒興嗟，傷今涕尤洟。

汴京承平久，誕降玉清仙。風流繼李煜，文采世莫先。太湖花石綱，舳艫來連翩。珍禽與異卉，盡集靈臺前。宴樂不暇給，謂當千萬年。倖臣意未足，畫策期謀燕。唇亡齒亦寒，尚詭寧能全。誠信況未孚，和戰議亦牽。終蒙北狩辱，禹甸淪腥膻。昏德與童昏，百口極顛連。煌煌詰責詔，義僻辭則嚴。既違善鄰旨，更犯寒盟愆。幸免帝昺戮，敢懷行酒悃。弔伐不貪土，聖德真齊天。帝楚更帝齊，藩屏期立賢。先皇造區夏，惟務安元元。其慎修爾職，勿辜上國恩。嗚呼狼噬羊，羊罪夫何言。趣習鮮卑語，功名不唐捐。

大汗成吉斯，驍桀起漠北。初平蒙兀部，金夏繼殘滅。大兵戡西域，欽察亦平貼。太宗與憲宗，武德紹先烈。阿羅暨伊蘭，一一就摧折。飲馬多瑙河，馬札亦顛蹶。兵威震寰宇，百國盡懾懾。世祖卒亡宋，手創皇元業。誅夷累千萬，殘暴逾紂桀。止殺以安民，耶律特明哲。漢兒任劉許，政制始粗列。終嗟昧治道，未審懷柔策。編民嚴四等，漢南尤下劣。甲主肆凶威，禁令劇藏鐵。賤儒比娼丐，僧伽任淫媠。忽忽百年間，民困寧可說？群雄遂並起，其勢若河決。神州慶光復，濠泗興人傑。暴力安可長，雄圖卒消歇。迄今和林路，族姓就衰竭。銀棺亦西幸，窮塞方喋血。孱汗雖再立，天運寧可幹。剩從弔遺跡，駝

背風獵獵。

滿珠初入關，主弱人未附。三藩况恣睢，如虎翼已傳。銓官首西選，千萬糜國帑。絀造羸不核，半竭天下賦。在朝盡私黨，其子况尚主。撤藩賴英斷，卒獲彰戮孥。延平效孤忠，克壞終納土。拒俄絕窺伺，約締尼布楚。一統業始成，自茲寧海宇。尚文兼獎學，貞觀倘其侶。精勤逾五紀，真可稱聖祖。世宗尚嚴核，專制疇敢侮。臣僚或惴慄，黔首得腹鼓。乾隆號鼎盛，勳業備文武。四免天下賦，盛況古未睹。異族治百年，天祐非無故。耄年政漸荒，窮邊竭泉府。淫侈比天寶，嬖倖到倡女。權奸勢炙手，京貫實同譜。吏治日以偷，軍政日以腐。豪強肆兼併，編氓深疾苦。大業自茲衰，禍亂禁縷數。自經鴉片役，國勢倖敗鼓。生寡食者衆，竊發固其所。中興雖小康，大局究無補。哲后况傾國，孱王尤拙魯。空辜望治心，要政付駸豎。立憲遙無期，刑印竟不與。斯時歧滿漢，能不謂聾瞽。武昌難一發，蕩決遂莫禦。事急媚權奸，無異出柙虎。禪讓保宗廟，幸免膏鑕斧。不虞等奇貨，竟被島夷虜。宮禁視羈囚，銜淚對誰語。首領寧再全，事去亦何怙。崇陵深可念，遺老猶三五。洛岸悲銅駝，俯仰禁弔古。

春秋三世說，志在同車書。墨子標尚同，亦欲齊坤輿。李斯作小篆，掇拾秦燼餘。自茲一

書體，效與法令俱。有如集五金，鍛冶賴洪爐。鍛久金彌堅，霜鋒勝銀鋸。隸楷相蛻嬗，易代用不殊。中郎書石經，更爲訂魯魚。方音雖咻咻，大範終不逾。馭變以不變，百世存楷模。迄今講古籍，猶及軒蒼初。上下五千祀，縱橫窮海隅。芸芸億兆衆，遠逮左衽徒。靡不被文教，心思同合符。偉業寧可名，環顧世所無。歐陸古拉丁，同歸雖殊途。奈因結體異，演變如川渠。孳乳多方言，覲面成齟齬。邦國競林立，政教尤紛如。語文既歧異，誠悃何由輸。積嫌以成怨，操戈遂相屠。都市成邱墟，戰血紅模糊。空欲期郅治，百輩從口瘡。禍本不難推，文字實有幸。奈何耳食輩，諛言爭喧呼。文壇若積葦，荒穢不可鋤。國學就淪亡，戲論群詆誣。嗚呼誰作俑，其果無後乎。何當共鳴鼓，攻其小人儒。

任公豆歌

粵中名山多奇峰，煙巒幻出千芙蓉。韶雄遠與庾關通，鳥道懸絕稀人蹤。千年古木如虬龍，時生嘉卉羅珍叢。鳳柯紛披葉蔥蘢，花翔如蝶醜顏紅。枝頭來三白頭翁，宛如么鳳栖刺桐。是乃葛仙鮑姑所未見，名山久闕今初逢。移根瑤圃光熊熊，一洗萬國凡卉空。自來珍物不世出，宜著篇什歌豐功。任公德業人所崇，以名奇葩傳無窮。彩繪者誰澄如馮，錫名者誰陳韶鐘。

夜起口占

遠山籠靄辨依稀，月色星光已漸微。四野禽言天向曙，疏林風動露初晞。且憑夜氣迎朝氣，倘辨禪機契化機。漫說流離嘆家國，靜持一念道能肥。

禍亂

人寰禍亂迭相尋，滄海橫流直至今。禹甸久交豺虎跡，歐疆又起蜃蛟黔。舉頭真恐天將墜，苟活疇知命可任。待叩帝閭申九辯，一陽倘許破沉陰。

十二夜聽彈詞唱片有感

十二夜李生羽笙於曠野列幕張燈，迭奏音樂唱片。聽故伶工陶顯庭彈詞一曲，彌切黍離之感。更闌風起，月爲雲掩。凜乎不能久留，乃偕昭文、式佳歸舍，感而有作。

月過初弦光漸明，張燈列幕薄歡成。飄歌語笑親兒女，按曲滄桑感廢興。涼吹移雲添夜色，暗莎鳴蟀作秋聲。亂離此樂知堪念，携手歸來漏已更。

晚眺

雲容閒淡一星孤，暮靄蒼茫乍有無。潭閣跳波魚撥刺，煙深歸樹鳥喧呼。勞生貪得須臾靜，野色從供寂寞娛。負手憑闌念邊塞，禁渠晚角語鳴鳴。

題黃晦聞先生蒹葭樓詩（二首）

蒹葭寄意在江湖，獨立知傷氣類孤。婞節修能天所嫉，冰懷雪抱若爲娛。攘夷文字存微旨，懣物襟懷切茹荼。三復遺編堪一慟，叢殘誰爲拾璠瑜。^(一)

注：（一）先生於清末主持國粹學報，以表張宋元忠義，鼓吹種族革命，改步後亦多與時賢相忤。其遺詩曾經汪精衛參訂，刺時之作悉爲刪去。

後山以後見公詩，句法涪皤我所師。高詠直令真宰泣，酸懷微許素心知。百年世變今爲亟，一瞑家山夢尚疑。嚮往有年慳一面，倘憑精氣接鬚眉。^(二)

注：（一）先生有一印章號曰「後山以後」，其自負固在承彭城法乳。散原翁亦稱先生之詩與後山爲近，然有過之無不及也。予自髫年即喜誦先生謁張蒼水墓、岳墳諸什，及居故都，曾因吳雨僧乞得先生詩屏，然十年中蹉跎，竟未進謁，此平生一大憾事也。

繁 枝

繁枝勢壓水中央，松吹飄香度斷牆。萬樹接天深布影，淡雲烘月炯生光。栖禽已與人俱靜，客意還隨夜共長。露下殘蛩頻絮語，直令初夏變秋涼。

懷簡庵卻寄（二首）

斗室晤言猶昨日，兵間歲月倏三更。忍言國脈延如綫，苦念楹書夢尚縈。韞櫝極知艱善價，傳經端賴有群英。墓門讀易真堪老，孔墨心情負此生。

年時我亦數關山，又逐天風落百蠻。佇看中原仍格鬥，漫思長策起癡癡。載胥及溺今何世，負手行吟亦強顏。安得對牀風雨夕，翦燈相與話殫殘。

生 朝

草草杯盤紀降辰，殊鄉兒女益情親。縈懷獨有鄆州淚，覽物還思薊北春。皺面漸知成老醜，拊膺徒許傲嶮呻。眼中羅刹開魔劫，閱世真傷有此身。

聞豫鄂大捷感賦（二首）

羽書捷報異尋常，萬竈貔貅我武揚。肆虐羯胡徒蠢蠢，乘時李郭自堂堂。撫循端賴春陵守，樞府應多活國方。絕徼腐儒神亦王，真成涕淚滿衣裳。

欣聞上將立殊勳，異代相看邁等倫。蕃騎不煩回紇馬，岳家自有背嵬軍。收功寧獨黃龍飲，靖難終除黑水氛。自此金甌永無缺，銷鋒鑄狄事耕耘。

簡叔永及莎菲夫人（二首）

湖州隆德望，漱玉茂才名。衆楚成茲世，孤懷許獨清。絕交應著論，積毀任群盲。自有藏山業，千秋待定評。

否極應成泰，流離漫自傷。賃春知得計，挾策悟亡羊。道路同今日，間關竟此鄉。生平相洵沫，高誼定毋忘。

憶內弟王宸翊

尋常寤寐通魂夢，此際音書與日沉。喪亂成予三載別，艱屯念汝二毛侵。眼中兒女論婚嫁，天末關山苦滯淫。行待墓門重祭掃，一杯相勞淚盈襟。

雨 霽

雨餘鳩鵲共呼晴，萬葉澄鮮爽氣清。潭水頓添三日漲，園花又見一番榮。廢書蹀躞心爲曠，負手沉吟句易成。物我逢時皆自得，萬方何事苦窮兵。

朔 方

饑饉刀兵嘆朔方，吾民忍死誓偕亡。愁看蛇豕矜牙爪，剩有雲霓望武湯。驍將及今多李郭，讒奸還待罷汪黃。兩河群盜知堪用，一鼓終當靖海疆。

天 外

天外青山露一尖，松風習習水漸漸。愁霖暫霽開朝爽，去翼時過入遠崦。物理有營蜂抱蕊，我心無競鵲窺檐。從刊世味歸恬靜，萍梗生涯任久淹。

爲叔永題張夢莊女士所繪唐梅

枯幹猶存窈窕枝，凌寒照影儘多姿。嘉君閨閣春風手，偏寫唐梅黑水祠。

挽彥殊（二首）

蔣山村舍茗談時，不覺松陰日影移。邂逅論交成莫逆，等閒言別遽長離。各餘一序標詩卷，未許重逢話鼓鼙。舊業青氈憐驥子，倘傳消息到天涯。

一卷而翁庚子詩，傷今撫昔益堪悲。方期遠寄憑題句，孰料羈魂已莫追。洛下機雲共泉壤，中原胡羯尚猖披。狼山影裏蝸牛舍，何日登堂奠一卮。

晨起口占

入夜滂沱曉漸稀，初聞鳥語破熹微。陂塘水漲蛙爭王，畎畝農勤稻已肥。薄袂稱身渾忘夏，紅薇含露益增輝。暄和花事綿延甚，未覺流光馬脫鞿。

初秋

自春徂夏又初秋，流火鳴蛩警客愁。花事向闌朱實爛，月明雖好夕雲稠。剩持偃蹇悲時序，莫賴音書慰滯留。巨浸稽天絕舟楫，豈徒蒿目愴神州。

蓮舫惠贈杜蘇詩集並先曾大父手書扇面，走筆鳴謝

遠歸隨天風，孑身鮮長物。匝月不誦詩，惘惘如有失。吾宗富腹笥，萬卷肆占畢。詩學貫中西，英窺擅重譯。從之假詩卷，破我枯禪寂。奚僮挾書至，始願非所及。杜集已精槩，蘇鈔實拱壁。故紙浮古香，醴醴若可挹。夙好舉相贈，知我有詩癖。更媵璆琳珍，片頁存手跡。摩挲生百感，喜極淚禁滴。百年幾滄桑，雲狗何可述。廬墓陷賊中，骨肉各遠隔。傷離念亂情，杜老差仿佛。何期鍛羽歸，竟獲先人澤。在君爲割愛，厚貺我何德。亦哀流寓人，聊慰無家泣。此施敢言報，高誼定銘骨。短章聊寄意，聲病從指摘。

昆明太華山羅漢巖，元梁王消暑處也，爲題一律

梁王消暑延賓處，勝跡今從隔世看。忠義直令思保保，滄桑休但說圓圓。嶙峋絕壁臨無地，浩渺煙波接大觀。(一)水葑巖花可終老，扁舟容我老漁竿。

注：〔一〕太華山雄峙滇池西岸，東面大觀樓。

讀自怡齋詩弔胡翔冬（二首）

祭詩存十一，字字得鏤肝。宋意託唐格，盧奇兼孟寒。野懷牛首闕，北面玉梅庵。魚出膏自煮，^{〔一〕}真疑天地寬。

注：〔一〕集中句。

圍城念冬飲，（王伯沆）滇池懷夏廬。（胡小石）子婦孝能養，佳兒魂莫呼。友朋天各別，骨肉淚應枯。一面緣何嗇，^{〔一〕}弔君禁再吁。

注：〔一〕予與君雖同居金陵累年，僅在燕市旅邸得一晤。

題一漚居士微醉集

病目昏花微醉初，居然執筆具規模。了知萬法惟心造，神馬尻輪自宴如。

以下辛巳

一九四一年

桂林祝聖寺品茶

道出桂林，盛君成中約龍文伯純至祝聖寺品南嶽石廩茶，更過月牙山午膳。因呈純丈並似成中。二十三年彈指過，看君眉鬢益蒼然。天涯忽作鴻泥聚，蕭寺還斟蟹眼煎。忍溯亂離問親故，欣聞清論集群賢。孝章更辦山厨供，修禊應同賦一篇。

題張廣仁女士畫蟬冊（二首）

十六生綃擅畫蟬，狀茲一世翫中仙。漫誇彩筆追昌祐，託意孤高自爾賢。^{（一）}

注：（一）益州名畫錄：滕昌祐善畫蟬，宛有生意。

求是無人至足嗟，蛭蟻朽木說紛拏。等閒物理君圖未，復育時能幻作花。^{（二）}

注：（一）謂蟬為蛭蟻朽木所化，皆觀察謬誤，然其幼蟲名復育者，冬日入土時染菌疾而死，頭間出菌，多枝如花，名曰蟬花。

月夜閒步

淡月朦朧負手行，盤跚不計短長更。欣聞澗澗鳴田水，坐覺芄芄長稻英。鼓吹嘈喧喧老蛙，輝光熠耀鬥流螢。紛披忽見風柯亂，涼意知隨夜氣生。

初眺玩桂林郭外諸峰

千峰環一坪，亂插碧玉簪。巉削各殊致，青翠籠煙嵐。雲端縱鳥瞰，奇麗非夙諳。平視益媯媯，隱秀知內函。陰晴無不宜，朝夕隨所耽。有如靜女姝，綠髮垂鬢鬢。槁立植枯株，又若拱瞿曇。徘徊肆登眺，杖策從幽探。雲泉響澗澗，花露香醃醃。時聞鐘梵音，深篁隱精藍。亦有靜者徒，風飄懸一庵。景物恣賞心，短晷忘憂悵。待謀濟勝具，盡日窮層嶂。他年作臥游，岫壑供追談。

七星巖

陰河千紀穿地腹，巖石解化雪沃湯。坤爐鼓鞴偶噴薄，洞府遂爾開丹房。顛崖百仞石齒齒，矧木鈎棘叢千章。珍禽倒掛毛羽怪，梟聲格磔淒而長。縫幽探險臨不測，口哆膚栗心春撞。石門穹窿厚蘚碧，老鯨喉吻恣饕張。踏舌沿咽入深黑，頓隔塵世迷無方。忽現廣

居庇萬衆，別有天地誠仙鄉。繽紛鐘乳掛百道，如有瓔珞懸珠璫。隨形幻物孕靈怪，刻畫畢肖窮毫芒。琳宮寶殿儼廉陛，高者爲堞深爲隍。瓊芝瑶草爭秀發，狡狴騰攫翔鸞凰。世尊敷坐談寂滅，北面帝釋諸天王。天龍八部亦麤集，祥雲下覆修羅場。衆生一一得解脱，雨花成陣揚芬芳。至人更有觀自在，甘露遍灑垂枝楊。考鐘擊鼓儀禮足，靈山法會開扶桑。莊嚴恢詭森萬態，意匠妙絕非尋常。群仙游戲自殊異，人力不到天所將。何緣塵世有此勝，神移目眩禁旁皇。出門三顧嘆觀止，行謀小築長相祥。

龍隱巖

仄徑裊羊腸，危巖探龍隱。蒙茸草樹密，巉岬崖石嶙。瀦水知潛虬，凌霄數盤隼。沉霾迷積陰，朔氣寒虛牝。縋幽心慘慄，拾級足強忍。滌涎潤暗壁，鱗甲聚窪畛。神物舊蟠窩，風雷久飄引。遺蹤供眺覽，洞壑富奇蘊。宋唐盛游屐，題詠若連軫。筆勢極飛動，句法異豪謹。幾輩功名人，泥爪偶未泯。一代黨籍碑，天南幸完整。顏跖孰是非，蹙額付微哂。煌煌平蠻石，功業足標準。夜雪襲崑崙，又見靖妖蜮。撫今以思昔，不覺涕橫隕。覽勝益增悲，烽火勢猶緊。終當奮神威，雪此人神憤。椽筆勒貞珉，百代志彪炳。

招隱山六洞

隱山一拳石，巖竇何玲瓏。皺瘦擬仇池，雕鏤疑鬼工。巖層列高下，竇穴開西東。晨納朝陽鮮，晚迎夕照紅。爲探白雀勝，先到青羊宮。六洞各異趣，瑰奇要所同。幽尋意未已，比况知無功。黓黓太古雪，互結成中空。炎霄壘夏雲，弔詭幻奇峰。妖蜃嘘海霧，水府開穹窿。靈葩十丈蕖，瓣落餘蓮蓬。仙藕大如船，避兵孔能容。九曲待通蟻，一泓時蟄龍。南疆漾秋暄，叢桂香濛濛。招隱自夙昔，裙屐嬉薰風。亭址不可尋，留題多巨公。我亦印鴻爪，天涯值萍蹤。誅茅果何日，訣去心憧憧。

花橋縱眺

瀉水如瀉玉，碧鑿毛髮清。溪石若群羊，就飲吻有聲。長橋跨其上，天際飛虹橫。遠峰攢劍戟，插雲勢峻崢。兩岸羅衆卉，品匯未可名。想值三春時，丹黃爛群英。落紅隨逝波，泛泛覺鷗輕。胡麻定可飯，茜袖誰將迎。西風變節候，露葉光晶瑩。倏開衆香國，醜醜通神明。四時異雲物，彌望皆芳馨。杖策縱游觀，泠然畫中行。跬步隔闌闌，耽此山林情。南鄉真可老，蓑笠待躬耕。

獨秀峰

南都毓奇秀，平地拔嵯峨。瘦骨凝蒼雪，高標聳白峨。低鬟疑玉女，舞袖儼天魔。秋靄籠巖桂，春風長岫蘿。晨霏香霧重，夕照落霞酡。疊級攀雲上，危樓得月多。名王曾雋賞，賢守昔槃阿。近玩知饒異，遙觀別有科。三時窮眺睇，百態足研摩。欲狀寰中勝，容耽五字哦。勞生同跛鱉，去日逝修蛇。終待從栖鶻，顛崖此結窩。

佛光並引

峨眉絕頂，游人往往得見佛光。五色如環，中呈佛像。說者謬謂普賢示現。篤信之士，竟有驚喜逾度，投身崖下者。實則虹霓之類。所現佛像，乃觀者自身之影耳。予乘機由渝返桂，至將抵桂林時，忽見東方雲際有祥光如巨環，飛機之全影斜亘其間，奇麗夙所未睹，知爲所謂佛光者。乃紀以此詩。

我嘗蠟屐登峨眉，雪山拱立爭嶽崎。僧寮靜夜玩滿月，萬里一白連西陲。平生壯觀此第一，清人毛骨沁肝脾。獨嗟未睹佛光瑞，至誠難感瞿曇慈。年來御風作靈馭，縮地有術窮天涯。踰滇越蜀掠黔桂，山川險阻從遐窺。峰巒起伏森駭浪，海水凝作青琉璃。梯田高下列萬畝，長河蜿蜒成之而。鵬程往往出雲上，兜羅彌望迎朝曦。此行隻影絕晴昊，清輝

四徹無煙霏。東來驚風吹驟雨，霞彩倏爾呈恢奇。祥光天半懸拱壁，五色燦爛如摩尼。中間巨鳥鼓雲翼，瓊輪電掣能追隨。亦知幻象躬自造，瑰麗竟爾殊恒蹊。坡仙禱廟觀海市，昌黎欣見石廩堆。詩人自悼與世忤，乃謂正直神所私。勞生偃蹇豈其比，亦蒙此貺供娛嬉。須臾夕照入決眦，雲物變滅無留遺。

連宵有雨偶成

蕭蕭颯颯斷還賡，頓覺虛櫺夜氣清。聊藉一涼消夏酷，遙知萬頃慶秋成。深宵餘滴鳴蕉葉，暗水流澌響稻塍。閭巷殫殘心久悔，暫容破涕對孤檠。

歲月

歲月侵尋鬢漸蒼，居常無寐偃繩牀。厭聽殘夜喧群籟，兀見微曦透曉窗。萬慮繁懷生息息，百年催老去堂堂。行藏檢校知無似，何日巾車還故鄉。

寄行嚴

三十三年落花夢，於今又見海揚塵。虔劉似此無遺孑，天帝遙知閔下民。劫後拊循煩至計，胸中治術邁群倫。生平亦有蒼生願，國是還當與共論。

周憲民郵示文信國畫像影片屬題，七月七日作

文山正氣凌山邱，千年畫像猶遺留。峨冠博帶岸袍笏，容顏溫粹炯雙眸。圖之者誰曹霸流，薰沐顯識忠介周。二忠氣類真侶儔，得之燕市勝琳瑯。覃溪學士久珍襲，長律詠嘆同歌謳。丁未按試至吉郡，奉諸祠廟功誰侔。賤儒易代得展玩，熱淚承睫梗在喉。緬維蒙元起漠北，鐵騎蹂躪窮兩洲。大軍南牧如破竹，冲主面縛禁銜羞。相國偏師發南贛，江右豪傑紛同仇。孤忠寧復計利鈍，國耻誓以頸血酬。漢祚難復殆天意，南冠遂爾作楚囚。陰房鬼火鬱忠憤，荏苒四載羈氈裘。喪元柴市事始畢，義烈感動辮髮酋。高歌激越動神鬼，篇章傳誦綿千秋。於今國難嗟再見，烽火且徧東西球。獸蹄鳥跡交禹域，炎黃子裔遭虔劉。四載抗戰勢獨異，黃龍痛飲功能收。或成或敗同此志，在衛故國全金甌。瞻拜題辭雜悲喜，筆鈍詎敢追翁侯。披肝作紙詠七七，白虹倘亦貫斗牛。

步月偶成

鄉居絕市囂，涼颿動清夜。中霄湧冰輪，景色美無價。逶迤縱閒步，詰曲隨田野。遠樹振柯葉，平疇浮穰稷。水滿蛙聲豪，蓬密蛩響霸。群籟闐人間，孤惺體物化。彌深靜中趣，益慶天所赦。塵勞從暫蠲，相伴及茲暇。亂離聊自慰，倉廩期美稼。行待秋成登，小槽鳴酒醉。

挽四川大學教授周公岸登

相如與子雲，自昔稱蜀賢。眉山毓三蘇，文采尤光鮮。流風迄未泯，俊逸猶連翩。二老余起周，魯殿今巍然。惟公稟夙慧，童丱賦高軒。經世懷遠略，求師涉遐川。南學居上舍，切磋多淵濶。畢讀未見書，腹笥益淵濶。一麾宰陽朔，吏治未或先。訟庭可羅雀，詩酒供留連。大府資蓋籌，獻替輒盡言。志士罹黨獄，惟公爲斡旋。豈徒館張儉，元勳賴周全。有施不望報，高義薄雲天。改步買權歸，邊邑聞歌絃。五年護國役，義旗舉川滇。折衝樽俎間，玉帛銷戈鋌。六年客洪都，遂著吳楚鞭。江上初邂逅，高談驚四筵。訂交賦大酺，莫逆真忘年。勝日偕二王，宮商鬥鏘鏗。二窗信詞伯，美豈姜張專。癡兒了公事，閒情寄吟箋。斟酌窮毫芒，句律何精嚴。此樂苦不常，咄嗟化雲煙。予時客秣陵，公亦宰南邊。偶於九年春，蠟屐虔山巔。梅江蓮峰畔，奉手開心顏。自茲遂久別，但有詩筒傳。蜀雅存一序，篤吾文字緣。喪亂嗟日劇，解綬公無愆。講學到八閩，安車返鄉園。十載得重晤，話雨巴山前。鬚髯尚如戟，未覺歲月遷。大峨未偕游，清歡嘆唐捐。逡巡國難作，龍戰血黃玄。天涯斷消息，孤客羈幽燕。微服幸歸來，一老心常牽。千里緣素書，詞翰猶華妍。唱酬有香宋，疊韻誇能登。精力老不衰，上壽應可臻。何期遽聞訃，驚怛淚襟漣。論文廿五載，晚晤緣終慳。腹痛黃公墟，魂招宋玉篇。往事若夢寐，追思心爲悵。何當御風去，

椒醕酌荒阡。重登大峨頂，屨屐從飛仙。

兀坐

雨過涼從枕簟生，不眠兀坐到深更。蕭齋孤誦取粗適，羈旅虛幃增別情。扶衰藥裹自料理，索醉酒杯憑濁清。蛩聲切切有秋意，棖觸閒愁詎可名。

園

數畝茅茨側，經營作小園。蔬畦對花圃，脆美映芳妍。學稼寧傷晚，栖幽亦自仙。不愁羊踏肚，時喜蝶隨肩。苜蓿盤飧舊，蒲盧藤蔓牽。心虛觀物化，理妙絕言詮。具足山林趣，終期煩慮蠲。鶴鶴一枝穩，眠食故欣然。

故國

故國同羈旅，蕭齋似隱居。間關蒙一命，忠盡感三閭。綠蟻容邀醉，青蠅且任渠。我懷殊浩蕩，宵夢接華胥。

與黃野蘿夜話有感

亂久雖殘破，年豐足稻粱。但愁于役苦，孰解視民傷。吏卒多奸罔，焦勞在廟堂。撫循賴賢守，安得盡龔黃。

骨肉

骨肉參商似，燕雲魚雁稀。開緘憐婦病，擘餅念兒飢。去住勞魂夢，關山有累欷。何時携素手，夜月倚虛幃。

雨止

浙瀝斷還續，未秋如早秋。空階響殘滴，涼意襲重綈。掠牖一螢重，殷牀衆蟀遒。不眠從漏轉，好句待冥搜。

兀坐

兀坐情無那，遲眠意若何。蛤聲如啄木，蛩語恣鳴莎。遐思窮幽窟，孤懷極蕩摩。憑溫卅年夢，身世擬南柯。

朔方

朔方斷消息，虜騎益縱橫。遼冀氛尤惡，江淮勢尙更。幹難河畔角，羅布泊頭旌。廟算無遺策，行看復舊京。

南雲

鯨波湧處昔浮槎，海月炎飆感歲華。百國土風陳夜舞，群儒高會集朝衙。琳宮共仰婆羅塔，偉跡猶傳國姓爺。(一) 蜃霧妖氛濃似墨，南雲目斷爲興嗟。

(一) 荷蘭人稱延平王鄭成功爲國姓爺。

百城

百城便獨誦，三蓋取微醺。斷續秋前雨，陰晴隴畔雲。靜聽群籟急，冥對一燈霧。蠻觸爭方急，何時掃浸氛。

柏

埤外垂髯柏十尋，蕭齋道暑快清深。霜皮溜雨增秋節，雪幹凌霄積夏陰。香實療飢栖鳳

杳，夜光照影濕螢沉。餐霞未逐赤松去，一席跏趺證此心。

鷄 栖

腐儒通籍後，車駕儼鷄栖。牛背思橫笛，漁舟好泊碕。艱虞今益亟，稷契願終違。識字叢
憂患，滔滔誰與歸。

立 身

立身吾有素，曲意豈能任。未遽拂衣去，猶存宿畫心。行藏開運會，忠憤託呻吟。世亂宜
栖隱，何當返故林。

得仲通消息

十年斷消息，回首幾滄桑。歷劫楹書盡，躬耕歲月長。論交增慘切，疾世老佯狂。未死期
重晤，相持涕滿裳。

泰和雜詠（二十首）

鵬搏從轉徙，鶴化暫來歸。厭見干戈滿，禁傷城郭非。請纓寧少壯，敷教效幾希。卅載澄

清志，於今事總違。

效官及垂老，多士漫稱師。世亂輕儒術，時艱憶楚辭。牛刀容一試，豹隱待其時。終欲浮輕舸，煙波信所之。

商飆動萬里，霜訊逐時加。黃轉三秋葉，紅於二月花。枝繁甘苦實，水映暮朝霞。滿目蕭條意，蹉跎感歲華。

迤南春訊早，冬仲野梅開。晴昊繁花亂，霜枝翠羽來。東風吹作雪，殘馥勸傾杯。繞樹情何限，孤芳劇可哀。

匆匆一歲盡，去日逝修蛇。肴蔌今宵醉，關山何處家。強歡翻促淚，閱世但興嗟。爆竹迎年急，從渠一笑嘩。

狂風吹朔雪，並作十分寒。檜楸地爐火，琴書容膝龕。無衣懷戍卒，有客共辛盤。山邑聊栖止，時危取暫安。

春盤鬻薑芥，冬釀醞醇醪。自足絃歌樂，差無簫管嘈。玄機洞冥漠，詩義契風騷。放眼觀蠻觸，紛紜任爾曹。

野桃腮半綻，新柳眼徐開。林際禽初變，梁間燕已來。東風昌萬匯，時雨握千芰。眺聽饒生意，春游月幾回。

黓黓春陰重，茫茫野潦迷。厭聽泥滑滑，悵對雨絲絲。積潤芝生柱，綴花苔滿枝。何時放晴意，杖策躡雲陲。

脫粟期能飽，時鮮亦可茹。山蔬登枸杞，春水上鱖魚。野店供村釀，蕭齋富蠹書。一觴兼一詠，樂事比樵漁。

夏木囀黃鳥，野塘開白蓮。火雲烘夕霽，清露挹朝鮮。偃息便衫履，相徉閱歲年。披襟欣有得，聖處輒忘言。

莎鷄宵益急，竹腳夏逾肥。百族饒飛躍，千芳極醜醜。歌詩容演雅，名物待披韋。靜領閒

居趣，書城無是非。

穉稷黃連畛，澄鮮綠滿塘。
丁男經亂少，釵釧耦耕忙。
粟貴農粗足，財輕吏就尪。
何時洗兵甲，吠畝莫耕桑。

稍綻鷄冠紫，猶浮鳳眼青。
蒲塘迎日麗，藥圃得風馨。
當戶牽蘿葛，携鋤劬茯苓。
山居富幽事，孤抱自惺惺。

了知身是幻，物理自能齊。
夜辨星雲白，秋橫銀漢低。
汲池驚水馬，開甕鬪醯鷄。
巨細原同量，無方更不迷。

檐雀有時鬥，砌蛩終日鳴。
物情觀瑣細，理境入虛明。
節序隨天運，襟懷擬水清。
白雲吾欲老，休負鶴猿盟。

幾日追炎暑，初驚一葉秋。
金風從換世，玉露兀增愁。
地籟蛩鳴急，天河鵲駕遒。
羈人感節序，悲涕浩難收。

未老已覺老，還家未是家。遣愁耽伏酒，祛睡淪宵茶。夏雨從茲過，秋炎日有加。形骸從懶散，瓠落亦堪嗟。

起看殘夜月，猶作半規圓。風動雲徐駛，秋來露漸溥。新涼生衽席，燕寢獲便安。斷句時拈得，冥心契古歡。

歲月駸駸逝，歸來又一年。絃歌趨衆妙，講貫集群賢。登覽悲王粲，烽煙老鄭虔。差無折腰辱，寄意在詩篇。

快閣

癡兒登快閣，名什自千秋。灩灩澄江月，峨峨近市樓。西江傳法乳，叔世效商謳。懷往增淒感，遺蹤爲稍留。

朝樓

東里去已久，朝樓今尚存。四朝開濟業，歷世帝師尊。撫字安中外，功名異鷺鴻。讀碑禁有感，滿眼甲兵繁。

暑 中

晨興了簿書，飯罷恣偃臥。暑中百事簡，丈室便燕坐。荒村鮮車馬，消夏足清課。邇察蟲豸微，遙觀星斗大。孤靜馭群動，百執歸一破。守性如拱璧，玉潔不受磋。蕉葉舞躑躅，竹影添个个。連畛薯葉繁，生理差足賀。收身及未老，江海免顛簸。一壑期能專，放我百骸惰。

李村踏勘結屋地址

誅茅結製知何從，愛此磊落十數松。入山差喜市聲遠，避地已欣塵慮空。世難如山嗟未已，藕孔橘壺長妻子。帶經荷篠定誰人，嘆鳳楚狂無乃是。

大 覺

大覺知大夢，人生誠若何。卅年雙鬢改，半世百罹多。坎止從今是，萍飄任昔過。萬緣歸片念，澹靜養天和。

孤芳

同生多異趣，難得素心知。衆妒從渠劇，孤芳許自持。舉杯斟舊醪，結想就新詩。與物相忘處，翔鷗欲下時。

雲

夏雲森峰巒，秋雲淡河漢。看雲夏秋間，夕照成偉觀。西方立千仞，積鐵臨絕岸。錯落布晴空，礁島浮浩瀚。青旻擬滄海，極目無疆畔。東方鋪薄綿，百里自舒捲。頽然疊鱗甲，鬚鬣不可玩。落日燒高霄，霞光亘天半。倏如迸地火，巖石盡熔鍛。訇爆儼砲車，魂驚目爲眩。回黃或成紫，或作瑪瑙紺。終焉變銀青，衆色雜凌亂。暮靄起蒼蒼，景物漸更換。天公呈百戲，幕下禁感嘆。縱眺得此奇，天貺斯爲冠。搦筆贊以詩，言語苦道斷。

閒玩月色有賦

今歲閏六月，故今夕始爲中元，在他年則已中秋矣。閒玩月色有賦。

今宵遇閏作中元，佇玩冰輪灑灑寒。秋仲尚驕殘暑意，雲開最好隔離看。幾家野哭陳椒醕，獨客無歡對素盤。安得乘風歸玉宇，沁人清露入脾肝。

皓月

皓月臨軒湛露垂，南飛烏鵲倘依枝。閒居未覺秋懷惡，了悟寧驚大化移。定起夜深更靜後，夢回殘醉欲醒時。靈明一點能常照，寫此心容政要詩。

被酒偶書

湖海收身歲月增，黃塵席帽髮鬢髥。兵間骨肉憐猶在，夢裏家山去未能。賴有酒杯澆鬱勃，忍憑詩筆見驍騰。奇懷一擲歸平淡，不著袈裟我亦僧。

陽曆重九客居感賦

陽曆重九爲陰曆七月十八日，苟非遇閏，則中秋後三日也。客居異縣，感而有賦。

重九中秋接日逢，不成雋賞祇心恫。茱萸未必能湔拔，篇什聊因寫困窮。尚有豪情堪用壯，何期衰鬢已成翁。從茲水涸天根見，且待停車看晚楓。

金風

金風颯颯動宵涼，衆葉經秋已轉黃。夜永鷗鴟時嘯月，夢回蟋蟀正殷牀。流年苒苒從川

逝，禪味醺醺任坐忘。踵息停勻祛百念，靈臺不拭自生光。

殘月

隨緣一枕夢初成，了了孤懷自覺清。忍憶虛幃同軟語，且聽風葉作商聲。賓鴻應候傳遙唳，殘月窺櫺已四更。露電悲歡餘悵惘，沉吟得句祇傷情。

閉門

古柏陰中盡閉門，未能避世且逃喧。野無庾積農初獲，澤有川禽氣尚宣。稍喜持身方木雁，詎容投老計功言。陳編時復遭佳處，要眇幽情孰與論。

秋宵

燈火相親夜有痕，如潮夢影耐重溫。四方弧矢違初志，斗室芸編喜尚存。攬鏡敢期三不朽，著書聊備一家言。秋宵枯坐聽吹萬，黃葉蕭蕭慣打門。

與客談時事有感

竊國稱侯古所嗤，世衰道喪百堪悲。一時美惡論寧定，幾輩奸回技慣施。佇待市朝彰斧

鉞，莫寬豺虎問狐狸。如山國難崔嵬在，誠到愚公倘可移。

歸鳥

歸鳥喧啾暮色深，斜風微雨積沉陰。秋蛸尚急高枝唱，瓜蔓猶鋪晚蕊金。據亂難詮今日事，殷憂久負壯年心。山齋讀史增惆悵，抱膝聊爲梁父吟。

九月十八日感賦

十載沉淪左衽中，不堪化鶴認遼東。牽絲孰與孱汗計，擊楫惟應祖逖同。填海冤深傷怨魄，移山功巨賴愚公。白山黑水英靈在，一夕從看漢幟紅。

海外

海外傳聞有十洲，煙波浩渺信難求。鮫人解貢珠成淚，龍伯能令蜃起樓。幾見繁華冷金谷，何庸土木作菟裘。遙知轉眼風流盡，夢覺邯鄲意倘休。

壙垠

壙垠長號落葉風，階前徐疾絮寒蛩。木樨破粟香侵坐，黃菊含英葉作叢。著繡畫行寧素

志，翦燈夜讀有新功。來今往古無窮事，蠢蠢堪哀是保蟲。

斷續

斷續刁調衆竅風，焚香燕坐萬緣空。漸黃柏葉隨秋變，再綻蕉花著露紅。人化紛紛寧有極，天游要眇許程功。潭寒潦淨神情爽，遙聽雲邊過唳鴻。

對雨

無事柴門晝亦扃，連朝但對雨冥冥。檐蕉尚握秋蓀綠，巖桂初飄細粟馨。閱世詎容增九惱，鍊形直欲視三庭。漫言阮籍疏狂慣，近日逢人眼總青。

九月廿一日可在泰和境內見日全蝕而陰雨，有賦

遙遙四百載，天象偶遭逢。秋雨妨奇觀，冥思許意通。舊游真一夢，^(一)世難積千重。蠻觸從酣戰，遐情接太空。

注：(一)一九二五年在美國波士頓城見日全蝕。

開 緘

開緘禁得涕洟瀾，道路遙知足險艱。千里舟車微服過，雙丸跳擲九秋殘。便思對月憑虛幌，更計挑燈話素盤。索餅挽鬚期一笑，兵間骨肉倘能完。

翹 首

翹首柴門暮靄寒，雲開雨止衆星乾。蕭疏榛棘含秋籟，潦草杯盤了夜餐。詩句隨年增律細，酒腸投老與杯寬。三湘又報倭氛惡，變徵吟成有累嘆。

宴鄧槐庭，在坐皆東南大學農科諸舊生也，有賦

山居簡出謝逢迎，故友遙來共一觥。此夕杯盤論往跡，當年黌舍集諸生。輸攻墨守爭方劇，輓粟屯田策定成。良夜歸來歡意永，秋風吹面解餘醒。

宰 木

秋夜微茫正二更，雨餘風定益淒清。挑燈靜室心常警，溫夢虛幃淚每傾。草樹螢栖青尚照，池塘蛙老蟄無聲。一枝異縣真如寄，宰木家山此夕情。

定回

宿鳥啾喧夜漸違，更傳麈語到山扉。荒鷄喔喔風遙度，遠吠狺狺辨已微。店久招魂傷夜
禱，定回開牖挹朝曦。秋宵群動多營逐，獨有先生靜息機。

草堂

草堂地僻許栖幽，藕孔藏身絕獻酬。立壁置錫知有命，送窮迎富未遑謀。療飢定可尋黃
獨，與物惟應下白鷗。專壑相狎無剩策，食田苟簡得真游。

自簡庵宅歸途口占，即以寫似

弦月昏黃候已深，歸途杖策薄寒侵。青熒如豆螢猶綴，鞞緩成聲蟀漸瘖。斗室晤言關運
會，彌天喪亂有呻吟。挑燈索句增惆悵，寫與斯人證此心。

秋宵

秋晚宵寒玉露侵，纖雲四捲衆星沉。林腰集霧橫拖練，山月搖波碎蕩金。念亂莫謀千日
醉，問天空負百年心。三湘勝負爭呼吸，佇看南鴻報好音。

中秋玩月感賦

皎皎中天月，冥冥遠樹煙。此生同過客，今夕是何年。語笑杯盤亂，風光節序遷。湖湘方報捷，薄海共欣然。

秋晴

秋晴轉暄暖，拂面覺風和。絮夕蜚回健，迎晨鳥恣歌。稍紓疴瘴虐，尚苦蚋蚊多。風土茲爲惡，栖遲意若何。

生意

生意蘇群動，微曦納曉窗。林開傳鵲語，露白挹朝涼。迎履野花紫，連山悴葉黃。舉頭觀日出，倚杖久徜徉。

題吳天聲詩卷

巧文辨惠才無敵，天馬雲龍筆有神。法乳涪幡傳一脈，風流晚歲喜相親。能詩高適年方壯，草檄陳琳氣未馴。此事千秋知位置，相期德業邁群倫。

答某君

未能平鈍偶都官，差與東坡共控搏。下筆每欣風雨快，放懷彌覺海天寬。晚知才藻同鷄肋，從識功言亦鼠肝。爲道有方期日損，守玄知白總便安。

經營

經營到樵汲，摒擋及齋鹽。厚祿寢成薄，炎州莫避疴。吏民生理蹙，烽火歲時淹。稍喜荆宜捷，天驕日就殲。

以下壬午

一九四二年

山齋索居奉懷叔永

春暮山花到處開，松間負手獨徘徊。素心天末違清話，生計枯禪若死灰。節物坐遷人欲老，門庭常闕鳥頻來。中懷騷屑應同感，破涕何當共一杯。

泰和放歌自遣

泰和山中野卉甚衆，花香鳥語，頗極視聽之娛，乃爲放歌以自遣。

南疆春早多薰風，暄燠時與初夏同。熏花染柳煩天工，耳目應接寧有窮？
芫花爛紫躑躅紅，生綃誰翦杞木叢。山礬細碎香則濃，梅與水仙誠一宗。奈何棄擲空山中，攀折但憑村叟童。
金櫻潔比琉璃鍾，輪與野薔葩顏烘。木香送馥浮棘蓬，風枝裊娜團瑤瓊。幽馨微微傳樹鋒，繽紛纓絡掛忍冬。群星匝地光熊熊，色香梔子饒殊榮。無名野卉亦芃芃，沿山被澗迷西東。微芳側艷世匪崇，但覺萬匯皆葱蘢。作團成陣紛蝶蜂，舞衣翩躚聲咿喞。
羅浮仙子間可逢，車輪巨異來天宮。勿驚野語誇仙蹤，造物宰自能英雄。蟲吟鳥語陳笙鏞，娛極視聽振聾聵。我心止水澄青銅，坐忘世法追鴻濛。春意亦入枯禪胸，竟疑五蘊非虛空。偶吟七字逞機鋒，不爲無益羌何從。

古意

同心利斷金，石交古所重。管鮑與羊求，千載僉稱頌。相知貴相諒，寧爲細故動。宵人肆讒間，哲士心所恫。久敬能全交，吾思晏平仲。

壽歐陽仙貽六十

冠冕儒林過卅春，羽觴週甲慶茲辰。兵間差喜身猶健，講席相從誼益親。德業河汾多弟子，篇章李杜邁群倫。高筵待索梅花笑，眉壽欣同歲序新。

以下癸未

一九四三年

奉答楊蘇更，即次原韻

相逢款語意蒼涼，漫憶春明舊舉觴。往事鴻飛留指爪，頻年龍戰漬玄黃。餘生倍感飄蓬聚，大隱還須一壑藏。待挽銀河洗兵甲，結茅鷄黍話秋陽。

奉答蔡公湛丈，即次原韻

分携寰宇煙塵際，流轉江湖霧露餘。千里尺書瑰璧貴，耆年勁節竹松如。過墟腹痛心多感，倚閣歌哀意莫舒。且待收京同一醉，相看霜鬢兩蕭疏。

窗外

窗外高蟬盡日吟，檐前蕉葉碧相侵。漸生涼意先秋覺，無緒愁懷與日深。擊鼓四洲猶急切，里閭何日許浮沉？蹉跎未了人間事，翹首空多雲外心。

得比人郭亞策自美來書，報以長句

萬里鴻書絕域還，殷情慰我百憂殫。勿驚世變違前史，終見天心覆大寰。沉竈產蛙應不悔，賣刀買犢豈長慳。鯨鯢戮後申前約，採藥相携踏海山。

十三夜步月偶成

曇雲翳月透微光，策杖秋襟挹夜涼。庾積初收田野曠，山城如睡露華蒼。漸增天下蕭條氣，併入幽人窈窕腸。栖鳥不驚螢亦定，靜中觀象足徜徉。

中秋前一夕諸生補祝吾降日

中秋前一夕，楊生惟義、陳生封懷、彭生鴻綬、楊生新史、唐君善康、侄德孚置酒爲壽，補祝吾降日，感而有作。

異縣栖遲得暫安，門生兒女共杯盤。七年已見天心轉，此夕聊爲令節歡。隔座飄歌傳笑語，薄雲成暈湧冰丸。勞生夢影隨波逝，莫喻酸懷有累嘆。

景物

南疆殘暑尚餘威，不礙當前景物非。蛩語漸驚秋換世，螢流疑與月爭輝。江鄉漫憶黃魚賤，佳節空辜紫蟹肥。抱獨忍飢吾已慣，筠籃不負北山薇。

南昌陷敵五年，近聞收復有策，感而賦此

南昌景物吾能說，壓鬢西山嵐翠高。帶葉松枝燔紫笋，盈街沙戶賣萋蒿。兒時語笑歡如昨，劫後田廬夢亦勞。消息然疑繫心魄，蕩除腥穢賴賢豪。

書來

千里書來繫五中，密行矮紙語喁喁。多卿智略謀能濟，顧我衰頑意已慵。道路艱難念輿輻，江湖浩渺夢帆篷。最憐稚子期恩賜，豫擬探囊出彈弓。

孤枕

乍聽蕭寥過雁程，驚心節候及秋清。四更吐月明殘夜，百竅含悽動遠聲。孤枕不眠餘索句，萬方多難尚佳兵。強歡寧解傷時恨，且辦深杯繼宿醒。

知非

尺枉艱尋直，千憂吝一歡。知非今日事，保志昔人難。書史堪娛老，雲山待考槃。他年論出處，夢幻比槐安。

秋晴

和風煦日趁秋晴，野服逍遙杖履輕。黃菊徧鋪金燦爛，丹楓初綻錦鮮明。山城好景幽歡在，羈客伸眉一笑生。稚子喧呼競牽挽，兵間骨肉此時情。

觀校中菊花展覽有賦

佳辰喜及一朝閒，鞀鼓聲中爲破顏。勝跡漫思桃葉渡，荒村且對菊花山。年光日感駒隙逝，歸興差同鳥倦還。何日扁舟返江國，把螯沽酒弄潺湲。

冬夜偶題（三首）

朔風一夕釀冬寒，響徹空山衆葉乾。
幾日黃花隨節盡，便應採取早梅看。

絮夕寒蟄盡噤聲，霜霄星月倍晶明。
破除寂靜惟天籟，時聽雲端過雁程。

歲月修蛇去不知，傷時感逝涕盈髭。
兵間心事同王粲，破遣愁懷賴小詩。

積 毀

積毀能銷骨，輸忠徒有心。
拊膺餘一嘆，負手百沉吟。
世亂儒冠賤，邦危寇難深。
遙知猿鶴怨，行隱北山岑。

挽程九如

卅載交期盡此辰，椒漿遙奠百酸辛。
風標俊朗美無度，才藝繽紛筆有神。
避地同深家國恨，把杯猶接笑言親。
浮生草草原如夢，垂老禁揮涕淚新。

誦詩偶題（二首）

獨學能無寡友悲，雕蟲小技每支離。杜陵有語應三復，轉益多師是汝師。

華文少實難行遠，刻意求工轉未工。茹史含經深蘊蓄，自然葩發見詩功。

偶題

秦封柳下壠，以死禁樵採。生購齊王頭，千鎰不相貸。王輕士誠貴，此義今則晦。儒冠付
澆溺，彈鋏寄深慨。折腰鄉里兒，狷者自慚赧。曳尾安塗中，守黑知不悔。

種菜口號

閉門種菜心容住，隔霧看花老漸侵。且辦釘盤春苜蓿，餘生收拾臥雲林。

以下甲申

一九四四年

感興答簡庵、仙貽、夢梅，兼呈擷華、蓮舫（三首）

臘盡忻春還，甲坼綠滿條。芫花紫迎屐，藻荇青綰橈。鳴禽試新哢，小蝶亦飄搖。候風挾時雨，調調復瀟瀟。三冬苦亢旱，稍喜菜甲驕。豐穰尚可卜，喘息蘇芻蕘。憂樂繫蒼黔，寧計吾腹枵。斗室擁書史，諷詠亘中宵。不知老將至，但蘄氛浸消。二三素心人，折簡容招邀。劫罅縱玄談，遐契在雲霄。苑枯與得失，過眼同風飄。行藏焉足論，本自安箪瓢。名實兩俱忘，吾懷故超超。

自惟山林姿，不作用世想。窮年箋草木，志切觀物象。平生篤守黑，託興在孤賞。置身夷惠間，保志意或倘。等閒誤一蹶，暮齒嬰世網。敷教返鄉間，差謂異塵鞅。誅茅闢橫舍，多士得宏獎。絃誦出林泉，誘掖賴吾黨。鵝湖與鹿洞，跡遠心嚮往。講學兵燹中，事困志則慷。三年漸有成，濟濟多倣儻。學優以經世，易或同反掌。何緣生悔吝，伏伺遭罔兩。浩然乃懷歸，訣去不可強。登山行蠟屐，弄水待鳴榜。便擬從鷗夷，自署五湖長。

世難日以深，否極猶未泰。哀哀神明胄，運與陽九會。七年苦喋血，萬姓遭毒害。豺虎盈禹甸，老弱轉溝洫。遺黎聲久吞，閭里半殘敗。內憂兼外患，民命劇凋瘵。治道同束濕，誅求到纖芥。厝火於積薪，危不待著蔡。吾徒但蒿目，百感付深喟。空懷漆室憂，莫救家居壞。何當挽天河，滌蕩盡腥穢。扶携返鄉園，餘命飽粗糲。日夕許過從，舊學共商兌。結茅老丹鉛，一往終不悔。

掛冠^(一)

五十行年幾得閒，掛冠人事許粗刪。室無法喜心常寂，志託淵明意自嫻。遮眼文書拋午枕，娛情花鳥滿春山。赤松黃石高風在，待覓還丹爲駐顏。

注：〔一〕一九四四年，先生辭卸正大校長職。

瘡發

無端疔瘡又相侵，苦雨聲中晝擁衾。澹泊何緣生內熱，清冷冥想酌甘霖。觀身早悟芭蕉脆，繕性還須花木深。因病得閒饒獨樂，詩篇藥裏伴沉吟。

僦居

大隱何妨在市朝，僦居差喜得層樓。晴嵐排闥添朝爽，雨意連雲接晚潮。一碧澄江天作篆，雙飛白鳥影隨橈。山城解綬容忘世，愧爾槐封蟻夢驕。

自友人處夜飲歸途口占

世人皆汶汶，吾道固休休。蠻觸方酣鬥，鴛鴦自有儔。翟門任羅雀，范擘待盟鷗。淺醉玄談罷，心如不繫舟。

甲申三百年祭（二首）

甲申三月十九日明懷宗登萬壽山自縊殉國，今歲甲申爲其三百年祭。撫昔感今，輒成長句。

三百週年五甲申，痛餘思痛益嘔呻。軍飢民困今爲亟，寇虐官邪轍又循。覆面漫追亡國咎，拊心翹望建邦新。天人消息應難喻，漆室徒傷事事屯。

君非甚暗多煬蔽，臣盡行私少樸忠。閭左脂膏賸欲盡，朝端官府賂相通。（李自成檄語意）
韋編殷鑒知非遠，天祿周邦倘未終。莫詠黍離悲故國，還期告廟飲黃龍。

閒步

解綬初還自在身，杖藜閒步及芳辰。春風競釀花如夢，暖雨潛滋草似茵。行止隨緣聊遣日，雲山如畫許相親。尋常一壑堪栖隱，何待桃源始避秦。

九月十八日作

流光過隙走趁趨，已十三年亂未戢。禍釁首開自東北，寇氛今且到西南。幸存國脈殷憂在，待撫遺黎痛淚含。佇望王師又踰歲，飢軍浴血鬥方酣。

以下乙酉

一九四五年

據亂

蛩聲蛙語竟群喧，遠柝傳更靜到門。雨過殘雲猶翳月，涼生孤焰欲搖魂。驚鳥獨有無枝嘆，歸鶴禁傷舊郭存。據亂七年今益甚，安危呼吸繫湘沅。

河洛師潰志痛

四十萬人風掃籬，名都不戰竟輕隳。豈真胡騎鋒無敵，其奈飢軍氣已衰。回紇疊生寧效順，哥舒師潰但陳屍。大星落處天爲泣，忠烈猶存事可爲。

夜讀文信國公指南錄暨指南後錄，敬題一律

三百年來養士恩，欲憑隻手挽乾坤。出生入死寧移志，國破家亡有斷魂。四載羈囚終授命，千秋禋祀豈償冤。一生義盡兼仁至，歷劫猶看正氣存。

擷華、蓮舫見訪，漫成長句

二客過從得暫歡，未忘苦語說殫殘。整寧恤緯心常戚，志不成城事已難。裨闔及今窮詭譎，鷓鴣行見友鴉鸞。了知運會非人力，莽莽神州袖手看。

蒿目

又聽三湘金鼓催，傾巢四見寇兵來。驚同伯有城能捍，覆待戎師敵倘摧。禹域豈遭成壞劫，生民孰解倒懸哀。我無官守無言責，蒿目橫流意已灰。

題胡獻雅秋荷橫幅

淹忽光陰景物殊，平湖花色換榮枯。
殘房墜粉餘零露，敗葉喧風雜野蒲。
畫舫飄歌人已杳，斷橋衰柳日將晡。
爲傳十頃蕭疏意，點染秋容在浴鳧。

不寐望月有作

密雲開處湧冰丸，不寐惟餘倚戶看。
數見雨暘愆節候，更堪民命困殫殘。
萬方兵氣深痛毒，累日秋陽劇旱乾。
人靜厭聞蛩語切，繁憂無計祇增嘆。

建學

空云建學寧弘道，禮義威刑久失中。
國事日非丸走坂，天心如醉視猶夢。
禍機肘腋潛藏在，戎馬紛紜到處同。
行抱遺經死溝壑，儒林漫說貴精通。

和萬卓觀歲暮書懷韻

劍炊矛浙客愁深，智井頽垣劫後臨。
勝地已燬帝子閣，墜歡久絕廣陵琴。
狂瀾餘勢知難挽，斷句靈思付獨尋。
蒿目潛夫空著論，心傷一老許知音。

以下丙戌

一九四六年

稷園茗坐

暫馭風輪返舊都，柳綿吹盡牡丹初。及時煙景春將暮，逝水流光意欲枯。亂定四郊仍伏莽，劫餘百國尚多虞。藤陰兀坐看裙屐，祇覺情懷與昔殊。

以下丁亥

一九四七年

丁亥修禊，成短篇以報

丁亥上巳，故園朋從修禊事於東湖之百花洲，極觴詠談宴之樂。簡翁代拈漾韻，成短篇以報。

春郊花已深，佳日天所貺。勞生求一弛，游屐縱孤狂。獨深氣類感，語笑失酣暢。故園念朋歡，修禊足嘉尚。流觴臨曲水，高詠接漁唱。萍跡寄寰中，遐情託雲上。春波如翦毅，煙艇便輕漾。黛色壓眉端，西山逼青嶂。游目以聘懷，形骸從放浪。人生如轉轂，隨化不可抗。寓形能幾時，鬢髮已非壯。瘡痍况滿目，調燮孰良相。緬懷漆室憂，觸緒增淒愴。良辰待渝拔，嘉會極清賞。成茲一日歡，歲月應不忘。短篇付歸翼，千里寄所向。

除夕和贛一

歲月修蛇逝，餘年望太平。憂時徒有淚，薄海尚窮兵。意氣傷前猛，驍騰任後生。詩翁相洵沫，句好眼容明。

以下戊子

一九四八年

戊子元日和半翁

元日今猶昔，烽煙總未平。治安寧有策，悵惘莫能名。悄悄迎新歲，茫茫念此生。椒盤餘買醉，濁酒待同傾。

卞孝萱以書來，述其母苦節教子事，詩以彰之

寸草難報三春暉，孤兒嫠母窮相依。望兒成立授兒讀，母不識字心銜悲。問業里儒轉教子，暑寒雨雪從無違。孤兒感泣淚成血，併日苦讀敢荒嬉。學成名立母心慰，徵詩述德娛庭幃。平生我亦無父兒，篝燈課讀仗母慈。菽水能供母不待，祭餘五鼎將何爲。羨君食貧能養志，時賢篇什爭相貽。表彰母節傳萬祀，含丸畫荻今見茲。爲君題句淚沾臆，百不

盡一艱言辭。但期叔世勵薄俗，母慈子孝光門楣。

以下庚子

一九六〇年

題蘇文忠公笠屐圖

東坡居士謫仙人，山川靈秀鍾其身。間關行屐半天下，煙蓑雨笠窮坤垠。英年文譽動京國，才識兼茂殊群倫。忠規讜論絕阿附，一生宦跡多屈伸。幾遭讒謗困遷謫，窮不易操德日新。黃州五載甘處約，赤壁兩賦傳千春。人朝超擢備侍從，恩遇迴絕逢宣仁。一麾守杭多善政，家藏畫像澤在民。治成俗化饒暇豫，湖山嘯詠羅嘉賓。至今長堤盛蓉柳，姓字白傅同嶙峋。暮年過嶺復渡海，著書樂道忘艱屯。南人景慕亘百代，圖此笠屐留丰神。蔡翁題寄到北國，詩壇供養同祀裡。長歌不盡瓣香意，追隨衆妙徒誦說。

以下辛丑

一九六一年

水杉歌

余自戊子與鄭君萬鈞刊佈水杉，迄今已十有三載。每欲形之詠歌，以牽涉科學範圍頗廣，懼敷陳

事實，墮入理障，無以彰詩歌詠嘆之美。新春多暇，試爲長言。典實自琢，尚不刺目。或非人境廬椅摭名物之比耶。

紀追白堊年一億，莽莽坤維風景麗。特西斯海巨窮荒^(二)，赤道暖流佈溫煦。陸無山嶽但坡陀，滄海橫流沮洳多。密林豐藪蔽天日，冥雲玄霧迷羲和。獸蹄鳥跡尚無朕，恐龍惡蜥橫駁娑。水杉斯時乃特立，凌霄巨木環北極。虬枝鐵幹逾十圍，肯與群株計尋尺？極方季節惟春冬，春日不落萬卉榮。半載昏昏黯長夜，空張極焰^(北極光)光矇矓。光合無由葉乃落，習性餘留猶似昨。肅然一幅三紀圖^(三)，古今冬景同蕭疏。三紀山川生巨變，造化洪爐恣鼓扇。魏昇珠穆朗瑪峰，去天尺五天爲眩。冰巖雪壑何莊嚴，萬山朝宗獨南面。岡達彎拿與華夏，二陸通連成一片^(四)。海枯風阻陸漸乾，積雪沍寒今乃見。大地遂爲冰被覆，北球一白無叢綠。衆芳逋走入南荒，萬匯淪亡稀剩族。水杉大國成曹鄴，四大部洲絕儕類。僅餘川鄂千方里^(五)，遺孑殘留彈丸地。劫灰初認始三木^(六)，胡鄭研幾繼前軌。億年遠裔今幸存，絕域聞風劇驚異。群求珍植遍遐疆，地無南北爭傳揚。春風廣被國五十^(七)，到處孫枝鬱莽蒼。中原饒富誠天府，物阜民康難比數。琪花瑤草競芳妍，沾溉萬方稱鼻祖^(七)。鐵蕉銀杏舊知名，近有銀杉堪繼武^(八)。博聞強識吾儒事，箋疏草木蟲魚細。致知格物久垂訓，一物不知真所耻。西方林奈爲魁碩，東方大匠尊東璧^(李時珍)。如今科學益昌明，已見泱泱飄漢幟。化石龍骸誇祿豐^(九)，水杉並世爭長雄。祿豐龍已成陳跡，水杉今日猶葱蘢。如斯績業豈易得，寧

辭皓首經爲窮？琅函寶笈正問世，東風佇看壓西風。^(十)

注：〔一〕在白堊紀，有特西斯海，Tethys Sea，自亞洲赤道西北上，通過今地中海達峨畢海而入北冰洋。

〔二〕第三紀植物與水杉同起源於北極，以半載不見日光，遂形成落葉習性，非畏寒也。

〔三〕第三紀初期，地球受星際影響，溫度普遍降低數度，在造山運動以前，華夏大陸與岡達鄂拿大陸爲特西斯海所隔開，自珠穆朗瑪峰由海底上昇以後，二大陸始連合爲一體，從此特西斯海涸，而赤道暖流不復入北冰洋，北極乃更寒冽，而開冰河時代矣。

〔四〕冰河期以後，歐、亞、北美三洲之水杉皆已滅絕無跡，僅殘存於四川萬縣磨刀溪與湖北利川水杉壩及石柱方八百里一小區域內。

〔五〕日本古植物學家三木茂博士始從日本地層中化石發表水杉屬名。

〔六〕曾以種子編贈全球各國百七十餘處。

〔七〕西人號稱中國爲園庭之母。

〔八〕近年陳煥鏞、匡可任兩教授發現銀杉，亦水杉之流亞也。

〔九〕祿豐龍乃楊鍾健教授所發現。

〔十〕群儒匯編中國植物志正陸續出版。

陳毅讀水杉歌後記（作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

胡老此詩，介紹我國科學上的新發現，證明中國科學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創精神，並不需要俯仰

隨人。詩末結以『東風佇看壓西風』，正足以大張吾軍。此詩富典實，美歌詠，乃其餘事，值得諷誦。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陳毅讀後記。（見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

辛丑上元後一夕月蝕，讀玉川子月蝕詩有作

星運有常度，奧理非難窮。夙夜自昏曉，寒燠成春冬。乾行健不息，何言煩天工。聖哲知其然，焉能喻叟童？况彼異象繁，曠代時一逢。彗孛與陽烏，隕星或長虹。蜃樓並海市，在在驚愚蒙。尤於日月蝕，習見而難通。初民謬求解，遂謂關吉凶。妖蟆抑天狗，饒吻恣殘凶。詩人肆誇張，韓愈偕盧仝。瑰辭雖悅目，燕說增瞽聵。古聖知治要，曆法尊亞東。羲和欽昊天，授時釐百工。春秋八十世，日食書重重。推步到累黍，災祥果何從？矧今千載後，科學久成風。火箭已入月，金星亦追蹤。莊列倘恍思，人力能呈功。行看馭磁電，汗漫游高穹。相携探月窟，何有廣寒宮？

注：〔一〕春秋二百四十年，記錄日蝕三十七次。

得吳雨僧書卻寄

忽從天外到鱗鴻，慰我伶俜冰炭胸。燕蜀相望千里隔，歲時寧得一樽同？蘧蘧待覺黃梁夢，冉冉皆成白髮翁。差喜當年豪氣在，期君身作後凋松。

壽張效彬八十

碩德與大年，資稟天所授。經師復人師，曠代稀一覲。惟公名父子，庭訓自沖幼。觥觥侍郎公，清望炳朝右。十六始立志，考亭實開牖。企仰在昔賢，聖學溯尼父。英年矢閱世，浮海徧寰宙。旁習法盧文，食貨特深究。中歲任行人，北國曾居久。異域偶名媛，博似明誠婦。(一)偕歸謀大隱，重理文史舊。蒿目睹滄桑，高臥堅所守。蒼然後凋松，霜操稱其壽。老年勤著述，令譽來輻輳。乘桴豈其志，處約自無咎。吾道竟南行，立言真不朽。平生精鑒藏，卓識比歐趙。書畫與尊彝，琳琅列齋囿。吉人備五福，耆宿推領袖。稱慶及佳辰，歡忭集親友。南山同頌禱，大斗酌醴酒。更待祝期頤，嘉章翼黃耇。

注：〔一〕繆瑪麗夫人精通俄、英、德、法、拉丁文，曾為君譯大學淺解為俄文。

辛丑重三梯園楔集

辛丑重三梯園吟社楔集，以吳梅村補楔詩分韻得卻字。

春日尚重三，修楔踐夙約。及茲風日好，游興不可卻。臨水可流觴，登山從試屨。花深已無地，東風殊不惡。逡巡坐稷園，牡丹朝萬萼。醑醑殿春韶，婪尾偕紅藥。未須嘆川逝，叙情且申酌。蘭亭存餘韻，嘉會今勝昨。歸詠成短章，舞雩有至樂。

展袁督師墓

明季劇黨爭，貽禍及邦國。權閹固肆惡，東林亦叢慝。自從遼事亟，楊袁首失職。江夏籌守邊，存遼功赫赫。廷議右化貞，輕舉終敗北。門戶殺干城，王鄒等讒賊。繼起推督師，知略實魁特。萬全謀戰守，終奏寧錦捷。密計誅文龍，心腹患始絕。禍機亦潛伏，擅殺致君惑。竟因閹豎間，東市遭慘磔。大成剖肝錄，瀝血言痛切。體仁與廷棟，罪殆奸檜列。直至明史修，奇冤始大白。義士守墓堂，後賢葺故宅。荏苒三百年，廟貌仰遺烈。詩人手植檜，^(一) 差比精忠柏。同此歲寒姿，貞壽擬金石。短章頌忠義，不盡意淒惻。

注：〔一〕陳散原曾在故宅前手植一檜。

故宮瞻仰石鼓陳列室有作

石鼓首見於元和郡縣圖志，云貞觀中吏部侍郎蘇易紀其事。唐張懷瓘、竇泉、韓愈、韋應物，宋董道、程大昌、鄭樵、鞏豐，金馬定國諸儒考其年代，多以為乃周宣王時所刻。惟鄭樵、鞏豐認為秦刻。馬定國認為宇文周時物，尤不足取。清高宗主張周宣王說，世俗翕然宗之，幾成定論。今人馬衡以精闢之論證重申鄭、鞏之主張，遂成爲百世不刊之論。抗日戰爭期間，石鼓遷往內地保存，戰後遷回北京，今在故宮內專闢一室陳列。俾得萬流瞻仰，實盛事也。賦此詠之。

中邦文化推殷周，殷人尚質非周儔。鼎彝鏤刻少文字，盤庚口語殊鈎鉤。號盤毛鼎精製作，篇章典則書勁遒。成康以降周德衰，王室隳夷及厲幽。宣王中興數耀武，征徐伐狄功誰侔？修文廣歌有鴻雁，至今雅什垂千秋。秦本附庸起仄陋，捍衛王室庸終酬。文治武烈並彪炳，延至襄穆稱名侯。田漁蒐獵寓戎祭，車徒濟濟森戈矛。作詩銘功紀其盛，辭句樸茂情休休。書承篆籀味淵穆，開來繼往美且優。是時去古尚未遠，宗周矩矱猶餘留。自從肆虐併六國，焚書崇法恣虔劉。相斯刻石頌功德，傲睨百代輕前修。戍卒揭竿九廟墮，子嬰繫頸如群猴。咸陽一炬法物盡，遑論獵碣投荒陬。沉晦千年唐始顯，韋韓鄭鞏爭冥搜。紛紛聚訟久未定，漁仲卓識超輩流。金元遷燕置孔廟，潘迪音訓詳校讎。叔平考訂極精審，秦器確鑿無夷猶。清宗造鼓實蛇足，帝王妄作翻遺羞。七百年來久珍襲，又遭國難侵神州。重器播遷轉秦蜀，歷時八載方歸郵。故宮三楹營廣廈，潘碑中樹供研求。邇年考古有殊績，累累金石紛難收。後先輝映凌百代，廟堂陳列逾琳瑯。長歌述此餘讚嘆，隆譽行看騰五洲。

以下甲辰

一九六四年

題陸丹林楓園纂史圖

(二首)

吳中陸夫子，雅志在江湖。紅樹供栖隱，青燈伴著書。名高標復社，腹痛念黃墟。尚友千秋上，從知德不孤。

伶俜卅年事，世變極紛然。大野傷龍戰，豪情詫鳳騫。藏書稱李贄，國榷繼譚遷。不盡題圖意，珍茲翰墨緣。

贈邵爽秋

耕田讀書兩件事，謀生治學古所傳。舜耕歷山說版築，聖君賢相無不然。藉田親蠶載祀典，稼穡身爲天下先。自從取士重科舉，學不實踐徒嗶咕。天下英雄盡入彀，風俗敝壞叢尤愆。等而下之至帖括，酸腐不學真堪憐。改制建校號新政，規撫歐美誠能賢。獨嗟末學棄根本，富教巨任誰克肩？邵君卓識異儕輩，首標教育在民生。四十餘年肆奔走，危言高論紛連篇。朝野聞風頗興起，肉食者鄙頑不悛。今日名賢柄國政，敢盡綿薄供淺淺。

他年裕國兼弘教，令譽行超李與顏。

錢鍾書跋

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登臨游覽之什，發山水之清音，寄風雲之壯志，尤擅一集勝場。丈論詩甚推同光以來鄉獻，而自作詩旁搜遠紹，轉益多師，堂宇恢弘。談藝者或以西江社裏宗主尊之，非知言也。承命校讀，敬書卷尾。庚子重五後學錢鍾書。

懺盒詩補鈔

以下壬子 一九二二年

美洲度歲竹枝詞十首

嚴冬滿地起商風，舉國農場早竣工。稽首萬家齊謝聖^(一)，天庥今歲兆年豐。

注：(一)謝聖節始於墾殖時代，當農工竣事獲豐盈，教士擇日祈禱，感謝上天，初無定期，後經議會議決，以十一月之第四星期四日爲謝聖節。舉國遵行，遂著爲令。

神話仙翁太渺茫，降從煙突更荒唐。兒童懸襪窗櫺上，玩物明朝定一囊。^(二)

注：(一)中古時有善人聖尼古拉士好施愛兒童。有家貧無以卒歲者，幼子數人啼哭不止。尼古拉士因携一囊，滿貯食物、玩具，竊由某窗入，遺贈衆子。其平日所行皆類此，仁愛之名因之傳播，日久遂誤爲聖達恪勞士於謝聖節晚由煙突入，置玩物於小兒襪中云。

家購稀樅樹一枝，珠燈彩燭照琉璃。贈來錦盒齊開看，珍物瑰瑰寄愛思。^(三)

注：(一)西俗人家有小兒者，於降生節購樹一枝，上懸琉璃球、小蠟燭等飾物，有時家衆互贈之物亦懸其上，晚宴畢，則群對觀看所贈之物云。

丹實冬青插萬枝，降生聖節炳春熙。兒童拍手開顏笑，都道今宵食火鷄。^(一)

注：〔一〕西俗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穌降生聖節，人家徧插丹實冬青，晚餐則食火鷄，全國此餐所食無算也。

新年聖節例相酬，錦簡華箋早付郵。萬里寸心憑此祝，祝君歲歲荷神庥。^(二)

注：〔一〕西俗謝聖節、降生節及新年俱互用彩色郵片相賀，每書吉語或詩或斷句其上云。

走索神哥技可誇，市廳燈爍耀光華。一聲霹靂凌空起，五色繽紛墜彩霞。^(三)

注：〔一〕西曆除夕夜，屋倫市政廳放五色電光照耀全市，市廳塔頂聳出地面數十丈，上懸鐵索。炫人以足倒掛其上，手持火爆順流而下，駭人心目。不時復見一煙火，高射入雲，轟然作聲，移時墜落，則彩色繽紛，陸離光怪，洵大觀也。

當街妙舞雜清歌，風送游人笑語和。舜日堯天吾不管，與民同樂此邦多。^(四)

注：〔一〕除夕當街聚婉嬰好女作天魔舞，繼之清歌激越，雅樂悠揚，華貴氣象不言可喻。與衆樂，信哉。

喇叭嗚嗚耳畔吹，聲聲浪聒莫驚疑。(一)新春已到人歡喜，第一殷勤報汝知。

注：(一)西俗除夕，人皆購一喇叭，見行人不防，則向耳邊暴吹，不得發怒，因之滿街嗚嗚之聲不絕於耳云。

滿街花雨競翻飛，碎采紛紛惹錦衣。(一)興罷驅車對郎語，道儂今夕帶春歸。

注：(一)除夕游人購五色碎紙，出人不意，橫擲頭面，雖妙齡女郎不以爲忤也。

瑟瑟街鼓轉三更，罷舍歸來夜氣生。簾外霜風吹隱約，迎年簫鼓漾春聲。(一)

注：(一)除夕時交正子，則市人吹號鳴鉦不絕，蓋迎年也。

不似懷人不似禪，東南幽恨滿詞箋。靈文夜補秋燈碧，人道蒼茫十四年。(一)

注：(一)予九歲能屬文，今年二十二，故云。

塵劫成塵感不銷，萬千哀樂集今朝。一簫一劍平生意，大宙東南久寂寥。

盜詩補詩還祭詩，彈丸累到十枚時。不隨天市爲消長，名位千秋處士卑。

江湖俠骨恐無多，寥落吾徒可奈何。燕罷心香屢回顧，秋風張翰計蹉跎。

少年哀樂過於人，閱歷天花悟後身。踏徧中華窺兩戒，誰疑臣朔是星辰。

側身天地久孤絕，慚愧飄零未有期。世事滄桑心事定，蠹魚零落我歸時。

(留美學季報第三卷第二號，一九一六年)

編者按：後六首乃集定庵句。

以下乙卯

一九一五年

阮步兵

鷓鴣海上游，樗櫟巢伏鷗。氣類各有異，終世難推移。盛世不可逢，生息於此時。大道徧荆棘，舉足茫何之。峨眉好風骨，自擅松柏姿。胸中具邱壑，千歲誰能知。賢才沒草莽，天意從如斯。孔墨老不遇，下士復何辭。世人皆欲殺，尚是才士奇。會當守窮拙，痛哭焉汝爲。

芳樹

芳樹臨華池，枝葉何青青。明月照素影，涼風送微馨。葱龍不多日，秋氣襲戶庭。西風振林薄，黃葉漸凋零。枯枝鳴高秋，瑟瑟不可聽。人亦有如樹，少壯能幾齡。歲月如狂飈，去去不復停。願子愛少年，毋令白髮星。

游仙二十絕（二十首）

曩讀樊樹山人游仙詩，羨其清芬綿麗，擬步原韻一一和作。嗣以人事倥傯，未能就緒。繼來美洲，樊樹原作遺置燕京，初望迢難即遂，姑錄已成二十絕，亦以志一日心思之所寄爾。

開徧瓊花玉樹枝，碧雲千里寄遐思。漫將三寸縷金管，細寫游仙百首詩。

白雲黃鶴兩相邀，俯矚河山夜寂寥。桂魄團圞秋露重，九天吹徹鳳皇簫。

莫從海上跨鯨魚，嘹亮天音下碧虛。一枕波濤風萬丈，夢中猶誦錦函書。

十里晴霞鶴背生，翩躚最好御風行。翱翔三界不知路，到了青城又赤城。

仙桃初綻懶紅芽，踏月重來帝子家。十二萬年寧可慨，不須歷劫問風花。

清流澌澌石粼粼，手植瑶芝意絕塵。碧玉峰頭耐狂嘯，洞天深處自長春。

仙肩輕叩問飛瓊，王母何時返玉京。笑指雲端雙鳳輦，翠華寶蓋倍分明。

鮫綃十幅易詩才，詠徧名山數未該。一領霜裘滿青雪，大崑崙頂踏歌來。

呼龍耕綠種仙葩，千載風情漫自誇。閭苑雖無人世種，開時仍著並頭花。

鳳蓋鸞車擁翠旒，瑤池阿母賜仙桃。捧來食盡懷雙核，餘液殷紅染絳袍。

芒屨踏踏逐飛雲，曉霧空濛濕練裙。峭壁蒼松久清絕，濤聲百里便相聞。

竹冠藤杖白雲衫，未是孤高別俗凡。信足便來游泰岱，天門千載尚巉巖。

鶴髮飄蕭筓笠斜，閒來三島看琪花。老仙生自腰肢健，歸去慵乘白鹿車。

生來北嶽最崔巍，絕頂登臨倦眼開。足底黑雲三萬里，東南隱隱有鳴雷。

黃襪三條且束腰（明人句），遠游無意鳥相招。一程步到星河畔，不見天孫步鵲橋。

整頓衣裳下玉階，瑤池赴召換雲鞵。麟脂鳳髓傳杯盞，即席天厨進水牌。

天台山裏日高寒，看鶴梳翎獨倚欄。落盡桃花春水漲，胡麻今日尚堪餐。

樓閣玲瓏有也無，天風吹徹玉笙孤。瀟湘夜月寒如水，偷看驪龍戲頷珠。

傾杯控鶴醉鄉游，一任春華似水流。不管蟲沙千萬劫，個中清福是前修。

傾完玄碧酒千杯，跨鶴遨游佛國來。恰遇生公宣妙諦，天花紛墜妙高臺。

詩別蕭叔綱燕京

蕭郎二十風骨奇，嶄然頭角何巖巖。夜作雄文靈鬼泣，下筆造物聽驅馳。溺饑時切痲瘵抱，矢心重把乾坤造。願涉殊方求絕學，不甘牖下長終老。長途挾策獻春卿，春卿不識真精英。瑛球魚目徵上選，遺珠棄璧空晶瑩。挾策劉蕢嗟下第，束裝買櫝爲歸計。柳絲莫繫遠行舟，臨歧握手空揮涕。我今亦往東海東，豈云破浪乘長風。同此安危興廢志，忍看橫暴恣群雄。此行矢志拚孤注，不令白日等閒度。他年絕域回馬首，與君戮力紓彊步。願君爲國善自愛，及時籌措賴君輩。樹人百載憎迂緩，回天巨責無旁貸。長歌歌已心彷徨，一帆從此指遐方。離愁百丈莫能遣，朔雲萬里徒瞻望。

別汪滌雲太學

文星夜晦靈鬼死，樸學不張澆俗詭。屠沽牧豎立堂廟，茫茫何處尋奇士。朝荒政亂百不舉，遂教文運從茲阻。古道不絕幸有天，乃生雋彥承遺緒。平生摯友稱群芳，類皆英拔清且狂。絕學尤推子汪子，湛深經術能文章。如椽大筆蕩俗氛，耻作蛾眉惜誓文。萬言倚馬不足道，雄文一出空人群。我生二十不得志，秋衫獵獵如萍奇。朝昏砥礪幸有君，乃識翻經讀殘字。我今遠涉天涯西，將離花綻意慘淒。愁裏強歡惟一語，寸心萬里通靈犀。

願君時饋青鯉魚，魚腹珍藏尺素書。願君努力加餐飯，身如玉樹常清健。願君古學日宏深，嶄然一幟標儒林。願君萬首新詩就，錦囊挹盡山川秀。丈夫自有蒼生願，別離不必生嗟怨。惟待他年重執手，百花春釀交相勸。

別曉湘汴梁（四首）

霜寒柳葉黃，月落烏啼急。游子出門意，拊鞵襟袖濕。

食梨常苦酸，衣袷常苦寒。美人隔湘水，北望徒洑瀾。

西風引我裾，扳鞍意不舒。願君勤翰墨，千里惠我書。

臨歧強致辭，慰我心相知。努力加餐飯，相見會有期。

小孤山

且將湖色滌愁顏，笑指浮鷗俯仰閒。十里晴空煙似墨，浪花如雪沒孤山。

下江南吟（四首）

此行何日解征驂，客況淒清今倍諳。瑟瑟西風蘆葉冷，丹楓黃柳下江南。

夕陽無語下層巖，故里雲山隔萬嵐。腸斷西風游子意，青衫紅淚下江南。

狂情無地肆雄談，熱血盈腔憤久含。不遇明時浮海爾，囊書挾劍下江南。

摩挲短鬢有餘慚，茹苦含辛我自甘。酬此時艱空有淚，哀歌擊筑下江南。

雜感（二首）

塞北風雲劇可哀，治安愧乏賈生才。沉沉刁斗羅兵象，莽莽川原徧劫灰。湖海子身渺滄粟，龍蛇大陸走風雷。難拚一醉將愁遣，漫把新亭濁酒杯。

浮生如葉慨翻飛，擲筆書空意已微。一去里閭鄉夢遠，重來江滬故人稀。桴浮滄海身長往，劍斬樓蘭願獨違。漫說乘風慕宗慤，茫茫天地果何依。

巫山高

巫山高，巫峽深，叢林密箐何陰森。飛瀑倒掛一千尺，空山寂寂無鳴禽。神女一去不復返，峭壁空有猿哀吟。山頭日出白皓皓，八月霜晴雁歸早。作客巴渝年復年，峽風吹人令人老。

春日游海濱

海國春無極，遙山人望青。野煙籠遠樹，斜日下平汀。沙鳥忘機立，漁舟傍岸停。流連不知晚，天際見疏星。

十里草萋萋，游人滿大堤。沙平春浪弱，天闊暮煙低。遠樹迷鶯語，穠花亂馬蹄。興闌控金勒，歸去畫橋西。

微雨行山道中

潺潺溪水鳴，瑟瑟霜枝動。四顧杳無人，萬山煙雨重。

無題集花月痕句（四首）

番風輪指數遲遲，惆悵情懷祇自知。別夢梅花縈故國，瑤琴明月怨空枝。雙行密寫珍珠字，十幅新填荳蔻詞。碧玉年光悲逝水，儂家南國慣相思。

對卿卿更覺溫柔，個裏情懷不自由。官閣光陰容嘯傲，春城鶯燕許勾留。香巢乍結鴛鴦社，好夢常依翡翠樓。博得玉釵妝半面，傾心一語抵封侯。

灞陵橋畔柳絲絲，惆悵江城笛一枝。錦帳香篝時人夢，參橫月落最相思。名花證果知何日，走馬胭脂異昔時。輸我明年桃葉渡，黃蜂紫燕漫相疑。

一回屈指一凄然，小別匆匆竟隔年。對鏡自驚非昔日，凌波還欲擬飛仙。并州姑射仙山路，風際萍根鏡裏煙。病骨難銷連夜雨，銀鐙漏盡不成眠。

嚙詞集花月痕句（二十首）

無言相對已魂銷，牢鎖春心荳蔻梢。夜合花開蓮子苦，玉樓殘夢可憐宵。

懊儂能唱是前身，花片無端墜劫塵。
一曲靈均香草淚，可憐腸斷再來人。

花前立馬幾回頭，落落青衫已十秋。
自問飄蓬成底事，年年春夢幻西樓。

不怨蹉跎怨別離，鍾情深處轉成癡。
秦雲塞草胭脂月，頻卜歸期未有期。

人天終古是相思，小別傷懷我亦癡。
十二欄干斜倚徧，玉笙差好爲誰吹。

銀字箏調心字香，五更鐘後更迴腸。
可憐往事休重說，一夜西風瘦沈郎。

傲骨無緣得盛名，心如鐵石總多情。
前塵後事思量徧，縷縷詩魂結不成。

煙月飄零未可知，同巢香夢悔遲遲。
章臺別後無消息，盡把多情付柳枝。

一年容易指輕彈，歷歷更籌藥火殘。
獨對柳梢新月影，無人共倚繡簾看。

妒絕芙蓉艷並頭，綠珠憔悴怕登樓。新愁舊怨渾難說，埋骨成灰恨未休。

馨香懷袖經年別，芳草天涯又見君。塵海知音今日少，祇應低首纓金裙。

蹉跎恨在夕陽邊，芳草牽情直到天。煙柳灞橋留別夢，落花腸斷李龜年。

敢將顏色說傾城，慘綠空留一段情。鴉鳩幾聲花事謝，海枯石爛可憐生。

生太飄零死亦難，愁魂獨擁五更寒。多情自古空餘恨，決絕詞成不忍看。

憔悴蕭郎兩鬢絲，感甄未敢賦陳思。玉臺金屑都成恨，死死生生總一癡。

青衫紅袖兩無聊，子夜心頭剥綠蕉。淒絕灞陵分手處，神山一別便迢遙。

從無消息到朱門，羞向紅顏說報恩。曳斷情絲千萬縷，海山十笏阻崑崙。

琵琶簾外雨如煙，鴻爪天涯話夙緣。
生死悠悠消息斷，春花秋月自年年。
舊時煙草舊時樓，萬里誰能訪十洲。
鏡裏蛾眉天樣遠，靡蕪未盡恨難休。
開函紅豆子離離，記別秦雲又幾時。
銷盡艷情留盡恨，年來客鬢漸成絲。

贈曉湘大梁集定庵句（七首）

鄉國論文集古歡，華年心力九分殫。
祇今曠劫重生後，篤信男兒識字難。
文字緣同骨肉深，蒼生氣類古猶今。
聲聞閉眼三千劫，銀燭秋堂獨聽心。
青山青史兩蹉跎，獨倚東南涕淚多。
今日不揮閒涕淚，夜思親友淚滂沱。
土厚水深詞氣重，少年尊隱有高文。
一門鼎盛親風雅，不是逢人苦譽君。
樸學奇才張一軍，亦狂亦俠亦溫文。
迢迢望氣中原夜，窈窕秋星或是君。

狂言重起廿年瘡，累爾千回帶淚吟。詩漸凡庸人可想，英雄遲暮感黃金。

瑰癖消沉結習虛，子雲識字似相如。故家自怨風流歇，握手城東問蠹魚。

以下丙辰

一九一六年

得曉湘書雜賦

天涯草草三年別，故國迢迢一紙書。執筆寒窗憐此夜，題襟勝會記當初。關河淪落何堪我，詩酒佯狂最念渠。世變未完人亦苦，中原西望涉愁余。

雜感集定庵句

風雲才略已消磨，紅豆年年擲逝波。吟到恩仇心事湧，側身天地我蹉跎。

少年哀艷雜雄奇，下筆綺語何漓漓。屋瓦自驚天自笑，莫從文體問高卑。

（留美學生季報第三卷第二號，一九一六年）

以下已未

一九一九年

道中見群兒喧嬉，率占二十八字

赤足蓬頭市井兒，拋錢畫漫恣酣嬉。江湖轉走成枯槁，忍淚禁思髻鬢時。

歲暮旋里迎婦，夜宿客邸候船，拉雜書此（三首）

霜風蕩星光，夾道轟髡柳。一車指城闔，已在上燈後。年時遠獵食，粗足贍家口。永懷卒歲歡，束裝往迎婦。顧念玉雪兒，學語想已久。別來今半載，解憶郎罷否。人生果何物，恩愛互纏糾。萍蓬成此聚，骨肉究誰某。頗領華嚴旨，一念生萬有。縛脫差別相，無事強分割。

五星如聯珠，歷世罕一睹。鷄鳴斗闌干，光彩亘天宇。古昔稱禎祥，世亂究何補。西儒目爲災，術語頗自詡。群星合引力，乾曜被其侮。黑眚千由旬，轟作萬雷怒。陰陽互激蕩，定兆暴風雨。山崩地維裂，海立天吳舞。及茲已三日，霜日尚溫煦。其言倘非耶，吾腹猶得鼓。自惟四大身，遲速終歸土。浮漚供一瞥，修短未足數。闔家抱頭哭，達者終不取。

鄰室倡家女，媚客笑語喧。更雜樽蒲聲，隨歌度庭垣。淮音非所習，亦足黷疲魂。更闌滅燭後，軟語猶溫磨。此是愛慾海，衆生所騰翻。陷溺固其常，解脫亦可言。是以密教佛，廣開貪癡門。更有鎖骨賢，色身拯群昏。世諦具千幻，善惡難具論。青泥生蓮花，勿爲呼煩冤。

江上望廬山

江頭兩見廬峰雪，別蘚尋碑記舊游。花鳥尚偕春遠蟄，風湍時與夢相謀。臨流照影吾知悴，結屋耕畬志未酬。惘惘携家秣陵去，故山猿鶴定含愁。

溇江晤汪君毅，以長律似之

八年不見汪夫子，懷抱春風倍盎然。追拾墜歡紛涕笑，重申請話許蟬嫣。杜門耕讀君能聖，獵食江湖我自憐。人事從來如轉燭，盟鷗舊約倘能堅。

仲通歸自美，由滬往燕，道出金陵，聚語半日。悵然賦此

倦羽滄波二萬程，相看執手笑啼并。各驚塵貌從年悴，轉覺離情此際盈。小聚又成江海

別，何時同證鷺鷗盟。歧途剩訂游山約，惘對征塵旋旋生。

印佛自都以書訊近狀，寄此答之。俾知故人襟懷澹落，生事殊不

寂寞，非有意招隱也

蜂圍草暖關幽事，風味田家得似無？閱世沙蟲吾倦矣，逃名糶蕘爾知乎？青春白日東
西浦，羅襪蒼煙大小姑。爲語故人西笑意，歸來猶及割雲腴。

白鹿洞

緒承游夏后，夫子獨能賢。鹿洞傳經處，蒼松凝澗煙。聖門取狂狷，末俗妄疑然。待遂耕
畚志，於茲理故編。

萬杉寺

開士誅茅處，昔曾森萬杉。流風日以遠，嘉木已全芟。一飯山僧供，孤雲去鳥銜。無因勤
探討，前路尚巉巖。

秀峰寺

馬尾飛瀑下，雲中古剎開。峰巒益奇恣，杖策此徘徊。濯足龍湫水，留題太子臺。(一)覺因於此寓，魚鳥已忘猜。

注：(一)昭明太子讀書處。

以下庚申

一九二〇年

永嘉偶題

東山絲竹猶餘響，孤嶼風煙久繫思。沙岸曉開魚蟹市，漁舟晚艤鳥烏祠。鈎輦土語疑閩地，搜討遺經仰大師。(一)千樹木奴可終老，春秋窮攬雁山奇。

注：(一)永嘉學派素為世仰，清末瑞安孫仲容尤為博洽。

青田舟次偶成，時洪水初退

伊軋聲中煙水昏，兩三鷄犬不成村。樹頭漲落痕猶濕，芋壠沙深葉半存。駝坐方耽無想定，輕舟忽作過灘喧。溪山到處供吟眺，況有飛泉掛石門。

石門洞 劉青田讀書處

維舟楓楊下，拾級探幽遐。相將入林筱，曲徑如修蛇。白雲隘山關，一道清漪斜。循源得平曠，疊嶂環屏遮。日正樹影圓，蟲鳥靜不嘩。空祠對蕭寺，岑寂同山家。別蘚讀群碑，偉績誠足誇。獨疑尚申韓，酷毒流無涯。豈以烏喙主，慘核性所嘉。而公明哲儔，但解保身耶？自來王道衰，霸術爭紛拏。屈指幾暴秦，仰古徒興嗟。茶餘披草棘，一亭水之涯。崖瀑映白日，天半飛流霞。地靈信有之，邱壑何巖呀。遙想三春時，絢爛羅山花。低徊未忍去，叵耐前路賒。徒歆出世人，黃面臨風颯。

高亭投宿周處士霽光家

朝發白巖道，暮抵高亭村。墟落夕照中，炊煙起軒軒。投門就食宿，迎吠群犬喧。主人鄉里賢，揖客言語溫。咄嗟具八簋，家釀亦開尊。自言居僻壤，生計惟田園。世事久隔絕，郵傳亦不存。朝政竟奚似，頗聞兵革繁。烽火倘得休，苟活嗟二元。銜淚不能對，淚入酒盞渾。掉頭語他事，肥瘠詢鷄豚。是問萬山中，杉竹青且蕃。囊橐雖不充，兒飽婦有禪。耕讀了歲月，風俗厚且敦。微生寡希冀，一飯造物恩。聞言重徘徊，意緒不可論。武陵吾不知，此即桃花源。泉甘土亦肥，蝦菜足益盆。安得求二頃，築屋長兒孫。

自高亭至溪上村，是爲龍泉境

梯雲朝陟岵門嶺，沿澗夕來溪上村。地近龍淵峰益峻，午騰蛇瘴日爲昏。深秋尚苦驕陽虐，新月能娛旅客魂。合眼匡牀眠不熟，四山風度壑聲喧。

龍泉縣度中秋

環郭群巒黛色遙，清溪如練臥長橋。^(一)南陬地暖秋花爛，佳節人歡市語囂。買劍不逢歐冶子，^(二)數珍爭說弟兄窩。小西湖畔團圓月，輪與羈人玩此宵。

注：〔一〕邑有濟川橋，長七八十丈，極爲宏壯。

〔二〕邑產佳劍，歐冶子池猶存。

常山道中

天際長河作篆流，煙帆沙鳥使人愁。斜風細雨常山道，黃葉蕭蕭滿眼秋。

開化道中

簇簇煙村杳靄中，日寒川靜漾微風。村歌社鼓酬神貺，蜀黍秦椒見歲豐。^(一)亂世強顏成一

笑，客途買酒盡三盅。溪山到眼皆圖畫，霜葉秋花絢爛紅。

注：〔一〕是歲玉蜀黍與秦椒皆大熟，農人之願於斯已達。

七里瀧

先生避世豈鳴高，草野元須有許巢。自愛溪山供靜契，肯拖冠佩效形勞？客星侵座本空擾，夜雪披裘正好遨。我亦煙霞有深癖，暮年一壑尙能逃。

東天目

柏鳳亭前聽晚鐘，分經臺畔看霜紅。參天杉竹藏幽境，入夢風湍滿碧空。持杵降魔頻著異，放刀成佛孰能同？蜀僧漫說峨眉勝，且結茅庵禮志公。

注：〔一〕梁昭明太子分金剛經爲三十二章處。

西天目

鄣吳勝境兩天目，嶽峙東西能爾高。雲海萬峰浮列嶼，松風竟夕湧秋濤。溪迴谷抱闕蘭若，蔓絡藤牽掛獼猴。上得龍池洗雙眼，老年容我察秋毫。

孝豐歸途口號

看盡浙西紅葉山，歸程已是菊花殘。無緣一見苕溪月，風雨扁舟送客還。

以下辛酉 一九二一年

江西採集標本與鄔邦珏詩

一月雲山作勝游，風泉雪澗恣冥搜。豪情自比徐霞客，好句難追范處州。

（見鍾震宇作贛水情緣，二〇〇二年内部分刷）

大庾道中聞鷓鴣

終朝絲雨釀春泥，落盡巖花衆綠齊。苦道哥哥行不得，大庾道上鷓鴣啼。

梅關五絕句

漢時梅庾〔一〕征蠻路，張說於茲進荔支。貢茗君謨尚騰笑，行人猶拜曲江祠。

注：〔一〕梅涓、庾勝始闢此道，故名梅嶺，又名庾嶺云。

雲山綿亘接滇池，形勝東南此一奇。不見梅花見梅子，空吟細雨斷腸詩。

羅浮香國知何似，應似寒花滿此山。他日巢雲得如願，騎驢踏雪待重攀。

秀立南天有此山，百盤危磴出雲間。野梅夾道知無似，即此應稱第一關。

歷來謫宦此經過，來雁亭邊客淚多。自愛虔南林壑勝，不辭歲月爲婆娑。

大庾旅次遇上猶鍾君柏森，縱談南中故實形勝，極爲博洽，贈以長句

方輿形勝歷陳敷，抵掌君能說聶都。嘗藥早傳炎帝秘，看山熟讀景純書。把茅谷口堪栖隱，竟夕清言解起予。他日梅城尋斷夢，幅巾恍惚認眉鬚。

龍南縣

馬首狂吹罷絮風，邊城斜日淡曛曛。道開百越通鹽米，勢控三南利守攻。碉寨人雲徵俗悍，秧歌盈耳卜年豐。三宵且作空桑宿，自笑征車似轉蓬。

安遠縣度重午

安遠今年作重午，龍泉去歲度中秋。勞生何事輕逆旅，佳節每逢爲浪游。艾酒家家慶湔被，征途歷歷添羈愁。芳時一醉且快意，雲山滿眼供淹留。

由信豐買舟至贛縣，時川漲，舟行極迅

未乘絕澗筏，且趁下水船。一葉洪濤中，如矢初脫弦。積雨百川漲，黃流勢吞天。崕岬灘底石，利若霜鋒鋸。舟腹偶遭磨，百口償蛟涎。性命託灘師，惴惴真臨淵。灘師習水性，胸次有萬全。動止咸裕如，高歌時扣舷。風息帆不舉，但取隨奔湍。遙見岸樹移，頃刻過百千。雲峰失靜相，倒退如騰驤。江路闕無人，遠景含風煙。曠覽方愜心，雉堞忽現前。虔州百八程，乃作一日還。山行苦顛躓，水程取安便。臨別謝舟子，余意猶拳拳。

路過寧都，周癸叔道長適爲邑宰，談宴極歡，紀以長句

巍峨終古翠微峰，三魏流風不可逢。詞伯今爲絃誦宰，編氓初樂社醅醲。梅江水涸沙成陣，蓮寺僧殘客打鐘。飄梗隨波偶相聚，連宵談宴且從容。

蓮花山青蓮寺偕邱君潛夫坐雨

坐雨禪房絕世塵，應緣偶現比丘身。^(一) 出雲梵唄供消日，觸緒清言若飲醇。嘉木僧誇甘露異，^(二) 高花紅綻紫葳新。^(三) 砌蛩聲裏千山暝，一覺繩牀夢最真。

注：〔一〕抵寺後大雨涼甚，乃各假僧服衣之。

〔二〕山上有紅豆杉，僧人稱爲甘露樹。

〔三〕紫葳又名凌霄花，山中盛開，極可玩。

廣昌縣

故城廢址供牧馬，窮縣冷官知守衙。按日趁墟有村婦，當門織屨認鄰娃。

資溪縣

荒城闕窮谷，漫浪此携筇。地僻斷人跡，草深多虎蹤。瘴雲遮淡日，葛蔓掛虬松。極目黃茅外，閩山知幾重。

行抵弋陽縣洪山村，張君景江之弟夢江伍留以蔬菜相餉，賦此爲謝

三五人家住隔溪，竹陰深處竹鷄啼。高情誰似張公子，餉佐盤飧自曬齋。

抵鉛山往探鵝湖書院，兼登峰頂寺，盤桓半日而去

象山論道處，遺跡認鵝湖。百代永垂範，英靈猶可呼。更躋峰頂寺，一撫水松株。(一)頓得
鳶魚樂，從爲寂寞娛。

注：(一)寺前水松多株，大皆合抱，數百年物也。

崇安令池君仲霖導觀署中趙清獻手植梅，爲吟一絕

名山管領崇安宰，導我摩挲清獻梅。對雪襟懷知勝絕，寒香繞樹日千回。

坑口旅宿夜譚，贈鄭君熙文

千巖秀掩荒村集，萬竹陰圍處士家。一夕清談見襟抱，知君韻勝苦坑茶。

猫竹關口號

分水關兼猫竹關，窮探萬疊北閩山。山花夾道能娛客，高綻凌霄低卷丹。

上饒口號

萬家燈火信江濱，雉堞巍峨氣象新。士庶傾城論選舉，惟餘過客是閒身。

信江歸舟口號

灘清湍急似桐廬，獨少披裘舊釣徒。赤脚篷艚數沙鳥，從持世味入江湖。

女子桂英兒時爲人棄於衢路，爲吾兄携歸，先慈撫爲孫女，聘諸

劉姓。偶過其家，舊緒棖觸，書此贈之

垂鬢健碩解持家，鷄黍相勞意有加。忍話吾親舊言笑，無成客子久天涯。

過上堡故居，房舍漸就頽敗，歷循舊跡，不覺客淚如霰也（四首）

游釣娛嬉憶昔年，堂前老桂蠹絲牽。薔薇半槁牡丹死，滿目荒蕪剩惘然。

白雲深處女兒多，^{〔一〕}吾母吟懷等逝波。覓食天涯諸妹嫁，十年真覺爾蹉跎。

注：〔一〕吾母舊句。

牛鳴雉响舊春光，農圃耘耔盡日忙。臘酒紫燔供祭賽，田家樂事未渠央。

蒔植瓜蔬闢隴畦，吾親遺制認依稀。低迴禁作桑中戀，久客還鄉無母兒。

登西山二絕句

管領夢山傳夢神，能於夢境指迷津。吾生任運不占夢，引我清眠有綠筠。

插天巨嶂認西山，倩影臨流擁黛鬟。絕頂蕭壇堪縱目，迷茫江漢辨人寰。

壽劉廬僧之太翁述九先生與羅太夫人六旬雙慶

吉安山水邦，自昔文物盛。廬陵與信國，異代起人敬。至今閭巷間，往往見荀孟。觥觥蓮花翁，胸次開水鏡。耕讀守寒餓，所得在知命。自携郤缺婦，荆布擁嚴靚。繞膝弄孫子，

一一玉笋迸。故知鄉里賢，門戶有餘慶。同偕週甲春，雪後霜逾勁。含飴自娛樂，時復縱歌詠。四山手植松，鬣翠交相映。佳兒解繼志，匡君供使令。歲時爲稱觴，文字環屈請。伊余拙頌禱，此事須乞正。還當待期頤，三祝爲翁更。

歲暮奉懷然父，兼呈簡庵（二首）

積雪壓檐迎晚霽，凍鴉成陣舞荒阡。苦饒歲暮天涯感，倍憶茶筌蟹眼煎。杯酒壽親真一樂，晤言遣日總違緣。蝨身人海同飄梗，不待登樓已惘然。

洛下機雲好弟兄，十年湖海以詩鳴。斯文自擅有真氣，舉世方酣能獨清。風雪彌天見松柏，琴書古處抱堅貞。漫深懷祿三年嘆，魚躍鸞飛善養生。

以下壬戌

一九二二年

秋日乞得木樨數枝作案頭清供

草草炎蒸一百日，秋風又及木樨黃。浮生祇合書城老，小几欣添靜夜香。漸喜霜紅上楓葉，稍聞雁唳集江鄉。從渠身世同漂梗，滿眼蟲沙久可傷。

哭沈乙庵師（補錄一首）

愛國同忠君，國俗古如此。共和假名義，坐見綱紀弛。十載迭膠擾，禹域徧虎兕。豈徒耆舊哀，志士亦切齒。清季政日乖，外患促顛圮。袁氏起竊國，操莽未足擬。陰奸獎奔競，廉隅等敝屣。美新有黨人，奇例開往史。亦有舊顯達，黃冠逐朝市。不夷復不惠，真苦不遘死。強藩肆恣睢，策士極詐詭。高論雖激昂，齊民若充耳。六朝與五季，禍亂行未已。寧止易代哀，恐有滅國耻。所以七十翁，海濱復蹶起。觥觥維新魁，乃與殷頑比。奉新果何物，亦知無幸理。鹿死不擇蔭，臣心如此爾。吾哀吾師遇，狂言探微旨。身雖共和民，愛國有同軌。孤忠在天壤，敢效薄俗毀？同茲漆室憂，痛淚寄哀誄。

注：（一）公首與康有為創立強學會。

題海鹽周養齋燭窗漫吟圖

不知魏晉今何世，應是羲皇以上人。樺燭明窗供宴坐，兀然天地一吟身。

以下癸亥

一九二三年

三十初度言志（補錄一首）

許身稷與契，杜陵意何豪。男兒志有在，窮達從所遭。馬狗車鷄栖，偉抱百不撓。非敢謂希聖，天責無所逃。今茲困兵革，閭巷騰啼號。異說尤紛如，殺人勝操刀。黑白邈不分，爭從哺醜糟。黠者揚其波，升木如教猱。口誅而筆伐，巨任期吾曹。要令禹域中，絕此文字妖。歸楊與歸墨，天下皆滔滔。砥柱倘有人，予寧喜喧譟？

旅程雜詩三十八首（補錄六首）

許結同心感舊恩，司勳薄倖復誰論。羅提新逝菊娘老，綺夢重溫定斷魂。

——謂羅提艦長與菊子假婚事

沙路無塵蘚色青，松顛老鶴自梳翎。朱門有此山林韻，人傑還應仗地靈。

——過某男爵邸

桑港曾聞三浦歌，歌場今日許經過。散花密證維摩病，邢尹聲容奈爾何。

——過帝國劇場，為梅畹華來日獻藝處。三浦環女史以西洋歌劇蜚聲於世

如雲賈舶列帆檣，百國珍奇聚此方。小住輕爲萬里別，乘風重渡太平洋。

——登橫濱

大國名都萬象春，綠蔭夾道淨無塵。百尋石塔甘棠念，聖德歐西第一人。

——華京仰華盛頓塔

文物新邦首此州，絃歌猶有舊風流。郊居靜闕無塵思，兩度星霜且暫留。

——抵波士頓

歲暮索居，感念然父，漫成二解

索居少朋歡，戚戚思逝者。斯世尚友難，如君尤見寡。溫克君子儒，言笑百都雅。文譽馳上京，駸欲迫屈賈。何期摧盛年，中道成棄捨。客星滯遼海，夢欲親墓榘。人生等彈指，泡幻知盡假。遣憂奈非易，酸淚爲君瀉。

所貴羊求交，操守自有真。道義相切磨，嶽立殊群倫。君具冰雪姿，玉潔不受塵。廁身麴
麴叢，善持歲寒身。季世實所稀，竊比曠代珍。求仁固余懷，志行苦未純。昏黑一燈滅，
風雪號坤垠。懷茲履冰懼，益切傷逝呻。

以下甲子

一九二四年

得雨僧書，知就瀋陽之聘，感念分携，倍增伊鬱，寄此慰之

一齊衆楚奈群咻，辟墨排楊志未酬。率獸食人深隱患，徙薪曲突孰貽謀？遼東皂帽哀畸
遇，門巷烏衣感舊游。莫計窮通論得失，斯文未喪在吾儔。

溯源戊戌開辛亥，世變紛紜有萬端。學術盡成賊人子，士夫差類沐猴冠。橫流自守吾能
信，狂藥中人毒尚殫。北哲從來數顏李，看宏墜緒繼叢殘。

（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二冊，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第二百七十八頁）

答柏廬芝城

駝坐一冬風雪裏，各饒淨業似孤僧。矢回運會君能健，分老丹鉛我自憎。隔歲幾飄傷逝淚，商歌空對短檠燈。蟲沙滿眼今何世，粥鼓鐘魚定上乘。

讀陳石遺先生所輯近代詩鈔，率成論詩絕句四十首，諸家頗有未

經見錄者（四十首）

手戡巨難振儒風，勳業文章孰與同？神韻性靈空喋喋，杜韓詩筆世朝宗。

——曾文正

瀝血能爲忠孝辭，休從訓詁認經師。卽論句法世無敵，白放韓豪並一奇。

——鄭子尹

鄭莫黔中兩大師，夜郎山水毓靈奇。邵亭瘦硬經巢肆，異代宗風溯此詩。

——莫邵亭

黨禍綿延送靖康，宗臣遺恨百堪傷。武侯誼答劉先主，殖產惟餘八百桑。

——張文襄

在山聽水出匡時，魯殿人瞻老帝師。好事微聞趙山木，蠻箋晉楷寫公詩。

——陳汝庵師傅

淵明鄉里有陶堂，醉後從軍意慨慷。詩闢町畦繼晞髮，更傳風義似中郎。

——高百足

董狐筆作湘軍志，元相詩成圓明詞。蒲輪苦學商山皓，大計亦許留侯知。

——王壬秋

垂天巨翼待培風，決起枋榆敢與同？六藝百家淹一貫，漫從詩學論詩功。

——沈乙庵師傅

樊榭餘風久莫稽，涪翁堂奧獨能躋。同光兩浙開山手，端屬先生與漸西。

——沈乙庵師與袁爽秋

五洲行脚添詩料，兩月維新辦出亡。夢覺大同營一壑，心情應似宋平章。

——康更生

詩情敦厚義春秋，一代名賢孰與儔？肯共群兒論門戶，杜陵初祖是前修。

——陳伯嚴

東野詩篇稱善鳴，一衿高睨衆公卿。宵談且剥良鄉栗，敢謂前賢讓後生？

——范伯子。歐陽仲濟君酷嗜范詩，有議之者，即屬之吃炒粟以亂其語

猿鶴同爲患難人，崇陵種樹泣孤臣。焦山乞米讀書處，應遇詩魂水石濱。

——梁節庵

據鞍短後善談兵，藝事精微亦莫京。一代閩詩此初祖，海藏樓下拜先生。

——鄭蘇堪

湖海何人識鄭張，肯投簪紱事農桑。千金三散老煙水，畢竟陶朱善退藏。

——張季直

元和元祐世難企，儂薄空疏俗所誇。繼起隨園輯詩話，同光終見勝乾嘉。

——陳石道

沉憂靡麗厭東南，度隴豪情老更酣。驢背西湖終小隱，解從閒澹事幽探。

——俞恪士

洞悉宗邦利病源，老懷悲閔世無倫。未須天演開宗派，要向群經起國魂。

——嚴幾道

邂逅成名小說家，暮年畫筆更槎枒。軒眉課室述游俠，知有襟懷似押衙。

——林畏廬師

曉風殘月傳詞句，折檻燒車認故忠。江上峨眉供拄笏，權歌今日滿巴東。

——趙堯生

蓬蒿没人張仲蔚，白雲怡性陶隱居。後山以後見此老，詩派西江存緒餘。

——華瀾石

詩情閒澹比陶韋，白首爲郎久息機。江海收身成大隱，鷓山樵唱首陽薇。

——黃百我

老樹著花無醜枝，慣從古淡見神奇。雕肝鏤腎鎮多事，天籟寥寥公所知。

——夏映庵

裴村句里范寬山，江上風煙擁翠鬟。伏虎談禪可終老，虛名賈禍淚禁潸。

——劉裴村

是董非袁計未詳，處人骨肉總堪傷。篇章晚翠聲名在，莫話興亡弔國殤。

——林瞰谷

經濟文章動四瀛，羞同陸賈論聲名。六經自有餘師在，楊墨紛紛總沸羹。

——梁任公

老去風懷勝少年，冬郎綺語萬夫傳。錢龔自是文章伯，士氣銷沉劇可憐。

——易實甫

上客詩篇重晚晴，春燈按拍足閒情。
文章端賴扶倫紀，莫道無君出處輕。

——樊樊山

解甲論文儒將風，侯官而後見吾宗。
斷詩禮佛才人事，日課多羅證苦空。

——胡梓方

篆刻丹青世所宗，槐堂大隱識孤蹤。
蓋棺一卷斜川集，異代眉山不再逢。

——陳師曾

解攜紅袖看青山，此士襟懷自不凡。
悟得冤親付平等，風瓢息影故能閒。

——梁眾異

淵淵叔度認當年，琢句能令眾口傳。
擇術俳優嗟共命，才人一例總堪憐。

——黃哲維。「擇術俳優原共命」，亡友王然父贈黃之句也

紅牙按曲花葉粉，橫槩高歌晚學齋。
蠹紙今猶寶遺草，傳薪爭奈托凡材。

——鄭晚涵外祖

口若懸河瀉百川，筆如健鶴出霜天。說詩夜午茶鐺冷，如此生涯莫計年。

——王伯沆

擘窠書法抗梅癡，好事還作圓明詞。胸羅千祀文化史，肯從儕輩矜能詩？

——柳翼謀

汪侯琢句吾所師，松菊粗存三徑資。讀史不聞今治亂，先生閒味比清時。

——汪辟疆

借箸能爲上座賓，十年車馬走風塵。市樓一醉君應記，倘肯傳詩到海濱。

——林象難

能於雅淡見天真，元著超超信絕塵。何日煮茶商藝事，海隅夢阻益情親。

——王簡庵

石湖意匠黃陳句，下筆君能奪化機。奴僕命騷天所靳，玉樓赴召是耶非？

——王然父

西臺痛哭謝皋羽，海上逃秦魯仲連。能令湖山發清響，詩篇簡學見薪傳。

——陳仁先

春 思（補錄二首）

連翹花發鑿金枝，蒲茁新芽綠滿陂。浪客他鄉看節物，故園輕負踏春期。

眼底芸芸盡一漚，及時行樂是良謀。游人祇合江南老，打槳春波發櫂謳。

墓場閒步

鳩婦呼晴宿雨收，殘陽芳草亂吟眸。雜花堆徑春猶戀，深樹藏鶯山更幽。冥察浮生窺死理，靜參法樂遣煩憂。眼中千劫風輪換，片霎閒情與鬼謀。

以下乙丑 一九二五年

說 市

末俗廉耻喪，市道今益劇。上下交徵利，孟語真蹙額。登高而壟斷，銖兩求弋獲。不惜父

母身，諂笑效便辟。市也術多途，儉亦有魁桀。強者攫高位，朱門列榮戟。美新市民意，不辭斲國脈。慣充割地使，五市到蠻貊。或欲封爵榮，納款更黨籍。敵血盟可寒，剖心色當黑。或者擁重兵，沉機巧伺隙。得市朝擁戴，勢易暮割席。弱者效奔走，巧言兼令色。唯求贊嘖計，處禪同蟻蝨。嗟哉市筋力，何不守南陌。更有耆舊徒，誓墓老山澤。黃冠就蒲輪，聲名倍藉藉。乃以文字市，都門挾詩人。市利兼市名，狡兔無爾黠。復饒墨者儒，贊序有獨擇。誘掖聚黨徒，市易到學術。營私豈殊衆，道貌表清白。久假竟不歸，鑄鼎添一格。又或市流俗，曲說災簡冊。不惜賊人子，主義剽重譯。異己羞雷同，利齒乃死咋。形形色色相，如見九幽坼。利欲中人心，速乃過時疫。華胄五千年，幾度蒙此厄。何期掃沉陰，巨震轟霹靂。蕩滌乾與坤，魍魅從絕跡。

得蕭綱庵書卻寄

賦性近孤介，生平嚴取友。王汪與蕭黃，誼各骨肉厚。唯君尤狷直，言行素有守。耿耿經世志，大事能荷負。木訥簡言辭，袖納屠龍手。行己溫而厲，善交敬且久。博讀異國書，義稟先儒授。今人驚楊墨，文謝肯掛口。君獨楷則之，並世孰與偶？篤行薄文采，一語慎可否。論政與吾歧，益見義不苟。畏友君則然，接對每愧忸。海山經歲別，尺書抵瓊玖。頗傷直道難，如魚困於留。語君且毋然，激切亦招咎。斂才遵養晦，小鳴從小扣。醴

醴蘊所學，多士知善誘。餘事馬耳風，無爲取心歐。吾道一龍蛇，終看滌塵垢。休學伯夷隘，不恭肯從柳。用捨付待時，聖言當有取。君或議吾蕙，曉曉敢分割。且待乘桴歸，一觴共春韭。

彰微詩

徐明巧

十室有忠信，聖言詎吾欺。鄉人徐明巧，義俠今見之。吾家有魚湖，汪洋千頃陂。明巧實經營，誼與佃墾夷。吾母和接人，鄉里播仁慈。邂逅遂心許，戮力甘驅馳。日久湖歸人，君則事鋤犁。歲時必存問，鷄豚還見遺。予歸欣執手，話舊雜涕洟。自是奔走勞，寒暑同忘疲。久客缺祭掃，祭掃君代司。湖鄉二頃田，魚稻君爲治。自給取耕桑，饋贈峻語辭。爲歡盡杯酒，絮語常怡怡。一意屬郎君，顯揚大門楣。溲落等匏繫，愧君還自嗤。前臘姊丈卒，一棺託恂嫠。羈摯未偕返，葬事君肩仔。薄宦與孤孀，感激銘心脾。深思盡一拜，高義鬼神知。世俗重儒生，爲能誦書詩。記誦盡五車，君誼彼能追？史列獨行傳，君真堪世師。伊予受殊惠，欲報無由施。但視如弟兄，响沫同親知。更爲彰幽微，傳譽至無涯。

彰微詩 楊節婦

匹婦有至行，君子未或先。尋常閭巷微，精誠能格天。婦本王氏婢，長爲楊氏嬪。貧賤無奢懷，粗糲同窮年。何期賦寡鵠，利刃剗心肝。上侍無舅姑，亦無兒女牽。孱軀等飄蓬，此恨永綿綿。婦年正少艾，貌妒春花妍。競來蜂蝶媒，說嫁辭連翩。節義在士夫，吾輩當知權。況汝百無恃，何以資粥饘？婦言謝鄰里，厚誼銘拳拳。同穴本素願，恨未從黃泉。自矢冰霜清，蘗苦同薺甘。十指可自活，爲役鄭氏門。鄭公賢良宰，御下恩素寬。聞婦柏舟操，巨眼尤垂青。自是婦得所，驅使竭忠誠。荏苒鄭公老，臥治小桃源。所親變蛇虺，貽累官爲鏹。^(一)身後無冢嗣，族子亦童僮。婦言每出涕，誼視骨肉親。鄭公遠游宦，支裔傷零丁。族子復病沒，賓從若晨星。婦乃祀粟主，虔敬無朝昏。高義詎忍奪，私衷實懷慚。耆壽逾古稀，天佑亦不慳。冥報尚可資，仙馭鳴鳳鸞。吾母重節孝，訓誨常諄諄。彰微願未達，晚歲猶懽然。^(二)婦行實艱卓，大府宜揚旌。獨傷道喪世，上下同狂醒。獸蹄與鳥跡，相逢半非人。得旌反污汝，彼濁溷汝清。薰沐紀以詩，百世期式矜。

注：（一）外祖鄭公伯庸以水師積勞，爲宰靖安，爲姨父余達夫所累，去職。

（二）鄉里何節婦有至行，吾母嘗欲吾父會同旅京同官具銜爲之請旌，以吾父棄養而罷。

寄懷楊杏佛金陵

言笑歌呼繫夢思，報詩偏是隔年遲。勝流漸逐晨星散，別意惟從夜雨知。百事隨緣君作達，一桴浮海我成癡。驚飈過羽看時令，載酒青溪好豫期。

樓居雜詩（十一首）

江南少樓居，甲第頗森沉。潭潭美宮室，不勞陟降頻。此邦俗好樓，榱桷時崎嶇。我居最高層，晨夕如梯岑。斗室自成世，獨坐收放心。塵勞便爾隔，往哲疑來臨。燈火事丹鉛，鑽紙同書蟬。四時真靜樂，一往意已深。樓窗供眺覽，遠山攢喬林。郊居絕市囂，雲樹自晴陰。晨起挹朝霞，暮坐數歸禽。三五月輪滿，夜氣盈虛襟。忽忽遂忘家，旅夢安秋衾。人生等飄蓬，去日逝駸駸。小住終訣去，空多曩時心。他年懷此樓，鬢雪意已侵。

近詩亦充棟，陳鄭爲世師。後起有蒼虬，鼎峙成三奇。餘非盡瑣瑣，針芥吾有私。硬語鑿涪翁，二陳信難追。斫陣四馳突，海藏心所儀。海藏豈易學，元氣何淋漓。刻鵠倘似鷺，捧心慚東施。幾輩效白戰，其辣孰能之？縱筆不檢束，梁父定吾師。爲詩忌凡熟，亦異雕鏤爲。清切誤後生，一滑遂難醫。我手寫我口，淺者非所宜。所貴在知養，聖學精覃

思。餘力肆爲文，浩氣貫虹霓。此境幾能到，說餅寧療飢？姑從學四靈，景物供娛嬉。

吾儒重意氣，自謂不輕許。論人無一中，傷哉鄭翁語。意氣苦誤人，篤行方有取。少年慕狂簡，狷者獨佳侶。小節慎不苟，季世能自處。處約實難能，自歷知所苦。塵甑而樂道，中心要有主。行年至七十，聖始不踰矩。不懷臨淵懼，利祿定相蠱。豈徒冥墮行，張目僣豎伍。眼中幾英彥，自鬻同五殺。一墜便難拔，晚益鮮足數。持身非易爲，虎尾若常履。蓋棺論始定，功罪付墨楮。曾子嘆知免，誦言三悵懼。

今人喜談佛，萬口嗟雷同。一若末法世，湧現靈鷲宮。達官與貴仕，十九皆戒躬。鐘魚念佛聲，震耳幾成聾。劫運方未艾，佛力知無窮。悲智啓愚頑，皈依尤素衷。獨嗟言行違，冷面而熱中。稗販到三寶，極惡真窮凶。人人在家僧，淫盜託密宗。目笑各心會，荏苒遂成風。是乃謗佛徒，鳴鼓宜環攻。學佛首重戒，定慧方程功。不戒能定慧，菩薩非凡庸。未須言大乘，且從證苦空。地獄有泥犁，懷彼刀山鋒。黽勉爲善士，佛慈自感通。休效野狐禪，客慧逞恠恠。努目四天王，彼不爲汝容。

年來弄筆墨，嘵嘵頗好辯。豈欲露頭角，邪正有灼見。宗子亦雋才，舊學素淹貫。少年重

嚶鳴，渴慕等群彥。何期人歧途，異說肆狂扇。混欲強雷同，我獨非其選。攘臂遂越俎，竟效肉搏戰。是非倘無定，蠻觸付笑莞。竊比天運常，至道有不變。抱薪以救火，頭焦定額爛。瓜稀禁幾折，辛亥實殷鑒。曩惟解綱紐，今且絕文獻。斯真匹夫責，不遺下士賤。橫流寧此邦，歐美早泛濫。空前兵燹災，曲學等集霰。彼方瞠自失，我反墮渦漩。豈欲人相食，羅刹開禹甸。守正衆難能，縱情俗所願。痼疾人腠理，藥石須瞑眩。諺稱殺止殺，淬我筆如劍。私心無愛憎，否聽鬼神譴。

戊戌變法案，功罪初難言。與謀多賢豪，勢異熙寧年。得君獨傷驟，定策寧不偏？圍園益非計，謀遂亦叢愆。成敗託梟雄，危不俟著筭。西后實英鷲，非同德宗孱。英皇伊利沙，異國相後先。手靖髮逆難，時危能任賢。見信徐圖之，何難期改弦。惜哉湘鄉公，大星早流天。國有老成人，此任庶克肩。泰山忽焉頽，朋黨更鈞連。遂令好家居，金甌幾不全。相持鵲蚌鬥，奇禍來聯翩。滿也終覆亡，漢亦同覆椽。緬彼侯官翁，西學窺真詮。亦與戊戌事，疏稿久轟傳。晚乃傷戊戌，痛語紛連篇。千秋有定論，功罪當昭然。錯鑄苦難改，中懷徒冤煎。

時賢十數輩，侯官獨傾倒。博覽貫中西，晚年尤見道。譯事追焚窺，餘藝擅文藻。手翰騰

龍蛇，老筆益姣好。獨惜所譯書，未盡西國寶。赫胥詮天演，貽患今未掃。穆勒與斯密，學派皆識小。功利開頹風，至今尤傲擾。近儒方訾之，吾何取掠剽。廿載危壞局，公書亦尸咎。是以老年語，意取末俗矯。狂瀾恨難挽，祈死心如搗。相期百世下，士論識孤抱。

孔門七尺童，霸術每羞稱。鳩毒與菽粟，豈容僞亂真。嗟哉戊戌人，周命求維新。論政尚六家，姬孔非所珍。暴秦焉足慕，遠乃師商申。其餘盡雜霸，德澤難及身。武侯最精粹，蜀况隘而貧。身逝國旋滅，意恐終未醇。荆公號鴻儒，政則言利臣。誠不感君子，高義徒空陳。取法僅及中，得下固所應。意者欲富強，速效慕東鄰。東鄰未足法，厝火方積薪。民德日以偷，民生日以貧。開疆適府怨，萬姓多酸呻。瓦解朝夕事，差同履春冰。維新自有道，首在儒術振。勿嗤體用說，此說實可循。富強與教化，二者期同臻。世倘悟茲理，不辭辨斷。

法儒福祿特，才氣橫一世。笑罵皆文章，藝事盡精邃。立志在驅除，糟粕從簸棄。獨傷古精華，等視同敝屣。醞釀洪猛亂，廬騷堪把臂。時譽何昭昭，師事到普帝。中道竟凶終，靜思實含愧。陳編多覆瓿，筆墨嗟浪費。異代梁滄江，身世頗相類。英年盛文采，風度同賈誼。一篇傳萬口，紙價洛陽貴。傾國馬首瞻，宗社爲顛墜。異哉國體文，騰騰失牛氣。

新莽數自盡，要亦賴清議。邇來耽學術，著作高拄鼻。士林猶仰望，百輩思附驥。獨於傳久遠，多言恐爲累。學術苦雜糅，博大欠精粹。殺人子行劫，末流同一慨。每每誤後生，末運開叔季。補苴藉何術，此事宜致意。毋令百世後，指摘付後輩。

吾國有揭竿，獨無革命說。揭竿由民困，如水壅則決。苟能疏浚之，波瀾復寧貼。往史跡具在，治術明易察。革命稱法邦，學說務激烈。初旨標博愛，終乃肆殘殺。株連動以族，徒黨亦傾軋。峨峨斷頭臺，銜冤盡沉魄。遺毒近百年，癰瘡始蘇息。中且復帝制，主義等春雪。蘇俄驚空想，易代蹈覆轍。刀兵與饑饉，駢死若鷄鳴。民德從澆漓，童稚陷倡竊。差同闖獻慘，幾輩命得脫？吾國辛亥役，幸未苦喋血。兵事自茲開，閭里亦兀艱。寢釀藩鎮局，世比唐年黑。黨人氣亦餒，首鼠多變節。昔日號志士，今且等妖孽。燕齊至滇桂，民命供宰割。口實付耆舊，誅伐嚴筆舌。彌縫方束手，異說更猖獗。瞽惑到愚蒙，奮臂期戍卒。以此求郅治，走胡思適越。看成流寇世，殺戮到遺子。孟語稱治人，治法實逐末。民治恃民智，教養定先策。英人嫻治理，君制今不易。政略有異同，處置等枝折。安危若指掌，何取輕一擲？慎旃狂少年，寧靜毋燥熱。

徑直少蘊藉，以文法爲詩。吾方議金和，覆轍自蹈之。胸膈滿欲吐，未暇矜妍媸。淋漓取

一快，聲律從世嗤。廿載學歷世，百卷曾下帷。中西學術原，自謂窺端倪。途徑知所擇，志定無猶疑。汗簡枉充棟，六經有餘師。持此以觀世，頗出牛背奇。百代知損益，天運促盈虧。是以陳諍言，不可常期期。時賢尚功利，七聖方途迷。大地吼洪鐘，巨任將誰資？吾敢謂當仁，吶喊同搖旗。期收尺寸效，庶盡中心□。文字付覆瓿，棄擲寧傷悲？

〔校〕原稿倒數第三句缺字，似爲「知」字。

得友人書書憤

不因久客動鄉愁，尺札翻令增百憂。時輩羊頭與狗監，民生亢旱接洚流。杜陵廣廈千間願，易水衣冠一劍酬。未得濟時當殺賊，群昏滿目孰吾儔？

秋懷

眼底秋風換夏曦，壯懷又是一年遲。鳳歌玩世寧初志，龍德潛淵付待時。五技致窮餘自笑，萬方多難鬱成悲。墮驢拊掌知何日，人夢承平淚濕髭。

雲間

雲端數點不成雨，已作新秋一味涼。漸亂繁楂垂實紫，更開野菊傍籬黃。孤生歲序禁多

感，宗國顛危況異鄉。兀坐枯懷無與語，愁聽蟋蟀夜殷牀。

政聞驟佳，長句代頌

剝復自來相倚伏，烽煙今倘換桑麻。人心厭亂關天意，壯士投戈就室家。瘡痛撫循期碩畫，恩仇輾轉付餘嗟。堂堂禹域神明胄，新命從看蔚國華。

新曆除夕

人生三十爲一世，我已蹉跎一世違。客裏杯盤殊草草，少年意氣總非非。幾堪損益論爲道，坐想耕桑與息機。人夢笑言娛婦子，醒傷孤枕未成歸。

以下丙寅

一九二六年

休沐郊游感興，即寄程柏廬、王簡庵、吳雨僧、梅迪生（補錄二首）

諸葛耕南陽，亂世求苟全。淡泊以明志，真同地行仙。邂逅右將軍，政事遂拘牽。有如行空馬，俯首就鞍韉。德儒黑格爾（Hegel），至道窺人天。法軍入耶拿（Jena），講肄猶陳編。眼中蠻觸鬥，彈指如雲煙。至人自有得，遐寄鴻濛前。蝨身鼓鼙間，四大從苟延。緬懷舞雩詠，點也真能賢。

素心三數輩，誼勝羊求親。蹤跡同參商，懷之昏與晨。柏廬最英發，用世才無倫。栖栖燕市中，肝膽空輪困。恬退稱簡庵，琴書養儒真。置身夷惠間，大似羲皇人。雨僧事精進，鉛丹日披陳。北土苦寂寥，惟君冠三秦。迪生守狷潔，美玉不受塵。疾世比鮑焦，傳經窮海濱。世俗苦汶汶，佳士如鳳麟。安得縮地術，千里萃蹄輪。曠談遺魏晉，共領江南春。

赴粵東中國科學社年會紀游（補錄一首）

黃花岡上叫殘鷗，彈指滄桑十五年。易代猶深填海恨，銘碑空紀喪元賢。神州漫說終沉

陸，壯志還期勉著鞭。倘罷閱牆蠻觸鬥，桃林放馬共歸田。

——黃花岡弔七十二烈士墓

四月二日始游秀山公園有作

初堂之右青溪幽，園亭一角花樹稠。觚棱金碧耀霄漢，春禽近遠鳴鈎輈。問誰蕪城鬪勝境，云是建康人士立此以紀故督之勳猷。故督奮身戎馬中，虎頭燕領千夫雄。手戡巨難章水上，更秉鈇鉞江之東。中原群鎮競結納，舉足輕重儔能同？督獨漆憂切家國，己飢已溺心爲恫。坐視不能救不得，一死以殉明孤衷。更斥私財濟庠序，欲令教澤流無窮。何期丁茲道喪世，摩頂放踵能如公。範銅爲象萬民仰，汗簡百祀傳豐功。獨嗟此乃作僞耳，相鼠有齒人無耻。死同蟻蝨牀第間，乃欲盜泉污青史。鄉愿亂德古所聞，欺罔不期竟至此。留芳遺臭兩未能，遽謂妄語能欺天。亦知郿塢久煨燼，半間堂址埋荒煙。亂世功名本芻狗，銀青告身博酒錢。君子之澤五世斬，悍帥遺緒寧久延？正名聲討會有日，像摧額換碑爲鏤。春秋茗坐雜裙屐，供人談噓無窮年。

去住

去住茫然意總違，海疆兩度見花飛。客懷漸覺朝朝惡，陌上應歌緩緩歸。鷄肋論功真失

計，鷗鄉打槳可忘機。鹿車待返匡山麓，息影田園無是非。

以下丁卯

一九二七年

壽熊純如丈六十

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仁者饑溺懷，至老猶拳拳。吾鄉熊夫子，立身期昔賢。貞介景董齋，寢饋酣遺編。用世慕曾胡，巨任矢獨肩。壯歲丁國難，慷慨思祖鞭。大哲有侯官，瓣香事何虔。公弟信英彥，^(二)而公獨沉潛。嚴門號多士，唯公得薪傳。書簡百十通，揚榷通人天。啓予公有之，契合忘言詮。夙抱立人志，興學知幾先。樂群與心遠，溉殖紛蘭荃。邇年政益非，兵禍被八埏。偕亡民怨深，肆惡軍毒煎。半生望治心，北轍趣南轅。惟仁有大勇，矢此腥穢湔。奮臂有老翁，俊義從連翩。悍帥寧敢殺，清議固不鏤。江淮奠定餘，賊黨翻弄權。罵賊甘授命，至人天所全。剝極復一陽，義軍終凱旋。公乃秉省政，赫赫民所瞻。撫循百瘡痍，衽席公爲登。遙知十年後，萬姓安閭廛。更勤教訓之，比戶聞歌絃。外足雪國耻，內則治理臻。春秋風日佳，杖几供掀髯。再當進一觴，上祝期頤年。

注：〔一〕謂熊季廉先生。

携景珩返金陵

十年游息歌呼地，携婦間關容暫歸。兒女垂髫能執禮，親朋送酒笑成圍。生涯賃廡君知慣，世事如棋我素違。藕孔避兵天倘許，待招鷗鷺與忘機。

（懺齋詩稿卷四，手稿本）

以下己卯

一九三九年

顧一樵宅觀奉化手錄戚繼光語屏幅，感賦

烏珠拐子馬，武穆背嵬軍。勁敵終能敗，孤忠上薄雲。謀謨操勝算，指顧靖妖氛。異代傳青史，同稱不世勳。

聞某君述倭議員語感賦

英武唐貞觀，蓬瀛孰此才。孤星明大陸，三島若輕埃。悔禍應非晚，佳兵劇可哀。一陽知已動，消息待春回。

以下庚辰

一九四〇年

南征二百五十韻

民國廿九載，臘盡初回正。胡子篤行李，再度將南征。灑淚別妻子，臨歧倍含情。蹒跚抵車驛，已覺心怦怦。魚貫雜人鬼，鬼卒尤猙獰。飄輪挾之去，局促同犧牲。滿眼半遺黎，側目還吞聲。此外盡鬼影，懂懂皆有營。鬼公挾鬼母，哂笑能驕盈。短晷廁其間，已比遭刑跡。縱目視原野，觸處令心驚。戰血尚殷赤，斥堠猶崢嶸。去歲洪水跡，今且留寒泓。畎畝或沙邱，閭閻長荆榛。少壯多流離，老弱死溝坑。微聞巨災初，肇禍由群盲。河工久廢棄，隱患伏未萌。況以鄰爲壑，堤防肆摧轟。一決遂莫制，百里無畦町。嫁禍適自殃，萬衆成鯢鯨。鬼巢海光寺，堅固如金城。千困屯餉糈，百庫森戈兵。瞬息沒波底，一望成滄溟。水火互激蕩，焚爆窮鏗訇。儼開修羅場，慘酷不可名。軍實一朝盡，財貨亦全傾。受塵幾千戶，同付蛟涎腥。天網誠恢恢，食報如影形。靜思雜悲惻，亦含吾孤鶯。須臾達津沽，又怵邏卒偵。康莊成蜀道，難若登青冥。久久脫網羅，一舸始浮瀛。海艙安如山，疲魂暫蘇息。十年若彈指，往事記歷歷。夷禍非偶然，貽誤在夙昔。禍福若指掌，曲突應戮力。謀國惜無人，難發遂莫及。緬惟蜻洲民，剽悍習刀戟。其俗素輕死，貪殘喜狙擊。

肇邦殊渺茫，要以武立國。唐時雖觀光，未變蛇豕質。猴王挾雄心，伐韓逞鋒鏑。厲兵會寇我，幸輒斃牀簧。卒終有明世，毒焰煽閩浙。靖海賴譚俞，尤稱南塘戚。有清耀武功，我始有寧日。荏苒二百年，一旦樹奇績。倒幕以尊王，政制盡更革。自茲遂強大，圖我謀益亟。我遭太平亂，清社偶未易。武備不足言，朝政尤粉飾。士夫輕言兵，實則非彼敵。遽啓甲午釁，自難免一蹶。狡謀益深穩，歃血盟西狄。再戰又勝俄，三韓供強食。而我勢愈下，庚子繼戊戌。瓦全亦幸爾，終至傾王室。剝復此良機，天命殊未必。項城欲竊號，歐戰復日急。咄咄廿一條，突發如霹靂。再度慶苟免，尚不知乾惕。蹉跎踰十載，兄弟競墻鬪。北伐粗告成，驕氣竟橫溢。乳臭稱雄藩，壇坫託便闕。懸案踰三千，良言曾不恤。危機見萬寶，猶不速安輯。無備而驕恣，戰禍乃難戢。咄嗟失遼東，顏厚不慚恧。寧再獵一圍，晉陽任渠入。荒嬉到如此，其罪真可磔。吾弱日以彰，鬼勢日以猖。升堂更入室，黍米還及糠。自滿更侵蒙，一例虎驅羊。海軍亦眼熱，便欲攫申江。孰知事難料，竟遇南方強。百粵多健兒，血沸如煎湯。廟謨亦不顧，但期掃櫓槍。正月廿八日，一發孰敢當。薄海皆獸駭，一軍奮鷹揚。苦戰踰月餘，前仆後不僵。鬼兵若蟻蝨，鬼帥亦徬徨。鬼艦空嗟峨，鬼機多摧傷。名都付一炬，酷若焚咸陽。而我初不恤，士庶如風狂。效死有與臺，輸財到優倡。叱咤蔡將軍，竟成無敵楊。李廣雖無功，聊以懲貪狼。從茲暫休兵，敵愾情仍張。攘外在安內，沼吳須膽嘗。秉鈞有哲人，睿算無遺忘。築室忌道謀，從渠肆雌黃。

盡去腹心患，始克起膏肓。西京構巨難，舉國皆皇皇。民意益昭然，有若雲霓望。悍帥卒悔禍，敵黨矢劬勩。朝野共一心，制梃撻強梁。鬼知不可悔，益覺背負芒。不惜賭國運，梟盧決茲場。蘆溝一彈發，自是爭存亡。存亡未易言，古曰哀者勝。及今形勢異，武庫操性命。人蓄三年艾，我方七年病。寧能策萬全，不復計利鈍。廬山咨士庶，謀同無異論。武功誓將帥，眦裂鬱忠憤。民心知可用，國是爾是定。緬維作戰初，尚未一號令。和戰兩不決，燕帥首事債。奸人許窺伺，消息爲敵詞。南苑我駐軍，遂爾落坑阱。佟趙稱佼佼，能以軀命殉。張亦困奸謀，貌與敵呼應。平津兩大都，乃受羯胡躡。雍容絃歌地，一炬付秦燼。失之何太易，遼難今遭更。市民方飲泣，笳鼓自天震。巍巍湯將軍，突騎能電奮。南口古天塹，殺函險可並。仰攻若梯天，京觀聚梟獍。張垣恨不守，偉績成墮甌。晉軍素疲茶，弓弛無餘勁。遼將尤闖茸，潰若風籜迅。魯帥懷異謀，賣國師石晉。河防棄不守，炮口向南陣。權奸雖授首，戰略已難問。中原膏腴地，自是陷賊刃。北疆方苦戰，南國亦興師。淞滬喋血地，再見陳熊羆。八月十三晨，一發奮神椎。勝軍二十萬，意氣凌須彌。鐵鳥展鵬翼，培風逞雄姿。兵車甲勝銀，掩映白日旗。巨響震山嶽，騰光亂虹霓。塗地雜肝腦，橫空飛體肢。烈女多雲英，國殤足汪錡。綿延八十日，陣陷氣不頹。猿鶴與蟲沙，一例血肉糜。強弱久異勢，大場終不支。速退師或全，堅持成偉奇。闡北餘孤軍，驍雄尤可兒。浴血火海中，凜凜見鬚眉。至今四行庫，過者神爲馳。稱傷退軍後，整旅失其宜。

劉師首擘潰，蘇錫從崩墮。敵進若破竹，首都遂孤危。首都龍蟠地，險阻同湯池。備戰歷年所，工事窮般倮。守禦倘得人，宜可踰年期。奈何付鴛劣，而使擁節麾。棄險而憑城，危寧待著龜？卒令十萬衆，駢首同陳屍。酷毒踰揚州，凶殘勝魃魍。闖獻或其匹，異代今見之。武德盡掃地，詛罵亘天陲。鬼酋亦悲愕，一放已莫追。是時至險惡，累卵無其危。大軍值新敗，舉國咸憂疑。神奸除豈盡，肘腋藏禍機。敵幸不知兵，未肯窮輪蹄。容我新部署，旋斡爭幾微。否極始泰來，人皆辨祥機。武漢開行都，赤幟從再建。川滇爲府庫，生聚到窮縣。皖贛作右翼，秦隴供左援。湘粵爲尾間，軍實賴輪轉。敵後有義師，游擊足制牽。敵兵雖豕突，僅據點與綫。以逸待彼勞，吾知操左券。淮海置重兵，在截南北斷。桓桓盡韓岳，武略誇豹變。刁斗聲相聞，所拔皆上選。或來自西陲，回鶻騎奔電。或徵自滇蜀，保足捷飛箭。大刀鈇比霜，榴彈散同霰。莫不一當百，有最而無殿。卒收台莊功，偉績自茲奠。李白與孫張，各各褒鄂面。直至不可留，全師退梁汴。尚餘決河策，巨浸沒堤堰。悍虜化爲魚，殘倭走如猿。至今一水隔，鄭洛安若巘。贛北與鄂東，碩畫尤盡善。運籌有陳帥，奇勝顧榮扇。鐵軍數吳李，孰敢相後先。德安奏大捷，朝野騰歡忭。田鎮功尤豐，蹈空敵蒙譴。嗟彼卅萬衆，咸以頸血濺。若非南疆失，戰備猶可繕。全師趨上游，曾不遺寸練。空城究何補，寧怪虜淚泫。靡財老其師，是曰消耗戰。耗之道伊何，崖略可具陳。三島本山國，地瘠無資源。棉鐵與油煤，一一求諸鄰。取償賴工業，貿易爲本

根。自從軍興來，益增賦斂繁。勞師以襲遠，靡費無比倫。日耗二千萬，三載何可言。我一彼耗七，來日況無垠。傷亡過兆萬，嗟聲久久吞。健婦把鋤犁，戍卒惟哀呻。昊天復不弔，災浸生頻頻。匪惟苦饑饉，電業亦不振。出超圓集團，人超始爲真。庫藏蕩如洗，計政窮經綸。強暴犯衆怒，貸貸無交親。謬云戰養戰，掠地難安民。狂寇況貪婪，徒知潤其身。榨取盡錙銖，莫救泉府貧。在彼淪陷區，我軍猶雲屯。避實慣擊虛，飄忽如奔隄。賦稅尚樂輸，庶衆勤耕耘。是能百年戰，周命期維新。炎黃歌哭地，佇看靖妖氛。決勝別有方，彼薄在我厚。足兵與足食，二者無可後。三年塵苦戰，艱巨克荷負。貔貅四百萬，剽悍經百鬥。猛將森如林，不復記誰某。甲仗亦修繕，甚足供擊掇。銀翼騰翩翻，雲端振靈鷲。海運通越裳，舟車來輻輳。修途更接緬，絕域開戶牖。山川空阻修，瘴癘亦何有。惟衆十七萬，開闢五丁手。玉關萬里外，郵傳立烽墩。藏衛亦置驛，音問徧寰宙。妄欲久困我，具見彼昏瞶。理財有桑劉，什百增國富。地維不愛寶，鹽鐵益其舊。爐錘興百工，技術羅衆妙。重輕必兼顧，企畫盡竅竊。溝洫增膏腴，蠶桑溢綺繡。山林茂楸楠，園囿叢橘柚。草萊盡阡陌，牧字孳六畜。連續五豐穰，忠盡得天佑。閭閻稀寇盜，農隙有杯酒。雖荷兵役嚴，生理盡康阜。絃歌從未輟，奧義容判剖。學優則從仕，進取賴俊茂。蔣公真天人，四義標治要。教管與養衛，自治以初肇。抗戰亦其末，建國此綱紐。行都記觀光，氣象實焜耀。萬幾許前席，吐握忘不肖。精神勝物質，謀謨比周召。大慙雖鳴張，形勢實明

瞭。收京終有日，待撲殺此獠。中興具端倪，拊掌禁絕叫。長句紀南征，倘容奏廊廟。

古風（補錄二首）

佛陀誕生毒，悲閔說無生。卓立三乘旨，大小隨所程。盡祛外道蔽，而啓心目盲。筏喻極解脫，真如即無明。法王初示現，八部天龍驚。頂禮皆侯王，皈依盡編氓。南洲被德化，草偃從風行。渡海來震旦，奧義益恢宏。湛深出世法，儒術與相成。迄今二千載，象教猶光亨。基督起西亞，聖慈拯天黥。捨身以救世，貴賤咸輸誠。義簡易修持，真詮布寰瀛。歐陸首沾被，功與希臘并。知力與願力，誕育千菁英。糟粕倘刊落，要旨仍長榮。晚出嗟伊蘭，敷教賴持兵。力足躡兩洲，銳鋒無與爭。所至得衰落，上國今夷陵。恃力實致之，毋乃侔焚坑。今茲馬克斯，褊隘誰與京？初衷在濟衆，殘殺偏盈城。尚詭不擇術，慘暴同鬼蜮。一時雖橫恣，換世終顛傾。緬懷大同世，不獨親其親。貨惡棄於地，力惡不出身。殺寧及不辜，道民惟以仁。行綜佛耶孔，相與謀治平。驟聆似難企，舉重或若輕。勿譏同夢囈，終見黃河清。

政制雖多門，基礎在心理。凡事豫則立，否則無可恃。民治殊難言，美法豈易企。教義與政論，醞釀歷年紀。水到自渠成，刻鵠方驚似。在法尚激變，殺人若螻蟻。拿翁自稱帝，

久乃定國是。吾華戴一尊，國體亘千祀。士夫操政柄，庶人有不議。清末革命論，首創種族幟。告廟到明祖，共和尚何義。無怪洪憲徒，謬欲復帝制。民權託空言，要素實未備。官方遂日窳，悍將益驕恣。北伐幸告成，國論立標識。曠視五千年，一亂與一治。行看戰火後，重見太平世。

交州行 並序

安南自秦漢以來，即爲中國郡縣。歷代時叛時服，終爲藩邦。其民族本與中國血統極近，而以久於臣服，故其典章文物皆做法宗邦，其歷代王室亦多爲漢人也。清乾隆間，法人東來，即生窺伺之心。百餘年間，迭乘其內亂，以遂其蠶食鯨吞之野心。至光緒朝中法之役後，乃正式夷之爲殖民地。雖仍存阮氏正朔，然政治經濟權率操之異族之手，復以拉丁字母改造其文字，遺黎遂漸忘其祖國。而苛稅雜出，民不聊生。志士雖有恢復之心，空口終無補也。詠安南風物，以元陳孚字剛中交州稿最爲詳贍，然距今已七百年，尚無以雄篇巨製爲黍離麥秀之詠者。平生未曾爲梅村體詩，然素喜其音節諧婉，低迴掩抑，有一唱三嘆之致，最宜於弔古，乃試以其體詠之。安歌幹 (Angkorwat) 大寺爲西曆十三世紀左右陳氏王朝所建。崇階二百尺，其上殿宇樓閣皆爲巨石所製，備極瑰偉，爲安南最大建築。可與緬甸之阿難寺 (Temple of Anandes) 與瑞大光 (Shwe Dagon) 金塔或爪哇之婆羅佛塔 (Borobudur) 相媲美。暹羅人在覆滅陳氏王朝與焚燬真臘舊京安哥單 (Angkor Thom) 之後，乃另建阿有梯亞 (Ayuthia) 新都。安哥幹大寺遂漸鞠爲茂草，數百年來無

人知之。至西曆一八五八年，法籍旅行家始發現於深林密箐之中，見其規制儼然。法國巴黎東方學院乃以全力規復之，今遂爲游觀勝地。予過安南時未暇往觀，姑先志之。他日當謀作快游，更以專章紀其勝也。

秦亡六國一四海，更發逋卒征陸梁。屠睢將兵五十萬，分軍築寨窺越裳。伏屍流血可漂杵，睢竟敗績死窮荒。旋師備邊惟遣戍，終秦之世無降王。漢興趙佗併象郡，僭號自娛能電奮。漢文優詔勞遠人，遂奉正朔修貢問。呂嘉叛亂弑其主，伏波樓船出橫浦。嘉終授首南越平，日南九郡皆納土。馬援豐饒傷無功，遥事羈糜柱鑄銅。鐵船沉海不可見，空餘廟貌覘雄風。安南唐代置都護，高駢石塔長支柱。宋興李氏凡八傳，陳王竊國始內附。胡元威力震炎方，戡滇定緬臣夜郎。遣使迭頒南越詔，興師繼出瞻波疆。陳季歌詠紀風土，虞志尤詳朱火光。明清兩代時叛服，莫黎鄭阮爭逐鹿。廣南大越久分疆，三十年間亂相續。法人東來窺伺久，嘉定三州先不守。宗邦廷議罷珠崖，屬國自茲爲法有。歐人殖民舊有術，政制財源攫其實。餼羊任立小朝廷，帖括仍容舊咕嚕。寢以佞盧代漢文，更愚黔首同坑焚。繁興苛稅敲精髓，所餘生計惟耕耘。苛政尚非身毒比，志士不容有甘地。敢期自治比藩邦，慎勿昌言謀抗拒。遺民意氣久消沉，空歌麥秀淚盈襟。皇都雅奏不可作，嘆世唯傳促節吟。高樓傑閣雄上都，榷籬茅舍徧鄉間。邀涼有客皆冰酒，辟濕無牀不尚爐。古貝花開汗如瀋，鴉鷓聲淒鳴屋頂。蠻雲瘴霧鬱難開，跼跼飛鳶不留影。怪藤疑

蝮懸高枝，毒蟻含沙伺水湄。檳榔萋葉唾如血，藥物羌延命若絲。玄襦青帽襟裾短，椎髻髡顛更徒跣。乍聽但覺語侏離，細睇還嫌行偃蹇。更嗟下俗甚澆浮，胫篋公然徧道周。國亡禮壞民生困，寧怪遺黎俗日偷？自昔曾傳全盛世，做法宗邦備政制。太師太尉掌機樞，佐以檢法與明字。中贊章糾御史臺，安撫大僚司縣治。後宮粉黛四千人，象輿雀舫恣尋春。明珠瑟瑟懸璫飾，安息龍花散麝塵。壞寺轟傳安哥幹，深浚濠隍高築閘。長廊徧刻舊神跡，巍階高矗新佛塔。一杵齋鐘千指動，香飯慣爲倉卒供。皈依膜拜盡侯王，頂禮布施多庶衆。高僧敷座說楞伽，瑶女弄姿唱囉嘖。婆羅門漫詡巴洋，廢壘荒邱已如夢。孰知日月轉風輪，彈指華嚴化劫塵。真臘舊京歸一炬，暹都阿有又更新。淚濕銅駝餘父老，坐視琳宮生茂草。深宵蛤蚧叫重檐，夜月鴟鴞飛複道。久無梵唄人晴雲，時有猿啼動清昊。世換於今七百年，麻姑幾見海成田。降王幸得存宗祐，舊史還須問簡編。驛路欣能通上國，海疆又值起烽煙。上國軍興已三載，天育豪英勝元愷。雖無樓櫓戮鯨鯢，盡有蟲沙成醬醢。豈惟華胄望中興，越人翹首仰威靈。佇看聲教返疇昔，故國重恢列翰屏。星華更待舟爲市，萬劫^(二)爭從俗飯僧。椰酒待傾鸚鵡罈，長歌代頌我猶能。

注：〔一〕婆羅門教巴洋寺Bayon 亦極宏偉，建於西曆九世紀末，早已就圮。

〔二〕與星華皆州名。

展薛爾望、張竹軒兩先生墓

三百年間見兩忠，日星河嶽孰能同？分輸一死支人紀，坐使千秋識鬼雄。造化小兒憑播弄，^(一)先生大節盡從容。冷官^(二)弱女^(三)羞偷活，叛國於今有巨公。

注：〔一〕「誰禁我青山一臥，任造化小兒安排」，乃張竹軒先生自挽聯句。

〔二〕張竹軒先生清末官廣文，廣文世稱冷官。

〔三〕薛爾望先生合家自沉，弱女與婢皆從焉。

張總司令自忠挽詩

大星落處日爲昏，噩耗驚傳盡斷魂。忠並馬援甘裹革，悲同先軫幸歸元。三年蕩寇稱無敵，百戰論功數獨尊。地下有靈應瞑目，終看強虜潰襄樊。

以下辛巳

一九四一年

和陳孝威將軍酬羅斯福總統詩四十韻，以紀抗戰四週年

自來治亂相倚伏，據亂昇平如轉燭。出民水火賴仁人，今見英賢繼前躅。曩維劫火扇歐

洲，四年喋血交相仇。勝殘去殺有元首，十四要點傳全球。獨嗟善後多遺策，以力服人心詎革。雲霓大旱未渠蘇，與爾偕亡應蹙額。臥薪嘗膽已年年，燕處危巢尚晏然。未聞患難相扶掖，猶見縱橫競制牽。衆飢豈汝能獨飽，殺鵝取卵見何小。取之不惜盡錙銖，關市稽徵嚴壘堡。空歆國際有聯盟，筆伐焉能禁暴橫？遼東一彈如星火，畢見燎原野燒成。黑衫權相爭尤傲，繼見獨裁生德奧。西班牙有佛蘭哥，一一虎狼肆牙爪。大國依違畏執言，小邦禁口若寒蟬。蝮蛇螫手不斷腕，今日食報寧關天？東方抗敵多人傑，衆志成城蘇故國。利兵堅甲任鴟張，撻楚笞秦憑挺白。初驚抗戰發蘆溝，倏見烽煙及海陬。碎顛浴血八十日，天地變色神爲愁。多難興邦有明訓，四載塵兵今愈奮。佇看強敵陷深泥，日見宏猷展新運。歐洲兵禍倏重開，上國名都化劫灰。嚴刑慘殺絕人理，大地驚看末劫來。法軍自昔稱無敵，孰料虛名鮮實質。獻俘百萬古所無，馬塞聞歌鬼應泣。不爲勢屈僅英倫，天育賢豪秉國鈞。巨艦凌波猶冠世，魘機噴火亦通神。獨惜忠言納已後，武力未充謀未就。咄嗟洪水已襄陵，掬土塞淵寧有救？西球端賴有真人，悲天憫世惟其仁。三膺大選冠青史，獨有宏謨制暴秦。潛艇飛機擅雙絕，製作精工源不竭。遙操勝算控兩洋，已見謳歌傳萬國。陳兵東至格林蘭，星旗更指亞丁灣。馬來險阻咽喉地，焉許陰謀逞島蠻。援英已卜西方勝，援華行見東方定。要將武庫濟義師，以殺止殺惟公命。仗義寧徒詔拜倫，神聖差同十字軍。終看一怒誅元惡，萬匯昭蘇天下平。

再訪月牙山有賦

浮嵐滴翠聳孤標，選勝欣看著一瓢。佛殿塵封兵子臥，海潮音蕩贊公超。(一)憑闌萬象收遐眺，遺世千靈接大招。一蓋雲泉滌塵累，携筇更待探岩嶠。

注：(一)住持師巨贊時方輯獅子吼月刊。

詣良峰雁山公園、廣西大學

昂頭鼓翼雁思騫，花竹便娟別有天。未忍風煙專岫壑，要令絃誦續薪傳。弘文待續柳公緒，著易應同虞氏賢。我亦忝顏稱祭酒，欣聞木鐸振南天。

周憲民先生錄似先曾大父致勒少仲太姻丈書感賦（附懺盒自跋）

周先示我一封書，讀罷能禁淚滿裾？可悟功名真一夢，漫將恩怨溯當初。仁人德澤流桑梓，故老謳歌徧里閭。久負平生饑溺志，摩挲遺翰益增吁。

懺盒自跋云：清同治朝，劉坤一撫贛，奏增田賦，贛籍御史議彈之。先曾大父時任總憲，以爲洪楊兵後，湘人冠蓋赫奕，炙手可熱，言官勢輕，必不得請，且將獲罪。乃具疏劾劉。劉本與先曾大

父爲舊交，至是乃反顏摭拾族人逋賦事，兼引京官不得與外官通函例，還劾。其時曾忠襄公方與官交惡，劾官兼及先曾大父，遂與劉同罷吏議。劉以勢得革職留任處分，先曾大父則降五級調用。準諸曩例，正從各叙一級，降五級應得從三品，乃降補通政司，可謂嚴刻無倫。日後曾文正公入京，代忠襄謝過，先曾大父乃與忠襄復交。劉坤一入京亦乞人說項，欲謀一晤，則峻拒之矣。

熊天翼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

異人不世出，御世蘇群氓。剝復此樞機，誠若王者興。觥觥安義公，德業邁群倫。開府值艱難，匪勢燎原成。密勿佐元戎，軍政劑重輕。譏察嚴保甲，碉堡森周星。裘帶資坐鎮，匕鬯初不驚。交通舒國脈，利用兼厚生。政令暨窮鄉，指臂效以呈。劫餘撫瘡痍，經濟勤桑耕。水火登衽席，謳歌達天垠。比歲擾蝦夷，運籌在食兵。堂堂蕭相功，韓彭詎能爭。建國奠鉉基，庠序育群英。十期雨露恩，桑梓日滋榮。鐘鼎待銘功，勳業日光新。佇看挽天河，禹甸慶長春。

寄行嚴（補錄一首）

昔傳政論稱無敵，老以詩名劇自憐。文紹柳韓興八代，學追嚴馬有新編。^(一)十年以長應兄事，並世相看許我賢。繼往開來推獨步，未容嘯傲隱林泉。

注：〔一〕君擅名學與文典，屢幾道師與馬肩叔未能相尚，錢基博文學史亟稱之。

以下壬午

一九四二年

題吳天聲祖母朱太夫人圍爐課讀圖卷

殘釭淒對雪飄垣，寒意侵膚被不溫。節勵畫灰同畫荻，天貽賢子復賢孫。深恩慈蔭垂三世，清譽循聲萃一門。劫燼爬搜遺著在，永宜珍護詔來昆。

以下癸未

一九四三年

顯微先生殉國週年紀念（二首）

反景回殘照，風過草木驚。未甘狐兔竄，卻作鳳凰鳴。絕學存遺著，千秋有定評。即今堪告慰，國勢益崢嶸。

一死堂堂在，臨危氣不降。英風傳石口，大節振西江。青史誰當寫，晨鐘手自撞。輿屍同弟子，日月故無雙。

送孫結民

櫻桃著花晴漸穩，野雉出林風正高。勝日作閒饒靜趣，息心亭畔聽松濤。

編者按：

此詩見孫結民胡校長送我一首詩所引中正大學、南昌大學兩學校校友會編校友通訊

第十四期，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十五頁。題目為編者所加。

賀洪都旅渝同鄉會成立

宏開盛會，萍聚客鄉。抒懷立論，晤對一堂。敦親睦誼，聯繫梓桑。宣勞抗建，爲國爭光。精誠無間，矩規孔長。

（見胡宗剛撰胡先驕先生年譜長編，江西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百四十一頁）

以下乙酉

一九四五年

讀天寶遺事有感

曲江春動走雲駟，到處楊花覆白蘋。別苑正聞歌宛轉，宮庭倏已辱膾腥。傾城幾見誅褒姒，爭寵何堪鬥尹邢？覆楚沼吳前鑒在，傷心寧獨雨淋鈴。

書平蠻三將題名後，即以美鄭洞國師長

邕賓結繳森群山，羊蹊鳥道通南蠻。居高臨下建瓴勢，嶽立特數崑崙關。惟宋仁皇尚文治，甲仗未修輕武事。廣口崛起有儂酋，竊發嚴疆幾莫制。封豕長蛇肆爪牙，凶鋒到處無攔遮。連陷廣南十二郡，僭逆竟敢開朝衙。神威端賴狄樞密，奉詔南征奮斧鑕。虎賁二十萬貔貅，要誅狂寇先朝食。佳節騰歡慶上三元，置酒高會來千官。忽傳偏師已入蔡，兵未血刃凌嶺岼。翌晨列陣歸仁輔，矢殲巨慝赫斯怒。銀盃銅面儼天神，異代蘭陵寧比數？群凶一鼓盡成擒，二月旋師返桂林。摩崖龍隱紀功烈，姓名山嶽同崎嶇。殊勳今日欣有偶，倭寇南疆肆侵擾。堅兵據險鋒莫撓，獨仗奇謀殄群醜。三更飽飯馬銜枚，蛇行鼠伏攀崔嵬。夜雪無聲鵝鵲靜，萬駁突發天爲摧。頑敵負隅仍有恃，不顧當車奮螳臂。仰攻我亦感艱難，攻守自來稱異勢。機械精研第五軍，摩托坦克紛如雲。鐵啄狂噴十字火，霹靂震動清妖氛。猿鶴蟲沙同一燼，束手破俘餘亦僅。重看漢幟颯雄關，遺黎額手交稱慶。巍巍京觀築巖隈，笳鼓喧闐奏凱回。豈獨賓州得屏障，邕南賊勢亦寢衰。進退自茲嗟失據，悍卒蹉跎老征戍。義師終盡逐天驕，河山更作金湯固。銅柱銘勳馬伏波，如公偉業亦堪歌。安得昌黎爲作頌，勒石與此爭嵯峨。

（見黃萍蓀編龍風雜誌，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三期）

以下癸巳

一九五三年

贈許傳楨

花氣濃薰芳草齊，携筇又過一峰西。空山盡日無人到，坐領松風聽鳥啼。

見湖北校友會周思孟主編，中正大學、南昌大學湖北、貴州、雲南（籌）校友會校友聯合通訊紀念胡先驕校長誕辰一百週年專刊，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第三十八頁。

以下壬寅

一九六二年

宇宙航行歌

排雲馭氣奔如電，昔但玄思今乃見。莊生漫詡搏扶搖，列子御風亦徒炫。惟今科學造精微，宰制自然始完善。航行宇宙有飛船，發射飛船憑火箭。蘇聯先後射衛星，太空生物恣游行。凡夫得遂攀天願，英雄第一加加林。編隊遨翔四晝夜，飛行業績尤堪驚。航行宇宙非容易，往返安全須熟計。超重失重倘能禁，隕星射綫須防衛。計無遺策費經營，佳辰遂啓赤霄程。奮飛遠出高穹上，下視人寰景色新。大地青蒼誠正色，彩虹繚繞尤奇絕。

世人得此世外觀，瑤京行逐群仙列。自茲進探月宮幽，金星火宿更追求。誓欲空窮天地秘，斗牛深處置傳郵。濁世鷄蟲安足問，無垠星界待冥搜。銀河雖遠要可至，不計光年汗漫游。

以下甲辰

一九六四年

唐慎之詩老作開成石經歌，感而同賦

熹平石經劫餘字，偶留片石同瓊琳。中郎書法冠今古，夏承而外存儀型。正始石經亦幻滅，縱觀往史禁輦呻。開成石經獨健在，石踰二百森如林。鳳閣群儒竣此業，開來繼往功能陳。我邦立國在儒術，薪火不斷傳千春。佛老百家但紛擾，銘心沁骨惟諸經。民彝文治二千載，舉世瞠目儔與京？歐西羅馬亦稱霸，控搏歐亞恣窮兵。東西再覆不更起，至今遺址空崢嶸。賢王莫救滅亡禍，政治魚爛難孤撐。屢蹶屢興我克振，五胡契丹金元清。鐵蹄蹂躪雖至酷，夷主向化尊彝倫。前朝規國有英使，遺著道實無偏評。⁽¹⁾法儒⁽²⁾立論亦讚嘆，仿作器物爭流行。獨惜閉關昧時勢，鴉片戰役招侵陵。一百餘年極卑辱，國幾不國艱圖存。論治紛紛談改制，辛亥革命開維新。取櫝遺珠盡能事，妄追歐美存眉伸。半世紀來效可睹，厝民水火誰哀矜。八年抗戰幸光復，撻秦兵甲猶斯民。殖民枷鎖卒解脫，紅

日又自東方昇。文化繼承有明訓，足兵足食爭和平。讀經雖未著爲令，要棄糟粕存菁英。十五週年大勢改，聲威遠播天四垠。西方習尚重功利，富强弗拯閭閻貧。彼儒競研我典籍，從知治術旋將更。東方文運責在我，石經愈足爲儒珍。長歌抒臆述梗概，掀髯公想同吾情。

注：〔一〕清乾隆朝英使覲見，歸作游記，盛稱我國政制風俗純美。

〔二〕指福爾泰爾。

八十三叟敵國注：自學校廢經不讀，士子於國故一概茫然，故美國人波爾伯克有「學者皆黃臉外國人」之謂。胡步曾教授，我國科學大師，第七屆國際植物科學會議推爲副議長。世界水杉祇有化石，胡教授發現中國有活樹森林，傳種各國。其持論非三家村食古不化者可比。憶幼時讀論語：「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殊怪齊强魯弱，孔子何以倒置？及見左傳齊民以所得三分之二歸公，自食三分之一。而魯哀公時，取民止十分之二，然後知孔子之真意在富民。此詩「富强弗拯閭閻貧」正合此義，特詳注之。

附 懺盒詞稿

海國春

題柳亞子分湖歸隱圖

一九一四年

春色婆娑，天外青山如髮。波光搖黛影，聽鳴榔聲裏，漁歌清越。十里分湖，三春花草，應塵網、一時盡脫。勝跡留傳，舊游如夢，靈芬故事能說。應念碌碌風塵，勝溪舊宅，歸夢至今未得。一幅輕綃，半泓煙水，畫裏湖山空閱。影事如煙，楊柳岸、曉風殘月。扁舟一舸，勝游他日當達。

蝶戀花（四首）

一九一六年

寒雁歸來秋又半。秋影如潮，一壁秋燈暗。四砌秋蟄聲不斷。夜闌倚枕秋心黯。班
騅已去天涯畔。水遠山遙，水外山尤遠。淚漬冰綃千萬恨。菱花鏡裏朱顏換。

水精簾外西風緊。四起砧聲，敲徹秋宵冷。萬疊流雲橫半嶺。夜深月照房櫳靜。行

坐相隨形共影。挑盡蘭膏，守定孤淒境。百轉相思還自省。陸郎消息如萍梗。

海天萬里長相憶。孤擁寒衾，聽盡銅龍滴。好夢難成頻轉側。朦朧不覺秋窗白。
一點靈犀通未得。欲往天涯，身乏雙飛翼。千種柔情填恨臆。淚痕忘把羅巾拭。

落葉蕭蕭秋已老。爲問征騎，可在咸陽道？聞說西秦寒信早。客中身體宜珍保。
未是棄捐增懊惱。繫念行人，刻刻心如搗。但願旋歸終永好。敢辭生死爲君效。

（留美學生季報第三卷第一號，一九一六年）

虞美人

賀友人新婚（一九一六年）

蓮步梅妝嬌且小。無限溫柔繚。濃情膩意寄良宵。羨煞佳人才子捲紅綃。畫樓繡
幕花含笑。絕代傾城妙。卿卿我我似醇醪。卽是風流女是閨中豪。

（留美學生季報第三卷第一號，一九一六年）

鶯啼序

詠荷用夢窗韻

平湖練空蘸影，燦紅雲映水。慣嬌並、嫩葉田田，艷絕初綻瓊蕊。露華重、微涼沁骨，煙波

浩渺繁星墜。櫂扁舟、驚散栖鴛，倍饒幽思。碧月涵虛，把盞對景，唱新聲定子。弄

菱荇、休折疏花，怕招羈恨偷至。簸吟魂、歌筵舞席，忍輕負、緜笳纖指。早侵尋、酒人詩腸，頓添秋意。燕雲舊跡，照眼晴霞，最解縈寤寐。春夢遠、曲瀾飛漲，漫省前事。去

國銅仙，幾傾鉛淚。翩鴻緩步，沉魚羞靨，宮黃飄粉，瑶房冷，被西風、一夕吹憔悴。駒光過隙，蹉跎浪說華年，暗驚衆芳叢裏。

狂蜂怨蝶，倦覓枯香，嘆墮紅敗翠。算祇剩、橫塘擎雨，壞井鳴風，屢和疏桐，共牽愁起。銀璫繡羽，離恨歡唾，情縈絲藕心更苦，付鸞簫、淒調能重倚。從教象管如椽，斷闕殘詞，累書鳳紙。

編者注：

〔一〕自此至高陽臺題呂碧城曉珠詞，係根據作者手稿排版，又名寤歌集，前有王易題

詞木蘭花慢，約作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最後十首自水調歌頭天問起爲七十歲以後所作。

喜遷鶯 題王簡庵鏤塵詞

苧衫茸帽，慣馬足關河，霜寒風曉。譙角鳴秋，邊塵警戍，消得庾郎懷抱。天涯憑闌心事，都人無端啼笑。祇秀句、付鸞箋象筆，而今能道。

愁悄。應記省、燕市冶春，綠鬢雙年少。剝海浮舟，江亭按拍，幾度夕陽歸驟。吟情劫餘漸懶，怕聽怨歌淒調。明月夜、待重翻舊譜，銀簫低奏。

大酺

舟中呈周癸叔先生

溯古蠶叢，江山好，靈氣蔚生人傑。相如詞筆冷，剩茂陵遺事，至今能說。秀句縷雲，孤懷比月，應是坡仙心骨。窮荒供游賞，奈鍋棊蠻舞，坐催華髮。念愁人紅棉，夢回春草，舊情何極。

扁舟還作客。祇當日、豪氣渾猶昔。任負卻、吳鉤如練，投老依人，尚奇勳、笑談堪立。戢我培風風翼。從解了、落機吟屐。更休惜、閒風日。新譜同按，相和垂虹簫笛。此意倘君會得。

鶯啼序

中秋夜賦，用夢窗韻

良霄桂華浸瓦，映晶簾繡戶。嫩源峭、星斗空明，雁程迢遞催暮。暝色暗、天低野闊，秋風亂起金銀樹。漸更闌、零露如珠，斷雲堆絮。

十里紅樓，近遠笑語，沸歌塵酒霧。慨人世、佳節無多，綺懷慵寄縑素。但丁寧、華年自惜，更休惜、春衣金縷。待扁舟、迎載桃根，共盟鷗鷺。

蘭亭已矣，梓澤邱墟，此生本寄旅。能對酒、月圓幾度。過眼歡事，摧盡繁花，慣饒風雨。香飄桂殿，光搖銀海，觚棱遙指仙宮闕，問瀛寰、可得枯槎渡？吹簫散髮，翻思控鶴冥游，定消素襟塵土。

鳴蛩絮切，敗葉蕭騷，早茜衫換苧。漫省念、燈前屏底，淺妒輕顰，鳳履傳杯，玳盤教舞。分瓜片藕，拏芳攀翠，啁啾兒女恩怨語，付柔荑、

彈人箏絃柱。行看檢點羊裙，淚墨留題，尚餘恨否？

楊柳枝

和癸叔薊門春柳詞，仍借比竹餘音韻（十五首）

東皇着意釀妍春，一夕倡條舞麴塵。從此鶯花回上苑，大堤爭看踏青人。

因風眠起怨風吹，露葉凝煙故故垂。莫道鳳城頻點染，惹人終古恨成絲。

舜死堯囚舊話殘，旗亭歲歲縮雕鞍。行人錯說春光好，如此柔條莫浪攀。

雨驟風狂困晝眠，靈和春色憶當年。鳳靴人遠鈿車逝，空向離亭泣暮煙。

裊裊春風響珮環，頓驚鶯語度重關。幾番花信年光老，錯覓脚泥舊燕還。

軟舞嗒嗒過一生，家山破碎總心驚。新鶯不管興亡恨，飛上柔條故弄聲。

飄盡穠春桃李妝，剩將螺黛換宮黃。春風十里江南路，禁得游人暗斷腸。

婀娜煙絲覆畫堤，墜歡如夢鳥空啼。
春城依舊繁笙管，催送斜陽過水西。
九十春光逗嫩寒，幾番風雨百花殘。
桃源路杳漁郎逝，休作東南好景看。
煙眉露眼最堪憐，中有臨風蛻骨蟬。
一自彩雲南去後，至今遺恨付金鉤。
哀絲豪竹杳歌塵，飄盡楊花了卻春。
金谷繁華久消歇，明珠空換墜樓人。
休蹙宮眉莫弄顰，樓頭寄語斷腸人。
等閒花事年年在，開徧嫣紅又是春。
飛絮無端化作萍，莫嗟隨水任飄零。
枯楊尚有新稊在，憑藉東風眼又青。
易醒好夢竟魂銷，流水空還廿四橋。
狼藉千紅春事了，定教愁損沈郎腰。
年來斷夢已成塵，欲溯仙源試問津。
眼底蟲沙供一笑，避秦行逐武陵人。

秋 霽

和簡庵贈癸叔之作，仍次梅溪韻，律則從草窗

天漾微雲，早醉錦江楓，暗老秋色。海燕銜巢，渚鴻橫陣，消他送寒風力。勞生暫息。坐看潑黛山眉碧。念舊國。千里夢魂，依黯繫羈客。蓮房墜粉，桂窟飄香，眼底風光，助人悽寂。嘆年時、關河馬足，頻經喪亂鬢添白。雙槳畫船從辦得。淺斟低唱，任教浪跡江湖，酌盟鷗鷺，水村煙驛。

解連環

甘棠湖秋泛

嫩涼天色。泛明湖懼人，練空無極。指畫裏、煙水危亭，映環翠香爐，岫嵐如滴。冷襲羅襟，漸驚覺、肅秋風力。看銜山夕照，半掩暮霞，半皴濃墨。愁聽斷鴻怨抑。和霜天畫角，悽動寒碧。任幾度、夢逐波沉，恐江草江花，亂人愁臆。攪起離情，最厭煞、高樓哀笛。待歸來、翠衾自擁，墜歡暗憶。

寶鼎現

雙十節滄城簫鼓甚盛，感賦

飄輪雲騎，漏刻初轉，光回燈市。聽一派、秋城簫鼓，遠近飛揚歌浪起。殘月夜、看繁星千點，照得家家扶醉。笑語和、天風四墜，繚繞軟紅塵裏。記否前度傷心地。剩斜陽、

沉寂如睡。笳鼓怨、旌旗鮮麗。轉眼青燐聞鬼語，待把酒、酌黃花岡底，掩淚招魂剪紙。
最痛絕、血痕殷紫，換得神州破碎。依舊舞扇歌紉，算暫賞、年時歡事。祇驚心、野哭
千家，繞湘雲楚水。畫燭暗、擁衾無寐，舊話能酸鼻。奈撩夢、人影車聲，搖兀宵來恨思。

解連環

半塘老人與彊邨世丈均賦有鞦韆詞，甚工。亦做鞦韆一解。

暮春池閣。颺垂楊萬疊，暗遮紅索。鬥倩影、羞賭身輕，怕花外玉驄，傍牆依約。俊賞年
光，盡消得、鳳飄鸞泊。自香車去後，剩粉褪香，怨蜂狂撲。尋芳索盟誤卻。嘆娟紅
瘦綠，都付零落。看絮語、雛燕嬌癡，便欲訴相思，錦字難託。畫板雙雙，任鎮午、西園低
絡。向更闌、颺殘淚燭，舊歡念著。

滿江紅

讀半塘詞

抗疏功名，恁落得、蠻荒投老。幾負卻、吟邊壯志，酒邊孤抱。桂海關山縈舊夢，燕臺冰雪
添悲嘯。最悽然、穿塚傍要離，心如擣。詞賦筆，聲名噪。家國恨，憑誰道。剩名山
珍貯，茂陵遺稿。彈淚西風猿鶴怨，銷春南國鶯花鬧。算都歸、蕭瑟白楊風，斜陽照。

惜秋華

讀二窗詞

錦字銀箋，嘆凋年苦說，芳華驚換。曲底淚痕，消他倦游心眼。匆匆夢冷春明，祇贏得、天涯腸斷。難重問、邛池桂海，煙波鷗伴。

千里夢魂遠。剩當筵賦筆，初愁緘怨。迅羽逝，裘葛易、幾番寒暖。臨風拜倒啼鵲，賦八哀、杜陵傷亂。誰管。寄閒情、舞衫歌串。

憶舊游

金風薄人，緬懷江亭舊游，和癸叔丙辰重九之作。

嘆緇塵浣素，碎錦裁秋，尊酒飄零。回首東華路，記瑤臺選勝，香塚尋銘。薜牆暗憶題句，誰與說湘卿。祇佛殿塵栖，僧寮草長，一桁江亭。

淒清。黯凝佇，對無語西山，黛鎖眉青。事影隨流水，任風欵敗葦，波蕩寒螢。去天尺五韋杜，飛淚灑觚棱。又滿地江湖，行吟倦客羈恨生。

憶舊游

傲夢窗體韻再和癸叔

錦楓霜彩絢，是賞秋、微吟度年涯。雁程驚寒遠，帶平林暝色，返照昏鴉。井梧斷葉飄砌，千里振驚沙。更壞堞笳哀，荒亭酒冷，恨到黃花。

無心恣憑眺，怕敗柳蕭疏，枯葦欹

斜。王謝今何在，問年時燕子，飛向誰家？畫船怨笛休弄，聽曲有龍蛇。任倚遍闌干，平蕪望極，羈思賒。

月下笛

用玉田韻和彊邨

繡幄圍春，湘簾捲月，舊儻何處。籠煙暗柳，猶認東風斷腸路。樓頭遮絕天涯遠，最憎煞、如絲細雨。剩香消永晝，殘紅墜蕊，伴人無語。羈緒。年芳暮。待怨曲重招，舊時鷗鷺。傷春倦旅。近來詞句悽苦。花前懶弄閒簫笛，問此意、啼鴉會否？漫訴與，識愁心、惟有含情碧樹。

陌上花

用蛻巖韻和彊邨

流鶯漸老，薔薇初綻，錦屏春晚。廿四番風，都付絮花池館。銀箋解說相思恨，紅葉宮溝飄斷。嘆西園秉燭，墜歡重憶，酒人星散。苦銷沉，鏡裏朱顏暗損，辜負年光將半。省識天涯，幾換嫩寒輕暖。尋常擷翠拏芳意，慵託碧天遼雁。祇憑他、爲說庾郎詞筆，近來差懶。

江城子慢

和癸叔滕王閣晚眺韻

遠鴻影明滅。迷暗渚、蘆花亂晴雪。練波闊。煙嵐擁、畫出西山重疊。聽嗚咽。江水滔滔流恨去，秋濤湧、林端搖淡月。古今剩付危樓，經興廢，記離別。淒清霜楓戰葉。沐銜山夕照，紅似鴟血。幾消歇。詞仙渺、賦筆憑教爭說。笑華髮。輕換悲歡人易老，驚彈指，風花千萬劫。望窮天際歸舟，總心如結。

木蘭花慢

重九日作

倩橫空雁影，寫難盡，此時情。正病菊飄香，丹楓煥彩，霜岫浮青。寒江榜歌送晚，迸疏砧、怨笛入秋聲。休說龍山落帽，近來歡事飄零。金尊看取玉山傾。醉了莫教醒。算艷冶當年，如今盡付，智井沉瓶。登高漫窮望眼，怕西風、吹淚滿江城。消得題糕錦字，詞仙知屬何人？

齊天樂

丁巳季秋，於故紙中覓得先外王父鄭曉涵先生手書，自輯晚翠軒詞殘稿一卷。先外王父曾自刊晚學齋集，流傳亦稀，僅存碩果。覽物愴懷，賦此一解。

老仙歸後江山換，叢殘更誰珍護。汗簡餘香，銀簫舊曲，禁得蘭成愁賦。寒蛩絮語。似頻說當年，按歌徵舞。剩有天涯，半編手翰付蟬蠹。黃山雲海卅六，黯林梢淡日，斜照邱墓。淚灑西風，燈明畫閣，空憶吟邊詞句。飛蹤暫駐。應目笑題箋，世間兒女。愴我情懷，夜窗飄暗雨。

齊天樂 鴉

暮秋如薺蒼煙淡，翩翾萬鴉飛舞。畫堞笳哀，連營馬動，極目荒寒如許。枝頭對語。似慣說興亡，坐觀今古。塔影沉沉，半山殘照又西去。中原劫灰見否？認隋堤怨柳，飄盡風絮。老柏鳴鴉，頽垣噪鵲，迸入亂離情緒。天涯倦羽。恐徧繞南枝，定巢無處。祇羨冥鴻，五湖堪寄旅。

慶春宮

同癸叔賦丁巳舊臘祀竈日立戊午春。

瓊管灰飛，斜街燈爛，夜城疊鼓催更。浮蟻醅香，膠牙錫軟，與君共倒銀罍。載途冰雪，問此去、瑤京幾程。中原金革，閭里瘡痍，憑達天聽。辛盤待迓霓旌。杯泛屠蘇，香溢魚羹。吹面東風，迎年笑語，最憐簫鳳聲清。柳絲梅朵，漸點染、韶華二分。神床遙賴，處

處桑麻，春滿郊垌。

飛雪滿群山

冬閨用蔡友古韻

枝噤昏鴉，煙沉金鴨，凍筋淒斷誰門。霰珠飄瓦，霜風砭骨，暮天低壓重雲。晚來寒意驟，慣驚散、璇閨夢痕。臉霞紅褪，螺鬟翠減，銜恨倚籠熏。憑省念、官梅春事爛，奈打窗斜雨，催送黃昏。淚花偷颺，孤歡細憶，那時寶鈿同分。撩人情緒惡，幾愁損、眉山怨顰。天南天北，金錢暗擲禁斷魂。

春從天上來

和癸叔再疊祀竈叶賦立春韻

雨雪嚴城。漸畫角清笳，吹颺春聲。眼底梅柳芳意，不勝光灑，魯酒浮罌。待扶頭卯飲，槐封夢、蟻穴通靈。更當筵，雜繁絃急管，牛炙鯖羹。徐行。冶春巷陌，問太乙東皇，可發雲程？羯鼓熬燈，釵期鏡聽，歌吹徧滿神京。算歡時難再，飄花淚、激蕩心旌。宿醒醒，便敲棋永日，休論輸贏。

掃花游

史事羈人，良友星散，重以風雨連夕，遂失三春花時。癸叔有寵瓶花之作，漫拈一解和之。用夢

窗西湖寒食韻。

冶春舊跡，記鈿鬢籠雲，袖華沾霧。笑歌鬧午。踏芳塵繡陌，玉驄嘶路。怨煞番風，變盡千林翠嫵。按金縷。嘆空折剩枝，心事誰語？
歡意堪念處。似倩影亭亭，夢中曾遇。野鷗浪妒。背東風啼落，溷花殘污。錦幄生溫，莫憶江頭暗樹。碧天暮。待蘭橈、載將歸去。

高陽臺

周氏園本曾賓谷先生故宅。邱壑有致，花木便娟，今淪爲學校。撫今感昔，爲賦此解。

曲徑通幽，斜橋約水，流鶯啼近殘春。燕去巢空，畫堂暗歛梁塵。東風催送韶光老，蹙海棠、斂怨含顰。掩重門。花落花開，幾度朝昏。
當年勝跡應能數，記杯傳鳳舄，指冷鸞笙。夢醒黃梁，荒燐低映秋墳。階前立盡苔痕碧，看暮鴉、啄影墻根。動愁魂。樓外垂楊，簾外斜曛。

高陽臺

弔大鶴詞人鄭叔問，用集中待月溪堂韻。

吹笛梅邊，維舟柳外，歌聲飛越雲巒。鶴怨蟲悽，秋風暗換蒼顏。携家投老江湖去，感時

心、剩付憑闌。恁無端。清響銷沉，月冷漁竿。小城煙景應如舊，對樵風溪館，花竹幽閒。畫裏滄波，而今倍覺荒寒。吟魂夜度楓林黑，聽鮑家、鬼唱千山。最悽然。啼煞殘鶻，難喚春還。

三姝媚

憶加州

酒醒殘月夜。念清時孤歡，淚鉛偷瀉。幾度番風，便匆匆換卻，錦春無價。負手西園，空省憶、挑燈情話。落盡千紅，無那閒愁，彩箋難寫。樓外花枝低亞。是去後劉郎，夢魂栖借。瘴草蠻雲，記玉驄金勒，大堤狂冶。美景良辰，逐逝水、滔滔東下。剩有遺鈿塵襪，經年恨惹。

木蘭花慢

借耿庵、辟疆、簡庵、然父、石君泛湖有作，即贈耿庵旋里。

萬荷香泛處，簫鼓漲，木蘭舟。看柳綫藏鴉，菱絲匿蝶，翠濕煙浮。風飄滿湖笑語，更何人隔水度清謳。一櫂銀波蕩暝，幾家瓊月當樓。休休。待數前游。哀樂話，總牽愁。記俊賞年光，雪鴻影事，都付東流。幽憂。等閒漫理，算今宵、短景許淹留。莫唱陽關怨曲，滄江容約盟鷗。

渡江雲三犯

淨社拈題，得雨意，限第八部韻，廣癸叔作即寄。

千山嵐翠合，濕雲過處，暝葉響蕭蕭。野鷗啼已近，半畝芳塘，三兩小萍浮。薦紅瘦盡，剩成陰、新綠如潮。禁幾度、嫩寒輕暖，暗損沈郎腰。無慘。芳醪買醉，畫舫徵歌，都不成歡笑。空省念、湖山舊約，閒卻蘭橈。東風竟日吹飛絮，又暗驚、春盡今朝。無語際，由他酒冷香消。

鎖窗寒

和癸叔宵寒無寐韻

鴨冷煙沉，燈殘燼落，擁衾情緒。更長夢短，恨煞一宵寒雨。念匆匆、年華頓闌，故園倍憶聯牀語。嘆天涯倦客，鸞箋象管，旅愁空賦。箏柱。休輕數。總似水韶華，慣將人誤。燕鶯漸老，分已風光無主。聽枝頭、啼鳥數聲，亂紅盡逐飛絮舞。最傷情、綻了薔薇，尚約東風住。

木蘭花慢

柏廬入京過寧，偕登北極閣，感賦

天涯携手乍，悅情話，此登樓。記燒燭聯牀，飛觴索句，勝事今休。相看漫驚鬢影，總關河

搖落涕難收。慚對小山叢桂，故園何日盟鷗？

清秋。強與事清游。歲月漸淹留。

聽暗壁鳴蛩，高天過雁，都是閒愁。憑闌遠凝望處，又敗荷衰葦滿汀洲。明日征車去也，暮雲千里悠悠。

水調歌頭

天問

能聚是爲質，質散乃爲能。陰陽交互翕辟，即此衍坤乾。至大極於無外，至小人於無間，窮理竟茫然。未始作何狀，搔首問蒼天。恒沙劫，千百萬，計光年。宇宙波興漚滅，遑問幾桑田？宏觀微觀等量，憑我智珠在握，法界任探元。一念攝萬有，彈指現華嚴。

浪淘沙

和莎菲夫人

澄澈是吾衷。神健形慵。鬪煩世網任重重。幾歷滄桑看換世，蟻國槐封。活水響淙淙。藻荇明空。靈源祇在此腔中。各有霞情人不識，雲夢心胸。

高陽臺

呈盧慎之

魯殿靈光，天遺一老，壯懷健筆堪誇。業就藏山，餘情遙託詩葩。小樓閱盡人間世，嘆紛紛、猿鶴蟲沙。幸於今，國運重隆，粲若朝霞。津門舊日盤旋地，任青梅煮酒，雪蕊烹

茶。競仰宗風，名篇傳徧天涯。放翁杜老應難比，飲黃龍、夙願非賒。祇祝翁，黃髮期頤，嗽棗如瓜。

金縷曲

自壽，兼柬盧慎之

七十三年矣。自甲午、至於丙午，流光似水。屢閱滄桑到今日，舊雨剩餘有幾？漫自省、昨今非是。華髮蕭齋箋草木，嘆平生、志業如斯耳。邯鄲夢，差堪比。唯公嶽嶽仍高峙。已寫就、藏山巨著，霞情猶寄。杜老放翁兼白傅，異代詞壇媲美。看海內、景行行止。休說文章供覆瓿，富雄篇、燦爛稱詩史。數酬唱，能予起。

水調歌頭

珠穆朗瑪峰爲喜馬拉雅山脈之最高峰，轟峙西藏與尼泊爾之間。本康熙年間測勘全國輿圖所發現，英人發現此峰遠在數百年之後，乃名之爲厄費納士特峰。英人曾試圖由北面登此峰之頂，失敗而罷。前數年我國登山隊歷盡艱險，卒登絕頂，插上國旗，爲我國登山事業建一偉績。今又有重登之計劃，謹歌此爲頌。

矗立九天上，珠穆朗瑪峰。四望群山拱侍，氣象極豪雄。北接崑崙巨嶂，西溯阿伯峻嶺，萬里見冰封。五嶽若蟻垤，白豕詫遼東。涉冰川，搜雪壑，探穹窿。霞客奇情壯采，

矢志續前蹤。終到雲霄絕頂，爛爛明星可摘，呼吸與天通。皎潔看霜月，照我國旗紅。

暗香

潭秋寄超山觀梅詩，報以此什，用白石韻。

練湖月色。聽霜風送遠，高樓羌笛。照水橫斜，盡有梅枝任攀折。超山玉龍天矯，倍邀得、詩人吟筆。總嘆絕、雪蕊冰花，香霧襲茵席。南國，感岑寂。記舊夢舊情，恨逐年積。搵衫暗泣。哀樂無端但追憶。何日重傾酒盞，待細說、瓊紅瑤碧。祇老大，多疾疢，料難見得。

鶯啼序

圓明園本清雍邸舊園，四朝踵事增修，極臺榭邱壑之勝。咸豐甲申毀於夷炬，壬壬秋闈運曾詠以長歌，並冠以長序。光緒丁丑仁壽毛叔雲澄復作西園行及序，述焚園經過較詳，詩亦後來居上。民國後柳翼謀詒徵有圓明園遺石歌，則史筆自異於前人。茲園之興廢與艮嶽略同，因以夢窗此調詠之，即用其韻，惜四聲未能盡合也。

巍峨絳樓紺宇，擁千門萬戶。滿眼現、巖壑亭臺，卉竹葱蘢朝暮。擅幽勝、粉涵黛瀉，煙波掩映群花樹。恁匆匆、紅藥吹英，柳綿飛絮。百頃湖光，畫舫漾影，蕩香塵麝霧。攬

荷芰、深入蘋雲，內裝多樣紉素。媚君王、芳春四閣，競歡夕、高歌金縷。剩於今、野水荒陂，久栖鷗鷺。

離宮舊館，雙鶴(一)猶完，翠華數寄旅。劫後訪、白頭官監，忍話天寶，盡歷滄桑，幾禁風雨。銅仙鉛淚，銅駝荆棘，龍舟燈彩渾如夢，巨銀河、不見星槎渡。頽垣敗壁，依稀結綺連昌，艷魄久化黃土。

興亡自昔，折戟摩挲，嘆淚沾衫苧。溯肅慎、遼疆鶻起，蠶食鯨吞，禹域沉淪，八旗騫舞。遺黎飲恨，揚州嘉定，乘除否泰應似此，付道情、漁唱鏗絃柱。欣看赤幟飄颺，漢業重光，尚餘恨否？

(一) 同治朝雙鶴齋猶存，毅宗數臨幸之。

高陽臺

寄胡獻雅

野寺尋詩，瓷都教畫，吾宗別樣風流。千里傳箋，殷勤佳句相酬。鄭虔三絕應難匹，記秋荷、覺雁生綃。更老梅，霜鶴精神，譽滿他洲。

廿年不見添華髮，嘆傷離念遠，楚尾吳頭。久滯燕雲，何時重返園邱？相逢一醉傾肝膈，話滄桑，淚灑西州。約群賢，結社匡山，招鶴盟鷗。

高陽臺

題英使覲見記，時來祝乾隆帝萬壽，携有天文及各項儀器，不知重視也，爲之感賦。

百國咸賓，十全頌德，嵩呼萬壽無疆。破浪乘風，海雲歷盡梯航。番酋贖納窮珍異，極鬼工，奇器盈箱。憑四朝，寰宇聲威，遠播重洋。使臣練達能規國，盡趨躋中禮，叵測潛藏。一卷遺書，陰謀廟算綦詳。厝薪積火同巢燕，嘆耄年，志怠情荒。剩於今，孱弱孫枝，魂斷宮牆。

高陽臺題呂碧城曉珠詞

碧城笄年辦女學，詞宗北宋。後旅游海外，風骨益峻，李易安爲之俯首。

慕聶懷荆，引杯看劍，千春第一詞人。瀛海乘桴，幽憂遺世心情。雪山照影真姑射，羨天生，冰雪聰明。早吟箋，傳徧遐陬，價重鷄林。令威華表知興嘆，嘆故園城郭，烽燧縱橫。慟哭西臺，唾壺敲缺誰聽？餓夫抗節追文謝，弔國殤，楚些招魂。更堪傷，研骨成塵，從付波臣。(一)

(一) 暮年歸國，值日寇踞香港。絕食而死，遺命以骨灰散海水，以結緣水族。

憶舊游(二) 懷仲通，步玉田寄元文韻

看西山已老，落盡桃紅，飛絮飄零。舊夢尋難著，剩心田半頃，種徧愁根。滿地槐花榆莢，夏木葉深深。恁祇贏片紙，爲寄殷勤。重逢竟何日，尚記得、徘徊刹海，綠陰濃處，同

覓殘鷺。忽忽又經年矣，回首暗心驚。不語對中天，更闌燭灺涼氣生。

注：〔一〕自憶舊游至轉應曲八首錄自一九一五年三月出版之南社叢刻第十三集，其餘十篇十

九首錄自一九一六年五月出版之南社叢刻第十七集。

沁園春

步曉湘見贈元韻，即以奉答

極目南雲，雁影淒迷，沉沉故鄉。數深宵獨立，露沾羅襪，侵晨微步，寒薄綃裳。夙日牢愁，者番別緒，亂後重逢今倍嘗。傷懷甚，對朝歌麥秀，同話蒼茫。年年碌碌如常。卻儒雅溫文愧沈郎。嘆風花歷劫，茫茫天地，思量往事，無限滄桑。舊恨綿纏，韶光駒逝，自是人生幽怨長。更何處，待探奇攬秀，詩酒徜徉。

長亭怨慢

懷嘯遲，用白石韻

已飄盡、春風殘絮，夏綠沉沉，遠迎朱戶。杜宇聲哀，天涯游子竟何許。別經年矣，最觸目、青榆樹。樹底共徘徊，記去歲、朝朝如此。

昏暮。看殘陽入海，海國浪花無數。飛來海鶴，急將者、錦函交付。切囑是、莫滯歸期，任花鳥、飄零無主。極目望瀟湘，拂盡

淚痕如縷。

翠樓吟

劫後重來，山河易色，撫今思昔，百感橫生。適仲通索影，即贈一幀，贊以此闋。

劫後歸來，衣衫落拓，羞將瘦影相贈。別來纔幾月，已滄海、更番清淺。牢愁難遣。又落盡槐黃，南風輕暖。看雛燕、啄殘花蕊，墜紅成片。踏蹬。虛擲韶華，祇禿毫殘楮，盡催年箭。舊時歌舞地，已全易、桃花人面。無邊幽恨，撫琴劍蒼涼，羈懷如繭。應難免、沈腰今日，帶圍寬緩。

夜半樂

馬纓盛開，有感而作

夕陽倏又西墮，綺霞絢彩，遙照天涯路。漸暑氣全消，暮林微舞。半鈎碧月，枝頭漸露。更看宮柳籠煙，畫樓凝霧。掩映着、紅櫻兩三樹。望中暝色四合，落盡梅英，笛聲悽苦。愁未已、黃昏危樓凝佇。碧煙宵凝，紅魂夜媚，對茲美景名花，越增離緒。念游子、憑闌悵無語。到此因念，聚合分携，了無憑據。尚未若、花期可輪數。錦韶光、輕易竟任空辜負。凝淚眼、望斷鴻飛路。暮雲明滅迷煙渚。

〔校〕下片『望斷鴻飛路』押韻與上片第三句重複，『路』疑爲『處』字。

臺城路

言志

古云否泰相消長，神州豈真淪墜。半屬天心，半關人事，莫喪元龍豪氣。勤修道藝。想重整河山，莫非吾輩。未是誇言，冥心孤往自能濟。他年果能如志。一帆當載酒，長揖而逝。三楚雲山，五湖煙月，嘯傲了茲餘歲。二三心契。便日日稱尊，尋芳買醉。想此孤心，他年當盡慰。

上林春

春情

垂楊樓外晴煙靜。瘦紅明靚。牽簾無語看游蜂，乍把閒情勾引。春晝教人慵困。春眠未穩。惺忪自起品新茶，添寶鴨、穠香凝。

轉應曲

明月。明月。幾度照人愁絕。更深香燼無溫。千里江南夢魂。魂夢。魂夢。端是將人調弄。

一枝春

西國椒香樹枝葉紛馥，柯幹娑娑，極似垂楊，較增嫵媚。秋冬結實，朱顆累累，尤爲可愛。拈此解賦之，即用草窗元韻。

依約籠煙，看仙姿窈窕，紅酣春雨。番風暗數。又是去年情緒。新黃淺黛，早添得、遠山眉嫵。較垂楊、別具風流，婀娜芳華凝聚。 婆娑細腰低處。過東風裊裊，游絲成縷。蜂營蝶舞。葉底鳥翻新譜。春情漫賦。應恐怕燕嬌鶯妒。深院悄、簾幕沉沉，斂魂欲語。

海國春

歲月如駛，冬盡春還，蒹葭飛動，新綠齊茁。異鄉遠客，春色愁人，乃自度比曲，聊舒心曲，辭之工拙不計也。

海國春還，簾外青山如笑。東風吹細雨，聽鶻聲淒緊，鶯聲賡調。細草如茵，明花似錦，早蜂蝶、紛紛恣鬧。綠展希奎（*Sequoia Sempervirens*），碧添檣檝，春光一剎煊耀。 堪念異國蹉跎，故鄉萬里，歸夢何時能到。張儉無家，梁鴻入海，骨肉東西燕勞。破浪乘風浮槎夢，幾時醒了。翩然去也，故園松菊堪傲。

天 香

海仙花 (Hyacinthus orientalis) 略似水仙花，具五色幽香，清艷絕倫，洵名芳也。倚此賦之。

淺絳迎風，嫣紅展靨，麝塵玉杵誰搗？碧葉參差，弱枝顛裊，玉露斷煙迷曉。黃蜂紫燕，爭看煞、飛瓊嬌小。廿四番風數徧，占盡一春芳候。

環珮珊珊月下，度花陰、暗香幽

窈。一縷斷魂，幾許舊愁縈繞。凌波步裊。奈遠隔、蓬山夢難到。望極瀟湘，雲天浩渺。

高陽臺

和曉湘見贈，即步元韻

目斷流雲，心隨征鳥，海天盼煞飛鴻。尺鯉迢迢，眉開喜捧瑤封。荒林落葉成淒黯，更休題，故國秋容。指銀河，光亘長天，何處仙宮？
夢魂不度蓬山遠，想拋殘紅豆，兩地應同。萬里相思，一年又遇西風。江關蕭瑟庾郎苦，看斑斑，鉛淚都紅。更難聽，夜雨瀟瀟，滴盡疏桐。

高陽臺

答瘦湘

憔悴江湖，飄搖海國，無端浪擲華年。三載孤心，幾回微託啼鵲。高颺異地增蕭索，望天涯，何處中原？念翩翩，洛下機雲，一晌情牽。
通眉長爪嶷頭角，想三郎丰度，玉樹

風前。錦字奚囊，早應題徧山川。開緘有分聆珠玉，恨識荆，今日緣慳。待春光，重伴薔薇，把盞花間。

燭影搖紅

春雨

雲暗天低，琵琶簾外廉纖雨。暮山煙霧罨遙青，依約千松樹。斜倚銀簫黯佇。又無端、風鈴亂語。泠泠浙浙，落盡檐花，良宵虛度。芳草芊芊，天涯綠徧無歸路。孤燈夜擁聽殘更，鵲語聲聲苦。廿四番風漫數。嘆花深、心期又誤。年華逝水，春事蹉跎，羈愁如絮。

聲聲慢

月夜金合歡（Acacia）盛開感賦

黃金炫彩，瓔珞垂珠，麝塵浮動春宵。細葉籠煙，橫斜幾茁倡條。蠻熏暗沾襟袖，度花陰、新月如鉤。閒佇立，聽響沉萬籟，更漏迢迢。人世滄桑易換，儘華年慘綠，輕付春潮。紅豆拋殘，寸心宛轉紅蕉。孤燈夜窗無語，想茂陵、病骨能銷。情緒惡，便迷離、夢也無聊。

買陂塘

詠雁

聽丹楓、颼颼亂颭，晚風天際凄緊。橫斜飛度滄浪遠，岸柳洲蘆蕭冷。還自省。算菰米生

涯，飲啄應無定。瀟湘路梗。待海國歸來，年華換也，舊跡可能認？
霜華重，夜月湖光千頃。流雲輪展成暈。幾回欲下還飛起，渡口漁燈遙映。眠莫穩。怕網罟重重，弋者弓弦勁。星河漸隱。便高舉冥冥，凌風振翼，碧落見孤影。

齊天樂

馥麗蕤花（*Freesia refracta*）產南非洲好望角，移植園亭已久，姿態楚楚，花白略似晚香玉，芬馥襲人。瓶供一枝，香盈滿室，名芳也。倚此賦之。

冰姿素骨春婉孌，亭亭一枝凝霧。巧靨籠煙，瓊肌映月，妝點流光如許。離魂怨佇。黯好望風濤，暮天何處？斷夢依稀，滿腔幽恨爲誰訴？
茫茫海雲萬里，儘啼殘謝豹，歸思無據。鳳蝶翩躚，紅蕉宛轉，前度心期重誤。箏琶漫語。算爛錦年華，幾番空負。落日西沉，瘴雲迷晚渚。

菩薩蠻

做溫助教體（十首）

珠簾寶鴨穠香重。鬢雲斜蹕金壘鳳。妝竟幾多時。畫堂春日遲。
垂楊樓外影。樓裏春人困。漫展繡衾單。斂聞濃麝殘。

畫闌干外鶯聲急。天涯芳草無情碧。何處是遼西。屏山遮夢低。
暖鴛鴦錦。負煞好春光。閨中空斷腸。愁深眠未穩。香

篆煙漠漠金爐歇。夢雲如絮明還滅。應是玉關西。廣原聞馬嘶。
柳因風定。何處賣花聲。驚殘春夢新。玉驄嘶正緊。垂

垂楊委地東風軟。續來殘夢如雲暖。天際識歸帆。陸郎今日還。
覺無言說。假倚畫窗前。淚痕相對乾。離情銜淚咽。反

禁城漏轉初更過。夢回半晌晴無那。街鼓又鞦韆。一燈如豆紅。
上蛾眉月。眉月有時圓。墜歡重拾難。柳枝籠夜色。初

當年月比人兒小，如今人比黃花瘦。新月似蛾眉。畫眉人不歸。
燒華燭。往事莫思維。思維空淚垂。錦屏金六曲。綺席

夜來月色臨窗靜。離愁歷亂如花影。舊約指薔薇。薔薇開幾回。
更闌春袖冷。獨

自沉沉等。縷縷篆煙長。燒殘心字香。

月斜天半聞飛雁。曙光遠□平林黯。香燼漏聲殘。綠窗人未眠。臨妝開曉鏡。翠

鈿簪雙鬢。鏡裏貌如花。陸郎應念家。

陌頭十里垂楊道。于今處處生芳草。芳草碧如煙。一年春又殘。小桃添綠葉。葉

底雙飛蝶。蝴蝶總雙飛。人生多別離。

繡幃寶匣開妝鏡。昔時歡意今重省。加意畫雙眉。陸郎珍艷姿。芳心終皎潔。素

骨如冰雪。秋扇縱長捐。舊恩忘未能。

附 幺盒聯語

挽病故同學聯 一九四二年

天道信難知，竟吝英才成大器；國憂猶未解，頓悲吾黨失中堅。

挽姚名達、吳昌達烈士聯

一九四二年

盛年績學，識貫古今，庠序獲良師，平日讀盡陳編，早有鴻文垂宇宙；
溽暑過征，志吞胡羯，荒村鬥強寇，此日迎歸忠櫬，永留浩氣壯山河。

（均見胡宗剛撰胡先驕先生年譜長編，江西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五頁）

懺
盒
文
稿

中國文學改良論

自陳獨秀、胡適之創中國文學革命之說，而盲從者風靡一時。在陳胡所言，固不無精到可採之處。然過於偏激，遂不免因噎廢食之譏。而盲從者方為彼等外國畢業及哲學博士等頭銜所震，遂以為所言者，在在合理，而視中國文學，果皆陳腐卑下不足取，而不惜盡情推翻之。殊不知彼等立言大有所蔽也。彼故作堆砌艱澀之文者，固以艱深以文其淺陋；而此等文學革命家，則以淺陋以文其淺陋，均一失也。而前者尚有先哲之規模，非後者毫無文學之價值者所可比焉。某不佞，亦曾留學外國，寢饋於英國文學，略知世界文學之源流，素懷改良文學之志，且與胡適之君之意見，多所符合。獨不敢為魯莽滅裂之舉，而以白話推倒文言耳。今試平心靜氣，以論文學之改良。讀者或不以其頭腦為陳腐，而不足以語此乎？

文學自文學，文字自文字。文字僅取其達意，文學則必於達意之外，有結構，有照應，有點綴；而字句之間，有修飾，有鍛煉。凡曾習修辭學作文學者，咸能言之，非謂信筆所之，信口所說，便足稱文學也。故文學與文字，迥然有別。今之言文學革命者，徒知趨於便易，乃昧於此理矣。

或謂歐西各國言文合一，故學文字甚易，而教育發達；我國言文分離，故學問之道

苦，而教育亦受其障礙，而不能普及。實則近年來文學之日衰，教育之日敝，皆司教育之職者之過，而非文學有以致之也。且言文合一，謬說也。歐西言文，何嘗合一？其他無論矣，即以戲曲論：夫戲曲本取於通俗也，何莎士比亞之戲曲，所用之字至萬餘？豈英人日用口語，須用如此之多之字乎？小說亦本以白話爲本者也，今試讀Charlotte Bronte之著作，則見其所用典雅之字極夥。其他若Dr. Johnson之喜用奇字者，更無論矣。且歷史家如Macaulay, Prescott, Green等，科學家如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莫不用極雅馴極生動之筆，以紀載一代之歷史，或敘述辯論其學理，而令百世之下，猶以其文爲規範。此又何耶？夫口語所用之字句多寫實，文學所用之字句多抽象。執一英國農夫，詢以Perception, conception, consciousness, freedom of will, reflection, stimulation, trance, meditation, suggestion等名詞，彼固無從而知之。即敷陳其義，亦不易領會也。且用白話以叙說高深之理想，最難剴切簡明。今試用白話以譯Bergson之創製天演論，必致不能達意而後已。若欲參人抽象之名詞、典雅之字句，則又不爲純粹之白話矣。又何必不用簡易之文言，而必以駁雜不純口語代之乎？

且古人之爲文，固不務求艱深也。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今試以左傳、禮記、國語、國策、論、孟、史、漢觀之，除少數艱澀之句外，莫不言從字順。非若書之盤庚、大誥、詩之雅、頌可比也。至韓、歐以還之作者，尤以奇僻爲戒，且有因此而流入枯槁之病者矣。

此等文學苟施以相當之教育，猶謂十四五齡之中學生不能領解其義，吾不之信也。進而觀近人之著，如梁任公之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馮蘇士傳、何等簡明顯豁，而亦不失文學之精神。下至金聖嘆之批水滸，動輒洋洋萬言，莫不痛快淋漓，纖悉必達，讀之者幾於心目十行而下，寧有艱澀之感？又何必白話之始能達意始能明瞭乎？凡此皆中學學生能讀能作之文體，非乾鑿度、穆天子傳之比也。若議此為猶難，猶欲以白話代之，則無寧鏟除文字，純用語言之為愈耳。

更進而論美術之韻文。韻文者，以有聲韻之辭句，傳以清逸雋秀之詞藻以感人，美術、道德、宗教之感想者也。故其功用不專在達意，而必有文采焉，而必能表情焉、寫景焉，再上則以能造境為歸宿。彌爾敦、但丁之獨絕一世者，豈不以其魄力之偉大，非常人所能摹擬耶？我國陶、謝、李、杜過人者，豈不以心境沖淡，奇氣恣橫，筆力雄沉，非後人所能望其項背耶？不務於此，而以為白話作詩，始能寫實、能述意，初不知白話之適用與否為一事，詩之為詩與否又一事也。且詩家必不能盡用白話，徵諸中外皆然。彼震於外國畢業而用白話為詩者，曷亦觀英人之詩乎？Wordsworth、Browning、Byron、Tennyson，此英人近代最著名之詩家也。如Wordsworth之重至汀潭寺（*Tintern Abbey*）詩，理想極高潔而沖和，豈近日白話詩家所能作者。即其所用之字，如Seclusion、Sportive、Vagrant、Tranquil、Triol、Aspect、Sublime、Serene、Corporeal、Perplexity、Recompense、Grating、Interfused、

Behold 'Ecstasy' 等，豈白話中常見之字乎？其他若 Byron 之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Tennyson' 之 *Aenone* 'Longfellow' 之 *Evangeline* 皆雅詞正音也。至 Browning 之 *Rabbi Ben Ezra* 則尤爲理想高超之作，非素習文學者，不能窮其精蘊，豈元、白之詩，爨嫗皆解之比耶？其真以白話爲詩者，如 Robert Burns 之歌謠，*新青年* 所載 Lady A. Lindsey 之 *Auld Robin Gray* 等詩是，然亦詩中之一體耳。更觀中國之詩，如杜工部之 *兵車行*、*贈衛八處士*、*哀江頭*、*哀王孫*、*石壕吏*、*垂老別*、*無家別*、*夢李白* 諸古體，及律詩中之 *月夜*、*月夜憶舍弟*、*閨夜*、*秋興*、*諸將* 諸詩，皆情文兼至之作。其他唐宋名家指不勝屈，豈皆不能言情達意，而必俟今日之白話詩乎？如劉半農之 *相隔一層紙* 一詩，何如杜工部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十字之寫得盡致？至如沈尹默之 *月夜* 詩，『霜風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頂高的樹并排立着，卻沒有靠着』，與其 *鴿子*、*宰羊* 諸詩，直毫無詩意存於其間，真可覆瓿矣。試觀阮大鍼之 *村夜*：『坐聽柴扉響，村童夜汲還。爲言溪上月，已照門前山。暮氣千峰嶺，清宵獨樹間。徘徊空影下，襟露已斑斑。』其造境之高，豈可方物乎？即小詩如『小娃撐小艇，偷採白蓮回。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亦較沈氏之 *月夜* 有情致也。不此之辨，徒以白話爲貴，又何必作詩乎？

不特詩尚典雅，即詞曲亦莫不然。故柳屯田之『願奶奶蘭心蕙性』之句，終爲白圭之玷，比之周清真之『如今向漁村水驛，夜如歲、焚香獨自語』同一言情，而有仙凡之別。然

周之「許多煩惱，祇爲當時一晌留情」之句，猶爲通人所詬病焉。至如曲，則牡丹亭「原來姹紫嫣紅開徧」一折，亦必用「姹紫嫣紅」、「斷井頽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韶光」諸雅詞以點綴之，不聞其非俗語而避之也。且無論何人，必不能以俗語填詞，而勝於湯玉茗此折之絕唱，則可斷言之矣。

以上所陳，爲白話不能全代文言之證。即或能代之，然古語有云，利不十不變法。即如今日之世界語，雖極便利，然欲以之完全替代各國語言文字，則必不可能之事也。且語言若與文字合而爲一，則語言變而文字亦隨之而變。故英之Chaucer去今不過五百餘年，Spencer去今不過四百餘年，以英國文字爲諧聲文字之故，二氏之詩，已如我國商周之文之難讀。而我國則周秦之書，尚不如是。豈不以文字不變，始克臻此乎？向使以白話爲文，隨時變遷，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此正中國言文分離之優點。乃論者以之爲劣，豈不謬哉！且盤庚、大誥之所以難於堯典、舜典者，即以前者爲殷人之白話，而後者乃史官文言之記述也。故宋元語錄與元人戲曲，其爲白話，大異於今，多不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則與今日無別。論者乃惡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難乎？抑宋元以上之學，已可完全拋棄而不足惜，則文學已無流傳於後世之價值，而古代之書籍可完全焚燬矣。斯又何解於西人之保存彼國之古籍耶？且Chaucer、Spencer及近至莎士比亞、彌爾敦之詩文，已有異於今日之英文；而喬、斯二氏之文，已非別求訓詁，即不能讀。何英美

中學尚以諸氏之詩文教其學子，而不限於專門學者始研究之乎？蓋人之異於物者，以其有思想之歷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後人之遺產也。若盡棄遺產，以圖赤手創業，不亦難乎？某亦非不知文學須有創造之能力，而非陳陳相因，即盡其能事者。然亦非既能創造，則昔人之所創造便可唾棄之也。故瓦特創造汽機，後人必就瓦特所創造者而改良之，始能成今日優美之成績。而今日之汽機，無一非脫胎於瓦特汽機者。故創造與脫胎相因而成者也。吾人所斥為模仿，而非脫胎。陳陳相因，是謂模仿；去陳出新，是謂脫胎。故史、漢創造，而非模仿者也，然必脫胎於周秦之文。儻文創造，而非模仿者也，亦必脫胎於周秦之文。韓柳創造而革儻文之弊者也，亦必脫胎於周秦之文。他若五言七言古詩、五律、七律、樂府、歌謠、詞曲，何者非創造，亦何者非脫胎者乎？故欲創造新文學，必浸淫於古籍，盡得其精華，而遺其糟粕，乃能應時勢之所趨，而創造一時之新文學，如斯始可望其成功。故俄國之文學，其始脫胎於英法，而今遠駕其上，即善用其遺產，而能發揚張大之耳。否則盲行於具茨之野，即令或達，已費無限之氣力矣。故居今日而言創造新文學，必以古文學為根基，而發揚光大之，則前途當未可限量。否則徒自苦耳。

（原載東方雜誌十六卷三期，一九一九年）

歐美新文學最近之趨勢

戊己以還，新潮汹涌。國人之曩日但知司各得、迭更司者，今乃群起而膜拜易卜生、托爾斯泰、陀司妥夫士忌、捷苛夫。不兩年間，寫實主義遂受青年社會偶像之崇奉，此好現象也。中國文學，向重理想，除經史子集並以『文以載道』為標幟外，其他文學，如戲曲、小說等，要以娛樂為職志，而方法則多限於所謂『浪漫』主義者。如三國演義、列國演義及其他歷史小說，皆所謂歷史『浪漫』小說也。石頭記、平山冷燕、玉嬌李等，所謂愛情『浪漫』小說也。西游記者，道家之徵象小說也。鏡花緣、儒林外史者，諷刺小說也。傳奇中如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燕子箋、芝龕記以及元人雜劇，非歷史浪漫戲曲，即愛情浪漫戲曲，間有少數之悲劇，然亦非希臘悲劇之比。真正不刊之寫實主義小說，在中國則惟水滸與金瓶梅二書耳。野叟曝言雖志在衛道，然作者技術卑劣，且方法純屬於浪漫主義小說，如鏡花緣、西游記者一派。近人之著作，如官場現形記、廣陵潮等，雖其方法屬於寫實派，而其主旨實為諷刺小說之類，即廣陵潮亦時挾以浪漫主義之色彩焉。故總而論之，中國小說、戲曲之寫實主義，實不發達。故社會之提倡歐洲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新文學，於中國新文學之將來，為益必非淺鮮。蓋中國社會間之材料，實足供大隊之寫實或自然主義之新文學家之用，不啻未曾開發之寶藏焉。雖然，近日之趨勢亦有一種可慮之危險，

則社會青年但知新文學之一鱗一爪，而未能有一有系統之研究，以提倡之人以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相號召，遂群以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爲文學之極則。有謂最高之文學，斯爲寫實主義，再進則爲自然主義者。有謂莎士比亞之文學，歷史上之地位已動搖，而惟一之戲劇家，僅易卜生之一人者。凡此皆不學之過，此所以在歐美諸邦已陳舊之易卜生，猶能重行風靡於中國也。凡風氣之興，必有遠因，必有歷史。而潮流之漸變，亦必有不得不爾之理存。若無首尾全體之眼光，僅持一家之說，而不知所抉擇，則所謂盲從、所謂諛言也。吾亦非反對寫實主義之人，第無近人門戶之見，故願以近代歐洲文學之歷史及新文學最近之趨勢，與夫寫實主義與新浪漫主義代謝之跡，爲一般嗜新文學之青年讀者陳之。

歐洲文學自古學復興以來，咸以希臘、羅馬爲宗範。雖英法德諸國，時出有文學巨子，如法國之蒙臺恩(Montaigne)‘柯奈耶(Cornelle)’‘莫禮耶(Molière)’‘納新(Racine)’‘福特耶(Voltaire)’‘英國之斯賓賽(Spencer)’‘培根(Bacon)’‘莎士比亞(Shakespeare)’‘彌爾敦(Milton)’‘德來敦(Dryden)’‘阿狄生(Addison)’‘波卜(Pope)’‘約翰生(Johnson)’‘德之葛德(Goethe)’‘席勒爾(Schiller)’之流，然咸不脫希臘、羅馬之影響。戲曲則仿效希臘，捨喜劇、悲劇二者之外無他途。詩則以羅馬爲宗，如英之波卜尤其著者也。培根且以拉丁文爲當然之文學文字，而以之著書立說，以圖不朽。約翰生之小說，尤喜用拉丁語根之難字。當時能本天賦之本能以獨樹一幟者，惟蘇格蘭之奔士(Burns)一人而已。凡此皆所謂古學

主義派 (Classical School) 是也。至十九世紀初，司各得之歷史浪漫小說風行以來，全歐被其影響，尤以法國爲甚。一時囂俄 (Hugo) 山鉢夫 (Saint Béuve) 戈狄耶 (Gautier) 愛彌爾 (Emile) 兄弟、安東尼 (Antony) 之輩，承鉢蘭雪 (Beranger) 拉馬丁 (Lamartine) 拉芒奈 (Lamanais) 之緒，而成立所謂浪漫主義派 (Romantic School)。其宗旨在破除古學主義派及學士院 (Academy) 之束縛，任意採取行文之題目材料，拋棄比附之詞句而代以直語。在德國則有希勒格 (Schlegel) 兄弟、笛克 (Teck) 瓦孟羅得 (Wackeuroder) 羅瓦立司 (Novalis) 諸人附和之。其所造就之偉大，殊爲可驚。諸人中尤以囂俄爲巨擘。囂俄自二十五歲著名劇克倫威爾以來，直至老年，精力尚未衰懈。其詩、其戲曲、其小說，靡不出類拔萃。司文奔 (Swinburne) 至稱爲十九世紀第一著者，誠不誣也。在英國則維多利亞朝之初葉，作者蜂起，如迭更司 (Dickens) 薩克雷 (Thackeray) 孛朗梯 (Bronte) 依立阿德 (Eliot) 金士黎 (Kinsley) 特羅卜 (Trollope) 雷德 (Reade) 之小說，丁尼孫 (Tennyson) 白朗寧 (Browning) 阿羅德 (Arnold) 羅色狄 (Rosetti) 司文奔 (Swinburne) 之詩，納士金 (Ruskin) 馬可黎 (Macaulay) 加萊爾 (Carlyle) 之文，皆名重一時者。就中以迭更司之小說，影響於社會最大。迭更司目擊當時社會之腐敗，故以犀利之筆，盡力譏刺其私塾、債務、監獄等制度，實含有近日寫實主義之意味，而成一種所謂問題小說 (Problem novel) 者。然迭氏之描寫人物與社會，純用誇張之法，故其人物，純爲一種諷刺畫，而非真正之

世人。此則浪漫主義派之遺規，而類似法國納新、莫禮耶之戲曲者也。薩克雷之著作，則純爲分析英國當時社會制度習俗之作，而無迭氏誇張之弊，時與迭氏並稱爲當代小說界兩柱石，誠非虛語。同時女子中大小說家輩出，阿士庭女士（Jane Austen）則較早，與司各得同時。其小說純描寫當時英國中流社會之生活，其範圍至狹。然其描寫細密精確處，至使司各得斂手。蓋不啻近日之寫實主義小說，第無其描寫下流社會之生活及其罪惡之習氣耳。維多利亞時代之女小說家，當首推孛朗梯姊妹，尤以佳洛孛朗梯（Charlotte Brontë）爲最。其描寫男女情愛，筆力萬鈞，絕無忌諱。雖當時英國社會爲之震駭，然不久有識之士，咸知其文學上之價值矣。其妹愛密黎之著作，尤具偉力，誠女界之振奇人也。格司哥夫人（Mrs. Gaskell）之著作，亦非庸俗之比。其 *Cranford* 一書，純叙一外郡中流社會之生活，文筆靈活，文體純潔，允稱不朽之作。最後則有依立阿德，其著作立意高潔，多帶道德宗教色彩，而文筆復精粹雅潔，故世以之與迭更司、薩克雷並稱爲維多利亞時代之三大小說家焉。在美國則十九世紀之初，華盛頓歐文爲第一流作者，其 *Sketch Book* 之影響於美國文學者極大。此外則有酷芟（Cooper）、波（Poe）、何桑（Hawthorne）皆爲美國僅見之小說家。酷芟之著作，純爲浪漫主義之冒險小說。波則爲著名之短篇小說家。其短篇小說，精粹簡潔，爲前人所未有。自波氏始，短篇小說另成一種文學，其方法實爲後來短篇小說家所祖，而影響於法國短篇小說者尤大，戈狄耶即波氏之徒也。此外法俄之寫實

主義小說盛行，雖與波氏主義有悖，然波氏之方法，則非彼等所能違者。何桑之長篇小說，足與波氏之短篇小說抗手，其 *Scarlet Letter* 一書，允稱爲不朽之作，其感人之深，不在囂俄之 *Les Miserable* 之下焉。總而觀之，十九世紀之初中葉，所有作者皆不脫浪漫主義之色彩。自囂俄以次，如英之阿士庭女士、李朗梯姊妹、格司哥夫人、美之歐文、酷芟、波、何桑諸氏，皆純粹之浪漫主義派。迭更司、薩克雷、依立阿德，雖不得謂爲純粹之浪漫主義派，然亦未脫其影響，且尤不得謂爲寫實主義派也。

十九世紀末年之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在小說者實導源於法國巴爾薩克 (Honoré de Balzac)。巴氏之著作，善於描寫人情，其所著之 *Comédie humaine* 一類小說，實爲佛羅撥 (Flaubert) 所祖。惟巴氏著作，寫實主義中尚雜浪漫主義。自佛羅撥出，繼之以槎拿 (Zola) 多得 (Daudet) 愛得芒 (Edmond) 龔古 (Goncourt) 毛柏桑 (Maupassant) 諸氏，乃不惜將世界人類生活最穢惡最殘忍之現象，坦白暴露於讀者之前。同時俄國文人繼之而起，戈葛爾 (Gogol) 爲其領袖，脫堅勒夫 (Turgenev) 陀司妥夫士已 (Dostoevski) 托爾斯泰 (Tolstoy) 苛羅冷可 (Korolenko) 曷層 (Herzen) 格立哥羅威 (Grigorovith) 岡家羅夫 (Goncharov) 阿士特羅夫士已 (Ostrovsky) 雷些立確夫 (Rieshetnikov) 戈爾已 (Gorky) 捷苛夫 (Chekhov) 安德雷夫 (Andreev) 輩，復先後繼出。就中尤著者，爲脫堅勒夫、陀司妥夫士已、托爾斯泰、捷苛夫諸氏，一時寫實主義，遂成風氣。並世小說家，如英之哈第

(Hardy)‘德之朱德曼(Sudermann)’‘璫威之般生(Bjornson)’‘皆受寫實主義影響，而自浪漫主義派改爲寫實主義派者也。戲劇之寫實主義，則始於璫威之易卜生(Ibsen)。除浪漫主義、徵象主義戲劇外，易卜生所著之寫實主義戲劇有七八種。歐洲戲曲，在嚮俄、小杜馬(Dumas Fils)‘葛德、席勒爾、勒新(Lessing)’‘擺倫、薛利(Shelley)’‘薛立敦(Sheridan)’‘李朗寧之後，久無名作。易卜生乃以如椽巨筆，將戲曲大加革新，無怪世人稱之爲近代之莎士比亞，而易卜生狂風靡歐洲數十年也。此外繼之起者，如士敦堡格(Strinberg)‘豪勃曼(Hauptmann)’‘朱德曼、戈爾忌、厄克加雷(Echegaray)’‘白利歐(Brieux)’‘黑爾蕪(Hervieu)諸人，皆名重一時。雖近日新浪漫主義與徵象主義大興，其勢力尚未全衰落焉。

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既風靡歐洲數十年，必有其精粹之所在。而其宗旨，必有以契合於群衆之心理者存。追其遠因，則科學與平民主義發達之所致也。以科學發達，故對於夙有之社會制度習俗，如政治、宗教、婚姻、教育、慈善事業等，皆取懷疑之態度，而不憚以科學眼光、科學方法研究之，於是曩日未經發現之罪惡，一一暴露。乃復以科學之方法，施之於文學，於是所描寫、所叙述，乃如燃犀照海，百怪畢見。同時復以平民主義發達，故一般英俊之少年，靡不以人生疾苦爲念。於是作者乃以獅子搏兔之力，將下等社會無告之民之疾苦，和盤托出之，甚且加以誇張焉。夫以承平歌舞之社會，陡見民生疾苦之

寫真，雖其初惶惑震眩，不知所爲，然不久勢必爲之傾動。於是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乃爲社會所崇仰矣。蓋其制勝處，全在於文學中開闢一未有之境界。如波以神怪思想制勝，吉卜寧（Kipling）、臺峨爾（Tagore）之以東方思想、東方習俗制勝相同也，而同時復加以人道主義之色彩，則其感人之深，尤無論矣。

寫實主義（專指近日之寫實主義，如托爾斯泰、易卜生等而言，阿士庭之寫實主義在外）與浪漫主義、徵象主義之異點，在其著作之宗旨，是否含有教訓之意味（英人所謂 Didactic 者）。寫實主義派則以爲藝術之功用，在能匡救社會之失。而浪漫主義派則主張藝術之價值，即在藝術之本身，其功用即在增進吾人之美感，初不須有其他之目的。此二派聚訟紛紜，至今不決，初難論其優劣。美國之波氏論詩云：「雖長叙事詩狂，近已漸漸消滅，然另有一種風狂繼之而起，其爲害於文學，較所有他種讎敵之合力爲尤大。此非他，即教訓主義是也。僉以爲詩之最後之目的爲真實，每詩必須表明一種道德。而詩之價值，即以其所表明之道德定之。實則天地間未有較純粹之詩（The poem *per se*）更可貴者。純粹之詩者，僅僅爲詩，非詩之外更有他義，而僅爲其詩而作者也。」又云：「真實之需求，極其嚴酷，真實與美術初無同情。所有詩歌之要素，皆與真實無與者。」又云：「智慧所問者爲真實，美感所問者爲美，道德知覺所問者爲義務。對於義務一層，良心示人以責任，思想示人以利便，美感僅示人以義務之可愛。其反對罪惡，僅以其醜惡，以其不平

衡，以其有害於適當，有害於諧合。質而言之，有害於美麗之故』云云。此即自來『藝術爲藝術而設』(Art for Art's Sake)之說也。近日之戲劇家，如愛爾蘭運動(Irish movement)中最有名之辛忌(Syngé)以爲教訓主義僅於戲劇之嬰兒時代及衰敗時代見之云云。此近日由寫實主義漸遷向浪漫主義之一種主張也。

寫實主義小說，雖創自法國佛羅撥、毛柏桑、槎拿之輩，然發揚光大之功，實本於俄國小說家脫堅勒夫、托爾斯泰諸人。然脫堅勒夫爲第一流文學家，美術感想極濃，故雖爲寫實文學家，然不欲以事實犧牲美術。故其著作，不若毛柏桑所著之可厭。其短篇小說，如 *A Human Relic* 且有甚深之宗教色彩焉。托爾斯泰則尤有宗教思想，復活(Resurrection)一書，其最著者也。而其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及 *Anna Karenina* 皆寫實小說之帶有浪漫色彩者。蓋托氏之藝術及其美術思想，有以阻其爲極端之寫實主義派也。此外惟陀思妥夫士忌最爲自然主義派之魁首。其著作不包含一種道德之教訓，但將下流社會所謂 *Underworld* 之痛苦與罪惡，揭示於世。讀其書，但知世界之痛苦無限，而無由知減少此痛苦之方。且其極端之悲觀主義，似欲令人信此無限之苦痛爲無由以減少之者，故讀其書者，但覺愁苦鬱悶，而無得藝術之美感也。日人某氏，謂俄國文學爲病理之出產，誠非虛語。毛柏森、波、陀司妥夫士忌皆有神經病。故毛柏森晚年之作，倍加惡毒；波之神怪短篇之陰森可駭，亦神經病心理之所爲。陀氏之著作之愁苦無告，亦其境遇與疾病有以

致之也。

寫實主義自俄人提倡以來，歐洲各國咸被其影響。璫威之般生、德之朱德曼、英之哈第，皆自浪漫主義改爲寫實主義者。然諸人自改爲寫實主義派以後，著作日多瑕疵，此亦寫實主義普通所不免之病也。哈第藝術極精，美感極富，其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A Pair of Blue Eyes*、*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皆世間第一等名著。其描寫自然界之美景，幾與威至威士 (Wordsworth) 相頡頏。在他人自然界不過爲人事之點綴，在哈第則自然幾爲人生之一部，而與其悲觀生死，皆有密切之關係，此非生成之浪漫主義家不克臻此也。自後哈第漸傾向寫實主義，其所著之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與 *Jude the Obscure* 乃爲寫實主義所毀，英國社會群起短之，而哈第之著作亦中止矣。同等之現象見於般生與朱德曼。般生最早之著作，爲一鄉村之浪漫小說 *Synnove Solbaken*，其言語之簡單，人物之自然，體裁之美麗，素爲璫威文學所未有。此後其所著之書，如 *Arne*、*A Happy Boy*、*The Fisher Maiden* 皆極優美，其體裁多屬於印象主義一派，讀者對於其所述之風景人物，不啻身歷目睹。其精神則本乎詩，有時其語句皆爲最佳之詩句，誠不愧稱爲絕無瑕疵之著作也。然不久般生乃爲潮流所趨，一變而爲寫實主義派。此時之小說 *The Heritage of the Kurts*、*In God's Way*、*Mary* 三書，命意皆在討論女子教育問題，尤三致意於衛生學。結果則既無補於教育，而藝術上之價值已一落千丈矣。三書之

中，以 *In God's Way* 爲最佳。其心理之表示甚有偉力，其人物亦甚有意味，其佳處尤在其人物性質之發展，非讀者可以預知。然雖有此藝術上之優點，究爲教訓主義所掩，其 *Nancy* 一書，立意尤爲悖謬。瑪利之無故唾棄婦女所應守之貞操，而與其未婚夫私。及至臨蓐之時，忽又允許其未婚夫退婚，終乃另嫁一他人。皆事理之出乎尋常，而高潔之婦女如瑪利所不應出者。無論爲美術計，爲道德計，皆不應如此立意命題也。朱德曼最早之著作，爲 *Frau Sorge*，爲一寫實主義夾有浪漫主義色彩之小說。然體裁簡潔，構造自然。一方面既無德國小說家踰分之感情色彩，一方面復無戈爾忌之穢惡。而根本之制勝處，則在能爲美術之文學，初無一毫教訓主義參雜其間。此後之小說則有 *Der Katzensteg*，*Es War* 爲一曾犯罪之人之人格性情行爲之研究。其所描寫者，皆反常之心理，而令人讀之慘戚無歡焉。最後 *Das hohe Lied* 一書，命意尤不醇正。其書中主人直班勒女郎之逐步墮落，至於不可收拾。最終復不能自殺，乃還歸于一有資產之所歡，而安富尊榮，則尤出乎讀者之意外者。雖朱德曼之藝術超乎尋常，然其主義之不純正，盡人知之。立字曼教授謂之爲天生之諷刺家，誠非虛語。要皆受寫實主義之遺毒也。

寫實主義之戲劇，則始於易卜生，然易卜生初非純粹之寫實主義派也。平生所著之戲劇，共二十八。最初之作，如 *Cathline*，*Viking's Barrow*，*Mistress Inger at Ostraat*，*The*

Warrors in Helgeland 'Olaf Liljekrans' 等，多取材於 Saga 等古代神話。此後乃爲三出最著名之浪漫戲劇 Brand 'Peer Gynt' 'Emperor and Galileo'。凡此諸作，文筆皆極優美，即無後來之作，已足致作者於不朽。其尤異者，則此時所作，皆用無韻詩體裁，蓋易卜生固爲著名之詩人也。此後繼有兩出譏刺戲劇，一爲 'The Comedy of Love' 一爲 'The League of Youth'，皆譏刺婚姻之作。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其第一出寫實戲劇 'The Pillar of Society' 始出而問世，而同時亦用平常口語以代無韻詩。此後寫實主義戲劇，如 'A Doll's House' 'Ghosts' 'An Enemy of the People' 'The Wild Duck' 'Rosmersholm' 等，乃相繼而出，一時流風所被，遂爲寫實主義戲劇之宗範。然易卜生非安於寫實主義者，故不久即著有徵象主義之戲劇，如 'The Lady from the Sea' 'Hedda Gabler' 'The Master Builder' 'When We Dead Awaken' 等以餉世人。故世人但認易卜生爲寫實主義派之領袖者，實未窺其全豹也。又易卜生對於近代戲曲之影響，關於寫實主義者尚少。其不朽之盛業，實在改革戲曲之方法。易氏承司克立卜 (Scribe) 與小杜馬之緒，以改良之。小杜馬之藉戲中人物口述其主義者，易氏乃將其主義分佈於其全劇中。昔人之戲劇，以動作之表示以達其極點 (Climax)，易氏則每藉劇中人物之口語，漸次達此極點。昔人戲劇中常用之手段，如假裝逃匿、竊取文書、竊聽密語、獨語、旁語及文學之語句等，易氏皆盡棄而不用，而純以理致取勝。此則易氏之所不可及者。故無論易氏之主義如何，其藝術上之改革，實不可磨滅，而終爲後世之所

宗仰者也。

承易卜生之緒，遂有所謂自然主義戲劇者。雖導源於寫實主義，然與之實大有別。寫實主義戲劇之注重選擇材料，以表明證實其主張，與理想主義派大約相同。而自然主義派，則不欲標明一定之主張，但將人生之各種實情，示現於觀者之前，尤喜將吾人所不常見、所諱言之社會罪惡及苦痛，據實揭示之。故其所取材，多在下等社會，而不惜將其地獄變相，暴露於上等社會之前。在技術一方面觀之，自然主義戲劇較寫實主義尤為簡單。所有古昔戲劇通用之方法，如布置、動作、極點等，皆減少之不遺餘力，此其優點也。其內容則注重環境之狀況，其所描寫者，皆環境及遺傳之影響於人之結果，且多為不良之結果。在一方面，固足為被環境、遺傳之惡影響之人請命，然其結果，每至使人趨於極端之悲觀，以為羿穀無所逃焉。且其所描寫者，實皆超乎尋常之惡毒現象，人世中所不常見者；此亦自然主義戲劇漸為人所唾棄之故也。自然主義戲劇家，如豪勃曼（Hauptmann）、戈爾忌等，皆著有極難卒讀之自然主義戲劇。如豪氏之 *Before Sunrise*，戈氏之 *The Night Refuge* 是也。其尤甚者，則為瑞典之『瘋才子』士敦保格之作。士氏最可笑之著作，則為關於男女兩性互相讎視之戲劇，如 *The Father* 者是。在此劇中，一進取主義之軍官，與其保守主義之妻，為其女之教育問題大起爭論。其妻乃故以語謊之，使軍官自疑非其女之父。繼乃利用軍官心緒極劣時之表徵，設種種圈套，以證明軍官為瘋狂。終乃

謂之曰『汝之爲父及贍家之功用已盡，今無須汝矣』云云，卒使軍官忿恚而死。此真悖謬已極之作也。自然主義戲劇之極端，多有如此者，故現今人多厭之。即豪勃曼後來之作，如 *Hannele*、*Michael Kramer*、*Colleague Crampton*、*Rose Bernd*、*The Beaver Coat*、*The Conflagration* 等戲劇，皆自然主義之戲劇雜以浪漫主義之色彩者。如 *The Sunken Bell*、*Poor Heinrich* 則純爲浪漫主義戲劇。雖由於德人之天性與自然主義不合，故不久即改弦易轍，然實則全世界之趨向有如此者也。

近代戲劇家之在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外獨樹一幟者，則爲諷刺主義之蕭本勒 (*Bernard Shaw*)。蕭氏個人之人生觀所贊成者，爲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實際主義、刻苦主義、人道主義、哲嗣主義，所反對者，爲道德、爲功利主義、爲科學、爲達爾文學說、爲快樂主義、爲感情作用、爲黷武主義。以其所主張者多與現時之習慣制度相反，不期而與易卜生合，遂有謂之爲易氏之徒者。實則不然，蓋蕭氏之方法，全與易氏異也。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技術，貴在寫真，而誇張非所尚。蕭氏諷刺主義之技術，則正利用誇張以表示其主張。故寫實戲劇中之人物，畢肖世人，而蕭氏所著之戲劇中之人物，則僅爲表示其主張之器具，此其大異也。其偶同者，則爲攻擊現世之制度習慣耳。且易卜生初年之戲劇，屬於浪漫主義，晚年之戲劇，屬於徵象主義。而蕭氏之戲劇，則始終以諷刺爲目的。蕭氏自承其著作受鉢特納 (*Samuel Butler*) 之影響，其言良信。蓋鉢氏之反

對科學、反對達爾文及其諷刺世界一切習慣制度之處，皆蕭氏所自出也。蕭氏對於普通之習尚與觀念，幾無所不用其諷刺。其諷刺英雄，則有 *The Man of Destiny* 一劇。其諷刺復仇，則有 *Caesar and Cleopatra* 與 *Captain Brassbonud's Conversion* 二劇。其諷刺戰爭，則有 *Arms and the Man*。其諷刺愛情與婚嫁，則有 *Man and Superman*。在 *John Bull's Other Island* 中，則所攻擊者為軍國主義。在 *The Doctor's Dilemma* 中，則所攻擊者為醫業。在 *Mrs. Warren's Profession* 與 *Widower's House* 中，則所攻擊者為貧窮與金錢之罪惡。其所以對於現今社會之制度習慣，無不加以攻擊者，則諷刺家之天性使然也。總而言之，蕭氏所持之理論，雖或有當，然多為偏誠之說。其技術雖以強有力及精銳勝，然缺乏寫真之能力。第在二十世紀初年，能以一人之著作，激動全世界之思潮至如此極，則允可推為文場中射雕手耳。

當寫實主義風靡於俄法小說界之時，乃有人焉，嗜好與俗殊其酸咸，不惜步司各得、大杜馬之後塵，以著數十萬言之歷史小說。聞此非所稱為文學界之鐵匠之辛奇魏志 (*Sinkiewicz*) 其人乎？最可怪者，則辛氏其他之著作，如 *Children of the Soil* 與 *Without Dogma* 等，皆寫實主義之小說，正與易卜生初年之著作為浪漫主義戲劇相若也。辛氏最早得名之著作，為三種波蘭之浪漫小說：*With the Fire and Sword*、*The Deluge*、*Pan Michael*。此後則有 *Quo Vadis*、*the Knight of the Cross*、*On the Field of Glory* 三種。此六者，

皆篇幅極長。前三種，共有密排細字二千五百頁，*The Knight of the Cross* 有七百五十餘頁，*Children of the Soil* 有六百五十餘頁，他作準此。惟須知篇幅雖長，然語語精粹，令人百讀不厭，此則非他人所可及也。近日有一無稽之談，以爲短篇小說之所以在今日大發達者，由於近人生事忙迫，無暇讀長篇小說之故。此語果確者，將何以解辛氏之長篇小說與托爾斯泰之 *War and Peace* 耶？辛氏之著作，實導源於荷馬、莎士比亞、司各得與大杜馬四人之著作，雖爲長篇敘事小說，然其精神方法，實不啻長篇敘事詩。故其著作中最顯著之優點，爲巨大之偉力、雄奇之想象、描寫景物之能力，其方法則注重敘述各個英雄之功績。凡此種種特性，皆屬於敘事詩者也。其能熔鑄萬事萬物於一爐，則不讓莎士比亞。其敘述決鬥及大俠之行爲，則有似大杜馬。其愛國精神之表示，與乎歷史上事實之安插，則抗手司各得。然較大杜馬、司各得之著作，尤能動人焉。同時辛氏又極重宗教，故其 *Quo Vadis* 一書，極力描寫基督教之道德與其信仰。故人生之秘密，惟人所賤視之基督教徒能知之，而有學問之 *Petronius*，反無從以探討之焉。鉢特納自謂其著作須後代之人始知其價值。此後代者何？宗教復興、浪漫主義復興、實用哲學 (*Pragmatism*) 盛行、宗教哲學復興之時也。並列於羅艾士 (*Josiah Royce*)、柏格森 (*Bergson*)、歐肯 (*Eucken*)、若巨 (*Oliver Lodge*) 諸人之間，辛氏其爲此後代新文學之前鋒乎？

英國小說界新浪漫主義之興，則由於司蒂芬生 (*R. L. Stevenson*) 之力。司氏於其

Treasure Island 發行之後，致函於詩人亨萊 (Henley) 有云：『予所欲者爲一冒險小說，但無人爲予作之。』又云：『予所嗟嘆而不可得者爲浪漫小說，但可厭之時代斬不與予。』司氏之發此語也，正寫實主義風靡全歐，而槎拿 (Zola) 方演說司各得已死，司氏之體裁已成陳跡，實驗小說將與科學思想携手而進行之時，可稱爲獨具隻眼矣。司氏以最粹之文筆，寫動人之冒險小說，遂使其 *Treasure Island* 一書遠在司各得與酷芟 (Cooper) 之上。其所寫目盲之 Pew 與一足之 Silver 誠爲小說界前此所未有之人物，而千古不磨滅者。故不獨十餘歲之童子讀之不倦，即年老更事之人，亦復不忍釋手。可與之相頡頏者，殆惟有德和 (Defoe) 之魯濱孫飄流記而已。此書問世之後，英美之新浪漫主義以興，豪威而士 (Howells) 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吉卜寧 (Kipling) 倫敦 (Jack London) 皆繼之而起者也。司氏不但以浪漫小說勝，其特長尤在文筆之粹美，即不論其著作之長，其文體已足爲後世之模範。其游記如 *Travel with a Donkey* *An Inland Voyage* *Edinburgh* 等，皆爲雋永無上之文也。處寫實主義風靡之世，以扛鼎之筆力，挽既倒之狂瀾，永爲後世所宗範，誠不愧爲新浪漫主義之首領也。

小說之新浪漫主義，既如上所陳。戲劇之新浪漫主義，則尤爲普通。羅士丹 (Rosland) 梅特林克 (Maeterlinck) 單南橋 (D'Annunzio) 巴克爾 (Barker) 模蒂 (Moody) 姜司 (Jones) 皆善爲浪漫主義戲劇者。即士敦保格、豪勃曼，亦時作浪漫主義戲劇。如士氏之

Lucky Pehr ‘豪氏之 *Poor Heinrich* 是也。浪漫戲劇可分為三大類：一為愛情浪漫戲劇。如羅士丹之 *Cyano the Bergerac* ‘*The Romancers*’ 巴克爾與豪士曼 (*Housman*) 之 *Prunella* ‘梅特林克之 *Joyzelle*’ 士敦保格之 *Suamohie* ‘模蒂之 *Great Divide* 是也。二為故事浪漫戲劇。如梅特林克之 *Sister Beatrice* ‘豪勃曼之 *Poor Heinrich*’ 士敦保格之 *Lucky Pehr* ‘羅士丹之 *Samaritan Woman* 是也。三為浪漫悲劇。如單南橋之 *Dream of an Autumn Sunset* ‘*Dream of a Spring Morning*’ ‘*The Daughter of Jorio*’。梅特林克之 *The Death of the Tintagiles* ‘*Addaline and Palomides*’ ‘*Home*’ ‘*姜司之*’ ‘*Michael and His Lost Angel* 是也。此外浪漫主義之別派，有徵象主義戲劇及愛爾蘭之神秘主義故事及鄉村生活戲劇二大類。徵象主義戲劇，易卜生即喜作之，上文已言及之，茲不具論。此外以徵象主義戲劇名者則為梅特林克 ‘*其*’ *Criane and Barbe - Bleue* 隱喻愛情不以怨毒而減少。 *The Blind* 隱喻貪慾之世人之於真理，一若群盲之迷失道路，而藉他人一綫之曙光以趨於正軌。 *Blue Bird* 隱喻幸福祇能暫得，且必須犧牲始能得之。 *The Intruder* 與 *The Seven Princess* 隱喻死之將至。皆最著名者。不特此，豪勃曼、朱德曼、士敦保格、夏爾士威斯 (*Galsworthy*) 之素以自然主義名者，亦漸趨於徵象主義之一途。如豪勃曼之 *Hannele* ‘士敦保格之 *The Little Dream*’ ‘夏爾士威斯之 *The Dream Play*’ ‘朱德曼之 *The Three Heron Feathers* 是也。愛爾蘭有依志 (*W.*

B. Yeats) ‘格雷哥雷夫人 (Lady Gregory) ‘辛哈 (J. M. Synge) 三大戲劇家，大著神秘主義及故事與鄉村生活戲劇以來，遂大開克爾特民族 (Celtic) 文學之異彩。克爾特民族心理簡單，性質真率，富於感情，篤於宗教，愛國心甚而多業農。故依、格、辛三人之作，即代表宗教觀念、鄉村生活與故事及愛國心。依氏之 *Hour Glass*，即表示知識之不逮宗教者，格雷哥雷夫人之 *Cathleen ni Houlihan* 所隱括者為愛國之觀念。故事戲劇則有依志之 *On Baile's Strand* ‘格雷哥雷夫人之 *Deorlegilla* ‘辛哈之 *Deirdre of the Sorrows* 等。鄉村生活戲劇則有格雷哥雷夫人之 *The Gaol Gate* ‘梅恩 (Rutherford Mayne) 之 *Red turf* ‘魯濱孫 (Robinson) 之 *The Cross Roads* ‘依志之 *A Pot of Broth* 等。所有此類戲劇，皆以返於自然為職志，而與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派之社會改革戲劇相反者也。

此外所宜注意之一事，則無韻詩戲劇之盛行是也。近日偏於功利主義之徒，在在以致用為目的，幾欲舉固有之美術文字而盡廢之。孰知歐洲近日，乃有無韻詩戲劇復興之事乎？無韻詩戲劇，以歐洲大陸諸國為最甚。故易卜生、般生、士敦保格、豪勃曼、朱德曼、何夫曼士他 (Von Hoffmannstahl) ‘羅士丹、單南橋皆作有無韻詩戲劇。易卜生、般生、士敦保格所作者，多為北歐故事戲劇 (Saga Plays)。豪勃曼、朱德曼所作，則為懸想徵象主義戲劇。何夫曼士他所作，則為希臘故事之浪漫戲劇。如 *Elektra* ‘*Oedipus* ‘*Sphinx*，其最著者也。羅士丹所作，則為輕巧之愛情與冒險戲劇。單南橋所作，則為濃厚感情之浪

漫戲劇。無韻詩戲劇之所以能至今盛行於歐洲大陸者，則以在十九世紀之初，歐洲尚有名宿如畧俄、赫伯爾(Hobel)、格力爾巴出(Grillparzer)之無韻詩戲劇可爲模範也。在英國則不然。英國自十八世紀之初，薛立敦(Sheridan)提倡口語戲劇以來，二百年來，無韻詩戲劇，已成絕響。雖其間辜勒律忌(Coleridge)‘藍勃(Lamb)’‘丁尼孫(Tennyson)’‘白朗寧(Browning)’極力提倡無韻詩戲劇，然終無大效。即哈第(Thomas Hardy)偉大之戲劇 *The Dynasts* 亦不得謂爲正式之無韻詩戲劇也。自菲立勃(Stephen Philips)出，近代英國之無韻詩戲劇始得稱爲復興。菲氏詩才天縱，加以躬習伶業六年之久，故所作之無韻詩戲劇，內質既極粹美，技術亦極周密，故無其他詩人之作不能扮演之病也。其 *Paolo and Francesca* 與單南橋之 *Francesca de Rimini* 同脫胎於但丁(Dante)‘然菲氏以造成 *Lucretia* 一脚色，與用希臘式悲劇結局之法，乃出單氏一頭地。其 *Herod* 一劇，則可擬馬羅(Marlowe)」。其 *Ulysses* 一劇，則爲將長敘事詩 *Odyssey* 翻成戲劇者，其中類似丁尼孫之處甚多，且造句之佳，時或過之。其尼羅(Nero)一劇，寫富於感情、深於嗜慾之暴君，尤爲有聲有色。總觀菲氏之作，壯麗之排場，動人之情節與優美之詩辭爲其特長之優點。在二百餘年文采索然之戲院，重睹十六七世紀文物之盛，無怪一時倫敦人士趨之如鶩也。菲氏之外，依志、參衛爾(Zangwill)亦有無韻詩戲劇。然依志之作，詩詞雖佳，惟不合戲情，參衛爾則詩味不足，皆不得與菲氏抗手。在美國，則馬楷(Percy Mackaye)著有 *Feuris the*

Wolf, *Jeanne D'arc*, *Sappho and Phaon* 三劇，惟品格卑下，非菲氏之作可比。其可與菲氏抗手者，則有馬克思夫人 (Mrs. Lionel Marks) 之 *The Piper* 一劇，要皆聞菲氏之風而起者也。

以上所陳，捨詩與散文外，對於歐美新文學最近之趨勢，已具陳其梗概。其趨向之所以如此者，則以十九世紀之初，在歐洲為科學昌明時代。自達爾文、斯賓塞爾、赫胥黎提倡天演學說以來，宗教勢力驟衰，唯物主義大盛，兼之平民主義發達，故文學界亦被其影響。復以毛柏桑、槎拿之輩，提倡以科學方法施諸文學，於是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大興。至十九世紀之末葉，科學萬能之理想漸衰，於是哲學界有詹母斯 (William James)、羅艾士、柏格森、歇肯等，提倡實用哲學。科學界有沃力斯 (A. R. Wallace)、若巨等，提倡唯神主義。而文學界亦漸覺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可厭，而復趨於浪漫主義之一途，蓋亦物極必反之理也。在吾國舊日文學，既素不以小說、戲劇為重，故二者之技術，大都卑下，而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又素所缺乏，兼之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故一旦有以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倡者，無怪群趨之也。在今日以未曾應用之材料，應時勢之要求，而大張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之旗鼓，以為朝野上下之棒喝，亦未為非計。惟須知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終非文學界之極則。他日事過境遷，今日所痛心疾首大聲疾呼之社會罪惡已成陳跡，則此種種地獄變相，必為明哲之社會所不欲睹，而此類之著作，亦終有棄之於廢籠中耳。故哈佛大學賴爾孫教授之論迭更司云：「雖其對於當時社會改革之影響甚大，然其所攻擊之罪

惡之性質，即足以損其著作之不朽，蓋以其有損於美術之價值也。」迭氏之著作如此，其他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之著作之命運可知矣。抑又有爲一般青年讀者告者二事。其一則雖主張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之文學，然德法俄文學有一缺點，萬不可倣之。缺點惟何？則喜敘述描寫男女性是也。男女居室，固爲人生一大事，然亦祇人生萬事萬物之一端，而不宜於著重者也。英美文學，對於文學純潔之禁令綦嚴，故擺倫之作，爲歐洲大陸所頂禮膜拜者，當時英國社會乃群起攻擊之。即純潔如李朗梯之 *Jane Eyre* 初出時，社會亦群起非難之。雖非難時或過度，然文學固宜保持其純潔也。反而觀德法俄之文學，則所記載敘述之事，十九爲男女性之罪惡，遂至十餘歲中學學生所讀者，皆此類文學。而俄國中學男女學生，皆最喜讀毛柏桑之著作，此豈言中等教育者之所許乎？普通爲英美出版律所禁止出版之著作，法國乃可以之入學士院。我國小說、戲劇，素喜描繪男女狎嫖之事，則崇拜毛柏桑、槎拿之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文學家，恐亦有倣法法人之趨向，此則甚宜引以爲戒者也。再則無論其爲白話或文言，寫實主義或浪漫主義，欲列於作者之林，必有一定之美術價值，非一倣法某種主義，便可稱爲文學家也。文學極非一蹴可至之物，今日作白話小說者多矣，而能及石頭記、水滸、儒林外史者有幾人？作白話詩者多矣，能及弗特曼 (Whitman)、白居易、鄭子尹者有幾人？作寫實主義著作多矣，能及托爾斯泰、捷苛夫、易卜生、士敦保格者有幾人？不得其精髓，但竊其皮毛，遂以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文

學家自命，豈戈葛爾真能發生如野菌之速耶？故最後一言之欲爲青年讀者告者，則在著作某種文體或擇定某種主義之前，宜平心靜氣，讀各名人、各主義之著作若干年，做法毛柏桑作文布局、練字、練句之法若干年，再觀察人情物理若干年，然後擇定一種主義而著作某種文體以問世，則無盲從胡謔之病，而中國文學始有發揚光大之一日。庶幾他日中國，亦有托爾斯泰、易卜生、毛柏桑、辛奇、依志得見稱於世乎？

（原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八期，一九二〇年）

評嘗試集

(一) 緒言

辛蒙士(Arthur Simons)之序辜勒律(Coleridge)之文學傳紀(Biographia Literaria)有言曰：『在真正之批評家觀之，微末之生存，不啻已死。』復以爲用歷史的方法以爲批評，即不免翻觔剔骨之病。予之評胡適君之嘗試集，固自知不能逃此譏彈也。今試一觀此大名鼎鼎之文學革命家之著作，以一百七十二頁之小冊，自序、他序、目錄已占去四十四頁，舊式之詩詞復占去五十頁。所餘之七十八頁之嘗試集中，似詩非詩、似詞非詞之新體詩復須除去四十四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認爲真正之白話新詩者，僅有十四篇。而其中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三詩尚爲翻譯之作。似此即可上追李杜，遠擬莎士比亞、彌爾敦，亦不得不謂爲『微末之生存』也。然苟此十一篇詩義理精粹，技藝高超，亦猶有說，世固有以一二詩名世者。第平心論之，無論以古今中外何種之眼光觀之，其形式精神，皆無可取。即欲曲爲胡君解說，亦不得不認爲『不啻已死』之『微末之生存』也。然則何爲而評之，曰以其爲今日一般所謂新體詩者之所取法故。且評胡君之詩，即可評胡君論詩之學說與現時一般新詩之短長，古今中外名家論詩之學說，以及真正改良中國詩之方法。

故雖不免翻觜剔髓之病，亦在所不計也。

(二) 嘗試集詩之性質

胡君於作中國詩之造就，本未昇堂，不知名家精粹之所在，但見斗方名士哺糟啜醢之可厭；不能運用聲調、格律以澤其思想，但感聲調、格律之拘束。復撫拾一般歐美所謂新詩人之唾餘，剽竊白香山、陸劍南、辛稼軒、劉改之之外貌，以白話新詩號召於衆。自以爲得未有之秘，甚而武斷文言爲死文字，白話爲活文字，而自命爲活文學家。實則對於中外詩人之精髓，從未有深刻之研究，徒爲膚淺之改革談而已。今試考胡君之詩，與其論詩之學說，其最初主張者有不用典等八事，最後進一步之主張，則爲詩體大解放，『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铐一切打破』。就其前所主張之八事言之，如不用陳套語、不避俗字俗話、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固古今詩人所通許，初非胡君所獨創。至不用典、不講對仗、不摹仿古人，則大有可討論之處。而其最後所主張之屏棄一切法度，視之爲枷鎖自由之枷鎖鐐铐，則爲盲人說燭矣。至考其新詩之精神（不作無病之呻吟等，僅爲作詩之方法，不得謂爲精神），則見胡君所顧影自許者，不過枯燥無味之教訓主義如人力車夫、你莫忘記、示威所表現者，膚淺之徵象主義如一顆遭劫的星、老鴉、樂觀、上山、週歲所表現者，纖巧之浪漫主義如一笑、應該、一念所表現者，肉體之印象主義如蔚

藍的天上所表現者，無謂之理論如我的兒子所表現者。其最佳之作爲新婚雜詩、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與送叔永回四川諸詩。送叔永一詩，其佳處在描寫景物與運用詞曲之聲調，其短處在無真摯之語。新婚與奔喪諸詩所以佳者，則因此種題目，易於有真摯之語。然新婚諸詩尚微嫌纖，奔喪之詩尚微嫌不深切焉。以此觀之，胡君之詩，即捨其形式不論，其精神亦僅爾爾。胡君竟欲以此等著作，以推倒李、杜、蘇、黃，以打倒黃鶴樓，踢翻鸚鵡洲乎？

(三) 聲調、格律、音韻與詩之關係

詩之有聲調、格律、音韻，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詩之所以異於文者，亦以聲調、格律、音韻故。茲先論格律。胡君之目的，在「打破一切枷鎖自由之枷鎖鏢鏢」，五七言之整齊句法，亦枷鎖自由之一種枷鎖鏢鏢，故亦在打破之列。而對於其自著嘗試集之第一編中之詩，乃以不能完全打破此項枷鎖鏢鏢爲恨。殊不知詩之有格律，實詩之本能。在太古之時，卿雲歌等即爲四言，詩經具體爲四言，間以三言五言，則正故欲破例以求新異，亦猶和諧之音樂中，偶加以不和谐之音節，愈襯得和諧音節之和諧也。不但詩有然，即如老子、荀子之散文，皆喜用四言之句而叶韻，豈非整齊紀律爲人類之天性耶？英人席得黎爵士(Sir Philip Sidney)以爲音韻之用，在輔助記憶。不但音韻有然，即句法之整齊亦同

有此功用。故在印度佛與外道之說經典，皆製爲偈頌，即是故也。離騷之爲物，雜具文與歌謠之性質，故其句法參差不齊，是爲例外。遞降而爲五言七言，皆中國韻語自然之趨向，不得不爾者。歐洲語言多爲複音的，故不能如中國四言五言七言之整齊，然必以高音低音錯綜而爲 Meter，而限定每句所含 Feet 之數，自希臘荷馬以來即然，豈非句法之阻止爲人類之通性耶？又嘗考之歌謠，靡不以整齊句法爲之。『月光光，姊妹妹』，三言也；『月亮光光，照見汪洋』，四言也；『打鐵十八年，賺個破銅錢』，五言也；『行也思量留半地，睡也思量留半牀』，七言也。此外二言六言八言九言十言特稀，蓋二言氣促，六言突兀，八九十言過長。八九十言即有之，亦必分爲三四五言小段。如『太夫人移步出堂前』雖爲八言，然爲三言與五言所合成。『蔡鳴鳳坐店房自思自想』雖爲十言，然爲兩三言、一四言所合成。宋人雖常作六言詩，然讀之殊覺不順，且僅爲絕句，未有用爲長篇古詩與律詩者，後人亦不喜多仿之。明人雖有造作九言詩者，然其體卒不能通行，讀之亦覺費力。可見四言五言七言者，中國語中最適宜之句法也。雖詞中長短句錯綜，除六言句亦爲詞所習用外，其餘皆三四五七言，與三言五言所組成之八言，四言五言所組成之九言也。故綜而觀之，中國詩之單句，以四五七言爲最宜。而捨四言外，單數字所組成之句較雙數者爲宜。至四五七言與單數字句之所以宜於詩之故，則有關於中國人心理之研究，惟心理家乃能辨之。予惟本綜合之經驗，以得此推論耳。抑尤有證明整齊語句之效用者，則按

之古今中外，莫不先有詩而後有散文。蓋詩者歌之遺，未有文字以前，已有詩歌，因古代之散文尚作韻語也。不一觀乎中國下流社會與粗受教育之婦女乎？彼不學無識之工人農夫，初不能觀散文之白話小說，獨喜讀韻語之曲本。而粗通文字之婦女，必先讀天雨花、筆生花等彈詞，而後始能讀散文之小說也。胡君又以爲『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以爲中國之詩一變而爲長短句之詞，爲一大進步。而詞之所以較詩爲高者，即以句不整齊而近乎語言之自然之故。然則何以有句法不整齊之元曲之後，乃一變而有句法整齊之劇本、彈詞與鄉民之曲本乎？且詞曲之格較彈詞劇本爲高，此吾人所承認者。雜劇退化始成今日未調之劇本，傳奇退化始成今日之彈詞。文學退化之趨向，爲解放、爲捨難就易、爲減少人爲的而增加自然的。而結果如此，是詩歌句法整齊，反較不整齊爲自然也。胡君不察此理，妄謂句法整齊爲不自然，乃以語言爲證。殊不知詩出於歌謠，文出於語言，而歌謠與語言，一發原於情感，一發原於智慧，皆爲初民同時所共具之才能，非歌謠出於語言也。不觀乎鳥乎？在能歌之鳥，歌與語顯爲殊異之才能而絕不相紊。今取語言以況詩歌，是持不同類之物以相比較，無怪其無往不誤也。此不知生物學與人種學之故也。

中國之有五七言，猶西國之有 meter 也。今欲洞悉整齊句法之必要，可借鏡於西人對於 meter 之評論。主張解放之大詩家威至威斯 (Wordsworth) 以爲，『可悲之境況與情

感，用整齊之句法，尤以叶韻爲甚。較用散文可使其效力更爲久遠。復謂『由整齊之句法而得之快樂，蓋爲由不同而得有同之感覺之快樂』。辜勒律已謂『詩與文之別，即在整齊之句法與叶韻』。又謂『正式之詩，必各部分互相輔助，互相發明，而能輔助諧合整齊句法之素著之影響』。又謂『整齊之句法，可增加普通感情與注意之活潑與感受性』。德昆西(De Quincey)以爲『整齊之句法，可輔助思想之表現』。漢特(J. H. Leigh Hunt)以爲『詩之佳處，在全體整齊，而各部分變異』，以爲如此則『達到美之最後之目的』。波(Poe)以爲『整齊句法與音節音韻，皆不容輕易拋棄者』。哈佛大學文學教授羅士(J. L. Lowes)在『詩之習慣與革命』(Convention and Revolution Poetry)書中引申葛德(Goethe)之意，以爲『在藝術家，其媒介物之限制即其達自由之路』。復謂『藝術必須一種媒介物，而媒介物決非即其所欲表現之物。帆布非即風景，大理石非即肌膚，戲院非即人世。若除去其異點，則爲實物而非美術矣。若使詩之媒介物，完全與普通言語之用法同，則不成爲詩矣』。其論自由詩以爲『無以異於美麗之文』，而恐自由詩終不能立足於世。同時復示及近日韻文(Polyphonic prose)運用整齊句法、音節音韻之主張，以爲與自由詩同犯越俎代庖之病。可知在歐美各邦，古今來大詩人、大批評家，除少數自謂爲新詩人者外，靡不以整齊之句法爲詩所不能闕之性質。觀此亦可信中國詩之整齊句法，不足爲病矣。

詩之體裁與詩之優劣高下，大有關係。阿諾德(Mathew Arnold)以爲一國詩之優劣

多繫於其通行作高格詩之體裁之合宜與否。法國之詩所以不及希臘與英國者，由於其高格詩通常所用之亞力山大體（Alexandrine）不及希臘之抑揚體（Iambic）與六音步體（Hexameter）與英國之無韻詩（Blank verse）也。考之吾國，則五言古詩實爲吾國高格詩最佳之體裁。今試以歷史上之往跡觀之，四言詩祇盛於周，爲期不及千載。至五言詩則自漢魏以至於齊梁，幾爲唯一之詩體。其時七言詩雖間有作之者，然遠不及五言詩之重要。即至唐宋以還，雖七言古興而律詩大盛，然五言古始終占第一重要位置，直至於今日，猶無能起而代之者，學詩者猶以爲入手之途境，最後之軌則。其間豈無故哉？蓋五言古之爲物，既可言志，復能抒情，既可叙事，復能體物。阮步兵之詠懷、陳子昂之感遇、李太白之古風，皆言志之詩也。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韓退之之秋懷，皆抒情之詩也。孔雀東南飛、木蘭詞，皆叙事之詩也。謝靈運之作，大半皆寫景之詩也。詩之能事，五言古幾盡能之，所不能者爲七言古詩之剽疾流利、抑揚頓挫，與夫五七言近體詩之一唱三嘆、音調鏗鏘耳。七言古以剽疾流利、抑揚頓挫爲本，故宜於筆力矯健之作，故雖說理言志不及五言，而跌宕過之。至柏梁體則尤爲節促調高，難以馳驟。然以七言古跌宕委婉之故，一調叶其聲調使之諧婉，則七言古詩中之長慶體，又爲叙事之良好工具矣。至五七言律詩（排律不在內）以八句四韻之短幅，復以對偶爲要旨，自不能如五七古極縱橫闊大、盡理窮物之能事。然其本能有含蓄之詠嘆，故聲調尤爲重要，而其能事尤在言短意長也。胡君

所主張改良詩體之一事爲不講對仗，則又不知詩歌之原理矣。夫對仗之功用，正與句法之整齊、音韻之諧叶，與夫雙聲疊韻，同爲增加詩之美感之物。且天地間事物，比偶者極多，俯拾即是，並不繁難也。故雖在周秦之世，說理之言，亦尚排偶。如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之類，非皆排偶對仗乎？且對仗非始於律詩也，如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蘇李詩之「昔爲鴛鴦與鴛，今爲參與辰」，「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征夫懷往路，游子戀故鄉」，皆爲對仗。至謝靈運之詩，則幾於自首至尾，皆爲對仗。以後無論五七言古詩，皆多少不能脫離對仗。以胡君所推崇之白香山、陸放翁之五七言古詩，亦對仗極多。放翁之五古，且有自首至尾皆用對仗者。古來名人中之喜用單行以作古詩者，惟元遺山一人耳。且律詩普通僅須頸腹二聯對仗，杜工部之律詩，乃每每首尾八句皆對。苟對仗確爲思想之一桎梏，而於詩之本質無所增益，則五古之不須作對仗者，何作者不憚煩瑣而必對仗之？且不惜自首至尾通篇數十韻皆對仗之？若以大謝爲喜於雕琢，故不惜對仗，陸放翁非胡君所稱爲白話詩人乎？何以不惜以通篇對仗之法加之五七古乎？五七律之不必對仗者，何必首尾八句皆對仗乎？五七絕本四句皆不必對仗者，何詩人每每以其兩句對仗甚或四句皆對仗乎？殊不知單行與對仗各有效用，單行句法矯捷犀利，宛轉搖曳，故元遺山之詩，亦以矯捷犀利著。對仗句法，雄渾嚴整，厚重緩和，故不求流動而欲

端整之作宜之。凡此分別，作家自知，以一時之心境之異同，以定單行與對仗之去取多寡，亦極自然之事，初不必大加勉強者也。抑尤有進者，律詩中之頸腹二聯，非必全對。如孟浩然詩舟中曉望之腹聯「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聽鄭五彈琴之腹聯「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沉」，西山尋辛諤之頸聯「落日清川裏，誰言獨羨魚」，李太白詩夜泊牛渚懷古之頸聯「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金陵之頸聯「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聽胡人吹笛之頸聯「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皆非對仗也。又可活對，如孟浩然詩晚泊潯陽望廬山「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尋天台山「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九日懷襄陽「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愁」，李太白聽蜀僧浚彈琴「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杜工部贈別何遜「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送遠「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春望「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九日「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宿府「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等，雖貌爲對仗，然語意連續，非僅排比可比也。此法宋人尤善用之，蓋既得對仗裨益聲調之利，復無意義隔闕之害。即以硬對言之，如王摩詰詩終南山「白雲回望合，青靄人看無」，漢江臨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使至塞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送平澹然判官「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孟浩然詩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歲暮歸南山「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李太白詩送友人入蜀「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荆門送別「山從

平野盡，江人大荒流』，杜工部詩登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旅夜書懷『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閣夜『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野望『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蜀相廟『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王荆公詩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背城野色雲邊盡，隔屋春聲樹外深』，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鷗鳥一雙隨坐笑，荷花十丈對冥搜』，黃山谷詩次韻寅庵『傍籬榛栗供賓客，滿眼雲山奉宴居』，陳簡齋詩雨晴『牆頭語鵲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十月『病夫搜句了節序，小齋焚香無是非』，豈以排比對仗而見滯塞耶？近體詩惟五七排律不耐誦讀，其原因初不盡在對仗，音調之過於諧婉實爲一大原因，讀之每慳慳欲睡，蓋雖具普通各種詩體暗示之效用，而無其興奮機能以補救之也。故雖以老杜五排波瀾之壯闊，然喜讀之者究鮮，而後世仿效之者尤寡也。在古詩則雖通體對仗亦無傷，則由於其音節不如律詩之諧暢，作者能錯落其句法，以救單調之害耳。故胡君之反對對仗或可語於排律，然亦無待乎胡君之指摘，蓋物競天擇之理無往而不在。排律與六言九言詩之不能盛行，即可知其有可反對之理存也。至於詞曲之興，固爲詩中別開門徑，然不得謂爲詩界之革命。蓋詞曲導源於樂府，在古詩中爲風之流。其所長者爲抒情，而不宜說理，貴清新而難得雄渾。如阮嗣宗之詠懷，李太白之古風，杜工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哀王孫，韓文公之石鼓歌諸作，詞曲所不能爲也。且詞曲限於格調，不能如詩之能縱橫馳騁。即其抒情之方法

亦惟言外之意是尚，與詩中之律詩、絕句同。雖蘇辛能變格以爲豪健之作，然初不能取詩而代之也。詞曲例之於西詩則爲 Ballad、Sonnet 之流亞，雖其中亦有至高至美之作，然不能遂取 Epic、Blank verse 而代之。故雖奔士 (Burns) 爲詩歌之巨擘，然不得以其詩歌革彌爾敦之 *Paradise Lost* 與郎佛羅 (Longfellow) 之 *Evangeline* 之命。雖白朗寧夫人之 *Sonnet of Portuguese* 宛轉反復至四十四章之多，不可不推爲言情之巨擘，然不能取擺倫 (Byron) 之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或辜勒律 (L' Ancien Mariner) 以代之也。

總而論之，中國詩以五言古詩爲高格詩最佳之體裁，而七言古、五七言律絕與詞曲爲其輔。如是則中國詩之體裁既已繁殊，無論何種題目、何種情況皆有合宜之體裁以爲發表思想之工具，不至如法國詩之爲亞歷山大體所限，尤無庸創造一種無紀律之新體詩以代之也。

今更進而論音節與韻。胡君既主張拋棄一切枷鎖自由之枷鎖鏹鏹，故對於音節與韻亦抱同等之態度。若不害於胡君作詩之自由，則自然之音節與夫國音字典上所能覓得同一反切之北京韻，亦可隨意取用。若有礙於胡君作詩之自由者，亦不惜盡數拋棄之。竊獨自謂胡君既愛其思想與言語之自由若此其摯，則何不盡以白話作其白話文以達其意，述其美感，發表其教訓主義，何必強掇拾非驢非馬之言而硬謂之爲詩乎？夫詩與音節之關係綦巨，在拉丁文則以長短音表示之，在英文則以高低音以表示之，在有七音之中國

文，則以平仄或四聲以表示之。在西文以長短音或高下音相間以爲音步，而用各種不同之音步如 iambus、trochee、dactyl、anapaest 之類，錯綜以成句。在漢文則以平仄相間而成句。近體詩無論矣，即在上古之詩，其平仄亦按諸天籟，自相參錯。今試以關雎一詩論之。首句『關關雎鳩』爲四平，次句『在河之洲』即加一仄聲以示異，而第三句『窈窕淑女』四仄，恰與首句四平相對，末句『寤寐求之』復爲平仄相間。次章首句『參差荇菜』，兩平兩仄，次句『左右流之』即兩仄兩平，三句重文無變，四句『寤寐求之』，復爲兩仄兩平，以示異於第三句之四仄，第五句『求之不得』，爲兩平兩仄，第六句『寤寐思服』乃故拗爲仄仄平仄，第七句『悠哉游哉』四平，復對以『輾轉反側』四仄，且前四句以平韻叶，後四句以仄韻叶。後二章仿此。此詩即可表示上古詩人即善駕御音節，使之有轉折騰挪之妙，決非偶然之天籟使然。此即漢特所謂『全體整齊而各部變異』，正所以『達到美之最後之目的』者也。中國古詩之平仄，雖不如律詩平仄之和諧，然隱隱自有法度，在趙秋谷之聲調譜中已言之詳矣。今試觀古詩中，若偶夾律句，便覺軟弱而不矯健。或全句平仄音過多，便覺不諧協。故『壁色立積鐵』、『溪西鷄齊啼』之句，其音節特覺刺耳。又如詞中之壽樓春調以平音過多，及其他拗調中之拗句，致非習讀此項詞調者，每有聲牙之感，亦以是故。雖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一詩全篇皆用仄音，然亦其賣弄精神處，不可爲訓。平常習於宋詩造句生硬者，其詩之音節，每有暗啞之病，則亦由於過於犧牲音節以求別趣也。再觀敘事

之七古，自以長慶體爲最佳。蓋敘事貴婉轉盡致，因之音節亦尚諧婉。長慶體全用律句以作古詩，其聲調之鏗鏘，情韻之纏綿，遂較平常之七言古詩，出一頭地。元白不論，即梅村之能嗣響長慶，亦正以其用長慶體故也。宋人尚拗調，妙以生澀取勝，然亦無一著名之敘事詩，其故可思矣。抑尤可顯見者，柏梁體以每句叶韻之故，音節倍見促迫。若無識之徒，妄欲以之作長恨歌、圓圓曲等長敘事詩，其運命必可預言矣。胡君以爲用五七言句法，則『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著詩料隨時變化』。實則五七言確有自然之音節，亦能隨詩料以隨時變化。第初學者藝術未精，或不能操縱自如，而無美術觀念之科學家與哲學家或不能察覺之耳。至謂『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則此語僅能加之於五七言排律。在五七言律絕，則詩句之數不多，並不足引起單調之煩悶。至五七言古詩，其音節至可變動，加以歌行體中之雜以長短句，則尤見其活潑。即在五七言律絕，亦有吳體拗句以生別趣。一如不諧合之音之於音樂，苟神而明之，何至有整齊劃一，無變化之病乎？必求詩之音節一如白話之音節，則已失詩之面目，上文已言之矣。

至於叶韻與詩之關係，亦如句法與音節之重要。胡君之詩雖不絕對廢韻，然所取者爲國音字典之北京韻，且有時亦竟廢韻，於此當分兩層論之。夫現行詩韻，訂自沈約，固不得謂能代表全國之方言。然北京方言對於音韻之分別，實極簡陋。普通七音之僅有五

音無論矣，六魚韻之爲^o。音者，乃與七虞之爲^{ou}音（法文音）者無別。五微之爲^e。音者，乃與十灰之爲^{ei}。音者無別。十三覃之爲^{em}。音者，乃與十四寒之爲^{en}。音者無別。十五刪之爲^{ei}。音者，乃與十六咸之爲^{am}。音者無別。故沈約詩韻，實較國音字典之北京韻爲佳。若謂爲韻所限，則本有通韻之法。然即用通韻，亦較用北京韻爲佳也。至若不用韻以爲又可脫去一項「枷鎖鐐铐」，則實不知韻之功用。英國席得黎爵士以爲叶韻可助記憶，上文固已言之。英詩人德來登（Dryden）以爲「韻之最大之利益，即在限制範圍詩人之幻想」。彼謂「詩人之想像力，每每恣肆而無紀律，無韻詩使詩人過於自由，使詩人嘗作多數可省或可更加錘煉之句。苟有韻以爲之限制，則必將其思想以特種字句申說之，使韻自然與字句相應，而不必以思想勉強趁韻。思想既受有此種限制，審判力倍須增加，則更高深更清晰之思想，反可因之而生矣」。大批評家阿狄生（Addison）云：「叶韻一法可不藉他物之輔助，即可使語句異於散文，每能使平庸之辭句逃過指摘。若詩不叶韻，則音節之美麗，與夫言辭之力量，決不可須臾或離，以摺持其體裁，使其不墮入散文之平易。」約翰生（Johnson）詩人傳之評彌兒敦云：「彌兒敦所舉爲先例之不叶韻之意大利詩人，無一享盛名者。思想所能舉爲其辯護者，要爲其所駁倒。」漢特云：「今日歐洲與東方歷代一致之贊成，即足以證明其爲所有之詩之音樂之美，惟長敘事詩與戲曲爲例外，在南歐洲即敘事詩亦然。蓋爲熱忱之所擁護與快樂之所需求者。」羅士教授云：「每每詩中思想

言辭最巧之轉變，即爲在韻之指導之下一霎時之神悟所得之結果。」又謂「詩同時照管字之美性，與其指事之價值。當二者未起衝突時，韻能增加喚起愉悅之能力。此詩與音樂所共具者」。又謂「韻爲製造與領解組織之統一之一種結合要素」。又謂「韻爲英國詩一種有大價值之建設要素，若欲廢之，必有損失」云云。可知古今之詩人與文學批評家，莫不以韻爲詩所不可缺之要素也。

(四) 文言白話、用典與詩之關係

胡君論詩所主張之八事，除關於詩體者上文已詳論之外，尚有不用典與不避俗字俗話二事，亦與詩之形式大有關係。予之對於此二主張，爲相對之贊成，然初非謂典絕對不可用，而必須作白話詩也。今先論用典一事。太古之詩，自無用典之事。其後則古人事跡，往往有與後人相合者。而古人往事復往往爲人所共曉，引以爲喻，可爲現時情事生色。此用典之起源，亦無害於詩之本質者也。又或詩人意有所刺，不欲人明悉其意，乃假託於昔人。又或意有所寓，不欲明言，乃以昔人之情事以寄託其意興。此亦詩所許者也。惟末流所屈，矜奇炫博，句必有典，天機日淪，斯可厭棄耳。釋皎然詩式所謂詩之五格，以不用事爲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無事第四，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所謂作用事者，用事以襯托其意旨。如黃山谷詩「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是也。

直用事則已無襯托之效用，至雖用事實等於無事，則品格斯下。至情格俱下，則尤下劣矣。皎然又指出語似用事而義非用事者，如謝康樂詩『彭薛纔知耻，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未足稱達生』，以爲『此申權三賢，雖許其退身，不免遺議。蓋康樂欲藉此以成我詩，非用事也』。又如杜工部詩『春日懷李白』：『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此亦引古人以美李白，亦不得謂爲用典也。又如李長吉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亦極稱此二事之可作，借古事以寄託其胸懷，亦不得謂爲用事也。又如杜工部詩『別房太尉墓之腹聯』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亦謂已與房太尉之親密，至偕同游燕，一如謝元之與謝安對棋；復謂房太尉之死，己之知音之感，一如季札之欲掛劍徐君之墓。此雖爲用典，然藉以烘襯其情事，仍無害也。又有古人之名言或名作引用入詩，苟點染入神，反倍生色。如周美成詞『西河』之第三半闋『酒旗戲鼓甚處市，是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人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若此段意義，非脫胎於『朱雀橋邊野草花』一詩，而爲美成臆造，已自佳妙。然美成以此著名之詩，取其意義，融會入詞，則尤見運用之巧，而生兩重美感。此又不可以其用事爲病也。又如辛稼軒詞賀新郎之後半闋『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大力包舉，一氣渾成，雖用河梁、易水二典，然不見運用之痕跡，徒爲其大聲鏗鞳之音節更增色彩，亦不得以用典病之也。且用典之習，不特中國有之，西國詩人亦莫不

然。荷馬詩中之神話，已爲文藝復興以後詩人所用濫。至莎士比亞、彌兒敦之著作出，則又群起引用二氏著作中之情事，即以主張改革之大詩人威至威斯亦莫不然。如 *Scorn not the Sonnet* 關於 Sonnet 之典，用之至再。又如其 *Ecclesiastical Sonnets* 中，關於宗教之典，不惜累累用之。蓋歷史與昔人之著作，後人之遺產也。棄遺產而不顧，徒手起家，而欲致鉅萬之富，不亦難哉？然亦有一項枵腹之詩人，自家之思想不高，乃必依草附木，東塗西抹以炫衆，則李義山之衣，固已早爲人所撕碎，不必胡君始起而創反對之論也。若確有用事用典之能力而不見斧鑿之痕，則其潤色修飾之美德，自不可抹殺。予作詩即不喜用典，然對於古今人用典之佳處，初不能妄加訾議，且不得不爲之辯護也。

胡君創白話詩與白話文之理由有二：一以過去之文字爲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文字爲活文字，用活文字所作之文學爲活文學，用死文字所作之文學爲死文學。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以自創白話文以比喬塞（Chaucer）之創英國文學、但丁（Dante）之創意國文學、路德（Luther）之創德國文學。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外國文也。苟非國家完全爲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理。至意大利之用塔斯干（Tuscan）方言作國語之故，亦由於羅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轉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爲國語之必要也。希臘

拉丁文之於英德法文，恰如漢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夫今日之英德意文固異於喬塞、路德、但丁時之英德意文也。喬、路、但時之英德意文與今日之英德意文較，則與中國之周秦古文與今日之文字較相若，而非希臘拉丁文與英德意文較之比也。胡君之作此論，非故為淆亂視聽，以求自圓其說，即為不學少思。此予不能曲為胡君諒者也。且即以英文而論。今日之英文中純正的撒克遜字為數幾何？拉丁文為數幾何？除彭衍(Bunyan)一人外，不用拉丁字而能作一有價值之文學者有幾人？又以日本文而論。今日之日文中純正之日本字為數幾何？漢字幾何？然拉丁文之於英文，漢文之於日文，外國文也，非中國古文之與白話之比也。英人、日人之文學，不以拉丁字、漢字之為外國字而屏棄之，吾人乃屏棄吾國稍古之文字，某君且欲倡立一種『歐化的國語文學』，寧非癡乎？且文學之死活，以其自身之價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為死活。故荷馬之詩，活文學也，以其不死 immortal 不朽也。喬塞之詩，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梭和科(Sophocle)之戲劇，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席西羅(Cicero)之演說，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蒲魯大(Plutarch)之傳記，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反而論之，Edgar Lee Masters 之詩，死文學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陀司妥夫士忌、戈爾忌之小說，死文學也，不以其

轟動一時遂得不死不朽也。胡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魯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不然，世間無不朽之著作，而每種名著之命運，最多亦不過二三十年矣，天下寧有是理哉？以此觀之，死活文學之謬論，不足爲白話詩成立之理由明矣。

胡君復以爲李杜韓白諸詩人皆曾用白話入詩，歷來詩人鮮有不用俗字俗話者，因謂完全白話詩有成立之理由，實則不然。夫不避俗字俗話固也，而必避文言又何故乎？辜勒律己以爲語言可分爲三種：一爲詩所特有者，二爲僅宜於文者，三爲詩文共用者。中國之詩，自三百篇以下，無不多少引用一部分白話入詩，然必宜於詩或並宜於詩文者方能用之，彼不宜於詩或竟至不宜於文者必不能用。在古之詩人則然，在今之詩人亦莫不然也。且即用白話，其用之之法必大有異於尋常日用之語言。辜勒律己之評威至威斯之詩曰：『吾所以爲奇特而可注意之事，即以俗話不但爲最佳之體裁，且爲僅可推許之體裁之理論，乃出於其言辭。捨莎士比亞、彌爾敦外，吾以爲最爲特殊而具個性之詩人也。』又謂『總而言之，若於威至威斯之詩中，除去爲其緒言之理論所不許之著作，則最少其詩中三分之二之特殊美麗，必在屏棄之列矣』。又論威至威斯所用之俗字曰：『但其所用之字，係用於日常生活所用之地位，以表示同等之思想或外物乎。』可知徒以俗話作詩雖在

大詩人如威至威斯者，亦有所不能也。胡君自謂『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工夫』，其誰以爲不然。然無論如何白描，如何不避俗字俗話，要必以能入詩者爲限，此可斷言者也。故如腰子、鴨、荔支、蓮花，皆白話所常用之字也，非蛾眉、朱顏、銀漢、玉容等字之比也。然鄭子尹詩『荔支腰子蓮花鴨，羨爾承平醉飽人』，便爲最佳之詩，而非胡君『但記得海參銀魚下餃子，說是北方的習慣』可比也；亦非蘇州某名士之詩『火腿蛋花攤薄餅，蝦仁鍋貼滿盤裝』可比也。且詩中有所用之俗字俗話竟爲文言文所不許用者。如黃山谷詩『飽喫惠州飯』，陳簡齋詩『平生老赤脚』，喫飯與赤脚，皆平常文言文所不用者。蓋詩之功用，在表現美感與情韻，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即俗話俗字亦在所不避，否則文言亦在所不許也。宋人之詩最以工技術 Technic 聞，然楊誠齋、劉後村極喜以俗話入詩。有清一代詩人最特殊者，莫如咸豐間之鄭子尹。苟胡君得讀其巢經巢詩，將益以爲吾道不孤矣。然其過人處，正在以俗話俗字入詩，而能語語新穎，不嫌其俗。如『開門風過月照地，竹根草脚皆蟲聲』，『麥深不見人，時聞挽車響。傍道多草舍，老翁聚三兩』，『君試親行當自知，此道如讀昌黎之文少陵詩。跟著一句見一句，未來都非夷所思』，『負母一生力，枯我十年血。維母天地眼，責命不責術』，『阿卯出門時，論語讀數紙。至今知所誦，曾否到孟子』，『夢醒覓嬌兒，觸手乃船壁』，『卯卯今夕樂，樂到不可名。不解憶郎罷，但知燒粉蒸』。守歲強不臥，喧攬至五更。班班稍解事，針縷亦略能。頭試活茺花。安排拜新正』，『興到即

野飲，菜花迷大堤』，『車中一覺還山夢，正及村前餅熟時』，『岸樹盡相熟，枝葉無一紊。人篷坐未定，又出驗水印。明知不能纜，卻怪舫師鈍。舫師益氣塞，指水但增恨』，『雪花大如蝶，片片飛上眉』，『以我三句兩句書，累母四更五更守』，如此之詩，豈以俗話爲嫌耶？然又非胡君輩之白話詩可比也。又如其完末場卷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成之一詩中『四更赴轅門』至『關防映紅青』一段，歷叙鄉試時之情況，寫五百年來詩人之所不敢寫。又如端午阿卯一詩云：『魯論半部應成誦，渠母前朝早任嬉。嫩綠胡孫高踢臂，雄黃王字大通眉。』又如度歲澧州寄山中四首之第三首云：『今日趁公回，假面可市曾。卯須張飛胡，章也稱鶻艷。還應篋黃竹，預辦蝦蟹燈。』又如題新昌俞秋農先生書聲刀尺圖云：『女大不畏爺，兒大不畏娘。小時如牧豕，大時如牧羊。血吐千萬盆，話費千萬筐。爺從前門出，兒從後門去。呼來折竹簽，與兒記徧數。爺從前門歸，呼兒聲如雷。母潛窺兒倍，忿頑復憐癡。憂楚有笑容，尚爪壁上灰。爲捏數把汗，幸赦一度笞。』如此專用俗事，爲前人所不敢爲，然用之極工，則寧以俗事爲嫌耶？即以陳伯嚴、鄭蘇庵亦善白描。如陳伯嚴靖廬述哀詩云：『猶疑夢恍惚，父臥辭視聽。兒來撼父牀，萬喚不一應。』哀哉祭掃時，上吾父母塚。兒拜携酒漿，但有血淚涌。』又如靖廬雨坐四絕句之一云：『客傭之母吾鄰媪，自識兒時四十年。白髮蒼顏今再見，避談舊事益凄然。』鄭蘇庵家書至卻寄詩云：『正月月圓時，斜街鼓鞦鞞。二月月圓時，我在官學中。署中時來云，某日當

趨公。賃車便應去，車聲何玲瓏。』第二首云：『大七點可憐，歲暮甫斷乳。孟冬我行時，識字已百許。』哀東七云：『冬至幸脫命，小寒過不得。父憐母復愛，撫汝兩脚直。』述哀詩云：『榕城疫盛行，人鬼爭出沒。里中喪族弟，俄復奪一侄。』皆尚白描，不假雕琢。可知爭持之點，不在可否作白話詩，而在無論何種白話，皆可用以爲詩否耳。

復次詩之功用，在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初不在文言、白話之別。白話之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固可用之作詩；苟文言亦有此功用，則亦萬無屏棄之理。胡君活文學死文學之說，上文已辟之綦詳。今試以歐美詩人與批評家之說證之，則尤見文言詩實有存在之理由。英國大詩家格雷（Gray）云：『以體裁而論，予可斷言現時之語言，決不能爲詩之語言。惟法人之詩，除理想與想像外，其言辭與散文無異。吾國之詩則另有一種特異之言辭也。』辜勒律已云：『較古之言辭，最宜於詩。蓋因其僅將重要意義表現清晰，其他意義，僅隱約表現之也。……詩能與讀者最多之快樂，即在大段瞭解而不完全瞭解之時。』羅士教授云：『詩與法律、宗教、禮儀與遊戲四物，不但能保存古字，且能保存字之古體與其古義。……予所欲注重者有一點，即古字之宜於詩一與他字同，但問其用之得當與否耳。』英國詩人強生（Ben Johnson）有言曰：『古昔之字，可增加體裁之雄壯。』不過亦須用之得當，否則但知塗改清廟、生民之什，而無本質，則亦不足取耳。

總而論之，胡君之詩與胡君之詩論，皆有一種極大之缺點，即認定以白話爲詩，不知

揀擇之重要，但知剿襲古人之可厭，而遂因噎廢食，不知白話固可入詩，然文言尤爲重要也。胡君以爲『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且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爲例。殊不知文人詩，古人用之者亦多，亦可舉放翁、山谷、稼軒爲例也。白話之於詩，完中之偏也。凡用名學以作推論，不能以偏而推其全。『盜，人也，殺盜非殺人也。』胡君自命爲名學巨子，此理曾不知乎？抑故欲眩人耳目乎？今又細考胡君之詩，何胡君之白話詩不及鄭子尹、鄭蘇庵之白話詩也？則由於胡君但能作白話而不能作詩之故。如嘗試集中周歲、上山、我的兒子、自題藏暉室札記、威權、一顆星兒、應該、你莫忘記、看花、示威、紀夢、許怡蓀、外交諸詩，皆僅爲白話而非白話詩。其中雖不無稍有情意之處，然亦平常日用語言之情意，而非詩之情意也。夫詩之異於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denote）；詩之意義，重在含蓄（connote）與暗示（suggest）。文之職責，多在合於理性；詩之職責，則在能動感情。辜勒律已曰：『佳文之界說，爲適宜之字在適宜之地位。佳詩之界說，爲最適宜之字在適宜之地位。……散文之字，僅須表現所欲說之意義而已。……但在詩中，則汝所作必過於此限。其爲媒介物之字，必須美麗而能引人注目；同時又不可過於美麗，致摧毀由於全詩而得之統一。』又云：『詩之異於文者，以詩之法律必較散文爲謹嚴。每每散文所允許之物，詩乃不能不棄去之也。』胡君不知此理，但爲表面上文言、白話之區別，此其白話詩所以僅爲白話而非詩歟？

(五) 詩之模仿與創造

胡君論詩所主張八事之七曰「不摹仿古人，須句句有我在」一語，高格之詩人與批評家皆知之，初非胡君之創見。至不摹仿古人一層，則大可商榷。夫人之技能智力，自語言以至於哲學，凡為後天之所得，皆須經若干時之模仿，始能逐漸而有所創造。今試以一哺乳之小兒，使之生於一禽鳥俱無之荒島上，雖彼生具孔、墨之聖智，必不能發展至有尋常市井兒之技能。語言、文字、歌曲、舞蹈、繪畫、計算、雕刻、烹飪、裁縫之各種技術，均無由得之，其哲學、思想、藝術、美感亦無由發展。雖其間或能有三數發明與創造，然以彼窮年累月之力之造就，必不能及今日小學生在校二一日之所得也。今所貴乎教育者，豈不以其能使年幼者得年長者之經驗，後人得前人之經驗，不必迂迴以重經筆路藍縷之困苦乎？今試以哲學論之。自伏羲造卦以來，迭經老、孔、莊、儒、墨，漢唐、宋明諸賢哲之殫思慮所積成之哲學，在今日之大學中，以一星期三小時之教授，一年之間，即可知其大凡，而洞悉其異同蛻嬗之跡。其所以能此者，即其思想曾循前人之軌轍，使其心理一一與前人相合，亦即思想之模仿也。思想模仿既久，漸有獨立之能力，或因之而能創造。然雖有創造，亦殊難盡脫前人之影響。今試觀今日之唯心派唯物派之哲學，其誰非秉昔賢之原理，與受文化環境之浸潤，以遞嬗而出者乎？即近日最流行之實用哲學，詹姆士教授

(Prof. James) 亦稱其『新式樣之舊思想』。而白璧德教授 (Prof. Irving Babbitt) 且謂柏格森之哲學爲盧騷主義之後嗣也。再以音樂論之。人類雖有唱歌之樂器，而音樂自身亦不知幾經改造，而有華格納 (Wagner)、摩查得 (Mozart) 繁複之譜樂 (Symphony)。試問無摹仿之功，全憑創造之力，即以華葛納、摩查得之天才，能作此等最繁複之高格音樂乎？不但不能作也，即領略其佳處，亦非易易。世固有最佳之音樂，無論曾否受音樂教育之人皆知其美者，然以自身及友人之經驗證之，每有曾受音樂教育之人所稱美讚嘆之曲，在未曾受音樂教育者，乃不知其所以然。尤可怪者，每每善弄歐美音樂者，乃不知中國琴韻之佳處，而中國琴師亦不知西樂之佳處。此無他耳，未經訓練，心理上未得相同之嗜好故也。然音樂不過爲甚近於人爲之藝術耳。至純屬人爲之藝術，則莫過於中國之書法。自理論言之，天然藝術如詩、戲曲、小說、圖畫、雕刻之類，最易爲外境所拘，易於模仿而不易於創造。而人爲藝術如音樂、書法等最有自由，易於創造而不必模仿，實亦不然。今試以書法言之。除蝌蚪文、鳥篆，或爲純粹創作外，若大篆、小篆、隸、楷、行、草莫不有因襲模仿之跡。即以楷書論，鍾繇模仿蔡邕，然非蔡邕，衛夫人模仿鍾繇，然非鍾繇，王右軍模仿衛夫人，然非衛夫人，自後歐、虞、褚、柳俱模仿二王，然非二王，顏魯公模仿徐浩而非徐浩，小歐模仿大歐，薛稷模仿褚，而二人之作乃異乎大歐與褚。及至近日何紹基模仿爭坐位，翁覃溪模仿化度寺，何、翁豈真化度寺與爭坐位哉？故以書法之沿革考之，名家書法莫不模仿，

亦莫不創造。僅能模仿而不能創造者，固不足以其技名；不模仿而能創造者，亦目所稀見。不獨此也，即賞鑒家之態度，亦隨習俗模仿而變遷，清初之嗜董與清末之嗜北魏尤為特著。通常習南帖者鄙北碑為獷野，習北魏者嗤晉唐為凡近。其去取之間，豈真有至理存乎其間哉？無不以模仿之不同，嗜好即因以異耳。此等純粹之人為藝術尚不能不模仿，復何語於彼天然藝術如詩與圖畫、雕刻乎？圖畫、雕刻不能不模仿風景、人物，詩亦不能不模仿風景、人物與人情。亞里士多德謂詩為『模仿藝術』，豈無故哉？

難者或謂亞里士多德之模仿與吾輩所攻擊之模仿不同。亞氏所謂模仿乃為模仿天然景物，模仿人情，不但模仿事實上之人情，并且模仿理想上可能之最高格之人情，此即吾輩所認為創造者。至吾輩所攻擊之模仿乃新古學派（Neo-Classical School）所主張之不但模仿天然界之事物與人情，且須模仿昔人之著作，不但模仿昔人之著作，且以僅須模仿昔人之著作為足也。吾輩所攻擊者，非為能模仿天然界事物與人情之李杜蘇黃，而為模仿李杜蘇黃者也。此語誠具片面之理由，可為但知模仿不知創造者下一針砭，然不能證明絕對不可模仿古人也。夫天然之景物與人情，雖有萬殊，然多有類似之處。吾人之思想嗜好，與表示思想之言語以及發語之方法態度，雖以人而異，然亦有類似之處。而彼古人生於今人之前，自較吾人先有表示天然景物與人情之美點之機會。今人之性情既多少與古人之性情相似，則今人所表示天然景物與人情之方法態度，自不能不有類似於彼

之性情所相近之古人之處。且古人之作，非盡可垂範於後世也。萬千古人爲詩，僅有一古人可爲後人之所取法，彼能垂範於後世之古人，必在彼之一類之性情與表現事物之方法態度中，有過人之處。故與彼之性情及表現事物之態度相類似之今人，欲爲高格之作，必勉強與彼之心理、嗜好、韻味符合，斯能得其一類性情之高深處。又彼名家表現事物之方法、態度，亦必有爲後人所難及處，必模仿研幾其所以然，始可望己所發語表物之方法、態度可與古人媲美也。然此又非謂無須乎創造也。蓋人之性情雖大約相似，然絕不能相同。故同一學杜，韓昌黎即異乎白居易，杜樊川復異乎李義山，歐陽文忠、王半山、黃山谷、陳後山、陳簡齋、陸放翁皆學杜而各各不同。雖各各不同，然細究之則仍知其皆出於杜。斯之謂脫胎即創造，創造即脫胎，斯之謂創造必出於模仿也。胡君所主張者句須有我在，韓、白、黃、陳之學杜而終能自闢門戶者，正以其句句有我在也。於此正可以生物學例之。生物之世代相傳也，莫不類似其父母，而又不能恰似其父母。其似之甚者，亦有幾希之異。其不似之甚者，雖爲種畸 (Mutation)，然亦有一二類似父母之處，惟其異點特多而著耳。今持此現象以語於詩，則模仿者類似父母之道也，創造者不類似父母之道也。韓、白、黃、陳之異乎杜而終爲杜之子孫者，正以其雖面目不似杜而骨則似杜也。反而觀溫飛卿、李長吉、盧仝、孟郊、賈島、柳柳州、韋蘇州、蘇東坡、范石湖、翁靈舒、謝翱之輩，則不得謂爲杜之子孫者，以其絕不似杜也。然仍同爲詩者，則以其格律、韻味有所

相似也，亦猶張甲、李乙，黃人、白人，雖血族不同，然終爲人也。必絕對不模仿，絕無似古人處，則猶犬之非人，雖爲至美之犬，亦終不得謂之爲人也。然則明七子之學杜亦可與韓、白、黃、陳並稱乎？曰是不然。夫生物界有相似而無相同，即以孿生之兄弟，其面貌、性情亦有不同之處。詩文亦然，此正以其句句有我在也。與之毫髮無異者，斯爲人物之攝影。然攝影，死物也，雖得其形似，而終無其精神者也。夫人之攝影，不得謂之爲人，亦猶明七子之學杜，而終不得謂之杜，以其有杜之面目，而無杜之精神也。某君少年時學黃，黃詩有『槁項頂螺忘歲年』之句，某君即易爲『頂螺槁項已忘年』。如此之模仿，斯爲攝影之模仿，爲句句無我在之模仿。此乃胡君所宜指斥者，亦即有眼光之詩人與批評家所宜指斥者也。

且善於模仿古人者，除上述個人之個性外，尚有他法以自異於古人也。其法惟何？一爲兼攬衆長。夫模仿不必限於一家一人之作，可絜取衆人之美，既學陶又可學謝。初可仿杜繼可仿李，截長補短，復加以個人之個性，即可另開一新面目。生物界中除用割接、分根、插枝，用諸營養體繁殖之子孫與母體無異外，雌雄配偶所生之子孫，決無恰似父母之理，詩文亦然。再則世間意境，或尚有古人所未見，冥心刻意以另闢草萊，於古人之中，別立異幟，亦自立之道也。觀夫承唐宋金元之後，明清作者尚有阮大鍼、鄭公露、王漁洋、吳野人、鄭子尹、陳伯嚴、鄭蘇庵、袁昶諸家之詩，各開未有之境界，益信文藝界自立之

多途矣。三則發揚光大古人之一長，以另立門戶。此例之顯著者，爲諸家之學杜。杜工部之詩，包羅萬有，韓昌黎專學其雄渾，白居易專學其平易，李義山專學其穠麗，王荊公專學其蒼勁，黃山谷專學其奇崛，陳後山專學其幽澀，各以杜之一長而發揚光大之，遂各闢一門戶。此創造即寓於模仿之中也。四則人世日遷，人文日進，社會之組織進步，日新月異，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各種學問日有增益，甚至社會之罪惡與所待以解決之方，亦隨人文進步而有不同。彼真正之詩人，皆能利用之以爲其詩之材料，是雖體裁模仿古人而無少變，實質上亦與之有異。新思想之李白、杜甫，庸詎不見容於二十世紀耶？

此外技術上亦不得不有所模仿也。無論何種藝術，捨內部之精神外，尚有外部之技術。毛柏桑固以寫實主義見稱，然其令譽非半係於其文筆嚴潔，一字不可易乎？丁尼孫非以辭句無疵見稱，而白朗寧非以不事修飾，貽人口實乎？易卜生之主義，雖有人訾議之，其技術上之改革，則誠不可磨滅也。夫習音樂者，在未高談樂理之先，必須習彈弄各種樂具之手法，與夫音之高低緩急之配置，繼進而研究樂譜分段分章之組織、各種樂器之和諧，夫然後可講及名家樂譜之模仿，以及各家之派別與其優劣。如此極深研幾，始可進而言創造。習畫山水者，必先習芥子園畫譜山水、人物、樹木等最簡單之畫法，繼習大斧劈、小斧劈、披麻、荷葉等皴法，再進而及於全幅峰巒、溪澗、橋梁、村舍之布置，再進而臨摹唐宋元明清諸大家之名作。漸漸辨別其異同，審判其優劣，夫然後擇一、二家精專之，久

久方能別具邱壑，自有創造。他如書法雕刻，亦莫不然，詩亦豈能獨異？故學爲詩者，必先知四聲之異同，平仄相間之原理，古詩律詩之性質，起首結尾，陰陽開合之宜忌，題目之性質與各種詩體之關係，進而博讀諸家之名著，審別其異同，籀繹其命意，遣辭、造句、練字、行氣、取勢之法，再擇其一二家與己之嗜好近者，細意模仿之，久久始可語於創造也。技術上若無此種精邃之研究，必也淆亂無章、大題小做、音節不諧、色澤不一、雅鄭雜陳諸病紛至沓來，而終爲一種草昧時代之美術矣。此捨詩之本質外，技術上亦不得不模仿古人者也。

(六) 古學派、浪漫派之藝術觀與其優劣

總觀以上之討論，吾人可知胡君之詩所代表與胡君論詩之學說所主張者，爲絕對自由主義，而所反對者爲制裁主義、規律主義。以世界文學之潮流觀之，則浪漫主義、盧騷主義之流亞，而所反對者古學主義 (classicism) 也。或以爲胡君所提倡者爲寫實主義之文學，其人力車夫一詩，純爲寫實體。威權、週歲、上山諸詩，雖具象徵主義之外貌，然其骨略仍與寫實主義同以教訓爲目的，謂之爲浪漫主義之流亞，無乃無徵不信乎？曰浪漫主義多門，而其共同之性質，則爲主張絕對之自由，而反對任何之規律，尚情感而輕智慧，主偏激而背中庸，且富於妄自尊大之習氣也。在歐洲首先提倡者爲盧騷，及其末流則其人

生觀有絕不相容之尼采、托爾斯泰兩派，其藝術觀亦有絕相矛盾之自然主義、神秘主義兩派。要之，偏激而不中庸而已。胡君與其同派之詩人之著作，皆不能脫浪漫派之範圍，而與之絕對不相容者，斯為古學主義。故欲論其優劣，必先明兩派之優劣。欲明兩派之優劣，必先明兩派之藝術觀。茲分論之如下。

古學派之鼻祖為亞里斯多德。亞氏生有科學家之天性，故對於藝術，亦以科學的分析的眼光，以鈎稽其原理，而首創批評之學。以科學的眼光為客觀的、自外的，故亞氏認為敘事詩與戲曲為詩之正宗，而謂詩為模仿技術。其言曰：『詩之起原，根於人類天性中之兩種理由：一為模仿之習性。蓋模仿為人類之本能。……二為凡人皆喜模仿之產物。……其所以喜此者，復基於吾人一種天性，即學習之慾望。蓋學習為人類快樂中最著者也。』又云：『模仿為吾人之天性，亦猶音樂和諧與音節為吾人之天性也。』又云：『敘事詩有一點與悲劇相同者，即用一種高格之詩，以為重大事故之模仿也。』對於悲劇，亞氏認為有六種元素：（一）計畫；（二）倫理性質；（三）辭句；（四）理性；（五）外觀；（六）音調。六者之中，音調與辭句關係於模仿之媒介物，外觀關係於動作之表現，計畫、倫理性質與理性則關係悲劇之內容。亞氏對於此六者，復有多量之發揮。而於悲劇之技術，皆加以有條理之規定。蓋亞氏既認定悲劇為模仿技術，則所研究者，在所以模仿之方法，亦猶從事科學哲學者，在未加研究之先，必須研究所以治斯學之方法也。及

其末流，如新古學主義派，則認技術爲萬能，以爲苟認定亞氏之規律，則雖無內部之靈悟，亦可作最佳之悲劇。故亞氏所主張者，爲模仿天然之事物與人情，而新古學派乃主張模仿昔人之著作。流弊遂如明七子之學杜，陳陳相因，依草附木，而個性盡矣。然其佳處，則在格律整齊，主張正大，雖有陳腐之嫌，然無謬妄之習。至盧騷出則風氣大變矣。

盧騷力主返乎自然，不但對於文學主張廢棄一切規律，即對於人生，亦全任感情之衝動，而廢除理性之制裁。嘗自述少年時曾任孤鴻伯爵家執事，彼乃以爲無冒險性質，無故棄去之。日後隱居之時，彼每恨不速之客無因叩門以破其幻夢，故初無有理性之人生觀念，至使子女待育於他人。對於政治則倡無根據之民約論。對於教育，亦主張絕對之放任，甚至謂「有思想之人，爲德性敗壞之動物」。其影響之所及，上焉者固有威至威斯、協黎之奇美絕麗，下焉者乃泛濫橫決，如費得曼（Whitman）矣。然猶未也，自十九世紀科學與平民主義發達以來，對於高尚之文學，咸生疾視之態度，於是以科學方法作「平民文學」，凡藝術上之規律拋棄罄盡。凡高尚思想與社會上之美德，咸視爲虛偽。如蕭伯納、士敦保格之徒，幾不信法律、道德、情愛、忠勇、仁慈諸美德爲人類之可能性。對於藝術，絕不思及揀擇之重要，純以一種攝影方法以描寫社會。甚且專揀擇特殊醜惡之情事，以代表社會，以示人類實無異於禽獸。其宣傳平民主義、社會主義也，不求提挈此失教之平民使上躋於「智識階級」之地位，使有與「智識階級」同等之知識，第欲推翻智識階級，使

之反變爲愚駭。不惜將歷代俊秀之士所養成之高格文化、高格藝術，下降以就未受教育、姿稟驚下之平民之視聽。薛爾曼教授（Professor Stuart P. Sherman）稱此十九世紀之末葉，爲生物主義之時代，信不誣也。至他一派之浪漫派，初無威至威斯、協黎、奇茨（Keats）高尚之理想，但求官覺上之美感。所作之詩，除表現一種天然界物質之美外，別無高尚之意味。除與肉體有密切關係者外，初無精神上獨立之美感。不能以物質表現精神，但竊取精神之外貌，以粉飾物質。在歐美則有印象主義派（*imagist*），在中國則近日報章所登載模仿塔果兒之作，與胡君嘗試集中蔚藍的天上一類之詩，皆此類也。夫浪漫主義苟不趨於極端，在文學中實有促進優美人生觀之功效。昔在希臘，對於人類之行爲，但判其美醜，而不問其善惡者，實此意也。此等高格與下品浪漫主義之區別，一般淺識之徒，殊不能辨。今試以昔日英國浪漫派詩人之作，與近日所謂新詩人之作相較，即可知其梗概。威至威斯，十九世紀初年浪漫派詩人之巨擘，且極力主張以俗語作詩者，然其佳作則不但曲狀自然界之美，且深解人生之意義。近日之新詩人，除印度之塔果爾外，筆底具此化工者殆鮮。今試舉威氏 *Ode a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Yarrow Unvisited*、*Yarrow Visited*、*Yarrow Revisited*、*Lines Composed... above Tintern Abbey* 諸詩，豈今日新詩人所能企及者。又如 *The Daffodils*、*To the Daisy* 二詩同爲詠物之作，然寄託之遙遠，又豈印象派詩人 Richard Aldington 所作之 *The Poplar* 所能比擬？同一言情愛也，白朗寧夫人之 *Sonnets*

from Portuguese 乃純潔高尚若冰雪，至 D. H. Lawrence 之 *Fireflies in the Corn*，則近似男女戲謔之辭矣。夫悼亡悲逝，詩人最易見好之題目也，然 Amy Lowell 之 *Patterns* 何如丁尼孫之 *Home They Brought Her Warrior Dead* 與波 (Edgar Allen Poe) 之 *The Raven*。而 D. H. Lawrence 之 *A Woman and her Dead Husband* 則品格尤為卑下。一若男女相愛，全在肉體，肉體已死，則可愛者已變為可憎可畏，夫豈真能篤於愛情者所宜出耶？此外則能表現超自然之慧悟之作，尤為近日詩人所不能為。如丁尼孫之 *Crossing the Bar*，*The Higher Pessimism*，白朗寧之 *Prospect*，*Evelyn Hope*，Emily Bronte 之 *Last Lines*，Christina Rossetti 之 *Up—Hill*，Bryant 之 *Thanatopsis* 諸詩，皆富於出世之玄悟。新詩人中惟塔果爾以東方哲學為詩，始能得其梗概。至 Masfield 之 *What am I/If* 則品格之相去有若霄壤矣。反而觀中國之新詩，其自居於浪漫派之詩人，所作亦僅知狀官感所接觸之物質界之美，而不能表現超自然之靈悟。如胡君蔚藍的 *天上一詩*，除形容各種自然界諧合之顏色外，別無一毫言外之意。胡君以為『吾國作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殆自道其短，初非語於昔人之作也。其他新詩人之詩，亦同犯此病，時事新報所載王君紹基一個秋晚的海濱，即可以代表近日浪漫派新詩。然所表現者，亦僅為自然環境之美，而未能表現因此環境而引起之主觀的超自然之美感也。返觀古人之作如孟浩然登鹿門山，夜歸鹿門歌，王維藍田石門精舍，自大散……至黃牛嶺見黃花川，過香積寺，柳宗元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與崔策登西山，

阮大鍼攝山東峰石上坐月、謝以冲先生見訪靈谷、雨後喜一門雪葉柏城過訪、書憩文殊庵、吉山庵視穎中上人諸詩，皆不但能狀自然界之美景，且皆能使人生出塵之想，此高格浪漫詩之可貴也。又美人芳草之思，人類具有同感，然命意遣辭，大有高下。韓冬郎即非李義山之比，王次回則尤下矣。杜工部之詠佳人，則姑射仙人冰雪之姿，又在義山之上。嘗讀姜白石詞句『長記曾携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蔣鹿潭詞句『今夜冷篷窗倦倚，爲月明強起梳掠』，輒推想此中美人，大有異於脂粉隊中人也。阮大鍼納姬詩云：『自結持筐侶，非徵敝席歡』，是對於姬妾尚爲精神之戀愛。至胡君對於其夫人而著之如夢令云『誰躲，誰躲，那是去年的我』，則竟類男女相悅，打村罵俏之言。甚矣，夫浪漫詩亦大有高下之別也。

就以上之討論觀之，浪漫主義苟不至極端，實爲詩中之要素。若漫無限制，則一方面將流於中國之香奩體與歐洲之印象詩，但求官感之快樂，不求精神之騫舉；一方面則本浪漫主義破除一切制限之精神，不問事物之美惡，盡以入詩。在歐美則有 Edgar Lee Masters 所著之 *Spoon River Anthology* 與 Carl Sanberg 所著之 *Chicago* 等劣詩，在中國則有胡君之威權、你莫忘記，沈尹默鴿子，劉半農相隔一層紙等劣詩，要之趨於極端之弊耳。糾正之道若何？曰篤守中庸之道而已。希臘哲學家言中庸，孔子言中庸，佛言中道，非僅立身處世則然，即於美術亦莫不然也。白璧德教授云：『凡真正人文主義 (Humanistic)』

方法之要素，必為執中於兩極端。其執中也，不但須有有力之思維，且須有有力之自制。此所以真正之人文主義家從來稀見也。」又云：「增廣學術與同情心之主要作用，為使人當應用其才力時，對於專注與揀擇最緊要之項，得有較充分之預備。凡人欲其揀擇正當，必先有正當之標準。欲得正當之標準，必須對於一己之意志衝動，時刻加以限制。」又云：「故若吾人欲免此種種之紊亂，必一面保存自然主義派之優點，一面須固持人生之規律，而切要超越全部自然主義之眼光。換言之，若欲重振人文主義，必對於十九世紀所特有之浪漫主義、科學、印象主義與獨斷主義，皆有幾分之反動也。」其論作文之形式云：「若浪漫派、自然派與假古學派，不知形式與形式主義之區別，必強調美限於一物。吾人初無理由必須步其後塵，凡正式之美之分析，必能認別二種元素。其一為發展的、活動的，可以「表現」一名詞總括之。與此相對者則為形式一元素，普通覺為制限拘束之規律者是也。」又云：「以拋棄制限之原理之故，彼富於情感之自然主義派，終將非議人類天性中所有較高之美德與解說此美德之言詞。至最終所剩餘者，僅有野蠻之實用主義 (Pragmatism) 而已。」羅士教授云：「創造之才能，不在創造一種自有之新異而特別之媒介物。最高格之天才，每能發見彼所相傳習用之體裁所未經發現之餘蘊，而不欲徒費力於組織一新體裁焉。」又云：「即此制限每為創造之原因。」凡此皆證明極端主義之無取，而不必徒事更張也。中國之新詩人其知返乎？

(七) 中國詩進化之程序及其精神

無論何國之文學，苟有數百年之歷史，必有其因革遞嬗之跡。雖以模仿爲軌則而不求創造者，亦終不能刻鵠似鵠。蓋文學爲有機物之產物，有機物最顯著之性質，即爲具有個性，其產物亦因之而有個性。有個性即有因革遞嬗之跡，亦即有進化之程序可言。矧中國文學自唐虞以來，歷時四千載之久，寧能墨守古昔，但知模仿而無創造耶？今試考中國四千年間之詩，按其性質，可分爲四大時期。各大時期中，又可分爲若干小時期。第一大時期關於技術上之區別較大而顯見，可例之爲改革，小時期僅可例爲變異耳。第一時期始自唐虞終於周末。此時期之詩，發原於歌謠，大體爲四言，技術極其簡陋，喜用比興與重言，每每數章之詩，意義相似，僅易數字而已。此時期雖始於唐虞，然唐虞、夏、商之詩，爲數極寡，至周初始盛。實則謂此時期，僅包括有周一代亦可，此孔子所以美周之文也。此時期之詩，亦有工拙之別。其最簡陋者，如周初二南樛木、蠡斯、桃夭、兔置、采芣、鵲巢、羔羊、殷其雷諸詩，不但皆爲比興，且前後數章，句法意義皆同，惟更易數字，以求音節略有變異耳。一篇之中，多祇有三章，亦可見其思想之薄弱。至變風則賦體漸多，或一篇之中比賦雜陳，亦不止三章而止。一章之中，句亦較多，雖句法亦有同者，然大都有故爲變易之趨向。如柏舟、擊鼓、匏有苦葉、谷風、碩人、氓、小戎、七月、鴟鴞諸詩，則章

句皆大加繁殊，極騰挪操縱之致，迥非二南之簡陋可比矣。至頌『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而變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其人之學識既高，思想言詞自更充沛，而非出於里巷歌謠之風可比。故賦體遠多於比興，章法句法亦極變動不居，而無一種意義、一種句法反覆陳說但換數字之病。此期之詩，至此已臻極軌矣。其精神一方面，最足引人注意者，則所述者盡屬人事。既無希臘之述神話詩，復無喬塞之詠英雄詩，寫景觀念亦極不發達。詩歌內容，無外乎家室廊廟，起居日用，禮樂刑政以及祀神述祖之事。其所表現者，純爲人文主義，初無一毫浪漫主義麁雜其間，此亦中國古代文明，迥異於其他文明者也。至屈原出，始創離騷，以忠君愛國之忱，一寓於香草美人之什。既破除四言之軌律，復盡變人文主義之精神。秉楚人好鬼之遺風，遂開詩中超自然之法門。雖一時之影響不大，未能開一時期，然中國詩之浪漫主義，已伏根於此矣。第二時期始於西漢迄於陳隋。其形式上之改革爲五言之代四言，全篇之代分章，賦體之代比興，各首不同之句法以代各章相同之句法。然最大之改革，厥爲五言之代四言也。此時期又可分爲若干小時期。如西漢體、建安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齊梁體，凡治選學者，皆能言之。至其共同之性質，則爲以五言爲通用之體裁。其技術則一方面固較周秦爲優，一方面乃較唐人爲劣。句喜排偶，然每每多蕪辭，嘗有一二聯鋪比其間，初無要旨，刪汰之反覺簡潔者。其狀景物也，但能語其大略，而不能精刻入微。即大謝寫景之作，亦非王孟之

比。此時期尤有一習氣，即擬古是。自有古詩十九首及蘇李贈答詩以來，離人思婦之什，已爲朝野所珍視，樂府體遂以漸而繁，彼作者亦競相模擬。試一閱郭茂倩樂府詩集，即見模擬之風大盛於此時也。且不但模擬詩題，甚且襲用句法，讀之令人生厭。獨陶、阮、謝、三公以振奇之姿，不傍門戶，別開支派。然數百年間之趨向，自可見也。此時期大可稱之爲古學主義時代，以其尚模仿也。初唐諸家，或承齊梁之餘緒，或追魏晉之往跡，尚爲此時期之遺裔。直至唐開元間，王、孟、李、杜、高、岑一時並出，中國詩始入第三時期。此期始於盛唐迄於五代。其特性在形式上則爲七古與律詩大興，技術上則章法、句法較第二期爲嚴謹，一篇之中少累句，一句之中少蕪辭。不尚模仿古人，要能各立門戶。賡作樂府之習漸衰，因事命題之作大盛。以杜工部一人之作而論，則捨七絕外，幾於無體不佳。寫景、叙事、抒情、述志，清新、沉雄、瘦硬、婉約，無美不具，開後人無數法門，爲千餘年中國詩之星宿海。日人以之擬彌兒敦，恐彌兒敦之於英詩之影響，遠不及杜詩之於中國詩影響之大也。此外則與杜相鼓吹者，前有王右丞、孟襄陽，後有李太白、高常侍、岑嘉州，於是盛唐之詩，遂開示中國歷史上未有之光榮。此後元和間之韓愈、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孟郊、賈島、盧仝、李賀以及中晚唐之李商隱、杜牧、溫庭筠諸賢，各闢蹊徑，要不能自外於盛唐諸公也。五代之後，有宋肇興，文人一秉晚唐之緒餘。楊億、宋郊、宋祁、王珪輩作詩，皆尚秀麗，號爲西崑體。此外王黃州、歐陽文忠之學杜、韓，猶未脫唐人之面目。王半

山之詩，精刻謹嚴，漸開宋人之門戶。逮至元祐蘇長公、黃涪翁出，宋詩始另樹一幟。是爲中國詩之第四時期。此期之詩之性質，厥爲用字、造句、立意、遣辭務以新穎曲折爲尚。唐人之美往往爲自然的，宋人之美則爲人爲的。唐人僅知造句，宋人務求用字。唐人之美在貌，宋人之美在骨。唐人盡有疏處，宋人則每字每句，皆有職責，真能懸之國門，不易一字也。唐詩視漢魏六朝之詩，技術固較工，宋詩則較唐人尤工。唐人尚有拙處，宋人則絕無拙處，有時反以過工爲病。唐詩音調諧婉，宋詩則過取生澀。即以孟郊、李賀之詩以與黃山谷、陳後山較，唐宋之界，仍判然也。唐詩之味如鷄鴨魚肉，美則美矣，日飫之或有厭倦之意；宋詩則如海鮮，如荔枝、鳳梨，如萬壽果，如鰐梨，其風味之雋永，一甘之即不忍或捨也。在歐洲文學中，厥爲法人之文恍惚似之耳。自此以降，元人雖對於宋人之過於生澀槎枒處，有所糾正，然無特種之更張。明人則誤在模仿唐人之面目，遂蒙畫虎類狗之誚。清初詩人亦步趨唐人，除一二人外，未能別開蹊徑。清末鄭子尹、陳伯嚴、鄭太夷雖能各開一派，然不能自異於宋人。日後之發展不可知，在今日觀之，中國詩之技術，恐百尺竿頭，斷難再進一步也。或者宋詩已窮正變之極，乃不得不別拓疆域以開宋詞、元曲乎？

總而論之，中國之詩，曾經上文列舉四種之階段，而進於技術完美之域。至於內容，則自然之美，人情之隱以及經史百家、道藏內典所含蘊之哲理，宋人亦咸能運用入詩，清

人且用詩以爲考據之用矣。在舊文化中，恐更難有拓殖之餘地也。曰然則中國詩將故步自封，長此終古乎？曰是不然，美術與思想相應者也。美術爲工具，思想文化爲實質。周詩僅限於人事者，周人之思想文化之僅限於人事，有以使之也。魏晉之時，老莊之學大盛，其詩亦被有老莊之色澤矣。下逮於唐，佛學大興，而唐人之詩，遂呈佛學之色彩，其時復以詩賦取士，故詩極工。然經史百家之學非所尚，故唐人之詩，韻味醇而理致少。至於宋則研幾經史者衆，古文即承韓柳之緒餘而大振，理學亦以漸而興。爲詩者不但爲詩人而兼爲碩學之耆宿，遂能熔經鑄史以入詩，因之詩亦倍有理致。阿諾德之評十九世紀初年之詩，以爲雋才輩出，而成效不能如人所期者，由於實質不足之故。以曾受新式教育之人，而觀中國之舊詩，亦必具有同等之感想。故清末之鄭子尹、陳伯嚴、鄭蘇庵不得不謂爲詩中射雕手也。然以曾受西方教育、深知西方文化之內容者觀之，終覺其詩理致不足，此時代使然，初非此數詩人思力薄弱也。亦猶擺倫、協黎、威至威斯之詩，不足以饜阿諾德之望也。他日中國哲學、科學、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藝術等學術逐漸發達，一方面新文化既已輸入，一方面舊文化復加發揚，則實質日充。苟有一二大詩人出，以美好之工具修飾之，自不難爲中國詩開一新紀元，寧須故步自封耶？然又不必以實質之不充，遂並歷代幾經改善之工具而棄去之、破壞之也。

(八) 嘗試集之價值及其效用

上文討論詩之原理與嘗試集之短長，言之詳矣。嘗試集之真正價值及其效用究竟何若？苟絕無價值與效用者，何作者不惜窮兩旬之日力，饒饒然作二萬數千言以評之乎？曰嘗試集之價值與效用，爲負性的。夫我國青年既與歐洲文化相接觸，勢不能不受其影響；而青年識力淺薄，對於他國文化之優劣無抉擇之能力，勢不能不於各派皆有所模仿。然以模仿類廢派之故，至有如是之失敗，則人迷途之少年，或能憬悟主張偏激之非而知中道之可貴；洞悉潰決一切法度之學說之謬妄，而知韻文自有其天然之規律，庶能按步就班力求上達也。且同時表示現世代之文學尚未產出，舊式之名作，亦有時不能盡廢吾人之望；雖今日新詩人創作新詩之方法錯誤，然社會終有求產出新詩之心。苟一青年知社會之期望，而勤求創作之方，則雖『此路不通』，終有他路可通之一日。是胡君者，真正新詩人之前鋒，亦猶創亂者爲陳勝、吳廣而享其成者爲漢高，此或嘗試集真正價值之所在歟？

(原載學衡第一、二期，一九二二年)

論批評家之責任

今之自命新文學家者，每號召於衆曰：『中國學術所以陳舊無生氣之故，厥爲缺乏批評，無批評則但知墨守，但知盲從。吾人之責任，在創立批評之學，將中國所有昔時之載籍，重行估值。』此言一出，批評家之出產，乃如野菌之多。對於國學，抨擊至體無完膚；同時所謂新創作之出現，亦如細菌繁殖之速。然細尋繹之，不但有價值之創作固鮮，即有價值之批評亦如鳳毛麟角。其故何哉？蓋批評創作，極非易事。就創作而言，天才極爲難得。有天才矣，而智識界之風尚、學術之精神，其足以轉移天才之趨向者，正在顛危振蕩之中，至使天才失其發展之依據。此現象不但於中國爲然，無論在何國文學史中皆常有之也。至於批評，則吾國文學界之往史，略與英國同，皆長於創造而短於批評者。且吾國人富於感情，深於黨見，朱陸之異同、洛蜀之門戶，東林復社，屢見不鮮。加以舶來之偏激主義爲之前驅，遂使如林之新著作中，捨威至威斯（Wordsworth）所詆爲『僞妄與惡意之批評』外，殆無他物。流弊所屆，至使固有文化徒受无妄之攻擊，歐西文化僅得畸形之呈露，既不足以糾正我國學術之短，尤不能輸入他國學術之長。且使多數青年有用之心力趨人歧途，萬劫不復，此大可哀者也。欲救其弊，厥爲改革今日之批評，標明批評家之責任，使知批評事業之艱巨。不學者亟宜斂手，即堪任批評之責者，亦宜念社會付

託之重，審慎將事，不偏不黨，執一執中，則半期以後，不但批評學可在吾國開一紀元，即新文學之前途，亦庶乎有彀矣。就今日批評界之缺點觀之，批評家之責任，亟宜鄭重揭櫫者，有下列數事。

(一) 批評之道德 批評家之責任，為指導一般社會。對於各種藝術之產品、人生之環境、社會政治歷史之事跡，均加以正確之判斷，以期臻於至美至善之域。故立言首貴立誠，凡違心、過情、好奇、立異之論，逢迎社會博取聲譽之言，皆在所避忌者也。今之批評家則不然，利用青年厭故喜新、畏難趨易、好奇立異、道听途說之弱點，對於老輩舊籍，妄加抨擊，對於稍持異議者，詆謔謾罵，無所不至。甚且於吾國五千年文化與社會國家所託命之美德，亦莫不推翻之。夫孔子之學說，為全世界已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今不聞有批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之言，而對於孔子，乃詆之不遺餘力，甚且謂孔子學說與民主主義不相容，豈非利用青年厭故喜新、好奇立異之弱點乎？又如中國文言之別，決非希臘拉丁語與英法德語之別也，必牽強引為一例，以證明古文為死文字，語體文為活文字，寧非利用青年西學根柢淺薄之弱點，故作此似是而非之言乎？又如錢君玄同，中國舊學者也，捨舊學外，不通歐西學術者也，乃言中國學術無絲毫價值，即將中國載籍全數付之一炬，亦不足惜。此非違心過情之論乎？胡君適之乃曲為之解說，以為中國思想界過於陳舊，故錢君作此有激之言。夫負批評之責者，其言論足以左右一

般青年學子，豈容作一二有激之言乎？其父殺人，其子行劫。錢君等國學尚有根柢者猶作此言，則一般青年不知國學門徑，但以耳爲目者，其言之不將猶甚耶？又如林琴南之譯小說，固亦有短處，其長自不可掩，其文辭之優，尤不待言。乃尋疵摘瑕，至詈之爲不通，繼復勸中學學生，讀其早年所譯之小說，以爲作文之模範。批評家之言論，何前後不符如此之甚也？又如胡君適之，創白話詩者也，抨擊舊體詩不遺餘力，認一切詩之規律爲自由之枷鎖鐐銜者也。曾幾何時，又改作舊詩，且謂惟舊體詩爲能有風韻。夫舊體詩之能有風韻，胡君在美國作舊體詩時，寧不知之？而於主張白話詩時，何一不言及，直至今日始標明之乎？若前此果不知也，則是所造淺薄，見解未定，乃敢遽操批評之工具，以迷惑青年之視聽乎？又如沈君尹默之新詩，其格調衆目共睹，而尤爲胡君適之所深悉者也。而李、杜、蘇、黃之詩之優美，亦胡君所知者也。胡君在北京導報紀念冊中，論中國文學之改革，乃云：『新詩內容之精美豐富，遠在舊體詩之上。』其欺西人不通中文，不能讀李、杜、蘇、黃之詩耶？抑果信沈君鴿子、三絃等詩，勝於杜之北征、石壕吏、李之古風、蜀道難、韓之秋懷、蘇之和陶等詩耶？要之，修辭不立其誠耳。法國十九世紀大批評家聖鉢夫 (Sainte - Beuve) 之言曰：『吾法人所重視者，不在吾人是否爲一種藝術或思想之作品所娛悅，亦不在是否爲其所感動，而在吾人爲其所娛悅，爲其所感動，而稱贊之之是否合理。』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謂法人對於知識事件，有一良知，對於文學，有是非區別

之信仰。深信其對於是者，必須崇仰皈依之，而附於非者，實爲大耻云云。蓋謂對於藝術之感動尚須加以理性之制裁也。然則對於吾國批評家利用人類之弱點，故爲違心之論，以博先知先覺之虛譽者將何如乎？此吾立論首先揭櫫批評之道德也。

(二) 博學 批評之業，異於創造。創造賴天才，故雖學問不深，亦能創造甚高之藝術。至批評則須於古今政治歷史、社會風俗以及多數作者之著作，咸加以博大精深之研究，再以銳利之眼光，爲綜合分析之觀察。夫然後言必有據，而不至徒逞臆說，或摭拾浮詞也。故在今日，欲以歐西文化之眼光，將吾國舊學重行估值，無論爲建設的或破壞的批評，必對於中外歷史文化、社會風俗、政治宗教，有適當之研究，而對於中國古籍，如六經、諸子、史、漢、魏、晉、唐、宋、元、明、清諸大家著作，西籍如希臘、拉丁、英、德、法、意諸大家之文學及批評，亦皆加以充分之研究。苟覩縷之，即以文學論，在中國捨經史子外，至少應瀏覽屈原、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班固、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庾信、徐陵、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白居易、韓愈、孟郊、李賀、張籍、柳宗元、李商隱、杜牧、溫庭筠、李後主、歐陽修、晏殊、梅堯臣、王安石、蘇軾、柳永、黃庭堅、陳師道、周邦彥、陳與義、范成大、姜夔、陸游、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史達祖、吳激、元好問、虞集、高啓、劉基、歸有光、阮大鍼、王夫之、黃宗羲、錢謙益、魏禧、吳偉業、王士禎、朱彝尊、吳嘉紀、方苞、納蘭性德、姚鼐、惲敬、鄭珍、蔣春霖、陳三立、鄭孝胥、王鵬運、文廷式、

朱祖謀、趙熙諸家之集，再及傳奇、小說、筆記、詩詞話等雜著。在歐西文學，至少須瀏覽 Homer、Aeschylus、Sophocles、Plato、Aristotle、Plutarch、Cicero、Dante、Chaucer、Spenser、Shakespeare、Milton、Dryden、Defoe、Swift、Akdison、Pope、Fielding、Gray、Goldsmith、Burns、Johnson、Wordsworth、Coleridge、Byron、Shelley、Keats、Scott、Carlyle、Macaulay、Dickens、Thackeray、George Eliot、Tennyson、Browning、Arnold、Ruskin、Irving、Babbitt、Paul Elmer More、Montaigne、Cornelle、Moliere、Racine、Bossuet、Voltaire、Rousseau、Chateaubriand、Lamarine、Hugo、Balzac、Dumas、Sainte - Beuve、Kenan、Lessing、Schiller、Goethe、Heine、Tolstoy、Turgenev、Ibsen、Brandes 諸家之著作。以上所舉，幾為最少甚且不足之限度。若欲僅周覽一過，已非十餘年不能蕺事。若更欲稍加博覽，則至少必加一倍之數。今方涉獵一、二家當代作者之著作，或一國一派之文學，甚而拾人唾餘，略知名字，便欲率爾下筆，信口雌黃，幾何不非誣即妄也。吾知有在學校英文未能及格，從未得見兩周評論報（*Fortnightly Review*）所登托爾斯泰批評莎士比亞原文之學生，竟率爾攻擊莎士比亞文學上之地位矣。吾知有翻譯英文會客室（Drawing room）為圖畫室之學生，亦批評訕笑他人之文矣。此等少年矜躁之習，在今日學術消沉之時，固不獲免。然苟真欲在吾國立批評之學，將中國固有之典籍重行估值，則必非近日所謂新文學家者所能勝任也。故吾謂今日批評家之責任，在博學也。

(三)以中正之態度爲平情之議論。吾國文人素尚意氣，當門戶是非爭執至甚之時，於其所喜者，則昇之於九天；於其所惡者，則墜之於九淵。漢宋之爭，今古文之爭，朱陸之爭，洛蜀之爭，古文選體之爭，唐詩宋詩之爭，幾何非獨擅其場，不容他人置喙者耶？且每因學術之相非，而攻及個人；或以個人之相非，而攻及學術。如孫覲之詩，在宋人之中，當首屈一指者也。而徐問曰：「覲有罪名教，其集不當行世。」嚴嵩、阮大鍼之詩，不但爲有明一代所未有，且爲中國詩家有數之著作也。乃以其人品之卑劣，遂使其集不能流傳，鈐山堂集猶有刊本，詠懷堂詩則僅有傳鈔之本矣。又如魏晉六朝之文固尚駢偶，駢偶固不可爲一般文章之準則；桐城文固時嫌過於謹嚴，時或枯窘，然未必卽爲謬種，爲妖孽也。又如寫實主義，固有一日之長，然不得以金瓶梅、黑幕大觀等小說偶具有寫實主義之外貌，便讚美宏獎之也。在真正之批評家則不然。培根大哲也，馬可黎之評之也，一方面固極力推崇其學術，一方面復不能不訾議其道德。格蘭斯頓之宗旨政見，與馬可黎異者也，馬氏之評之也，一方面固極非議其見解，一方面復加以相當之讚美。威至威士(Wordsworth)固爲辜勒律口(Coleridge)之好友也，辜氏之文學傳紀(Biographia Literaria)中，乃極評罵其議論見解之非，同時復讚美其詩不遺餘力。托爾斯泰固莫雅(Paul E. Mote)所大加譏彈者也，然同時承認其爲大藝術家。蓋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批評之要件也。

今之批評家，猶有一習尚焉。則立言務求其新奇，務取其偏激，以駭俗爲高尚，以激烈爲勇敢。此大非國家社會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夫家庭制度，數千年社會之基礎也；父慈子孝，人類道德之起點也。乃不僅欲祛除舊家庭之缺點，竟欲舉家庭制度根本推翻之。極端自由戀愛，兒童公育之言，已連篇累牘，甚且謂父母之育子女，爲貪戀色慾之結果，故無養鞠之恩可言。國家財產，爲人類數千年因襲之制度，直至今日，尚未能證明可以全廢者也。在中國代議制之民主主義，尚未成立之時，乃高談共產、無政府。中國文字初不艱深，亦極完善，不至爲教育科學文化進步之梗者也。乃必強謂之爲艱深，爲死文字，爲足梗阻教育文化之進步，而主張以一種語體文代之。中國詩體格優美，宗旨中正，備具韻文之要件者也。乃必因其不盡用俗語作詩，便極力非詆之，而主張以全無美術性質，完全破棄韻文原則之白話詩以代之。唐代之詩，盛中遠出晚季之上者也。乃必以應用俗語之多寡，而遂認唐詩之衰敗爲進步，而以晚唐之詩爲三唐之冠。凡此種種，皆務求新奇偏激，以炫衆沽名，大背中正之道者也。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果不可能乎？毋亦不爲耳。

(四)具歷史之眼光 人類有歷史之動物也，此歷史當自廣義言之。凡自太古以來，風俗習尚、環境之影響，政治教育宗教之陶熔，皆如遺傳性然。子女自先天已稟之於其父母，無由以擺脫之者也，必其可用後天之教育以更變之者，始得議其更張，否則惟有順其

有機性自然之蛻嬗以演進之耳。故往往理論上所訾議者，實際上乃極有功用；理論上所讚許者，實際上或不能通行。甚或此邦可行者，在他邦或不可通。此時代之視為善政者，他時代或視為罪惡。故作批評也，決不宜就一時一地一黨一派之主觀立論，必具偉大洞徹之目光，徧察國民性、歷史、政治、宗教之歷程，為客觀的評判，斯能公允得當。故如井田制度，昔日所可行，而儒家所視為太平盛治者也。然自秦人開阡陌以來，井田終無再興之一日，蓋人類固有之天性與社會發展之程序使然也。又如王荆公之行新法，識見卓越，迥出儕輩，且非僅放言高論，其雇役、常平、保甲諸法，皆後世所遵行不替者也。就中雇役一法，尤為中國政治界最大之改革，常謂其重要不在破壞井田封建之下焉。即其青苗一法，號稱病民，然實為農工銀行、農業貸資團之先聲，至今各國所極力提倡者也。然時機未至，遂至新法為病民之政，而為一般賢士大夫所詬病。至司馬溫公復相時，雖最佳良之雇役亦罷之。其故何哉？蓋當時社會安於千百年來之故習，一般人民無此改革之要求，故雖良法美意，亦視為虐政也。又如民治主義，固政治之正軌，而無治共產主義，尤為政治理想上之極則也。然在英國，以查理第一之昏庸，克倫威爾之剛毅，漢浦登、彌兒敦諸人之道德，一般社會之趨向，宜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為因時利導矣。曾幾何時，復辟之議興，彼功首乃一變為罪魁，至懸屍市朝，而帝制巍然尚存於今日也。彼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者，非一般社會學家所認為最宜於民治主義之民族，而英國民治主義之甚，且遠在

法蘭西共和國之上乎？又如理論上實際上，路德所創之新教，非愈於舊教乎？乃自 The Society of Jesus 創立以來，新教之勢力遂成弩末，至於今日，新舊兩教各據西歐之半。何也？無亦拉丁民族之性質，有異於條頓民族乎？故自人種學家觀之，人類為習慣的動物，而非理性的動物，至少非絕對理性的動物。故在歐人以脫帽為敬，吾人舊習乃以著帽為敬。吾人以起立為敬，在長上之側，可侍立而不敢坐；在某島土人，則長上宴坐時，卑幼決不敢植立其側。人種學家甚謂歐西重視婦女，非果真有男女平權之見解，不過為中古武俠之遺風耳。故雖小至於一燕尾服、一手套、一馬蹄袖之微，咸有其歷史在。必知其往史故俗，以論人論事，方能得其真相，而批評方有價值也。

法人裕鉢特(Joubert)有言曰：『強力與正義為治斯世之要件。』在正義未立之先，則仍須強力。C'est la force et le droit qui régèlent toutes choses dans le monde '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 英人勃克(Burke)有言曰：『若人事須有一種大改革，必吾人之思想已與之相合。大眾之意見與感想趨於該途，每一恐懼，每一希望，皆足以扶植長養之。』誠如是，則彼必反抗此人事大潮流者，不啻反抗天意，此種人不得認為強毅有定見，而成為頑固矣。今日之思想家批評家乃不然，但圖言之快意，不問其是否契合社會之狀況。故在中國建立共和，實時機未至也。以其未至，故如梁任公所言，革命運動不能自人民發動，而必運動軍隊。其結果則十年以來，未能創立真正之共和，而徒養成軍閥之專制，且時有

帝制復興之隱患。在今日共和既立，復辟稱帝，自非吾人所欲，因之吾人之責任，務必以全力，使民主主義徧佈於一般無識之平民，使其『意見與感想咸趨於該途』，則共和之基礎方能穩固。今乃不知於此處用力，但放言高論無治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大而無當之學說，不觀乎彼蘇維埃俄羅斯國中爲農之百分之八十五人民，不贊助共產主義。至列寧亦不得不認資本主義，必爲共產主義之前驅乎？凡一種之改革時機未至，必有莫大之犧牲。同一共和政體，在美國立國之初，則因利乘便；在法國革命，則幾經莫大之犧牲，始克成立。不但政治之往跡然也，宗教、社會、藝術、文學之往跡，亦莫不然。不知此義而冒昧行之，其害可立待。此批評家不可不有歷史的眼光也。

(五)取上述之宗旨 今日一般批評家之宗旨，固爲十八世紀盧騷學說創立以來，全世界風行之主義之餘緒，即無限度之民主主義也。有有限度之民主主義，固爲一切人事之根本；無限度之民主主義，則含孕莫大之危險。主張此種學說者，以爲人類根本上一切平等，智慧、才能、道德，無一不相若。彼智識階級之所以優秀者，非其稟質異乎常人，不過因其處於優越地位，能得完備之教育，以充分發展其智慧、才能耳。苟一般平民得同等之機遇，其才智必不在知識階級之下。故遇事皆須爲一般大衆著想，而不宜僅顧少數知識階級也。即道德亦莫不然，甚且謂知識階級之道德，爲文化所濡染，反不如一般之平民。至一般平民之罪惡，初非其道德較爲低下，而爲環境逼迫濡染之所致也。此種論調，

猶爲較和平者。其甚者竟謂文化爲不祥之物，不如絕聖棄智，返乎自然。凡一切文化爲平民所不需要不能瞭解者，皆爲無益有害之物，故文化須盡力遷就平民云。殊不知人類之天性絕不相齊，雖父母、兄弟、子女，亦不能一一相肖。蓋不齊者生命之本性，無論其旅進旅退，決無或齊之一日也。且人類多原，已成一般人種學家之定評，澳洲土人之腦量與吾人相去遠甚，即其明證。今試思全世界十六萬萬人類中，老子、孔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堯、舜、所羅門、李白、杜甫、但丁、莎士比亞、康德、牛頓、達爾文、巴士脫、瓦特、愛笛生、愛恩士坦共有幾人？若以有歷史以來七八千年全數之人類計之，則尤可見大智慧者之如鳳毛麟角也。然一大智慧者之功德，百千萬平民不能及之，今日人類物質上、精神上之幸福，莫非根據於少數大智慧家之學說；歷史上之往跡，亦隨少數領袖人物爲轉移。最顯明者，如瓦特之發明汽機，法拉德之發明電學，巴士脫之發明細菌，愛笛生之發明電燈，吾人物質方面之受惠於此諸哲者，寧有涯耶？近日飛機，已成通常運輸之工具矣；極不可思議之無線電報、無線電話，亦已爲日常習見之物矣；近且發明科學的延年醫術矣。豈此等文化爲不足珍耶？抑無論誰何，皆能有此發明耶？即以此物質文明爲不足珍惜者，試思彼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政治家之影響於吾人者何若。彼歌白尼、格里遼、達爾文、赫胥黎、彌兒敦諸賢改革吾人思想之功，寧有既耶？即此極端平民主義之前鋒，如盧騷、馬克思、克魯巴金、托爾斯泰，亦智識階級

也。即予以同等之機會，充分之教育，彼一般平民亦不能盡爲盧騷、馬克思、克魯巴金、托爾斯泰也。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已死與現存之數十萬萬人類中，亦僅有此有數之盧騷、馬克思、克魯巴金、托爾斯泰也。若以多數人所不能企及之學問藝術爲不足取，則世界將無所謂領袖人物者，尚何能望進步乎？

不但不能進步也，結果必將愈退愈下，直至返於原人之狀態爲止也。蓋吾人之治生物學者，知生命之現象，常在無形之變遷中者也。此種變遷或優或劣，惟在天擇、人擇選擇之方法如何耳。故將人類之稟賦，分爲若干元素，則大智慧、大才能、大勇敢、高深之道德、文學哲學政治數學科學各種之特長，與夫低能、神經衰弱、犯罪性、半犯罪性、貪狠殘忍、卑鄙、癩癩、殘廢各性質，在遺傳性中皆森然並列，同依孟德爾律（Mendel's Law）而遺傳。至何種性質在遺傳中占優勢，則視社會中一切無形之天擇、人擇之方向如何。故自社會學家觀之，亂世奸人多貴顯，在社會上多握重權，據高位。其所以然者，處亂世之環境，此等人於生存競爭中，實有優勝之處，亦猶治世則賢人多居高位，備受尊榮也。若果以一切文化遷就知識卑下之階級，則寢成一退化之選擇。蓋優美之性質已不足尚，而不爲一般社會上之天擇、人擇所取而得留存而繁衍。彼下劣之性質，則不但爲社會上天擇、人擇所淘汰，且反因社會遷就下劣之故，而倍易繁衍。

夫批評之主旨，爲指導社會也，指導社會純爲上達之事業也。上達之宗旨，固絲毫與

民治主義不悖。民治主義固爲在法律政治上無論貴賤皆得同等之待遇、在社會上皆得同等之機會也。在今日之現況，一般平民在政治社會上未能得此同等之待遇，同等之機會，固無待言。凡能除去此項不同等之待遇者，吾人固皆宜極力贊助之。然須知即使此種目的得達，人類之稟賦之不平仍如曩昔。彼平民者，固以教育普及與社會選擇之故，日進於優美之域；然彼素有優秀之稟賦者，亦將以教育與社會選擇之故，而更加優美。以生物之趨勢而論，殆永無不能進步之時，此進彼亦進，亦即人類之稟賦永無平等之時也。然社會與人類全體，日趨於上達之路，人類之幸福自不言而喻矣。彼批評家之責，首在認明上達之必要。姑毋求不能得之平等，而日促人類返於昔日之蒙昧，要須秉民治主義之準則，以日促文明於上達，斯不愧爲先知先覺矣。

(六) 勿謾罵 上文於批評家之責任，已舉其犖犖大者，今所言者，惟一小節。在批評學發達之國家如德法者，固盡人皆知，不待申言。不幸吾國批評家乃有此可悲之缺點，故不得不爲之提撕警覺，即謾罵之習是也。夫他人之議論不能強以盡同於我也，我之主張恐亦未必全是也，故他人之議論之或不當也，儘可據論理以析之。且彼與我持異議者，未必全無學問、全無見解、全無道德也，即彼所論或有未當，亦無庸非笑之、謾罵之不遺餘力也。故如林琴南者，海內稱其文名，已數十年，其翻譯之說部，胡君適之亦稱爲可爲中學古文之範本矣。庸有文理不通之人，能享文名如是之盛者乎？即偶有一二處有違文法，

安知非筆誤乎？安知非疏於檢點乎？乃謾稱之爲不通，不已甚乎？尤可笑者，陳君獨秀，非彼所謂新思潮之領袖，而新潮社諸青年所師事者乎？即不論其人品、學問究竟何若，以淵源論，以年事論，固近日所謂新青年者之宗師也。乃易君家鉞以其言略損及其令譽，便痛詈之如讎仇，至比之於狗彘不若。此老嫗罵街之習，士大夫羞爲之，不謂曾受高等教育者，乃如此也。然此種風氣，陳君獨秀輩，實躬倡之。彼答王敬軒書，亦豈士君子所宜作耶？甚有人謂世無王敬軒其人，彼新文學家特僞擬此書，以爲謾罵舊學之具。誠如此，則尤悖一切批評之原則矣。流風所被，絕無批評，但有謾罵。無論他人之言是否合理，他人之學是否優長，苟與一己所持之片面理由不符，則必始終強辯，強辯不勝，則必謾罵。法人稱英國言論界之野蠻（*brutalité des journaux anglais*），中國言論界之野蠻，將不百十倍蓰於英人耶？吾甚願吾國批評家引以爲大戒也。

以上於批評家積極消極之責任，言之詳矣。茲總而論之，則批評最大之要件，爲博學，爲無成見，爲知解敏捷，爲心氣和平，爲有知識上之良知，爲有指導社會上達之責任心。苟能如此，行見將來世界交相讚譽中國之聖鉢夫、芮囊、葛德、勒新、安諾德、馬可黎、勃蘭德士、莫雅、白璧德矣。批評界之前途，寧有量耶？

（原載學衡第三期，一九二二年）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APTIME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黃山書社

策劃編輯：歐陽慧娟 周振華
責任編輯：周振華 歐陽慧娟
裝幀設計：韓玉英

中華詩詞（BVI）研究院項目
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

胡先驕 著 熊盛元 胡啓鵬 編校

劉夢芙 審訂

崑山書社

胡先驕詩文集
下




陳永正敬題



謹以此書
紀念胡先驕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胡先驕 著
熊盛元 胡啓鵬 編校
劉夢芙 審訂


胡先驕詩文集
下

陳永正敬題



黃山書社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譯文）

按：白璧德先生（Irving Babbitt）為哈佛大學文學教授，而今日美國文學批評家之山斗也，與穆爾先生（Paul Elmer More）齊名。其學精深博大，成一家言。西洋古今各國文學而外，兼通政術、哲理，又爛梵文及巴利文，於佛學深造有得。雖未通漢文，然於吾國古籍之譯成西文者靡不讀。特留心吾國事，凡各國人所著書，涉及吾國者，亦莫不寓目。其講學立說之大旨，略以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學實業日益興盛，而宗教道德之勢力衰微。人不知所以為入之道，於是衆惟趨於功利一途。而又流於感情作用，中於詭辯之說，群情激擾，人各自是。社會之中，是非善惡之觀念將絕。而各國各族，則常以互相殘殺為事。科學發達，不能增益生人內心之真福，反成爲桎梏刀劍。哀哉！此其受病之根，由於群衆昧於爲入之道，蓋物質與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學家發明物質之律，至極精確，故科學之盛如此。然以物質之律施之人事，則理智不講，道德全失，私慾橫流，將成率獸食人之局。蓋人事自有其律，今當研究人事之律以治人事，然亦當力求精確，如彼科學家之於物質然。如何而可以精確乎？曰絕去感情之浮說，虛詞之詭辯，而本經驗、重事實，以察人事，而定爲入之道。不必復古，而當求真正之新；不必謹守成說，恪遵前例，但當問吾說之是否合於經驗及事實。不必強立宗教，以爲統一歸納之術，但當使凡人皆知爲入之正道。仍可行個人主義，但當糾正之，改良之，使其完美無疵。此所謂對症施藥，因勢利導之也。今將由何處而可得此爲入之正道乎？曰宜博採東西，並覽今古，然後折衷而歸一

之。夫西方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東方有釋迦及孔子，皆最精於爲人之正道而其說又在在不謀而合。且此數賢者，皆本經驗，重事實，其說至精確，平正而通達。今宜取之而加以變化，施之於今日，用作生人之模範。人皆知所以爲人，則物質之弊消，詭辯之事絕，宗教道德之名義雖亡而功用長在，形式雖破而精神猶存。此即所謂最精確、最詳瞻、最新穎之人文主義也。人文教育，即教人所以爲人之道，與純教物質之律者相對而言。白璧德先生之說，既不拘囿於一國一時，尤不憑藉古人，歸附宗教，而以理智爲本，重事實，明經驗，此其所以可貴。故有心人聞先生之說者，莫不心悅而誠服也。今茲率爾撮述，自知不免失真。白璧德先生所著書，有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一九〇八) 及 *The New Laokoon* (一九一〇) 及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一九一一) 及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原書具在，讀者可取而觀之也。本志行將撮譯先生之書，以介紹於國人。今此篇原名 *Humanistic Educati 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登載中國留美學學生月報第十七卷第二期(民國十年十二月出版)。去年九月，美國東部之中國學生年會，曾請白璧德先生蒞會演說。此篇即係當時演說之大旨，以其論特爲吾國人而發，故首先由胡君先驕譯出，以登本志。吳宓附識。

吾所見之中國人，多謂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爲一文藝復興，而與古昔完全脫離。今日中國文藝復興之運動，完全以西方文化之壓迫爲動機，故就其已發展者而言，亦僅就西方文化而發展，與東方固有之文化無預也。予今茲著論之先，予宜聲明。近二三十年中，予在哈佛大學教授之功課，即係細究歐洲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之往跡及其與中世脫離之情

形，並按跡此後思潮之趨向。迄於今日，予尤注意於十八世紀中，第二次個人主義之發動。此種自十六世紀以來之西方運動，其性質為極端之擴張。首先擴張人類之智識與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適與利用。此近代運動，一方則注重功利，以倍根為其先覺，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組織與效率，而崇信機械之功用；一方則注重感情之擴張，對人則尚博愛，對己則尚個性之表現，此感情擴張運動之先覺，則十八世紀之盧騷是也。

綜此二者而觀之，人類全體須日進於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與安適。同時以友愛之精神，為擴張感情之方法，以日進於親密。此兩運動合而論之，可稱為人道主義。在其人道主義之人生哲學之中心，復有一進步之概念。蓋進步主義，實吾西方主擴張者之一種宗教也。十九世紀之人，每以為科學發明，且同情心擴張，人類將日進於丁尼孫所言之聖神光明之域，然實則向大戰場而行，結果乃漸有厭惡之者。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發展，即為對於前二百年來所謂進步思想之形質漸有懷疑之傾向（例如：Dean Inge 之 *Idea of Progress* 一書是，此書一九一〇年出版）。有人欲問，吾西方之脫離古昔，是否曾將數種重要之元素亦隨之而棄去，是否如德人所云，於傾棄浴水時，將盆中之小兒，亦隨之棄擲也。以有此種棄捨之故，今日之所爭，乃非進步與反動之爭，而為文明與野蠻之爭矣。最近德國 Oswald Spengler 著一書，名為西方之敗亡，銷行數逾五萬部，盡人皆知。西方對於增加勢力，成效極大，但此勢力是否為犧牲智慧而得者，則應研究者也。

今日在中國已開始之新舊之爭，乃正循吾人在西方所習見之故轍。相對抗者，一方爲迂腐陳舊之故習，一方爲努力於建設進步、有組織、有能力之中國之青年。但聞其中有主張完全拋棄中國古昔之經籍，而趨向歐西極端盧騷派之作者，如易卜生、士敦堡、蕭伯納之流。吾固表同情於今日中國進步派之目的，中國必須有組織，有能力，中國必須具歐西之機械，庶免爲日本與列強所侵略。中國或將有與歐洲同樣之工業革命，中國亦須脫去昔日盲從之故俗及偽古學派形式主義之牽鎖。然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苟一察此偉大之舊文明，則立見其與歐西古代之舊文明爲功利感情派所遺棄者，每深契合焉。

歐西之舊文明，半爲宗教的，半爲人文的。此二者之首領，爲亞里士多德與耶穌基督，亦猶東方之有孔子與釋迦牟尼也。某作者在哲學雜誌 (*Revue Philosophique*) 中，曾謂亞昆那 (St. Thomas Aquinas) 之學說，合亞里士多德與基督之說而成。而與生同時之朱熹，其所作之集注，實並取孔子與釋迦之說。故二人實可相提並論云。

今試問此東西諸偉大之舊文明，其中所含之智慧，究爲何物？苟或失此，則人類將自真正文明下墮於機械的野蠻。此物究爲何耶？文化問題之重要未有甚於今日者，蓋以今日物質科學之發達，已使社會中發生古昔未見之事件，全世界已因之而得有物質與

經濟之接觸。即如歐戰之結果，使棉價漲至每磅美金四角。美國南部黑人，以工價增長之故，致有力購製絲綢之汗衫，因之東京生絲之市場亦大發達。昔日中國道家所夢想之御空而行，在今日已成爲實事。由紐約至北京，或由紐約至阿根廷首都，不久或比十九世紀初由紐約至波士頓且較速而安適也。無線電話等發明，全世界幾等於晤言之一室。試思若其所傳說者，若盡爲仇恨猜疑之言，若人類以種種機械聯爲一大團體，而同時精神上乃有相離而背馳之趨向，其結果將何如乎？

今試精確論究吾所云今日最重要之問題，即文化與野蠻之對戰。由普通之文化，進而論中國之文化焉。古之人常多自詡其本國爲文明，而斥他國之人及其習俗爲野蠻，此數見不鮮者也。約翰生論希臘人，至德謨森尼（Demothenes）乃云，彼在一群類同野獸之蠻人之前演說。又云，據我之見，外國人皆蠢奴也。中國古昔之人，此癖尤著。彼以爲中國爲文明世界，爲普天之下，其外皆邊徼之蠻夷。佛教固係自外傳人者，然韓愈之諫佛骨表，亦謂佛爲夷狄也。

吾亦未嘗不讚成中國古人之自尊其文化，至於此極也，但其弊在不承認他國文化之成績耳。茲請略述吾所見中國文化較優於他國文化之處。首要者，即中國古今官吏雖腐敗，然中國立國之根基乃在道德也。法國最有卓見之批評家尤柏爾（Joubert）之論中國人曰：『世謂中國種種情形不善，其然，豈其然乎？中國人屢被外族征服，然一國之文化

與兵戰之勝敗何關？其立國之久長，豈非其法律優美之明徵乎？正猶哲學學說之能應用而明晰者，則稱爲良學說也。今日各民族，有能具如中國之古之法律，而其法律最少變易，爲大眾所尊重愛護研究乎？『中國向來重視道德觀念，固矣。而此道德觀念又適合於人文主義者也。其道德觀念，非如今日歐洲之爲自然主義的，亦非如古今印度之爲宗教的。中國人所重視者爲人生斯世，人與人間之道德關係，故康熙帝之聖諭廣訓，自人文主義論之，頗有足稱者。然其言及佛教與耶教，則皆惟存輕蔑而已。』

但今日中國之功利感情運動，亦以文化與道德相標榜。惟其所謂文化道德者，亦正如吾西人今日之不惜舉其固有之宗教及人文的道德觀念而全拋棄之。吾苦無暇引證吾說，或因之視吾爲武斷。然吾深信今日西方之運動，實無道德之觀念，但假道德之名耳。今試論進步之一義。常人莫不喜言進步之說，孔子之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進步也。但功利主義者乃誤混道德與物質之進步爲一物焉。

英國批評家 John Middleton Murry 著 *Evolution of an Intellectual* 一書，有言曰：『讀近世史者，不難認明此次大戰，並非人類可驚之奇變。而實爲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之物質慾望愈益繁複，竊奪文化之名，積累而成之結果。世所謂文化者，其作用有如一增殖之機器，人類之慾望，以之而增加。慾望不達時勉求所以達之，於是機械變詐百出，其手段亦日增殘酷。（中略）今日之文化，捨繁複之物質發明外，別無他物。質言之，即非文

化，僅爲一種物質形態，冒有精神之名而僭充者也。物質創造之方法極爲新奇，使人在局中不暇深思回顧，具有一種狂熱。乃自詡其狂熱爲道德，以偽亂真，致將道德與精神上重要之名詞均混淆其意義。（中略）道德之名詞已下降爲物質之名詞矣。（中略）今日已無足用之精神制裁。目下之問題，乃以何方法，而得此制裁耳。』以上皆 *Murry* 之言也。

Disraeli 每謂英美之人，不知安適與文化之別。即此安適一字，已可爲 *Murry* 所謂名詞混淆之例。昔人有言曰：『惟苦人可得福。』蓋安樂必生於憂患也。今日美國人，欲得其安樂，而不願經此層悲苦，此即所謂大悖逆之樂觀主義之顯例也。不特功利主義者爲是也，彼感情主義者，亦混淆名詞之意義，強謂僅事擴張感情，即足爲充分之道德。十八世紀中葉，近代各種革命尚未發生之先，字典已先大變革。良知一字，即在此時，漸訓爲其今日之意義。昔以良知爲內心微細之聲響，今乃以良知爲在社會間大聲疾呼之事業。昔之良知爲戒己，今之良知則爲責人。此其大不同矣。

今欲治此名詞混淆與詭辯之弊，其法不宜專引古昔之舊說爲根據。彼既以近世自號，吾人即宜以其道還治其身，而用近世批評的精神以與之周旋。*Murry* 以爲世竟誤以物質進步爲精神進步者，由於變更普通名詞意義之故。回思西方首提倡批評精神之大哲蘇格拉底，其治當時詭辯家，與若輩胡亂拋棄古昔之行事，所用之法即爲將所有之普通名詞，悉加以精確之界說。又回思孔子之言，其門人問以治國之道，孔子乃以正名爲先務。

今當倣蘇格拉底與孔子之正名，而審察今日流行之各種學說，究與生人本性之實事符合與否，驗之於古而可知也。近人每自命爲實驗主義者，今當正告之曰，彼古來偉大之舊說非他，蓋千百年實在之經驗之總匯也。故孔子之學說，不宜僅以其生後二千餘年之影響而判斷之，須知其學說實爲孔子生前數千年道德經驗之反影也。今請引已故法國大漢學家法國學院教授霞綱（Chavannes）之言曰：『孔子當西曆五百年前，即爲民族之先覺，取荒古之經籍，於其深奧之義理，加以精確聯貫之解釋，而昭示世人。又周游列國，大聲疾呼，力言其國古來逐漸積累而成之道德，切宜遵守無失。而時人之所以不能從之者，則以若輩艱於捨棄其安適與利益之故。然若輩亦覺孔子之言有無上之尊嚴。其遠古祖先所求之真理之精神，逖聞之下，亦不勝其感動於五中也。』此霞綱氏之言也。

吾人今試就此積無量之實在經驗而成之孔教之舊說，以求解吾前此所云今日最重要之問題，即如何而能使人類之精神統一，而非如今日機械之發明，僅使人類得物質之接觸，而精神仍渙散崩離也。孔子以爲凡人類所同具者，非如近日感情派人道主義者所主張之感情擴張，而爲人能所以自制之禮。（參閱 Lionel Giles 所譯編之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此則與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下人文主義之哲人其所見均相契合者也。若人誠欲爲人，則不能順其天性自由胡亂擴張，必於此天性加以制裁，使爲有節制之平均發展。但世人十之九如亞里士多德所云：『寧喜無秩序之生活，不願清醒而寧靜。』可見東西之人

文主義者，皆主以少數賢哲維持世道，而不倚賴群眾，取下愚之平均點為標準也。凡願為人文主義之自制工夫者，則成為孔子所謂之君子，與亞里士多德所謂之甚沉毅之人。予嘗佩孔子見解之完善，蓋孔子並不指摘同情心為不當，（孔子屢言仁，中即含同情心之義。）不過應加以選擇限制耳。中國古代亦已有如西方今日之抱博愛主義者，孟子所攻墨子之徒愛無差等。孟子之言亦可用於今日，以正西方托爾斯泰之徒抱感情主義者之非也。夫彼君子之造福於世界也，不在如今人所云之為社會服務，而在其以身作則，為全世界之模範。柏拉圖之釋公理也，謂之為各治其事。至今日扶助貧民等事盛行，則幾將使人人皆越俎代庖，來治他人之事矣。今日彼耘人之田者，乃受尊崇，此為昔之所未見，故或謂今日為互相干涉之時代也。昔孔子稱舜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蓋欲效柏拉圖之所云各治其事，舜亦自治己之事，即為他人之模範而已。

上所言之人文主義，中國古時以一種教育系統維持之。此種教育，其後乃墮入偽古學派之形式主義，而自初即有重大之缺點，凡此固無庸諱言。然為今之計，宜注意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故昔日科舉制度，雖甚不完備，然其用意固多可取者。蓋於彼千萬應試者，欲服官而治國者，必以人文的學問為標準，而加以嚴格之選擇。其選擇之法，則一本平民主義。此種連合貴族平民之選擇精神，實為歐西所未有。歐西之民治運動，大都以犧牲標準而成功。然吾意苟無曾受嚴格人文訓練之首領，則民治試驗將難有成也。中國古昔教

育制度，過重記憶，斥之者宜矣。即就此事而論，自盧騷著愛米兒一書力攻記憶之後，今日西方教育，乃趨於極端，吾人已忘卻所謂選擇記憶之功用。此種記憶，在真正之人文訓練中，實至重要。吾人記誦佳詩格言，當時或不覺其奧理，然日後之經驗，每能爲之印證。兒童教育既以幼年陶冶爲重要，則今世流行之兒童叢書，如The Tale of the Flopsy Bunnies 與南瓜彼得之汗漫游等書，其影響於兒童之身心者爲如何，亦可知矣。

吾雖知中國事不多，然吾深信今中國之人於舊日之教育，儘可淘汰其浮表之繁文縟節。孔教教育中，尋章摘句、辨析毫末之事，亦當刪去不講。即經籍亦有宜改易之處。如禮記中所載之禮文，多有與士君子修身立行之原理無關，無異於孔子之不撤薑食也。又中國之人並宜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科學與機械等，以補中國之所缺。然吾以爲雖其末節宜如此改革，然中國舊學中根本之正義，則務宜保存而勿失也。蓋其所以可貴者，以能見得文化非賴群衆所可維持，又不能倚盧騷之所謂公意及所謂全體之平均點，而必託命於少數超群之領袖。此等人篤信天命而能克己，憑修養之功成爲偉大之人格。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於吾西方之人文主義者，則因其能認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

孔教雖可敬愛，然究不得謂爲宗教。則今中國之新教育中，應否另有如何之宗教分子，亦宜研究。此問題過大，非匆匆所能畢論。故惟吾欲有言者，即吾少時，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與梵文時，吾每覺本來之佛教，比之中國通行之大乘佛教，實較合於近日

精確批評之精神。中國學生亟宜學習巴利文（今留美學生中，習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國佛教之往史，且可望發明佛教中尚有何精義可爲今日社會之綱維。就其實在影響於人生行事者論之，佛教之正宗與基督教，若合符節焉。

總之，中國之人，爲文藝復興運動，決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從今日歐西流行之說，而提倡僞道德。若信功利主義過深，則中國所得於西方者，止不過打字機、電話、汽車等機器。或因新式機器之精美，中國人亦以此眼光觀察西方之文學，而膜拜盧騷以下之狂徒。治此病之法在勿冒進步之虛名，而忘卻固有之文化，再求進而研究西洋自希臘以來真正之文化。則見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謀而有合，可總稱爲邃古以來所積累之智慧也。今中國留美學生，潛心研究西洋文化之淵源者，不過五六人，實可慨傷，至少須有百人爲此也。在中國國內各大學，均宜有學者，以孔子之論語與亞里士多德之倫理學比較講授。而美國各大學，宜聘勝任之中國教員，講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等，如此則東西學問家可以聯爲一體。十九世紀之大可悲者，即其未能造成一最完美之國際主義。科學固可謂爲國際的，然誤用於國勢之擴張，近之人道主義、博愛主義，亦終爲夢幻。然則何若造成一人文的君子的國際主義乎？初不必假宗教之尊嚴，但求以中和禮讓之道，聯世界爲一體。吾所希望者，此運動若能發軔於西方，則在中國必將有一新孔教之運動，擺脫昔日一切學究虛文之積習，而爲精神之建設。要之，今日人文主義與功利及感情主義，正將決最

後之勝負，中國及歐西之教育界固同一休感也。

(原載學衡第三期，一九二二年譯文)

吳宓自編年譜述及此文：一月初，得白璧德師自美國寄來其所撰之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一文。蓋一九二一年秋（宓離美國後）留美中國學生會年會特請白璧德師蒞會之講稿，而刊登於留美中國月報者也。胡先驕君見之，立即譯出，題曰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登入學衡第三期。由是確定兩詞：（一）Babbitt 師之姓氏宓初譯為巴比陀（取自一九〇二年出版經國美談小說中之 *Pelopidas*）。譯為白璧德三字。（二）Humanistic 宓初譯曰人本主義。譯為人文主義，皆胡先驕君造定之譯名，而衆從之者也。Humanitarianism 譯為人道主義，則世之所同。（一九二二年）

(吳宓自編年譜，第二百三十三頁)

評趙堯生香宋詞

清末趙堯生先生，以名御史而能詩。其送楊昀谷官蜀之竹枝詞六十首，固已徧傳海內，膾炙人口。然初不爲詞也，其爲詞始於民國五年，六百日中，已哀然成集。吾國不朽之詞人中又新添一座矣。昔人嘗稱文章在得江山之助，徵諸往事每每而信。范石湖之詩，自人粵帥蜀後而益奇秀。放翁詩亦成於入蜀之後。大謝之詩，多爲模山範水之作。孟襄陽、柳柳州之精粹，亦如英詩人威至威士 Wordsworth，咸從自然界之靈悟中得來。彼『竹外三潏九秋色』、『水邊村，雁外雨』、『半夜鐘，千巖瀑，晴雪皓立諸蠻』、『月中搖夢去。亂灘一葉，風起雪花飛』、『白雲紅葉畫青城』之影響於詩之靈悟者，豈淺鮮哉？

既生於此等名山水之中，日常耳目濡染，皆他人夢想不及之靈境，故不能詩詞則已，倘曰能也，則他人冥思不得之景，闔眼即至。但求能以言語狀之，已爲天地間佳詩矣。香宋詞人，生於榮德峨眉名山之下，於此故倍能擅場。如其側犯·登華陽山句云：『翠陰四月，入山十里，春秧淨樵徑。』引一綫松風至山頂。』邁陂塘·宋壩句云：『滕一綫。裊百畝衡縱，樹小陰如傘。』又：『坐豆葉村邊，稻花風外，黃送夕陽遠。』門百草·過中巖句云：『幾杵鐘聲，兩朝山色，消盡江樓佛火。』三姝媚·下平羌峽句云：『涼煙秋滿瀟。出平羌，山光水光如畫。近綠遙青，襯小灘蓑笠，夕陽桑柘。』又：『斷塔林梢，詩思

在烏尤山下。淡淡青衣，漁火寒鐘正打。』霜花腴·向道院分木芙蓉種句云：『四圍范寬。引亂山、青立窗前。似當年二月嵩陽，雪晴三十六峰寒。』三姝媚·偶以小絹寫樹石，有似薊門山者，聊述短句云：『斷角殘鐘，著老僧三兩，戒壇煙樹。大瀑淙淙，知半夜渾河飛雨。』皆摩詰詩中之畫，讀之可作臥游者也。

然堯生非王右丞、孟襄陽、陸龜蒙、林和靖諸詩人，僅以高隱爲尚，以模山範水爲樂者。亦非如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張玉田諸詞人，徒知『互相鼓吹春聲於繁華世界，嘲明月以謔樂，賣落花而陪笑，能令後三十年西湖錦繡山水猶生清響者』。蓋堯生有清末造名御史，與胡思敬、江春霖諸公，同擅直名於時者也。不但此也，堯生且爲戊戌維新黨人也。晚清名流，同情於戊戌黨人者半，非之者亦半。同情於戊戌政變者，詩人中最著者有陳伯嚴、鄭太夷，詞人中最著者爲文芸閣，張廣雅則反對變法者也。其餘如王湘綺、陳弢庵、王半塘、朱古微、鄭叔問諸詞人，其旨趣若何，未之深悉，然大約皆以時勢阽危爲念，則可斷言者。彼戊戌黨人之特徵，在疾視西太后。西太后之爲人，毀譽參半，事後察之，功罪亦參半。然戊戌實爲中國維新之惟一機遇，戊戌變法成，必無庚子之辱。清室之終於顛覆與否，固不可知，然革命必不至於發難於辛亥。此戊戌黨人始終痛恨那拉后之誤國也。詩人中持論最激而顯者，厥爲鄭太夷，故其聞清德宗崩逝詩云：『戊戌銷沉庚子來，種因得果更誰哀。忍教社成孤注，可奈君王是黨魁。』又云：『螻腸坐憤妖吞

月。』十月十四夜月下絕句云：『天子乃見幽，畢世意不展。疑獄卒難明，孤臣涕空泫。』則直認定那拉后爲呂雉、武墨矣。堯生題康南海戊戌與雪庵絕筆望海潮詞句云：『不是金輪，更誰纖手送唐家。』亦此意也。

堯生御史生於清，仕於清，故忠於清。且又身與晚清惟一之中興政治運動，而親見其失敗，心知清社之屋終不可免，乃必效孤忠，同江、胡諸御史犯顏極諫，然究無補於時。親見清室之覆、袁氏之篡以及後日川滇之難、南北之爭，其心之哀可想矣。故其詞賦哀傷亂一如杜陵，可爲詩史，初非詞人泛泛之傷時可比也。其題唐寫金光明最勝王經·堅牢地神品第十八卷子蘭陵王中闕云：『秋風滿京國。嘆諫草無功，天黯南北。傷心馬角烏頭白。便水遠山遠，一聲去也，燕雲如夢萬里隔。剩身外經冊。』即自嘆其犯顏極諫之無補，惟有翩然遠引耳。復次，近今三四十年來中國之治亂實以袁世凱氏爲樞紐。債戊戌之事者，袁氏也。戊戌失敗，乃有庚子；庚子之亂，厥生辛亥。然辛亥革命之得成功者，亦由於袁氏之欲竊國，故於漢陽下後而言和。是亡清室者，袁氏也。自後癸丑之亂、丙辰之亂，皆爲反抗袁氏而起。不但此也，自清末袁氏植黨營私以來，其汲引者皆爲機巧變詐、內行不檢之士。結果乃將曾、胡諸公正人心、挽頹俗之功，完全顛覆。又復厚擁兵力，徧佈羽翼，結果乃釀成今日武人跋扈、政客縱橫之時局。是亂中國者袁氏也。故忠於清室，忠於中國者，莫不疾視袁氏。堯生清室舊臣，戊戌黨人也，故其疾視袁氏倍甚。其木蘭花

慢·寄休庵句云：『人傳祖龍已死，願蒼天、無鹿逐中原。』其臺城路·詠蛇衣一詞，尤爲痛詈袁氏之語。故一則云：『知非藥店飛龍骨。』再則云：『餘腥未洗。看點點斑斑，草根攢蟻。』又云：『苦盼長春，那知微命更如此。』又云：『焚灰化水。怎醫偏金瘡，蟲沙萬隊。』蓋恨之深，不覺詈之毒也。非忠於清室而又身與戊戌之役者，恨之決不若是之切。蓋袁氏之背叛民國，帝制自爲之罪固大，然猶未若其敗戊戌、植武力、擢僉壬、亡清室、叛民國，而身後猶遺武人跋扈、政客縱橫之政局，各罪之總和之大也。辛亥黨人，僅恨袁氏之叛民國，而每忽視其人民國以前種種之罪惡，故恨之不能如戊戌黨人之深切也。

袁氏雖死，禍患方張，一再釀成川滇之役、南北之役。『崔楊轉轉恩仇。唐家此例，蜀局誰收。』『大渡河邊一哭，世比唐年黑。』『紅日燒空，黑風吹海，野哭千家怎過。』『飛鴻底事分南北，偏人間、落葉天寒。』在忠於王室絕無民治思想之遺老，前途惟有黑暗而已。故一則云：『總一例草間偷活。有赤心人在，莫惹西臺痛哭。』再則云：『太平終老，馬頭夜夢生角。』『人間更苦。算非死非生，不夷不惠，留命草頭露。』加之物換星移，凡百易位，至有『低顏入市，對年少、休問金貂酒價』之感。而亂中受一塵而不得，至『命到溧陽無躲處，家具一車誰託』。則捨『羨爾無家天地外』、『羲皇窗北，約將陶令終老』、『消得江心幾舵，送浮生兩三漁火』外，更有何法，更有何望乎？甚且因腐心絕望之餘，見彼『多少侯門森畫戟，花鎖九微香幕』，乃作『早識一把無茅，風瓢掛處，悔不貪泉酌』之激語矣。

故堯生侍御之境遇，一大悲劇也。吾嘗讀杜詩，覺杜陵之一生，亦一大悲劇也。以『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之抱負，乃不得顯達，一展其素志。至在承平時，猶『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自後更迭遭兵亂，流離轉徙。先依房瑄，瑄以罪廢而死；再依嚴武，武又早薨，終至困窮而死。嗣子宗武行乞湖湘間，以『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颺』之賢者，結局乃如此，誠一大悲劇也。然吾覺其可悲之處，不在此一生困頓之全境，而在『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之一事。以『力能排天幹九地』之杜陵，風竟捲其屋茅，村童竟欺其老無力而對面作盜賊，天下之悲劇有悲如此者乎？故吾讀堯生『低顏入市，對年少、休問金貂酒價』、『五湖三畝，但除天外飛落』等詞句，不覺悽悲入骨也。然此猶其小者也。世間最可悲者，厥爲亡國易代後之感想。在今日而美孤忠，一若與時世異趣，實則不然。蓋忠者，實爲人類之美德。忠於國、忠於君、忠於友朋、忠於其事、忠於所學，皆一貫之道也。彼生於君主時代，仕於君主時代，自幼所受之教育，皆適應於君主時代者，則求不欺其心以隨世俯仰，必以王室傾覆爲一生中最大之不幸。亦猶民主政治下之士君子，決不願帝制之復生也。在英國克倫威爾死後，帝制復興，迄於今日。然以忠於共和政府之彌兒頓，必始終以帝制復活爲不幸，此不待著龜而決者也。故以吾輩青年而抱忠於

清室之志，則爲妄謬，在清室舊臣則反以人民國仕版爲可鄙矣。矧今日政治之紊亂十倍於清時，而『崔楊轉轉恩仇』、『世比唐年黑』耶？杜陵一生之悲劇，傷亂與顛連而已矣。堯生之遇，則亂離困苦之外，且有易代之慟。傷哉其言，『念正朔隨人，衣冠易代，不才今老矣』。此則悲劇之尤者耳。

吾之評香宋詞，不憚對於堯生侍御之爲人及其遭遇言之至再者，則以其詞之精髓十九在此，其所以高出於其他詞人一頭地者亦在此。然其全集非盡皆此等悽悲之作也。其善於模範山水，前已略言之。此種特長，可稱獨擅，隨手拈來，皆爲秀句。如『春風小市青羊，記水葉晴絲，酒旗雙燕』，如『悠悠獨秀峰頭路，泛花潭先辦蓑笠』，如『動幽心樵青一屋，江魚新釣飯新熟』，如『一笠青山影，留我僧樓』，如『萬事愁登絕頂，醉西風禪心入定。五千年史，百八聲鐘，此時深領』，如『秋雨重陽，舉家黃葉聲中過。一詩和夢到榮州，人語江樓坐』，如『草堂衝雪，送驢背長橋短橋』，如『盤盤蒼龍瘦脊，合亂山嫩綠，海氣浮杯』，如『飛瀑如虹，清到萬古，空巖夜響風水』，如『掃山中茅屋半間，小禾四月天未暑』，如『曾煮松聲澗聲，翠樓鐘曉夢痕杳』等句，皆抗手白石，俯視玉田者。此等佳句，觸目皆是。兩年所作，已勝他人一生，真才子咳唾皆珠璣矣。

香宋詞亦深於言情。如望湘人·得芷孫學使書句云：『君抱湘雲一片。嘆如今未死，幾時重見。』又如五福降中天·生日句云：『青山淚點。共白髮衰兄，夕陽紅絃。咫

尺荒墳，老親顏色夢中遠。』秋宵吟·醉和石帚韻句云：『黃葉榮州，早冷落殘山，親故半杳。』邁陂塘·江恭人墓句云：『傷心事，我是中年無父，廿年先已無母。紙錢風裏黃門淚，託與朝朝暮暮。』皆沉痛深摯之言。獨境遇所遭有異，江山易代之感，踰於家庭骨肉之情，故此類之作不多耳。

香宋詞之勝處，固在其精神，然其形式，亦大有可研究者。嘗溯其源，實出於白石，但尤生硬排募，蓋浸潤於北宋者久。不過在北宋爲疏爲拙者，在香宋則故爲蒼勁以見巧耳。如詠榮德山·齊天樂句云：『影落東南，天台四萬八千丈。』又：『州以山名，峇猶宋建。』浴佛日佛崖作·水龍吟句云：『大哉僧力，自元豐始，訖工元祐。』又：『十六丈身，一千年事，黃梅雨候。』題唐寫金光明經·蘭陵王句云：『是揚雲、宣統二年，手割敦煌萬山色。』紙窗·瑣窗寒句云：『小蜂兒鑽了又鑽，可憐來路將眼障。』成都雨夜·齊天樂句云：『橫流滄海四注。我思今不見，人在南浦。』江中望峨眉·透碧霄句云：『半山以上，九霄同色，一碧如煙。』答休庵·燭影搖紅句云：『兩處愁如一處。念家山殘年樂府。一千畝竹，百八株桑，有生全誤。』秋思耗句云：『嘆欹枕文園，五更還起問病妾。』春人攬鏡圖·疏影句云：『明是空花一片，畫中畫不到，如此清絕。』皆故作生硬排募之筆。此等句法，觸目皆是，比之於詩，大類江西詩派，前人詞中殆未之見。即此另開一法門，已足爲詞家之一開山祖也。

既具有此等拗金屈鐵之筆力，故每能作他人不能作之語。而詠物亦時能超脫本題，別具勝趣。如膏藥之爲物，極鄙俗而無意味者也，然其詠榮德山也，則曰：『鱗原一掌。指貼地婆城，藥膏圖樣。』身歷其地者，僉稱爲酷肖焉。其詠黃葉句云：『門外青山瘦了，酒家一二里，林際空闊。』詠紅葉句云：『出射堂詩笠還堆，上樵擔酒家能賣。』又：『碾碎珊瑚，燒得萬山成海。』詠破蕉句云：『情知百事難堅固，更莫問此心重疊。』詠海棠花落句云：『又晴妝午睡，化紅雲一桁，濃裏金鶯。』詠朱藤句云：『瓔珞一團雲，蜂聲鬧，苔上鳳靴人掃。』詠櫻桃句云：『筠籠上市，恰纔聽賣花聲住。算幾村杏子枇杷，一色淡青煙雨。』詠竹簟句云：『涼雲半枕，清風半簾。詩來在，夢中路。』詠葦句云：『身入江南畫稿，捲西風無限飛雪。』詠秋荷句云：『暗綠搖天，枯香換世，葉葉洪荒一度。』皆凌空着筆，時見清思，茶煙閣體物詞未能專美也。

然香宋詞之缺點亦在是焉。作者既才思過人，乃不暇擇題，拈筆立就。其佳處固如上文所陳，然徒事雕鏤，無關宏旨之作，亦復不少。如詠鳳仙、風琴、蝙蝠、紅蜻蜓、豆粥、千絲、湯餅、眼鏡、黛黛花、餞窻梨、花蟲草、白蒲桃、銀耳粉、紅繡球、美人蕉、菖蒲、夾竹桃、鷄蹤菌、牽牛花等詞，皆爲雕蟲之作，夾之作者名作中，殊覺爲全詞減色。且作者喜爲側艷之詞，如詠熏籠、竹夫人、湯婆子、紅秋海棠、香篆、含羞草等作，皆非大雅所許。而詠西洋美人相，至有『拉丁細讀』、『蘚露上天足』、『請風琴爲我一撫月下曲』等句，則真如西人

畫孔子，杏壇設教，著清代衣冠矣。至和胡長木六憶詞，則直鄭衛之音。吾不得不深惜作者竟蹈詞人積習，至遺此白圭之玷也。王半塘、朱彊邨、蔣鹿潭諸名家乃無此，其眼光誠高人一等矣。

總而論之，香宋詞之佳處，真有美不勝收之概，而其忠君愛國之忱，尤足增加其價值。人每謂詞爲詩餘，雕蟲小技之流亞。然技寧有大小，要在人爲耳。稗官小說，吾人夙視爲小道者，在歐西乃爲文學之大宗。如香宋詞，寧得以雕蟲小技目之耶？雖側艷之詞，足爲高格之累，然須知此不過哀錄兩年興到之作，傳示戚友，以代鈔胥者耳。近數年來，又知添有佳詞幾許，至最後釐爲定稿時，吾知此項無關宏旨之作，必在沙汰之列。則以遺後人者，寧非無瑕之白璧耶？堯生自叙云：『余於詞，誠所謂不知而作之者。』堯生而不知詞，則姜白石、吳夢窗、王聖與、張玉田，皆不得謂爲知詞，中國知詞者亦僅矣。

（原載學術第四期，一九二二年）

讀阮大鍼詠懷堂詩集

吾國自來之習尚，即以道德爲人生唯一之要素。故武樂蒙盡美未盡善之譏，孔子復有『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之語。此種習尚，固足以鞏固人類道德之精神，然有時藝術界乃受其害。嘗讀宋孫覲之鴻慶集，觀其詩精嚴深秀，誠有宋之作家。然明嘉靖間，常州欲刻其集，邑人徐問以其曾志萬俟卨之墓，竟有『覲有罪名教，其集不當行世』之言，事以遂止。此外大奸慝如嚴嵩、趙文華輩，皆文學巨子，今日讀鈐山堂集者能有幾人？若趙文華竟鮮有知其能文者矣。又如明末南都權相馬士英，人但知其奸而鮮知其能文。然觀其序阮大鍼詠懷堂丙子詩，乃自舉其『深機相接處，一葉落僧前』之句，則知此公不但能詩，且深研內典也。阮集之以佞幸小人，始則首鼠魏璫東林之間，卒爲東林所斥而列名逆案，繼乃乘南都福王之立，阿附權相，汲引僉壬，芟鋤正士。南都覆亡後，復降清室，終於走死，遂爲士論所不齒，遺民所腐心。其能文之名，因之亦泯。終滿清二百八十年之際，除燕子箋、春燈謎兩傳奇外，殆無人能舉詠懷堂詩之名者矣。其集既未爲四庫所收，士君子復深鄙其人，世間遂少流行之刻本。溧水王伯沆先生幾費心力，始克繕集其內外集，共四巨冊，然祇止於戊寅。前歲丹徒柳翼謀先生，復在舊書肆購得其辛巳詩一冊。阮詩之存於天壤間者，殆具於是。以有明一代唯一之詩人之遺集，乃幾於沒世不稱，

不可謂非世間文化之一大悲劇也。

欲知詠懷堂詩在中國詩界中之位置，不可不知中國詩之源流。嘗考中國詩自周秦以降，即分人文與自然兩派。若三百篇、十九首、蘇、李、阮、鮑、李、杜、元、白、韓、孟、歐、王、蘇、黃、陳後山、陳簡齋、陸劍南、楊誠齋，下逮晚清鄭子尹、陳伯嚴、鄭太夷諸詩人，皆屬於人文派。若屈原、陶、謝、王、孟、韋、柳、儲光羲、賈島、姚合、林和靖、范石湖、姜白石、嚴滄浪、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輩，皆屬於自然派。前派之詩，以人事爲重，故無論達爲顯貴，窮爲寒儒，皆以家國盛衰，人民疾苦爲念。其倫紀之情亦極篤，故每能爲深至怛惻之音，而稀有遺世獨立之概。後派之詩，則忽視人事，常懷騫舉出塵之思，爲之者常稟冰雪之質，沖曠之懷，以隱逸爲高尚，薄功業如浮雲，一若大塊勞生，光陰逆旅者。二者之人生觀截然不同，其詩之韻味亦以迥異。詠懷堂則自然派之子裔也。觀其與楊朗陵秋夕論詩句云：『時尚奚足云，所嚴在古昔。齋心望雲天，柴桑如可即。』(中略)天不生此翁，六義或幾息。厥後王與儲，微言增羽翮。』(中略)異代晞髮生，泠泠瀨中石。』(中略)捨是皆洳沮，偶匯亦溝洫。勝國兼本朝，一望茅葦積。滔滔三百年，鴻濛如未闢。』可知其所推許者，三百篇外，厥爲陶、王、儲、謝數公。心目中且無李、杜、蘇、黃，尚何餘子之足云。雖持論不無稍苛，然其宗旨可知矣。

詠懷堂詩，在自然派詩家中別樹一幟。吾嘗遍讀陶公及王、孟、韋、柳諸賢之詩，雖覺

其間適有餘，然尚稍欠崇拜自然之熱誠，如英詩人威至威斯之「最微末之花皆能動淚」之精神，在陶、韋諸賢集中未嘗一見也。如陶公歸園田居、飲酒，孟襄陽秋登蘭山寄張五、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登鹿門山懷古、夜歸鹿門歌，王右丞送別、青溪、渭川田家、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酬張少府、過香積寺、終南別業，儲光義田家即事、田家雜興、張谷田舍，韋蘇州幽居、曉坐西齋、游龍門、香山泉、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月溪與幼遐君貺同游，柳柳州晨詣超師院讀禪經、南澗中題、與崔策登西山、構法華寺西亭、溪居諸詩，或詠山水之勝，或述田家之樂，皆爲集中之精粹，而最能代表作者之思想者，然皆靜勝有餘，玄騫不足。且時爲人事所牽率，未能擺落一切，冥心孤往也。惟詠懷堂詩，始時能窺自然之秘藏，爲絕詣之冥賞。故如「春風鮮沉冥，霽心難與昧」、「林煙日以和，衆鳥天機鳴。澤氣若蠕動，瘁物亦懷榮」、「息影入春煙，形釋神亦愉」、「臥起春風中，百情皆有觸」、「春風蕩繁圃，孰物能自持？」人居形氣中，安得不因之」、「山夢自難繁，嵐翠警空想。即此寓覺因，矧復風泉響」、「飲此青翠光，使我心顏醺」、「眺聽將安著，山川若始生」、「水煙將柳色，一氣綠光浮。坐久領禽語，始知非夢游」、「隱几澹忘心，懼爲松雲有」、「息機入空翠，夢覺了不分。靜抱虛白意，高枕鴻濛雲」等詩句，非泛泛模範山水、嘯傲風月之詩人所能作也，甚且非尋常山林隱逸所能作也。必愛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爲之。且不能日日爲之，必幽探有日，神悟偶會，「形釋」、「神愉」，「百情有觸」時，始能間作此等超世

之語也。即在詠懷堂全集中，亦不多見，他人可知矣。

至於寫景之佳句，幾於美不勝收。而要能以閒淡之筆，寫空靈之境。如『花葉沐已霽，晴鳥紛我園。佇立始有悟，任運良可尊』、『辨葉斂旁眺，因香縱恬步。湖風弄微寒，果兆夜來雨。蕭蕭春竹鳴，高館更成趣』、『霽心與定氣，馮之酌終古。自昔邈何獲，在我恬有取』、『空翠感微息，定覽察殊狀。葉並遠帆驚，鳥習天花漾。山樽給永日，清言副靈貺』、『懷音達鐘界，飲光坐霞廡。煙定群峰開，林缺江帆舞。遂覺性情逸，彌惻塵襟苦』、『微步歷禽上，清言滿松聽。泉幽滴春脈，林貞抱秋影。澄鮮人何際，空明轉遺境』、『蘿葛翳山窗，夢境亦沉邃。覺聞松際禽，始悟晨峰翠』、『山氣生夜涼，蕭機革塵侮。明燈草蟲次，彌覺清言臚。倦至歇琴樽，支枕向終古』、『古壑寓聲聞，諸峰侍雲動。空翠如有人，香端轉孤誦』、『淡月寫空水，微煙綿夕林。於此理閒楫，淡然生遠心』、『山翠既虛無，月氣殊微茫。奉身人清機，耳目非故常』、『感此香光氣，彌澄虛白心』、『秋山鐘梵定，諸感觸無幾』、『澹游如閱夢，空慮直賓煙』、『真機滿山夜，梵止草蟲鳴。即境已忘辨，觀心無可清』、『視聽一歸月，幽喧莫辨心』、『孤峰超夢界，幽磬閱靈聞』、『屏居成獨坐，池水與心清。林月自然至，塵機何處生』諸句，偕能超脫物象，別具神理。除微嫌烹煉外，要可抗手王、孟，俯視儲、韋。即如集中尋常寫景之句，如『村暖杏花久，門香湖草初』、『蘿雨靜可數，間巷如空山』、『孤舲倚山翠，木葉靜可數。微風入清夜，海月漸遙舉』、『草暝氣亦

和，空翠自成露』、『潭定藻影開，月白蟲吟廣』、『炊煙冒嵐影，旅夢接山雲』、『竹疏山氣透，荷近稻香分』、『林空聞露響，潭曙識星飛』、『立渚見恬鶴，爭煙聞亂鳥』，已非姚合、許渾所易辦，尋常作者偶得之，即可自詫爲得神助者也。至若『放心浩劫外，置眼無生前』、『塵累盡唐捐，空明入非想』、『喧寂了非我，平等旨奚二』、『曾謂遺物淺，不如應化深』等句，則非精研內典確有心得之人不能道，王右丞尚有不逮，若蘇長公、黃山谷之僅以佛語裝門面者，尤無論矣。

詠懷堂詩尤有一優點，則其琢句用字之工也。嘗考阮氏所稱許之詩人，除陶靖節、王右丞、儲侍御三家外，所亟稱者厥爲謝晞髮。實則晞髮集詩雕鏤瑰詭，取徑長吉，近體則時參少陵，與陶王異趣。然阮集之稱許若是者，或賞其琢句用字之工也。晞髮集中詩句，如『月離孤嶂雨，尋夢下山川』、『水生溪榜夕，苔臥野衣春』、『錫聲歸後夜，琴意滿諸峰』、『窟泉春洗屐，氈雪暮過樓』、『澗響夜疑雨，雲寒春欲層』、『鳥宿濕栖樹，花流晴下溪』等，皆新雋瑰奇，雖理致視詠懷堂詩爲遜，然確爲其宗派也。嘗考中國之詩，其精神固如上文所述，分人文與自然兩派，其技術又可分清淡平易與生澀雕鏤兩派。如晉宋之陶、謝，唐之王、孟、韋、柳，宋之陳簡齋、范石湖、姜白石、嚴滄浪以及永嘉四靈，前派也。唐之韓愈、孟郊、盧仝、李賀，宋之梅聖俞、黃山谷、陳後山、謝翱，後派也。惟詠懷堂詩，則稟王、孟之精神，副以黃、陳之手段，故倍覺過人。亦猶清末詩人鄭子尹之巢經巢詩，以黃、陳之手

段，傳以元、白之面目，亦遂開一前此詩家未有之體格也。總觀詠懷堂集中，天機獨擅，不假雕飾之句，如『乍聽柴扉響，村童夜汲還。爲言溪上月，已照門前山』、『湖風弄微寒，果兆夜來雨』、『潭影澹相照，松風幽自吹』等，雖屢見不鮮，然非能代表其體格者。至如『辨葉斂傍眺，因香縱恬步』、『磅礴意有得，沉冥理非誤。初葉一禽囀，經飄散花鷺』、『警蘿若開笑，追香宛迷杖』、『懷音達鐘界，飲光坐霞廡』、『危步歷禽上，清言滿松聽。泉幽滴春脈，林貞抱秋影。澄鮮入何際，空明轉遺境』、『象緯關睇笑，草木感沖茜。湖光澄遠心，峰霞蔭華撰』、『夕鳥銜情人，秋花質影同』、『天花雜蕤飯，空翠警書聲』、『百藥延春氣，群峰侍法筵。澹游如閱夢，空慮直賓煙』、『幽人即芳草，宵語若深山』、『無言山磬傳空翠，晏坐松燈照石泉』、『據梧盡日曾無夢，動操群峰各領聲』等詩句，則極雕鏤肝腎之能事，大非王、孟、儲、韋之所習爲矣。苟明眼人不爲外貌所欺，則可見其與孟東野、黃山谷同一溪壑。此其所以稱美謝翱之故，亦即詠懷堂集所以出奇制勝之處也。

自諸體言之，詠懷堂所最工者，厥爲五言古與五言律。五言古詩間整以暇，極得陶、王、韋、柳之神理。五言律詩天機完整，一氣呵成，尤得王、孟之神髓。其四言古詩，導源三百篇，古趣盎然，頡頏漢魏。佳句如『令儀干嶽，澄思懷淵。行芳氣潔，式則幽蘭』、『纖月虛徐，秋花如煙』、『群龍入谷，潛躍欣同。亦有不速，鸞車雍雍。班荆蓐食，力拯頽風』、『臨觴不樂，日月彌晏。停雲崇阿，播芳南澗。龍蟄匪存，鳳衰何諫』，皆雅、頌之遺，

魏晉以還文人斂手者，惜篇幅不多耳。至於七言則非所長。七言古詩真氣薄弱，內美不充，馳驟竭力，故每有辭勝於意之嫌。雖佳句如「恬從秋水照吟魂，飢向青峰質危語」、「不將淺籟接清哦，肯弄凡煙格玄對」，仍清雋絕倫，然佳篇極稀。五七言古詩之差別，幾不可以道里計，誠異事也。七言律詩大體仍七子之舊格，惟知鋪排，一無深語。雖佳句如「高詠各師寒歲雪，初衣交攬六朝雲」、「鉢影尚涵將曉月，經行時觸未歸嵐」、「盡日經行空翠裏，一春調息雨聲中」、「江樹春紅村雨足，露粳秋碧晚煙和」者，亦屬屢見不鮮，然完整可誦之篇頗少，殊非五言律詩之滿目琳琅者可比也。七言絕句非作者所措意，一時興到，雖有佳作，亦不足爲大觀，可不置論。

夫兼攬衆長，本非易事。老杜而外，各體皆能名家者，本不數觀。阮集之能以五言擅長，已非易事，固無庸苛求也。雖然，詠懷堂詩實質上乃有根本大缺點焉，即天性不足是也。總阮氏之一生觀之，生有異稟，才力過人，自無疑義，然跡其阿附權奸，傾陷正士之行爲，可知其絕無道德觀念。彼身丁明季，目擊時艱，在有志之士，方且疾首腐心之不暇，而彼仍嘯傲山水，寄情風月，極其自得。觀其集中，憂天憫人之辭，百不一見，即可知其人德性之薄弱矣。其感時之作，有己未春感遼事四律、丙子空城雀一七古、秋雨臥病感時事四律、戊寅賦答劉赤存以聞虜警詩六律、聖羽避亂至山盡談樅川被賊之狀二律，皆無一二自肺腑中流出之語，但摭拾陳言，排比題意而已。即其私恩察之，戚鄰友朋之間，亦無深至之言。即其歸

次詠懷堂哭先恭人一詩，前半亦盡知鋪叙景物，沉痛之語僅『一身等飛蓬，百念頓攢戟。長號安可持，淚與莓苔碧』四語。至春寒感懷先恭人一詩，前六韻所言者皆春寒，惟末一韻『憐無慈母縫，使我中懷傷』十字，始有感懷先恭人之意。然語意極其淡薄。其雨中憶家大人子處先慈殯室，並以紀人道人心之變，未有甚於此時者二律，迄無些須哀音。其天性之涼薄，於茲可見。又阮氏雖酷愛自然，然非甘於栖遯者，苟真欲終老山林，則巢許高蹈，志焉可奪？既承休命，則宜以社稷民生爲重，烏可仍懷肥遯之思？觀其崇禎元年出山詩句云：『飭彼車上巾，愧此籬間笠。婉詞別農圃，菊松煩代葺。行頌天保章，即廣考槃什。秋色佳千峰，期與歸雲入。』辭雖極佳，然不立其誠，精采已失。又如『誰謂謠詠言，非我息機具。（中略）采薇兼采芝，長謠入煙霧。向謂不近情，今始達其故』、『歲月遂爲林壑有，雲山安得是非存』、『干時誠足哂，大隱亦鄰欺。惟與鸞俱伏，方令鶴不疑』、『但使榆關銷轉鬥，何妨花塢有深耕』等句，非不貌爲恬退，然跡其行事，則知其熱中，實不亞一般之群小。此所以讀其詩終覺其言不由衷，而其詩之價值亦因之而稍貶也。

雖然，孔雀有毒，文采斐然，嚴格苛求，亦非批評之責。才人無行，屢見不鮮，我國文士，自魏武以下，如宋之問、沈佺期、儲光羲、盧仝、李義山、溫飛卿、馮延巳、柳耆卿、孫觀、嚴嵩之流，亦復甚衆。然不聞因噎廢食，束其書而不觀。則吾人之讀詠懷堂詩，亦但賞其靈芬孤秀，闡發自然界秘奧之作可耳。陳散原先生稱其詩爲五百年所未有，夫能冠冕明

清二代之作家，寧無獨擅之長？是在有目者所共賞已。

（原載學衡第六期，一九二二年）

錢鍾書容安館札記（作于一九六〇年）：既大鍼詠懷堂詩，南京國學圖書館印本。三十年前是書方印行，見散原、太炎諸人題詞，極口嘆賞，胡丈步曾復撰跋標章之，取而諷詠，殊不解佳處安在。今年端午（庚子）胡丈以詩稿六巨冊屬刪定，忽憶集之此書，因復披尋。乃知實得法於鍾譚，而學殖較富，遂以奧古緣飾其纖仄，欲不瘦不俗。……陳、章二老詩學不精，胡丈識既未高，強作解事，又於晚明詩體了無所知，遂少見而多所怪耳。……圓海以陶謝、王章字面掩其鍾譚手法，諸君遂為所賣，不知其氣促調啞，於古人音節殊鮮合處。……諸君遂為眼謾，不知其衣鉢傳之竟陵也。……皆可補柳翼謀丈跋所未備……柳翼謀丈引夏存古續存錄所謂大鍼阿璫仍無實跡等語，為圓海未減。然存古又言『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何以未舉？不免舞文枉法矣。

（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四年）

錢鍾書談藝錄（作于一九八一年）：五十餘年前，南京國學圖書館重印詠懷堂詩集，陳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題識以表章之，有曰：『以王孟意趣，而兼謝客之精煉。』有曰：『具體儲章，追蹤陶謝。』諸先生或能詩或不能詩，要未了然於詩史之源流正變，遂作海行言語。如搔隔靴之癢，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棄晚明詩文；順康以後，於啓禎家數無復見知聞知者，宜諸先生之欽其寶莫名器也。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第四二二頁）

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

梁任公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論有清學術，以爲文學不發達。其稱咸同以後詩之稍可觀者，厥爲『生長僻壤之黎簡、鄭珍輩』。又云：『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此語大足以證明任公之於詩，實淺嗜者也。黎氏之詩，貌襲唐人，語無精采，讀之令人慳慳欲睡。金氏雖以樂府擅場，然亦才人之詩，未足語乎大家作者，其近體且時有元明人纖巧尖新之陋習。黃公度、康更生之詩，大氣磅礴則有之，然過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稱爲元氣淋漓也。其所推崇之諸子，獨鄭珍（子尹）卓然大家，爲有清一代冠冕。縱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传者，則又非僅稍可觀而已也。

巢經巢詩最足令人注意之處，即其純用白戰之法，善於驅使俗語俗事以入詩也。其以點染俗語俗事擅場之詩句，予於評嘗試集文中，嘗數舉之。此外如『倚槽飼么豚，淚俯彘盤抹』、『行得山水綠，望家如隔鄰。隔鄰未即到，人情覺已親』、『指麾小兒女，亦學事作家。觀之不如意，復起爲補苴』、『更遲數日終汝勞，多笑幾回亦吾意』、『可念阿翁先溺愛，便令新婦莫教啼』、『半日不逢人，深林犬時吠。知越山幾重，去途仍拄鼻』、『顧壁有懸肉，大小知未餓。米鹽問梗概，兒女猶拜賀』、『處處胡麻花，緣坡白如雪』、『老懷一慰

轉嘆息，人生難此飯一碗』、『閏歲耕事遲，一牛常臥旁。齡草向人讀，其味如我長』，皆以日常俚俗之事語，爲前人所未道之辭句，而以新穎見長者也。然其詩雖故取材於庸俗，而絕非元白頹唐率易之可比。蓋以蘇、黃、韓、杜之風骨，而飾以元白之面目者。故愈用俗語俗事，愈見其筆力之雄渾，氣勢之矯健。東坡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正足以況其才思之橫逸。而其自毛口宿花堦詩句云：『此道如讀昌黎之文少陵詩，眼著一句見一句，未來都非夷所思。』亦可舉以況其章法結構之奇恣也。嘗讀其子知同所作之行述，謂其『蚤年胎息眉山，終樵韓以規杜』。又嘗出程春海侍郎門下，治學之方，受其影響者亦至大。而程春海之詩雄奇奧異，亦昌黎、山谷之流。其淵源所自，明眼人固能辨之也。

巢經巢詩，寫景抒情，皆有過人之長。梅聖俞有言：『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懸此爲格，二三流詩人，殊不易到。而巢經巢詩則優爲之焉。其寫景之佳，如下灘句云：『前灘風雨來，後灘風雨過。灘灘若長舌，我舟爲之唾。岸竹密走陣，沙洲圓轉磨。指梅呼速看，著橘怪相左。半語落上巖，已向灘脚坐。榜師打懶槳，篙律遵定課。』語語生動，下灘迅駛之狀，森列目前，真『能狀難寫之景』者。又如春盡日句云：『綠荷扶夏出，嫩立如嬰兒。春風欲捨去，盡日抱之吹。』此等凌空設想之筆，真有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之勝。又如懷陽洞句云：『我行長嘯入其中，負壁肅立偉丈夫。孔雀驚人竦翎翼，白虎倒噴蒼龍逋。海山真官四五下，踏雲没足端以舒。不知何

者報我至，嚴飾萬象先須吾。細視乃皆石髓成，矯觀中頂更絕殊。小夫人乳數百道，乳頭一一仙草敷。萬古不受雨露恩，元氣來往翠不枯。其刻畫之工肖，筆力之雄傑，殆可直追昌黎。至若雲門磴句云：『眉水若處水，春風吹綠裙。迎門卻引去，碧入千花村。』則又雋妙無匹，可奪范石湖、姜白石之席矣。其自大容塘越嶺快至茅洞末段云：『是時天向黑，氣象更慘切。陰寒杉松林，一翠靜兀兀。下顧暗無底，上窺密無缺。旋途盤修蛇，向背邈胡越。兒子置我前，喜懼乘見滅。怪鳥突一聲，怯膽懸忽掣。輿夫去默默，快若風攪雪。移時見人村，相喚顏色悅。卻望高蒙籠，知從何處出。夜寐尚屢魘，醒乃寨苗聒。』乃將黔中山徑險惡之狀況，及經行伏莽中畏懼之心理，一一寫出如繪，致讀之者尚覺不寒而慄。即其他閒閒點染之句，如『人住四圍淺竹裏，鳥呼一碧低松間』、『久坐絕聲響，林影淡無際。松風回夕陽，蒼然兩峰翠』、『白雲淡晴色，草樹陰徐來』、『雙江一碧渺然去，孤嶼中流無限佳』、『曠岸一庵白，晴砧雙婦紅』、『碧雲曠合四無底，白鳥一雙歸正閒』、『萬山浮軟翠，雙鳥帶遙天』、『棕葉不搖風日靜，細黃一椹茴香花』、『雲裏聞遙鐘，風邊度疏磬。屢上若無路，斗轉忽見徑。攀緣著精廬，清極不可更。沉沉綠無際，白日澹幽映』、『一路亂蛙初插稻，半溪明月不逢人』、『日落西山寒，孤煙上漁爨』，亦深入王孟之室，可於自然派詩人中占一席焉。

至其描寫叙述極平易庸俗之事，而生動空靈，尤徵作者想像力之強，初不待不雕琢堆

砌以炫人耳目也。如武陵燒書嘆云：『烘書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撫病子。心知元氣不可復，但求無死斯足矣。書燒之情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兒。恨死擲去不回顧，徐徐復自摩撫之。』可謂極比附之能事。文人之愛書者，讀之當爲首肯。又如完末場卷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成之一詩中叙應試情況云：『四更赴轅門，坐地眠懵騰。五更隨唱入，階誤東西行。揩眼視達官，蠕蠕動兩根。喜賴搜挾手，按摩腰股醒。携籃仗朋輩，許賄親火兵。拳臥半邊屋，隔舍聞丁丁。黃簾自知晚，蝸牛喜觀燈。夢醒見題紙，細摩壓折平。功令多於題，關防映紅青。文字如榨膏，緊急膏亦傾。』此段將科舉時代應試情形，如候門、唱名、搜檢、携食具、釘號板、出題、蓋關防諸步驟，曲曲繪出，令人讀之有如身歷，誠科舉之一絕佳史跡也。彼預試者五百年來何啻千萬，就中大詩家出身科舉者，亦未可屈指數，然無作詩以紀之者。非以其平澹無奇，甚或鄙爲無謂之功令，但爲獵取仕進之途徑，羞以形諸章句耶？然化臭腐爲神奇，正足以彰作者之才力焉。又候漲退『岸樹盡相熟』一段，題新昌俞秋農先生書聲刀尺圖『女大不畏爺』一段，一寫旅客候漲退而不得之心理，一寫小兒塾中就學頑劣之情況，皆人人所知，欲言而不克言者，筆底化工，其斯之謂歟？

至於言情，則尤爲巢經巢詩所擅長。蓋其天性特厚，故於父母、兄弟、友朋、妻子之倫，出語倍能深摯也。如度歲澧州寄山中句云：『今宵此一身，計集幾雙淚。爐邊有爺

娘，燈畔多姊妹。心心有遠人，強歡總無味。憶在十載前，舊事已酸鼻。老懷況愈慈，如何淡此際。』非天性肫摯者，安能體貼人微不至此？至遭母喪後，哀慕慘怛之情，尤溢於言表。如自望山堂晚歸荏灣示兩弟句云：『汝曹相惜好料理，放我墓邊閒幾時。』重經永安莊至石墩句云：『秋雨爛途度阡陌，婿鄉未到天暮色。每逢曲處便看我，遠聽慈聲喚窗榻。當時歸去自洗泥，女嬃詈我冠猶兒。拋書寸步不離母，隨母應到須過臍。而今我須正如此，再欲母隨不得矣。』子午山詩句云：『生兮依母居，死兮依母厝。山下有隙地，暇時補竹樹。結茅期不廣，取足蔽子婦。』羅斛寄莫蔭臣句云：『悠悠墳墓心，不死誓不渝。』孺慕之忱，可格天地，孝子不匱，其鄭君之謂乎？又如臘月十七日馮氏姊還甕海一詩，瑣瑣絮語，孝友之情，盎然滿紙。他如度歲澧州寄山中第三首云：『卯卯今夕樂，樂到不可名。』中略阿爺十年來，慈祥喜淵明。青袍誤愚我，殘燈澧州城。安得與爾輩，叫躍如沸羹。』出門十五日初作詩黔陽郭外云：『記我出門時，梅花繞茅亭。携兒坐石上，吹笛使酒醒。山妻持燈來，大字寫縱橫。妹女各袖扇，爭書壓吾肱。哄哄一宵事，不知鷄已鳴。』叙述家人父子之樂，歷歷如繪，非天性肫摯者不能爲，非詩之才力過人者亦不能爲也。嘗讀阮大鍼詠懷堂詩，雖模範山水之佳作，美不勝收，而全集絕無性情語。固知言爲心聲，非可假託者也。

巢經巢詩，不僅藝術之工，有如上述，其風格適上，要由於其學術識見之過人。嘗讀

其子知同所作之行述，具言鄭君十餘歲時就村塾讀，僅攻帖括，即以爲天下人所讀書，必不盡是。年十五，值舅氏黎雪樓令浙歸，購藏古籍甚富，乃盡發讀之。嗣懲涉獵爲無所歸，乃專研程朱性理之學。黎雪樓工詩古文，時有啓窾，即得要領。乙酉拔貢成均，學使者爲程春海侍郎。侍郎見鄭君文，奇其才。俟其廷試後，即招人湖南學使幕，使之服膺許鄭。遂博綜五禮，探索六書，以經學、小學名世。曾作儀禮私箋、考工輪輿私箋、鄭學錄等書。學術之博瞻，自宋歐陽文忠、王荆公、蘇文忠以下，殆罕其匹。而以經師兼擅文學，蓋朱文公以後一人而已。嘗讀孟郊詩，每嫌其怨聲滿紙，絕無安貧樂觀之志趣。而登科後一詩『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尤爲卑鄙，一若人生之意義，全繫於仕進之窮通者。而鄭君則不然。鄭君家極貧，然自潛心古學後，即不以世俗功名爲重。其所以未絕意仕進者，蓋以『父母兩忠厚，辛苦自夙嬰。一編持授我，望我有所成』，而『貴從老親眼，見此嬌子榮』，故雖自知『名成得美仕，豈遂貴此生』而已，『十年棄製藝，汗漫窺六經』，然仍『癡心有弋獲』而作『焉知非我丁』之想也。嘗讀其平夷生詩云：『半世求祿心，甘爲古人拙。負母一生力，枯我十年血。維母天地眼，責命不責術。但得母如此，又敢自暇逸？千秋非所知，兒死此事畢。』其心可哀，其志亦可睹矣。故其論八股，即有『古云經大義，毋乃不若是』之語。其追寄莫五北上詩亦云：『木天固有君舊氈，然止藉此爲親歡，得意慎勿受所牽。』蓋以道義相助勉，而薄視功名有

如此者。故雖及第，亦作『安知上釣鮎，忽作掉尾鯨。自視窮此骨，何讓稜等登。歸去見兒女，誇我頭銜增。但愁世上語，高文真有靈。又愁鄰舍翁，故生分別驚』，自貶之語也。又云：『何必父母身，持受達官虐』、『焉知妻妾羞，百倍衣食惡』、『閉門藏耻未可罪，違己獻笑真難吾』，其風格之高騫，固非尋常功名之士所能望其肩背者。乃生於寒素，生於僻壤，可知無地不生才也。

巢經巢之詩，既脫胎蘇黃，追蹤韓杜，則非王、孟、韋、柳漠視人生，徒驚霞想者可比。故其詩對於民生疾苦，家國休戚，極爲關懷。如吳公嶺詩句云：『三代井法廢，大利歸賈魁。肥瘠享厚息，錦繡揮輿僮。生人十而九，無田可耕栽。力惡不出身，令力致無階。每好身手，餓僵還活埋。』蓋對於小民之顛沛，已慨然言之。至『朝廷用書生，亦曰其言善。豈其所讀書，到官即收卷。治法止兩端，世有幾人闡。甚或剔刻之，傷我枝蹄跣。冤乎頌德碑，盍不刻稍淺』、『國家祿爾曹，其罪舉當斬』，則對於貪官怯將，爲嚴厲之切責矣。其他紀亂之詩，皆杜陵八哀之流亞，然又無金亞匏來雲閣詩譏謗怨憤之音。此大家之所以異於庸俗也。

詩人每喜自誇，動則譏彈他人，而以契、稷、管、樂自命。又或甘於頹放，而以沉湎酒色爲高。世無李杜之抱負，而徒撫拾李杜之牙慧，此所以陳套語之可厭也。惟見道之士，確有自知之明，其能克己復禮者，則自省自訟，惟日孜孜，虛驕之氣盡，而詩句亦倍耐尋

味。東坡謫黃州後之詩，即漸多見道之語，南遷後尤甚。和陶諸作，雖迥異其體裁，然精氣內斂，殊覺遠出少作之上也。鄭君志道日早，故其詩較他人爲醇。雖洋洋巨篇，亦時蹈矜才使氣之習，然見道之語，屢見不鮮。此其所以可尚也。如『子孫不易爲，撫首增浩嘆』、『一笑遂稱翁，顏厚不可沐』、『生無益於世，思之頸先赤』、『人生免幸獲，何事非艱難』。心手盡其分，美惡隨之天』，皆謙謙君子之言。又如書柏容存稿句云：『文章萬古無底寶，權此千金享敝帚。細念人生殊可憐，頃刻兒童謚爲叟。生前百苦不稍放，死去應知骨速朽。何取千秋萬歲後，一句兩句在人口。』則對於獨擅之文藝，亦謙退如此。溫柔敦厚，鄭君有焉。

然巢經巢詩亦非有醇無疵者也。其長篇巨製，有時不免矜才使氣，上文已言之。其善於驅使俗事俗語，誠如上述，然有時務爲新巧，賣弄精神，亦覺稍過。如題俞秋農書聲刀尺圖句云：『黃鷄屋角叫，今日又生子。速讀去拾來，飯餘吾爾飼。』(中略)有蔬苦無鹽，有水苦無米。速讀待春來，飯糲先搗與。』(中略)夏楚有笑容，尚爪壁上灰。爲捏數把汗，幸赦一度笞。』非不生動，然終嫌故逞才思，刻意雕飾，視作者題史適洲秋燈畫荻圖句云：『平生我亦頑鈍兒，家貧讀書仰母慈。看此寒燈照秋卷，卻憶當年庭下時。蟲聲滿地月在牖，紡車鳴露經在手。以我三句兩句書，累母四更五更守。』深摯真切，自然流露之情，則有遜色矣。然此亦惟作家爲能辨於幾微耳。又作者以慣用俗事俗語見長，日與之

習，遂間有失於抉擇之處。如『悔到閻羅勾命急』、『題詩答珍賜，笑帶乾魚氣』、『三杯人肚漲牢騷，（中略）挑燈醉看殺人刀』、『祇待投胎咒罵多』、『何辜祇叫天』、『撐命待秋田』，皆爲市井之語，無論何等才人，亦無法點染使爲雅音者也。又老年頹放，趁韻之弊，亦所嘗有。如『海內論詩至今日，淺狹未免難爲篙』（中略）小詩耳耳竟何有，差覺不爲時俗臊』、『午山池上樓，讀書之所于』、『營成子午山，兒長頭漸鶴』，篙、臊、于、鶴四韻，皆極牽強。迨老年精力就衰，乃有此率筆歟？

然此乃嚴格之批評，殊不足以貶損經巢詩之價值也。尤有一事讀者宜加注意，即自來詩人，多有逃禪之習，每賴西方悲智，以得精神上之慰藉。惟鄭君則篤行孔子之教，尊德性而道問學，其學蓋治漢宋於一爐者。吾嘗於其『止覺百無路，來循夫子牆』之句，諷誦數四，不忍去口。於覺百無路之時，而來循夫子之牆，其襟抱爲何如乎？則區區詩人之稱，又不足以盡鄭君也明矣。

（原載學衡第七期，一九二二年）

評金亞匏秋蟬吟館詩

夫批評家之責任，在以精密之眼光，洞觀古今作者之得失，下以正確之評判，以爲一般社會之指導。決不容輕於許可，或肆意詆譏，以淆亂讀者之視聽也。夫以風俗、習尚、歷史絕不相同之文學相提並論，誠難爲斤兩悉稱之衡度。然同此圓顛方趾，喜怒哀樂，則其表情述性之作，其品質等差之相去必不甚遠，而批評之道亦必有一貫之理存。彼西方既推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彌兒敦、夏狄爾爲第一流詩人，則必有其過人之處。而他國詩人之可與之相提並論者，亦必其過人之處，可與抗衡，而非其他尋常詩人所能企及。吾國大詩人究竟是否可與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彌兒敦、夏狄爾抗衡，今姑勿論，惟吾國自周秦至於今日，歷時三千餘載，詩詞作品未嘗一日中絕。捨二三流詩人不計外，第一流詩家，至少亦有曹植、陶潛、阮籍、謝靈運、鮑照、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陸游、元好問、阮大鍼諸人。而岑參、高適、韋應物、儲光羲、孟郊、李賀、李商隱、杜牧、白居易、劉禹錫、歐陽修、梅堯臣、陳與義、范成大、姜夔、劉基、高啓之詩，亦未可歸之第二流之列。即吳偉業、王士禎輩，亦有獨擅之長。苟誠有可與莎士比亞、夏狄爾相並之詩人，則必推李、杜、蘇、黃、陸游、元好問諸公，決無三四流詩人如金和等置喙之地。此不俟著龜，片言可決者也。中國詩人不朽之作衆矣，即以有唐一代

而論，李白之古風，杜甫之北征，韓愈之秋懷，白居易之長恨歌，琵琶行，皆不廢江河萬古流者。金氏之蘭陵女兒行、圍城紀事詩、軍前新樂府諸作，詎其倫耶？余嘗細讀金氏之秋螽吟館詩，其五七言古體詩，誠犀利痛快，言無不盡。然讀之每覺其骨格不高，鋒利太甚，非但不足以方大家，且去名家尚遠也。其近體之凡猥纖細，直元明人之陋習，當與王次回疑雨集相伯仲。視袁枚、龔自珍之流，且有遜色。梁任公乃謂其元氣淋漓，且擬之於莎士比亞、夏狄爾，一經品題，聲價十倍。甚矣乎，不負責任之批評，淆亂視聽，爲害於社會匪淺也。

作品之價值每可以其題旨斷定之，雖杜甫秋興、諸將諸篇，後人踵和，東施效顰，徒益其醜，然杜工部決不爲美人手、美人足等題也。而秋螽吟館詩，則一再賦燈草三十二韻、落花生三十韻、冬笋二十韻、菱二十韻。此外則鬢影、唾香、爪痕、襪塵等作以及徵歌選、流連酒色之詩，屢見不鮮，極其能事，亦僅晚唐墮落派吳融、韓偓之流亞，以視李商隱、杜牧，猶且望塵莫及，遑語於莎士比亞、夏狄爾乎？其僥幸以成名者，厥惟身經粵寇之難，紀述亂離之作特多。驟視之，似若可比附於杜陵之詩史，其氣格之凡猥，韻味之寡薄，明眼人自能辨之，初不容陽虎貌似孔子也。金氏感時之詩，始於壬寅英人犯江之役。其圍城紀事六詠，實爲其感時諸作之先河，而與日後遭粵寇之難諸詩同一格調同一氣味者。吾人讀之，一方誠許其有紀事之價值，然終嫌其辭氣之輕薄浮滑也。嘗謂此等詩以至誠

惻怛爲上，深惡痛恨，正言切責次之，輕薄譏訕之言則品斯下矣。如杜工部新樂府之傷離怨亂，悱惻動人，上也。又如吳野人臨場歌：『堂上高會，門前賣子。鹽丁多言，箕折牙齒。』江邊行：『主人有兒賣不得，供給焉能贖其慾。老松古柏運忽促，精魂半夜深山哭。』一一皆題上用字，樹樹還令運出谷。』披肝瀝血，大聲疾呼，抑其次也。至金氏圍城紀事六詠，則除警奸、盟夷二詩，意在諷刺當局之顛預畏葸，貽誤事機外，其餘四詩，類皆無的放矢。而『平原獨無董事耻，昨日亦獲瘦男子，大抵竊鷄賊者是』，則語涉輕薄。而『總督太牢暗不鳴』之句，尤不成語。牛鑿之尸位辱國，正言斥之可也，因其姓牛而謂之太牢，此市井儂薄少年利口傷人之習，非士君子所宜倣也。至說鬼詩中，如『白者寒瘦如蛤灰，黑者醜惡如栗煤。髮捲批耳髭繞腮，羊睛眈眈如深苔』，又『鬼官日日游相陪，父老奔走携童孩。隨行飽啖歡若雷，居然人鬼無疑猜』等辭句，當時讀之，或覺其揶揄西人，淋漓痛快，至今日觀之，適爲吾國士大夫不識時務，夜郎自大之鐵證，讀之不禁爲之汗顏。詩史云乎哉？

其原盜一詩，固亦人所稱讚。其氣勢矯健，言辭犀利，誠有足多者。然終嫌議論過多，有以行文之法作詩之病。今試以杜工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與北征二詩較之，其短立見。原盜與北征二詩同爲紀亂之作，然在北征，則情文並茂，如『鴟鳥鳴黃桑』至『殘害爲異物』四韻之寫亂離殘敗景象，『經年至茅屋』至『生理焉得說』一段之述亂後家

人、婦子重聚之情況，皆至情慘怛，筆底具有化工。至『其王願助順』以下，至『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皆歸美君父之言，溫柔敦厚，衆美畢具。在原盜則除譏刺時政外，一無餘蘊。且同一譏刺朝政，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愚，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宣戰慄』一段，則辭嚴義正，誠有大臣憂國之懷抱，非若原盜『大吏以時點，樹旗帳曰操。逐隊仍兒戲，壁上觀聚噪。瘠馬雕錦鞍，廢劍髹漆韜。冠必朱影纓，靴必綠長鞞。槍或火不鳴，矢或風而趨。約略步武齊，鼓絕銀字犒。偶扯毫毛疵，責之煩撲敲。是爲司馬政，兵糈一歲報』，『有民縛盜來，駭甚難在抱。喃喃爲盜辨，拍案老蛙叫。』（中略）拱手仰盜息，若勝憂旱澇。』（中略）官聞乃大樂，風雨忽飄瀑。梏桎拘而來，謂汝盜援奧。否胡餉盜爲，汝身象自燒』，但知訕笑，且語氣時近輕薄也。且即其議論觀之，雖筆暢意達，言之成理，然究竟恰中時弊與否，則大是疑問。蓋盟夷是一事，粵寇又是一事，祇可云當時上下酣嬉，庶政廢弛，當局者昧於國情，以致外召夷禍，內啓盜心。甚或可謂因犯江之役，政府積弱之狀愈暴於外，致梟桀之徒敢於嘗試。然必謂盟夷爲粵寇之因，粵寇爲盟夷之果，則大不可也。夫以當時之國力，既與英人開釁而戰敗，捨爲城下之盟，復有何術？彼伊里布、耆英、牛鑿輩，誠顛預無折衝尊俎才；陳忠愍之死國，誠足欽敬，然不能責人人皆爲陳忠愍。且即人人皆爲陳忠愍，而亦終不能戰勝英人而免城下盟夷之辱也。至謂『卻從夷主

名，耶穌拜初廟。逆視夷有加，誣天妄稱詔。試窮此盜根，然否盟夷召』，一若此爲粵寇起於盟夷之鐵證。殊不知我國不逞之徒，凡欲爲亂，皆以神權相號召。最昭昭在人耳目者，如白蓮教之亂，拳匪之亂，莫不以神道蠱惑愚蒙，不過粵匪所尊之神適爲西方之天主與耶穌耳。且此種謀亂之秘密社會，自滿清人主中國以來，即徧佈域內，潛滋暗長，已非一日。所謂哥老會、洪江會、青幫、紅幫，皆同一性質，隨時隨地，乘機竊發。粵寇之亂，其甚者耳。故無論何時，苟有可乘之隙，終必揭竿而起，盟夷之役，與之無關，天主耶穌，尤與之無關。因果不明，其議論自無足取也。世亦有議論雖不中理，然仍不失爲佳詩者，如英國詩人戈斯密 Goldsmith 之荒村嘆 *Deserted Village* 是也。此詩先述農村生活之美，繼述農業之頹敗，由於工業與資本主義之發達，一若工業之盛興非國家之福者。其違背事理，盡人皆知，然不失爲佳詩者。以詩之爲物多帶浪漫性質，而最不計功利，故工業之代農業而興，每爲文士所不喜。且原詩寫景、敘事、抒情之優點甚多，故雖不中事理，仍無害其爲佳詩也。至原盜一詩則捨長於敘述與譏刺外，別無他長。而尤以議論爲主體，則必其議論有過人之處，方可垂諸不朽。今也不然，斯不足貴矣。

金君一生最有關係之行爲，厥爲謀內應襲取金陵一事。其痛定篇十二詩，追紀五月初十日事贈同學張君荷生。初五日紀事諸詩，在全集中亦爲重要之作。以藝術論，此諸詩仍如前此諸詩之犀利痛快，惟過於急節，轉失深厚沉雄之致。且其五言古，亦慣用急轉

直下之筆法，尤覺聲調之迫促。說者謂作者之詩，有如短刃之銛鋒，而異於長檜大戟、堂堂正正之氣象，誠中竅要之語也。就事而論，襲城內應之謀，亦魏延出兵子午谷之策，不得謂爲至計，向忠武之不深信其策，不得謂爲畏葸。及聞城中有伏之謠而收軍，亦不得謂爲詒誤。乃金君之詩曰：『固知賊不解爲此，曾何所見皆云云。』當軍情百變之頃，寧有人敢斷言『賊不解爲此』耶？在金君躬與其謀而不見納，自不免憤懣形於楮墨，然事後平情論之，殊覺不能深責向忠武也。且金君之言未可盡信也，如江寧死事詩中所弔之兩江總督陸建瀛，其死也係微服乘小轎出走時，爲賊所邀殺，當時萬目睽睽，親見其非巷戰而死也。而金君以曾在其家教讀，必以死難之美名歸之，乃有是詩。夫褒貶苟可以意爲之，則內應襲城之計之利鈍，尤不能據其片面之辭而下斷語矣。矧無論如何，向帥之持重皆未足爲詬病耶？

其軍前新樂府四詩，頗極諷刺之長。然讀之終覺不盡愜人意者，亦以其語氣刻薄，而無至誠慘怛之音也。今試取杜工部之新樂府相較，優劣立見。如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皆諷刺詩也。在石壕吏乃有『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之句。雖一方譏刺朝廷用兵，役及老弱，一方仍能表示夫婦共命，不避患難之情義。在新安吏則雖苦征戍，而猶云：『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雖意在美郭子儀善養

士卒，然終由於其詩之本質溫柔敦厚也。在新婚別則有『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之句，不以私情而廢公義。在垂老別則有『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之句，以曲繪生離死別，披肝瀝血之情。而無家別『久行見空室，日瘦氣慘淒。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不啻將兵燹荒涼之狀繪之紙上。凡此種種，皆金氏軍中新樂府所不能企及也。予嘗讀杜詩至兵車行，雖賞其沉痛，然猶以爲名家優爲之也。獨至前出塞，沉痛之中，雜以悲壯，則非尋常詩人所能夢見矣。故『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其辭雖悲痛入骨，然不難爲也。至在『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之後，而有『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之言，則彼從軍者之人格爲何如乎？反而觀軍前新樂府，則其譏刺也雖備極輕薄刻毒之能事，而無一至誠慘怛之語。如半邊眉一首末段：『太守何不計之毒，千錢刳人耳與目，萬錢截人手與足。終古無人請錢至，太守豈非大快事。』其譏諷之刻毒，誠無比倫，然太傷忠厚矣。曾見其說部，載某部郎性吝，每日令僕人市肉六兩，謂之小半斤。其名流乃作一小半斤謠以刺之，備極惡毒。金君之半邊眉，此種游戲筆墨之流亞也。然游戲之作雖謔而虐，尚無大害，至以詩史自命之作，則不容輕薄至是。此予所以不滿於金氏之詩也。

金氏集中之名篇，當首推蘭陵女兒行。其敘述之生動，氣勢之天矯，殆少倫比。然亦如金氏所有之古詩，絃急柱促，既無白樂天、吳梅村低徊掩抑一唱三嘆之風致，復無杜工部、韓昌黎博大沉雄之氣格，故終爲識者所不取也。且所敘述之蘭陵女兒，不無過情之譽。細察其辭句，恰似滬上賣文之小說家所誇張之女劍俠，無一非天人，無一非超群絕倫，古今無兩之奇女子，甚足使人無徵不信也。今試以吾國著名之敘述詩，如杜工部之麗人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白傅之長恨歌、琵琶行、霓裳羽衣歌，元微之之連昌宮詞，吳梅村之永和宮詞、圓圓曲等，莫不情文兼至，分兩恰稱。雖長恨歌託辭於神仙，然反較蘭陵女兒行，更爲近情焉。且「樹下餘地，明日與築好色將軍墳」之句，亦輕薄之語，尤不宜出諸靜女之口。又長慶體之敘事詩，句法極宜整齊，音節最尚諧婉。蘭陵女兒行乃用長短錯落之句法，亦爲不中法度之表徵。此其所以終不能儕於名家之列也。

金氏之喜於逞才，喜作大篇，靡處不然，而每不見好。如死生骨肉之情，苟善於描寫，最能真摯動人者也。嘗讀陳後山送內、別三子、示三子諸詩，不覺五中悽動。如「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爺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等，雖寥寥數語，爲披肝瀝血之言，較之金氏得祁兒死信一百三十八韻，真摯動人多矣。如「汝生今七年」至「雕蟲世其技」一段，盡力鋪比，令人生厭，固不僅譽兒之癖，識者齒冷也。又如小題而作大篇，必須暗有寄託，讀之方覺有味。友人某君嘗作苦蚊

一詩，中有句云：『平生少肌肉，通體一把拱。自傷瘠至骨，魂夢思臃腫。城中萬碩腹，不被衆妒寵。何厚瘦小人，毋乃見一孔。有裨豈靳飽，無謂滋可痛。君方矜爪嘴，而我實闔茸。』則題雖爲『苦蚊』，實有青蠅刺讒之義。至金氏『苦蚤』一詩，則除誇多鬥靡而外，別無剩義，浪費楮墨，徒自苦耳。其病瘡與足瘡篇二詩，愈刻畫畢肖，愈覺可厭。夫病瘡至可厭之苦也，足瘡至不韻之事也，人偶罹之，方懊惱之不暇，乃曲形諸篇章，豈尚欲讀者同感其懊惱耶？無他，矜才炫博之結習，有以使之耳。

且金氏之詩，骨格至爲凡猥。跡其平生之所遭，誠爲坎壈。然大詩人如杜工部、陳後山，所遭之屯蹇，當什佰於金氏。即蘇東坡、黃山谷、黃州、夜郎之謫，亦至爲人所難堪。至柳柳州之久謫遐荒，死於瘴厲，則尤可傷嘆。然其所遭困厄，適足使之動心忍性，見道益真，其詩格益以高騫，絕無頹喪失志之語，此誠有大過人者在也。而金氏則不然。粵寇初興之候，其意氣方張，故其詩雖欠翦裁，尚餘豪氣。自後則流亡轉徙，所遇益困，意氣益索，其詩亦漸露頹喪之氣象。故如『寒極不羞錢癖重』、『逢人休更憑肝膽』、『錢外論交如古易』、『畏人常作廁中鼠』、『寄生始信錢爲命』、『固由世亂生計薄，一錢流潤如江淮』、『此行方奪命，吾意獨憂貧』、『身經湖海狂名重，心切飢寒直道難』等句，見不一見，幾有終日皇皇但求溫飽之概。以視有清兩大詩人，吳野人之伏處東陶，鄭子尹之遠隱遵義，不以困辱貧賤易其志操，相去寧可以道里計耶？自後館穀稍豐，則又流連於博籥，沉

涵於聲伎，終於客死。綜其生平，亦不檢之文士而已，李杜云乎哉？莎士比亞、夏狄爾云乎哉？

綜而論之，金氏之詩，才氣橫溢，言詞犀利，誠有過人之長。惟太欠剪裁，不中法度，且骨格凡猥，口吻輕薄，殊缺詩人之高致。充其量，亦惟可與龔定庵相伯仲耳。故苟湮沒無聞，則亦有表彰之必要。惟自梁任公、馮蒿庵、陳石遺諸公交口稱譽以來，風行海內，不脛而走，則不得不為毫厘之辨。龔定庵之恢奇吊詭，炫人耳目，貽誤後人者已久，斷不容更有野狐禪妄擬正法眼藏也。陳石遺詩學者宿，尤善言詩，乃於金氏有此溢譽，殆市惠於朋好，遂不惜從而為之辭耶？

（原載學衡第八期，一九二二年）

評朱古微彊邨樂府

自驚音集出，彊邨侍郎亦垂垂老矣。彊邨樂府既爲侍郎晚年定本，吾人自可據之以爲定論。余常瀏覽有清一代之詞，覺名家雖輩出，而詞學之發揚光大，實始於晚清王幼遐侍御鵬運。常考詞肇於晚唐，盛於兩宋，至胡元則曲代興而詞漸微。明承元人之敝，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小令但知規橰花間，慢詞往往俚俗雜出，盡失雅音軌範矣。清初雖詞人輩出，然舊籍湮蕪，格律放失。至毛晉汲古閣六十一家詞出，世人始得廣讀兩宋名家詞。萬樹詞律成，倚聲家始得知宋詞法度。然毛刻既多舛誤，萬律亦未盡能遵。加以時值承平，但知嘯傲風月，流連詩酒，故雖以王貽上、朱竹垞之雋才，究無蒼莽激越、瑰奇駘宕之氣，按律諧聲，尤多齟齬。持與兩宋名家比，終覺有上下牀之別也。夫詞至兩宋，譜律極精。五音陰陽，纖悉必究。上去不可互易，平仄或可通融。每每驟視之爲拗句者，細誦之乃有別趣。要皆有音律至理存乎其間，斷不能妄更臆改。故方千里之和美成，四聲步趨，不差累黍，蓋有以也。如最習用之調齊天樂，其前後段之第二韻三句，應作去入平平、平平去入、平入平平平去（或上）。此三人聲極有關係，第一句之人聲或可用上聲代之，至第二第三句之人聲，則不可移易。又如木蘭花慢，前後段之第三韻之第一句，應作平平去平去上，亦不可移易者。驟視之似無關緊要，然多讀兩宋人詞，則知彼不遵定律者

乃失音韻諧節之妙。同時以仄韻叶者，往往可翻用平韻，或平韻翻成仄韻。如滿江紅、絳都春本皆仄韻調也，乃翻爲平韻調，亦極諧暢。近日友人周癸叔曾將綺寮怨翻爲入韻，亦極合拍。固知聲音之道，大有至理存焉。雖詞譜散失，未能歌唱，冥心求之，其法度自可見也。苟不嚴於陰陽五音之辨，則壽樓春有如許之平聲，將聲牙不可卒讀矣。清初及中葉詞人，未知嚴於此，故辭意雖工，終非兩宋之舊。至王幼遐侍御之刊四印齋詞，讎校始精，其所作詞，律亦漸細。朱彊邨、鄭叔問、况夔笙，皆聞風興起者，而彊邨侍郎尤爲出類拔萃。其先後刊印之宋元人詞集，校讎之精，殆爲僅見。他姑不論，即以夢窗詞而論，先後治之凡二十年。其與王幼遐共校之無著庵刊本，已遠在毛刻杜刻之上矣。然舛訛仍屬不少，如暗香、疏影之誤爲疏影，秋思之誤爲秋思、耗之類，直至今刻，始克糾正。然遶佛閣調前段本爲雙拽頭之兩小段，誤並爲一，則雖在今刻，亦未發見。直至鷲音集刊行，數百年訛誤，一旦始正。可見校讎舊籍之難，而侍郎之精勤可佩也。

侍郎既精於校讎，又專治夢窗，故詞律極細。在王幼遐半塘定稿，律法猶有出入，彊邨樂府則絕無此病。以視並世詞人，能五聲皆不舛於古，恐除况夔笙先生外，殆少其匹矣。侍郎之詞不但律細，命意遣詞，悉經苦心擘畫。舊刻彊邨詞吾人視之已爲全璧者，彊邨樂府中，獨多所點竄，其終始不懈有如此者。又所刊落之詞多有佳作，每每二三流詞人冥心孤往所能僅到者，侍郎乃棄之如遺。侍郎跋半塘定稿，剩稿有云：『翁所揮爲涕唾

糠粃不屑屑者，世之人率踵汗奔喘，望塵而趨之若不及者也。『吾於侍郎之刪定彊邨樂府，亦有同感焉。侍郎之作，稍近空疏凡近者，當以前集、別集中較多。然如高陽臺·詠殘雪句云：『斜陽著意相憐惜，是愁心不耐溫存。』又：『朝來便化春潮去，問何人省識冰魂。謝東風不當花看，爲剗愁根。』惜秋華·校夢龕社集賦雁句云：『千里故人遠。料江湖夢穩，不關寒暖。滅燭誤秋檣到，酒醒腸斷。』大聖樂·詠法源寺牡丹句云：『鶯花正愁夢短。奈一例華鬢催劫換。傍石幢涼雨殘僧，還說沉香新怨。淚濕洛陽東風譜，怕銜盡蔦紅成鹿苑。』八犯玉交枝·詠寄園朱藤句云：『誰信步履東風，綠雲黯損，蝶蜂重到應詫。俊游換誰家芳事，浣不盡蠻熏凝榭。料花外白題舞罷，牽蘿人泣孀娥夜。』夢橫塘·詠野鳧潭蘆花句云：『微波自不通潮。甚驚塵亂颺，冷絮回薄。捲葉西風，輕和人數聲哀角。更休問江湖雁影，眼底秋心仗誰託。』夜飛鵲·詠花之寺海棠句云：『花宮試携小蠻榼，潮紅輕鬥酡顏。傾城鎮無語，似凝酥妝薄，擁髻啼慳。』又：『說甚平泉如夢，人天一例，劫換華鬢。錦城舊恨，付碧鷄坊底詩顛。』辭既麗則，寄託亦深，置之朱竹垞茶煙閣體物詞中，允稱傑作。他如木蘭花慢·題半塘老人秋窗憶遠圖句云：『算抗疏功名，分箋伴侶，一例飄蕭。今宵酒醒月落，怕西風吹雪上顛毛。』尉遲杯·今年烽火中促舍弟重叔南歸，倚聲爲別句云：『應念北斗京華，空腸斷妖星，戰氣猶凝。心死寒灰都無著，將恨與哀筵斷進。』解連環·元夕用碧山韻句云：『想淚鉛滴盡方諸，也淒對金仙，暫

時將息。小影山河，莫唱人吹梅哀笛。』念奴嬌·二月十二日妙光閣下感賦後半闕云：『天末誰爲招魂，薜蘿山鬼，哀些空吟得。盡有貞元朝士感，白首同歸尤惜。舊頓天寒，新亭日暮，淚盡山陽笛。滄桑何事，出林煙磬初寂。』則傷離怨亂，淒厲激越，已可媲美水雲矣。至於令詞如鷓鴣天云：『吟鬢飄蕭淚裏乾，沉蓬江海得歸難。卻從九陌游輪路，細憶雙溪短柱船。』田水外，野香邊。行杯一笑髮蒼顏。亂鴉飛盡柴門閉，守著斜陽尚滿山。』斷句如『經醉湖山，傷高心眼，秋來畫取蕪城怨』、『傷春人在醉醒間，酒冷花飛人遠』、『五更簾外又東風，明日南園花落定』，則又擷兩宋之菁英，東山、小山，未遑多讓也。

正集中刊落之佳作尤多。如菩薩蠻十二闕，置之温助教集中，可亂楮葉。而南鄉子『初日上，水西涯。無人來弔素馨斜。花底教歌江上住，鴛鴦侶，祇向海雲紅處去』、『雲磴滑，霧花晞。西樵山上揀茶歸。山下行人偏借問，朦朧應，半晌臉潮紅不定』、『蘿幌合，玉沙清。一峰送過一峰迎。日夕沾裾榕霧濕，行不得，越鳥聲聲如勸客』諸詞，寫南方景物如繪，則直奪李珣之席矣。至慢詞如角招·寄懷半塘白下句云：『知否，亂塵漲裏，夷歌野哭，銷得殘陽驟。庾郎魂斷久。』進入江南，玉龍哀奏。冰霜共守。剩一抹峰眉依舊。』摸魚子·清明雨夜泊英德，寄弟重叔後半闕云：『還山約，過了春鶉啼候。輕帆依舊孤負。廿年社燕飛鴻跡，多少淚華沾袖。君信否。便燒燭聯牀，不是尋常有。蘋花十畝。要茶串商量，書奩料理，垂老鎮厮守。』木蘭花慢·西齋坐雨，威如書至句云：『愁端。背燈自理，過中年禁得

雨聲閒。』琵琶仙·送朱敬齋還江陰句云：『是蠻海飄泊歸來，甚臨別天涯又寒食。顛倒

玉觴無味，苦低垂頭白。人意比飛花更懶，怕隔年冷了詞筆。』豪宕感激，兼而有之，已臻詞

之上乘。其稍穠麗清真者，如采綠吟句云：『兩山青不斷，斜陽晚，數行鳥度空屏。』倦尋

芳句云：『未必成眠，慵極半衾生戀。雁過時聞飄笛淚，花開翻惱登樓眼。』解連環·賦瓶

中落梅句云：『待料理紺玉寒泉，總浸作愁漪，換春無力。未返芳魂，料不怨高樓橫笛。伴

黃昏背燈瘦影，翠尊酌得。』陌上花·題隋董美人墓誌後半闕云：『瘞花銘漫草，涼天斷

雁，祇稱聽風聽雨。倩影高唐，香燼返魂無據。別鸞枉譜千琴曲，夢冷一絃一柱。草離離付

與揚州，一樣玉鈎斜路。』高陽臺·惠州西湖，朝雲墓在其側句云：『分明玉塔紅棉路，笑

暫來客意疏蕪。』又：『片霎鶉聲，朝霞飄墮瀉珠。丹成不共維摩去，怕散花人比花孤。慰

歸魂，小碣蠻花，留偈如如。』聲聲慢·西園道暑句云：『滄洲夢痕何處，枕屏拖、一桁青山。

無路去，傍清陰敷簟露眠。』解連環·秋感句云：『待叩君密約鸞釵，怕著枕睡酣，暗銷瑤

碧。夢入關榆，但流恨沉沉寒沙。背西風怨蛩細語，伴人絮得。』齊天樂·詠芙蓉句云：

『蹇裳人去未久。畫欄憑不熱，前度游冶。艷錦霜初，斜陽木末，愁人黃昏無罅。』水龍吟句

云：『雁霜微壞林衣，好山青出無人境。』高陽臺句云：『東牆輕送斜陽老，怕三年楚玉，

病不禁秋。躑躅吹□，白駒一逝難留。障花亂笑飛春語，負舊情麗玉筵篔。』探芳信句云：

『殢翦燈簾幕，澆愁但假酒。細禽啼濕西崦夢，半落東風後。』三姝媚後半闕云：『天上瑤

華別久。料抱得秦箏，艷陽彈瘦。淚雨羅窗，有鏡鸞親見，病雲眉岫。諱說春寒，斟酌到憑高雙里，斷送梨花空苑，東風認否。』皆清詞麗句，能令錦繡山水猶生清響者，乃汰諸於遺珠棄璧之列，不亦深可惜乎？然正集之精粹尤可見矣。

彊邨詞固出於夢窗者。王半塘叙云：『自世之人知學夢窗，知尊夢窗，皆所謂學蘭亭面者。六百年來真得隨者，非公更有誰耶？』備見推崇，亦非過譽也。故欲知彊邨亦必先知夢窗。世之人不但學夢窗尊夢窗者，但知其皮毛，即攻擊之者，亦不得其要領。自張玉田有『七寶樓臺，拆下不成片段』之譏，淺識者遂以爲口實，實則在玉田亦一時興到之語。觀其題夢窗霜花映詞卷後齊天樂句云：『回首曲終人遠，黯消魂忍看，朵朵芳雲。』可見其傾倒之至也。周至庵詞選序云：『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禮摯。』又云：『夢窗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惟過嗜鉅釘，以此被議。若其虛實並到之作，雖清真不過也。』近人略知蘇辛皮毛，便率爾輕詆夢窗，真乃盲人說燭，殊不知蘇辛實爲詞之變體。李易安云：『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張玉田云：『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爲長短句之詩耳。』自宋以來，已有定論。以變體之門戶，譏正則之家法，大不可也。且夢窗非僅知雕鍍塗飾也，如水龍吟·送萬信州句云：『幾番時事重論，座中共惜斜陽下。』又：『問千牙過闕，一封人奏，忠孝』

事，都應寫。」鶯啼序·豐樂樓句云：「麟翁衮烏，領客登臨，座有誦魚美。翁笑起離席而語，敢詫京兆，以役爲功，落成奇事。」寧非蘇辛豪詞？第不欲以此見長耳。至虛實兼到之作，如高陽臺·詠落梅句云：「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高陽臺·豐樂樓後半闕云：「傷春不在高樓上，在燈前欹枕，雨外熏爐。怕艤游船，臨流可奈清癯。飛紅若到西湖底，攪翠瀾總是愁魚。莫重來，吹盡香綿，淚滿平蕪。」三姝媚·過都城舊居有感句云：「春夢人間須斷。但怪得當年，夢緣能短。」西河·陪鶴林先生登花園句云：「畫欄人暮起東風，棋聲吹下人世。」齊天樂·齊雲樓句云：「憑虛醉舞。夢凝白欄干，化爲飛霧。」唐多令前半闕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賀新郎·湖上有所贈句云：「雪玉肌膚春溫夜，飲湖光山淥成花貌。」清空麗則，白石、梅溪，不過如是，豈盡皆「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流雲不蘸芳洲」耶？而生當衰宋，時事日非，家國之思，尤綦孤抱。故八聲甘州·陪庾幕諸公秋登靈巖之作，憑弔吳宮，語極激越。而高陽臺·過種山一詞，低徊掩抑，尤深頗牧之思，蓋以岳忠武擬文種。其結句云：「莫登臨，幾樹殘煙，西北高樓。」則深痛中原不復，未能痛飲黃龍也。蓋夢窗胸襟自有過人處，非枉拋心力作詞人者可比。而百世下但知其琢句之工，但知學其面目，故終碌碌。獨彊邨侍郎爲能知之，爲能學之，得其潛氣內轉之秘，而盡去其鉅釘滯晦之短，遂爲一世宗工矣。彊邨詞最知名者，爲摸魚子·梅州送春、燭影搖紅·人

境廬話舊諸詞，蓋斂稼軒之豪情，就夢窗之軌範，遂兼二家之長，而別開一境界，不獨爲夢窗，直成其爲彊邨矣。其霜葉飛·秋晚奉使嶺嶠句云：『簡書猿鳥意，蒼茫空入荒鷄語。夢不入菰絲半縷，商量聽水聽風去。』前調滬上喜遇半塘翁作句云：『剩烽驚斷後，歸魂嗚咽銅駝語。笑一夕枯槎倦渡，腥塵還傍蠻江去。』宴清都·壬寅小除夕，陽山舟中句云：『銀荷翠管西船，歌呼筵博，渾忘羈旅。塗箋燥墨，沾杯淡酒，自溫眠緒。荒鷄定憐沉夢，是一夜鄉心幾處。』蒼莽激越，聲裂金石。至金縷曲·久不得半塘翁書，賦寄句云：『竹西未是無佳處，祇吞聲杜鵑再拜，低頭臣甫。海氣荒荒蛟龍惡，我亦枯槎倦渡。尚夢繞鐙牀風雨。散髮相從明朝事，問江干鷗鷺平安否。』前調書感寄王病山秦晦鳴後半闋云：『微聞殿角春雷發。總難醒十洲濃夢，滄桑坐閱。銜石冤禽飛不起，滿眼秋鯨鱗甲。莫道是昆明初劫。負壑藏舟尋常事，怕蒼黃柱觸共工折。天外倚，劍花裂。』則漆室之憂，荆高之哭，又有非夢窗所能範圍者。而夜飛鵲·香港晚眺懷公度句云：『多少紅桑如拱，籌筆問、何年真割珠崖。不信秋江睡穩，掣鯨身手，終古徘徊。大旗落日，照千山劫墨成灰。』奇情壯采，直擬杜陵。古今來惟辛稼軒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吳夢窗八聲甘州·陪庾幕諸公秋登靈巖，蔣鹿潭揚州慢·賊趨京口，報官軍收揚州，王半塘百字令·登陽臺山絕頂，望明陵數詞，可與抗手。玉田、白石，無此胸襟，亦無此手腕也。

此外彊邨詞最著之旨趣，厥惟厭倦世務。夫人生寡趣，明哲人略涉世故，即能深知。矧

中年飽經哀樂，死生聚散之感日深，厭倦浮世之念自亦日著。加以國事日非，伏莽徧地，燕巢危幕，魚游沸釜，當局者尚歌舞昇平，金迷紙醉，不知喪亡之無日。明眼人徒抱杞憂，莫籌長策，則惟有栖遯山林，偶耕沮溺，厭倦之念自爲之益深也。前舉之句，如『愁端，背燈自理，過中年禁得雨聲聞』、『人意比飛花更懶，怕隔年冷了詞筆』，即含倦意。此外如『自酌屠蘇無味，慵倚蕙爐劃句』、『背西風殘鶻苦說，青銅欺鬢盛年白』、『似酒流年，禁幾度觥船狂瀉。便說鴟夷歸舸，滄江恨惹』、『萬事一身惟足懶，又支筇數盡池東樹』、『好湖山孤游翻懶，又咽風哀笛起前汀』、『年時黃墟聚別，傷高眼、倦客相向青』、『問何計消磨，夕陽宦味，逝水心期』，悽感之音，見不一見。蓋頻經喪亂，飽更世故，言爲心聲，有不覺自然流露者焉。

有清末季文人，與政局多有密切關係。甲午之役，一時號稱清流者，如張佩綸、陳虢庵、文芸閣、張季直輩，皆擁常熟相國爲魁率，紛紛主戰。戊戌政變，參加者尤夥，譚復生、林暉谷輩，至遭柴市之慘戮；陳伯嚴、文芸閣，則降謫竄逐。鄭太夷、嚴幾道，亦與之通聲氣，幸而未被牽涉者耳。庚子拳禍，爲矯詔所殺者有袁爽秋。趙堯生雖未躬與此數役，然終光宣之世，犯顏極諫，直聲蜚然。蓋幾於第一流文人，皆與政潮起伏有不解之緣者。獨彊邨侍郎，不聞與此數役有關。殆其素性恬退，故克持明哲保身之訓，亦志在高文壽世，初不以一世之理亂，影響其名山盛業耳。然又非秦越視之也。上舉金縷曲·夜飛鶻諸什，可見其蒿目時艱之忠忱。至辛亥革命，其志益顯。其浪淘沙慢·辛亥歲不盡五日作一詞，殆爲息壤。

『翦不斷、連環春緒疊，是當日鸞帶親結』，遺民心事，盡於斯言。『恨腸寸折。明鏡前，掇取中心如月。』則信誓旦旦，皇天后土，咸式憑之矣。他如金縷曲句云：『今日離披銀牀畔，問孤根肯傍龍門否。』『算乾淨猶餘吾土。眠坐清陰渾閒事，要歲寒根幹牢培護。』『六么令句云：『後期今夕。青天碧海，未道相思是無益。』無非反覆聲明此意。又如高陽臺句云：『無主東風，博勞怨不成聲。』洞仙歌句云：『念滄江一臥，白髮歸來，渾未信、禾黍離離如此。』摸魚子·馬鞍山訪龍洲道人墓句云：『銅琶無分中興樂，消受此生羈旅。』水龍吟易代之思，悽悲入骨，又不僅如碧山黍離麥秀之感，祇以唱嘆出之也。

總而論之，彊邨詞骨高韻遠，復異乎尋常之詞人。微論國初浙派諸公，未能視其項背，即以有清一代而論，捨容若、項蓮生、蔣鹿潭三數詞人外，殆難與之頡頏。在光宣朝，大詞家若文芸閣、王幼遐，天骨開張，風神雋上，固可與之抗手，而半塘翁尤爲彊邨所尊視，然二家皆病於律法較疏。即論淵源所自，侍郎之於半塘，亦尚有出藍之勝焉。趙堯生別樹一幟，自爲雄長，自是能手，然究有韓孟、歐梅奇正之別。至況夔笙、鄭叔問，則終須弟畜之耳。間嘗與三數友人煮茗談藝，每深慨不及見兩宋词壇之盛。六百年來，清響久歇，得彊邨詞視踰瑰寶。嘗不揣謬妄，許爲有清一代之冠。少年莽魯，自屬可嗤，然細思維，雖不中亦不遠也。

（原載學衡第十期，一九二二年）

評俞恪士觚庵詩存

某公善談詩，素無門戶之見，每能就各家各派，論列其短長，語語皆中竅要。然於宋人獨不滿陳簡齋，於近人數短俞觚庵，此頗可怪者也。方回瀛奎律髓以杜甫爲一祖，以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爲三宗。劉後村謂元祐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體，及簡齋始以老杜爲師，建炎間避地湖嶠，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劉須溪序其詩，亦謂較勝黃陳。吳之振宋詩鈔·簡齋詩鈔小序謂其詩體物寓興，清邃紆徐，高舉橫厲，上下陶謝之間。紀昀四庫全書·簡齋集小序謂就江西派中言之，則庭堅之後，師道之前，實高置一席無愧。又謂湖南流落之餘，汴京板蕩以後，感時撫事，慷慨激越，寄託遙深，乃往往突過古人。數百年來，推崇類皆如此，非有獨到之處，諸公豈漫與哉？嘗謂杜詩包羅萬象，得其一體，即足名世。唐之韓愈、白居易、李商隱，宋之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陸游，金之元好問，皆學杜者。以二陳而論，後山得杜之精悍，簡齋得杜之雄渾。雖簡齋氣象不及放翁、遺山，然有時古淡閒適之處，反非二子所能及，固未能便在後山之前，要當與之抗手也。其詩大概可分閒淡、蒼莽二種。如『顧將千日飢，換此三歲閒』、『曝背對青山，鳥鳴人意舒』、『一慵縛兩脚，閉戶了晨夜』、『是身惟可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

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解搔人，小立待其定。『微風不動蘋，坐看水色移。門前爭奪場，取歡不償悲。』『自看鞭袖影，曠野落日遲。柳林行不盡，想見春風時。』『人間睡聲起，幽子方獨步。倚杖看白雲，亭亭水中度。』『紛紛吏民散，遺我以兀然。悄悄今夕意，鳥影馳隙間。』『人生如歸雲，空行雜徐疾。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跡。』『放慵真有味，應俗苦相妨。』『小詩妨學道，微雨好燒香。』『一觴尤有味，萬事已無機。』『賤子與山曾半面，小窗如夢慰平生。』『歸途忽見楊柳影，春事已到蕪菁花。』『病夫搜句了節序，小齋焚香無是非。』『百年癡點不相補，萬事悲歡豈可期。』『閒適冲淡之作也。如『去國頻更歲，爲官不救饑。春生殘雪外，酒盡落梅時。』『一時花帶淚，萬里客憑欄。』『海內無堅壘，天涯有近親。不辭供笑語，未慣得殷勤。』『搖楫天平渡，迎人樹欲來。雨餘吳岫立，日照海門開。』『疊浪並翻孤日去，兩津橫捲半天流。鼉鼉雜怒爭新穴，鷗鷺驚飛失故洲。』『一川木葉明秋序，兩岸人家共夕陽。亂後江山元歷歷，世間歧路極茫茫。』『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萬里來游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倚杖東南觀百變，傷心雲霧隔三川。江湖氣動春還冷，鴻雁聲回人不眠。』『可使翠華周寓縣，誰持白羽靜風塵。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岸邊天影隨潮入，樓上春容帶雨來』，蒼莽激越之作也。元祐以後詩人，規撫蘇黃，新生有餘，雄渾不足。簡齋乃一反於杜之沉雄，雖覺氣力較弱，視杜終差一間，然已自開一派。一祖三宗之說，不得謂爲

過譽。不但在宋代爲一名家，即異代倣法之者，亦不得便謂爲小乘禪也。

山陰俞恪士布政明震爲晚清一名詩人，其詩蓋初學錢仲文（起）後學陳簡齋者。觚庵天資極高，而工力較遜，故常多疵累之句與膚泛之語。然其佳處，乃往往出人意表。其瑕瑜互見之處，明眼人自知之，固不必曲爲之諱，亦不宜遂加抹煞者也。癸卯以前所作，多浮光掠影語，初讀之覺有新意，細尋繹之乃空洞無物。如寄如皋呂士雲、游臺城歸飲秦淮酒樓、登鍾山作、留別秦淮作、武昌道中、送仲林歸通州、寄和范仲林秀才、長沙道中寄懷王木齋、食瓜諸詩，散句如『沉吟惜遙夜』、哀艷滿江湖』、『高原如待我』、落日有餘哀』、『花落花開春似夢』、人歌人哭帝何能』、『愁邊草樹天風急』、淚眼乾坤落照多』，皆是也。癸卯以後之詩，膚泛語仍數數有之，惟較少耳。又無病呻吟之積習亦深，在有清末季，有心人蒿目時艱，好作苦語，亦自其分。然開口必看天，合口必淚眼，言不立誠，讀之殊令人生厭。如『醉眼看天覺淚深』、『曲房初見照愁燈』、『國身通有淚千行』、『看人祇合成孤醉』一類之語，偶一爲之，未嘗不可，用之數數，則落窠臼矣。

觚庵詩最擅長者爲寫景。癸卯以前詩，說理抒情皆無精采，寫景則時有佳句。如『濕霧散濛濛』、『鳧雁靜不翔』、『層臺吐曙鮮』、『大星沒城頭』、『一櫂入溪曲』、『亂雲啼竹鷄』、『架竹引泉脈』、『因松作雨聲』、『新霽鈴聲活』、『晨炊松葉香』、『片雲駐靈石』、『一鳥答松簧』，皆極高秀，以視他作，有仙凡之別，蓋得力於錢考功有如此也。

癸卯至庚戌，於觚庵詩是爲第二期，視前作乃漸深厚而耐人尋味，氣度亦漸蒼莽。如『中年萬事不掛眼，靜夜一燈微有情』、『百轉通靈境，雲陰隔翠層。蹉跎吾到海，蒼莽汝爲僧』、『花底炎涼俱有味，眼中陵谷更何思』、『身外波濤隱高樹，夢餘燈火悟初心』，皆極有理致。至贛州後諸作，筆力尤雄渾。如贛州雜感句云：『市聲含慘淡，官計但彌縫。巫女醉談鬼，蠻花紅耐冬。』戊申十一月重游通天巖留宿山寺句云：『臥聞石齒漱泉聲，缺月微明四邊霧。巖顛忽吐銀色雲，曙星隱約在庭戶。半世勞勞向曉心，一枕深深佛前炷。官如殘夢應自笑，人情剝盡隨所遇。』游了山句云：『石骨斂春容，怒立拒奔馬。披霜萬葉黃，背日一峰赭。入寺不知門，霧濕鐘磬啞。梯樹引泉根，冷冷墮檐瓦。躡足出叢薄，豁然露平野。殘陽淡淡收，飛鳥悠悠下。』游空同山遇雨句云：『遠望煙中山，秀列如屏奩。近山失山態，歷亂沙石兼。（中略）俯聽雲有聲，怒挾虎豹潛。巨浸儼在上，數峰青露尖。須臾辨天色，一一排牙籤。人從樹杪行，魚貫穿水簾。水聲去復返，巖底嘶漸漸。萬竅各有悲，餘響窮微纖。』駐大庾邊境萬山中句云：『乘溜下絕澗，竹筏如怒馬。農夫獻家釀，酌以牛角罌。如何萬仞山，低首荒城下。蠻歌迎七姑，銅鼓鬧春社。久與枯僧鄰，此景覺妍冶。衝風脚力健，曝日面皮赭。怪鳥霧中來，怒爪墮檐瓦。蒼蒼者山川，何處界文野。』其情景兩融之作，固已風格高騫，即專寫景者，筆力亦復矯健，蓋已非錢考功所能範圍，而深得簡齋三昧矣。又如『夜久得坐理，水寒無定形』、『兒時書卷存餘味，靜

日江山但坐忘』，閒淡之趣盎然，亦深思有得之言也。

辛亥至壬子，爲觚庵詩之第三期。觚庵官贛後，歷覽虔邊山水之雄健，詩格爲之增進不少。至是自燕京渡河赴隴，日睹風沙大漠雄偉深厚之氣象，胸懷益加宏廓，作品亦日趨於雄渾。元遺山亟稱敕勒歌：『其詩亦大氣磅礴。』蓋有以也。如宿新安縣示子言句云：『車馬亂流渡，隱隱如浮蟻。莫弔古戰場，中原事未已。風起遠天黃，落日淡如水。』閩鄉宿黃河堤岸句云：『麥隴疊成梯，層層如劃簪。其顛平如掌，山態不可尋。』（中略）沉憂門靡麗，厭作東南人。此行人蒼莽，翻覺眼底新。』行土峽中抵會寧行館句云：『懸車下絕壁，濁流修彌漫。飛鳥到來深，頽雲匿不散。槎枒生地穴，破碎撐霄漢。仰望白日乾，俯穿泥沒骭。車從澗底行，心與懸巖亂。出險眼漸明，停鞭指行館。』渡黃河西岸行萬山中句云：『積土如穹廬，疊石如夏屋。落日如車輪，奔馳入荒谷。風含萬里聲，草無一寸綠。』（中略）崑崙西來脈，矯若龍蛇伏。積氣盡東趨，尾間成大陸。神功不到處，留此鴻荒局。』宿涼州句云：『地遠古愁多，草枯殘壘在。天山一綫脈，盤旋走關內。流泉滿馳道，千里有灌溉。巍然古重鎮，四郊如擁戴。風吹大月來，南山忽沉晦。莽莽天無根，靜與長城對。』大雪登烏稍嶺句云：『昨夜雪嵯峨，長城萬峰聚。眩光鳥雀靜，構相龍虎踞。巔岼露空隙，是水湍行處。東水奔黃河，西水穿沙去。』泛黃河自寧夏達包頭鎮舟行雜詠句云：『窮邊飛鳥盡，殘月大河橫。』『岸蝕沙能語，雲開風有形。』『雜樹自生滅，河流時

〔往還。〕氈廬寒暑共，國界有無間。』『夢懸青塚影，風有黑河聲。』諸詩句浩瀚泱莽，迥非觚庵舊作所能方其百一，蓋文章在得江山之助。山谷入黔、石湖帥蜀之後，筆致益放，氣象益宏，職是故也。觚庵局度，本非宏廓一流，苟足跡不出東南吳越之境，亦惟有『沉憂門靡麗』而已耳。度隴之役，天之玉成觚庵者，豈淺鮮哉？

觚庵之爲人，有可得而論列者。清季文人粗分之約爲五類：第一類爲泥古不化，反對一切新事業者。第二類爲清季所謂清流，深知中國如欲立國於大地之上，必不能墨守故常。政法學術，必須有所更張，然仍以顛覆清室爲不道，辛亥革命爲叛亂，不惜爲清室遺老者，如沈乙庵、陳伯嚴、鄭海藏、趙堯生諸先生是也。第三類爲有志於維新，對於清室初無讎視之心，亦未必以清室之覆、民國之興，爲天維人紀壞滅之巨變，而必以流人遺老終其身者。第四類爲奔走革命，誓覆清室者，如章太炎先生是也。第五類則借名士頭銜，獵食名公巨卿間，恬不爲耻，反發『諸夏無君出處輕』之謬論。甚或沉湎於聲色，乃託詞於醇酒婦人，如樊樊山、易實甫之流是也。觚庵則屬於第三類。其送馬惕吾赴贛州詩句：『往者讀明詔，燦然具綱領。中原萬鈞弩，挽之而射影。蒙馬以虎皮，一哄終自窘。翻羨十年前，民勞俗尚整。此意至可傷，及身容有幸。風氣所趨重，道德司繩準。苟適得其反，聖哲甘泯泯。』數語洞中有清末季時弊癥結。至述哀詩云：『自吾成童時，民勞得小息。書生困帖括，懷若抱殘缺。人知王室尊，那計生事拙。默窺朝野情，不醉常兀兀。人

以官爲家，遂以官立國。鄙夫競濡沫，賢者或矯飾。泥取古昔名，新理任汨沒。我與世同化，所學豈殊轍。深悲來日難，匹夫與有責。側聞憲法立，迅疾萬弩發。親貴集大柄，四海各休戚。所持進化理，忽與初念別。『尤能痛切言之。蓋清季變法，殊非那拉后之所願。那拉后陰鷲果敢，勇於自信，自以專制爲便，且頭腦陳舊，雖怵於世變之脅迫，究無維新之誠意。故在戊戌，乃誅捕維新黨人；』在庚子，乃欲藉拳民之力，盡擯歐美人於國外，以重達其閉關而治之志願。及至拳軍敗衄，宗社危而復存，始不得不稍徇衆意，略爲塗飾。然科舉直至乙巳年始停，各項新政，經張文襄、袁項城後先提倡，始稍稍興辦。及至讓帝即位，醇王攝政，名爲破除滿漢界限，實則政權乃操之三數親貴之手。洵、濤兩貝勒，紈袴公子也，乃分掌海、陸軍。載澤長度支，載振長農商。載澤號有能名，然瑞澂即其所引用。武昌之役，非瑞澂無以促成之也。當醇王攝政之初，驟罷袁世凱，一時海內皆喁喁屬望，以爲郅治可期。而孰知親貴執政，立憲則期諸九年；庶政且江河日下，徒貽挽弓射影、虎皮蒙馬之誚。故在庚戌作『及身容有幸』之希冀者，至壬子乃有『預料事當爾』之語也。惟其如此，故清室顛覆爲不足惜；辛亥之役，不必爲天荒地老之巨變。彼『以官爲家』、『與世同轍』者，既未受特達之知，自不必以遺黎自居，則出任民國官吏，不足爲觚庵羞。視彼裝效黃冠，身受厚祿，而以『諸夏無君出處輕』之語解嘲者，當有賢不肖之別矣。且不久亦即歸隱，終老湖上，不復再出，知幾洞微，有足多者。至其對民國以來之政局之態度，

可以『讀史難通今日事』一語括之。十年來膠膠擾擾，國無寧日，固不能輕於樂觀，必以辛亥革命爲據亂，共和爲不可能，前途但有黑暗，亦未爲得。懷疑態度固有識者所宜持也，曾見王病山有句，亦即此意，可見卓識者具有同情也。

觚庵癸丑以後詩，視辛亥度隴諸作，未有進境。惟處境閒適，窮幽躡景，益多佳句耳。如：『江山不滿眼，萬荷補其隙。初花弄光影，顛倒一湖葉。繁聲疑雨來，微涼散空闊。』『石佛垂白眉，披煙露寒脛。洗漾洞牖開，幽極得鳥敬。掩關千層雲，破寂一聲磬。』『谷口漸通樵，人家枕斜日。春風入雲隙，炊煙相與白。』『魚貫出層嵐，帽檐欹曉日。啞啞答鳥聲，風輿坐超忽。直上窮窅如，下臨詫奇絕。雲與石爭山，怒泉抵其隙。回風一震蕩，喬林濺飛沫。危橋通兩岸，關鎖見氣力。』皆刻畫山水，具有獨到，傳之久遠，差無愧焉。

（原載學衡第二期，一九二二年）

讀張文襄廣雅堂詩

自來以勳業著者，鮮以文章顯。文章伯之韓柳歐蘇，詩伯之陶謝王孟、李杜蘇黃，或爲隱逸，或居清要，然未聞以功業政事著也。二者兼之者，惟宋之王荆公、德之葛德(Gode-the)‘法之黎塞留(Richelieu)‘英之彌爾頓、阿狄生(Addison)數人而已。有清一代達官能詩者推王漁洋與阮文達，然亦不以政事功業著。曾文正以古文中興，詩亦規撫杜韓，能自樹立，然究爲功業所分心，不能盡其所能詣。張文襄獨以國家之柱石，而以詩領袖群英，頡頏湖湘、西江兩派之首領王壬秋、陳伯嚴，而別開雍容雅緩之格局，此所以難能而足稱也。當其督鄂、督粵時，幕府中網羅之盛，可擬曾文正。其最著者如陳伯嚴、鄭太夷、楊惺吾、鄭伯更、梁節庵，其弟子則有樊樊山、易實甫、袁爽秋、楊叔嶠、顧印伯，皆一時俊彥，方之蘇門之盛，不多讓焉。至其少年交游，則有李純客、寶竹坡、張幼樵、黃漱蘭諸名流。即不以功業論，晚清三十年文物之盛，殆與公有形聲影響之密矣。

公詩閱肆寬博，汪洋如千頃波，典雅厚重，不以高古奇崛爲尚，然復不落唐人膚泛平易之窠臼。其四生哀詩稱蘄水范昌棣句云『能將宋意入唐格』，殆自謂也。其論山谷句云：『黃詩多槎枒，吐語無平直。三反信難曉，讀之鯁胸臆。如佩玉瓊琚，捨車行荆棘。又如佳茶芽，可啜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坦蕩殊雕飾。』此何異於東坡之論孟東野詩爲『初如食小

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竟日嚼空螯。要當鬥僧清，未足當韓豪』耶？故其與鄭太夷論詩，務以清切爲主。而於當世詩流如陳伯嚴、沈子培、袁爽秋輩，皆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故其弔袁爽秋詩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蓋心固不喜江西派，而又不忍詆溫篔，故謂北宋清奇。溫篔以雙井半山爲一手，故仍不失爲雅音，而非江西魔派之比也。公之論詩之旨於此可見，公之詩格，亦於此可見。蓋公詩脫胎於白傅而去其率，間參以東坡之句法者也。其淵源如此，從未經郊島、黃陳劉刻肝腎之途徑。故此類詩之獨到處不能領解，即韓詩排鼻奇崛之境界，亦所未經。故習於宋詩者嘗覺其詩不深至，差幸規模宏大，學問賅博，有以掩其所短耳。

廣雅堂詩之脫胎於長慶，習於唐宋之辨者，一望即能知之，而尤以前兩卷諸作爲易見。白詩喜用典以鋪叙其事，宋人嘗避此法，即偶一用之，亦必別有命意，而非專爲烘襯之可比，而廣雅堂則喜用之。如送王千秋歸湘潭句云：『東宮絕艷徐陵體，江左哀思庾信文。筆毫費盡珊瑚架，墨瀋書殘白練裙。』作賦雕蟲悔誤身，橫刀負羽耻依人。河北軍中呵太守，征西座上笑參軍。』弔奇詞客偶經過，野望蒼梧涕淚多。不信襍災憑屬玉，竟符妖讖陷銅駝。沈炯登臺空拜表，梁鴻過闕獨哀歌。』又如花之寺看海棠句云：『新陰裊裊燕雛語，脂光澹薄無幾許。石氏珊瑚強護持，闌樓紅粉含淒楚。』皆係長慶家法也。若純係此種體裁，則終爲梅村之續而已，幸其才大學瞻，不致終爲此種門戶所限耳。

公詩在持節湖北以前，尚少精粹之作。如卯金子行、及幽澗泉、來日大難、君馬黃、邯鄲行、吹臺行、送陳一山落第還鄉諸詩，皆唐人極膚泛之作，言之無物者。然如鳳嶺句云：『神阜蕩無險，險自散關始。萬壑共一井，行人在其底。』宿紫柏山留侯祠句云：『階泉鏘玉聲，松雪耀積素。勞人逢幽境，聊作蘧廬住。』已長於刻畫山水。而銅鼓歌尤能得蘇詩剽疾豪宕之氣，如中部一段云：『圍徑四尺修八寸，四耳無當約其腰。文螭蟠拿朱鷺翥，細乳三百有二相周遭。仿佛篆文不可辨，屢煩畫肚終牙聲。土花紺碧沁肌理，雷紋宛轉環皋陶。中心瑩滑不留手，恰受二尺栖推敲。良辰會客風日美，水面考擊鳴蒲牢。如觀溪峒跳明月，宰牛呷酒歡相邀。忽然蠻風捲瘴霧，中有鐵馬聲蕭蕭。一擊再擊轉激楚，戰場萬鬼皆啼噪。不用趣戰用行酒，銅龍悲憤發長號。』筆墨沉酣飛動，可上追韓蘇之石鼓歌，即在全集中，亦僅見之作。又如井陘口句云：『刎頸之交尚背負，乃以誠信施敵讎。』嗟哉陳餘謬稱儒家流，此輩之冠誠可洩。』亦卓識之語。其餘則殊平易也。

公詩諸體自以五古爲最佳。湖北提學官署草木詩、憶嶺南草木詩，雖不如東坡和子由記園中草木詩多見道語，然如詠桂句云：『俠侍如非妙，繚枝懸幽馨。我謂似君子，大冬猶敷榮。』詠梧桐句云：『席尺染水碧，瓦溝引露珠。秋風漸蕭慘，未覺植根孤。』詠蘭句云：『楚澤多香草，一香爲之祖。風露靄清晨，靜貞出媚嫵。』詠廣益堂雙松句云：『龍性生已具，森然蓄鱗爪。檉柳及楊梅，難較年大小。』亦有寄託之音，非尋常詠物之作。

可比也。公詩不專以寫景勝，然偶復爲之，則情景雙融，耐人尋味。如病起游諸寺句云：『心冥風動幡，機息鳥驚聲。黃葉下虛廊，迴然發嘯詠。訖游不見僧，即此安心竟。』忠州東坡句云：『我來江上望，花竹籠春煙。萬罨同一綠，菜畦雜秧田。江平碧瑟瑟，山遠青娟娟。刺史甚安樂，厨傳頗充然。不望遷三秩，但願居十年。』邛崃山九折坂句云：『嵐氣造陰晦，燭龍鄙不照。不見山首尾，高度詎能料。巨有旄牛跡，淒無杜鵑叫。閔茲役夫病，胸粟捧輿轎。明發昏未休，百盤困旋繞。茅舍喜一飯，濕衣就疾療。谷鳴致霧涌，搖手戒呼嘯。兩日昇嶺脊，西見雪山耀。直北走松維，迤南包蠻驃。積素鬥朝日，目懾身飄搖。大嶺最廣博，小嶺亦窅窅。熟戶解迎拜，生番或攻剽。』謝公墩句云：『後枕鍾阜樹，前流北郭泉。僻有鹿跡雜，靜聞田水喧。景物自寥寂，自取碩人寬。寄興在象外，一拳同東山。來爭無味名，猶是介甫賢。』鷄鳴寺句云：『一朝關僧樓，雄秀發其秘。城外湖浩白，湖外山蒼翠。南岸山如馬，飲江駐鞍轡。北岸山如屏，縈青與天際。鷺洲沙出沒，浦口塔標識。煙中萬樓臺，渺若蟻垤細。』翠微亭句云：『是日積雨晴，千里無陰闇。夕陽生金采，青綠染郊甸。尺樹藏百村，片嵐連數縣。南北交映發，不爲洲渚間。』皆極粹美，淹有柳州、石湖之長，即此已足與阮文達抗手也。

至如連珠詩，則公一生讀史歷世之所得，咸萃於此。阮公之詠懷，太白之古風，命意略同，而理致或尚有遜。英儒倍根曾有言云：『有種書籍，僅須涉獵者。有種書籍則須

咀嚼而消化之者。』連珠詩則須咀嚼消化之作也。觀今日人心之反復，則讀至『菀集枯則背，飢繁飽則颺。其始受操縱，其終不可量。無事猶依違，緩急終相戕』，能不首肯於『士苟不誠篤，雖才終不祥』之句乎？觀夫躁進熱中者之顛躓，則讀至『由基雀失目，滑叔柳生臂。極訥該萬辯，無爭處常貴。防患不可勝，不如味無味』，然勿慄於『隱禍由忽萌，高才以矜累』之警語乎？諸詩所舉者，初無新義，初無創例，言爲群經之意，事爲群史之事，貫串之，剪裁之，既具至理，復爲佳詩。不爲學究之迂腐，亦異才士之浮詞。公詩云：『能漱六藝潤，始起八代衰』、『吾聞南華經，風積必待培』，殆自謂也。

公之七言古詩，亦一代作手。銅鼓歌之佳妙，上文已言及之矣。而凡讀廣雅堂詩者，要不能不欣賞五北將歌，其人其詩之皆可傳也。自民國建立以還，人咸羞言清季，而尤惡稱滿人。實則有清一代學術文物之盛，遠邁元明，上追唐宋。文才武略，北人亦多傑出之士。隨憶及者記之，如納蘭容若、倭良峰、寶竹坡、盛伯熙、鄭叔問、多爾袞、塔齊布、多隆阿、僧格林沁諸人，皆不得不謂爲人傑也。洪楊之亂，不能擬以義兵，固爲千秋定論，而一時蔓延十餘省，東南半壁全陷於賊。曾、左之克中興，實異乎尋常之征討。吾國數千年立國之道德基礎，實以此爲試金石，即北將之忠勇，亦非僅效忠於一姓一族，而爲吾漢族文明之結果也。如此奇人，無佳詩以傳之，詩史將失色矣。廣雅堂詩本長於七古，今遇此好詩料，故寫來倍有聲色。字裏行間，金戈鐵馬，暗鳴叱咤之音，猶可辨也。如詠烏蘭泰詩

云：『老罷據險氣山涌，水竇孤軍搖不動。黑夜出奇捲甲來，以少擊多無旋踵。』詠塔齊布詩云：『上游湘潭城，下游九江郡。行二千里無頓刃。兵勢如龍賊如草，百船鐵鏃一宵盡。歸營僵臥不知人，明朝虜食仍陷陣。』詠僧郡王詩云：『海東勁卒材昂藏，漢南蕃部性雄強。目瞋語難孰能馭，指揮赴敵如驅羊。射雕羽箭二斤重，套馬繩竿九尺長。正兵螺旋迭進退，奇兵鳥翼相舒張。不知何者爲兵法，但見萬馬並作一馬無能當。』寫來活躍紙上，生氣虎虎，褒公鄂公毛髮動，藝事之精，誠有如此者也。

七古之詠物寫景者佳作尤多。廣雅堂詩既以唐爲宗，故不取枯淡，色穠味腴，辭采特勝。如秦子衡爲孫駕航畫崇效寺丁香海棠卷句云：『丁香籠簾千珠圓，海棠霞暈扶春煙。至今紙上鬥香色，疑嬌似妒如能言。』曉起至石閘海看荷花句云：『鳳城傳鑰烏鵲起，樹杪晨光變青紫。地安門外千石陂，壓地紅雲不見水。』天寧寺紫藤花初開獨游玩之句云：『此游正值穀雨過，丈室吹香晝漏水。瓔珞菩薩低垂鬢，鱗甲蛟螭曲宛頸。』蓋純以色澤穠麗見長。然亦有風骨高秀，不假雕飾者。如萬口傳誦之戒壇松歌句云：『佛法一綫在戒壇，叩門先聽松聲寒。橫廣平臺五十步，穆穆護法排蒼官。墨雲倒垂踰萬斛，壓折白石回闌干。潮音震蕩纖埃掃，氣象已足肅群頑。矯如神龍下聽法，赫若天王司當關。十松莊慢皆異態，各各凌霄鬥蒼黛。一株偃蹇甘獨舞，不與群松論向背。』慈仁寺雙松猶存往觀有作句云：『琳宮百堵無片瓦，遠見精神出草棘。偉哉衣冠綺與黃，曾睹秦火三

月熄。龍鱗如掌醜愈妍，返照在頂晃黝碧。」題彭侍郎畫梅句云：「此花倔強如此老，老將畫筆龍夭矯。暈黑偶用華光法，放筆羞摹仲主稿。但見嶺頭月掛樹，不知世上霜殺草。」則又梅聖俞「老樹著花無醜枝」之句法也。其寫景之佳作，如同張繩庵訪僧心泉因與同游南窪句云：「清遠無如龍樹閣，風水粼粼漾蒲稗。白日閒淡罕游人，午鳩樹鳴寂梵唄。三人不知誰主客，錯綜談端如針芥。會心即答倦即默，茗碗無溫聊一噉。此際鞅盡擺脫，何異枯柳指馬疥。」其自然閒適之趣，令人神往。又如錦屏山句云：「明鏡三面抱城郭，錦屏九疊臨汀洲。江深石潤樹葱蒨，帝子飛蓋時來游。峭壁下瞰鼉鼉動，危磴上見猿猱休。山顛地勢轉夷曠，翹足臥看澄江流。」封印之明日同節庵、伯嚴、實甫、叔嶠登凌霄閣句云：「黃鶴山閣見百里，從衆豈得辭躋攀。梅蕾如椒已得活，春意踴躍叢篁間。窮陰急景往必復，暄風習習開我顏。晶晶惟有萬屋頂，縈青繚素江西山。煙曖遠見寶通塔，漲動迴薄油湖關。洲背露土似浴馬，水光抱郭成玦環。」亦極刻畫山水之能事矣。

然廣雅堂詩尤有勝處，即雖於游宴觀賞之候，亦刻刻以國計民生爲念。如登凌霄閣詩，於描寫風景之後，結句乃云：「今年雪壯極萬里，饜足燕代包南蠻。隴蜀春漲江漢恐，對此悄悄生憂患。驛符火急催榷石，我與郡縣毋官瘼。」又如湖北三得大雪微雪無數除日賦詩一首，前段則寫雪景：「瘦人愈飢肥愈飽，今年三白猶未了。江上千山化白雲，勢欲出川薄雲表。軟如鳥毳寒生溫，眩及牛目昏變曉。池上病鶴獨淒惶，苦爲堅冰縮嘴

爪。世間坎壈萬里平，眼前荆棘一旦掃。』末段則云：『且喜殘年掃塵牘，諸蕃懷德守盟好。城坊鬧鼓斟屠蘇，幕府燼燭點奏草。來年六合泥滓無，中夜焚香望晴昊。』九曲亭詩云：『華顛文武兩無成，羞見江山照旆旌。祇合巖栖陪老衲，虛樓掃榻聽松聲。』秋日常賓客登黃鵠山曾胡祠遠望詩云：『群公整頓好家居，又見邊塵戰伐餘。鼓角猶思助飛動，江山何意變凋疏？三年菜色災仍澹，一樹巖香老未舒。我亦浮沉同湛輩，登盤愧食武昌魚。』蓋無時不恫瘝在抱。人每譏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惟其襟懷如此，斯可謂爲真督部，斯可念念不忘在督部也。

文襄雖爲詩中射雕手，然極以雕蟲爲耻，而視當時一般清流之流連藝事爲玩物喪志者。故其誤盡四絕句云：『伯厚多聞鄭校讎，元金興滅兩無憂。文儒猶散姑消日，誤盡才人到白頭。』淮嘩蜀亂毀藩籬，已是弓藏磬盡時。德壽纔催臨楔帖，阜陵又賞選唐詩。』後主春寒弄玉笙，章宗秋月坐金明。詞人不管興亡事，重譜師涓枕上聲。』兵食無籌治本疏，秀才酌古論孫吳。朱年都愛龍川好，北固樓頭一酒徒。』蓋將當時翁、李兩相國門下諸名士之沉湎於考據詞章，及放言高論兵事之弊，盡行揭出矣。又文襄學術以平正通達爲旨歸，故其六朝哀一詩痛詆當時之習氣：『古人願逢舜與堯，今人攘臂學六朝。白晝埋頭趨鬼窟，書體詭險文纖佻。上駟未解昭明選，變本妄託安吳包。』玉臺陋語紉袴闕，造象別字石工雕。亡國哀思亂乖怒，真人既出歸煙銷。』願告禮官與祭酒，輶軒使者

頌科條。文藝輕浮裴公檳，字體不正漢律標。』又如庚子後人京所作學術一絕句云：『理亂尋源學術乖，父讎子劫有由來。劉郎不嘆多葵麥，祇恨荆榛滿路栽。』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哉。』蓋深恫乎學術之乖張，致召不虞之禍患，不覺形諸筆墨，所謂詩史是也。

欲知文襄之詩，不可不知文襄之為人。其畢生之歷史與軼事，極爲可述。殿試時以文章馳驟，未遵程式，抑置一甲第三，蓋初時本擬大魁者也。受知於高陽相國李鴻藻，與張幼樵（佩綸）、寶竹坡（廷）、黃漱蘭（體芳）、陳弢庵（寶琛）諸君子，喜激切言事，不避權貴，當時號爲清流。而尤與張幼樵、寶竹坡善。如焦山觀寶竹坡侍郎留帶三絕句云：『玉局開先繼石淙，竹坡遊戲作雷同。大廷今日求忠諫，魏笏終當納禁中。』同姓懷忠楚屈原，湘潭搖落冷蘭蓀。詩魂長憶江南路，老臥修門是主恩。』故人宿草已三秋，江漢孤臣亦白頭。我有傾河注海淚，頑山無語送寒流。』拜寶竹坡墓二絕句云：『翰苑猶傳四諫風，至尊能納相能容。楓林留得秋吟老，長樂疏星獨聽鐘。』子政忠言日月光，清貧獨少作金方。市樓一盞良鄉酒，那得魚頭共此觴。』過張繩庵宅詩云：『北望鄉關海氣昏，大招何日入修門。殯宮春盡棠梨謝，華屋山邱總淚痕。』篋中百疏吐虹霓，泛宅元真世外嬉。劫後何曾銷水火，人間不信有平陂。』廿年寄氣伏菰蘆，虎豹當關氣勢粗。知有衛公精爽在，可能示夢傲令狐。』皆不但尋常友朋凋謝之哀，而實深於氣類之感者也。過張繩庵宅詩末章蓋極詆訕翁常熟

者。當時朝士分南北兩派，北派以李高陽爲魁率，張文襄與張幼樵輩，其黨徒也。南派以翁常熟爲盟主，盛伯熙、文道希、王可莊、張季直輩，其黨徒也。蓋隱隱然有帝后兩黨矣。張幼樵、張文襄皆太后所喜。後張幼樵以彈劾李文忠，被命爲欽差與法宣戰，敗績棄官而遯，因而褫職發遣。後乃愧悔而娶於李相家，宜若有重用之日矣，乃常熟沮之，終至廢黜二十載而死。張文襄亦極怨常熟，謂常熟欲陷之死地，故此詩比之於令狐綯焉。竊謂南北帝后黨派之分，與中國滿清及文襄自身之歷史皆絕有關係。不然，晚清末年之新政，固文襄所主持，而於戊戌之役獨超然事外耶？其讀宋史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警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追隨寒日到虞淵。』金陵雜詩云：『老藉瞿曇作退藏，蔣山驢背舊平章。惠卿雖敗悼京壽，法乳綿延送靖康。』南北黨派之見顯然，詆荆公即以詆常熟也。文襄與戊戌之役之關係，極爲有趣。康長素、沈乙庵之立強學會，實翁常熟主持之。張文襄與常熟，既有宿怨，當不能與之同旨趣。然文襄實主張維新者，故梁任公在滬上辦時務報，文襄且以巨金助之，並札飭各縣派閱。直至任公議論過於激昂，純以鼓吹革命爲宗旨，文襄始停止資助，而取消派閱之令，然猶邀任公主講兩湖書院。其愛才之摯，與維新之誠，可以想見矣。然任公赴湖南設立時務學校，議論務爲激烈。半載而時務學校停，繼而有戊戌之事。廢太后之舉，當然爲文襄所不贊成，然文襄亦不極端反對戊戌黨人。蓋楊叔嶠即其門下，而陳伯嚴且爲文襄行尊納交者也。其殺唐才常，蓋實無曲全之道。唐固昌言革命，而謀叛被獲者，

則安得而不誅？戊戌黨人每以此詆文襄，則非平情之論也。因戊戌而後而庚子之反動，其時與劉坤一坐鎮東南，使不入拳亂之漩渦者，文襄也。辛丑李文忠以主和議勞瘁死，常熟以罪廢，其餘者或死或廢，蓋臣凋謝殆盡。故文襄癸卯入都，太后恩遇特隆。如紀恩詩所紀者，蓋有以也。其後廢科舉、興學校、設工廠，凡百新政，莫非文襄與袁項城二人主之。惟其二人爲后黨而又主張維新，斯維新之政績，始有萌芽之希望。其新舊一詩云：『璇宮憂國動沾巾，朝士爭翻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范純仁。』即自謂也。憶辛亥革命之秋，嘗見市上有一種極可笑之圖畫，以張文襄派遣學生出洋爲有心顛覆清室張本，其見解固爲可笑。然文襄維新之功，實在群衆之耳目中，於此尤可見也。文襄之忠於清室與忠於國家，可於人相後與攝政王爭親貴典兵一事見之。當宣統即位之初，人民對於清室尚有厚望。故於攝政王毅然罷免袁世凱，海內咸服其英斷，以爲郅治可期。乃以親貴典兵政，握財權，賄賂公行，朝政益壞，始有辛亥土崩之局。文襄自始即有見於此，故極不以親貴執重權爲然，爭之不聽，嘔血而死。其絕筆詩云：『誠感人心心乃歸，君民末世自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諭詩。』其忠忱與遠識，皆盡於此詩。蓋辛亥之亂，公已知其不免，而苦於回天無術也。其遺疏有云：『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雖至死猶不忘君國，所謂蓋臣者非耶？則又非杜陵之僅以詩史稱者可比矣。

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一種運動之價值，初不繫於其成敗，而一時之風行亦不足為成功之徵。文化史中最有價值者，厥為歐洲之文藝復興運動，至若盧梭以還之浪漫運動，則雖左右歐洲之思想幾二百年，直至於今日尚未有艾，然卓識之士咸知其非，以為不但於文學上發生不良之影響，即歐洲文化近年來種種罪惡，咸由此運動而生焉。在吾國唐代，陳子昂之於詩，韓愈之於文，宋代王禹偁、梅聖俞之於詩，尹洙、歐陽修之於文，乃有價值而又成功之運動也。至若明代前後七子之復古運動，則雖風靡一時，僥幸成功，其無價值自明也。近年來歐洲文化漸呈衰象，邪說謊言不脛而走。自然主義派既以描繪誇張醜惡為能事，頹廢派復以沉溺聲色相尚，他如繪畫中之立體派、未來派、印象派等，莫不競為荒誕離奇，以驚世駭俗，自鳴高尚。一說之興，徒黨必夥，其乖戾藝術與人生之要旨，明眼人自能辨之，寧震眩於其一時之風靡，遂盲從膜拜之哉？抑尤有進者，天下無絕對之是非，而常有非理論所能解釋之事實。最佳之例，莫如歐洲新舊教之爭。路德之創新教也，由於教皇之苛虐，教士之橫暴，教義之虛偽，與夫國家觀念之發達，路德以剛毅果敢之姿，創平正通達之教，言人人之所欲言，為人人之所不敢為。無怪乎登高一呼，萬眾響應。一時英格蘭、蘇格蘭、丹麥、瑞典、普魯士、薩克孫尼、瑞士與荷蘭之一部，皆靡然向風，盡從新教。平心論之，新

教崇尚理智，切近人情，遠在舊教之上，宜若全歐皆可爲其所化矣。孰知乃大謬不然。北歐諸國，反抗舊教愈烈，南歐諸國，愛護舊教愈深。雖舊教之積惡，不得不爲之滌除，然其根本，決不使之搖動。後羅藥拉（Loyola）起而組織耶穌會（Order of Jesus），其宗教之狂熱，堅苦之精神，直與新教之路德相頡頏。後且潛入新教諸邦與野蠻民族中以傳播其教義，結果則除意大利、西班牙本爲舊教之根據地外，法蘭西、比利時、巴維利亞、波希米亞、奧地利、波蘭、匈牙利復歸於舊教。直至今日，雖地域稍有變更，然舊教之勢力，終不衰落，而與新教平分歐陸。將謂新教之非歟？則何以解於其能成立，而風靡全歐之半。將謂舊教之非歟？則何以解於其能中興，且將已失於新教之版圖，重歸於教皇統治權之下也。可知關於思想與情感之事，一種主張、一種運動，決無統一之可能，而其間亦無絕對之是非可言也。

吾在論及本題之先，不憚詳細討論各種運動之消長優劣者，厥因胡君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之要旨爲桐城文之衰落與語體文之成功故。姑無論語體文之運動，爲期僅數年，一時之風行，是否可認爲已達成功之域。即果成功矣，此運動是否有價值，尚屬另一問題也。胡君此文，於敘述此五十年中我國文學之沿革，固有獨到之處。（然其論詩之推崇金和與一筆抹煞五十年中之詞皆足以證明其鑒別韻文之能力薄弱。）至必強詆古文，而誇張語體文，則猶其『內臺叫好』之故技與『苦心』耳。今姑置文言文與語體文之爭，而先

論桐城文之優劣。

桐城文之得名，始於方侍郎苞，姚鼐繼之而爲文益工，故有『天下之文其在桐城』之譽。方氏所謂古文義法之說，即文之意義與體制是也。方氏詔人爲文之要旨，厥爲『易語之』言有物，語有序』，物即義，序即法也。『物』與『義』固繫於人之學問見識，不可強求者，『序』與『法』則可討究而知，習練而能。今姑置意義之說。彼研討爲文之法，『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寧非爲文者所應有之事哉？曾文正之稱歸熙甫之文曰：『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桐城取法歸、方，其優點正在此耳。梅伯言述管異之語云：『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見。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可知桐城文所重者，捨意義外，厥爲體制之純潔。『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見之真，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夫如是，正爲文之極則，惡得以此爲桐城病哉？吾常以爲桐城文似法國文學。法人之爲文也，不爲浮誕誇張之語，不爲溢美溢惡之評。一字一句，銖兩恰稱，不踰其分。相傳佛羅貝爾（Flaubert）之教毛柏桑爲文也，嘗使之購麵包或他物，歸則令述其所見。若不稱意，則使之更往而視他物，終乃使之用原作之字之半數，以叙所有目見之物。故其文簡潔精到，真可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也。安諾德嘗謂英國文學如亞洲人之野蠻

富麗，雖以最大之散文家巴克（Burke）猶患此病，甚至以穢惡之字句入文，如謂盧騷『棄其與可憎之情人所生之子女』如『臭屍』或『洩便』之類是。而法人之文，則模擬雅典之文云。又謂英國之批評家與報紙，以黨派之精神，為極端之論調，絕不存區別等差之餘地。不求以理服人，但為無理之詆謾，至法人有『英國報紙之野蠻』之譏。凡此種種，英人之所短，正桐城文之所無；法人之所長，乃桐城文所獨擅，則桐城文惡可輕詆之哉？

反而觀胡君文學革命之主張，其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有一主張為『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要這麼說就這麼說』。驟觀之，似為『修辭立其誠』之意，細繹之則殊不然。蓋泛濫橫決，絕無制裁之謂也。『有什麼話說什麼話』，則將不問此話是否應說，是否應於此處說。『要這麼說就這麼說』，則將不問此話是否合理，是否稱題，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動人，是否堅確明辨可以服衆。意之所至，『臭屍』、『洩便』之辭，老嫗罵街之言，甚至僮夫走卒諍浪笑傲之語，無不可形諸筆墨。寧獨如亞洲人之野蠻富麗已哉？此所以胡君及其黨徒之攻擊與之持異議者，口吻務為輕薄，詆謾務為刻毒，甚且同黨反唇相稽，亦毒詈不留餘地，如易家鉞之罵陳獨秀是也。此種之革新運動，即使成功，亦無價值之可言。且見吾國風尚，有近於英人，而尚義法之桐城文，尤為今日對症之藥也。

至於文之意義，則繫於一代之學術思想。學術思想不發達，則文亦無所附麗。安諾德之評英國十九世紀初年之詩，以為雖有威至威斯、辜勒律己、克次、司各脫之天才，而成

就不大者，由於實質不充之故。至桐城文『通順清淡』、『無甚精采』，要爲思想缺乏之故。當方、姚之世，處開明專制政體之下，文網極密。一時治樸學者所殫思竭慮者，皆爲章句訓詁瑣細之學。且值承平日久，亦稀悲壯激越、震心蕩魄之事，足爲文之資料。其時海禁未開，東西文化未接觸，無從得外界之刺戟與觀摩。故雖文體精潔，而不免有空疏之病也。曾文正所以能使桐城派中興者，雖『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然亦時會使然。太平之亂，蔓延十餘省，綿亘十餘年，東南半壁全陷於賊。湘鄉以鄉勇起義，兵崛起湖南，轉戰千里，忠義之士風起雲從，可歌可泣之事，指不勝屈。爲文之資料既佳，無怪乎其文自能出人頭地也。故在今日而爲古文，其精采必遠出方、姚之上。嚴復、章士釗豈不得已以古文勉求應用哉？正以其能用古文之良好工具，以爲傳播新學術、新思想之用，斯有不朽之價值耳。且桐城文家之文，意義雖不宏富而新穎，然宗旨則極正大。姚姬傳復汪進士輝祖書云：『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吳南屏與楊性農書云：『竊惟古文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爲文之宗旨若此，又何譏焉？又如梅伯言答朱丹木書曰：『文章之事莫大於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習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

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不同者矣。其爲運會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之同以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文亦已陳矣。」則知桐城文家之胸次，非僅有狹義之「文以載道」觀念在。舉凡一代之政法、風俗、典章、文物，皆所以供吾文之驅使者，惟其主旨則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耳。爲文之道，略盡於斯。故苟桐城文於吾國思想界無大貢獻，要由於其時學術思想缺乏、陳舊之故，與文體無與焉。

或又以桐城文規矩謹嚴，少豪宕感激之氣，因以爲桐城文病。如胡君所謂「甘心做通順清淡的文章」是。實則此亦淺識之論。不學之徒，每易爲虛聲豪氣所震眩，上焉者則嗜韓愈、蘇軾之詩文，下焉者乃爲龔自珍、金和泛濫洋溢之外貌所歆動。但取其文筆之流利剽疾，不察其內蘊之何若。梁啓超、黃遵憲之享盛名者，亦此輩「費列斯頓」有以使之然也。至閒適淡靜之作，反視若平易無足觀，殊不知文有剛柔之別。馬可黎之犀利痛快固佳矣，藍姆之委婉曲折，未嘗不佳。姚姬傳復魯絮非書云：「自諸子以降，其爲文無有弗偏者。其得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嘆，邈乎其如有思，曠

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可謂兼知其長矣。歐陽修、曾鞏之文偏於柔者也，陶潛、韋應物之詩偏於柔者也。偏於剛者易見，偏於柔者難知。韓詩之佳者不在南山而在秋懷；蘇詩之佳者，不在少年馳驟之七古，而在東坡和陶諸詩。蓋閱世深，見道篤，精氣內斂，不逞才思，自然高妙也。桐城文家除三數人外，爲文多偏於柔，故外貌枯淡，不易炫人耳目。然『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此正其所長，不足爲病也。此正安諾德所謂雅典之文也。

吾所以不憚反復討論桐城文之優劣者，正以胡君此文之前題爲古文學無價值，而自詡其語體文也。今姑置文言文與語體文之優劣不論，就桐城文之本身立論，已可見其特具優點矣。嚴復、林紓之翻譯與夫章士釗之政論之所以有價值者，正能運用古文之方法以爲他種著述之用耳。嚴氏之文之佳處，在其殫思竭慮，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故其譯筆，信達雅三善具備。吾嘗取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與原文對觀，見其意無不達，句無剩義。其用心之苦，惟昔日六朝與唐譯經諸大師爲能及之。以不刊之文，譯不刊之書，不但其一人獨自擅場，要爲從事翻譯事業者永久之模範也。至林紓之譯小說，雖苦於不通西文，而助其譯事者，文學之造詣亦淺，至每每敝精費神以譯二三流之著作。然以古文譯長篇小說，實林氏爲之創，是在中國文學界中創一新體（genre）。其功之偉，遠非時下操觚者所能翹企。雖『能讀原書的，自然總覺得這種譯法不很滿意』，殊不知一種

名著，一經翻譯，未有不減損風味者。然翻譯之佳者，不殊創造。John Florio 之譯 Montaigne 文集，是其先例。『林譯的小說往往有他自己的風味』是即創造，而不僅『有點文學天才』而已也。故其書風行海內，不但供茶餘酒後之娛樂，且為文學之模範，非如『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譯的這部書，十年之中，祇銷了二十一冊』，至為使胡君輩『覺悟』之先例也。章士釗亦邃於古文，且精於名學。故能『使古文能曲折達繁複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剝的外國文法』。故其所為之政論，義理綿密，文辭暢達，遠在梁啟超報章文體之上。此亦能創 genre，而為後人所宜效法者。胡君顧而譏之，將謂為文不可謹嚴修飾而合於論理耶？至此種文章，有無效果，另為一事，與文體無涉。章士釗、黃遠庸之政論，不能『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當他們引戴雪，引白芝浩，引哈蒲浩，引蒲萊士，來討論中國的政治法律的問題的時候，梁士詒、楊度、孫毓筠們，早已把憲法踏在腳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裏』。今日胡君與其黨徒之社會改革白話文，又何嘗能『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當胡君輩引馬克思、薄魯東、克魯巴金、托爾斯泰、易卜生，以討論中國社會問題時，彼軍閥政客，寧不『把憲法踏在腳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裏』乎？當胡君輩高談極端之改革論時，彼百分之八十五不識字無政治常識之農民，尚日夜望真命主出世焉。章士釗『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綫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之言，究為中肯之論。其政論之無效果，實因人民（甚至智識階級）無政治思想之故，與其文體無與也。

章炳麟自是學者，其文以魏晉爲歸，然過事雕琢，令人難解。相傳某日公祭某人，章氏作祭文，藍公武誦之，至不能分句讀，一時傳爲笑談，則已過於炫博矣。其嘗唐宋崇魏晉，未必便爲不刊之論。惟「豫之以學」一語，頗爲一般淺學文人之棒喝。至其論詩頗多失當之語，其謂至唐「五言之勢又盡，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乃大謬不然之說。七言與律詩固光大於唐，然五言之勢未嘗異也。自宋至今，五言古體詩仍爲最佳之體裁，不能爲五言古詩而能名家者，殆未有也。其謂至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亦非至論。宋之後，元明清歷年六百餘，詩未嘗一日廢，名家且輩出。其吟詠情性，未嘗多在燕樂。詞雖盛於兩宋，然不能取詩而代之。上自北宋之梅歐，下至南渡與宋末之江湖四靈，其吟詠情性，未嘗不在詩。自始至終，詩仍保持其正統也。其論近代之詩亦未盡當。「睹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醫歌括」，此僅可舉以訾「考徵之士」。近來詩人雖喜宋體，除二三子外，古詩豈皆「多詰屈不可誦」，近體豈皆「與杯瓊讖辭相稱」耶？蓋章氏之學，純爲章句訓詁之學，於文學造詣殊淺。邇來在江蘇教育會講學，竟謂元稹之詩在杜甫之上，可見其文學判斷能力之高下矣。總而論之，章氏在近代五十年中，固爲一大學者，惟非文學家。故其作品不佳，而論文之說尤不足信。胡君以爲章氏之「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殆形質不分，稱其學遂稱其文耳。

至梁啓超之文，則純爲報章文字，幾不可語夫文學。其「筆鋒常帶情感」，雖爲其文有

魔力之原因，亦正其文根本之癥結。如安諾德之論英國批評家之文：『目的在感動血氣與官感，而不在感動精神與智慧。』故喜爲浮誇空疏、豪宕激越之語，以炫人之耳目，以取悅於一般不學無術之『費列斯頓』，其一時之風行以此，其在文學上無永久之價值亦以此。其文學之天才，近於陽剛一流，故不喜法度與剪裁。無怪乎自幼不喜桐城文，至以『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爲解放，則真管異之所謂『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故梁氏在文學上之地位，不過爲報章文字之先導。其能傳諸久遠者，尚在其研究學術之著作，而不在于其文也。

縱觀胡君所論五十年來古文之沿革，捨文言白話之爭外，尚互有得失。至於論詩，則愈見其文學造詣之淺薄。近五十年中以詩名家者不下十餘人，而胡君獨賞金和與黃遵憲，則以二家之詩淺顯易解，與其主張相近似故也。實則晚清詩家高出金、黃之上者不知凡幾，胡君不知，甚或竟未之見耳。即如太平之亂時，大詩家寧止王闓運與金和？王氏之詩以模擬爲目的，胡君嘗之，未嘗不是。近人李宣龔評鷺有清詩人，至列之於末座，可見人心有不期而同者。然即王氏之詩，尚有不可磨滅者在，如圓明園詞是也。與之同時而又交最密者，尚有湖口高心夔。其詩雖取法漢魏，然非如王氏之徒事模仿，其戛戛獨造處，遠在王氏之上。胡君乃不及之，殆不知天壤中尚有陶堂志微錄也。高心夔江西湖口人，與王闓運同爲肅順門客，肅順敗乃皆坐廢。粵寇難作，以家難起兵討賊，後舉進士，

攝吳縣令，以強項罷去，終老於家。其於古人詩好淵明，故自號陶堂。然爲人負奇氣，與淵明殊不類。其爲詩之法，亦迥異於淵明，「一字未愜或至十易」。然其詩奇氣橫溢，不因雕琢而傷氣。如其鄱陽翁云：

今我刺舟康郎曲，舟前老翁走且哭。蒙袂赤跣劍小男，問之與我涕相續。饒州城南舊姓子，出入輦人被華服。豈知醉飽有時盡，晚遭亂離日枵腹。往年縣官沈與李，倉卒教民執弓槊。長男二十視賊輕，兩官俱死死亦足。去年始見防東軍，三月築城廢耕牧。軍中夜驚晝又嘩，往往潛占山村宿。後來將軍畢金科，能奔虜卒如豕鹿。饒人亡歸再團練，中男白晷時十六。將軍馬號連錢驄，授兒搨剔芻首窟。此馬迎陣健如虎，將軍雷吼馬電逐。昨怒追風景德鎮，袒膊千人去不復。將軍無身有血食，馬後吾兒烏啄肉。命當戰死那望生，如此雄師惜摧沮。不然拒壁城東頭，辣手誰能拔五嶽。蜀黔騎士絕猛激，守戍胡令簡書促。郡人已無好肌膚，莫更相驚墮溪谷。此時老翁仰吞聲，舌捲入喉眼血墜。衣敝踵穿不自救，願客且念懷中嬰。烏乎誰知此翁痛，羸老無力操州兵。山雲莽莽燐四出，湖上黑波明素旌。大帥一肩繫百城，一將柱折東南傾。我入無家出憂國，對翁兀兀傷難平。筐飯勞翁勿涕零，窮途吾屬皆偷生。

此詩一字一淚，氣度格局，直逼杜工部之八哀，安得不謂爲『悲哀的或慷慨的好文學』，而貿然武斷以爲『東南各省受害最深，竟不曾有偉大深厚的文學產生出來』耶？高心夔之詩，寫景尤爲擅長，如匡廬山詩其最著者也。今舉冷泉亭一詩以爲例，他作將俟作專文以

論之。

倦旅辟州郭，所適盡安便。晞髮石澗午，白雲心□然。松花粉我巾，半熏清冷淵。陰壑上千磴，疏雨生空煙。樵擔鳥外歸，稚子樹下餐。鐘魚四山響，不離翠微間。孤僧坐未去，月高行飯猿。

如此之佳詩，抹煞勿道，則爲好惡拂人之性。若不之知，又何敢執筆以論五十年之文學乎？

當太平之亂時，尚有一詩人，其詩之品格亦在金和之上，而鄭孝胥以爲似鄭珍之巢經巢詩者，則長洲江湜弢叔是也。雖其詩止於同治二年，不在近五十年之內，然其精神與鄭珍之巢經巢詩，皆屬於同光以後一時代，而異乎嘉道之詩，爲論近代之詩所不可不知者也。其詩初學昌黎、山谷，繼則自命得爲詩之秘奧。所作橫恣踔厲，一瀉無餘，略似楊誠齋。胡君若知其詩，又將引以爲同調矣。在粵亂之時，其顛沛流離，轉徙浙閩，略似金和。然其人品與詩品皆在金和之上者，則骨不俗也。其誌哀各詩略似金和之痛定篇，而無其尖刻虛驕之病。而其靜修詩、感憶詩，至誠慘怛，天性獨厚，又純以白描法寫之。故爲鄭孝胥所激賞，而稱其可擬鄭珍也。茲錄靜修詩於後以概其餘。

昔陷杭城時，生死呼吸間。雨途走破踵，避賊投無門。尚記橫河□，古廟朱兩闌。半開得闖入，一僧寒鴟蹲。示以急艱狀，情迫詞云云。僧爲惻然涕，飯我開小軒。佛廬數椽外，寂寂惟荒園。是夜天正黑，

兩重燈窗昏。園中嘯新鬼，什佰啼煩冤。數聲獨雄厲，知是忠烈魂。昨收繆公屍，徧體叢刀痕。在官受其知，時又參其軍。悲來激肝肺，不忍身獨存。佛後有伏梁，可懸七尺身。是我畢命處，姓字題於紳。不虞僧早覺，怪我倉皇神。尾至見所爲，大呼仍怒噴。問有父母耶，胡爲忘其親？勿死以有待，乘隙冀脫奔。猶可脫而死，徒死冤難伸。百端開我懷，相守至朝暉。遂同匿三日，幸出城之圍。僧前我則後，徒步同勞辛。道聞杭州復，收悲稍歡欣。僧還我獨去，分手駕湖濱。我歸見親面，先將此事陳。我親便遙拜，感此僧之仁。曰汝一日生，是僧一日恩。他年莫忘報，屢誠詞諄諄。豈知不數月，蘇州隨陷淪。在逃哭慘訃，久阻歸築墳。親恩抱深痛，他恩何足論。在苒二年來，轉徙今到閩。又聞杭州破，餓死十萬民。我於萬民中，念此僧一人。憶昔於汝飯，見汝徹骨貧。安有圍城內，能繼饕與飧？早欲裹飯去，千里迷兵塵。昨宵忽夢見，破衲嗟懸鶉。疑汝未即死，竄身在荆榛。古人感一飯，重義如千鈞。況於兵火際，救死出險屯。何當遠尋汝，相挈同昏晨。終身與供養，如汝奉世尊。慘慘吳越天，擾擾盜賊群。此懷焉能果，負負心空捫。豈惟負汝德，並負親之言。作詩志悲痛，字向心中鏤。汝名曰靜修，杭人俗姓秦。書此俟有後，遞告子若孫。

其他如後哀六首，尤爲慘痛人骨。孟郊之後，殆鮮此作，誠悲哀文字之極則也。然即顛沛至此，仍不喪氣失志如金和而爲『寒極不差錢癖重』、『畏人常作廁中鼠』等下劣之語，此其人格、詩格高出金氏者也。其他之詩佳者亦多，尤以往來途次寫景即事之絕句爲佳。惜其中年之作過於直率，無巢經巢詩變幻不測之妙，亦鮮新意。故雖極欲擺脫嘉道詩人

習氣，而仍時落嘉道詩人之窠臼中耳。然其地位，要在金和之上也。

胡君於晚清詩人所推崇者爲鄭珍與金和。梁任公亦以二人並稱，而比金氏於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彌兒頓、嘎狄爾。吾不知二公之互相因襲歟？抑『英雄所見，大抵相同』歟？實則鄭、金之詩，不啻霄壤之別。鄭以蘇韓爲骨，元白爲面目，騰蹕縱送，不可方物，恰與金氏之泛濫橫決，不加剪裁者異趣。魚目混珠，惟淺識者方爲所欺耳。梁任公與胡君於詩所造甚淺，故不能爲此毫厘之辨。甚且主張元白之羅瘦公，亦引鄭子尹爲同調，而爲之翻刻詩集。甚矣乎知詩之不易也。鄭、金之優劣，余於評巢經巢詩、秋蟬吟館詩兩專文中，已論之綦詳，茲不更贅。所欲言者，則胡君所稱，正余所詆。胡君以金氏之詩『很像』是得力於儒林外史。夫以溫柔敦厚爲教之詩，乃得力於儒林外史，其品格之卑下可想矣。胡君以爲『有心人的嘲諷，不是笑罵，乃是痛哭。不是輕薄，乃是恨極無可如何』。吾以爲金氏之詩，豈但輕薄，直是刻毒。小雅之刺不如是也，杜甫之新樂府不如是也，白居易之諷刺詩不如是也，鄭珍之新樂府不如是也。所以者何？以其無哀矜慘怛之情也，以其悖溫柔敦厚之教也。

至光宣之世，以詩名世而不爲胡君所稱者，亦非少數。如張之洞、陳寶琛、陳三立、鄭孝胥、袁昶、梁鼎芬、劉光第、俞明震、趙熙、陳曾壽，皆不朽之作家。張之廣雅堂詩，俞之觚庵詩，余皆作有專文論之。至散原精舍詩、海藏樓詩之佳，自有公論，無庸爲之辯護。

獨胡君以爲鄭詩清切，爲陳所不及，又係徒觀表面，與認鄭子尹詩爲元白一流，同其謬誤者。鄭詩出於柳宗元、王安石，雖貌似清切，而骨實遒勁。雖喜用白描，爲之殊不易也。陳詩有骨有肉，似尚爲鄭所不及。嘗有一喻，鄭詩如長江上游，雖奔湍怪石，力可移山，然時有水清見底之病。至陳詩則如長江下游，煙波浩渺，一望無際，非管窺蠡酌，所能測其涯涘者。胡君乃深致不滿，可見其但知詩面，不知詩骨也。

至上舉數家，余尤欲論劉光第。近年來皆尚宋詩，爲他體者，多無足稱。獨劉氏之詩，其烹煉處，則得自大謝與柳州；其超忽瑰偉處，則似太白。於衆流之外，獨樹一幟，其境界高處，且爲時賢所不及。乃人鮮稱之，可見世人多以耳爲目，不辨美惡也。劉氏之詩以寫景爲上，其游峨眉諸詩，直未曾有。而所寫之景，莊嚴慘淡，確爲峨眉，而非東南諸山所能擬議。茲僅能略舉其一二爲例，其詳尚俟他日專論之也。其大坪云：

五嶽如冕旒，厥顛恒不頗。茲峰亦有然，表奇壯三峨。憑崖一以眺，碧嶂連城羅。高撫玉女岫，下壓金剛坡。舞火蹋陰焰，髮條陟陽柯。體直而性峻，攀阻嘆何多。道旁有遺衣，疑是虎跡過。風林響暗葉，切切如牙磨。脫險力已疲，賞勝氣翻和。山谷蒼雪練，松頂飛雨摩。初月掛西嶺，天山門揚蛾。何必彈鳴琴，池上睹仙娥。山阿或有人，安處尋薜蘿。惟當招雲下，聽余一高歌。

此種寫景之能力，雖阮大鍼猶當斂手。又如華嚴頂云：

聞說金剛臺外地，夜燈浮上獨茲峰。老猿抱子求僧飯，閒客看人打佛鐘。下界雲霞招杖屨，夕陽紅翠動杉松。風吹鐸語天中落，似惜塵凡去興濃。

峨眉奇秀神秘之狀，宛然目前，不假雕飾，數語即將讀者置之西川大嶽之頂，作者想像力之偉大可想矣。至其雜詩，則又李白古風之流亞，忠愛之忱，自然流露。後日所以殺身成仁之壯志，於此已見其端。則又非泛泛之詩人可得同日而語者矣。

陳曾壽亦後起詩人，視陳三立、鄭孝胥爲少。而其詩卓然大家，爲陳、鄭之後一人。陳衍序其詩，謂有『韓之豪，李之婉，王之邁，黃之嚴』。陳三立甚至謂『此世有仁先，遂使余與太夷之詩或皆不免爲僮父』。其推許有如此者，其詩之勝處非數語所能盡者，讀者自求於蒼虬閣詩存可也。

此外尚有鉛山胡朝梁，陳三立之弟子，本習海軍，中年始學詩。其詩頗似范當世，晚年之作尤佳，雖非大家，亦一名家也。茲略舉其歲暮雜詩數首，以況一斑。於此殊可見其閒淡自得之趣也。

黃犬汝何來，毋亦爲饑驅？瘦骨托饒吻，首尾纔尺餘。竈嫗鞭逐之，忍痛聲嗚嗚。無已聽其餓，餓不出庖厨。鄰家小花犬，短鼻氣象麤。遣僮抱送來，舉室爭迎呼。喜新益薄故，有食不得俱。黃犬當門臥，終日腹空虚。花犬飽食去，曾不少戀余。物情不可測，愛憎空紛如。

方春買鷄雞，千錢可十數。撲簌地上行，雄雌相奔赴。彼雄啼聲低，英氣固已具。無何毛羽豐，漸復壯音吐。時時有割烹，憇憇無恐怖。所餘猶四雌，入室煩兒驅。客來具鷄黍，忽乃代以鶩。臨食知爲給，頗用責僕嫗。曰有卵可探，窠必日再顧。主翁豈於此，而不加寵遇。聞言還自責，誠不知世務。雁以能鳴生，莊生得其趣。

證父未爲直，譽兒寧非恙？吾家之長男，要爲天所貶。一醉瀕九死，五歲稱佼壯。始能舉跬步，約略名物狀。毀齒誦書篇，十九能無忘。口受佞盧文，清婉烏弄吭。每做饜舍兒，出入雜歌唱。客來小垂手，既去巧相況。政賴慰眼前，時復加膝上。公卿亦等閒，愚魯殊不妨。兒其記吾言，吾不示兒誑。

丈夫愛少子，無乃甚婦人。人間更何物，奪此天倫親。阿華我嬌兒，墮地才三年。頑頑十倍兄，慧利亦過焉。騰騰氣食牛，汹汹力追鏡。生與北人習，吐語逼清唇。學得賣漿翁，高呼欺四鄰。終朝啼聲稀，有時聞怒嗔。背人偷書誦，往往絕其編。又□翻墨池，拭之以衣巾。一歲犯此數，戒律徒虛申。母復巧爲辭，謂可傳青氈。吾家無長物，相守惟一貧。守貧在守拙，早慧寧兒賢。

舉俗循漢臘，粗記甲子某。南街買果栗，北市沽魚酒。東家報禮先，西鄰投贈厚。織悉豐膏間，斟酌施與受。茲事政匪易，付託幸有婦。我但擁書坐，兀兀當窗牖。冷眼看僕嫗，奔湊恐失後。歡笑翻倍常，酒食恣飽取。苟活我正同，攘攘端爲口。

家常瑣事，寫來歷歷如繪，此正詩廬詩之能事，亦正宋詩之能事。淺識者見之，又將引爲

『我手寫我口』之同調矣。實則此種閒淡之辭，正由慘淡經營中得來。爲其得於慘淡經營，而不見經營之跡，斯爲文藝中之上乘耳。

總觀以上所舉諸家，可見五十年中以詩名家者甚衆，決不止如胡君所推之金和、黃遵憲二人。然胡君一概抹煞，非見之偏，即學之淺，或則見聞之隘故也。黃氏本邃於舊學，其才氣橫溢，語有足多者。然其創新體詩，實與其時之政治運動有關。蓋戊戌變法，實爲一種浪漫運動。張文襄學術一絕句自注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可見當時風氣，務以新奇相尚。康有爲孔子改制之說，譚嗣同之仁學，梁啓超時務報、新民叢報之論說，新民叢報派模仿龔定庵之詩，與黃遵憲之新體詩皆是也。黃之舊學根柢深，才氣亦大，故其新體詩之價值，遠在譚嗣同、梁啓超諸人上。然彼晚年，亦頗自悔，嘗語陳三立：『天假以年，必當斂才就範，更有進益也。』要之人境廬詩，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價值，惟是否有永久之價值，則尚屬疑問耳。

至於詞人，近五十年中亦多可傳者。除朱祖謀外，多不學夢窗。胡君乃以爲『這五十年的詞，都中了夢窗派的毒，很少有價值的』。何胡君敢於作無據之斷語也？

晚清詞學之盛，肇端予粵西，而以王鵬運爲魁率。朱祖謀、鄭文焯、況周儀、趙熙，皆聞風興起者。王、朱二氏校刻宋元人詞尤精粹，其爲詞也，音律韻味，一洗明清詞人之積習，而返於兩宋。朱祖謀之叙王氏之半塘定稿云：『君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別有不堪

者，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窮，其才未竟厥施，故鬱伊不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其骨格之高，可以想見。至其流別，則『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於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針芥』者，則豈『中夢窗毒』者？其詞高抗淒厲，有稼軒之豪放而無其粗率，無怪近三十年詞人，尊之爲泰山北斗也。如其念奴嬌·登陽臺山絕頂望明陵云：

登臨縱目，對川原繡錯，如接襟袖。指點十三陵樹影，天壽低迷如阜。一霎滄桑，四山風雨，王氣消沉久。濟生金粟，老松疑作龍吼。

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終古，滾滾邊牆走。野老也知人世換，尚說山靈呵守。平楚蒼涼，亂雲合沓，欲醉無多酒。出山回望，夕陽猶戀高岫。

其悲壯激越，雖稼軒復生，莫能相尚也。

與之同時，聲名相埒，而非由其所作成者，厥爲萍鄉文廷式。文之爲人豪宕不羈，其與戊戌變法之關係，盡人皆知，毋容贅述。其雲起軒詞，純出蘇辛，與王鵬運『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於清真』者異趣，則尤不可謂爲『中夢窗毒』也。其自叙云：『國朝諸家，頗能宏雅。邇來作者雖衆，然論韻遵律輒勝前人，而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非寤若囚拘者所可語也。』其自負亦甚矣。試一披卷，琳琅滿目，而其最爲大聲鏗鞳者，厥爲八聲甘州·送志伯愚侍郎赴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之任一闋。亟錄如下，以見一斑。

響驚颺越甲動邊聲，烽火徹甘泉。有六韜奇策，七擒將略，欲畫凌煙。一枕懜懜短夢，夢醒卻欣然。萬里安西道，坐嘯清邊。

策馬凍雲陰裏，譜胡笳一曲，淒斷哀絃。看居庸關外，依舊草連天。更回首淡煙喬木，問神州今日是何年？還堪慰，男兒四十，不算華顛。

此等聲裂金石之作，雖宗夢窗者，亦不能不首肯。雖蘇東坡之赤壁懷古、辛稼軒之京口北固亭懷古，亦不能過之也。胡君乃一筆抹煞，妄耶？輕率耶？從未寓目耶？

至鄭文焯之樵風樂府，則又與二家有異。其爲人孤介高峻，以蘭錡貴介，而僑隱吳下。其詞淡遠處似白石，沉著處似清真，亦不能謂之中夢窗毒也。茲錄其摸魚兒·金山留雲亭餞仲復撫部一詞以茲比較，即可見其異乎胡君之言矣。

渺吳天覓愁無地，江山如此誰醒。亂雲空逐鷺濤去，人共一亭幽靜。斜月耿。怕重見青尊，中有滄桑影。吟魂自警。對潮打孤城，煙生壞塔，笛語夜淒哽。

招提境。還作東門帳飲。中流同是漂梗。當年擊楫英雄老，輪與過江漁艇。愁暗省。換滿目胡沙，蠻氣連天迥。苔茵坐冷。任怪石能言，荒波變酒，莫更賦離景。

近代詞家之學夢窗者，厥惟朱祖謀。然彊邨詞適得夢窗之長，而無夢窗七寶樓臺拆下不成片斷之病。其風骨之道上，清詞中當推巨擘。友人王易嘗謂有清一代之詞人，前有一

朱，後有一朱。前朱爲竹垞，後朱即彊邨，非過譽也。惟耳食者聞其學夢窗，或便謂其中夢窗毒耳。余另有文論之，茲不更舉。詞家後起而超越前人者，復有趙熙，余亦有專論。其詞脫胎白石，而靈芬孤秀，甚且過之，允稱爲三百年來作者。蜀人士從之游者，咸能得其仿佛，寢爲西川詞宗矣。

總觀清末四十年詩詞之盛，遠邁前代，不惟爲嘉道時代所不及，且在清初諸名家之上。胡君獨取金、黃二家，誠有張茂先我所不解者矣。

至文言、白話之爭，爲胡君學說之根本立足點。其理由之不充足，余已屢屢論之，本無庸更爲斷斷之辯。然胡君此文，仍本其『內臺叫好』之手段，爲強詞奪理之宣傳，不得不更爲剴切詳明之最後論斷。文學之死活本不繫於文字之體裁，亦不繫於應用之範圍。彼希臘、羅馬荷馬、蘇封克里、柏拉圖、西賽羅諸賢之著作，寧以其文字之滅亡，遂變爲死文學耶？胡君動輒引但丁以塔司干方言創造意大利新文學、喬塞以英國方言創英國新文學爲先例，以爲吾國亦須以現代流行之方言，爲文學之媒介。抑知其歷史何如乎？第一須知歐洲各國文字認聲，中國文字認形。認聲之文字，必因語言之推遷而嬗變；認形之文字，則雖語言逐漸變易，而字體可以不變。故如『明』字古音讀如 *miang*，現時京音讀如 *ming*，南昌讀如 *miang*，江南一帶讀如 *min*，而『明』字之形初不變易也。吾國文法又極簡單，無歐洲文法種種不自然之規律，因而亦少文法上之變遷。故吾國文字不若歐洲各

國文字之易於變易，故宋元人之著作，吾人讀之，不異時人之文章。而英國喬塞之詩，已非淺學之英人所能讀矣。再則希臘拉丁文之滅亡，純由於政治之影響，與民族之混淆，致使其語言文字益加駁雜而變易愈大。今試論羅馬語系各種語言文字造成之順序。先是順自然之趨勢，拉丁語言亦分雅俗兩種。較雅之拉丁，則文人學士、達官貴人言之。較俗之拉丁，則屠沽駟儉、販夫走卒言之。羅馬人之在法蘭西、西班牙諸地屯駐者，多為服兵役之中下社會，其所說者多為俗拉丁語（Vulgar Latin），加之諸邦之土人學拉丁語不能畢肖，每雜以土語，故日久乃由俗拉丁而變為新拉丁（Neo-Latin），即法蘭西語、西班牙語是也。就意大利一方面言之，在五世紀之末，北方日耳曼民族崛起，羅馬王綱解紐，異族人主其國。雖不乏抱殘守闕之士，然大部分文化日就凋落。彼抱殘守闕之士，又復僅知因襲，不能創造，故文學極為不振。而法、德、西班牙諸邦，反以其語言新立，素無古代遺留之文學，而從事於創造。意大利詩人競因之倣法法國，取法語或蒲羅文索方言（Provençal）為詩。在十三世紀之先，無用意大利語之著述，至十三世紀之下半期，但丁始起而用塔司干方言作其不朽之名作。於此須知但丁之用塔司干方言為詩，與胡君之創白話文有根本不同者三：（一）歐洲語言，易於變遷，而文字隨語言而變遷。故其六七百年間拉丁語之變為意大利語，較吾國同等期間語言文字之變遷為大。（二）意大利為異族所征服，羅馬文化滅亡，其時復為黑暗時代。教皇教會之勢力彌漫全歐，學術文章，日就衰落。羅

馬文化之精神與意大利人民已生隔膜。(三)意大利之詩人，競用異國語言，或不通行而駁雜不純之方言爲詩，故但丁不得不擇一較佳、較純潔、較近於古拉丁語之方言作詩。佛羅倫斯城在當時以文物稱盛，爲塔司干尼諸城之冠，加以佛羅倫斯方言爲最純潔最近古拉丁者，故但丁擇用之也。但丁曾用拉丁文作一書，名爲 *De Vulgari Eloquentia*，爲一論作詩之原理之書。其用拉丁文作此書，實大可注意之事。若以爲但丁爲主張以俗語作文者，則何以用拉丁文作此書與 *De Monarchia* 諸書乎？蓋但丁以爲作哲學科學之文，則以拉丁爲佳；而以之作詩，或不能畢達中心之情意，故以流行之語爲佳。然流行之語亦有高下之別，但丁乃欲覓一最通行最純潔之語爲作詩之媒介。此種語，但丁謂之 *vulgare illustre*。故彼亟稱卡瓦甘地 (*Guido Cavalcanti*)、紀安尼 (*Lapo Gianni*) 諸人之詩，蓋以其用『高潔之俗語』作詩。其他詩人作品雖佳，終不免有儉俗氣也。但丁徧察意大利諸方言，即佛羅倫斯方言亦在其內，無有可稱爲高潔之俗語者。但丁復將俗語分爲上中下三種 (*Opimum*、*Medioere*、*Humile vulgare*)，又分詩體爲莊重、詼諧、哀挽三種 (*tragic*、*comic*、*elegiac*)，而謂作莊重詩宜用上等俗語，作詼諧詩用中下等俗語，作哀挽詩用下等俗語。上等俗語即『高潔俗語』也。佛羅倫斯方言，不得謂爲高潔俗語，然但丁用之者，則以其所作之詩爲詼諧詩 (神曲本名 *Commedia*，後人始冠以 *Divina* 一字) 故。吾知但丁必不以佛羅倫斯方言作莊重詩也。夫佛羅倫斯方言最純潔而極近似古拉丁文者，但丁尚以爲不足作

莊重詩，而其作文仍用拉丁文，則胡君不能引但丁爲其黨徒明矣。且文重理智，詩重感情，重感情則不妨引用俗語，此詩中用俗語較多之故，在歐洲諸國爲然，在吾國亦莫不然。小說亦以動感情爲要，故多用俗語。正不得以中國、歐美諸國之詩與小說多用俗語，便謂一切文體皆宜用俗語也。

至於喬塞之於英國文學，則與但丁微有不同，與中國情形尤異。盎格羅撒克遜本爲野蠻之民族，初無文學之可言。至十一世紀中，諾曼人征服英國之後，朝廷貴族學校教會以及文學所用者，皆爲諾曼、法蘭西語，盎格羅撒克遜語則普通人民所說者。初征服之五十年，無有用英語爲文者。詩與散文，皆以諾曼、法蘭西語爲之。自後諾曼人漸與其大陸上祖國絕，而與土著同化。至十三世紀之末，漸成近日英語所自出之各種方言。喬塞與衛克立夫（Wycliffe）出，乃用之以作詩文，英語於是以立。是蓋草創文學之人，與但丁之以由拉丁遞嬗之佛羅倫斯方言爲詩者異，與在有數千年不斷之文學中，而特創白話文之諸公尤異也。

關於文言白話之爭，最足與吾人以教訓者，厥爲近代之希臘文學。希臘文學之有一偉大歷史，與吾國同。其與之異者，則爲久受異族之羈勒，文學銷沉已久，非若吾國有數千年不斷之優美文學耳。在十九世紀初年，希臘國中忽生一文藝復興運動，終乃引起促成希臘之獨立。其時大語言學家高雷士（Adamantios Coraes）抱極大之愛國熱誠，在其各

古作者著作之前所作之序文中，時時喚醒國人重視其國故之光榮，同時造成近日希臘通行之文言文。至今希臘有兩種文，一即文言文，一即白話文，二者之差別極大。習希臘古文之學者，不難讀今日希臘之文言文，而絕不能讀其白話文也。近代文言文之興，由於希臘獨立之時，國民皆有愛國之狂熱，故作文咸以古時作者為模範。而其古文之優美，使其遠於國學之作者，於不知不覺中，襲用其形式與辭句。至今則文言文沿用已至五十年之久，學校、大學、議會、行政機關與教會，皆用此種文體矣。此種文體之成立，實為高雷士之功。先是在十九世紀初年，希臘本有一種文學的方言，半雜俗語，半為古希臘語。高雷士乃取之為根據，汰去其外國語分子，保存其古代殘餘，由古代辭典中取出適當之字，或按希臘語法構造新字，以增加其字數，遂造成今日之通行文言文。今日之散文著作，幾全為用此種文體作之者，即小說亦用文言文焉。至白話文則惟詩人用之。然在君士但丁與雅典，先後亦有兩派詩人以文言文作詩也。

至吾國之文字，以認形故，不易隨語言之推遷而嬗變。雖國家數為異族所征服，然吾國之語言，屬單音之中國語系，與人主中國之民族之多音系語言大異。且雖偶用其字與辭，必以認形之字譯其音，如巴圖魯、戈什哈之類。故文字語言不受外族之影響，雖以佛學之輸入，印度文化影響吾人之思想極大，且使我國文字語言增加無數之名詞，如菩薩、羅漢、和尚、比丘、涅槃、圓寂之類，然不能使吾國文字之形狀與文法有所改變，彼人主

與雜居之民族，但有捨棄其語言文字以同化於吾國。故吾國能保存數千年來文學上不斷之習慣與體裁，直至於今日。不但非在英、德、法諸國希臘拉丁古文與其本國文並列者之比，甚且非意大利文與古拉丁文之比也。質言之，中國文言與白話之別非古今之別，而雅俗之別也。夫雅俗之辯，何國文字蔑有？希臘文勿論矣，即在英、法、德諸國，文人學士之文章，豈販夫走卒之口語可比耶？就英文而論，即以伊略脫（George Eliot）、白朗特（Charlotte Bronte）之小說，除談話外，其敘述描寫之文，已非不學之駟儉所能解。至麥雷迪士（George Meredith）之小說更無論矣。藍姆之文，雖以娓娓動人者，然亦非有學問者不能解也。若約翰生之文則尤甚焉。即強謂歐洲諸國文與語極近，然何以解於希臘之近代文學？胡君謂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何以解於新希臘如林之作者？彼新希臘小說家畢克拉士（D. Bikelas）非馳名當世，其短篇小說甚且傳譯多國耶？彼新希臘初年之文言詩，豈盡無價值耶？胡君謂『中國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經成了一種死文字』，又謂『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則司馬遷之史記、杜甫之詩皆死文學？夫史記與杜詩，爲吾國文學最高之產品，乃謂之死文學，無論不能取信於人，又豈由衷之言哉？

總而觀之，胡君死活文學之說毫無充分之理由。苟必欲創爲一種白話文體，如詩外有詞，詞外有曲，各行其是亦未嘗不可。若徒以似是而非之死活文學之學說以欺罔世人，自命爲正統，無論未必即能達其統一思想界之野心，即使舉國盲從，亦未必能持久。五六

年之風行，何足爲永久成功之表徵？何況白話文已有就衰之象耶？（如近日出版物中頗有昔日主張白話文者乃改用文言文，甚至胡君之高弟能白話亦作文言詩是也。）且一種運動之成敗，除作宣傳文字外，尚須有出類拔萃之著作以代表之，斯能號召青年，使立於其旗幟之下。故雖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之末流，不愜於人心，然易卜生、毛柏桑、士敦堡格、陀斯妥夫斯基諸人，尚爲大藝術家也。至吾國文學革命運動，雖爲時甚暫，然從未產生一種出類拔萃之作品。此無他，無歐洲諸國歷代相傳文學之風尚，無醞釀創造新文學之環境，復無適當之文學技術上訓練，強欲倣他人之顰，取他人之某種主義，生吞而活剝之，無怪其無所成就也，又豈獨無優美之長篇小說已哉？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若以此爲歸宿，則難乎其爲中國之文學已。

（原載學衡第十八期，一九二三年）

評陳仁先蒼虬閣詩存

近人多宗宋詩，每鄙漢魏爲剿襲，唐音爲空疏，而尤耻言溫李。雖自有至理，然亦多狃於風尚，但知作片面語也。嘗以爲真得漢魏之秘奧者，造語必精煉，布局必嚴密，命意必含蓄。而獲三唐之玄珠者，色澤必敷腴，聲音必鏗豁，辭意必委婉。溫李一派，實上接風騷，得靈均正則美人芳草之遺意。雖不必躬自爲之，要不可不知其所長也。嘗讀晚清之詩，能自立於宋體之外者，宗漢魏殆莫過於劉裴村之介白堂詩，宗三唐者則首推張文襄之廣雅堂詩。而近人陳仁先曾壽之蒼虬閣詩，學黃、陳而不爲黃、陳，門戶所限者，則以早年得力於漢魏與義山也。其詩嚴密不下柳河東而無晦澀之病，處境極逆而出語淒婉，略無劍拔弩張之氣，無怪陳散原先生推重之也。近人爲宋詩者，誰復爲游仙、落花諸題？不謂宗後山如蒼虬閣者乃優爲之。則持門戶之見者，大可爽然有悟矣。

蒼虬閣詩大體以謹嚴勝，恰與其人狷介之胸次合。其詠菊花有云：『相賞必至精，愛極反成狷。落落隱逸圖，凜凜獨行傳。』正自爲寫照，亦即爲其詩寫照也。故雖能爲大篇，雅擅七言古詩，非孟郊、李賀之但能以短兵相接取勝者，然究異於太白、東坡之矯健，子美、遺山之沉雄也。蓋雖不過於雕鑿傷氣，而精心結構之跡自在。其自謂拾後山之餘，此其所以爲後山歟？蒼虬閣詩最工於寫景，然不僅刻畫山水，要多獨往獨來超然物表之

概。其初爲漢魏時之作，集中已不存，乙巳以後已多此類佳作。如天寧寺聽松云：『斜陽布滿地，雷雨忽在顛。仰看四沓寥，聲出雙松間。屬耳條已遠，飛度萬壑泉。』落落孤直胸，迴蕩生高寒。提挈四天下，度人太古年。』如秋日同李伯虞、左笏卿、周沈觀丈訪菊，太清觀不得，遂至龍泉寺，歸過酒樓小飲，周丈有詩次韻云：『歷歷鐘梵音，諸天度鳳鸞。地清坐忘暝，茶歇神初完。妙境如追逋，瞬瞥跡已殘。』如次韻治薌觀落日詩云：『勝跡憶焦山，拾級絕巖止。明霞開鏡奩，秋漱桃花水。樓臺擁煙鬢，金碧射眸子。天人紗縠裳，舒捲一千里。』又云：『聞君觀落日，立馬井闌止。獨見天下脊，俯視衣帶水。一綫走金蛇，絕倒龍門子。天風一徘徊，迴蕩九萬里。纈眼射寒光，太古雪不圯。雲幻三兩峰，全晉作旖旎。禹力不到處，金輪下無底。』皆不特描繪之工，其胸次之超越，自高人一等也。其將至金陵視散原先生，車過鎮江，觀落日作云：『金焦於我豈有私，每過常逢夕陽好。夢中留庵曾獨往，欲說生前仍縹緲。貪看落照一孤僧，片念微差墮塵擾。流浪多生無畔岸，偶對江山愁皎皎。』轉輪之說，殆有徵耶？要其間雲野鶴之襟懷，極似修持有數之僧祇也。

此後如大雨後同石欽雲林寺云：『陰崖陡起萬佛撐，樹不識春何代青？下漏日色變幽燄，徹晶噴雪寒目睛。徑深憩亭俯澄泓，上方潛洄下震驚。偶與石門波瀾成，本來淵默非不平。』夜過鎮江云：『煙樹微茫了非夢，魚龍浩渺喧仍寂。羌無陳跡影興亡，祇有

空明出寒碧。』湖上雜詩云：『陰湖晚逾白，浮嵐斂純青。寒雲泄莽蕩，大嶽垂真形。』又云：『雪淨高下峰，幾點巖腹綠。心知有佳處，禪栖託修竹。永慚枯定僧，片偈了幽獨。飯餘更何事，洗鉢對寒玉。』又云：『咫尺驚藏山，不風成斷渡。擁雪聞鷄鳴，高梅見真度。侵窗玉虬肥，隔帳明寒寤。飄花本無心，而與妙香住。』三月二十一日雨中奉母游七里瀧云：『天然大青綠，畫稿芟荒寒。我來春雨中，白雲正未間。連環鎖碧流，上扃白玉關。濛濛入甕底，舟外無人寰。』兩宿昭明寺賦呈同人云：『晚投下院鴉噪林，晨躡層峰蟻旋磨。蕩胸雲海空復空，夾道曾無松一個。出沒騰拿影飄忽，作鱗之而一瞥過。』鐘聲喚客到寺門，淨竹交加不敢唾。插天殿角時有無，敷榻虛堂挾雲臥。』皆自然高秀，瑩潔絕塵。而雲林寺一詩，尤矯健新穎，直可頡頏鄭子尹。予猶愛其南湖晦夜寄懷散原先生云：『濕螢亂開闔，山影霾半湖。唵喁間格磔，雜沓喧荷蒲。宵沉潛蟄作，萬竅爭號呼。長飆忽飄捲，颯若幽靈趨。』寫湖上夜景聲色逼肖，為前人所未道。而湖齋坐雨一律云：『隱几青山時有無，捲簾終日對跳珠。瀑聲穿竹到深枕，雨氣逼花香半湖。剝啄惟應書遠至，宮商不斷鳥相呼。欲傳歸客沉冥意，寫寄南堂水墨圖。』意境蕭適，語氣渾成，直可高視百代。即此一詩已足名世，況衆美咸備耶？

蒼虬閣詩寫景之外，更長於詠物，而最善於詠松菊。蓋不獨詠松菊，惟以松菊之性清高，作者舉其胸中一往遺世獨立、姑射冰雪之懷，一寄之於松菊。而其詠松菊之詩，始非

一般以雕鏤肝腎爲能事者所能夢見。嘗觀少陵詩，最喜詠馬，無一篇非超群絕倫者。以蘇黃之技，擬之尚落第二乘，碌碌餘子，自無論矣。嘗謂少陵詩中之馬，豈真鬣鬣蹄鐵，長賴健足，爲吾人日常所見之獸哉？甚且非大宛汗血，穆王八駿所可比擬，直支道林心目中之神駿耳，筆之能補造化如此。蒼虬閣詩之詠松菊，亦仿佛似之焉。如題梅道人畫松云：『四松鱗爪互隱見，蒼針不動風泠泠。倒盤老藤掛日月，苔厚如鐵鴻濛青。千巖萬壑氣奔赴，空際負運愁六丁。龍蛇起蟄破戶牖，雷雨在戶無由扃。雲開六合忽清朗，捲藏深密海人瓶。』戒壇臥龍松歌云：『一松據臺獨下垂，橫出十丈猶矍踞。健鵬探爪風在下，渴蛟飲澗鱗之而。縋幽欲引陰蟄出，承欬力負蒼崖危。萬鈞壓空不危殆，反走潛根疑過倍。凍雨洗幹未濡足，眼底渾河犯高墀。』蒼勁之氣，森然目前，殆真能知松者。種菊同茗雪治薌作云：『春花態多方，維菊實兼之。吐納九秋霜，變化絕思惟。衣白與衣黃，灑落天人姿。人道初洗紅，連娟青蛾眉。繽紛天女花，微笑難通辭。亦現莊嚴身，獅象千威儀。』又云：『冬嚴入秋花，清絕不可雙。坐覺蕭寥心，斂定還在腔。』又云：『豈關護養殊，盡性爲奇節。』感懷寄答散叟石欽云：『世事雖謬悠，花理固長定。飄風極控搏，獨立渠有命。淡回遺世妍，靜益寒妝靚。』洗心閣中菊花開時石欽來住一月將別爲詩四首云：『秋魂攝縹緲，凝魄爲幽芳。隱然墮孤月，破此寒畦荒。』又云：『三春復一葉，九秋蘊一葩。陶醉有時醒，屈飢豈無涯。秋心忽蕩漾，跨鳳仙如麻。一笑睇靈修，玉宇明朝霞。願

爲廣長舌，偏向人天誇。」又云：「相賞必至精，愛極反成狷。落落隱逸圖，凜凜獨行傳。」爲菊別立身分，語意且時越屈子、陶公之範圍，蓋真知菊、真愛菊、真能以性情身世與菊相喻者。遂使蒼虬閣中之菊，遠異於貴家與花市中爭奇鬥異之品，而爲陳仁先心目中獨具之菊，他詩人且不得與。甚矣乎筆底之有化工也。其他詠物詩亦多勝境，如崇效寺看牡丹云：「初香未分蜂，正色持窈窕。睡足出嚴妝，午韻不如曉。」劉園朱棣老梅下共醉云：「誰施一院霞，繽紛如異夢。清淨自成妍，遲暮一笑共。」皆能吐棄凡近，語不猶人也。

然此猶才人耳。至其立身之大節，則多在他詩中見之。仁先家承閩閩，早歲登甲科爲部郎。其關心於家國之休戚，自異於流輩。目睹清室政令之弛，黨爭之烈，黍離麥秀之憂，刻刻在念，故不覺語重心長。陳石遺以爲：「處境極順，而五七言詩時有黯然之意。群怨哀樂，風騷之感本同，而玉溪、臨川、山谷所誦法者又然。」殆非知仁先者之言。蓋言爲心聲，豈容貌襲？鬱乎中斯發乎外耳。如夢強甫云：「語不分明宗國事，意何悽愴百年哀。」辛亥八月十一日生日感賦云：「四海驚塵多難日，百年清夜獨醒時。」蓋在禍機未發之先，漆室之憂，已自不能已於言。至壬子詠懷詩，則盡情傾吐之矣，如：「願君勿縑絲，絲膠固難解。質滅會有時，性結終不改。」落花云：「巾因奉佛餘心結，衣爲留仙有皺裾。」乃息壤之言，與朱彊邨詞句「翦不斷連環春緒疊，是當日帶鴛親結」語意正同。

蓋既委贄爲臣，自當生死以之。君臣之誼，亦猶夫婦、朋友。若秦越相視，寧有人紀之可言？矧君國一體，國俗有然。共和陳義雖高，奈自束髮受書以來，未之前聞，則亦有我行我素耳。燕居之暇，臧否人物，每曲爲故老諒者，正以此也。况革政之機未熟，共和之成立，全由於袁氏之覬覦大位，禍機一開，今茲未已，固爲有心人所同恫乎？

讀蒼虬閣詩，每覺作者雖怯於進取，不屑屑於甘利祿樂高職，然任天下之志甚勇。其人仕也，自有偉抱，頗有異於俞觚庵所謂『人以官爲家，遂以官立國』，『我與世同化，所學豈殊轍』者。故於勝國之覆，倍覺慘酷。如潼山村宿云：『曾無一溉蘇窮壤，欲乞九河湔涕痕。胞與斯民原妄念，予遺末世自繁冤。』如南湖晦夜寄懷散原先生云：『初年耿志事，千仞瘞冰雪。漫作徐泗游，愴恍對溝瘠。未能六鑿通，那救枯魚泣？所學失平生，銜髓餘慘戚。』皆大有抱負之言。迨清社已屋，壯志不申，乃不惜引爲己責。如乙卯四月歸里謁祖墓云：『堂堂陳氏小王臘，可鑒餘生負國哀。』聞日本乃木大將殉日皇事感賦云：『亡國孤累驚破柱，傷心無面贊堂堂。』可見其勇於自負也。國變之後，雖流寓滬上，然非甘以遺黎終老，而時抱興復之志。如游焦山詩云：『平生歸山真實意，到此惘惘仍難甘。飢愁恐怖業未盡，暫來旋去吾何慚。』視以栖息山林爲口實者，自勝一籌矣。故丁巳復辟之役，不惜輕於一試，豈真艷羨高官職耶？『一往清狂曾不悔，百年惆悵與誰同』，『早識漏因償漏果，豈知深色換深愁』，『香色有情甘住著，虛空無盡極思量』，知其不可而爲之，

但求盡其在我者而已。『酬恩敢替先臣澤，負國常存未死哀』，『滔天終有還清日，誓水難酬未死身』，要不外『一往磴磴媚奧心』耳。彼於黍離麥秀之感，但以詠嘆出之者，豈得與之同日而語哉？散原先生序其詩自謂：『與鄭太夷所得詩，激急抗烈，指斥無留遺，仁先悲憤與之同。乃中極沉鬱而淡遠溫邃，自掩其跡。』要亦就其大體言之。如『滔天非一族，吾道其云孤。心傷有難言，所痛讎所愉。覆車一邱貉，恢恢信非疏。此輩亦何恤，懺懺悲同魚。』如同石欽謁禹陵登會稽山頂云：『天翻六載祀典廢，滅德斲本虛報崇。累臣私叩凜僭褻，敢以孤憤伸皇穹。帝光天下塞魑魅，鑄鼎刻畫今難窮。幽無鬼神明無禮，禍烈洛水神其恫。』如過馬廠云：『徒快恩仇淺者爲，自甘獍醢亦堪悲。重來馬廠回車地，何處刑天第八師。』則亦不得謂爲不激急。復辟一役，功罪自是難言，而自仁先目中觀之，要不得不謂第八師爲刑天。此等口吻，正合仁先身分，固不嫌其激急也。

有一公案可與蒼虬閣詩互相發明者，則爲戊戌政變。晚清名流，鮮不與戊戌之役，至少亦與之同情，故皆不直那拉后。如鄭太夷五十三歲生日放言有云：『宗周何赫赫，竟爲褒姒滅。隼獺實驅之，魚雀彼何別。』如趙堯生題康南海與雪庵絕筆詞句云：『不是金輪，更誰纖手送唐家。』皆肆意詆諆，然要爲局中人之言，未得便爲公論。嘗綜觀清季二十年政潮之起伏，竊以爲清室之亡，實肇端於甲午；而甲午之敗，則由於黨爭，與北宋黨禍傾軋，直至召靖康之禍略同。其時朝官可分南北兩黨，亦可分帝后兩黨。北黨以李高陽

爲魁，張文襄、張幼樵輩屬之。南黨以翁常熟爲魁，盛伯熙、文道希、張季直輩屬之。又可分爲帝黨與后黨，北黨后黨也，南黨帝黨也。李文忠則雖爲南人而爲后黨。甲午之役，李文忠自知不能勝日本，極不主戰，南黨乃肆意攻擊之。德宗之生父醇親王檢閱海軍，爲其外觀所歆動，遂堅主戰。戰釁開而失地納幣，遂蒙大辱，於是有識之士，乃侈言維新。實則卓識如曾文正、李文忠，早已知舊制之不可久留，而有派遣留學，設製造局、譯書局，用新法練兵諸要政，不過當時一般朝士尚夢夢耳。速康長素公車上書，立強學會，維新之聲，乃甚囂塵上。翁常熟遂陰爲主持以樹黨援。實則其時維新黨人知識極爲固陋，購地球儀一具，顯微鏡一架，譯書局所出書若干種，日以空文著論，出一種類似報紙之物，便自命爲嶄新人物矣。至梁任公之辦時務報，立時務學堂，乃極力創革命之說。其輕舉妄動，何下於辛亥黨人與今日之革新家乎？故謂戊戌變法成，必有利於清室末造者，殆亦過當之論也。至康南海驟然得君，不知沉幾觀變、徐圖更張，務爲操切，后黨罷斥幾盡，大權盡入小軍機之手，甚且進而薦用袁世凱圍頤和園之議。夫以手戡肅順、端華逆謀之西太后，寧甘坐廢於三數新進小臣之手？其捕戮六君子，幽囚德宗，固其所耳，而新法之根株以絕。因其反動之力，庚子之禍以肇，有庚子斯有辛亥，而清社以屋。故清室之亡實由於戊戌黨人之操切，而追原禍始，則由於南北帝后兩黨之爭權也。當王荊公之行新法也，宋神宗之英斷，遠非清德宗所能比擬。且親政已久，上無剛毅強鷙之太后爲之掣肘。然新制

一頌，異論蜂起，賢如司馬光、富弼、蘇軾輩，咸力沮其議。卒釀成累代之黨禍，而北宋以亡。蓋創始非易事也，曩使戊戌黨人知世事之艱難，勿務爲過當之舉動，徐圖更張，則十載之後，新政或能井井有緒，清室或可不亡，吾儕亦受其賜。故以清室之亡全歸罪於西太后者，過當之論也。仁先年少，不及與戊戌之役，故中無所蔽，而言亦較平允，彼但云『母子一念忍，機發傾天維』而已。其游仙詩雖極閔德宗之幽囚，尚未若鄭太夷徑云『蟆腸坐憤妖吞月』也。庚子之後，西太后亦知新政在所必行，故廢科舉、興學校、設工廠、修鐵路、練新軍、百政具舉。曩使西太后、張文襄尚存，無宣統年間親貴弄權之局，清室或尚可不亡也。又或無袁世凱之機巧變詐，覬覦大位，清室亦或可不亡也。而亡清室之主因，尚在戊戌黨人之自償其事。蒼虬閣詩云：『早取新法新，晚同迂叟迂。』清末勝流，每每如此，固由於目睹世風之日下，又安知非悔昔日與戊戌之事也。

仁先固善於幽憂者。辛亥以後無論矣，如四月十五日崇效寺看牡丹和李猛庵詩，則尚在辛亥以前，而語意悽悲入骨。詩云：『不惜便歸去，輕與來歲期。昔年當花時，踴躍猶悔遲。花開到花落，憔悴傷春詞。如今異哀樂，開謝了不疑。未見怯爛漫，既見去若遺。隨緣徇物我，過眼酬芳姿。人笑看花勤，痼慵中心脾。此寺曾幾來，歲歲改情思。思之還沮落，亦不知何悲。』三十餘人，身處順境，而作如此拆後壁語，無怪陳石遺之詫怪，可謂哀樂過人矣。然其理境之深，亦因而高人一等，利根人固易於得頓悟也。其他如辛亥

八月十一日生日感賦云：『事與生來知未了，吾先我喪欲何存。』三臺山山居雜詩云：『人生實苦相，種種含悽酸。尋常暗飲刃，不在血流通。受者徇一瞑，見者猶纏牽。一端偶接觸，萬象疚當前。反觀儻自覺，不暇人悲憐。』蔡甸上關師墓云：『聲吞注海經天淚，立盡蕭風淡日晨。難答生成何敢死，暫稽蛻委已無身。』皆過於哀颯。孟東野歎？陳後山歎？宋玉之悲秋歎？庾信之哀江南歎？若無其他發揚之作，屬雜其間，殆不能卒讀也。

蒼虬閣詩捨五言律不多作外，五七言古詩與七言律詩，皆能擅場。就中尤以七言古詩爲勝。雖騰踔變化，不能比鄭子尹，然精嚴之中，潛氣內轉，無空疏、懈弛、遲頓、晦澀之病，尤無時人湊雜趁韻之弊。以學後山而能有此，殊不易也。前已言及者，如題梅道人畫松、戒壇臥龍松歌，五月十三日同恪士壽丞散原瘦唐同武游焦山、夜過鎮江、大雨後同石欽至雲林寺、將至金陵視散原先生車過鎮江觀落日作、九月十九日同石欽謁禹陵登會稽山頂、雨宿昭明寺賦呈同人諸什，皆極佳之作。此外如游戒壇寺云：『恭瞻天下第一壇，收納萬象如朝宗。智名勇功無堅固，獨以戒力擔無窮。一心直貫無量劫，我來讚嘆如螟蠓。』徐園看菊已殘萎矣同莘老作云：『與君遲來敢傷暮，要知劫外叨天優。強張孤芳被物忌，姿回泉石酬清謳。牆陰籬落秋影亂，坐冷茗碗神夷猶。游人千睨各殊意，斜陽一晌因誰留。塵搖形役念念改，何須皺面恒河流。』子修丈約同蒿老散西游西溪飯於交蘆庵云：『歡娛朝野隔生

事，何論風節垂高型。酒酣不忍嘆家國，但說同輩多飄零。』己未正月二日偕婦及絮先覺先兩弟至靈隱寺云：『千皺萬透飛來峰，散花一色真神工。立雪溪山最佳處，歲朝一笑家人同。紅亭著我玉峰底，風柯冰澗交笙鐘。』筆力皆極矯健，理境亦極深邃。正以其不同巢經巢詩之剽疾騰踔，乃不至落逞才思之病，而惟以深厚沉雄勝也。七律之佳者，除前已舉示者外，如雲物句云：『秋衣野水閒覺夢，瘦杖寒山落葉心。』八月二十七日奉母再到龍井句云：『堅蒼入骨嵌巖樹，曲折沿流繞指琴。』晚禽句云：『山月常看杯引滿，松風不爲世悲哀。』次韻蘇堪謝遺泉水之作云：『松風一往縈殘夢，石磴何時坐並肱。』十五夜月云：『分耀同光一星在，有香無影萬荷空。百年何事酬良夜，微念生涼自好風。』六月十五夜同怡兄四弟五弟步至飛來峰看月云：『無住奔泉先我去，孤飛大月逐峰來。清寒一往甘終古，勞轉多生記此回。勝絕都空哀樂意，山門殘夢洗風雷。』游西溪歸湖上晚景絕佳云：『落日千峰橫紫翠，中流一葉在虛空。』同茗雪游南山別後寄此並簡浪公句云：『楠磴坐談齊物論，松風涼屬片時間。茶甘僧院嗜泉徧，衣濕煙嵐帶雨還。』皆極雋永，耐人尋味。至觀瀑亭云：『百丈飛泉掛一亭，巖欄危坐俯青冥。松身獨表諸天白，石氣寒噓太古青。澗草無心來鳥啄，梵鐘如夢起龍腥。元壇真宰愁何事，涵涌爐香會百靈。』則聲調尤爲噌吰，如鳴萬石鐘，餘韻猶蕩漾山谷，蓋已臻律詩之極則矣。

七絕亦多佳者，如雜憶焦山諸勝小詩云：『背負明霞葉葉舟，靴文萬頃夕風柔。閒

看落日平生事，不待山僧更苦留。」又云：「駭耳滔滔萬派東，百年驚浪壓孤篷。何時栖息焦山去，臥看斜陽自打鐘。」真能令人生栖遯之思。又如太湖石壁云：「飄泊東南天地間，眼明初見洞庭山。松風石磴無限好，祇共沙鷗半日閒。」湖上雜詩云：「殘夢鈞天付混茫，瓜廬仍占水雲鄉。荷聲忽滿三千界，成就南軒一味涼。」又云：「海棠花畔叫秋蟲，枕簟星光螢影中。長夜通明了無睡，虛堂流轉祇荷風。」又云：「梧竹蕭蕭翠鳳然，爐香淪寂入初禪。從今乞與新涼睡，秋雨虛堂五百年。」九日同龍山居士觚齋諸人煙霞洞登高云：「石鼎茶聲沸冷泉，夢浮秋水欲黏天。栖遲卻與龍山老，來共僧房半日眠。」焦山紀游雜詩云：「枇杷可啖書可讀，欲伴海西寒病僧。閒拓殘碑易香飯，暮江聲裏隱登登。」蘇堪六十生日壽言云：「花近高樓竹滿廊，園基樓勢恰相當。幾回聽雨疏簾坐，消得人間一味涼。」又云：「種松日日望松高，滄海沉冥一世豪。領取十年真實意，與君洗耳聽松濤。」又云：「談藝論兵兩不窮，掀髯曾起抱冰翁。何時更上南樓醉，歷歷晴川落酒中。」其高秀處往往逼似王半山，半山絕句爲宋代第一，則蒼虬閣之絕句境界可知矣。

綜而論之，蒼虬閣詩才氣似未及散原精舍與海藏樓，而以精嚴勝，與二家略有韓柳之比。近代詩人意境工力可與之匹者，殆不多覩。然作者正當年富力強之候，進境當未有艾。蘇黃之後，主中原壇坫者不得不推張宛邱，則他日所謂桂冠詩人者，殆捨仁先莫屬也。

（原載學衡第二十五期，一九二四年）

評文芸閣雲起軒詞鈔、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

曩與王伯沆先生評陟晚清詞家，予極推重王幼遐與朱古微。先生雖許之，而特激賞吾鄉文芸閣。其時予尚未見文詞也，乃從先生假雲起軒詞鈔歸而誦之。見其意氣颯發，筆力橫恣，誠可上擬蘇辛，俯視龍洲。其令詞穠麗婉約，則又直入花間之室。蓋其風骨遒上，並世罕睹，故不從時賢之後，局促於南宋諸家範圍之內，誠如所謂美善矣。視王半塘之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於清真者，不幾微有天機人事之別耶？然嘗試溯詞之源流，本為歌曲之濫觴、雕蟲之小技，春花秋月、徵歌按舞之候，所以寄麗情、調急管，以圖一夕之歡者耳，初非莊重雅正之詩可比。故花間一集，全賦艷情，其淫靡之甚者，且鄰於鄭衛。時至北宋，尚沿故習。故耆卿樂章，多雜鄙語，山谷小詞，不登大雅。范文正不惜為『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之語，歐陽文忠且傳有『堂上簞錢堂下走，那時相見已關心，何況到如今』之辭，蓋風尚使然也。自東坡以橫放傑出之才，為銅琶鐵板之曲，『逸懷浩氣，超脫塵垢』。於是花間為皂隸，而耆卿為輿臺，風氣乃為之丕變。至辛稼軒之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幾不知其為令詞矣。自是以降，雖不人為蘇辛，而詞已盡洗綺羅香澤之態。無論為白石之清空，或夢窗之穠麗，要不容纖悉儉俗之氣存乎其間。而儉俗則花間之痼疾，北宋所不免，雖清真且以不高遠見譏也。

故南宋名家決不作『啼粉浣郎衣，問郎何日歸』之儻語。即周清真之『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與『何人念我無聊，夢魂凝想鴛侶』，與『不戀單衾再三起。有誰知，爲蕭娘書一紙』，亦非白石、夢窗所肯落筆也。嘗謂惟南宋之詞爲雅詞，要亦文學進化之跡有然。雲起軒詞之勝於時賢者，以其令詞逼肖花間，非他人所能企及，而其品格則反以耽於側艷，遂落下乘。半塘則無此病也。

即花間一集，其中諸詞，亦有雅鄭之別。如温助教之作，則尚爲美人芳草之思。如『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皆語語有身分，所謂麗以則者。至顧復之荷葉杯，則直鄭衛之聲矣。雲起軒之艷詞高者可以頡頏助教，下者則不免花間之惡調。然純自藝術一方面觀之，尚有非顧復、牛嶠所能及者。如菩薩蠻云：『簾波輕漾屏山悄。錦衾夢斷聞啼鳥。此際覺春寒。繡羅衣恁單。幽蘭凝露

重。江遠蘋花共。愁極夜如年。靜看爐上煙。』思佳客·古意云：『十幅緗簾窈地垂。千株楊柳麴塵絲。玉人手把菱花照，絕代紅顏欲贈誰。』

花子薄，翠鬢低。輕紗吉了稱身宜。苧蘿女伴如相問，莫道儂家舊住西。』清平樂云：『春人婀娜。春恨吟難妥。一縷濃香熏意可。獨倚雲屏閒坐。林間百種鶯啼。玉階撩亂花飛。生怕襪羅塵浣，黃昏深下犀帷。』浪淘沙云：『半捲水精簾。漏靜香添。薄寒已是換吳綿。鏡裏修眉天上

月，比似纖纖。

閒檢道書籤。懶卸花鈿。嬌羞卻趁翠帷前。坐又不成眠又起，良夜

厭厭。』皆矜嚴得體，無纖細之語，側艷之思。菩薩蠻一闋置之溫助教集中，可亂楮葉。又

如天仙子云：『草綠裙腰山染黛。閒恨閒愁儂不解。莫愁艇子渡江時，九鸞釵，雙鳳帶。

杯酒勸郎情似海。』雖非名貴之作，尚不俚俗也。至點絳脣云：『惜別經年，悵悵長憶卿

知否。近偎羅袖。密意花房逗。借看鸞釵，私拍纖纖手。端相久。眉痕依舊。祇是

梨渦瘦。』浣溪紗·擬唐人云：『著意儂人思不禁。寒燈相對夜沉沉。此時何必是同心。

凝視酒痕侵素靨，近前香氣透羅襟。不情端恐負神明。』巫山一段雲云：『繫肘香囊

在，同心彩勝遙。東風吹滿綠楊橋。離魂一度銷。記得星眸寶靨，醉裏花枝微顫。

明燈回照下幃羞。隨郎不自由。』則如□□姪女，其媚在骨，雖爲歌場班首，究異於大家閨

秀也。然其設色之工麗，雖柳七不能尚焉。至浣溪紗云：『纔啓朱櫻轉自緘。柔腸似結

解應難。感郎情重畏郎愁。也解避嫌防後悔，時將薄怒掩深慚。此時輕別阿誰

甘。』又：『小醉歸來夜已分。新茶潑乳捧殷勤。夢回初覺髮香熏。昵枕低幃千種

態，向時矜重霎時輕。細看濃翠拂輕鬢。』則直疑雨集之流亞，不期見諸名家集中，尤不期

見諸人蘇辛之室之雲起軒詞鈔中也。於是不能無憾於爲之刊行者，不加以沙汰選擇也。

疆邨詞中摹擬花間之作，視此名貴殊甚，而鶯音集中概從割棄，非以狂花客慧，非所以藏

諸名山者耶？

然雲起軒詞不僅以此類令詞擅場也。令詞一如絕句，最難見長，以其氣短少回旋之餘地，而在能手則每多神來之作。如上舉辛稼軒之破陣子、菩薩蠻是。其次亦須清韻悠然，繞梁不絕，方稱能事。雲起軒於此，晚清五十年間，殆無能與抗手者。如鷓鴣天·題王幼遐御史秋窗憶遠圖云：『壁滿花穠世已更。讀碑猶記擘箋名。屋梁月落懷人夢，易水霜寒變徵聲。家國恨，古今情。鏡中白髮可憐生。君知六代匆匆否，今夕沙邊有雁驚。』其大聲鏗鞳處，直可高揖稼軒。又如玉樓春云：『南來北去徑行慣。歷歷關河長在眼。仙山無樹鶴書稀，滄海生波龍穴淺。袖中剩有陰符卷。醉裏不辭游俠傳。藉如李令擁旌旗，何似顧榮揮羽扇。』又：『洞天福地何蕭爽。芝草琅玕應日長。浩歌華月碧山間，九點齊煙如在掌。清狂試演霓衣唱。自叩銅鉦神益王。一杯舉手勸長星，江水滔滔前後浪。』鷓鴣天·即事云：『劫火何曾燎一塵。側身人海又翻新。閒憑寸硯磨礪世，醉折繁花點勘春。聞柝夜，警鷄晨。重重宿霧鎖重闈。堆盤買得迎年菜，但喜紅椒一味辛。』又：『臘鼓聲中醉一杯。世情不復強安排。錯從蟻穴聞牛鬥，自縱鵬天任燕猜。看傀儡，賣癡猷。草頭木脚滿槐街。祥雲輝映三千界，曾見崆峒訪道來。』曠朗之懷，溢於言表。所以藏諸名山，傳之百世者，此類之作也。

其慢詞之悲壯激越，神似稼軒，而無龍洲之俚。其興到之作，雖半塘亦非其匹。如八聲甘州·送志伯愚侍郎赴烏里雅蘇臺一詞，予已在他文中舉之矣。其永遇樂·詠秋草

云：『落日幽州，憑高望處，秋思何限。候雁高鳴，驚麋晝竄，一片飛蓬捲。西風萬里，逾沙越漠，先到鞞難河畔。但蒼然、平原目極，玉關消息初斷。』
 千年祇有，明妃塚上，長

是青青未染。聞道胡兒，祁連每過，淚落笳聲怨。風霜頓改，關河猶昔，汗馬功名今賤。

驚心是、南山射虎，歲華易晚。『真聲裂金石之作，與辛稼軒永遇樂·北固亭懷古一闕，直相伯仲。其嶽崎磊懷之襟懷，亦千載下若合符節。學蘇辛至此，斯能盡蘇辛之能事矣。

又如木蘭花慢·寄上三元王木齋云：『男兒何不請長纓。揮劍拂龍庭。祇麻衣人試，金門獻賦，那算功名？』
 藏形不妨操畚，學兵符須入華山深。四野荒鷄喚曉，萬重飛雁回

汀。』其胸中獨往獨來之氣，亦非強作高調者所能模擬。至八歸·答沈子培刑部贈別之作

云：『誰信蒼梧路阻，憑將心事，喚醒西京銅狄。晉會蛟潭底，拜鵲林下，此意無人知得。』眷懷君國之思，溢於言表。『可奈東風，吹不散濃霧淒霧。』漆室之憂，小弁之怨，固

又不可以尋常詞句論矣。

其較閒淡之作，亦神思飄逸，清迴絕塵。如水龍吟云：『我是長安倦客，二十年軟紅

塵裏。無言獨對，青燈一點，神游天際。海水浮空，空中樓閣，萬重蒼翠。待驂鸞歸

去，層霄回首，又西風起。』可謂神似東坡。賀新郎·贈黃公度觀察云：『平生僅有青松

約。好布被橫擔柳栗，萬山行脚。閭闔無端長風起，吹老芳洲杜若。撫劍脊苔花漠漠。

吾與重華游元圃，遭迴車日色崦嵫薄。歌慷慨，南飛鵠。』亦蕭灑閒逸，非斤斤於音節宮徵

之細者。又如瑣窗寒·九江旅舍云：『酒所，看今古。對斗柄芒寒，滿江清露。琵琶自語，誰似當年白傅。倚危闌，愁見浪花，海雲正起，郎勿渡。』對景興懷，自饒清韻，皆最耐人尋味者也。

芸閣之爲人，風期雋上，不拘細行。以少年高第，因緣時會，得明主之寵任，不數載而躋高位，居清要。其才其遇，仿佛似李供奉，而其蹉跎亦似之。放逐後豪情猶在，終其身無幽憂之語，不得不謂曠達高人一等也。惟庚子八月憶舊游·詠秋雁云：『梳翎自來去，嘆市朝易改，風雨多經。天遠無消息，問誰裁尺帛，寄與青冥？』遙想橫汾簫鼓，

蘭菊尚芳馨。又日落天寒，平沙列幕邊馬鳴。』尚遺憾於戊戌之失敗，不能已於言。此外如『懷抱向人何處盡，臥聽林風悽寂。經卷楞嚴，琴聲賀若，靜玩爐煙直』、『朦朧世態休看鏡，撩撥清愁且著書』，蓋雖憂患之餘，猶能善自排遣如此。其病中戲筆云：『一室病維摩。且喜閒庭掩雀羅。煮藥翻書渾有味，呵呵。老子無愁世則那。』真能處逆境者，即此已高出人一頭地也。

半塘詞則與雲起軒詞異趣，蓋其淵源各別也。雲起軒詞所宗純爲蘇辛，小令則步趨花間，於南宋諸大家，絕少浸淫。故其艷麗在面而不在骨，其豪詞亦磅礴有餘，沉著不足，尤無論於研煉淡秀之勝矣。半塘詞自南追北，既得夢窗之研煉，復得稼軒之豪縱，工力、才華互相爲用，與雲起軒純恃才華者異趣。雖無以別尹邢，然自操勝算也。其不類處猶

在令詞。半塘非無風懷者，其爲人之不拘小節，亦仿佛似文芸閣。然其所治爲兩宋，故芸閣所耽側艷之語，半塘乃不屑爲之。其艷詞之最可誦者，如鷓鴣天云：『笑裏重簪金步搖。鸚哥學語盡能嬌。祇愁淡月朦朧影，難驗微波上下潮。箋十色，燭三條。東風

從此得愁苗。靈蕤秘記分明在，回首神峰萬仞高。』南鄉子云：『斜月半朧明。凍雨晴時淚未晴。倦倚香篝溫別語，愁聽。鸚鵡催人說四更。此恨拚今生。紅豆無根種不

成。數徧屏山多少路，青青。一片煙蕪是去程。』玉樓春云：『落花風緊紅成陣。睡重不知春遠近。箏絃聲澀鎮慵調，燕語情多羞借問。屏山苦隔天涯信。咫尺關河千萬

恨。樓前芳草遠連天，望眼不隨芳草盡。』又：『不辭沉醉東風裏。笑解金魚能值幾。四條絃語軟如煙，一桁簾痕清似水。醉調銀甲寒侵指。祇有翠尊知客意。酒雲紅暈襯

微渦，解向歌塵凝處起。』鵲踏枝云：『落蕊殘陽紅片片。懊恨比鄰，盡日流鶯囀。似雪楊花吹又散，東風無力將春限。慵把香羅裁便面。換到春衫，歡意垂垂淺。襟上淚

痕猶隱見。笛聲催按梁州徧。』又：『斜日危闌凝佇久。問訊花枝，可是年時舊。濃睡覺來如中酒。誰憐夢里人消瘦。香閣簾櫳煙閣柳。片霎氤氳，不信尋常有。休遣歌筵

回舞袖。好懷珍重初三後。』又：『幾見花飛能上樹。難繫流光，枉費垂楊縷。箏雁斜飛排錦柱。祇伊不解將春去。漫許心情黏地絮。容易飄颻，那不驚風雨。倚徧闌干誰

與語。思量有恨無人處。』皆極穠艷，然意深而隱，語婉而曲，以擬花間固不類，然未始非

花間後一轉境也。夫美人芳草之思，本爲詩歌一要素，然自有達之道，不必取償於肉感之美也。吾以爲『祇愁淡月朦朧影，難驗微波上下潮』，艷麗極矣，更何必明指如『凝視酒痕侵素靨，近前香氣透羅襟』哉？雖然，此非所以持文王之短長，其所師法者，自有別也。

至於慢詞雖騰踔橫厲，未能突過雲起軒，而悲壯激越殆不相下，其淒厲處且非雲起軒所能及也。其念奴嬌·登賜臺山絕頂望明陵之作，弔古傷今，淒激無對，余已在他文中舉似之矣。他如鶯啼序·和子苾同叔問登北固樓用夢窗韻聯句之作，後兩段云：『新詞讀罷，琴筑蒼涼，想寤歌獨寐。清嘯對、江山名勝，坐念當日，名士新亭，暗傾鉛淚。鸞輪電捲，驚濤夜涌，承平簫鼓渾如夢，望神州、那不傷愁悴。風沙滾滾，因君更觸前游，驚心短歌聲裏。』

長安此日，斗酒重携，且吟紅寫翠。漫省念、關山飄泊，海水橫飛，怕有城烏，喚人愁起。與君試向，危樓凝睇，綠陰如幕芳事歇，借流光、誰解新聲倚。從教淚滿青衫，俯仰蒼茫，恨題鳳紙。』繁聲急節，感時撫事，庾子山哀江南後，殆少此作。又如滿江紅·送安曉峰侍御謫戍軍臺云：『荷到長戈，已御盡、九關魑魅。尚記得、悲歌請劍，更闌相視。慘淡烽煙邊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淚。算名成、終竟負初心，如何是？』

天難問，憂無已。真御史，奇男子。祇我懷抑塞，愧君欲死。寵辱自關天下計，榮枯休論人間世。願無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悲壯激越，一時無兩，雖安之劾李文忠，不得不謂爲昧於時勢，而在英主之前，疏論權相，不得不謂爲真御史、奇男子也。此詞語語自肺腑中流

出，非但贈安，亦以寄意。則他日之屢捋虎鬚，抗疏直諫，固有以也。

嘗讀雲起軒詞，覺其奇情壯采，誠一時無兩，而淒緊動人心魄者，則殆不多見。以所遭而論，半塘不過一喜言事之侍御史耳。芸閣則居清要、預機密，其一身之利害，與戊戌之成敗息息相關。珍妃爲其弟子，德宗爲其恩主，則竄逐之後，宜有抑塞淒慕之懷，形諸筆墨矣。而乃不然。吾人已見其庚子詠秋雁之作，不過僅表遺憾，與致慨於人事變幻之不常而已，一若非局中人，而爲隔岸觀火者。固由於善自排遣，然其眷懷君國之思，恐亦遜人一等也。在半塘則不然。如西河·燕臺懷古，用美成韻云：『酒酣擊筑甚處市。是荆高歌哭鄉里。眼底莫論何世。又盧溝冷月，無言愁對。易水蕭蕭悲風裏。』如尉遲杯·次漚尹寄弟韻云：『誰念舊日神州，看青暗齊煙，九點猶凝。清渭東流如消息，衰淚與銀瓶水迸。長歌斷悲風自發，正塵暗銅駝泣露梗。』在在皆蒿目時艱之語。又如滿江紅·敬書岳忠武王贈吳將軍寶刀行墨跡後云：『喑鳴氣，悲涼曲。千萬徧，循環讀。嘆王刀可假，何堪重辱。悵望千秋人不見，相尋一轍軍還覆。』滿江紅·朱仙鎮謁岳鄂王祠敬賦云：『風帽塵衫，重拜到朱仙祠下。尚仿佛英靈接處，神游如乍。往事低徊風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倦尋芳·同人社集瓣香樓，俯仰今昔，慨然有作，樓爲許奉新行河時奏建，祀文正忠襄二曾公云：『看檻外斜陽煙柳，腥染春愁，淒抑相向。一瓣香熏，目斷岳靈天上。茶火風雲名士氣，河山涕淚平戎想。』對於岳忠武、二曾公屢表思慕景仰之懷，蓋有感

於甲午、庚子之再辱，怵於內憂外患之相迫而至，遂深時危則思頗牧之懷也。夫如是則可媲美杜陵詩史，不僅爲刻畫風月之小技矣。

朱古微序半塘詞云：『君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別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窮，其才未竟厥施，故鬱伊不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其哀樂誠有過人者，而天性尤厚。如金縷曲·二月十六日紀夢云：『不堪衰鬢成翁矣。試回頭，卅年彈指，悲歡夢裏。難得宵來團圓樂，情話依依在耳。似遠別、匆匆分袂。若是九原仍骨肉，算此身此日翻如寄。非耶是，更誰會。』金縷曲·辛峰至自汴梁，出示所作和稼軒詞數十篇，讀之喜不自禁，即用稼軒韻題此索和云：『心事從何說。算平生，等閒消盡，酒漿裘葛。回首麻衣十年恨，淚盡隴山冰雪。暗循徧、絲絲華髮。何物向禽兒女累，負歸雲、夢渺瀧岡月。』摸魚兒·癸巳熟食雨中云：『壺山路，昨夜夢中親見。棠梨幾處開徧。東風濺慣孤兒淚，那更雁行中斷。』滿江紅·辛峰沒於秦州，七月三日設奠成服，賦此招魂云：『淚灑椒漿，誰信道望風酌爾。試屈指天涯骨肉，祇今餘幾。一個那堪今又弱，諸孤藐爾知何似。最傷心愁病念兄衰，書新至。』長亭怨慢·泊灣頭，距揚州十里，追悼辛峰，悽然有作云：『凝佇。嘆人天咫尺，今夜夢魂通否。烏啼月落，祇倦枕殘更頻數。尚雁影得並江湖，早歡入鐙前兒女。』皆一字一淚，哀痛之情，溢於言表，其篤於天倫者如此。他如徵招·過觀音院追悼疇丈、齊天樂·讀金陵詩文

微所錄疇丈遺著感賦、綺寮怨。以疇丈鶴公所書聯吟詞卷屬叔問作感舊圖於卷後、齊天樂·泊舟光福、故友許鶴巢郎中鄉里也、感題此解諸詞、沉著悲咽、語語自肺腑中流出、其篤於友朋之交誼者復如彼。而讀金陵詩文徵所錄疇丈遺著感賦云：『堂堂忠孝大節，叢殘文字裏，誰證孤抱。郭泰人師，灌夫弟畜，慚負針砭多少。』可知其所交游者，非僅文字棋酒之朋，而爲以氣節相尚、道義相切劘者。其天性純篤如此，其文章自有過人者在也。

惟其天性純篤，故哀樂過人，而歷世經驗特深。半塘詞大致以悽悲爲骨，讀之固能使人深知世味，然非以供茶餘酒後之欣賞者也。今試取文芸閣與半塘二人送志伯愚侍郎赴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之作相較，則可見二人之人生觀悲樂之不同。在文芸閣則曰：『有六韜奇略，七擒將略，欲畫凌煙。一枕懵騰短夢，夢醒卻欣然。萬里安西道，坐嘯清邊。』又：『還堪慰，男兒四十，不算華顛。』在半塘則云：『老去驚心擊鼓，嘆無多憂樂，換了華顛。盡雄虺瑣瑣，呵壁向青天。認參差神京喬木，願鋒車歸及中興年。』在文以爲可樂者，在王則以爲可憂。兩詞皆爲名篇，而王詞意味宜若較爲真實，切於事理也。半塘此種感於人事靡常之語見不一見。徵招觀音院追悼疇丈云：『殘僧敬客老，問哀樂中年多少。』東風第一枝·己亥人日，社集四印齋，賦得人日題詩寄草堂云：『醒醉裏、盛年暗度。歌哭外、舊游何處。已拼書劍飄零，老懷倦裁秀句。』月華清·己亥中秋云：『漫說霓裳舊譜，嘆老去纔知，管絃淒楚。默數華年，換了幾般幽素。甚時遣、似水閒愁，都化

作、半空飛霧。』三妹媚·四月十日病起，賦寄叔問叔由云：『杜宇催人，休苦問、廢綠迷津，勸歸何處。花影吹笙，敞畫簾、空憶月明前度。那得流光，將恨與頽波東注。』反覆申言，莫非此意。在豪放之雲起軒詞中則甚少此類語句，而饒及時行樂之意。自深於世味者觀之，豪邁超脫之辭固佳，然昭示物情，動人深思，則淒警之辭較耐尋味焉。

兩家之詞性質所以異者，固由於性情之不同；而其人之遭遇，亦自有異。文芸閣少年掇巍科，躋高位、居清要，文譽翔於朝野。後雖以政變遭竄逐，綜其一生，功名事業要遠在王半塘之上。半塘久任京秩，始得御史，終以言事外簡，且不得循例之遷轉，歷境坎坷，要爲特甚。故早年便有『嘆臣朔常飢，將軍負腹，奇氣向誰吐』、『休起舞。便燕頷權奇，無覓封侯處』之語。他如『老境閉門思種菜，未要木奴千樹』、『天外冥鴻不可招，十年心跡負團瓢』、『歸也好。祇畫裏煙巒，無地供游釣』，抑鬱之懷，有不得已於言者。與趙堯生『低顏入市，對年少休問金貂酒價』之語，同寄一慨。故在文芸閣自不難作『孔雀羅裾擎玉碗，鵝兒錦帕覆雕鞍』、『偶憶葡萄過大宛，閒尋芝草渡扶桑』、『寶瑟歌成三婦艷，銀槍舞急萬人呼』、『易水行時虹貫日，扶餘王後氣成雲』之豪語，而半塘祇能作『喚取花前金巨羅，醉時了了醒時歌。東風去住無憑準，奈爾鷄聲馬影何』，抑塞不平之語也。又如浣溪紗·題丁兵備丈畫馬云『空闊已無千里志，馳驅枉抱百年心』，亦自悲其遇也。

綜而論之，二公皆一時詞場屠龍手，以技言，殆難軒輊。然文頗似李白，王則似杜甫。

有清詞家捨蔣鹿潭外，能與之抗手者殆鮮。然聞雲起軒繼起者無人，繼半塘而起者，則朱古微、鄭叔問、況夔笙、趙堯生，皆名世作者。亦猶太白之後裔無人，而昌黎、白傅、義山、荆公、山谷、後山、簡齋、放翁、遺山，皆導源於杜陵也。抑李非學所能及，而杜則有軌範可循歟？無亦杜陵之詩，其深厚處雖以太白之雋才，尚有不逮者歟？讀文、王二家之詞，正可以此相喻也。

（原載《學衡》第二十七期，一九二四年）

文學之標準

文學至於今日，可謂無標準極矣。標準云者，先定一種度量，以衡較百物之大小長短輕重，而定其價值等差者也。標準之重要最可見於物質界，故在文明先進之邦，靡不有標準局，各以最著名之科學家司之。其標準度量衡之精微，至不因氣候之寒暄而有漲縮。此略知今日世務者，皆能言之者也。又如物質科學之能造乎精微之域者，全有待於標準。若無伏特(Volt)、安培(Ampere)之標準，電學之精微，必不能至於今日。若無繆克郎(Micron)之標準，細菌學、生物學之精微，必不能至於今日。甚至於研究遺傳之變，亦必以統計之法，而得其標準中數。即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苟欲利用所謂科學方法者，亦莫不先求所以立標準之道。然則文學與藝術何可獨無標準乎？在昔則有之。今人喜侈談西洋文學，而今日文學之敗壞，亦由於模仿近世破壞標準之西洋文學而來。姑就西洋文學而論之。西洋稱可以垂範於後世之著作，謂之*classic*，即含階級、類別、宗派之意，亦即模範之謂，最能代表其階級類別宗派者也。吾人動言模範人物，釋迦、基督則為教主之模範，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則為聖賢之模範，諸葛武侯、加富爾則為政治家之模範，關羽、岳飛、拿破侖、惠靈頓則為大將與武士之模範，皆在其類別之中登峰造極莫能相尚者也。文學作品，或詩歌、或散文、或戲曲、或小說、或傳記，苟能登峰造極莫能相尚，則謂之為

『模範作品』，謂之爲Classic，謂之爲正宗。故李白、杜甫、荷馬、但丁、彌爾頓之詩，爲詩之正宗。蘇封克里、亞里斯多芬尼、莎士比亞、毛里哀之戲劇，爲戲劇之正宗。如此類推，至於無極。夫模範人物，固人人所仰企而非人人所能幾及者也。文學之名著，亦一般文人所仰企，而非盡人所能幾及者也。在人類之言行，與文學藝術之優劣，吾人不能如在物質界強定一種如安培、伏特之人爲標準，則必以現實之人物名著代表之。苟其人言行可幾及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吾人則稱爲聖賢。其勇武可幾及岳飛、拿破侖，吾人則稱爲大將。文學藝術，莫不皆然。復次，釋迦、基督所以得稱爲教主者，必具有教主所必具而他人所未具之特點。孔子、亞里士多德得稱爲聖賢者，必具有聖賢所必具而他人所未具之要素。文學藝術，莫不皆然。捨其所以爲教主之特點，則雖釋迦、基督不能爲教主。捨其爲聖賢之要素，則雖孔子、亞里士多德不得爲聖賢。此愚夫愚婦之所同喻也。文學藝術，何獨不然？若不及其標準，亦猶五百馬力之電機，不得稱爲一千馬力也。文學藝術之標準，誠不能精密如度量衡，然經數千百年來現實之名著與抽象之論文學藝術之著作之示範與研幾，可謂雖不中不遠矣。一百年前，愛丁堡雜誌批評家有言曰：『詩歌至少有一點與宗教相類，即其標準早已經出類拔萃之作者所規定，其威權吾人固不容疑問者也。』此言雖未免過甚，然以數千年來人類智慧之研幾，其標準要素不得謂爲未粗定。自浪漫派興，絕對以推翻標準爲能事，表現自我，遂不惜違人類之共我，逐其偏而違其全，矜其變而厭其

常，文學於是不日進而日退。故當世之務最急者，莫如本人類固有之天性與數千百年之經驗而詳細討論文學之標準也。

今人非侈言科學方法乎？所貴乎科學方法者，非以批評之眼光，為客觀之觀察試驗論斷，不容有黨同伐異、出主人奴之見屢雜其間之謂乎？非苟電機祇具五百馬力，而其祖父強謂具一千馬力，則雖孝子順孫，亦不得阿順其謬誤之謂乎？今請以此精神論文學之標準，讀者亦請以此精神評判之可也。

文學之宗旨有二：一為供娛樂之用，一為表現高超卓越之理想、想象與情感。前者之格雖較卑，而自有其功用，其標準亦較寬，所以遣閒情，以供茶餘酒後之談助者也。人類不能永日工作，必有其娛樂之候，此類文學乃所以愉快其精神者。後者則格高而標準亦嚴，必求有修養精神、增進人格之能力，而能為人類上進之助者。以作品代表之，前者為諧劇與所謂輕淡文學者是，後者為悲劇與所謂莊重文學者是。二者雖各有其藝術之標準，而其格之高下不可不知。惟不知此，近日文學上之邪說詖言，乃充滿篇幅。然在尋常略知文學之人，苟平心思之，即能明辨其異點也。

文學之本體，可分為形質二部。形，所以求其字法、句法、章法以及全書之結構者也。質，其所涵之內容也。二者相需為用而不可偏廢，然有其形者未必有其質。其質美矣，而其形或非。在為文者，既求其質之精良，亦須兼顧其形之美善。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其本質雖美，奈何其蒙不潔也。此種區別，亦不可不知。惟不知此，故今日文學日壞，而尤以吾國所謂新文學者爲甚也。

形質之分，可以數例明之。毛柏桑、佛羅貝爾，近日人文主義所痛詆者也。然其文辭之簡煉、字句之精美，雖在最以散文擅場之法國，亦罕其儔匹。易卜生之寫實主義，亦爲大雅所譏者也，然其於編劇之藝術，乃大有貢獻。此吾人所應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也。又如桐城文家，固不免有言之無物、徒摭拾古人糟粕之病，然其文辭之研煉精當，誠有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者。苟以毛柏桑、佛羅貝爾、易卜生、桐城文之藝術，而有適宜之內容，則誠不朽之名著也。今日爲文者則不知此，但求其所謂之內容，臻其所謂之標準。字法、句法、章法以及通體之結構，全不過問。在法國自浪漫文學盛行之後，乃將古學時代精潔、嚴峻之標準，全體破壞之。其魁率盧梭，雖爲一世之文豪，其著作中即充滿此項不中程式、有背美文標準之瑕疵。鬻俄之著作，極喜用誇張之詞與極端之形容詞，皆但圖快意，不知剪裁之故也。又如戲劇與小說，本以言動行止以表現人格者，今日之象徵派戲劇，乃全不重視言行，而惟布景之象徵是求。心理小說家僅知將其角色爲心理上之分析，而不使之以言行表現其人格。此皆違背其藝術根本之原則者也。而最甚者莫如所謂自由詩者。詩於文學中最似音樂，最重節奏、音韻與和諧。自由詩一切破壞之，遂使所謂詩者，不過無首尾、分行而寫之散文耳。羅斯教授曾取麥雷迪士（Meredith）小說中寫

景之文，分行書之，以比著名之自由詩，乃毫無區別。今人不知文體中形之要素，務求恣意解放者，皆此類也。而吾國所謂新文學家則尤甚。彼輩先中主張語體文之說之毒，以推翻一切古昔爲文之規律爲解放，遂全忘藝術以訓練、剪裁爲原則，創『要這麼說就這麼說』之論，遂忘『言有序』與『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爲文學家所必具之能事，於是文體乃泛濫蕪雜不可收拾。詩之必須有節奏、音韻與和諧，上文已言之，而中國詩尤甚。蓋中國文爲單聲字而具有七音者也。因七音之差異，中國之詩，較西洋之詩更多一種諧協之要素，愈與音樂相近，而破壞規律之害愈大。其詳余已於評嘗試集文中暢論之，茲不更贅。總而言之，近日主張文體解放者全昧於形質之別，但圖言之有物，遂忘言之有序之重要亦幾相等，即使具有內美，亦未免爲蒙不潔之西子，況其內容之優劣尚在疑問之域乎？

至於文之質，關係文學者尤大，總括之不啻一般之人生觀，請得詳論之。

人類可稱爲有理智、有道德與宗教觀念之動物，又可稱爲有自制力之動物。人體之構造，異於禽獸者幾希，即情感之組成，亦大致與禽獸相若。人之所以爲人，而得稱爲萬物之靈而不愧者，厥爲有理智、有道德與宗教觀念，與有自制力也。以有此人類所獨具之要素，人類之行爲乃超於情感之上，至有捨生取義之事。更上者乃有超乎理智之上之玄悟。故釋迦能棄尊位與親屬而不顧，而求出世之法。人類之異於禽獸者以此，人類之能

上進、文明之能光大者以此。人性之爲兩元，楊子所謂善惡混者，殆不刊之論，雖爲上智，其情慾要與常人同，充類至盡，未見其異於禽獸也。而其理智與道德、宗教觀念，足以啓其上進之機，其自制力足以御利慾之誘。即在下愚，非先天有罪犯性與精神病者，莫不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亦莫不有自制之力，此孟子所以稱性善也。故無人胸中不有理慾之戰，戰而勝則爲君子，不勝則爲小人。然理之勝慾，非易事也，其難且過於一切之技巧。技巧非不習可得而能，則勉爲君子，必須有勇猛精進之道德訓練明矣。數齡之兒童，可謂毫無訓練者也。其理智上之訓練，固不若成人，其性情上訓練，去成人尤遠甚。飢則啼，飽則嘻，見食物、玩物則索，其姊若弟不與之，則攘奪鬥毆，其父母呵責之，則蹙蹙號哭。必也年事稍長，知識日開，自制之力始漸增進。成人未有以小兒行爲爲楷則者，非以其任性不知自制，而近於禽獸耶？無論在何等社會，無禮法不能一日安居。此所謂禮者，非具體之節文，而爲社會中人與人接時所共守之節制是也。自盧梭創民約論以來，乃以人性爲至善，所以爲惡者，厥爲社會禮法束縛節制所致。於是創返諸自然之論，以爲充其本能，即能止於至善之域。其結果則人生之目的不在收其放心，而在任情縱慾；不以理智或道德觀念爲節制情慾之具，而以衝動爲本能之南針；不求以小己之私勉企模範人生之標準，而惟小己之偏向擴張爲務。結果則或爲尼采之弱肉強食之超人主義，或爲托爾斯泰之摩頂放踵之人道主義，兩者皆失節制與中庸之要義。其影響於文學

者，則爲情感之勝理智，官骸之美感勝於精神之修養，情慾之勝於道德觀念，病態之現象勝於健康之現象。或爲幻夢之烏托邦，或爲無謂之呻吟，或爲縱慾之快樂主義，或爲官感之惟美主義，或爲疾世之諷刺主義，或爲無所歸宿之懷疑主義，或爲專事描寫醜惡之寫實主義，或爲迷離恍惚之象徵主義，俛張爲幻，不可方物。人情莫不喜新而厭故，莫不喜任情縱慾而畏節制與禮法。彼文學家者，既能迎合社會之心理，復有優美之藝術以歆動人群好美之天性，無怪其書不脛而走，其說家喻戶曉也。自盧梭民約論出，而法國大革命興，殺人盈野，文物蕩然，至今元氣未復，而人類之幸福距烏托邦尚遠。至今日失望之餘，遂使獨裁制大興，不爲蘇俄之暴民專制，即爲意國之法昔斯蒂運動。而英美舊式之民本主義，乃大有衰退之象。自盧梭愛米兒出，教育之宗旨大改，因勢利導之方法，乃取嚴厲之訓練而代之。其優點固在使求學爲可樂，其弊則在阿順青年避難趨易之趨向，使之於學問僅知淺嚐而無深造。此現象在美國大學（college）中尤顯。學校不啻子弟行樂之所，踢球、賽跑、跳舞、演劇之重要，幾遠在一切課程之上。其弊之尤大者，則在極端趨重個性，早年即使專治一業，於爲人生基本之人文教育，無充分之訓練。如在美國著名之麻省理工學校，學生捨日用其計算尺外，幾無暇晷以討論其所治之科學之原理，尤無論於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矣。故每每所謂大學畢業生，僅有職業之知識與技能，而無教育以此等人物爲社會之領袖，文明惡得不日退乎？文學之影響人生類皆如此。在以娛樂爲目

的之輕淡文學，影響尚不大。在以代表『主義』之莊重文學，則每有風從草偃之魔力。僉以歐戰歸罪於尼采之超人主義，抑知近日一切社會罪惡，皆可歸咎於所謂近世文學者，而溯源尋本，皆盧梭以還之浪漫主義有以使之耶？

徵之吾國之往史，浪漫主義之害亦灼然可見。吾國思想界之浪漫主義，首推老莊。老子之『無爲而治』、『鷄鳴犬吠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與後世盧梭之返乎自然，同一宗旨，同一不協於人事也。莊子之逍遙齊物，薄禮樂刑政之用，泯是非義利之辨，極端之個人主義之鼻祖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之言，在昔則遠與希臘海拉克來圖氏相呼應，在今則爲柏格森創化哲學之前驅，與標準人生及一元哲學之宗旨大相背馳也。故末流則邪說謗言，洋溢中國。爲人爲己，楊、墨各趨其極端。申、韓、儀、秦，各以曲說行其志，而遺害於天下。其時思想之龐雜詭譎，與希臘詭辯哲學同其紛亂，而戰國時代社會人心之不寧，與古昔文明之崩壞，亦與希臘末季相若也。古昔商周之文學，代表北方之民族性，故三百篇詠歌刺嘆，一以人事爲歸。至屈子離騷，始開南方文學之先河，稟楚人好鬼之習，藻續以美人香草之辭，遂爲後世浪漫文學不祧之宗。雖在屈子仍不失其忠君愛國之忱，然究不若變風、變雅之真切也。而未流所屈，乃有助教冬郎之靡麗，浸至疑雲疑雨之淫纖矣。

浪漫主義此後之大張，乃見於晉代。其時老莊之學大興，人尚玄言，世輕篤行，不親

官守，謂之雅遠；不矜細行，謂之曠達。上者不過楚狂、接輿之徒，下者不惜爲名教之罪人、社會之蝥賊。如嵇康之自承不堪，劉伶之酗酒裸逐，皆其時所謂賢士大夫也。其時雖佛學漸興，然皆附會老莊，莫明教義。既未知佛家出世之要旨，復鄙棄儒家人世之精義，於是人心惶惑，無所憑依。內政因以不修，外患日見凌迫，至使堂堂禹域淪於犬羊異族者數百載。寢至六朝，文體益壞，詩歌之靡麗、駢文之浮囂，彰彰在人耳目。直至唐陳子昂出，詩體始革，韓愈出，文體始進。蘇東坡美愈之文爲起八代之衰，蓋非甚言之也。思想之不純、文體之不正，影響於國家社會若此其甚，可不懼哉？

浪漫主義之影響於個人行爲者，厥爲喜矜奇立異，破棄禮法，以自鳴高尚。在西文則自命爲天才（Genius），吾國舊俗，則自命爲才子與名士。人苟欲爲才子與名士，必言行、冠服，一切與世俗異，其處世接物，每自營私利而與人以不堪。世俗苟訾其行爲，則斥爲庸俗，不知敬禮文士；正人君子責之，則譏爲迂腐，而謬謂『禮法非爲我輩而設』。故才子與名士，本美名也。而在吾國，才子則爲輕佻儇薄代稱，名士每與佯狂傲慢同義，皆恂恂篤行之士，避之若浼者也。以欲立異之故，遂不但不矜細行，且故爲驚世駭俗甘冒不韙之事。夫冠服之興，本出於偶然。據人種學家之研究，以爲肇乎初民修飾之資，而未必出於禦寒之要，故大禹適越，無所用其章甫。至今太平洋島民裸體相逐，而道德亦未見亞於文明華族。然在東晉，則冠服已沿數千年之舊，雖達士能視天地爲蘧廬，然如劉伶之裸體

延賓，究爲佯狂奇詭，不近人情也。在歐西如擺倫、高迪耶（Gautier）、史蒂芬孫輩，皆喜以奇服自炫，甚至一般青年慕其文名，遂亦惟其不衫不履之是倣。今日歐西美術家，無論其技藝之優劣，皆喜倣所謂波希米（Bohemian）之裝束者，要爲此佯狂一念使之也。又如挾妓飲酒，本禮法之所非，而才子、名士則美其名曰『醇酒婦人，有託而逃』。甚或公然恣情縱慾爲率性，守禮節欲爲矯飾。如唐之韓偓、明之王次回，皆刻意爲閨房靡艷之詩，一若藝術之要事，無有踰於此者。而金人瑞之修飾王實甫之北西廂，則尤其著者。吾國素以稗官小說爲小道，雖士君子偶一爲之，要皆以之遣閒情，而無鄭重視之者。故小說、雜劇在吾國不成莊重之文學，此與歐西諸邦積習有異者也。至金人瑞始以水滸、西廂與史記、莊、騷並稱，甘冒士林之大不韙，不可不謂爲浪漫批評家之健者。北西廂雖成於王實甫之手，而金實修飾之。以藝術論，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各傳奇無出其右者，然以淫奔之辭，視爲文學正宗，與史記、莊、騷並稱，則頹廢派浪漫文學之表徵也。近世法國文學十九以寫淫靡爲職志，其下者如毛柏桑、曹拉之流之著作，穢惡於吾國之金瓶梅相匹（吾國固更有穢惡甚於金瓶梅之小說，然純以誨淫爲主，無文學上之價值，姑不具論）。其較佳者，如高迪耶之毛蘋女士傳（*Mademoiselle de Maupin*）、法朗士之紅百合（*Red Lily*），其文之美，固莫能相尚，然其以優美之文，傳淫靡之事，則同爲浪漫派末流之大病也。辛蒙士（*Arthur Simons*）之稱鄧南遮（*D'Annunzio*）之文曰：『鄧南遮以爲茲世惟有

性慾與藝術二事。』今姑就世間之常識論之，人生果僅此二事之足貴乎？浪漫文學之不軌於正，皆此之類也。

浪漫文學家於是乃創藝術為藝術而設之學說，甚而主張以美術代宗教。蔡子民之數發此論，亦耳食此輩之緒餘者。近代文豪主張此說最力者為裴德（Walter Pater）。裴德以牛津大學之聞人，深於希臘哲學與文學，其文辭之美為英國近代之巨擘，宜若能繼往開來，領袖群英，為英國文學開一新紀元矣。然彼陷於近世浪漫主義之漩渦，誤解希臘學術之精神，遂為近世頹廢派如王爾德（Oscar Wilde）之流之鼻祖。其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書之結論曰：『哲學與玄想之文學，對於人類精神上之貢獻，在引起其恒常親切之觀察生活。每一剎那間，一面一手，忽臻完美之域。山中或海上一聲韻，忽較其他者為佳。情感內見或理智上之刺激，忽爾現實而動吾心。然其存在，僅此剎那間也。故目的不在經驗之結果，而為經驗之自體。吾人繁複雜亂如戲場之生命，不啻電光石火，吾人將何以吾人最精美之官感盡睹所宜睹之物乎？吾人將何以最迅速之方法，自此點達於彼點，而常在最多數生活力與其最純潔之能力相合處之焦點乎？常燃此種堅剛如寶石之火焰，常保持此種之狂樂，實為人生之大成就。可謂吾人之失敗為造成習慣；蓋習慣者實安於故常之謂，而惟以吾人目光之魯鈍，斯見二人二物或二情況若相似然也。世界既逝如飄風，吾人永宜乘時攫取最優美之情感，或知識上貢獻之。若能在另一大界中，使吾人之

精魂得剎那之自由者，或官感上對於奇特之彩色、香味之刺激，或藝術家之製作，或友人之顏面也。』此種惟官感之美是求之學說，實為浪漫文學之背景，而未流必變為頹廢派而後已。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固知浪漫文學之美者也，而其評浪漫文學家則曰：『彼等皆種植龍牙⁽¹⁾，宣傳惟美主義而不加以限制，謂美即真理，結果乃產生曹拉主義，而謂真即美也。』

浪漫文學之主旨在不滿足於現實之世界而狂騫於一種不能實現之烏托邦，而自詡不同於流俗。希雷格（Schlegel）致威至威斯之函，以為『古學派之目的，在極力運用現在，而浪漫派則徘徊於追憶與希望之間』。要而言之，不甘為遵禮守法之健全國民而已。蓋往古之事，已遠不可徵，可以個人之幻想，加以任何之色彩。如莊子之稱葛天氏、無懷氏之世之無為而治，與擊壤歌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皆是也。儒家之言必稱堯舜，與柏拉圖之共和國，亦有類於此。然與之異者則孔子與柏拉圖所立之道德標準，注重有制裁、有訓練之人生，非若浪漫派一味之求『歸真返樸』，『返乎自然』耳。荀子之教義，主法後王，即深惡此輩不實事求是，惟馳騫於幻想之烏托邦也。盧梭民約論之主旨，即以爲世間罪惡皆出於後世人爲之文明，苟盡破除不自然之禮俗而返乎自然，則可重臻太古淳樸之極樂境界。彼以爲太古之民，『不繫戀鄉土，無一定之工作，不服從他人，捨一己之志願外別無法律』。孰知事實上乃大相懸殊。野蠻

之民族，乃倍多不衷理性、惟事盲從之習俗，而其陰狠、機詐、殘酷、貪婪每在文明民族之上。彼研究人種學者盡能言之，無懷、葛天之治，惟存於莊子想像中。在堂堂華胄太古以來之史中，無此實境也。與之相反而實相同者，厥爲造未來之烏托邦。法國之大革命，蘇俄之行共產制，羅素所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名訓，韋爾斯（H. G. Wells）形形色色之烏托邦學說，皆此之類。然此不過將加諸往昔之黃金時代，移於未來，其與事實相違，仍若合符節。蓋人性不變則事理不變，環境雖可以文明與教育逐漸改良之，社會所以成立之基礎，固不能以人力改造之也。浪漫主義之政治理想，見諸實施者，厥爲法國大革命。然法國之大革命與英國克林威爾之革命、美國之獨立戰爭，根本大異。其所以歧異之處，基於拉丁與盎格魯撒克遜兩民族性之異點。吾人動以平等、自由兩名詞並舉，實則二者根本不同，法英美革命動機之異亦由於此。蓋自由一概念，係以一己爲中心，苟不干涉吾個人思想、言論、宗教種種之自由，吾固可不求事事與人平等。英人之革命，美人之獨立，蓋以爭自由爲動機者也。至於平等，則所注重者在與他人爲比較。故雖不得絕對精神上、物質上之自由，然苟與他人受平等之待遇，則亦未嘗不可忍受少量之干涉。法國之革命則以爭平等爲動機者也。以此兩動機相較，則前者爲勝。蓋爭自由之動機爲求諸己，爭平等之動機爲求諸人。前者尚不失精神獨立之美德，後者常含有嫉妒之惡德。故英美革命，極少暴行，法國大革命，則殺人盈城也。法國革命半由於讎視享有種種特殊權

利之貴族，半由於盧梭諸人之浪漫運動。彼貴族不應享有特殊權利，固矣，剝奪之可也，以其有罪，則竄逐之可也，甚而擇其罪惡較著者，據法審判，刑戮之可也，何得誅及妻孥，且招搖過市，使盡人皆得加以兇殘慘酷之凌虐乎？何以牽累無辜，戕殺賢俊如羅蘭夫人者乎？何以黨人之間，互相猜忌殘殺乎？羅拔士比（Robespierre）恐怖時代之魔王，以殺人爲樂，誅其黨魁，終亦身受刑戮者也。然其言論主張，乃在在與盧梭相合。故法國大革命，實爲盧梭學派放大之寫真。以其動機之不良，法國革命乃爲大失敗。當革命初興之時，一般浪漫派文人僉以爲烏托邦行將實現於地上。如英詩人威至威斯輩，皆特作詩歌以讚美之。曾幾何時，而真相畢露，失望亦隨之而生。浪漫文人之政治理想，施之實事，未有不致失望如威至威斯者也。革命既不能達其烏托邦之幻夢，而拉丁民族復乏自治之能力與真愛自由之精神，遂一變而擁野心之拿破侖爲帝，而日事於域外無意識之戰爭。拿破侖被逐，復擁拿破侖第三爲帝，直至今日共和政治尚不穩固，且時有復辟運動焉。至英國民族則不然。英人所愛者爲自由而非平等，英人之政治理想，重實際而輕理想。故克林威爾之革命，實爲誅逐暴君，即其身任獨裁制首領，然其爲人亦遠在羅拔士比諸人之上。而其時革命人物，如彌爾頓等人，道德之高尚，亦遠非法國革命人物可比也。英國革命雖不久而仍歸於帝制，然不得謂爲失敗。蓋此役之後，英國憲法之尊嚴以立，民主主義之根基以固，今日英國人民所享之自由，且遠在法國之上，而與盎格魯民族所造之

新共和國相頡頏也。故平等、自由不在空名而在實際。英國雖為君主國，其人民所享之平等、自由，固非美洲之拉丁民族諸共和國所可同日而語也。丹麥大批評家勃蘭德士（Brandes）固極崇拜易卜生者，然其論易卜生則曰：『凡欲為巨大全體之推翻者，每輕視自然發展之緩慢微末之變遷與實行家所須忍耐之遲鈍與逐漸之微末。改革之能使其理想之一部實現者，彼復不欲與社會接觸，因而非處有絕對暴力之地位，即無從以傳播其思想。此種人物在實際生活乃無置喙之餘地。』實則此等人物之不能影響於實際生活，尚為人類之大幸，苟有影響如盧梭者，其害且不可勝言矣。

此等烏托邦之政治理想，與愛平等之嫉妒觀念，至今日乃至與以自由為基礎之民本主義相衝突。今日之社會主義與過激主義，皆極端主張干涉者也。在民本主義政治，於共同遵守之法律之下，各人有絕對之思想、行動、言論、信仰之自由。而個人自由之大者，莫過於財產。蓋財產者，資生之具，一切物質生活之基礎。苟遵法律而取得之，則國家社會皆無干涉個人之權。今日之種種社會主義，則皆以攘奪他人之財產為目的，無論如經濟學家所主張，在共產主義之下，生產能力決不能維持現在之文明；即使能掠奪他人之所應得，豈道德所許乎？殖產能力之不齊，與人類一切能力之不齊相若。孟子之論許行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蓋已一語破的於千載之上矣。苟必欲其齊，則人類之軀幹、健康、智慧亦將齊之，將使強者弱，健者

病，智者愚，勢必至同歸於盡而後已。今日共產制已實施於蘇俄矣，其制之優劣成敗，在今日言之，尚爲早計。然其不但干涉自由，甚且以多數壓迫少數，或仍爲少數劫持多數，無產階級凌暴中產階級，絕對違反平等之理，則彰彰在人耳目也。其暴行則慘殺異己，與法國大革命相若。俄皇被刺，所誅者惟刺客一人；蘇俄委員被刺，誅殺二萬三千之眾。烏托邦乎？修羅場乎？不待片言可決矣。吾國近年來急進少年之艷羨蘇俄，可謂與法國革命初年英國文士之艷羨法國相若。吾知其失望將亦必有同然者，蓋理想政治決無以一次之巨大改革而能實現者。人類善惡二元之天性不易，復不提倡自制之道德，而惟諉過於社會制度之不良，以求於一措手、一舉足之間，使莊嚴極樂世界現於大地之上，則結果未有不墮於浪漫派之失望者也。

浪漫政治革命之失望，在吾國最佳之近例，厥爲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今日身與戊戌政變之老輩，每嘆惜痛恨於辛亥黨人之推翻清室爲不道，而不察戊戌政變實爲辛亥革命之前驅。手段和緩激烈程度之不同則有之，其未能審度國情，欲於剎那之間，使理想政治實現於不穩固之基礎之上，則相同也。吾於評論晚清詩人各文中，嘗數數指示戊戌維新爲一種浪漫運動。張文襄所作學術一絕句自注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恰與歐西十九世紀之浪漫主義、功利主義之趨向同出一轍。康南海在今日固以極端守舊著稱，然在公車上書之時，言學術，於春秋則主公羊，於曲禮

則主禮運，且創孔子改制之學說，更附會以大乘佛教之門面語。所言務爲高遠，其尊孔教固與曾文正、羅忠節諸人異趣也。其組強學會之目的，固在維新，然其維新之目的、手段、步驟，頗不明瞭，亦幾有時下少年惟「新」是求之通病，一若「維新」非僅爲手段而爲目的者。其政治改革之以功利主義爲目的，可以張文襄『經濟講王安石』一語盡之，而日後且有『物質救國論』以暢申其旨也。夫清季之舊制度必須改革，固盡人皆知之，然苟使曾文正當此改革之衝，其措施必有異乎戊戌黨人者，惜早已薨逝。而樞相如李文忠者，學術道德遠非其儔，遂不能弭隱患於未然，爲適當之改革，而終無以救清室之覆亡耳。梁任公固戊戌維新最重要之人物，其於晚清與民國近三十年之影響，無論爲禍爲福，皆遠在康南海之上。然其主講湖南時務學堂，務以傳播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爲目的，果何爲者？戊戌失敗之後，則譽清德宗爲天人；未失敗以前，則鼓吹革命。浪漫文人思想之矛盾，每每如此也。實則清德宗雖有改良政治之心，然殊無英毅果敢之資，遠非那拉后之比。戊戌黨人之譽，要爲言過其實。故戊戌政變即使成功，是否爲中國之福，尚未可知，不過庚子之亂可免耳。其時文學上之浪漫運動，最佳之例，爲黃公度之新詩，譚壯飛之仁學。黃之才氣橫溢，務以新意爲詩，實具浪漫詩人之資格，與陳伯嚴、鄭太夷之詩異趣。譚之仁學，無深邃之理想，但爲反抗舊日禮俗之表示，雖未能與歐西之浪漫思想相接觸，然以大乘佛教之門面語，以爲指摘舊日道德標準之口實，其動機要與近日所謂新潮運動無殊也。

戊戌失敗之後，梁任公出亡日本，發行影響中國命運最巨之新民叢報。其一時之影響，殆可與盧梭、福祿特爾、瑪志尼諸人頡頏而無愧。當時有志之士，未有不讀新民叢報者。舉場且以之爲獵取功名之利器，其言論雖貌爲主張君主立憲，然實陰爲革命之鼓吹。觀乎唐才常之革命運動，即可知戊戌黨人與辛亥黨人無截然之分別焉。庚子拳亂之後，國人留學日本者益衆。既淺襲歐西學術之皮毛，復憤朝中政治之腐敗，加以種族革命之鼓吹，洪、楊餘裔如孫中山者之煽惑，於是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種族革命爲職志，初無一定政治改革之目的，稍識近事者皆能言之。孫中山就臨時總統職後之祭明孝陵，即其明證。苟誠以共和爲職志者，對於極端專制之帝王如明太祖者，方將痛惡之不暇，乃於民國初創之際，而施以重大之榮典，果何爲乎？共和之得成立，蓋由於北方之勢力未能鏟滅，無人有自立爲帝之能力耳。在清季，吾人嘗恨立憲之不能立時實現，以九年預備之詔，爲狙公賦芋之欺。實則一般人民無爭選舉權之要求，無民主政治之經驗與道德，固爲不可掩之事實。故民國建立，代議制乃腐敗至於不可收拾之域，而爲一般野心之武人之傀儡，至令人追慕光宣之際奄無生氣之政治爲郅治，豈不哀哉？

民本政治以及任何多數政治之良窳，皆以國民之知識與道德爲轉移，專制政治則係於少數之政治首領。要而論之，『有治人，無治法』。任何良法，苟無多數或少數之人有能力足以維持之，則未有不爲野心家所利用以遂其私者。同一共和制，在美國則極佳，在法

國則次之，在南美諸邦與墨西哥，則爲禍亂之原者，皆此故也。吾國根本之癥結在國民無政治之常識，無干涉政治之要求，故共和制之弊乃立現。欲求此種政治終得上軌道，捨普及教育無由。今日少年鑒於共和之失敗，不求根本救濟之方，乃復更馳騫於烏托邦之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基爾特主義也）。殊不知國民政治知識道德不足，捨少數之賢良政治尚可維持秩序外，任何多數政治，皆未有行之而無弊者。即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而論，在理論上似爲最佳之多數政治，尤以在行會制發達之國如中國者爲甚。然無如工商各界皆無干預政治之慾望，即使此制成立，彼各行會中所舉出之議員，亦必出於金錢購買無疑也。今日之談政治者，幸有鑒於此，勿徒爲任何大舉革命之鼓吹。惟求實事求是，爲枝枝節節之改革，則吾國政治前途，庶乎有彀。否則徒引騷亂，黃巢、闖、獻流寇之禍，殆將不免矣。

浪漫主義之道德觀念，亦極與事實相違，而足以破壞正當之人生觀。人性具善惡兩元之原素，殆爲不可掩之事實。耶教固以性惡爲其教義者，其主性惡，至以爲非得神靈之啓示，永無自拔之能力。佛教亦以無明自有生俱來，非勘破人生之夢幻，永無超度苦海得達彼岸之望。孔教雖主性善，然不過以爲人性具有爲善之端倪，而要以克己復禮、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爲工夫。故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未如丘之好學也。』又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學以求之者也。』其自叙學業之經過，自十五志

學，至四十始能不惑，至七十始能從心所欲。以孔子之聖，尚須修省如此也。故曾子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語。孟子雖言性善，然不過以爲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各具仁、義、禮、智之『端』而已。且孔子雖言仁、義，而鮮以之並舉。至孟子則仁義爲連屬之名稱，正恐時人誤以不合於義之仁爲最高之道德標準耳。孟子與告子義內義外之辨，蓋告子以爲義者不過社會習尚之表示，孟子則以義爲內心自制之表現。孟子勝於告子者以此。然孟子之主性善，究爲相對者也。荀子鑒於戰國時代人心之險詐、風俗之澆漓，故極主性惡之說。而以爲『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揚雄則以人性爲善惡混。故無論古今中外之聖賢，未有以人性自來即能止於至善者也。歐西浪漫運動之主旨爲反抗耶教與希臘兩種文明之表現，故以人性自來即至善。盧梭、雷南(Renan)皆屢屢自誇其美德。雷南云：『當余爲善，余殊不聽他人之指揮，余不須有理慾之戰，亦無戰勝之經驗。身受教育之人，祇須隨順其內心衝動之精美趨向而已。』此種隨順感情之衝動而不求中庸節制之訓練，實爲浪漫主義惟一之癥結。在孔子則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又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故雖爲美德，苟反乎中庸，亦非孔子所許。浪漫派之道德觀念，則純任內心之衝動，甚且不問其行爲之是否正當，祇問其動機之如何。故浪漫文

學，每喜稱述富有感情之盜賊妓女之類。如囂俄在孤星淚 (*Les Miserables*) 小說中之寫積賊瓦約翰 (*Valjean*) 之忽變為聖賢，陀司妥夫斯基在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 小說中之崇拜妓女桑尼亞 (*Sonia*)，認其為人類困苦之代表，皆此之類也。盧梭輩之主隨順感情之衝動至否認道德為人類理性上之節制，而視為感情衝動之一種。如巴克 (*Burke*) 所云：『彼輩痛詆一般節制嗜慾之道德，殊不知十分之九之道德皆屬此類。彼等乃代以一種道德、所謂為人道與仁慈者，因之彼輩之道德，乃無節制之觀念，甚且毫無明瞭之宗旨。故當其徒黨得此解放而惟其感情是從時，吾人乃不能決定彼輩為善為惡矣。』此種極端誇張仁慈與同情心之例，可見諸囂俄之蘇丹穆拉德 (*Sultan Murad*) 之寓言。此蘇丹之殘暴，至縊其八弟，腰斬其叔，剖其十二子女之腹，以覓一竊食之蘋果。然一日行道屠場，見一垂斃之豬為蠅所苦，其傷處正為酷日所曬，頓起憐憫之念，以足移此豬於陰處，而為之驅去群蠅。穆拉德死後，雖有種種之罪惡，乃以此豬之懇求上帝，而得脫於罪云云。此種道德觀念之謬妄，不待著龜可決矣。此種道德之影響於實事者，可見於美國與加拿大司法成績之比較。某雜誌為此事曾為最精密之調查，考得美國殺人罪之多，數倍於加拿大，他罪亦稱是。其故則由於美國法律不嚴，判罪之後，每得緩刑。執行監禁之後，復以悔罪或守法之表示每得赦罪。而加拿大之法律，則極為嚴峻，且加拿大法律並有一種鞭撻之肉刑，罪犯之愍不畏死者，乃畏肉刑如蛇蝎，一聞某法官喜用肉刑，非立時斂跡，即從速遠

徒。法律主寬，亦近代文明之特徵，而結果有如此者。人道主義極可笑之結果，見於意大利某城瘋人院。其時遺傳學尚未大昌，該城士紳以『人道主義爲懷』，憫瘋人、白癡索居之岑寂，乃使之自爲配偶。結果則所產子女，類皆瘋狂與白癡，社會之負擔乃因而大增。該城士紳始知其計左而翻然改轍，而所失已不資矣。近今講人道主義如托爾斯泰者，皆不知人類稟賦之不齊，欲強而齊之，以去生存競爭之效用，而同時以同情心代節制之道德觀念。其政策苟能實行，結果祇有使文明退化，返於草昧之世而後已也。『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言之非不動聽，無如人類尚未至此高尚純潔之域，甚或永無達此理想境界之時，則在此制度之下，必有不盡其所能，而不僅取其所需者，是終率天下於亂而已。

浪漫主義既以避免自身之責任與不承認節制之道德爲宗旨，乃諉過於環境。近日遺傳學發達，乃諉過於遺傳，若以爲人類絕無戰勝環境與遺傳之能力者。盧梭首創人性本善，罪惡由於文化所致之說，而主返諸自然。近人雖不信此，然深信個人之命運操諸環境與遺傳兩主宰之手。吾人固不能謂二者絕無影響，然苟人類無戰勝環境與遺傳之力，則此數千年莊嚴燦爛之文化何自而生？在太古榛莽之世，茹毛飲血，寧有今日文明之環境與遺傳耶？就個人論之，苟環境影響於人如此其深且切者，則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必爲盜賊，安得爲聖賢？林肯家極貧寒，素無適當之教育，安得挺身爲英賢，成不朽之盛業？此種戰勝環境之例，展卷即是，幾於不可勝數焉。吾讀英國文豪哈第(Thomas Har-

ty)所著之歸里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一書，不愉快者累日。書中女主人 Eustasia 實具美德，雖未婚前曾與他人戀愛，然既婚之後，則極愛其夫，亦守婦德，然必造設種種不幸之環境與機會，使致其姑於死地，而重傷其夫之心，終至於自殺，則吾誠不解作者之命意矣。哈第著作，多含此種悲觀之命運主義，而以人事一切歸之於環境，要為中浪漫主義之毒也。實則環境與遺傳，僅能控制下愚之人。吾人為文化努力，固須設法改良環境，然於彼不能戰勝環境，甚而陷於罪惡者，固不必深惜也。苟彼生具犯罪性而終陷於法網，則亦惟有拘囚之、刑戮之，使不為害於社會。若徒事無限制之仁慈，結果未有不如意大利某城瘋人院之故事者。且注重個人之責任，不使之誘過於環境與遺傳，每能增用個人自制之能力，使不至自陷於不義。浪漫主義之求避免責任之學說，正增加社會罪惡之道耳。

自表面觀之，所謂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者似與浪漫主義相反，而為針砭社會罪惡之利器，實則不過浪漫主義之變相。浪漫主義否認人文之要素，而以隨順內心之衝動為宗旨，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亦然。不過浪漫主義以為人性本善，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則以人性本惡耳。寫實主義之偏，與浪漫主義等。而其否認人類固有之美德與自制之能力，則為害尤大。彼等以為人之天性與禽獸相若，所有美德不過為虛偽之矯飾，並非理能勝慾之結果。且以為理慾之戰為徒勞，無論隨順內心之衝動與否，人類前途但有黑暗而已。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文學家，常自謂僅為客觀之描寫，不參以主觀之意見，一若攝影者

然。此自欺欺人之說也。無論如何描寫人生，胸中必具一種人生觀。彼以爲人性本惡，則所見無一不惡，且誇張其辭，至以爲人世不啻修羅場之變相。其爲主觀而非客觀，與任何主義相若也。寫實主義一名詞，本非專指此類文學而言。沙克雷(Thackeray)、伊略脫(George Eliot)皆稱爲寫實家，蓋謂其書注重人類與社會之實在情況，而不爲浪漫文學之誇張而已。然人類固有所短，亦有所長，固鮮盡善之人，亦鮮極惡之輩。寫其善而不掩其所短，寫其惡而不斥爲魔鬼藥叉之不如，此則寫實主義之真本領也。故沙克雷書中無一『英雄』與『女英雄』，不過多爲可與爲善之男女。雖各有所短，亦各具所長，且皆經過人生與社會之陶冶，而終克臻於老成閱歷之域。故其書最爲可讀，而無一切偏頗之害。現今之寫實主義文豪與沙克雷相若者，爲班乃德(Arnold Bennett)。班氏之書，其真切不但可頡頏任何寫實小說，直與日常生活無異。小說家達唐(Darion)以爲：『其五城小說中，無理想，無批評，無社會之習尚與哲學。蓋除其中人物之生活與其所見所感外，別無一物。』客觀至此，可謂至矣。然其人生觀至爲純正，彼以爲近日物質文明之進步，固能增加生活上之安樂，然於人類天性之要素，無所變遷。其批評一般破棄禮法之革命觀念之非云：『習俗之於人生，與形式之於藝術相等。藝術無形式之結構者，不足齒數。人生不合於習俗者，不能美滿。』又云：『法律、規則、形式、禮儀，捨其群學上之價值與需要外，即自美術上觀之，亦自有其價值也。』班氏書中之人物，固無矜奇特異之處，然皆爲健

全之國民，皆有自制之能力，皆能控制其環境，不為環境之奴隸。其五城小說，歷時三代，書中人物身歷近世文明之變遷，如民本主義之發達、工業之革命、科學思想與科學發明之廣布、舊式宗教之衰敗等等。然其性行初無大異，非如一般抱革命思想者，以為文明進步，人類一切行為之標準概須推翻也。寫實主義若能如此，自無可指摘也。

至一般所謂之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者，殊不能抱此客觀之真切觀察。常以一種主觀之性惡哲學以觀察社會，務以描寫醜惡為快，其動機亦可分為三類：一則頗有高尚理想，而疾視社會之庸俗、卑劣，不能副其所望者，佛羅貝爾、易卜生之徒屬之。一則以諷刺為懷，但知社會醜惡而以一切人類美德為詐偽者，巴特拉(Samuel Butler)、蕭伯納之徒屬之。一則既謂人性本惡，又復以縱慾為目的者，毛伯桑、莫雅(George Moore)、杜來色(Theodore Dreiser)之徒屬之。佛羅貝爾為寫實主義文豪之巨擘，其鮑瓦雷夫人傳(*Madame Bovary*)一書，號稱十九世紀第一傑作，然讀之令人煩懣欲死。以技術論，其寫實之能力與其方法，固極足稱。彼致友人書中自謂當其描寫鮑瓦雷夫人服毒之情況時，口中有極強烈砒霜之味，致兩日不能消化食物，可見其體貼物情之真切。然其描寫具有美感與愛情之女子，至以不能達其高尚愛情之目的，因而縱慾遭困終至於自殺。其夫鮑瓦雷，雖篤實忠信，然智識卑下，技術粗劣，雖平日崇拜摯愛其妻，於其死後，乃發見其致情人之書，終至於失望而死。其人其事讀之，皆有以令人悲恨作者之無心肝者。此等事在人事

不能謂其必無，然不能代表一般之生活，決無疑義。而作者必欲描寫此種不祥之事，捨抱極端之悲觀外，殆無他理由也。與之相類者，爲吾國之金瓶梅。（此書有兩本，一本寫淫猥之事特多，聞係後人增益者。原本則文字頗爲純潔，然要旨與之相若也。）此書傳爲鳳洲所著，真僞固未易辨，然非名手莫辦，可斷言也。此書寫土豪西門慶之生活與其家庭，切中事理，雖未必便爲宋代生活之寫真，然必吻合於明代社會之狀況。然以與去宋未遠之元人施耐庵所著之水滸相較，則見其描寫宋代生活亦頗近似也。作者著此書之目的，甚難臆度，其寫實之技藝，則極驚人。其叙西門慶之結納官府、倚強恃勢、縱慾好色、占人婦女、吞沒資財，無一不肖其人之身分。家中婦女之爭寵嫉妒，吳月娘之庸懦不正，潘金蓮之潑悍淫蕩，無一不肖逸居無教之家庭。說者謂作者以孟玉樓自況，孟三兒誠爲濁中之清，然日與虎狼蛇蝎相處，求其無所習染，殆不可能也。僉謂此書誨淫，吾以爲誨淫之書，必須附會愛情以浪漫色彩，此書讀之但令人欲嘔爾。晚清末年之寫實小說，如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世紀目睹之怪現狀，皆屬此類，惟無結構，欠剪裁，但連綴若干不相連屬之事爲一篇，不啻多數之短篇小說。以藝術論，尚在金瓶梅之下耳。

第二類之寫實主義，則更進一步。蓋已無高尚之期望，但以揭出人類性惡之實相爲快。一若與人類有宿仇，如鬼王撒旦，務欲陷之於地獄爲快者。此等寫實主義，可以巴特拉之 *The Ways of All Flesh* 一書代表之。夫宗教與父子、夫婦之倫常，實爲人生最可愛之

物。此書必一一曲繪之，使爲個人之大害。先寫書中主人之父，尊父命爲牧師，逐漸乃盡得教士狹隘嚴峻之人生觀，至父子責善而恩義以絕。其母之隨順其父，不啻奴婢阿承主人之意旨。繼寫此少年之鍾愛一墮落之婦女，欲拯救之使歸於正，不惜犧牲一切與之結婚，而營舊衣業之生活。然婦人之嗜酒如故，終使之失望而幾於狂易，最後所有之倫常關係盡斷，乃襲巨產而獨居終身。此等事實，在人生亦不得謂爲必無，然以此代表人生一切之倫常關係，則顯然失實矣。吾國小說中類此者尚少，儒林外史雖以諷刺著，然尚多風趣。水滸則尚帶浪漫色彩，其書中人物十九皆具美德，固非盡爲地獄變相也。然水滸之諷刺主義，根本乃與此種寫實主義相似。其書中之英雄，捨少數如宋江、吳用、時遷、劉唐、阮氏三雄一類人物外，其初皆爲良好之市民，且多有職業或爲官吏，然必造設種種之情況，使之不能不自陷於匪類。如林冲則爲權奸所陷，武松則由於其嫂潘金蓮之惡，盧俊義、楊雄則由於其妻之淫蕩，徐寧、呼延灼、關勝、索超，則由於宋江、吳用之設計，一若密佈天羅地網，終有以使之『逼上梁山』者。其宗旨可比於哈第之命運主義，然尤惡於水滸者，則在此輩一經爲盜，其行爲乃與盜匪相若，殘酷貪婪，奸險變詐，無所不至。如宋江之三打祝家莊，其最著之例也。雖云作者意中實不滿於宋江，而終篇盧俊義之一夢，已指明宗旨之所在，然其隱微之旨，不敵其顯明之描寫。其遺害之酷，至爲盜匪所取法，固盡人所知者。蕩寇志之作，在藝術上言之，誠不免狗尾續貂之譏，以宗旨論，不得不謂爲應有

之抗議也。近日小說家宗旨之類於此者，當數李涵秋。李氏之作無剪裁，無章法，具清末小說家之通病。其描寫人物之具諷刺主義，則與此同。而尤可憎者，厥爲其描寫每一貞靜有德之婦女，必嫁一愚頑惡劣之夫，歷受舊式家庭種種之虐待，其宗旨一若務以造成地獄變相爲快者。此種人生觀之不正當，殆非百口所能辯也。

第三類之寫實小說，則更進一層。蓋已認性惡爲固然，既無庸如佛羅貝爾、易卜生之疾視，亦不須如巴特拉、蕭伯納之諷刺，僅爲窮形盡相之描寫，而以爲能得人生之真相。此類文學已入所謂自然主義之域，蓋已至『醜化』之極端矣。最可作爲代表者，爲毛柏桑之好朋友（*Bel Ami*）。書中叙一不務正業之少年，以友人之援引，得廁身於報界。其友死而娶其妻，復奪其妻遺產之半。繼乃設法得私其報館主人之妻，終則與其妻離婚，而娶報館主人之女，假冒男爵享巨產而爲議員。此種曲繪無行小人之勝利，真有令人腐心切齒者。而其文辭，乃至爲優美，其設色佈景，亦多可喜，則尤可恨也。其餘如曹拉、杜來色之徒，則尤變本加厲耳。此類小說，可以吾國現行之黑幕小說如歇浦潮等當之，蓋已無宗旨之可言，惟以曲繪社會之黑幕爲快。愈窮形盡相，愈見其無心肝，視悲觀之諷刺主義，又下一等矣。

總而論之，寫實主義之失在知人性之惡而不知人性之善，在知人之情慾無殊於禽獸，而不知人類有超越於禽獸之長，有駕馭、控制、遏抑其情慾之衝動使歸於中和之本能。在

認定性惡爲固然，因而以克己復禮爲徒勞，節制嗜慾爲掩飾，名爲揭穿黑幕爲社會之殷鑒與針砭，實以描寫日常社會所不容之非禮、犯分之行爲以爲快。或苦於社會之制裁，自身不敢恣情縱慾，干冒社會之不韙，乃藉文字以宣洩其獸慾之衝動。其動機與一般下流淫猥之說部相若，不過作者之藝術高下與之懸殊耳。乃錫以求真砭俗之美名，豈不哀哉？夫人類之惡德故不妨時時加以譏諷，然不宜含有怨恨賤視之意。彼真正之寫實家如沙克雷者，深知人類之弱點，故其書中，無一盡善之人物。於其弱點，亦不惜盡情描繪之，以爲人類之借鏡，然非抱悲觀主義如佛羅貝爾者可比，而與描寫人類之惡德爲快如毛柏桑、杜來色等，又有霄壤之別焉。中外諷刺小說之最相類者，莫如鏡花緣與斯威夫的(Swift)之海外軒渠錄 (*Gulliver's Travels*)。然讀林之洋之被困女兒國等故事，祇覺其機趣橫生，發人深省。至海外軒渠錄中述馬國之人類，兇暴獐獷，雖禽獸之不如，則不但謔而虐，且滿抱悲憤疾世之心矣。彼以針砭社會爲文學之職志者，其知所擇術乎？

說者每以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之勃興，歸咎於科學。在思想史之演進觀之，誠非虛語。然吾以爲此非科學自身之罪，而爲誤解科學、誤用科學者之罪也。猶諸火然，人類以能利用燃燒之功用而文明始進，自火食至於汽機，莫非火之是賴。然兵燹之焚人都邑，盜匪之燬人居室，亦惟火是賴。以有兵燹與焚掠，而遂歸罪於火，則不啻因噎廢食也。科學本利用厚生之所資，人類不用之以資生而用之以相殘殺，則不善利用科學之罪，與科學自

體無與也。科學之爲害，始於昔日教會之壓抑思想之自由，彼具愛智之精神者，一旦既獲思想之自由，脫宗教之束縛，遂舉宗教與人文主義之精義，一並而推翻之，則所失大矣。以比較人種學之研究，遂知任何宗教，皆導源於初民之迷信。以天演學說之成立，遂知人類實與猿猴同出於一祖，於是克立弗得（Clifford）乃發『未有耶和華之前，先有我在』之狂言，賴白拉思（La Place）乃發在其天體機械系統中，不須上帝之毅語。赫胥黎之極端生命機械觀念，至謂苟算學誠能造於最精微之域者，則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人在某處作某言動，皆可以算學公式求得之。此種極端之唯物觀念，全出於一時之科學狂熱，今日已有不滿於此者矣。斯賓塞爲天演宗之大師，亦唯物哲學之健將也，彼之昧於超理智之境界，至視柏拉圖語錄爲陳編斷簡。然其研幾哲學之終極，乃立不可思議學說（Agnosticism），殆亦知理智之有窮矣。故同一研究試驗生物學，羅勃（Loeb）以之得生命之機械觀念者，杜里舒以之爲其生命哲學之基礎。同一發明物競天擇之學說，瓦雷斯對於人類之精神生活，乃與達爾文異趣。近人每不知宗教與科學爲兩事，實則除宗教之儀式與迷信外，二者毫不相衝突。吾人雖知創世紀之妄誕，六道輪回天堂地獄之虛無，然佛教與基督教之精義，仍不以科學之發明而動搖也。吾以爲文人誤用科學最甚者莫如天演學說。吾身爲治生物學之人，然最惡時下少年所謂十九世紀爲生物學之世界之說。自達爾文物種起源論行世之後，證明創世紀之謬妄。而人類爲由下等動物所演進，與夫物種之繁殊，由於生存競

爭之激烈，物競天擇之效用，固矣。然此不過科學上之大發明，捨破除數種無根之見解外，固不必影響於一般之人生觀也。而一般不知生物學者，乃視爲奇貨可居，動輒以之爲哲學之基礎。如尼采之摭拾生存競爭說而大衍其超人主義，至演成德國帝國主義與此次歐戰之大慘劇。又如一般思想家之濫用進化、天演之名，引起若干無謂之紛爭，皆是也。夫事物歷時而必有變遷，固屬常理。然不能概謂有遞嬗之跡者皆爲進化、爲天演。生物之自單細胞之原蟲動物進而爲人類，可謂爲進化爲天演。電子之構成，自原子量之輕如輕氣之原子，至重如錳之原子。原子之構成，自含少量之原子如水之分子，至含數千原子如蛋白質之分子，可謂爲進化、爲天演。至星球與太陽系之由星雲凝結而成，地球凝結而成山海，風水剝蝕火成巖，復變爲水成巖，則祇能謂之爲變遷，不得比之於進化與天演。社會組織，自酋長部落制遞嬗爲封建，終爲帝國，可謂爲進化、爲天演。古昔峨冠博帶，今日短衣窄袖，昔作靈蛇髻，今作墮馬裝，則祇得稱爲變遷，不得比之於進化與天演。自天演進化之名濫用之後，而思想之紛亂以起。於是對於一般無進化與天演可言之事物，亦加以進化天演之名。故道德觀念，除在榛狉時代而未進於文明之域者外，無進化天演之可言者也。聖賢之徒，不能世出，孔子、蘇格拉底、釋迦、基督諸聖，距今皆已數千載矣，未見後人能進化天演以勝之也。其言行之精微，似已盡得人生哲學之究竟，後人之思想未見能進化天演以勝之也。今人則以唯物主義、自然主義爲進化、天演矣，文學亦然，自商

周至於唐千餘年而有李白、杜甫，自喬塞數百年而有莎士比亞、彌兒頓。以古況今，猶自可言進化與天演也。唐至清千餘年而詩人未有勝於李白、杜甫者，自十七世紀至於今日，英國詩人未有勝於莎士比亞、彌兒頓者，則不得謂文學之變遷爲進化與天演也。今日則以破棄規律之自由詩、語體詩爲進化、爲天演矣，種種花樣，務求翻新，實則不啻迷途於具茨之野，無所歸宿，皆誤解科學、誤用科學之害也。

歐西浪漫文學尚有一最大癥結，厥爲誇張情感之戀愛。其下者遂如近世頹廢派，惟以描繪詠歌淫猥之事爲職志，其上者則尊視戀愛至於宗教之域。此種不切事實之幻夢，未有不至使人失望者。失望之餘，或流於恣情縱慾，或疾視男女關係如蛇蝎，欲求如國風所稱之琴瑟靜好，殆無其事，要皆浪漫主義不中正之害也。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以孔孟之聖，於此尚無異辭。孔子刪詩，首以關雎。而關雎則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轉輾反側。』可見篤於情愛固聖賢所許也。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方得情愛之正耳。至『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龍也吠』，則能以禮自防矣。中國之言夫婦之道，以能敬爲尚，故舉案相莊，傳爲佳話。蓋若僅戀愛之是求，則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吾常讀白朗寧夫人之葡萄牙歌（*Sonnets from Portuguese*），未嘗不嘆慕其愛情之真摯，與其筆力之偉大，然終覺其不免失於中正也。歐西之浪漫戀愛，始於中世紀之武士時代（Age of Chivalry），其時之武士，不惜以生命博得美人之一粲，

其崇拜婦女，不啻奴婢之崇拜其主人。其時文學之理想結構，要爲一美人爲暴徒所劫，一武士拯之於難，而得其愛情。此種可哂之理想，至西班牙文豪席萬德（Cervantes）之唐克孝傳（*Don Quixote*）書出，始漸泯滅。而羅斯鏗（*Ruskin*）方以此爲席氏之罪案焉。後世浪漫文學之言愛情，則尤進一層。其所愛者並非實際之婦女，而爲不可捉摸之幻影。蓋非愛其人乃爲愛而愛，當求而未得則擬之如天人，及其既得則浪漫幻夢已失，其所愛者已不復爲天人矣。中國文學言愛情與此類浪漫文學家相若者，厥爲石頭記一書。書中尊崇女子，至謂『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至欲說女子之名，先須以香茶漱口，寶玉至以服役於其群婢爲樂。此書之後半，爲高蘭墅所續，吾不知苟使曹雪芹躬自爲之，結局當何若。苟使寶玉果娶黛玉者，抑能琴瑟靜好如國風所許乎？抑浪漫之幻夢，以實現而失其光彩乎？觀夫襲人、寶釵之陰奸，王熙鳳之酷毒，則寶玉之出家，殆已知其『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之說，爲不可信耶？自新潮運動以來，吾國少年『文人』，競起模仿歐西浪漫文學之言情愛，心絃、淚泉、含羞、肉顫之詞滿紙，思想之不健康，不言可喻。吾人知譏易實甫之癸丑詩存爲頹廢派文學矣，對於此類之新頹廢派模仿文學，亦知有以批判之乎？

以上所陳，對於歐西與吾國思想與文學不中正之處，言之綦詳。此皆違背文學之標準者也，盡去其所短即爲合於標準。吾人對於文學不必步趨古人，已可於古昔文學不中

正之處見之。今日之浪漫主義爲可訾，昔日之老莊、魏晉之浪漫主義亦在可訾之列。今日之毛柏桑、曹拉、陀司托夫斯基、戈爾克之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爲可訾，昔日之水滸、金瓶梅亦在可訾之列。勿以爲不趨極端不爲矜世駭俗之論，即不得爲好文學。中外最佳之文學，皆極中正，可爲人生之師法，而不矜奇駭俗者也。在今日宜具批評之精神，既不可食古不化，亦不可惟新是從。惟須以超越時代之眼光，爲不偏不黨之抉擇。文學思想，常涵局於時代與超越時代兩原素。前者以時而推移，後者亘古而不變。在孔子之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已爲理想之生活。在今日，三者皆可不從。然『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之語，則雖至四十一世紀、一百世紀，猶爲可信也。勿驚於『時代精神』(Zeitgeist)之名詞，須知最不可恃者，厥爲時代精神，以其不含永久之要素也。反而觀之，『古昔精神』反較爲可恃。蓋去今日已遠，吾人對之已無一時之狂熱門戶黨派之見，其短處、失處不能逃於吾人之耳目，其局於時代之原素，不能強吾人以必從。吾人所景仰讚嘆者，要爲其超越時代之原素也。勿務以創造爲懷而忘不可免之模仿。古人之聰明智慧，與今人相若，而生於今人之前，自多先今人而發明之機會。歐几里得在希臘時代，已發明幾何原理。彼既捷足先得，後來者乃不得不步其後塵。孔子、蘇格拉底，已得人生哲學之精髓，吾人之天性不變，則亦不能捨其人生哲學而另創一健全之人生哲學。詩歌之體裁，既經古人之研幾，而窮其正變之理，則亦惟有追隨其後，而享受其工作之遺產，不必

務求花樣翻新也。幸也宇宙間事理無窮，人類天性之蘊蓄亦無窮，即不創矜奇立異之說，文學之材料，亦不至缺乏，而尚能圖有超越時代之成就。否則如焚燒茅草，『驀地燒天驀地空』矣。今於篇終，應殿以薛爾曼教授 (Prof. Stuart P. Sherman) 論麥雷迪士 (George Meredith) 之文中所舉之文學目的：『如何以給與快樂而不墮落其心，給與智慧而不使之變為冷酷；如何以表現人類重大之感情，而不放縱其獸慾；如何以信仰達爾文學說，而同時信仰人類之尊嚴；如何以承認神經在人類行為中之地位，而不至麻痺動作之神經；如何以承認人類之弱點，而不至喪失其毅勇之概；如何以觀察其行為而尊重其意志；如何以斥去其迷信而保存其正信；如何以針砭之而不輕蔑之；如何以譏笑其愚頑而不賤視之；如何以信認惡雖避善，而永不能絕跡；如何以回顧千百之失敗，而仍堅持奮鬥之希望。』此則文學之真正標準，而欲創造新文學者所宜取法也。

〔一〕意謂為虎添翼，貽大患於後日。

(原載學衡第三十一期，一九二四年)

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

戊戌六君子皆號稱能詩，年少而知名最早者爲林墩谷；楊叔嶠聲譽亦卓卓；譚壯飛之詩，則代表當時浪漫風氣，仿佛似龔定庵。陳石遺先生晚年專喜香山、放翁，乃亟稱楊漪春。予獨以爲劉裴村之介白堂詩，不但爲六家之冠，近世亦鮮有能過之者。以局度論，介白堂詩不得稱爲廣大，晚清末季大家勝之者甚夥；以精嚴粹美論，則遠可追蹤柳州、阮石巢，近可平揖高陶堂、陳仁先、夏映庵。其取法漢魏三唐而不逮於宋，與高陶堂尤相似，而靈雋之處，或時過之；其句法之研煉似陶堂，而不過於晦澀，蓋造琢句之極詣者。陳石遺近代詩鈔所選錄，實未能盡其所長也。客居無俚，輒喜玩味其游觀之作，在予論近代五十年之文學篇中，曾稍稍述及之，今請更得申論焉。

介白堂詩自以其紀游寫景諸什爲第一。律句之佳者，如『暖風秧馬水，遲日海棠樓』，『月暄穿石水，風折過橋煙。栖鶻危巢黑，肥鮑細網鮮』，『雪風吹黑塞，珠斗掛黃河』，『壁雨長垂畫，溪雲不掩鐘』，『石壁天心滿，湖樓客語閒』，『山月犬聲寒似豹，荒江客夢淡於秋』，『隔樹鄉音山鳥識，歸船人意渚花親』，『野水照天浮塔去，江雲留雨入城飛。客心清鏡開塵沼，人語疏鐘共翠微』，亦精微、亦閒淡、能壯闊、能幽微，寫景之上乘也。古詩如詠巫峽石云：『韻分九峰高，骨挾萬古瘦。尺腹藏風雷，百怪入空漏。元精吐殊形，遠勢含

鍛透。』錘煉之力，已試其端。瀘州忠山四首句云：『一鳥坐樹言，已過春之半。游興濃於雲，好風吹不斷。』春暄與夏涼，虛實各成玩。』竹風意欣欣，松徑陰密密。鐘鳴潭愈空，客歌花自默。』真神肖詠懷堂之句法，已近似其游峨眉諸作矣。

介白堂詩最精之作，爲其峨眉紀游詩。夫寫峨眉與寫他山不同，環顧禹域名山，其風景能與峨眉相若者殆寡。五嶽之高不過數千尺；東南諸山以匡廬、天目最爲雄峻，不過海拔五千餘尺；天台號稱四萬八千丈，實則不過三千餘尺；南北雁宕，則瀕海島嶼，近代始出海面者耳。滇桂諸山或能與之頡頏，然過於荒遠，游屐鮮至，故亦無稱。獨峨眉遠續崑崙西來之大脈，近臨江水，與瓦屋奇峰相對峙，高聳一萬餘尺。讀太白『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白傅『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之句，每覺淒竦入骨。且蠶叢魚鳧，開國茫昧，夜郎六詔，異族雜處，在在含神秘荒怪之意。故詠峨眉必須別具手眼，尋常模山範水之筆，以狀峨眉必不能取勝也，惟介白堂詩知此能此，斯爲最勝。通觀其詠峨眉之古今體詩，無不以此爲秘訣，故雖太白廬山謠、夢游天姥吟諸什，皆不及其荒怪奇秀也。其望峨眉山句云：『香象河流騰白足，澹蛾江影照青衣。寸心塵外尋煙客，一笑雲端見玉妃。』已示人以寶山靈蘊之一瞥，而知賡續而至者，必尤多耳目難狀之奇境。清音閣七律句云：『片石雷霆撐衆壑，一僧風雨立雙橋。草香噴雪春眠麝，松氣沉山暝下雕。』古化成寺句云：『雕眼射人風力勁，木皮衣屋電聲微。』羅漢三坡句云：

『鬚髻似鬼陰崖樹，拗怒衝人大壑鷹。』大小雲壑句云：『倒噓人影龍初過，半沒松身鶴不知。涌地佛光喧震旦，浮天海色照西夷。』大坪句云：『不知松柏雲中綠，疑是蓬萊海上青。客子瘦筇陰磴雪，仙娥寶瑟夜池星。』九老洞律句云：『石泉灑灑森銀竹，巖雪條條界碧松。乳竇雲中眠虎豹，陰河地底走魚龍。』雷洞坪律句云：『如絲龍氣南天雨，小咳兒聲下界雷。雹積陰林諸客肅，風吹殘瘴百巒開。』華嚴頂句云：『老僧抱子求僧飯，閒客看人打佛鐘。下界雲霞招杖屨，夕陽紅翠動山松。』金剛臺句云：『九疊屏風回日月，一螺蒼翠見東南。下方鳥泛紅雲海，上界龍分白石潭。』華藏寺句云：『雲海樓臺生日氣，雪山鱗甲是江源。登參踏井雙行屨，拜猓朝蠻五色幡。』峨眉最高頂句云：『三秦鳥道衣邊接，六詔蠻雲杖底來。』雙飛橋句云：『泉分太古雪，人立過來身。』小金剛臺句云：『洞雷生午屐，巖雪落晴鐘。』錫瓦殿句云：『虎過人邊石，雕盤佛頂松。』華嚴頂句云：『棟香花鳳窟，松黑老猿宮。』巖湍雲水，草樹禽獸，無一不瑰異奇詭，確宜描繪峨眉而不可移諸他山者。柳柳州『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之句，人已賞其新異，至今傳誦不絕。介白堂詩此類之佳句，觸目即是，寧不令人低首哉？

其古詩尤能盡刻畫之能事，如虎溪橋句云：『人語松上雲，鳥鳴花間露。潤草碧如煙，僧樓紅在樹。寺隱襟漸靈，山空夢初悟。』獨臨竇見溪危石上小坐句云：『是時春潤碧，小風扇蒲蔕。我心歡素問，山靈助孤賞。鳥負溪日飛，魚吞浸霞響。巖語落猿獲，潭氣發蛟象。藏天

水心寬，胎雲石神長。『洪椿坪句云：』寶峰出西檐，秀氣生南靡。空翠自成響，如語靜者機。元覽隨化遷，神聽異音希。『極似阮石巢，置之詠懷堂詩中，可亂楮葉。』至清音閣句云：『嘗聞戰雷霆，大聲墜猿鶴。風濤落方寸，夢寐隨煙屨。到來符文隱，雙橋緩局鑰。禪悅生細涓，聽因解巖壑。澹如有生初，見此真靜樂。虛深得琴理，噴薄騰詩謔。』雙飛橋云：『晴風吹飛雨，灑白東南天。陰壑冰陷日，陽坡雪流泉。名山骨幹勝，諸水繫絡連。一雨騰百脈，雙橋束微咽。缺月共青嶂，掛虹搖紫煙。雷霆鬥地裂，草生飛空懸。』仙姑彈琴池云：『玉姜迷壽年，陽娃感精變。寥天上清月，不鼓琴理善。坦坦古池平，淒淒漏泉噓。借問誰動操，衆山響葱蒨。豈撥琉璃絃，聖凡爲舞徧。豈奏隱形鐘，聲聞不可見。』鑽天坡云：『人影共明滅，山雲亦飄飄。呼吸通帝座，昇攀俯仙橋。佳氣東南來，鬱鬱千里遙。揮策撥氛靄，聳心寄霞標。小咳驚猛隼，側身搏飛猱。』接引殿云：『冰蠶抱倒景，雪虹飛巖陬。寒暈一何闊，玉海皓以幽。吹冰風無春，化石木萬秋。』則荒怪奇偉，至非阮石巢所能及矣。不但阮石巢，古今來作者詠山水之什，殆未有若此者，惟太白興到之作，仿佛似之耳。故即有此一卷峨眉詩，已足藏之名山，傳之無窮。僅就寫景一端而論，介白堂詩已不難獨步千古也。

此外寫景之佳者，如游翠微山云『微雲墮馬前，照我萬古襟。虎峰帶霞色，龍池轉松陰。暗泉穿寺來，如聽篁中琴。香界木蘭花，高檐宿仙禽』，靜穆之氣，溢於言表，雖與游峨眉詩異趣，然仍令人韻味無已。宿黃龍觀云『衆山肩背生虛空，負天抱海光無窮。人之

峰翠靜不散，萬綠浸眼無青紅。石磴蛇盤踏煙霧，幽泉如佩鏘余步。鶴毛蕭蕭墮蒼蘚，龍氣鬱鬱纏珠樹。亂松瀑頂過吟身，一鶴空中繞詩句。取境在東坡、太白之間。至白雪吟云『清涼寶山思一見，秀發五朵寒芙蓉。峨眉石骨冰作肉，爛雲衣裳不可逢。蓬萊左股愁凍折，梅花尚倚尋仙筇。不然千樹萬樹松，黃山之三十六峰。興酣赤腳踏冰上，或騎白鶴哦雲中。匡廬矐然五老翁，背負幾疊銀屏風。九關神童掩日角，一笑玉女開天容』，則神似太白。自世宗宋詩以來，此種神采飄逸之作，久不獲見，偶爾讀之，頗覺空山窮谷得晤故人面也。律句如詠白蓮云『殘月自和煙際墮，此花方稱水中開』，峽中見桃花云『繫舟江水無情地，到眼陰巖一笑春』，京寓小園云『殘蔬雨過還新綠，老樹春遲得久花』，皆隱秀可玩。至『魄力掣鯨碧海，夢魂飲馬黃河冰。山川南北有奇氣，史遷疏宕吾豈能』，則又撥銅琵琶執鐵綽板，高唱大江東去矣。

寫景固裴村所長，然徒言寫景不足以盡之也。清季詩人，善以白描法攄臆抒情，如鄭子尹即最以此擅長者，而陳伯嚴靖廬述哀，鄭太夷述哀，哭顧五子朋諸詩，尤爲膾炙人口。裴村送其弟厚村還蜀諸詩，亦以真摯勝。如『可憐欲別未別時，強作慰語含悲辛』、『常時每誦丈夫志，對汝今爲兒女仁』，友愛真摯之情，溢於言表。雖裴村爲詩素尚華采，至此骨肉離合之間，出語但有本色，而不施一毫藻飾之功也。其第二首云：『別時弟作家園圖，動我鄉愁涕如屑。池中鯉魚長尺半，竹間好鳥調新舌。』臨別婉嬾之情，以閒筆繪出，而襯

以『嬌兒七歲長都中，吐語已如嚼冰雪。泚筆題詩滿其上，亦說思鄉情內熱。落句直仿離騷經，作書還擬龍門闕。當筵驚起老兄弟，一笑別腸幾拗折』，家人父子濡沫之情，盎然滿紙，不覺其有譽兒之癖也。其第三首云：『孤鴻分飛寡鵠翔，我有一妹稱未亡。頗聞撫子在嬰幼，乳點淚花悽斷腸。自生女子名桂仙，想見丫角簪花長。生平未睹夢不得，安得抱之置膝旁。今年三十妹初過，早梅十月含冰霜。杯盤燈火亦無分，空寄壽簡稱寧康。妹顏豐皙身頗健，不如弟貌瘦以黃。弟歸豈免問及我，髮凋齒豁心空強。』絮絮寫來，熱淚盈把，『妹顏豐皙』兩句，尤見其摯。言爲心聲，非篤於孝友者，不能爲此語也。

裴村之傳於後，自以其戊戌死事爲最。嘗聞諸陳伯嚴先生，其人賦性孤介，寡交游，以杜門讀書爲樂。戊戌譚復生說袁世凱率兵圍頤和園之密謀，彼實不與，此言固信。然謂裴村不疾視西后，疾視朝政，欲爲徹底之改革，或能知幾待時，明哲保身，則其詩適以證其不然也。其南來句云『勸我承家獬廌冠』，即見其自負之甚。其城南行云『路有毆死人，可抵螻蟻命。將相勒馬過，臺諫盡阿順。余曰輦轂下，乃有此暴橫。想見天上人，天心爲傾震。平時不法事，此間猶謹慎』，則疾貴胄之專恣。美酒行云『殺孩養老親，子婦誠何當。亦有成童兒，不及兩餅償。明知非我子，肉顛心已僵』，後堂進高燭，躡屣來名倡。主人命射覆，還成賭百觴』，則哀惻獨之無告。送張安圃師出任桂平悟道云『舉朝皆婦人，老海發狂嗤』，古人若閑邊，守疆今不支。要當致太平，無用以爲奇。區中武不滿，實又非所宜』，送雲坳出守梧州云『利風百竅中人身，

國脈一絲懸鬼手。斡旋天地雖無力，排繫風霜猶有口』，則疾朝宰之非人、武備之不修、國勢之不振。其雜詩語尤激切。『東海闊且深』一首，指穆宗誅安得海事；『窮陰滿八極』一首，斥西后之專擅，至有『陽剛抱龍德，陰氣散乾坤。主山遭厄厄，五嶽噤不言』之激語，而『姐已傾有商，褒姒滅宗周。天意信遐邈，女禍亦因由』，則直以呂雉、武曌擬西后矣。故可謂戊戌政變，裴村雖不與謀，而心必不非之也。裴村刺時之詩，雖亦小雅之怨，而予常覺其失之過怨，如『荒君視熊膽，哲后視猩唇』，如『海軍且揚威，嬉此明湖曲。仙人且弄姿，媚此西山綠』，皆怨而且毒，大非臣子所宜出者，以此賈禍，亦有自取之道。杜陵之新樂府，白傅之諷刺詩，皆不如是也。裴村知爲『獨傷言利臣，變法而府怨』之言，抑知戊戌變法之宗旨即在富強一念，今以其失敗，乃得諉過於人。實則庚子以後之變法，即導源於戊戌，適爲辛亥革命之導綫，而重爲今日政局魚爛之主因也。最可傷而最可笑者，如裴村雜詩中，極稱將軍溥侗，孰知此異凡子之龍種，十七八之雛鳳，後日乃爲日與倂優爲伍，袍笏登場之侗五爺也。急不擇術，昏不知人，戊戌債事以此，遺患乃至於今日，未知所屆，哀哉！

雖然，裴村已矣，戊戌政變之功罪，後世自有定論。關於介白堂刺時之作，事過境遷，後人或淡然視之，而其刻畫山水之秀句，則在中國三千年所爲詩中別開生面者，中國文明一日尚存，介白堂詩終可流傳於天壤間也。

學閥之罪惡

閥，至不詳之名詞也。閥之初義爲閥閱之家，蓋指貴仕高門而言。引而申之而附以惡義，乃重謂憑父兄之蔭，不勞而食、擅作威福、欺壓良賤之貴族。更引而申之，則凡一種人以其朋比之勢力，不遵社會中正生活之軌範，以暴力或機詐，巧取豪奪踰分之權利者，皆得謂之閥。故軍人者國之干城，以效命疆場、維護國權爲天職，正市民所應崇仰愛護也。及至崔楊恩仇，喋血鄰封，淫擄劫殺，禍被閭巷，國本因之動搖，民生因之凋瘵，而勢力深厚，裁制無方，則國人疾首蹙額，願與偕之，而稱之爲軍閥。又如商賈特籌握算，貿遷有無，全國農工，交相利賴，在今日社會組織繁複，農工業日進步，車航所至，千里眉睫之日，一國政治與實業之運行，尤賴操財權之巨子爲之擘畫。及至登高壟斷，恣爲奸利，上而侵及國家之府庫，下而奪及小民之衣食，而錢能使鬼，術可通神，懲之不能，籲之罔職，則國人側目而視，而稱之爲財閥。甚如俄國專政之無產階級，以衆暴寡，暗無天日，亦可稱爲無產閥。既下賤如北京之挑糞夫，對於市政處之衛生干涉，無論是非，橫以罷工相抵制，亦可稱爲糞閥。今之號爲學閥者，亦無異是。

夫教育者，一國文明之所繫。師儒者，人間最清高之職業，幸而身擁而臯比，享教育英才之大樂，負百年樹人之重任。而束脩乞奉，至薄亦遠超乎農工食力之資，其厚者且擬

諸中上官吏之奉給，復無簿書之勞，折腰之辱。宜如何躬自策勵，宵旰不遑，以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乃錙銖計利如市儈，攘奪恫嚇如盜賊，出位而談政治，而卑劣遠勝於官僚；交口斥責軍閥，而橫暴倍徙於武夫。又或呼朋行類，據學校為淵藪，引學生為爪牙，既不受政府之約束，復不顧社會之譏彈，浪糜國幣，多至年數十百萬，乃囂然以學者以教育家自命。其勢力之橫暴，甚至武人與之周旋，官吏與之勾結，予聖自雄，不可嚮邇。則人竊謚為學閥，寧求全之毀哉？

吾國學閥之興，始於胡適之新文化運動。胡氏以新聞式文學家之天才，秉犀利之筆，恃偏頗之論，以逢迎青年喜新厭故之心理，風從草偃，一唱百和，有非議之者，則儂薄尖刻之惡聲報之。陳獨秀之流，復以卑劣政客之手段，利誘黠桀之學生，為其徒黨。於是篤學之士，不見重於學校，浮誇之輩，名利兼收。中國商人，本無資助教育之熱情，間遇慷慨贈金之穆藕初，乃派遣無方，使之發唁眼之憤語，使青年誤認求學之宗旨，社會對教育抱懷疑之態度，此學閥之罪一也。及至『五四』風潮，利用政府之罪惡激起群眾運動之狂潮。總長可以驅逐，校長可以毆打，干涉政治，視為學生惟一之天職。嘯聚既眾，法律視同弁髦，行為等諸盜賊，毀居室，焚報館，毒學生，以檢讎貨為名，而焚燬商人之貨物；以懲奸宄為號，而害及市民之軀體。其首領且與政府相勾結，明分金法郎，把持俄國庚款，得勢則攫取顯職，失勢則鼓惑群眾。又或受異族之豢養，不惜為虎作倀，以破壞社會組織為職

志。甚至驅狂瞽之青年於死地，致十餘齡之小學生，陳屍道左。以教育爲武器，以學生爲貓爪，此學閥之罪二也。於學術則不察國情，輕於改作我國固有之文化，詆謀之不遺餘力，認孔學爲吾國衰弱之主因，漢文爲普及教育之障礙，謂杜甫不如沈尹默，以杜威配享耶穌，言教育則二四、三三，蒙得梭利、道爾頓，但圖制度之更張，不問課程教授之良否。每每本校附屬小學畢業之學生，不能考入本校之附屬中學，本校附屬中學畢業生不能昇本校大學本科，人有非議者，則斥爲不知教育。廢國家之公幣，廢學子之光陰，壞固有之文化，倡虛偽之教育，此學閥之罪三也。於服務則兼差累累，不時曠課。司農藝、化學者，而教授生物學，復坐領月薪，一課不授。或勾結政府軍閥與異族，掛名教席，獵取顯官，置學生學業於不顧，對於他人之以真誠辦學者，乃嫉妒之而謀破壞其事業，必欲使薰蕕同臭，使人皆已若而已。不顧國家之命脈，惟奸利是圖，此學閥之罪四也。

以此四者爲綱，其罪惡之細目，殆擢髮難數。吾國商民既無知識，官僚、軍閥尤無良心，未來之一綫光明端在教育，而學閥破壞教育不遺餘力至於此極，殆將陷吾國五千年華胄於萬劫不復之域矣。今人動言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擬知今日切要之圖，厥惟教育革命，務使此種學閥學蠹，投諸豺虎，投諸有北，匿跡銷聲於光天化日之下，則教育趨於正軌，政治革新亦易於反掌矣。有志之士，盍興乎來！

（原載東南論衡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五年）

評亡友王然父思齋遺稿

余友王君然父，於癸亥三月十三日歿於南昌，余曾爲詩以哭之。余與然父之兄簡庵爲遜清宣統年間太學同學，文字道義相切磨，誼同骨肉。丙辰余自美洲游學歸南昌，乃獲交然父，聞聲相慕者已久，握手遂如故人。自從蹤跡益密，煮茗談藝，時至夜午。尋同爲掾省中，兩廡相隔，僅一短垣，贈詩所謂「過牆鄰葉綠婉婉」者是也。坐曹之餘，每乘隙過從，清言竟午。一篇脫手，爭相舉視；一字推敲，輒忘爾汝。故然父爲詩之甘苦，余知之最深。戊午秋余客秣陵，然父亦往來燕贛間，後又從使車西渡。契闊日甚，然函問無間，詩簡亦無間。即在壬戌臥疾京邸之候，病情進退，客懷鬱愉，靡不盡告。哀訃之來，瞠若夢幻。久欲俟其遺稿刊定，爲文論之，兼述其人。人事奄忽，倦羽再自海外歸來，而簡庵鏤其遺詩，亦藏事矣。忽忽三載，斗酒隻鷄之酌尚虧，回車腹痛，情何以堪？雖誦佳句，追維言笑，真不知涕之何從也。

然父名浩，一字瘦湘，吾鄉南昌王香如先生益霖之第三子也。伯兄簡庵，夙擅時譽。仲兄再湘，亦有才名，早卒。君隨宦河南，舞勺即能文，十六爲詩摹擬長吉，僉稱神似。爲駢體文，抗手徐庾，上薄漢魏，唐宋以下視之欣然。十八與伯兄同學倚聲，片玉、稼軒，皆窺堂奧，積草褒然，刊爲南州二王詞，傳誦士林，旋亦棄去。國變後，隨封邱公挈眷居袁

州，癸丑封邱公卒，君哀毀骨立，大病幾殆。病中讀晉書、南史，文體益進。翌年君兄弟就食南昌，主持報章文苑，詩文辭以及小說、筆記莫不佳妙，一時頓翔紙貴之譽。丙辰省計司羅君德甫聘君任秘書，優禮踰恒。吾邑程汪山先生以部郎居端忠敏幕中有年，擅丹青，精鑒別，久爲藝林推重。國變家居，於報端得讀君兄弟詩文，極爲欣賞，乃囑其門下曹東敷爲介。一日君兄弟與曹君三人造謁，時汪山先生方患腰膂之疾，偃蹇在牀，聞報矍然起坐，不自知其患苦也，握手歡忭，相見恨晚。先生藏皮昔賢書畫至富，輕不示人，至是乃盡出所藏以供藻鑒。君於採菱圖端題北曲一散套，後夫人程氏來嬪，即以此圖隨媵，文字因緣，極風流之佳話焉。君在計司時，文譽著甚，一時耆宿皆折節相交，如義寧陳散原、崇仁華持庵、仁和吳麻齋諸先生，其尤著者也。陳散原稱其詩『吐棄凡近，多骨重神寒之作，力追山谷，筆端可畏』。散原近代詩家第一，評騭文字，素不假借，稱許少年如此，誠異數也。義寧曹東敷，夙與陳散原、程汪山諸先生游，識高而疏狂自喜，於名下少所許可，於君獨推重，每謂『以華持庵爲盟主，而吾二人輔翼之，當爲西江壇坫生色』。其餘自附風雅者，靡不以從君兄弟交游爲幸。英年有文采，如程汪山之諸子柏廬昆季，都昌吳端任、胡雪抱，安義胡湛園，南豐劉伯遠，皆士林之彥，而君兄弟之上客也。比年以來，盛事雲散，端任、東敷、湛園先後殞謝，文運之盛衰，殆亦有天命耶？

君二十以後爲詩宗奉宋賢，少時摹擬漢、魏、昌谷，浸淫杜韓之作二三百篇，悉刊落不

存。君思力精銳，風格雋上，吐語不同凡近，服膺山谷，得其神髓，雖間有摹擬太似處，然無宋派粗獷啞啞之弊，亦無浮響，各體均工，無分古近也。此期之詩余最喜其八月十四夜聽汪竹居先生鼓琴一七言古詩，精力彌滿，通篇無懈可擊，格調句法，置之山谷集中，可亂楮葉，殆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後有數之傑作也。如『初彈庾廖味甘苦，娥江女兒神絃語。忽然迸作萬猿叫，施州去天尺有五』之美其琴，如『紛如九秋下羈鷹，稍稍雪山落霜翎。胸中直有過秦論，下指已是陶唐生』之美其人，其人其琴，得此佳什以彰之，殆可千古，而讀者盡人皆欲『洗淨從前箏笛耳』矣。其意境之超，句法之煉，確爲涪翁法乳，而非西江末流所可比擬者。又如寄贈印佛三十二韻句云：『報家十年官不徙，遺核作花子跳鯉。王掾無功治黑頭，陸郎有書屬黃耳。』『長安萬事抱冰炭，勝日王孫老官判。祁寒僕妾雜恭怨，待飯未來極鵝雁。』亦已盡山谷之能事。律詩之佳者尤夥，如夏日侍母偕諸兄弟泛湖歸鐙書興云：『南湖北湖柳一圍，十里五里荷滿陂。斜日風煙草殊碧，衝堤水氣雲與隨。』又云：『人家臨水女郎艷，第宅近街童僕宜。』東敷屬題汪山翁遺畫云：『蒼顏一壁科頭靜，花雨風泉鎮百回。買地直愁無計隱，看山微覺有人來。』閒居云：『折脚鐺中稍自全，曲肱枕上解哀憐。半窗雲氣潤篁雨，一院午香收麥天。』意象高超，句亦妍麗。如舊疾復作感成云：『情慾兩無婚宦累，靈光多半老莊成。』則又深於理境。二日哭仲兄再湘生忌句云：『搖琴潑茗望不見，淺雪亂山方獨明。』慟哭（挽汪山先生）云：『慟哭斯翁

竟息機，驟傳驚問至今疑。人天無幸成知我，霄壤相違劇此悲。期許三年在飛突，踉蹌一拜了恩私。城中萬眼無青向，偃蹇終防海鶴知。』則善於曲達哀思，蓋君天性固過人也。

丁巳春初，余任廬山林局職，而家居南昌，暇輒就君昆季談。君漸覺步趨涪翁，失之不廣，從覽宛丘、淮海、白石、石湖諸名家集，知雕鏤肝腎之外，別有意境存焉。時羅君德甫調任川省計司，君爲掾教育廳，長吏浙人許壽裳，局度褊隘不學，不知重君。君益得偃蹇自放，肆力於文章，不數月而氣體一變。陳散原『句法如參曹洞禪，奇芬孤秀，亭亭物表』之評語，即指此以後之作也。清新而不浮薄，研煉而不晦澀，以君學山谷爲病者，至是亦無譏焉。改絃後之作，余亟賞其雨餘見道士策蹇驢，從一小童，經行市中，類有道者一七言古詩，其佳句云：『一藤掛腹驢不畏，自知鷄肋不任試。山中雨早不經霜，芹芽薇甲值殘醉。』滿懷行處無朱門，豈謂不妨常掉臂。不知道人蹇驢意，夢覺丹砂箭頭似。』其人其事，邂逅遇之，本無足異，一經點染，便覺地行仙旦夕可接對於塵土中焉。新建令余鐵山，亦擅文藝，與君過從甚密。以兵役去官，君有過寥天一廬未遇一長律句云：『衙齋依舊兩行綠，涕笑猶爲一世難。斯世儒冠可溲溺，幾年官酒照清寒。』即嗟其遇，懊惱之懷，出之平淡，爲鐵山生色，殊不鮮也。又如坐曹得句示內子云：『熏香獨坐人如夢，斜日無言鳥下啼。』思袁山句云：『潦痕上坂蛇行跡，雪後開門笋出香。尚欲移家窮去住，滿川花雨入斜陽。』廬山旅居其盛夏似袁山秋日云：『山色溪光曉鏡開，小窗茶力上村

醉。鷄聲人語異時路，深巷遠鐘何處雷。風定巖花紅自落，泉通午枕夢初來。舊家松石蒼顏在，知傍雲根長暗苔。』牯嶺臥疾句云：『剩携獨客伶俜影，來悅空山晝夜風。』飲仙人崖望江流句云：『花袍白馬少年意，古屋荒岡秋日晴。下嶺寒深依酒力，萬杉風急失溪聲。』登五老峰句云：『獨抱秋心上煙雨，好留眉鬢照青山。江雲欲淡晚尤美，楚女不來人自閒。』皆極新雋可喜，蓋能以山谷、後山之句法，運用石湖、白石之境者，亭亭物表，誠非虛語也。秋間游京師呈歐陽仲濤丈句云：『來從積毀倘可取，冷矣人叢真自聊。』重晤梅斐漪京師句云：『重過已辨來時路，此聚真成隔世僧。』都門與印佛話鄉中事意甚悲之句云：『陋巷相逢真一樂，嚴秋得氣獨能晴。』沉鬱之中，而具蕭瑟之氣，秋士襟懷，固有如此者。君初入都，由於同邑饒君敬伯之招，都中賢豪、耆宿之曾讀君詩者，皆欲爭相結識。鉛山胡詩廬，陳散原之詩弟子，沉湎於詩有年，嘗恨識君晚，謂君若更三年前來京師，則其詩必益多而益進。其贈詩云：『晚交得斯人，私喜吾道盛。曹（東敷）胡（湛園）皆愧汝，英妙進德猛。』推許備至。而陳散原之序思齋詩亦云：『詩廬天才差不及然父，然好學深思則同。』其爲士林所交譽，類如此也。

君自戊午秋入都，先後就參議院秘書、民國國會史纂修、幣制局秘書，交游益廣，文譽益昭。耆宿如陳弢庵、馬通伯，皆折節與商論學藝，浸漸之餘，君詩益進。如院廨初夏句云：『靜處目視鼻，小几傍暗窗。花氣日亭午，誰爲此人雙。四邊風籟鳴，一鳥下滄江。』

雲天遠荒忽，惟聞水淙淙。」又云：『雜樹雨餘香，古木儼生音。會須日暮來，斐几置鳴琴。』京塵十丈中，有此神游之筆，真大隱在朝市也。余最喜其思齋一日夜書事八首云：『朝露已滿窗，淡紅散著紙。披衣默數息，寒意生兩齒。甜眠老赤脚，鼾聲尤在耳。』又云：『蚊蠅不到處，坐觀欲忘機。短日不下檐，晝長無是非。簾外睡起猶，悄然來未知。』又云：『危坐眼漸明，夜久爐煙直。迴腸一氣清，飢人畏茶力。相看逐微末，穴鼠飲硯滴。』又云：『夜火以細勝，小鼎作蠅語。單衣忽微涼，飄窗一片雨。涼颼抱之吹，扶以夢中去。』眼前事物摭拾成章，便成絕唱。陳散原先生亟賞其寒夜獨詠『短髮攪以篋，頭垢落如磨。寒灰栗欲爆，此景不可過。先春阜萬物，登甕鼠已大』諸語，亦此旨也。律句之佳者，如庸庵約游萬壽山飲於三貝子花園即席賦呈句云：『著我刺天萬木下，來尋急雨亂山中。衰年老卒蹉跎語，舊院紅薇蓓蕾風。』與白堅甫句云：『極知塵土侵雙鬢，莫辦詩書對曲肱。』環誦之餘，幾不辨其爲思齋詩抑山谷詩矣。

庚申君隨饒君敬伯赴歐陸國際財政會議，時余於夏間旅游在京，值直皖兵役起，乃偕遵海程來滬。積年契闊於茲一罄，不意與君遂成永訣，哀哉！君海程中佳章亦多，印度洋舟中雜詩云：『兒啼不可止，甚似我阿齊。披衣起瞻望，涼月在吾西。憶昨辭家行，兒笑不解啼。平明抱之吻，映窗雙小眉。』能狀骨肉離別之情，蓋以真勝者。地中海中秋寄內句云：『銀山擁髻夜如拭，海水捲簾天自閒。蛛網燈花成底事，一秋萬里兩朱顏。』情

景雙融，矜嚴得體，不讓杜老清輝玉臂之什矣。其還家一詩云：『萬里還家一欠伸，好懷不隔九州塵。略回海內呻吟意，歸及江南橘柚新。小几安花如有約，幽禽入戶似無人。更煩翠袖圍佳寐，茗碗爐熏事事真。』鞅掌之懷，琴瑟之好，視之甚易，成之實難也。

京師爲奔競之區，士行儂薄，傾軋之風甚盛。君以少年挾策游公卿間，以宏文卓識，爲朝宇所推重，青蠅之讒，常無因而至。雖君明於得失之理，處之以澹定，間亦興辭以見志。如苦蚊一什句云：『平生少肌肉，通體一把拱。自傷瘡至骨，魂夢思臃腫。城中萬碩腹，不被衆妒寵。何厚瘦小人，無乃見一孔。』蓋已慨乎言之。辛酉人日閒居句云：『小卻功言神所勞，稍安蘭鮑世宜寬。』亦此意也。君與徐東海之遇合，亦關於讒人，其事有可得而述者。先是法國議以文學博士贈東海，東海思爲一文以酬其盛典，萬幾無暇，因命某秘書爲之。某不能任其事，轉以屬君，於是中華民國之元首在法蘭西民國榮膺文學博士之論文弢齋述學乃成於年末三十之詩人之手。文成，東海大爲激賞，某不但貪其功，且匿其酬，事爲贛籍某顯宦所聞，舉以入告。東海震怒，立欲逐某，經左右環請而止，遂辟君爲國務院統計局僉事。君後病中奉訊黃哲維詩句云『擇術伴優原共命，爭鳴蠻觸鎮何心』，即有感於此也。

君飽更世難，知澄清之無日，意興日漸衰颯，如獅子窩看紅葉句云『收拾斜陽吾輩事，低昂孤抱少年游。堂堂此夕僧寮客，尚喜餘生及百憂』，已不類盛年人之語。壬戌夏患足

疽，旅懷尤蕭索。其雨餘樓坐云：『小几幽花寂未曾，似聞微語出秋層。流螢墮地光不滅，古木吟風意有棱。窗角露窠如織素，雨餘涼氣欲吹燈。更番坐憶江南夢，添個蒲團我亦僧。』以格調論爲集中之絕唱，淒愴之情，溢於楮墨。曩以舉似王伯沆先生，即以其疾爲慮，言爲心聲，其信然也。其思阿牛句云：『吾於所愛者，將別不更視。視之恨轉生，恨乃根愛起。』又云：『兒長早過母，孫大不知翁。此事人所憾，我然兒亦同。』自我亦莫知，視子更無從。娶婦自生兒，天與不爲豐。如何此細事，先後不及逢。』辭至酸哽，蓋已自知其疾之深矣。壯歲之人，語同衰暮，環誦至此，每用潸然。

君篤於情愛，而詩亦能曲達胸臆，思阿牛詩固已頽頹後山矣，其阿齊一首寄內子南昌句云：『有時對鏡自呼狗，亦或抱枕認作子。愛花腹貓當馬騎，見赤脚婢呼鬼鬼。宵來乞母拍使睡，向明喚爺吻而起。萬古不及此微物，往覺四大無其偉。』狀小兒嬌憨，至爲可愛。又云：『祇今百念了萬里，投入母懷惟尺咫。大車怒馬不稱意，惟母兩臂差可恃。』孝思不匱，又不僅以詩鳴矣。其五月二十八日送客作三詩，本事未詳，陳散原先生亟賞之，如：『行已有定期，瀕行意猶疑。昔念有此日，於今真見之。握手未吐辭，白日遂西馳。獨立天冥冥，此間我爲誰。』又如：『睡已不可能，中宵起徘徊。今宵命成絲，癡面槁若灰。言笑未及晏，每以春我懷。今此並無之，於意尤堪哀。』純用白描，語至含蓄而極真摯，以宋體寫情，可稱創格，方之海藏翁，未遑多讓也。君復敦於友誼，在贛計司時賓朋常

滿座，鄉中雋秀連翩締交，高會每每竟日。都昌吳端任頎長有丰采，温文好學，擅才藝之美，君深契之，館君家常累月。端任家貧，中道夭折，諸孤無所依，君爲撫其一。其戒同生句云：『呵僕我何忍，撫視空隕涕。傷哉愛與恩，此局豈常在。』即謂此子也。義寧曹東敷才高而嫉俗，兀傲忤物，所如不合，獨與君兄弟契，緩急之通，非常人所克任，而君具季路之誼，解衣推食，猶其餘者。故於君之喪，遐邇悼嘆，有自京赴弔者，風義之盛，蓋一時無兩焉。

君詩以黃、陳爲宗，能自出機杼，以成思齋之詩，然非不能爲別體也。在全集中，氣格稍異而異曲同工者，厥爲歐戰陣亡烈士馬善楚挽辭，如：『始歲戊午迄九月，創痛再裏寧疲顏。煙昏日出血霰下，往往鋒鏑欺鼻端。大使勞軍勸休養，日虜未滅臣能安？國家養士垂卅載，臨難安得忘喪元？昆明落日春風寒，歸原白骨青草纏。父涕譽兒兄啜哭，萬口轉恤嗟新田。通都大邑廣傳播，耳其事者皆正冠。』的是昌黎家法。余偶意黃哲維贈君詩，頗有諷君取法臨川以廣其度之旨，須知才人伎倆，無所不能，設天假以年，成就何可限量。奴僕命騷之譽，寧僅長吉一人克負荷於千載之上耶？

君貌白皙，瘦弱如不勝衣，温藹有儀容，目光炯炯如電。而辯才無礙，陳述一事顛末曲折，明晰委婉如身歷，時雜以雅諢，使人狂嘍。預人機要，輒談言微中，公卿咸樂就之。居恒有澄清之志，非甘以應劉稽阮終者。期向至大，立言殆其餘事耳。吾鄉自趙宋以還，

以文章領袖宇內，逮清而稍衰，至清之末葉尤不振。自陳散原先生出，始重振江西緒餘，夏映庵、華瀾石、黃百我、楊昉谷諸前輩，亦能各樹一幟，如胡詩廬君與簡庵兩昆季與彭澤汪辟疆則後起之彥，然殊寥寥如晨星。君復夙折，不獲竟其業，踽踽之感，與時俱深。天涯雪夜，思極慄慄，品次君詩，百念全涌，寧獨切於黃墟之痛，亦爲鄉邦文獻悲也！

（原載學衡第五十一期，一九二六年）

天災人禍與神權

今年沿海各省多久旱不雨，麥收已減成，稻秧至不能插，荒象已成。各地軍政長官紛紛祈雨，聞張宗昌且以炮擊天，又有鞭撻鎖押所謂龍王者神像之舉；畢廣澄亦有祈雨之舉。蘇省軍政長官屢申禁屠之令，近且嚴禁五葷，雖鱗介亦在禁食之列，私宰者則拘禁處罰。體恤民困，其心未嘗不佳，然竊以爲非爲政之體也。據天文家研究，去冬歐洲之潦、今歲亞洲之旱，皆與日中黑子有關，則今年之旱災，必非禁屠、求雨所能救濟，彰彰明甚。孔子美鬼神之至德，而復以『敬而遠之』爲持身之本，病而子路請禱，則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之語拒之。持身且然，何況爲政？鬼神苟誠能控制旱澇者，則頻年軍人之驕橫、政治之腐敗，久招天怒，旱澇之來，正上天降罰，而在不可禱之列。苟旱澇非鬼神所能控制者，則懲前毖後，有待於人事者正多，乃以求雨、禁屠，遂謂已盡民社之責耶？如京畿以兵燹之故，使農民不能從事耕耔，天災耶？抑人禍耶？軍人勒種菸苗，使食糧不足，天災耶？抑人禍耶？窮兵黷武，軍隊林立，糜餉千萬，徵收田稅不足，則截鹽稅；截鹽稅不足，則私徵鴉片稅，天災耶？抑人禍耶？饑饉薦臻，而尚糶米出口；甚或以辦軍米爲名，大舉糶米，並積穀而罄之，但圖稅收之多，不顧民食之困，天災耶？抑人禍耶？故苟能裁兵節餉，在旱潦未至之候，開溝洫、植森林、儲積穀，未成之旱潦可防，已成之饑

饑可救。堯有九年之水患，湯有七年之旱災，而民不困者，未雨綢繆之得計也。苟以蘇省千萬之軍餉以拯災，災雖重，民亦不至於困。苟預防有法，災雖不可免，亦當輕減。不此之務，而以佞神權爲體恤民艱之標榜，則徒苦居人之口腹，與奪小民升斗之利耳。以言爲政之體，瞠乎遠矣。

（原載東南論衡第一卷第十三期，一九二六年）

英人之愚駭

謂英人爲兇惡暴戾、魔鬼不如者，妄也；謂英人一意與我爲仇、伺隙侵略，終欲夷吾國爲其屬地者，亦妄也。在十九世紀之末葉，德國帝國主義極盛而英人捧心傲顰時，彼昧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國情之英國外交家，或未嘗不欲以東印度公司滅三印度之方法施之吾國。然自辛亥革命以後，英人已漸知吾國人非萎靡不振之民族矣。歐戰以後，世界列強皆知帝國主義不能立足於今之世矣，即日本對華之政策，亦漸趨和緩矣。自英俄爭霸，俄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利，誘我與之通商，復運動廣東政府以省港罷工困香港之商業，英國在華之經濟優越權，乃岌岌不可終日。至終被迫而拋棄昔日傲睨態度，與廣東政府派遣同數之代表對等議和，近更私以加抽二五附稅爲條件，以求廣東政府解除省港罷工之不合作戰爭。英人於此似應徹底覺悟吾國近年民智之開、民氣之盛矣，奈何乃在南政府統治權之外，而復有萬縣慘殺之事乎？英俄爭霸，寔使赤色帝國主義彌漫於中國，固未必爲中國之福，然必爲英國東亞商業之致命傷，殆不俟著龜可決也。俄既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其他種種甘言以誘惑吾國之青年，使與之同情而仇英；英人苟明白事理者，亦應以大公態度，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各國倡，而以友邦視吾國。乃不但不肯稍棄其昔日所攘奪之權利，且於『五卅』沙基諸役，擅殺吾民，代日人受過。近更炮轟萬縣，殺傷軍民數千，

焚燬財產數千萬，豈以廣東政府相仇爲不足，必欲吾國全起而相仇耶？國民黨之口號曰『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對峙之國家主義派之口號曰『外抗強權』，故國內各軍閥雖相互喋血於疆場，然兩方首領與各黨或無黨之有志之士，不甘坐視異族之橫暴，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謂英人此舉爲有意挑釁，或爲深文周納之言，然其外交家、商人與海陸軍人之愚駭，至釀成此次之慘劇，則真有其愚不可及者。中國近年雖內亂頻仍，然軍閥之末路已近，一旦內爭停止，富強可以立待，則與強鄰算賬之日至。土耳其並未赤化，而已脫盡英國之束縛，英人必至若此始屈服乎？則其東亞經濟優越權必將剝奪無餘矣。吾於是乃深嘆英人之愚駭爲不可及也。

（原載東南論衡第一卷第十七期，一九二六年）

蜀雅序

庚午歲暮，得北夢翁書，以勘定詞集蜀雅將竣，囑爲之序。余不文，何足序翁之詞？然自丙辰邂逅翁於金陵舟次，有大醮之唱酬。忘年定交，忽忽十餘載，關河阻隔，交誼彌摯。知翁之身世，嗜翁之詞翰，環顧海內鮮有余若，則於翁詞以定稿問世之際，又烏能已於一言。

翁蜀人也。蜀本詞邦，相如、子雲導之先路，太白、東坡騰其來軫。自漢魏以還，迄於今世，言詞賦者，必稱蜀彥，而花間一集，巋然爲詞家星宿海。蓋其名山大川，鬱盤湍激，峰迴峽轉，亦秀亦雄，清奇瑰偉之氣，毓爲人靈，有以致之也。嘗考風詩雅樂，本出一源，後世莫能兼擅，樂府與詩遂歧而爲二。隋唐嬗衍，倚聲代興，宋賢從而發揚光大之。體潔韻美，陵鑠百代。元明以降，此道寢衰，有清初葉，重振墜緒，而斟律鑄辭，則光宣作家乃稱最勝。半塘、彊邨久爲盟主，樵風、蕙風廣相鼓吹，至異軍突起，巍峙蜀中者，則香宋與翁也。香宋詞人稟過人之資，運靈秀之筆，刻畫山水，備極雋妙，追跡白石，而生新過之，余夙有文論之矣。翁詞則沉酣夢窗、喬皇典麗，與香宋殊軌而異曲同工焉。

居嘗自謂，古今作家之所成就，繫於天賦者半，繫於其人之身世遭遇者亦半。翁少年蜚聲太學，博聞強記，於學無所不窺。壯歲宦粵西，婁宰劇邑，退食之餘，寄情嘯傲，窮桂

海之奧區，輯赤雅之別乘，柳州、石湖以後，一人而已。迨辛亥國變，更宰會理，撫循夷獫，鎮懾反側，暇則搜討其異俗，網羅其舊聞，歌詠其詭麗瓌奇之山川風物，一如在桂。已而客居故都，落落寡合，黍離麥秀之慨，悲天憫人之懷，一寓於詞，風格則祖述夢窗、草窗，而氣度之弘遠，時或過之。蓋翁之徧攬西南，傲山水雄奇之勝；所遭世難，愴悅譁張之局，有非夢窗、草窗所能比擬者也。丙辰參贛師幕府，武夫不足以言治，乃益肆志爲詞。徵考其鄉邦之文獻，友其士君子酬唱談燕，幾無虛日，所作氣格益蒼堅，筆力益闳肆，差同杜陵客蜀以後之作。乙丙而還，世亂彌劇，翁乃避地海疆，謝絕世事，講學之暇，間賡前操，命意漸窺清真，繼軌元、陸，以杜詩、韓文爲詞，槎枒渾樸，又非夢窗門戶所能限矣。

余少失學，束髮就傅，專治自然科學，於吟事爲淺嗜。乙卯自美利堅歸，閒與舊友王簡庵、然父昆季學爲倚聲，於宋人夙宗夢窗，近賢則私淑彊邨與翁，所尚不謀而合。自識翁後，益喜弄翰，篇什漸多，終以不習於聲律之束縛，中道捨去。十載以還，雖不時爲五七言詩，而倚聲久廢，惟把卷遣日，尚時翻宋賢之遺編而已。視翁之老而益進，蔚爲大宗者，慚慙奚如。而翁不遺其僿陋，一篇脫手，千里寫似，寧謂余知詞，無亦心神契合，有非形骸關塞所能外歟？余之叙翁之詞，蓋不僅述翁之所造，亦以志余與翁不諼之交云爾。

民國二十年二月新建胡先驥。

（蜀雅，中華書局，一九三三年）

甘穉文集叙言

曩登匡廬，得見義寧陳先生於散原精舍。語及吾鄉晚近文士，散原喟然曰：「當清嘉道間，翁覃溪學士三使豫章，而有古文在新城之言。蓋新城自陳凝齋先生以樸學大昌於世，厥後魯絜非進士及凝齋之孫石士宗伯，皆能傳其學。宗伯師其舅氏絜非，復爲惜抱高第弟子。當其盛時，海內言桐城者，必並舉新城。湘鄉曾侯所諛之二陳廣敷懿叔，又俱凝齋之曾元孫也。晚得瀨一，則其曾元孫鏡之先生之冢孫也。爲文雄俊淵永，非墨守桐城一家所能囿。而於其先世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此凝齋垂裕後昆之效也。寫於一九三一年八月。」

（轉引自魏泉青鶴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

兼弱功昧，古有明訓。夫今日之中國，弱極矣，昧極矣。弱猶可說，昧則不可說也。苟吾國民仍酣嬉蒙昧如昔，而無大徹大悟之覺醒，則亡國可立待。蓋以中國今日之現狀，即令吾國與強鄰易地而處，亦必兼之攻之，斷無反顧也。

吾國國勢所以至此者有三要因：一則晚清之際，秉國鈞者無精忠體國之誠，與洞徹內外治道之識，故不能救清室之覆亡。二則由於辛亥以還之革命，但知求治體上之革新，而不知着眼於淑世心理之改造。而最大之原因，厥為『五四』運動以還，舉國上下，鄙夷吾國文化精神之所寄，為求破除舊時禮俗之束縛，遂不惜將吾國數千年社會得以維繫、文化得以保存之道德基礎，根本顛覆之。夫如是，求其政治不窳敗、人心不澆漓、國本不動搖者，未之有也。

夫政治與經濟等制度固為立國之根本，然徒法不足以自行。苟人心澆漓，則一切良法美意，皆等於空論。溯吾國自庚子亂後，政權曾由預備君主立憲一變而為代議制之共和，再變而為國民黨一黨專政之黨治，所未嘗試者，共產主義與棒喝主義式之專政而已。自政治理想而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或為最高尚之治體，然英、美、法諸大邦，在代議制之共和政體下，治績亦遠非吾國之可比。至蘇俄共產主義政制空前之大成功，與意大利

棒喝黨之挽回國家之頹勢，尤爲吾人所望塵莫及者也。一治一亂所以有霄壤之隔者，則由於吾國人心之澆漓。以中國如此之人心，即使共產黨一旦能奪得政權，蘇俄式建設之大成功亦必不可期，而國之元氣將摧毀無遺，吾民族亦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矣。

吾國立國之精神，大半出於孔子之學說。老莊、佛氏之學雖與之異，而時有以匡翼之。蓋孔子學說爲中國文化泉源，與基督教之爲歐美文化之泉源相若。然其所以較基督教爲優者，則因其無迷信之要素，無時代性，行之百世而無弊也。孔子之道曰正心修身，曰忠恕，曰言忠信、行篤敬，曰無慾則剛，曰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論在何等政治經濟制度之下皆爲人立身之大本也。苟盡人能如此，則在君主立憲政體之下，國亦可強盛，如今日之英國是也。在代議制共和政體之下國亦可強盛，如今日法、美是也。在獨裁政體之下國亦可強盛，如今日意大利、蘇俄是也。今日中國之大病，則在士君子階級不能正心修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多慾而不能安貧。故居要津者賄賂公行，殖產多至千萬，窮奢極慾，匪夷所思，同時復不能忠於其職，惟知結黨以固位。甚至居清要之人師地位者，其卑鄙營苟與官僚相若，其惡影響之所及，由大學而中學，中學而小學，其毒中人之深，幾至言語道斷。夫如是，求不亡國滅種，可乎？

吾人試一觀五四運動之結果。在政治上，雖助成北洋軍閥之顛覆與國民黨之執政，而軍閥勢力並未鏟除，政治毫未改善。徒使共產黨徒造成閩、獻式之大屠殺，而並不能組

成有紀律、有計劃、有施爲之左黨，以守法之方法爭奪政權。在文化上，雖造成白話文之新文體，對於普及教育並無若何之貢獻。而文學上之成就，尤不足數。雖誘起疑古運動，對於歷史、考古、訓詁諸學有不少新事實之發明，然於吾國文化之精神，並無發揚光大之處，反因疑古而輕視吾國固有之文化，以詛咒自國爲趨時。雖儘量介紹歐美之思潮，然於歐西文化之精粹，並無真確之認識，哺糟啜醢，學之而病。提倡新教育而反使人格教育日趨於破產，高等教育，已近於不可救藥，中小學教育亦每況愈下。日言社會改革，而爲社會基礎之家庭先爲之破壞，自由戀愛之說流行，而夫婦之道苦，首受其禍者厥爲女子。此種文化運動之結果，真使人有始作俑者，百世之下，雖起其白骨而鞭之，猶不足以蔽其辜之感焉。

差幸今日秉國鈞者，已有此路不通之感。溯自北伐軍興，曾、左諸人之祠廟，幾摧毀而無遺；洪、楊之徒，認爲革命之先進。曾幾何時，曾胡治兵語錄，已爲軍人之典範矣。革命之初，孔子像屢經昇以游街示衆，今則以巨幣修孔林矣。昔日之宗列寧而祖馬克思者，今日則幾言必稱堯舜矣。吾非謂在今日之中國，有吳佩孚式之道德救國，便可挽狂瀾於既倒。吾且主張對於政治、經濟，須取徹底之社會主義式之改造，使吾國不致重蹈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覆轍。高尚之自由戀愛，吾亦認爲在今日之中國亟應提倡。然根本之要圖，爲一種較『五四』運動更新而與之南轅北轍之新文化運動，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者，以革新人心，使知人與禽獸幾希之辨。即在禽獸之行爲，純爲自然律所支配；而人則不爲自然律之奴隸，另須遵循得以生存於文明社會之人的規律。凡食色爭奪之獸性，必須有所節制，而另求理智上、道德上之安慰與愉樂。一方對於吾國文化有背於時代性之糟粕固須唾棄，而其所以維護吾民族生存至四千年之久之精神，必須身體力行，從而發揚光大之。則今日之弊政可以廓清，政法、經濟上重要之改革，亦可施行而無阻。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豈徒救亡云乎哉！

（原載國風半月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三二年）

評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

吾國昔日無文學史之作，人民國以來始稍稍有此，至近年則文士輕於執筆，書益多而可讀者益寡。曾毅之作，雖稱當行，而語多因襲，殊少創見；謝無量之作，蓋爲人傭書，但圖篇幅之多，不論內容奚似，膚淺駁雜，久爲識者所詬病。自白話文興，胡適之徒深持門戶之見，持論出主人奴，久無客觀之平允。胡適之白話文學史，已有人譏爲白話史而非文學史；劉大白之作，亦蹈此轍。至於陸侃如與馮沅君之中國詩史，與鄭振鐸之中國文學史，則尤每况愈下矣。胡光燁之作，尚未獲見。吾友王易之詞曲史，最爲精博，允爲現代一重要著作，堪與梁啓超之先秦政治思想史、馮友蘭之中國哲學史並列。最近錢基博刊佈所著之現代中國文學史，則亦可讀而有個性之作也。

錢書之宗旨與方法，見於其序與跋中。是編網羅現代文學家，嘗顯聞民國紀元以前者，起王闔運以迄胡適，人不求備，而風氣變遷大略可睹。略仿儒林分徑叙次之意，分爲二派：曰古文學，曰新文學。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別，如古文學之分文、詩、詞、曲，新文學之分新民體、邏輯文、白話文。而古文學中，文有魏晉與駢文、散文之別，詩有魏晉、中晚唐與宋詩之別，各署一大師以明顯學，而其弟子朋從之有聞者，附著於篇。知人論世，詳次著述，約其歸趣，跡其生平，抑揚詠嘆，義不拘虛。在人即爲傳記，在書即爲叙錄，各

極其詳，而以俟後來者之要刪焉。事隱於此而義著於彼，激封映發，以見微旨。是編叙戊戌政變本末，詳見康有爲、梁啟超篇，而戊戌黨人之不饜人意，則見義於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論以暢發之。其獨到處在此，其可讀處在此。雖其書可商榷之處尚夥，然終爲今日著述界有價值之著作，可斷其必能風行於一時，即在百世之下亦不至於覆醬瓿也。

此書若作文學史讀，殊覺於體例未合，蓋不但不求備且過於不備，其詳當後論之，但若作文人傳記讀，則殊令人不忍釋手。蓋珍聞軼事，網羅極多，要皆知人論世所不可不悉，而苟搜集匪時終必遺失者，即此掌故之匯集，已大有功於文獻。稔其目光如炬，立論平允，不阿不諛，不偏不激，雖違史體，而裕史識耶。

錢書可誦之諸篇，在上編古文學中，則以關於章炳麟一篇爲最佳；在下編新文學中，則關於康有爲、梁啟超、嚴復、章士釗、胡適諸篇，皆極精粹，使此書即僅論列此六家，自清季至今日學術思想變遷之跡，已釐然可睹，而爲現代學術史最佳之資料矣。其中所搜集之遺聞佚事，皆極有關現代思想與政治，而爲吾億兆國人所託命，而又非時人所共知者。如在論章炳麟篇，所述梁啟超、麥孟華，以其師康有爲爲教皇，目爲南海聖人，竟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而章炳麟乃有『鄧析、少正卯、盧杞、呂惠卿輩，咄此康瓠，皆未能爲之奴隸；若鍾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經，乃真似之』之語，由此可知清季立憲黨人與革命黨人互相水火之主因，要在於此學術上之不相下。至謂楊銳知危而不能去，由於

康黨任事時，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爭欲饋遺，或不可得。銳新與政事，饋獻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戀而不能去。又謂庚子漢口之役，唐才常權日盛，凡事不使康有爲之徒龍澤厚知，又日狎妓飲宴不已。澤厚憤發，爭之不可得，乃導文廷式至武昌發其事。此等瑣事實立憲黨人失敗之由，而有以使章炳麟齒冷康黨，因而痛詆一切黨人者。此與梁啓超在南通中國科學社年會途次，自述其初組強學會時購一地球儀、一顯微鏡及江南譯書局所譯書若干冊，便以維新自詡，同爲關於戊戌黨人之珍聞，不知此不足以知戊戌黨人之真相；而康、梁、章、嚴諸氏政見、學術所以歧異，及其影響交相波動，以至形成自清末至今日三四十年中思想、政治、學術、文章種種之前因後果，皆莫能明也。又如在論章士釗篇中，所述當革命之說初起時，孫文之名未著，章炳麟、吳敬恒及善化秦鞏、黃力山，山陰蔡元培孑民之徒，次第張之。士釗既罷學之上海，與諸公者合，周旋其間，獨抵掌說軍國民之義焉，炳麟大喜，後士釗乃兄事炳麟。復據日本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成一小冊子，顏曰孫逸仙，自是孫文孫中山著爲文章，寢喧於士人之口矣。此與士釗始終不加入同盟會，與炳麟終與國民黨絕，而直接間接影響於一人之主張，寢而波及民國二十年之政局者，有密切之關係也。現代中國三十餘年來，以戊戌革命與辛亥革命爲二最大事。其波動所及，且不知所屆，而一切皆肇端於此數人之性情、環境與學術、言論，此本書聖伯甫式之搨摭瑣聞，以爲知人論世之鍵之所

以可貴歟？

今夫此諸人之功罪，世人對之有真確認識者鮮矣。是書要言不煩，但掇拾排比諸公之言行，俾諸公之言論，散見於數十年中各報章而久爲世人所遺忘者，得重行有系統，而粲然自見於讀者之前，讀者因而能得對於此諸人正確之批判。如列舉章炳麟之護專制、斥黨綱、衛程朱、獎道德、非代議、刺學校，康有爲之斥民主、斥議會，嚴復之斥康梁、斥民黨、斥共和、張讀經、詆白話，章士釗之斥民主、主有容、張業治、衛文言、詆歐化，皆有以使蒙積誣之大師，自白於天下後世。此外對於嚴、章二氏之人格尤多表曝。其有功於文獻者大矣，獨於評嚴、章二氏，有河海之軒輊，似尚待商榷焉。

就文學本體言，錢書之所論列與表張者亦無大疵，而尤能徵引諸師之言論，以闡明各人之立場，讀者誦此，可節披閱之勞矣。如所舉王闈運詩法一首示黃生，章炳麟與人論文學及文學論略，劉師培文說，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李詳答江都王翰芬論文書，林紓徐氏評點古文辭類纂序，皆現代重要之批評文字，亦即各人畢生用功之途徑與主張，足爲瞭解其著作之鍵。章氏文學論略一文尤稱絕倫，雖未必天下景從，而章氏所以能超絕一代者，於此文可見之矣。其叙詩人則詳於王闈運、樊增祥、易順鼎、陳三立、陳衍，於詞人則標舉朱祖謀、况周頤，於曲家則舉吳梅，而詳採陳衍之詩話與王國維、况周頤之詞話、曲話，皆知所抉擇，惜所缺失者尚多耳。

夫史之爲體，必求其備，而長編云者，實乃未成之書，則所收資料將益多，而不得託言其爲資料遂任意棄取也。余固不知文，然頗知現代治散文者，必不能不舉陳三立；而郭立山之爲桐城派名宿，豈可一字不齒及？會稽之馬一浮，亦巍然大家而錢書未言及者也。至於詩則所失益多矣。吾最不解者，厥爲其張蘇玄瑛。蘇氏浪漫和尚耳，何足以云乎『志潔行芳，儀刑澆世』而軼乎章炳麟？且聞其著作多爲他人潤色而成者，則其集且爲贗品，以視詩僧寄禪，大有上下牀之別，作者無亦狃於文人結習，以南社人張之而亦張之耶？錢書體例有至不可解者，若云所錄之人，必得及身見共和者，則何有於范當世、王鵬運、譚嗣同諸人？若不限於躬及國體變更者，則述王闓運而不及高心夔，中晚唐詩而不及梁鼎芬，述康有爲而不及邱逢甲、黃遵憲，述陳三立而不及俞明震、陳曾壽，述閩詩而不及陳書、沈瑜慶、張元奇，舉胡朝梁而不知江西詩人華焯、胡思敬、楊增華及後起之汪國垣、王易、王浩，述梁啓超而不及林旭、劉光第，張朱祖謀，况周頤而不及文廷式、鄭文焯、趙熙、周岸登、王易，寧非異事？尤爲余所不解者，此書於最稱一代大師，前與戊戌、後與復辟兩役，博洽淹貫，殆與章炳麟、康有爲相若或且過之，詩、文、詞、書法無一不造極詣之沈曾植，乃無一字語及。號稱爲文學史，何以知李詳、孫德謙、孫雄甚詳，而竟不齒及沈曾植也？其餘詩人如柯劭忞、周樹模、曾廣鈞、曾習經、張謇、鄭沅、王樹枏、程子大、冒廣生、黃節、范罕、柳詒徵，皆宜連翩論及之者，乃處於不論不議之列。原書固不求備，然無

乃太不備乎？女子如呂碧城，似亦可附於樊增祥之後也。

雖然，此書之嘉惠士林者至矣。余評騭所以不敢不盡者，以作者之卓識宏文，不欲令其書不爲完璧也。

（原載青鶴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

蝸牛舍詩序

通州范氏以詩世其家，至肯堂先生遂爲大宗，散原翁所謂蘇黃而下無此奇者是也。乙丑秋余再自美洲歸，挈病婦返秣陵，僦宅太學街右，與范君彥矧同居，頗得文酒談宴之樂。翌年仲春，令兄彥殊翁自通來，傾蓋如故。誦其詩，瘦硬枯淡，如諫果、如苦茶，意境在東野、長江、宛陵、後山之間，讀之令人悒悒寡歡。然其真氣潛在，固非以狂花客慧相炫耀者所可同日語也。常於佳日，携幼子與翁躡鍾山之背，躑躅萬花之中，假村舍煮茗，商榷藝事，不覺松陰數轉，暝煙漸昇，始興闌而返。彈指八載，景猶在目而人事日遷，世變日劇，與翁一別迄未更晤。吾婦早故，彥矧亦殂謝矣。余北來日事草木箋疏之細，吟詠久廢。翁獨杜門里閤，聚徒誦學，名益晦而詩益昌。其特立獨行，蓋有與吳野人、鄭子尹相伯仲者焉。癸酉春得翁書，告將哀集其詩，以付剞劂，屬爲一言，爰舉與翁定交之始末，以志鴻爪之跡云爾。

(手稿，一九三三年)

樸學之精神

溯自辛亥革命，於茲二十四年，國內高等教育自草創之初基，漸臻於發揚光大之域，而科學界成績尤非昔日夢想所能到。在此科學進步中，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實奠筆路藍縷之功。南高一校，自成立以至於今，迭經改爲國立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與中央大學，然其誠樸篤實之精神，二十年來始終不變，南高舊日同學以余昔日曾躬與母校開闢草萊之役，乃於發行紀念刊時，囑爲一言。余追尋往事，有不禁憮然而悲，色然而喜者，夫何能不言？言之且絮絮不能自己也。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於民國四年，農業專修科增設於民國六年，主持科務者爲鄒秉文先生。初創之時，鄒先生外，尚有原頌周先生任作物學教授兼農場主任。翌年張範村先生來主講畜牧學，余則來授植物學。其時教授不過四人，學生二十餘人，顯微鏡二十餘架，圖書幾絕無僅有。同人踽踽涼涼之態可掬，然各本少年銳氣，不以艱巨爲可畏。閱二年余遂有漫游浙贛、深入閩粵邊境採集植物之舉。今日國人所創辦之七八生物研究所，要以此爲嚆矢焉。無何，秉農山先生來校授動物學，以其淵深博大之學問、孜孜不倦之精神，誘掖青年學子以從事研究。於是在農業專修科中爲附庸之生物學課程，遂蔚爲大國。其後錢雨農、陳煥鏞、陳席山諸先生先後蒞止，東南大學之生物系，乃蓋有不可動

播之基礎。從而生物系同人復以赤手創辦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國內生物學研究，因得積極進行，二者交相爲用。東大生物系遂人才輩出，迄今有六生物學研究機關，皆爲南高舊日師生所主持，而七大學之生物系，皆有南高師生任教授，不得謂非一時之盛也。

在農科自身，則棉、稻、麥與蠶絲之改良，皆以南高農業專修科之草創事業爲始基，至今其影響已徧於全國。如棉作改進會、蠶桑改良會、稻麥改進所、中央農業實驗所、上海商品檢驗局，莫非鄒秉文先生及舊日東南大學農科同人爲之策劃主持之。使無十七年以後改組之波折，其成就或不止於此也。

此外在其他自然科學中，南高與東大師生貢獻最大者，厥爲物理學與氣象學。物理學系人才輩出，而全國氣象人才幾全爲竺藕舫先生一人之弟子。北京大學以地質學系著稱，而東南大學則以生物系與氣象學馳譽，南北遙對，可稱爲中國近世學術界盛事。再則南高、東大師生於數學與化學，亦有相當之貢獻。此皆南雍實事求是、質樸真誠之精神所表現也。

夫南雍之精神，不僅在提倡科學也，文史諸科名師群彥，亦一時稱盛。言國學則首推王伯沆先生之於文，柳翼謀先生之於史。當『五四』運動前後，北方學派方以文學革命、整理國故相標榜，立言務求恢詭，抨擊不厭吹求，而南雍師生乃以繼往開來、融貫中西爲職志。王伯沆先生主講四書與杜詩，至教室門爲之塞，而柳翼謀先生之作中國文化史，亦

爲世所宗仰，流風所被，成才者極衆。在歐西文哲之學，自劉伯明、梅迪生、吳雨僧、湯錫予諸先生主講以來，歐西文化之真實精神，始爲吾國士夫所辨認。知忠信篤行，不問華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間確有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至理存在，而東西聖人，具有同然焉。自學衡雜誌出，而學術界之視聽以正，人文主義乃得與實驗主義分庭而抗禮。『五四』以後，江河日下之學風，至近年乃大有轉變，未始非學衡雜誌潛移默化之功也。

總觀吾國二十年來之經過，政治不循正軌，學術群趨險詖，及其末流，至釀成空前之劇亂，內則殺人盈野，外則疆土日蹙，至舉國上下咸抱幕燕釜魚、危亡無日之感。幸今日秉國鈞者，知欲挽救國難，首在正人心，求實是，而認浮囂激烈適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於是方提倡本位文化，一方努力於建設事業，南雍師生二十年來力抗狂潮、勤求樸學之精神，亦漸爲國人所重視。吾知百世之下，論列史事者，於南雍之講學必有定評，則今日南雍師生所以紀念南雍成立二十週年者，他日尚可紀念於無窮也。

（原國風半月刊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

寒光詩集序

嘗讀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稍相觀仕。陸贄知貢舉，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集載詩二卷，有答韓十八驚驥吟二首，豪宕感激，筆力矯健，亦幾摩昌黎之壘。閩人以詩鳴者，殆亦自詹始也。有宋之世，中原文化南漸，閩士益多有聲。南渡以後，劉後村竟以詩爲海內所宗仰。逮及清季，閩士工詩者風起雲涌，號爲『閩派』，石遺翁以說詩爲海內之北辰，影響尤爲深切。閩詩清新巖刻，工於琢句，至光宣間，已與江右派抗手矣。陳子寒光爲廈門望族，久居爪哇，酷嗜吟詠，其爲詩也，元氣淋漓，不事雕飾。雖時從鄉先輩問業，顧所好乃在汪洋排幹、天骨開張之什，故其所作亦波瀾壯闊，泥沙俱下，其取境乃與人境廬爲近似焉。予嘗以謂作詩之法，行氣與琢句並重。盛唐諸賢氣盛言宜，不拘拘於格律之末，然杜工部尚有老去詩律漸細之句，時至中晚則不得不以琢句相尚矣。宋人懲於五代浮艷冗靡之弊，於盛唐又不取刻鵠類鶩如明七子者，乃鎔經鑄史，求以義理意境取勝，遂以詩功彪炳一代，雖唐人莫能相尚也。自此以還，詩家輩出，或尊唐黜宋，或宗宋桃唐。雖風會時有變遷，而矩矱莫能

外此二者之間也。清咸同詩家，鑒於嘉道朝詩格陳腐卑下，祁文端首以力追杜韓爲號召，曾文正復標舉涪翁而詩格丕變。七十年來，捨湖湘派模擬漢魏別樹一幟外，莫不以宋賢爲鵠的。蓋不僅風氣使然，窮則變，變則通，亦有其不得不然者也。其時人境廬以橫絕之筆力，灑灑千言，自成一家，然繩之詩律，或時有憾焉。寒光富於年而造詣已若是，苟能斂才就範，深味宋人鎔經鑄史之旨，更求張廣雅所謂以宋意入唐格者，則他日必能遠邁人境廬而上之。羌謂太白之精英、杜韓之骨力、黃陳之句法，不能鎔冶於一爐，以光大寒光之詩耶？

（原載中正大學文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〇年）

精神之改造

我們在這個抗戰建國的時候，非但應該動員全國的人力和物力，尤其應該動員全國國民的精神。根據抗戰四十個月來的經驗，我們知道精神力量是何等偉大！我們的物質雖不如人，可是因為我們同讎敵愾的精神，始終堅強如一，遂能支持如此之久，而使強敵處於必敗之地！由此可見，我們每個國民的精神健全與否，在今日不僅是個人和家庭的問題，而是有關國家民族絕續存亡的問題。本席今天所要講的，就是如何使我們每個人的精神更趨健全，也就是如何改造我們的精神。

第一，醉生夢死的生活必須改正——沒有合理的生活，決不會有健全的精神。一般的說來，國人的生活，自抗戰以來，都過着一種簡單質樸的生活，自然是一種好現象；然而仍舊有一批人，尤其是那些靠國難發財的奸商和貪官污吏，仍舊過着紙醉金迷的醉生夢死的生活。在上海那是在特殊環境下，一般人依舊沉溺在聲色貨利中，絲毫看不出抗戰的新氣象，且不必說它；但是在大後方的幾個大都市中，也不乏這些醉生夢死者流。聽說有些大都市里，有些人聽到警報一響，就躲到很堅固的地下室裏，開上電燈、打起牌來，那是多麼足以寒心的事！希特勒說法國祇有兩種人，一種人進跳舞廳，一種人上咖啡館，雖未免形容過火，但法國人的萎靡頹廢，可由這句話裏看出來！希特勒看準了這

一點，所以不顧法國邊境上有怎樣堅固的馬奇諾防綫，終於在兩三個月內，把整個法國佔領了下來。古羅馬的文化之發達，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然而到了後來，因為太平已久，人民的生活就驕奢淫佚起來；在羅馬快要衰亡的時候，那些上層階級，蓄上成千成百的奴隸，所過的豪華揮霍的生活，非我們所能夢想，終於被野蠻民族所滅亡。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個人家庭的醉生夢死的生活，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影響多麼重大！

第二，奮發蓬勃的朝氣必須養成——抗戰以前，雲貴一帶的機關，非到下午沒有辦公的人；一般人民也都有晏起的習慣，那種暮氣沉沉的景象，至今猶留著若干痕跡。這自然是要不得的！然而所謂朝氣，不僅起得早就行。在心理方面，我們須養成堅忍不拔的自信心，和奮發圖強的進取心。在生理方面，須養成整齊清潔的習慣。現在有些人居然以不修邊幅為自豪的，認為這樣纔足以表示他的清高，他的不凡，這是錯誤的心理，應該加以糾正！此外，守時守信的習慣，也必須養成的！這在社交中，是最低限度的禮節。講到國家民族中最是朝氣蓬勃的，莫過於美國。在這一方面，英國也不及美國，記得在某一個萬國博覽會中，英國的陳列品竟有高爾夫球棒。英國人星期日早飯在牀上喫，到十一點纔起牀，可見英國優閒自在的風氣，故此也會受到德國的侵略。

第三，苟且偷生的習慣必須革除——人終有死的一天。與其沒沒無聞的生，不如轟轟烈烈的死！所以苟且偷生，是大可不必的！中國民族並不是苟且偷生的民族，至今

贛南一帶械鬥之風依舊很盛，這一姓的人往往因細故與另一姓的人結爲世仇，聚集數千百人鬥爭到數千百年不休，這自然是不可長之風！然而由此可以證明中國民族並不是懦怯的民族。這種風氣若能因勢利導，亦未嘗不可以使這些人成爲抗戰前綫的健將。從歷史上講，中國民族的勇武的壯舉，至今猶爲世人所傳頌，不勝枚舉。唐太宗派高仙芝越過帕米爾高原以征服異族，是史所罕見的奇跡，比起罕尼拔越過比里牛斯山征伐羅馬，不知艱難多少倍！據軍事專家的意見，以那時候的交通工具，率領大軍經過帕米爾高原，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們的歷史上也不乏憑着一股正氣，視死如歸，以與異族抗衡的忠烈，文天祥、史可法便是最好的例子。至於像法國那樣，擁著一百五十萬精兵敗於一旦，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見過的！

第四，自私自利的企圖必須打破——以個人的勞力工作，換取社會的酬報，以供養家庭，不能算是自私自利；唯有貪圖過份奢侈的生活，以不光明的手段，獲取非分的利得，那纔是自私自利。一切自私自利的企圖，都是從揮霍浪費的生活所產生的！所以我們要消滅那一種企圖，首先須過儉樸的生活。中國的士大夫是不以貧爲耻的！無非要養成勤儉質樸的風氣，論語上所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是中國士大夫安貧樂道的最好的例子。我們自古有一句最好的成語，叫做『儉以養廉』，現在的一般漢奸，如已死的黃秋岳、陳箴，偷生着的汪精衛、梅思平、周佛海之流，若能過

儉樸的生活，不專爲個人的名位利慾打算，便也不至於去做漢奸了。

第五，紛歧錯雜的思想必須糾正——青年人免不了有好高騖遠的思想，幾乎每個年青人的腦子裏，都有着一個烏托邦，所謂二十歲左右的人不革命（這革命是指激烈的暴動而言），是無血性；四十歲的人還談革命，便是不通世故，足見每個人都會經過思想上發生變化的階段。然而在今日的中國的青年，是不必有紛歧錯雜的思想，譬如日本人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無論說得怎麼天花亂墜，其目的無非想由日本來統治中國，然而究竟幾千萬人口的國家不能來統治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就文化而言，所謂日本文化，除去了中國文化，與因襲的歐西文化，究竟還剩些什麼？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實在是不值一駁的！中國祇有大貧小貧之分，並沒有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三民主義中已經有防止資產階級產生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規定，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均富這一點，也採着漸進的辦法，其中最有效的手段是徵收遺產稅。美國遺產稅的累進率非常高，譬如一萬萬元的財產，遺產稅就要抽百分之八十七，那就是說，有一萬萬遺產的人，子女祇能得一千三百萬，因此美國的資本家對於社會事業的捐輸，非常慷慨，像洛克費羅，像梅隆，幾乎全世界的文化事業都沾着他們的光。這樣，也自然而然走向均富的路上去了。所以以社會主義建國，雖是全世界的趨勢，但達到此目的，自有和平穩健的路徑。明白了這層，尤必須糾正紛歧錯雜的思想了。

（原載國立中正大學校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四〇年）

如何獲得豐富快樂之人生

諸位聽了我上次講話以後，或者以爲我主張統制教育，換句話說，以爲中正大學的教育方針，是不許學生思想自由。實則不然！要知道講自由而沒有經過精神上的訓練，結果祇有紊亂，我們應當重視自由，但是我們決不容許紊亂。青年人富於熱情，思想不免偏激，總覺得年紀大一點的人是守舊的！我比諸位的年齡大得多，但我一生對於學問不斷的吸收，我的思想也不斷的演變，不斷的進取。我的志願在根據我的學識和經驗，領導諸位走上中正和平之路。上次所講的是偏於消極方面的，今天所要講的是積極方面的，題目是『如何獲得豐富快樂之人生』。

一個人立志要高尚遠大，一般人固不免是平庸的，但在座幾百同學中，一定不乏天才，然而天才在年青時是不容易自知的！有天才而不求上進，便會埋沒了一生，而與常人無異。蘇格蘭底嘗教人『知道你自已』，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要充分省察，充分瞭解自己，善於利用你自己的長處，修正你自己的短處。所以人生於世，須立定高尚目的，努力修養，以求進取，始可獲得豐富快樂的人生。但是豐富快樂的人生，並不是指物質享受而言，物質享受是一種低級趣味，物質享受很高的人，並不一定能獲得豐富快樂的生活。許多同學來校求學的目的，祇爲求得一點生活技能，將來好找個職業，贍養家庭，這未免志

向太低，將來決難獲得豐富快樂的生活。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為證明，美國有個貧賤起家的工程師，到了相當年齡退休以後，錢是有了，可是整天沒有事做，不知道如何支配時間。起初買了一輛汽車，到各處兜圈子。過了相當時候就厭了，就買了一架留聲機，可是從小沒有音樂的修養，不知道如何欣賞音樂。而看書的習慣是從來沒有的，對於美術又毫不發生興趣，終於鬱鬱而死。從這個故事看來，足以證明豐富快樂的生活不在物質的享受。

古今中外名人樂於過簡樸生活的，不勝枚舉。顏回一簞食，一瓢飲，絲毫不改其樂。這是因為先聖先賢在精神上修養很深，自有其快樂的所在，決不如一般人祇注重物質享受。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聖賢一生所追求的是『道』，絕對不是名利。儒家追求道，我們可以比之於希臘人之追求『真美善』：真理的獲得，美的欣賞，善的修養。從事真、美、善的追求，便是最為豐富快樂的生活。然而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美善，因為人類為知識所限，還不能達到絕對真、美、善的境界。但幾千年來以中外賢哲的研求，人類已獲得相對的真、美、善，而這相對的真、美、善，已經儘够我們一生的追求，那裏還顧得到爭名奪利？

現在讓我們先講真。所謂真，就是真理。真理可以分做兩類，一類是精神上的理，也可以說是宗教倫理上的真理。古今中外關於這一類的著作，便是中外先聖先賢留給我們

的遺產，值得我們一生的研究。另一類是自然界的真理，範圍更廣，簡直非我們有涯之生所能探究其玄妙高深。以天文學而論，這個無涯的太空中，單講我們太陽系所在的星宇宙，由這一端的星球到那一端的星球，其中的距離便有十萬光年。所謂光年，就是以光的速度一秒鐘走十八萬英里計算，十萬光年便是光由星宇宙的這一端至那一端，便須走上十萬光年，這個星宇宙之廣大可知！然而這個星宇宙，不過是整個宇宙中的一個單位，天文學上稱之為 *island universe*，一個孤島宇宙。像這樣的星宇宙，還有千萬個散佈於不可思議的空間之中。在這樣大的宇宙中，我們人所占的地位，真小得太可憐了！滄海一粟，着實不能形容其比例。而人類從事科學研究，至多祇有萬把年的歷史，憑着這點薄弱的知識，去追求這無窮的自然界真理，又能夠知道得多少？所以我們放大眼光來觀察宇宙，便知道所謂富貴功名，在人生過程中，實在祇等於零。

科學不但能够研究最大的物體，同時也可研究最小的物質。世界上最小的物質是電子，是我們肉眼所不能看見的！化學上的九十二種原素，都是電子所組成；我們人的肉體，也是電子所構成。宇宙間的物質，實際上除微小的電子外，便是廣大的空間。在某一種質地極密的『白小』星上的物質，花生米那末大的一塊，便可重至一噸。若照這個比例，我們的身體若壓至同等的密度，真不過芝麻大了！但電子雖那麼小，物理學家卻能研究他的性質，其組織為各種原素，排列異常複雜，其學理異常精微奧妙，儘够我們畢生

探討的。

再論生物學，普通我們所用的顯微鏡，放大不過數百倍至數千倍，但現在最新式的顯微鏡，有放大至十萬倍的。在十萬倍的顯微鏡下，看起傷寒菌來，大得可觀！不但傷寒菌細胞內部的組織，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並且可以看清傷寒菌如何一滴一滴的排泄出毒汁來。在顯微鏡下觀察微生物，實在是最為有趣的事。普通我們看見一泓清水，不過是一泓清水罷了，但我們如果取一滴放在顯微鏡下觀察，便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微生物，其形態構造的美麗，遠非人類的美術品所可比擬！前幾年地質調查所在山東北部調查地質的時候，發現了一種巖石，是一片一片很整齊的土片所構成的，內部有各種植物的葉、花、果的化石，經我研究，結果證明他是數千萬年以前的化石。我發現這時代山東北部的植物，同現在揚子江流域的植物十分相似，由此可以證明那時候山東北部的溫度和濕度，與現在揚子江流域一帶相似。這種在數千萬年以後研究而斷定數千萬年以前某地的氣象生物的情形，實在是尋求自然科學的快樂。生物學是最有趣的一門科學，中國地大物博，動植物種類十分豐富，儘够我們研究的！中國植物，歐美人士已經研究有三百多年，而我國國人研究本國的植物，祇有二十餘年歷史，但中國植物學進步是相當迅速的！至於昆蟲學，在中國進步的速度，遠不及植物學，至少較植物學還遲五十年。因為昆蟲的種類太多，全世界至少有百萬種，中國至少亦有十萬種。靜生生物調查所曾替胡經甫先生

印了一部中國昆蟲學目錄，共有很厚的六大本，還祇能够包括已經知道了的一小部分。歐洲某昆蟲學家說，中國的蛾類，十種中便有九種是新種，於此可見其衆多。總而言之，自然界的真理，廣大無垠，是儘够我們畢生研究追求的！

其次，講到美的欣賞，範圍也很廣。單以中國論，在詩、文、詞、曲、繪畫、雕刻、刺繡、建築各方面，我們的祖宗莫不有很好的遺產留給我們，儘够我們去鑽研欣賞的！若將我們的智識範圍擴大，再去研究西歐希臘、羅馬的藝術，我們便會不知不覺的在他的豐富美麗的內容所吸引。此外東方的印度，也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其文學藝術，亦有特殊的成就，也儘够我們鑽研欣賞的！以上不過就古代而論，現代各國美術上的成就，亦甚可觀，雖在某方面不及古人，但亦有超越古人之處，如文學中的小說，便非古人所能及。世界上美術的成就，已如此之偉大，這全是我們精神上的食糧。我們除了從事職業之外，在餘暇的時候，應該努力研求文學、美術，不但要研求本國的美術，還要去研求外國美術，不但研求近代的美術，還要去研求古代的美術，這樣纔能充實我們生活的內容，不致感到單調乏味。

再講善 (moral teaching)，中外先聖先賢千百年來的教訓見於書冊的，真可謂汗牛充棟。我們的道德理論，與其他民族國家之道德理論雖有不同，但在各宗派教人辨別善惡，修養身心，求善的方法是一致的！以中外先哲的遺書做指導，加以我們內心的靈感，這

善的道理，儘足我們一生的時間去追求。

總括起來說，我們一生的精力不應該限於職業，在從事職業之暇，應善用利用時間，去追求真美善，去追求世上無窮的知識。我國歷代的士君子，總是手不釋卷的！在茶餘酒後，歐陽文忠甚至於在廁上，也手不釋卷，不忘對於真美善的追求，這是我們應該取法的！英國的大哲學家穆勒約翰，做了一輩子東印度公司秘書，但他一方面做事，一方面從事哲學的研究，後來成了英國十九世紀有名的哲學家，至今很少人知道他曾做過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由此可見，一個人的成就，並不限於職業，副業的成就，往往可以大於正業。因為正業是賴以維持生活的，副業纔是精神所寄託的！中國的儒家，正業多半是政治，副業纔是各種專門的學問，但是他們藉以名垂不朽的，還多半是他副業的成就。所以我們應該盡力養成精神所寄託的副業，去獲得豐富快樂的人生。

（原載國立中正大學校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四〇年）

謝憲民先生贈閱江西文物書

敬啓者：奉讀貴社惠賜江西文物創刊，集材豐富，議論高卓，吾省文化經濟界樹一特幟，無任欽佩。又見下期要目預告，對於陳寶箴及其子三立合併立傳，竊覽未安。散原先生一生學問，綜貫百家，著述宏富，志行高潔，大節凜然，似宜別立專傳，以崇碩儒。昔班書以劉子政附楚元王傳，史通譏焉。蓋以其固自卓立，非獨傳不足以示推崇也。蠡見如斯，仍希鑒裁。並請撰安。胡先驕敬啓。二月十五日。

（錄自一九四一年省參議會主辦江西文物第二期。憲民，即周維新，清江人，主編江西文物。）

建立三民主義文學芻議

時代之思潮，每反映於文章，若影之隨行，響之隨聲，推之於藝術、音樂，莫不皆然。當一民族之勃興也，其始雖文化苟簡，然其勇往邁進奮發有爲之朝氣，常能自然流露。故發爲歌謠，形諸吟詠者，雖技術不精，而其氣磅礴，必非叔世頹廢哀傷之作可比也。及其文化已孕育至一相當程度，則內蘊既富，葩發自呈，其光彩乃絢爛，可逼視焉。又或民族間交通既頻，不同之文化相互影響，激蕩啓發，新機驟增，於是或介紹，或傳譯，或創作，或發揚；能使因襲陳舊之文壇，頓陳革新之氣象，名世之著，遽如春筍怒發，其興也勃焉。又或途窮則變，變而後通，苟有命世之才，必求自立之道，每能化腐朽爲神奇，振庸俗爲風雅，於是燕樂拔爲雅奏，方音變爲雅言。斯固一時風氣之潛移，然亦由於三數雋才所提倡。茲四途者，蓋有價值之文學創造光大之所由，準諸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而要以國民之文化與思想爲其基礎也。故欲窮究其原委，必先鉤稽其文物與思潮；欲有所因革建樹，亦必導源其星宿海。斯本末終始，因緣業報，釐然畢陳。探討則如網在綱，創作亦有根斯茂。必如此，方能紹述；亦必如此，始能創造。昧於此理而妄談著作，則徒災梨棗，而飽蠹蟬；在個人爲徒勞，在國家爲蝥賊，鳴鼓而攻之可已。

今試舉古今中外之事實，以證吾言。吾國文化創自黃炎，然邃古無徵，苟簡可想。吾

初民文藝之表現，首在成周，故孔子有郁郁乎文之讚。斯期之美文，以詩三百篇爲首屈。其雅頌之作，則出之廊廟士大夫之手，典重喬皇，盡善盡美。若南與風，則閭巷謳歌，自然優美，纏綿悱惻，真氣流露，亘千百世讀之，猶不忍釋卷。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蓋深領文學與人生之關係，而認之爲陶冶教育之工具焉。吾國古代之文學與他民族如希臘、印度等相異者，厥爲無偉大之史詩。蓋吾國之詩歌，類爲抒情詩體，而異於史詩體。吾國之史才，則集中於史籍之著述，此吾國史學特著，而史詩不彰之主因，初不容有所軒輊也。逮乎楚民族獲得諸夏之文化，而南方文學爛發爲屈原、宋玉之離騷，美人香草之思，遂爲千古浪漫文學之初祖。此皆吾民族精神所蘊積，自然勃發而不可已者。希臘荷馬之史詩，與印度之宗教史詩，皆此之類也。逮乎東漢之末，浮屠之教西來，吾國之宗教與哲學固受空前之啓發，即文學亦蒙深切之影響。最著者則以哲理人詩，此殆漸漬於印度偈頌之文學。東漢以前，雖黃老哲學爲世所遵尚，而詩歌質樸，甚少談玄。魏晉以還，則體裁迥異，阮、陶、鮑、謝，皆擅名理；降及隋唐，茲風益甚。而翻譯文學，尤呈空前之燦爛，其影響於一般文學者，殆難覩縷。國語之實質，因之擴大而宏富；經典之術語，逐漸習見於篇章。語法與文體，亦漸生變化，小說、歌曲，皆潛啓其端。如法苑珠林，既爲筆記小說之範本；而佛本行讚，則乃叙事詩之楷模；敦煌發現之變文，實後世宣卷之前驅，亦即雜劇、傳奇、彈詞所自仿。可謂魏晉以還詩詞曲劇，莫不受佛經之

影響。捨佛教翻譯文學，吾國文化之優美創作，殆將滅其十之六七焉。此亦如歐洲文藝復興之後，各民族咸受重行研習希臘羅馬古文學之影響。故意大利則有但丁、白脫雅克（*Petrarch*）、波恰奇阿（*Boccaccio*）之勃興，而英國則受意大利文學之影響，而誕生莎士比亞，稱爲詩聖。至若以附庸爲大國，化鄭衛爲雅音，則有五代、南北宋之於詞，元之於散曲與雜劇，明清之於傳奇。今試以大小晏、歐陽比之花間；美成、白石、稼軒、東坡比之屯田；梨花五種、桃花、長生比之元雜劇；明清後期之雜劇，比之元雜劇與憲王雜劇，雅鄭之別，蓋彰彰矣。至若蒲松齡之以山東土調寫磨難曲，則又將以野人之謳歌提挈之爲雅言之又一例也。蓋文體之創造，雖肇始於一時之風氣，而尤賴十數傑出之文豪，以其天縱之聰明，建神奇於臭腐。此固驚新者所艷稱，然其果能化鄭爲雅與否，尚賴文學天才之黽勉，非盡人皆能率爾操觚者也。

既知文學因襲、創造之原因，乃可語於三民主義之文學之建立。國父之創三民主義，實淵源於吾國固有之文化。總裁曾云：『我們要知道總理的遺教，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情，以擷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自己所獨見創造的許多真理所融鑄之整個的完美的思想體系。』故吾人欲創造三民主義之文學，必先深切瞭解其淵源，尤應注意其淵源所自之『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須知三民主義所最注重者爲民族主義，決不可妄自菲薄，失去其

民族之自信力也。國父曾云：『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耻辱，事事便非仿倣外國不可。……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於是有『全盤西化論』，於是有『將綫裝書扔在糞坑裏三千年』與『打倒孔家店』之邪說。國父又云：『由於崇拜外國，便得到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祇纔想到，還沒有做到的思想，我們也要拿來實行。……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倣外國，祇要聽到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於此可見，國父十分珍視中國固有文化與吾國固有之道德與政治哲學，認為非歐美各國所能及。國父深切認為，欲恢復吾國已失去之民族主義，必先恢復吾國固有之道德。故吾人如欲建立三民主義之文學，必先恢復吾國民族之自尊心，決不可自暴自棄，謂他人父。否則在思想上已為他人之奴隸，其建樹之文學，亦祇稱為奴隸文學，與三民主義已背道而馳矣。

夫欲研究一國之文學，必先研究其語言文字，皆有獨特之性質，與其他文化系統迥異。盡人皆知，中國語之特質，為單音而有五聲。然非特中國語言然也，所謂緬甸印度語系，莫不皆然。學者認為此系之語音，最初或為多音者，至少亦有複合子音。然其演變，則趨向單音。以其為單音之故，乃不得不著重聲之區別。現今國語有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而北平語則祇有四聲，而以入聲分入平、去。但長江流域各地方言，則有七聲，

平、去、入各分陰陽，惟上聲不分。而粵語則有九聲，除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外，尚有一聲間於上、去之間。粵語號爲吾國方音中之最古者，於此可見吾族語言之演變，係由最初之多音，變爲單音，而蜕化成多聲；嗣後聲之區別，又漸趨於簡易者。此種特性爲他語系所未有，而爲決定吾國文字、文學之基本因素，且間接影響於吾鄰近各族之整個政治、文化命運焉。蓋文字之初興，皆由於象形。埃及、墨西哥與中國，莫不皆然。然在複音語系之民族，以一字不止一音之故，其文字之發達，咸趨於創造字母以便拼音之一途。腓宜基人首以埃及之象形字變爲字母，希臘人繼之，逐漸演進爲歐洲各國文字之字母，即以此故。而吾族則以爲單音語之故，一音每代表若干不同之字，雖繁衍聲調之區別，猶不足以濟辨別之窮，故其文字之發達，乃趨於衍形之一途。故六書雖有諧聲之法，然終不能完全廢棄象形、指事、會意各法，而完全創造用字母以構成之拼音文字也。然吾族之所以能成爲世界上第一偉大之民族者，則惟此衍形之文字是賴。即吾族文學所特有之優美要素，爲他種文字所無者，亦基於此焉。

今試一究吾國古代之歷史，則知自黃炎下逮商周、諸夏各部落，皆與異族雜處。考諸經傳，在春秋初期，諸夏所支配之地域，惟有今河南、山東兩全省及山西、陝西、湖北、直隸之小部分。而在河南、山東兩省，尚有異族雜居，四周異族之勢力至爲強盛。在遼冀、齊東、徐淮一帶，則有東夷；在吳楚、湘黔則有荆蠻與三苗；在浙閩、粵桂則有百越；在

川滇則有巴蜀百濮；在秦隴則有氐羌；在燕晉則有群狄。此諸外族，方言龐雜，或屬多音語系，或屬單音語系，其語言、服飾、宗教習俗，咸與諸夏異。當時諸夏與夷狄雜處，百千部落，各爲群居，所謂天子者不過一高拱之共主而已。民族既殊，語言自異，百里之間，常須重譯。如楚與吳越，壤相接也，而說苑所載鄂君譯越人歌，即可見其語言之迥異：

越語原音：濫兮扌草濫予昌抵澤予昌州堪焉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逾滲堤隨河湖。

楚語譯文：今夕何夕兮，拏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古代越族方言之經記載而傳於後者祇此，與楚語可謂大相徑庭。然楚固自稱曰：『我蠻夷也。』至此時則全爲諸夏所同化，而用諸夏之文字，而越人則尚用其土語也。又如左傳記介葛蘆朝魯，待譯而通。介邦地屬膠州，魯都則在曲阜。數百里之間，語言隔閡，乃至於此，他可知矣。故語言雖異，而文字則同，亘千百年遂潛移默化矣。古籍所載舜爲東夷，文王爲西夷，管仲爲萊夷，蓋用夏變夷，已肇始於虞夏商周之世。至劉淵以匈奴酋長，而『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畢覽。宇文氏以鮮卑建北周，而其官制與公牘乃咸擬三代，其慕化而傾心至何

程度，可以想見。此皆吾國文化文學之功也。

讀者幸勿輕視此衍形之文字也。吾嘗考與諸夏雜處或鄰近之民族，凡習吾衍形文字者，莫不與吾同化。而苟創用衍音之字母者，則雖因襲吾國之文化，而終不能完全與我同化焉。前者如拓跋魏、宇文周之爲東胡，劉淵、石勒之爲匈奴，本皆多音語系民族，而以習吾族衍形文字而同化。後者如西藏、暹羅、緬甸皆與諸夏同爲單音語系之民族，而以用梵文字母以拼音之故，遂變爲非驢非馬之多音文字，而不能再與漢族同化焉。又如朝鮮與日本，蓋濡染中國文化數千年或千餘年矣，其漸漬之深，或在拓跋、匈奴之上，然以其用漢字而創爲衍音之字母，則雖如日本文必須以假名與漢字雜用，成爲最龐雜可噓之文字，然卒不能與漢族完全同化焉。蓋衍形文字之缺點，在不隨語言異時異地而變遷，致文言不能一致；而其優點，則正在其能不隨時地而變化，而不必與語言一致也。故周、孔之書，吾人在數千載之下，誦之不甚感困難。而粵閩之士，所操之方言，雖與中原迥別，而文字相同焉。在歐洲中世紀查勒曼大帝方奠定統一之業，其時拉丁文之流行與漢字在中國相若，然以其爲衍音之故，方音流變，遂終不能不蛻嬗爲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諸語。至若條頓、盎格魯撒克遜、斯干丁納維亞、斯拉夫諸語系，則來源迥別，尤無論矣。再考諸並世，如斯干丁納維亞諸民族，立國北歐，幅員褊小，人口稀疏，即聯合爲一國家，尚不謂爲強大，乃以方音之差別，終不得不分爲三國，以成爲希特勒所輕視之侏儒

國家者，亦衍音文字之毒害也。又如斯拉夫族如波蘭、捷克、南斯拉夫之不能與蘇俄合併成一偉大斯拉夫民族者，亦因衍音文字爲之屬階。而波蘭諸國之用拉丁字母、蘇俄之用希臘字母，則尤爲最大之障礙也。印度民族號稱龐雜，然其基本民族，亦祇亞利安與其土著民族兩大系統，然其語言則有數百種之多，至今不能統一者，亦因其文字爲衍音之故也。吾國既以創造衍形文字之故，而得形成四百兆之偉大民族，保持五千年不絕之文化，是吾文字乃吾族無上之瑰寶也。既言民族主義，而欲創立三民主義之文學，則此衍形之文字，首須保存，凡創拉丁化之謬論者，皆吾民族之罪人，必須投諸四裔不與中國者也。

復次因漢字衍形不衍音之故，其形與音無絕對之聯繫，驟視之似足以增加記憶之困難，然習漢字所需者爲目而非耳的記憶，童而習之，甚爲容易。六七歲兒童以一年之力識一千字，的非難事，而已能讀淺讀物矣。加以無字法與冠詞等變化之難，在世界各國語文中，且可稱爲最簡易者焉。一年識字一千，三年則可識字三千，則也幾足應用矣。然尚不能盡讀一般書籍者，則非衍形文字自體之困難，而爲吾國文章遺產過於浩瀚，常人之學力不足以語此耳。歐西人士以習於衍音文字之故，驟使之用不熟練之另一官感記憶力，而又習之不得其道，無怪其囂然稱難，且認吾文字爲吾文化不能前進之故障。吾國淺識之士，亦遂昧然信之，而妄欲廢棄衍形文字而使之拉丁化，雖斲斷吾數千年文化之命脈，亦不之顧，不亦慎乎？抑尤有進者，衍形文字之難一，而各地音讀可相徑庭，粵人、蜀人、閩

人口誦古籍，雖同一文字，而讀音大不相同，尤以聲調之區別，幾盡鄉邑而皆異，然不害吾國之統一性者，則『書文化』之故也，故古代以『書同文，車同軌』為政治上之極則。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爲七國。田疇異亩，車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始皇初併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於是中國始大統一。秦始皇與李斯在吾族之豐功所以永垂不朽者，統一文字亦其一端也。

吾國衍形文字，除能統一吾族同化他族外，尚有其他特具之優美性質，爲他種文字所無者，研究文學者，不可不知之。一則其字之構成，基於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諸法，故其意義易於表現，且諧聲之法即兼會意。故江、淮、河、漢，既各表其聲，亦共指其爲水；愉、快、悅、怡，表聲而外，復詔示其爲心靈之活動。此種造字之法，既增辨認之標識，亦涵分類之企圖，其爲用也，實莫大焉，而非衍音之文字所能辦也。二則以漢語音外有聲，遂能增加語言之音樂性。合諸衍形之文字，遂使中國文字能同時兼賅音樂、圖書之領域，使爲三位一體。復以數千年來書法之繁變，尤能增加其美術性質。故若覽一龍蛇飛舞之詩屏而朗誦之，則讀者可於同時獲得圖書、音樂、文學之美感，此斷非衍音文字所能企及者也。三則以字形不變而以鑄辭爲文字增長之法門，故文化能獲得永久繼續性，其內涵之意義亦與年俱長，歷代哲人文豪、倡優市井，咸於有意無意間增益文字之內容。故文字雖簡而辭義則異常豐富，每爲他國文字所不能及焉。此三特點皆吾衍形文字所特有，而至

宜珍惜自豪者。若使之拉丁化，則漢字所獨具之優點皆將盡失矣。即在日本亦不能盡廢漢字，而吾必欲自毀滅之，叛國家、叛民族之罪，寧有大於此者乎？

建立三民主義文學，尚有一先決問題，即文體是也。語體文之創用，始於胡適氏，其立論之基礎，則為吾國文言不合一。文言文為死文字，語體文為活文字，用死文字決不能寫活文學。其謬誤予早已著論斥之。實則語體、文言本無絕對之區別，而胡適與現時一般人通用之語體文，已非大眾之口語；而胡適且主張創造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則其目的已不在絕對的通俗化、大眾化可知矣。吾國之文字衍形而不衍音，故祇有蛻嬗而無絕對之死亡。周秦之文距今已二三千年而尚易誦習，至於唐宋之文，則無異時人所作，此正吾國所以能保數千年而不絕之故也。胡氏每以拉丁文況吾國文言，而以意大利、法蘭西文況吾國語體，其為詭辨，吾久斥之。蓋拉丁與意、法均為衍音之文字，故方言異，則文字隨之而異。拉丁語死亡之原因，半由於衍音文字內之變易性，亦半由於羅馬帝國傾覆後各地民族之分化。迨至查勒曼大帝死後，日爾曼帝國分裂為三，國家民族之分化益形劇烈。通俗之拉丁語，已逐漸蛻變為意、法、西、葡諸語文，而廟堂所公用之拉丁語，亦不能通用，故拉丁文遂變為死文字矣。吾國文字則不然，清麗流暢之文言文，固猶今日通用之文字也。劉半農在巴黎大學應文學博士考試時，曾堅稱文言文為死文字。沙畹教授即詰之云，文言文是否尚在使用？劉曰然。沙畹即詰云，然則何為死文字？劉亦無

語以對。謔言曲說，貶譏異國有如此者。吾輩如欲創建民族文學，豈可盲從此輩鄙棄吾國文化之叛徒乎？

且文語差異，無國不然，在衍音之民族尤甚。若國家趨於統一，則文字亦趨於從同；若國家分裂，則文字每趨於歧異。如在英國則英格蘭、蘇格蘭、威而士三地之方言皆甚不同，然在今日則三地皆通用英國文也。雖奔士曾因以蘇格蘭方言作詩享盛名，然至今蘇格蘭人並未主張以其方言爲國語，則政治統一之故也。至愛爾蘭人則七百年來無日不欲脫離英國之羈絆，故雖其全境無人不操英語，而其愛國志士必須以其幾同死文字之 *Yacht* 寫成優美之文學也。如在斯干丁納維亞半島，瑞典、挪威、丹麥三邦，其語言之差別極小，若爲統一國家，則不過有三種略殊之方言而已；乃以分爲三國之故，方言遂演變爲三種語言。此外，如在德國與日本，皆有差異甚巨之方言，然其國家固皆銳意使之統一化，而不令其自由分化也。即在新興之國家如美國者，亦有若干種方言，黑人之方言尤其著者，而一般之美國語言其發音、用字、習語等等皆與英國語有異，然英美文字則仍趨於統一也。至若在歷史悠久之國家如希臘者，則其語言文字之差別尤大，與吾國之文言、白話，若合符節。然其國文人在十九世紀之末，方盡力提倡以古希臘文建立新文學，初不以爲嫌也。故無論在何國，無絕對文言合一之事，俗語、雅言，實爲自然之演變，而在歷史愈悠久，文化愈齊一之國家，則俗語與雅言之差別亦愈顯著。必也教育普及，民衆之智識水

準提高，則以俗語日接近雅言之故，二者之差別始漸減少，而仍不能絕對無差別焉。故寫作文字必視其性質而有用俗語與雅言之殊。如法令、公牘、哲學、政治，或取體制之堂皇，或因涵義之邃密，俗語必不能盡其用，故必用雅言方能表現之而無遺憾。至若小說、戲劇則取口吻、情態之逼真，不以儻荒爲失體，則不妨儘量采用俗語。通俗與典雅各有其用，若專持一端，苟非膠柱鼓瑟，則必別有用心矣。故作公牘、報章、學術文字，則清暢之文言，已爲適當之利器，至少亦必運用文學的國語。彼高唱大衆語言運動者，其識見之淺近與動機之不純良，與主張拉丁化者如出一轍，皆須大聲呵斥，不容其鴟張者也。

復次，一國有一國之文法，不能削足就履，斷鶴續鳧。在昔翻譯佛典，即有直譯、意譯兩派主張。高僧傳卷一安清傳云：天竺「音訓詭塞，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道安十二門經序云：「世高出經，貴而不飾，天竺古文，文通尚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蓋初期譯家多偏於直譯，至若僧取睿之論支謙譯思益經則謂「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艷」，是謙乃意譯之流矣。嗣後譯家以求與梵語吻合，每用倒裝句法，風從草偃，遂使佛經文學另成一體。雖能卓然樹立，終因與吾族語法相違，而生思想扞格之病，佛學之衰，此殆亦一主因也。自清季海通迄於今日，翻譯西著者亦分兩宗。嚴復、林紓以文言文翻譯西籍，信達而雅，實臻上乘。而在嚴氏則着筆之先，必盡明其義，然後振筆重述，不啻創作。每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其精密慎重之

情，可以想見。僧肇序鳩摩羅什之譯百論云：『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殆可移贈嚴氏矣。自胡適創用語體文，一般青年學生，遂輕於述作，對於翻譯工作，尤蹈生吞活剝之病。而魯迅更變本加厲，創用直譯之法，句法倒裝，寢成習慣。無知少年，尤而效之，文體駁雜，遂不可究詰，以視昔日以倒裝句法譯成之梵典，尤為難讀。風尚所被，遂使舉國青年，不但不能作清通之文言文，即如胡適一派言從字順之語體文亦不能作矣。嘗觀一般青年作家之著作，其於意匠結構，未始無慘淡經營之勞，然蕪辭累句，滿紙皆是，讀之令人深着眼中着塵，口中含沙之感，能作清通之語體文如胡適、陳衡哲、張恨水、潘冕公者十難獲一。此皆魯迅作俑之罪，而從事文學者所應痛引為戒者也。法國著名小說家佛羅貝（Flaubert）其寫小說也，不但篇章結構謹嚴，而尤著重句法與聲調，每寫成一章必高聲誦讀，再三修改，務使句法修潔，音調鏗鏘。綜其一生，祇作一書，而竟為不朽之名著。英國批評文學家裴脫（Walter Pater）亦以修辭美潔著稱於世。而摩雅（George Moore）之寫小說尤以文筆美麗見稱，其所著之小說，出版後常數數修改，幾無定本。此皆着重修辭之著例也。與今日之青年文人談文章義法、桐城文派，殆莫不嗤之以鼻，亦知歐西各國之名家亦再三著力於修辭琢句之功乎？吾嘗譏徐志摩之詩為材料，以其質雖美而不加琢磨，不得稱為完美之產品，蓋雖有詩意而不知琢句煉字也。世有精於琢句而不能名世之著作，未有文字蕪雜而能垂之久遠者。魯迅之書，雖然傳誦一時，將來

必有覆瓿之一日。今日號稱名作家者，十九皆難逃此命運。有志寫作之人士，其瞿然引為戒懼乎？

（原載三民主義文藝季刊創刊號，一九四二年）

與吳宗慈論陳三立傳略意見書

(一)

靄林先生惠鑒：

別來冬夏忽更，開歲以還，敬維道履多吉，為頌為慰。

頃讀尊著散原先生傳，高文健筆，至為佩仰，然尚覺未能盡述散翁德業。先生以文章名海內，右銘先生（編者按，即陳寶箴）為湘撫，時張南皮（編者按，即張之洞）為鄂督，慕先生名，竟枉駕光顧，右銘先生始命先生回謁。南皮一代名臣而傾倒先生至此，此傳略中不宜漏略者。故先生父子罷斥之後，先生仍居南皮幕府中，嗣復先後在端陶齋（編者按，即端方）、張安圃處，皆尊為上客。蓋不僅以詩文為長江盟主，庚子以後，先生於鄂督、江督之新政贊襄實多，一如其贊襄右銘先生於湘撫任內也。

先生詩句云『作健逢辰領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領』之，其胸中浩然之氣可想。

尊文所云韜晦不出，恐非先生初志。南潯路督辦在先生經歷中，實至微末之事，殊不必特書也。先生鼎革後即翦髮，雖疾視袁項城與諸軍閥，而絕不以遺老自居。尊文云其

『甘隱淪爲遺民以終老，祇自盡其爲子、爲臣之本分』，又違先生之志矣。晚年居牯嶺、居北平，其婿俞大維任兵工署長，先生藉悉蔣公備兵御日之雄略，乃極佩蔣公。盧溝橋變作，驢親謁先生於北平寓廬，先生對於我國抗戰，具莫大信心。蓋先生平生負豪氣，其忠於國家之忱，至死不衰有如此者，尊文似未能盡描繪之能事焉。

師曾名衡恪，彥通名方恪，幼子名登恪皆能文。而寅恪淹貫東西古今學術，爲吾國今代通儒第一人，雖王靜庵、章太炎不能比擬，故英人禮聘主講其牛津國學，蓋不僅『能謹飭廉隅以世其家聲』而已。先生遺文全部在陳贛愚手中。贛愚居北平，有戰後匯刊先生全集之志，或不至盡喪失歟。驢所知先生者如此，盼公勿以此文爲定稿，更作佳文以傳世。某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講學，楊杏佛曾請先生與之同攝一影，華、印兩詩人各爲其國之泰斗，吾人亦宜與以恰當之評價也。

耑此。敬頌

撰安

弟胡先驢拜啓 二月廿二日

(一一)

靄林吾兄惠鑒：

接奉二月廿五日手教，具悉爲散原老人作傳經過。老人對於民初南北政局之紊亂窳敗固嘗疾首，即對於國民政府要人亦多不滿，如不欲登恪與譚組庵（編者按，即譚延闓）之女聯姻，即其一事。然對蔣公則極欽佩，以爲抗戰建國惟蔣公是賴，其不出任政與一般之所謂遺民者有異，且亦非甘於效忠於清室者。故弟意最好不用遺民字樣，不知尊意如何？

至於述及諸子，弟意似可云：『皆能敦篤儒行，世其家聲，而寅恪學尤淹貫，號稱大儒。』否則讀老人傳者將謂寅恪亦不過謹飭廉隅之世家子弟，則與事實違背特甚。甚日使人議公或對寅恪有所不滿，故抑之也。

散原文中頗有贗鼎，袁伯揆即作此項贗鼎者，如能清釐之，亦佳事也。師曾事實弟知之特寡，其詩集爲其女弟子手書，已刊佈。其長子封可，善畫而無行。次子封懷，爲弟門人，以園藝學名家，現在正大任教。弟能相告者祇此而已。曾聞歐西女畫家有從之習畫者，亦可述及也。

專此。敬頌

撰安

弟胡先驥拜啓 三月二日

（手稿，一九四三年）

黃種新傳

自國體改共和，文官死職者鮮矣。能走而不走，服制服、佩證章，靜待寇至而挺身罵賊，從容以死，如臨川地方法院黃公種新者，則尤百不一見，其忠烈之慨爲何如耶！公諱種新，字醒民，幼慧，五齡就傅，二年畢讀五經與四子書，鄉里稱神童。家素寒而食指衆，幸公父勤經紀，勉公讀。同里李林瑞有文名，命公從之習經史，兼治律。公年十五入邑庠，試第一，欲試鄉闈而科舉廢。適公兄益蘭外出經商，不幸溺斃。公父悲泣不輟，公跪請輟學經商。自是昕夕辛勤者十年，家漸裕。每恨己失學，因釀資創廣智小學，爲鄉里開風氣，作育人才甚衆。一日，喟然嘆曰：『棄學就商，求慰親心、繼兄志。今家小康，當求建樹，苟有所成，名垂青史，亦儒者之事也。』乃往南昌，考入私立江西法政專門學校法律本科肄業，布衣蔬食，勤奮苦讀，手不釋卷，歷五年卒業。民國十三年任九江地方審判廳書記官。民國十五年公以父偏癱廢辭職還家，侍奉湯藥。翌年父病稍瘳，被派任江西贛縣高等第一分院主任書記官，屢辭始奉命。十七年遷江西高等法院學習推事，繼陞候補推事，二十年遷臨川地方法院推事。二十五年迭遭兩親之喪，公哀毀骨立，與兩弟析產而自承其債務，其孝親友弟如是也。公在臨川供職十一年，案牘勤劬，每夜深猶批判不輟。常語其家人曰：『以訟蕩產者比比皆是，不速爲批判，適以增加其負累耳。』二十八年秋，

法院遷騰橋，訟案紛繁。公日夜董理，積勞成疾，仍扶病開庭，至昏瞶不能治事，立遺囑時猶狂呼某案應如何判決。然竟一藥而愈。三十一年夏，敵擾浙西、贛東，六月五日寇陷臨川，法院遷上頓渡，再徙龍骨渡。同事先後散去，唯公獨留保卷宗。二十七日敵軍再犯宜黃，經龍骨渡時，夜雨川漲。公閉戶夜坐，敵軍三人破門而入，見房主之弟婦與侄女，欲淫之。公乃挺身出室，厲聲呵叱之。寇見公服制服、佩證章，知爲法院官吏，遂捨二女而縛公，殺之於屋前菜圃中，享年五十歲。夫人劉，子允中、正中先後卒業於交通大學，守中尚幼。

讚曰：俗諺有云：『求忠臣必於孝門。』公事父母以孝，友諸弟以悌，勤於所學，忠於所事，儉以持身，遺愛在民，即此爲今世之循吏，鄉里之有道矣。顧慨於節義之不彰，抱殺身成仁之志，臨難而詞色不變，其大節浩氣沛然充塞於天地之間，尤非叔世君子所能及也。

（手稿，一九四三年）

中華民族之改造·緒論

中華民族立國於東亞大陸，垂五千年，曾創造一莊嚴燦爛之文化。先乎彼之蘇馬連帝國、巴比倫帝國、埃及帝國，與之同時之印度帝國，在其後之波斯帝國、希臘國、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墨西哥帝國、秘魯帝國，皆已顛覆式微，鮮能再起，其文化亦已消歇。至使抱悲觀論者如斯賓格勒之徒，認為每一種民族所創造之文化，命運不過一千年。然而中華民族則屢仆屢起，而在每次復興以後，其文化皆有新發展、新創造，果何因而致此乎？是否此民族特具較一切其他民族更為優越之稟賦，換言之，即具有特殊卓越之生存價值？抑其環境與其文化，特有以使其民族復興之道？然當其衰運，則此民族不但不能抵抗外來蠻族之侵凌，而且其人之身體、道德、智慧、文化，皆顯呈退化之現象。其退化之因素安在？是否其民族及文化具不可挽救之潛在之退化因素？抑一般進於文明之民族，在某種環境之下，皆有退化傾向？吾人是否可以研究發明中華民族退化與復興之原因，進而改造之，使之能恢復其族在昌盛時期之一切美德？今日為物質文明與工藝文化興隆之時代，中華民族欲立足於今後之世界，而圖存於群雄並峙之日，自不能不接受此外來之工藝文化，接受此種文化之後，中華民族將進化乎，抑退化乎？或接受工藝文化之優點而揚棄其劣點，則中華民族可以復興而更不退化乎？其優點、劣點何在？此族是

否能如在昔時接受外來之文化而同化之，另創更優越更燦爛之新世界文化以領導世界？凡此諸問題，皆炎黃子孫最宜關心而必力求探索者也。

據近代第一流生物學家之研究，認爲今日工藝文化，已引起雅利安族身心之退化，苟不及時籌對策，則此族或將退化如埃及、巴比倫、馬耶、阿次特克、秘魯諸民族。甚或步皮爾當人、內安得塔人之後塵，而其文化之遺跡，祇足供後來新興民族研究與憑弔。復以爲雅利安族所創造之文明至爲燦爛，實有援救之使不至退化與滅亡之價值。吾則以爲置愛國心不論，即以中華民族過去之成就，與其民族性之優點而論，此族亦有援救之使不衰退之價值與必要。惟援救之具體方法如何，則須吾人努力以研究計劃而使之見諸實行，以求收確定之效果焉。

每一民族皆有其特具之形貌及其所創之文化，吾人已習閱民族文化一名詞，而知討論與研究之矣。吾人亦漸聞民族心理一名詞矣，實則人類尚有其各各不同之民族生理，其具特性與其形貌、其心理、其文化同，而與之互相影響，即每一民族中之個人，其身體與心理之所以適應環境者皆不相同。斷鶴續鳧，必至畫虎類狗。故必就其過去歷史之經驗，而加以近代科學之探討，方能擬定改造其環境之計劃，此尚有賴於博學卓識之士之努力焉。

就過去之歷史而言，吾原始之華夏民族，五千年來與其他民族雜居於廣袤之東亞大

陸，互相爭鬥，互相衝突，互為婚姻，互相交換文化，幾經混合，始形成今日之偉大中華民族。其中之份子，有吾同語系之印、緬民族焉，有多音語系之烏拉、阿爾溪民族焉，有多音語系之馬來民族焉，有古舊之含族、塞姆族焉，有雅利安族之希臘、波斯、印度、月氏、烏孫民族焉，血統既已複雜，文化亦屬多元。此種民族與文化混合之結果，為有利乎？有害乎？吾族之政制初為部落制度，繼為封建制度，終為郡縣制度；經濟亦由封建式之社會主義經濟變為自由兼併之資本主義經濟。此種政治、經濟制度之變更，其利何在？其害何從？歷代之任官，或由選舉，或由科舉，文官考試制度以我國行之最早而最久，其利弊如何？如何影響我民族整個之政治、教育與社會？吾國兵制或為徵兵，或為募兵，或二者兼備；力役則或為差役，或為免役。此種不同之制度，影響國家民族之盛衰者甚大，其善果、惡果如何？春秋戰國之世，百家之學大興，以儒、墨、道、法四派為最重要。此四派互相反對，互相譏評，而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對於中華民族之思想與人生觀，皆有極大之影響，其利弊若何？至漢代與西域交通，印度之佛教輸入，在吾族思想中，乃引起極大之變革，儒學受其影響而一變為宋明之理學，二者支配吾人之思想千餘年，其影響吾族之思想與生活者何在？漢晉以還，吾族即在海上與異族交通，至唐、宋、元、明而益盛，文化與商業互相交流，固有之農業文化乃大受商業文化之影響。鄭和之七下南洋，不但得伸國威，且以奠定吾族南洋殖民之偉業，其影響吾族之生活文化者若何？鴉片戰役

以後，歐美人民使其工藝文化之長以脅迫吾族，開放門戶，使我國爲其資本主義之尾閥，我國之經濟遂成半殖民狀態，國幾不國；同時則假我以吸收歐西文化制度之機會，二千年餘年之專制政體因以推翻，民制代議制，新式法律、新式教育、新式陸軍、鐵路、輪船、汽車、飛機、工廠、銀行、交易所，一切一切之近代制度，皆接踵而至，近代都市亦應運而生。此對於中華民族爲有利乎，爲有害乎？利可盡獲而害可盡免乎？言政治、經濟必有體系與理論之根源，其在外邦也，各因其歷史文化之演變，遂有所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等，而我國亦有自創之三民主義。此諸種主義，互相衝突，各有優點，各有缺點，吾將何去何從？凡此諸端，吾族皆飽受成功與失敗之教訓，宜條分而縷析之，使其得失盡明，而求有以保存其優點，揚棄其劣點，然後以卓越之科學、哲學眼光，用冷靜之頭腦，大無畏之精神、熱忱之努力，以謀吾族身體之改造、思想之改造、政治經濟之改造、教育之改造、社會之改造，進而謀世界之改造。切不可囿於現行制度，尤不可惟他人是則是效。須知彼歐美之天驕，至今日亦如盲人瞎馬，夜半臨池，其危殆不可終日，偶一不慎，其文化可以全部化爲齏粉，吾族何必隨之而俱盡？進而言之，又安知吾族不能拯救此芸芸可憐之衆生，使之出水火而登春臺？彼日爾曼帝國查理曼大帝加冕之時，尚在我國唐太宗即位之後一百餘年；當太宗朝，在羅馬市場尚有英國少年出售；最後之一次十字軍，尚發生於明太祖登基六十年之後。西方之文藝復興時代，不過與有明中葉相當，距今祇四

百五十年耳。四百五十年，在人類五十萬年之歷史中，不過一彈指頃，在中華民族四千六百餘年之歷史中，不過十分之一之短短時代；安知再過四百五十年，中華民族不能領導世界走上更高尚、更優美之文明之路乎？此則吾人所以不可自餒，而改造中華民族所以不可緩也。

黃萍蓀編輯後記：

胡先驥先生，字步曾，江西新建人。以研究植物學知名歐美，於中國文學造詣尤深。現任國立中正大學特約教授。本年自泰和遷居永豐，月前贛縣倭寇沿江東竄，經吉水而屠永豐，先生行蹤，遂為舉世人士所關切，惟視其無恙耳。

胡先驥先生年來除臨池吟詠外，未見有重要著作發表，此次為本刊撰中華民族之改造，凡十萬言，可謂難得矣。作者以生物學家的眼光來解剖這一民族，從生理構造說起，一直談到文化發展的程度為止。他的好處是，系統而不繁冗，條理分明，適挈其要。又如醫家之切脈，優劣具表，而處之以方。這種文字，非把古今中外、上下數千年的歷史羅於胸次，是不易發揮的。

（原載龍鳳第二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思想之改造

思想爲行動之泉源，同時亦爲過去之歷史與現在環境之產物。欲改造中華民族，使不但能振衰起弊、革故鼎新，以適應生存於現今之世界，且能領導世界以創造更偉大之文化，則必自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入手。改造思想不但須使一般人能辨別何種思想爲正當、爲能使民族適應於生存，何種思想爲不正當、爲能使民族退化，且須使一般人篤信此思想而變成自然見諸行動之習慣，由智慧的變爲本能的，由意識的變爲下意識的，此則殊非易易，必須藉教育與社會之力量以養成之。故思想改造、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必須同時並進，方能發生互相影響之力量而不致徒託於空言。

中華民族固有之美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皆基於民族固有之思想。此種思想有其歷史與社會之背景，而尤受歷代聖哲思想之影響。中華民族之惡德亦由歷代社會環境所造成。如欲發揚我民族之美德而祛除其惡德，則必須條分縷析之而窮究其所以養成之道，方能對症下藥，以求由社會改造而達到思想之改造。

今列舉中華民族之惡德，約有以下諸端：即貪婪、殘酷、缺乏同情心、舞弊、不忠實、縱慾、保守、缺乏生活力、缺乏正義感、缺乏智慧活動、缺乏求知慾、缺乏美感、缺乏宗教感、缺乏合作互助精神、不守法、不守秩序是也。其所以如此者，則由於數千年來民族屢

遭空前之災難，生活極其艱困，無良好之合作互助生活，有以致之。概括言之，則饑荒心理與個人主義乃其主因。今請更約申論之。

中華民族之美德爲節儉與勤苦耐勞，與之相對之惡德則爲貪婪。貪婪之主因則爲饑荒心理。中國本爲農業國家，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人口爲農民，而以人口過剩，耕地不足，水旱頻仍，工業不發達，地主與富人之壓迫，政府之漠視，故農民之生活極爲艱困。其地主與富人階級，亦多本爲有能力之貧農，幾經艱苦之奮鬥，始得積聚其財富。以經常爲生活所困之故，一般人祇有鷄鳴而起，孜孜爲利之心。即在士大夫階級，自明清以來，俸給即極微薄，不足以養廉。工人、僕役亦然。故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人口，皆痛感生活之壓迫。此種情形所釀成之心理，乃亨丁敦教授所稱饑荒心理，貪婪即由此種心理所釀成者也。因多數人之生活無保障，故饑荒心理極爲普遍，貪婪亦因之而普遍。其上者刻苦吝嗇，一錢如命；其下者則不擇手段，惟利是圖，一切惡德皆由貪婪而出。且中華民族之貪婪，與歐美民族之拜金主義，尚有一異點：即歐美人之拜金，每視金錢爲權力之代表。一般人求財爲謀得優裕之生活；而大資本家之積聚巨量之財富，則每因財富多則支配之權力大，故多視經營大規模之工商業爲一種偉大事業，甚至積聚大量財富之後，又慷慨捐輸之，千萬金元，輕於一擲。如美國之鋼鐵大王卡匿基、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其尤著者。中國之富翁則頗少有此種事業精神，故多數皆爲守財奴，此則由於普遍之饑

荒心理有以致之。

饑荒心理之其他結果則爲殘酷、缺乏同情心與舞弊。以生活艱困，自身飽受種種之痛苦，故缺乏同情心，漠視他人之痛苦，且不惜以痛苦加之於人。此種惡德見於社會，亦見於家庭。在家庭中最習見者爲繼母之虐待前兒，翁姑之虐待兒媳，姑嫂之互相虐待，兄弟、妯娌之互相讎視，主婦之虐待婢女，嫡妻之虐待侍妾，夫之虐待其妻。在社會中則廠主之虐待工人，上級之虐待下級，最堪髮指者則爲在此次戰役中，接收壯丁之軍官之虐待壯丁，其他軍官之虐待兵士，甚至護送傷病兵之兵士虐待其僚友。在家庭中之殘酷與缺乏同情心，除貪婪吝嗇外，或尚有嫉妒、讎視與虐人狂等心理因素羸雜其間。在社會中殘酷與缺乏同情心，十九皆由於貪婪所致，此皆饑荒心理之爲祟。

饑荒心理之另一產物爲舞弊與不忠實。此二者有時相關聯，有時或否。舞弊之主因，由於生活過於困苦，薪金與工資不足贍養其家口，故官吏與僕役莫不舞弊。官吏之舞弊，由於政府不知視物價之高漲而增加官吏之薪俸。如在清代，養廉俸額定自清初，直至清末，始有增加。以政府不明治理，官俸不足養廉，官吏自不能不取償於陋規與賄賂，寢而朝野上下亦視陋規爲當然。如是，貪風安有不熾者乎？至於僕役，則以工資微薄不足以自活，乃惟藉舞弊或外快爲生，久之遂亦蔚爲風氣。主人亦視舞弊與外快爲不可避免之事，但求僕役舞弊勿過甚耳。然舞弊之官吏與僕役，亦有適可而止，而仍忠於職守者。

可見舞弊之主因由於薪給與工資不能維持生活，然既蔚為風氣，則一般人之人生觀乃至不健全，而民德日益澆薄，此又饑荒心理之為害也。

中國商人素以信譽著稱，蓋由於中國社會不重法律但重信譽，信譽低者經商即蒙不利之故。然舞弊之奸商大有人在，尤以逃租與賄賂為然。此則為社會風氣之罪。

縱慾為中華民族之另一惡德，此惡德亦可溯源於饑荒心理。由於通常生活之艱困，故一般人皆缺乏物質之享受。由於物質享受的經常缺乏，故一旦積聚有財富，乃不惜揮霍於享受之一途。或父兄積聚而子弟縱慾，此皆由於不易獲得適當享受之故。於此乃有反常之現象發生：如一般農民之耕種，以夏季之車水為極艱苦之一種工作，然在江蘇省南部，十年前因應用電機車水，農民大感閒暇，乃相聚而賭博，一時賭風大熾；又如抗戰期中農工之收入遠較昔日為多，然彼輩除飲食稍為豐裕外，對於衣服、居住並不知改善，但相聚而狂賭。此亦一種縱慾之心理，而又間接導源於饑荒心理者。

保守為中華民族之一特性。古訓有云：『利不十，不變法。』此種保守性質固可以減少輕躁之妄動，但亦為阻礙進步之主因。中華民族長於順應環境而不求改進環境，且以飽經憂患，故但求苟全性命，而視災害、罪惡為人生不可避免之實際，因而容忍之，而無祛除之勇氣。此所以政治不能改革，而文化因而停滯衰落。相當之保守固為美德，踰分之保守則為惡德。無限制之追求進步或為一種心理病態，過分保守而不求進步則無以自存。

於今世。

與保守緊相聯繫之一種惡德厥為缺乏生活力。中華民族以飽經憂患但求苟活之故，故缺乏生活力。對於生活無積極之創造衝動，但有消極之忍受，故民族心理永為一種悲觀主義所籠罩，一若人人皆有『我躬不恤，遑恤我後』之感覺者然。不但少年老成為吾人所艷稱，亦即多數青年人之性格，中國青年人之深於世故，有非美國中年人、老年人所能企及者。一若人人皆為憂患困苦所壓迫而不能呼吸者然，故盡人皆無享受生活之情緒，無創造生活之勇氣。在中國盛世則不然。夏、商、周三朝之能創造中華民族初期之燦爛文化，即由於其人富有生活力；秦人之能統一中國，開亘古未有之局，尤為富有生活力之表現；漢武帝、唐太宗之武功，張騫之通西域，班超之定西域，唐玄奘之求學印度，西漢之游俠，東漢之節義，皆為生活力之表現；成吉思汗、皇太極之武功，亦即由於此新興民族之富有生活力。然自明清六百年來，中華民族之生活力日見衰落，鄭和以後遂少見具有生活力之偉人。以視歐人之有哥倫布、麥哲倫、柯德茲、克萊武、羅茲、拿破侖、華盛頓、林肯、加里波的，則大有遜色矣。昔日之中國人，其武功、文治皆足以震動世界，如高仙芝之率師遠度葱嶺，至今尚為軍事家所驚嘆。今日之中國人則好騎馬試劍，競技比武，登山涉水者亦不多見，而玩麻將牌乃為國人普遍之娛樂，其生活力之衰退何至於此極？詩人俞明震有句云：『沉憂鬥靡麗，厭作東南人。』蓋於此深有感慨。然今日即在北方亦

無燕趙悲歌、白衣送別之氣概，惟有忍受苦難，爲消極抵抗之能力。到處死氣沉沉，令人有世紀末之感。即其孜孜爲利，及極度縱慾之人，亦非有生活力，或富有享受生活之衝動，不過爲其下意識中之悲觀心理所驅使，競求電光石火、剎那頃之物質享受而已。一般人類無大無畏之精神、創業之勇氣、卓越之幻想、驚人之舉動；不能愛，亦不能恨；趨嚙嚙，一進三退；不能瞭解生命，亦不能創造生命，但知俯首貼耳爲生命之奴隸。此皆缺乏生活力之所致。中華民族多種惡德皆可溯源於生活力之缺乏，而生活力之缺乏，則又出於饑荒之心理。

缺乏正義感亦爲中華民族之一顯著惡德。因生活困難，憂患飽經，故存苟活之心，而視社會罪惡爲不可免，因順應社會罪惡，乃缺乏正義感。中華民族固爲最重道德之民族，其歷代聖哲之思想與精力皆集中於人倫道德之研討，因而在一般人之心理中，是是非非之觀念，亦較其他民族爲強。然以困於憂患之故，其行爲乃與其道德觀念相違背，知行不能合一之內心衝突，在中華民族之心理中遠較其他民族爲甚。故乃順應罪惡，視道德觀念爲高不可企之理想；又以缺乏生活力與同情心，故亦缺乏正義感；因飽經世故，乃視僞善爲處世最佳之方法；因忍受罪惡，無改革之勇氣，乃視正義爲無益。因之乃無清議、無輿論，此爲今日中華民族之主要病態。乃視民族昌盛時期如兩漢，則知民族退化已甚矣。此種惡德不能祛除，則社會必無由改革，政治無由清明。

缺乏智慧活動、缺乏求知慾、缺乏美感，爲今日中華民族三種主要病徵。中華民族素以崇尚知識與學問著稱，以與其他民族較，與希臘、印度兩民族頗有近似之處，而視羅馬民族，則其智慧活動殆遠過之。在其盛時，賢哲輩出，亦不亞於文藝復興時代之歐洲民族。如春秋時代之哲學，漢代之史學，魏晉六朝之玄學、佛學與建築，唐代之佛學、詩歌與藝術，宋代之文學、史學、理學、考古學與藝術，元代之戲劇，明代之理學、史學、小說與戲曲，清代之文學、考證學與小說，皆有莫大之成就，名家輩出，個人之成就每每驚人。周秦諸子無論矣，後世如司馬遷、班固、司馬光、鄭樵、馬端臨、萬斯同之著史，玄奘之翻譯佛經，李白、杜甫之於詩歌，韓愈、歐陽修之於文，朱熹、王守仁之於理學，清儒之創造考證學，陳夢雷之編纂圖書集成，施耐庵、羅貫中、曹雪芹、蒲松齡之於小說，魏良輔之創造崑曲，王維、吳道子與二李將軍、范寬、荆浩之創造繪畫，其創造力與魄力之偉大，百世之下猶令人景仰不已。近數十年來則甚少類此之智慧活動，除康有爲、梁啓超、章炳麟、王國維、柯劭忞、陳寅恪六人外，甚少具偉大魄力之作家與學者，可以稱爲偉大哲學家而能開風氣者殊少其人。自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小說、戲劇乃爲社會所重視，然絕少名著問世。一般學者類無皓首窮經之熱情與勇氣，其從事文學藝術者，亦無藏之名山、傳之百世之志願。要而言之，缺乏智慧活動而已。因缺乏智慧活動，故亦缺乏求知慾。今日學術界之貧乏，至爲可驚，雖大學林立，而一般大學生僅以大學教育爲謀生之階梯，故對於學

問皆僅淺嗜，一出校門便無進步。理學院學生人數遠較他院爲少，文哲學系亦然。即從事科學研究者，亦僅知治其狹隘之專科學術。此種情形，皆一般人缺乏求知慾之所致。至於美感之缺乏尤爲顯著。一般民衆之生活，污穢凌亂，不知求整潔，固無論矣，即曾受相當教育之人亦然。雖競求物質之享受，而不知愛好音樂與藝術。園藝之不發達，亦爲一般人缺乏美感之徵候。缺乏美感之結果，遂使生活無趣味；生活無趣味，則所以減低生活力與智慧活動，此皆互相影響者。

缺乏宗教感本爲中華民族之特性，然自魏晉六朝至於隋唐，中國之宗教活動曾盛極一時。其時名僧如道安、慧遠、道生、僧肇、玄奘、窺基、智顛，皆爲極偉大之宗教領袖。故六百年來佛教之盛，爲世界所未有。善男信女，摩肩接踵，寺觀林立，摩崖刻石，至今猶令人景仰與驚嘆。然自宋以後，則宗教消沉。近數十年來佛教雖有復興運動，然已不能影響群衆。海通以來，基督教盛行，亦無一偉大領袖，可以領導群倫，故其教義對於中華民族不發生重大之影響。在今日之科學時代，宗教本日趨於衰落，而在中國則以缺乏領袖之故，佛教固難復舉，耶教尤難建立。此亦中華民族之最大缺點也。

缺乏互助合作精神爲中華民族最著之惡德。然中國人非絕無互助精神者。中國之社會爲宗法社會，故家庭骨肉與戚黨間親誼極篤，休戚與共。在古代，每一人得志，全族受福；一人被禍，全族罹殃。在春秋時，其稱兵叛變者，每爲某某氏之全族，故族誅之刑

視爲故常，通常誅夷每及三族，明成祖之誅方孝孺且罪及十族。故族黨間互助之精神極強，推而至於鄉誼、同門，莫不互相提携、互相援助，與歐西各國之同黨同業之互助相似。鄉村間之自治，即以此爲基礎。然既認族黨爲互助合作之範圍，則對於族黨以外之人，遂視同秦越而不願互相合作。蓋平日既不能自族黨以外之人獲得助力，自亦不願幫助之。故在一般廣大之社會間，不易有互助合作之精神，而每易引起不必需之爭鬥、讎視與不合作。世人每詬病中國人之個人主義，實則此種個人主義僅發現於族黨範圍之外，而非對任何人皆抱個人主義。然因宗法社會之積習不易祛除之故，一般社會中乃缺乏互助合作之精神，而自治事業難於建立。此種惡德，亟待矯正。

不守法、不守秩序之兩種惡德，即由此種個人主義孳乳而生。自古以來，階級宗法之觀念既極堅強，故有『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與『刑不上大夫，正禮不下庶人』之古訓。因之不能守法而極重人情，加以政治不良，法治難於建立，法令每成具文，故一般人皆不重視與遵守法令。又以日常生活中無可遵守而絕對不能違背之法令，乃不肯亦犯不著遵守秩序。故一般人皆有不守法、不守秩序之習氣。

以上種種惡德，多爲社會環境所造成。如社會環境能改善，此類惡德自可逐漸祛除。如產業發達，生活容易，饑荒既不存在，則饑荒心理自可祛除，與之聯帶而生之惡德亦可盡去。若政治上軌道，教育發達，法令嚴明，則個人主義亦可逐漸祛除，而建立健全之社

會。然思想爲行動之母，故必藉教育與社會之力，養成下列之思想，方能自動見諸行動。

欲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第一，必使之尋求精神與物質之進步，認進步爲可能而且必需。此種進步主義，必須副之以卓越之眼光，豐富之學識，而非盲目的但求物質之進步。今日物質科學之進步一日千里，工藝之發明日新月異，吾人控制與利用自然之能力，已非昔日所能夢見。故在將來教育昌明之後，人人心中必有尋求進步之思想。然必須知人類之求進步，非僅求物質進步而已。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以增加吾人物質之享受，使生活有保障，固屬切要；然今日物質科學之進步，在物理、化學高度發達之狀況下，已爲掌握中事。今日之經濟，一俟世界經濟復員完成，即爲有餘而非不足之經濟。苟人類不過於愚蠢，則大可以安居樂業，盡情享受。但吾人同時必須了知盲目之求物質進步，有時且可以予人類以不可救藥之災害，故同時必須尋求精神上之進步。二十世紀之生物科學尚屬幼稚，心理科學則僅在萌芽時期。吾人對於吾人之身心瞭解甚少，故必須求人類生理學、心理學日有卓越之進步。人類生理學之研究日有進步，方能改造吾人之身體；人類心理學之研究日有進步，方能改造吾人之政治、經濟、教育、社會與吾人一切生活方法。於是方能確實掌握吾人自身之命運；使吾人身體增強、壽命增長、健康進步；精神活動日新月異，臻於盡善盡美之域。吾人必須對於人類未來之進步有堅定之信念、尋求之決心、明切之認識、正確之方法，則中華民族方能逐漸改造而爲最前進之人群。

第二，改造思想必須瞭解自由與自治之重要。自大體言之，中華民族最崇尚自由。自周代封建制度推翻及暴秦覆滅之後，人民之生活已極端自由，政府對於人民之生活，除徵稅徵兵役外，毫不干涉。西漢文景時代之黃老政治，即所以養成此種絕對自由之風氣。而自封建廢除，平民皆可以選舉或考試參加政治，政治自由，尤非古代多數國家所能企及。故中國之政治形式，頗類似英國之虛君民主政治，惟政治操之於士大夫階級，而非人民皆能直接與聞政治，故韋爾斯稱之為變形之民主政治。人民之生活既不受政府之干涉，故自治甚為發達，在古代鄉治制度未破壞以前，地方自治之內容，至為完善。魏晉六朝大亂之後，鄉治制度雖已破壞，然人民尚能賴宗法社會之組織以執行地方自治。在極少數地區，甚至人民可完全脫離政府統治而維持一美好之自治制度至數百年之久，不得不令人驚嘆。此種自由自治之精神固屬可佩，然在今日之社會中，則有甚多之缺點。一則人民雖有消極拒絕政府干涉其生活，而不知積極參加政治。又在鄉里中，惟智識階級得與聞少量政治，而不識字、無智識之農工階級則無與聞政治之可能，亦無與聞政治之願望。且因政治之腐敗使人民認政治罪惡為人生必然之現象，如病老死者然，而不求作自動之反抗與改革，惟希冀有一賢長官莅臨以施行善政。人民此種消極態度，乃所以使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得以魚肉人民，橫行鄉里之主因。二則自治僅能施行於宗族小範圍之內，施之於一鄉一邑則百弊橫生，至大都市則尤甚。蓋人民對於大規模之自治，既無經

驗，亦無興趣，故憲政不易施行，自治難於建立。三則統治階級喜濫用職權以遂其私，不知尊重人民自由，亦不喜人民之自治。而自歐洲集權主義發生之後，談政治者亦思倣尤而剝奪人民之自由。今日之政府官吏雖名為篤信民權主義，且奉命推行新縣制，而摧殘漠視人民之自由，反較昔日之官吏為甚。故欲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必須加倍灌輸自由與自治思想於一般民衆，根絕一切集權主義之思想與行爲，方能養成真正之民主政治。

第三，改造思想必須真確瞭解平等之意義，養成平等之信仰。在中國自封建制度推翻之後，階級制度消滅已久，各朝代之貴族每每因其子弟之不肖而式微，或因朝代變更而夷爲平民。魏晉六朝時代雖極尚門閥，然此種貴族至唐宋以科舉取士，白屋公卿已成爲一般民衆之最高理想。故平等思想以二千年之陶冶，已成爲民族之第二天性。惟中國之平等尚不徹底，因政權向來操之士大夫之手，故二千年來國人皆重視士大夫階級，固然任何人（娼優隸卒除外）能讀書作文，應試使得爲士大夫，然士大夫終賤視農工階級，而農工階級亦有自卑之心理，此種心理至今日仍未消除。由於重視士大夫，故重視官吏；重視官吏，故人競爲官。爲官之後，便可享受社會中種種無形之特權，即不爲官而爲紳，亦可以魚肉鄉里。此所以官僚政治乃成爲牢不可破之政治形式。

故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必須徹底養成歐美式之平等思想。一方面須養成智識階級中之真正平等思想，一方面尤須養成一般民衆中之真正平等思想，勿稍存對於智識階級

與統治者之自卑心理，庶可自變相之民主進而為真正之民主。再則必須養成真正男女平等之思想。此事大非容易，中華民族中男女間社會地位之差別不及日本、印度與回教民族之甚，而過於歐美民族與國內苗、瑤、侗、藏諸宗族。家庭之內，母與妻固能執掌家政大權，然社會則顯然歧視婦女之地位。性道德之二重標準尤為可議，而絕不易矯正。尤以在廣大之鄉村中，宗法社會尚難改革，女子繼承權雖經法定無由執行，故女子極難獲得平等之地位。而女子教育與社會環境不良，亦以使女子在學識與服務能力上，不能與男子並駕齊驅，故亦不能養成男女真正平等之思想。然此種思想不能養成，則一半之人口不能獲得公平之待遇與盡性之發展，其為害之大可以想見。此所以欲改造中華民族，必須使人人皆了知與篤信男女之智能與其種族上所負之責任雖有不同，然其地位本為平等。甚或須認女子在種族上之地位較男子反為優越，故在人格上須視為平等。惟以心理、生理有基本之差異，故須求分工合作，而不必一切從同。復次，改造中華民族必須養成一切種族平等之思想。天下一家，用夏變夷，固為中華民族最高之理想。中華民族屢為外族所征服，亦即所以祛除其種族優越感。然以國內尚多文化低下之各宗族，無知之國人對之尚不免欺凌、輕視之惡習。而在南洋與中南半島方面，亦因國人之經營事業之能力遠勝於土人，故不免欺凌、輕視土人而招致其反感。故若不及時養成真正之種族平等觀念，則對內可以使各宗族離心，對外可以引起種族間之惡感。吾人必須警覺一事，即

暴君、悍將在我國固史不絕書，而歷代國內弱小民族之暴動，十九爲漢人所激成。苟非養成真正民族平等之思想，一旦國力強盛，在中國未嘗不可發生帝國主義。必也使人人皆瞭解與篤信世間所有人類各種皆同一源，僅因環境之影響而有體格與文化之殊異。文化落後之民族除極少數外，智力並與吾人無殊，自應一體視爲平等。且人類開化不及萬年，來日方長，一切人類獲得平等自由，並非艱難、可望而不可及之事，蘇俄之開化與教育其國內文化落後之民族，乃至堪倣法之事。

復次言平等不僅在法律與政治上一切人不論階級、不論性別皆須平等，在經濟上亦須平等。所謂經濟平等，非謂人人須享受絕對劃一之經濟待遇，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終爲最高之經濟理想。即此等理想不能一蹴而幾，然節制資本，使財富不能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大眾不致變爲經濟奴隸與所謂無產階級，終須爲人人所篤信之信條。必如此，中華民族方能逐漸向理想的大同郅治邁進。

博愛與自由、平等同爲法國大革命三大口號之一，然以人類之習於自私，其不易瞭解與篤信博愛，較不能瞭解與篤信自由、平等爲尤甚。孔子云：『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乃孔子深切瞭知不易博愛之現實語；然禮運之首章『大道之行也』云云，即表示孔子博愛之最高理想。不過儒家之言博愛，總有以親疏爲先後之主張，故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也。墨子之言兼愛則爲更進一步而無差等之博愛，其精神與佛陀、耶穌相同，

雖非常人所易幾，然視儒家主張有先後之博愛，理想上似較高一籌。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以墨子、耶、佛無先後、無分別之博愛為理想，而或祇能做到孔子有先後、有分別之博愛；若以後者為理想，則或並此而不能矣。中華民族以過重宗族之關係，又兼困於饑荒心理，故缺少博愛之美德，而以缺乏同情心為西人所詬病，此種缺點乃必須盡力矯正之者。第一必須使盡人皆知人類同出一源，以最高之哲學眼光觀之，凡載髮含齒之倫，皆我父母兄弟。即至後世人類已逐漸分化，然以中華民族之屢與其他種族混雜，則我華族之與黃髮碧眼之阿利安族、鈎鼻厚唇之塞姆族、卷髮黑膚之崑崙人或小黑人等等，何在而無血統關係？吾人平常之認宗族僅認父黨，然按遺傳原則，則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上，溯至無窮世代，皆為我之祖先。故吾人三十世以上之祖先，其數即達億萬。果爾，則尋常一路人，若細究之，皆可與吾人有血統之關係。故吾人苟須愛吾宗族、吾鄉黨，則在倫理學原理上亦須愛吾每一國人、每一人類，甚而愛及熱帶叢林內吾人之古遠宗族猩猩，與池塘內吾人之更遠之宗族青蛙。張橫渠『民吾胞也，物吾與也』之語，最能發揮儒家博愛之精神。是宜廣為家喻戶曉，使人人皆能瞭知與篤信此最高尚之思想。

既瞭知與篤信博愛之真理，則同時必須瞭知與篤信互助合作之重要。中華民族與其他文明民族較，乃最不能互助合作者，然亦數千年來艱困之生活有以養成之。在封建時代，土地公有，人民受公田，其耕作皆取集體方式，且鄉治周密，守望相助，為鄉村社會之

基本精神，故互助合作之精神至爲普及。及至秦人廢阡陌，闢草萊，廢封建，獎勵農耕，以土地爲基礎之原始社會之互助合作制度遂完全崩潰，而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乃爲二千年來國人生活之基本原則。土地既爲私有，則人人皆欲爲獨佔之地主。農夫手胼足胝，積銖累寸，博得少許血汗錢，即欲購買三五畝地而爲自由自在之小地主；工人終歲辛勤，稍有積蓄，亦必開一小鋪，招一二藝徒或幫伙而爲老闆；商人亦然，人人皆欲獨立經營而不欲互助與合作。可謂中國人盡人皆欲爲小資本家而不能爲合作農場或合作社之一份子，此皆個人主義之爲崇，而間接爲饑荒心理之結果。殊不知盡人皆爲社會一份子，個人之得有今日之一切享受，皆過去與現在全體人類互助合作之結果，吾人無一日不在利用人類之互助合作以增進吾人之生活。故人人必須瞭解與篤信互助合作之重要，且須養成互助合作之習慣。又私人之生活固須互助合作，國家社會之事業亦須互助合作，而在國際與民族間尤須互助合作。庶不至猜忌橫生，競求侵奪，嚴立關稅壁壘，各求自足自給，因而引起經濟之不景氣，而植戰爭之禍根。否則決無建立富強、康樂、大同、郵治社會之希望。

守法與守秩序實爲改造中華民族最重要之思想。中國人講情面而不守法律最爲世人所詬病。在文化落後之簡單社會，不守法或尚可敷衍苟安；在複雜之現代，則不守法即不能建立良好進步之社會。蓋法者乃人人所必須遵守以節制其行動之規條，不容個人

輕易違背者。在春秋時代之宗法社會，社會組織甚為簡單，故雖情重於法，尚不至招致大亂。然即彼時之大政治家亦以法治而收卓效，如管仲之治齊，子產之治鄭是也。至戰國時，則社會之進步一日千里，其時各國之政治、經濟狀況之進步，皆非百餘年前之春秋時代可比，故非法治決不足以範型齊一此龐大複雜之社會。故雖儒家如孟子仍秉承孔子『道之以禮，齊之以德』之故訓，而有『有治人無治法』與『徒法不足以自行』之名言，然較富有現實眼光之荀子，則已偏向法治，而其門徒韓非、李斯皆變為法家。法家申不害、慎到之出於道家，為吾人所周知，墨翟之尚同，亦即法家齊一之意。儒墨道三家均合流而成爲法家，可見時代之需要有如此者。後世之大政治家如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莫不兼用儒法以治國，即確認法之重要。惜自漢武表章六經之後，儒家學說深入人心，而宗法社會數千年保存原狀至今而不變，故法治之精神始終不能建立，此大足爲中華民族將來發展之障礙。尚情不尚法，則客觀的大公無私的社會準則不能範型人，而社會不免陷入無政府狀態。夫守法並不須學法家之苛刻，而創制法律儘可使之曲盡人情，執法時亦可寬大仁恕，不求苛刻。然立法爲一事，守法又爲一事。無論任何種法律與規則，大而至於爲國家基本大法之憲法，小而至於運動比賽之規則，莫不須忠實遵守。法律不良或窒礙難行，儘可改作，然個人與團體皆不得故違之。英國政治之清明，即繫於其人民守法之精神，而吾人則不然，一般人皆以能不守法爲榮。自古以來言法即有議親議貴之說，此說數

千年來深入人心，故人人皆不欲守法。議親則人人皆有庇護其親族違法之道德義務，議貴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遂養成統治階級『禮法非爲我輩而設』之謬妄心理，如此政治焉得清明乎？且因有此不守法之精神，遂使團體生活難於維持。中國股份企業公司每每失敗，而個人之事業則每有偉大之成功者，即不守法之惡德所致。此與中國將來產業建設大有妨害，大企業之能否成立，即以此惡德能否矯正爲依歸。至於國際和平尤賴守法觀念之能否養成，戰爭起於國際之無政府狀態，而此無政府狀態則由於在主權國家之國際間無強制之法可以遵循。過去雖有所謂國際公私法，然苟任何主權國家故意違背之，他國亦無可如何。過去之國際聯盟，今之聯合國，皆未能樹立國際間之法治，蓋由於人尚不能瞭解與篤信國際間法治之重要。故中華民族如不能瞭知與篤信國際間之法治之重要，則他日國家富強、國力充溢之後，若遇一有大力之野心家當國，未嘗不可爲戎首而引起國際之侵略。

守秩序與守法同屬於一種服從公共規則之行爲。中華民族習於無羈勒之個人主義，又缺乏近代社會中有秩序之生活訓練，故無守秩序之習慣與思想。魚貫守候乃所不耐，遂至行路、購物、發言，一切一切皆無秩序，亦不認爲有秩序之必要。將來多受此種守秩序之訓練，自可逐漸矯正不守秩序之思想。然亦必須瞭解與篤信守秩序之思想，方能有守秩序之行爲也。

欲求獲得美滿之人生，必須有真、美、善並重之最高理想。中華民族以重視倫理著稱於世，一般人對於善惡之判別，皆有相當之正確觀念，故可謂中華民族知求善，但一般人尋求真理之熱情，則遠不如歐西人士。當春秋時代，雖思潮雲起，然當時之聖哲皆以解決人生問題爲其探討之目標。老莊之玄學雖追論及於宇宙之本體，然亦不過爲其人生哲學之基礎，且專尚直覺，不重智慧，與希臘諸哲顯有不同。惟別墨與名家稍有科學家尋求真理之精神耳。自茲以降，尋求客觀真理之精神尤爲不振，張衡與諸曆學家可稱例外。六朝與隋唐諸大哲之研究佛學熱忱，與其謂出於求知之動機，無寧謂出於宗教之信仰。惟至宋代諸大儒，如沈括、朱熹等，對於自然科學始有片斷之精到認識。至明清兩代之科學家，如方密之、梅定九、宋應星等之研究科學與數學，則已受西洋科學之影響，而非全爲自動的精神活動。故可謂中華民族求客觀真理之熱情，遠遜於歐西民族。至於求美一層，中華民族自周代以來，思想即有一大潮流。一爲儒家之思想。孔子最重樂教，以爲樂乃治國平天下不可缺之要素，故六藝之教，禮樂並重。其所謂樂，非僅包括狹義之音樂，而爲一切求美之精神活動。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記有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其對樂讚頌，可謂得未曾有。其在實際行動所表現者，如孔子之在齊聞韶之三月不知肉味，及讚許子游之以絃歌治武城，皆可見其對於美之重視，故歷代帝王每知重視音樂。與之相反

之思想則爲墨子之非樂。墨家起自賤人，故疾視音樂、美術，以爲此乃統治階級之額外享受，而有害於國計民生者。墨子學說在周秦之際，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生活中時，久已深入人心。秦漢以降，禍亂侵尋，不遑喘息。饑荒心理日深，非樂之觀念亦日甚。蓋我躬勿恤，更何暇而及於身外樂教乎？惟至唐代鼎盛之時，中國受西域文化之影響，音樂、繪畫、詩歌，一時突有非常之發展，其流風餘韻，下逮兩宋。然宋儒程朱一派，雖貌宗儒學，兼納佛老，而其克己持身之道，則有同於墨家。故至元代大亂之後，樂教大衰，蒙古人乃半開化民族，祇知恣情於通俗之雜劇，至是雅樂已盡。此後戲劇與通俗文學之發達，與崑曲之產生，在中國民族史上固爲重要之精神活動，然其品質究不能與歐西相比，尤以音樂爲然。而舞蹈絕跡，尤爲在文明民族中所僅有之現象，此皆受墨家與宋儒之影響也。此種情形，在民間尤甚。居處之污穢凌亂，無絲毫整潔優美之觀。民間音樂之下劣，欣賞繪畫能力之薄弱，日常生活中歡愉心情之缺乏，皆非樂思想之表徵，而爲饑荒心理所養成。總而言之，中華民族之思想，知善之重要而不知真、美之重要。故欲改造中華民族，必須養成求知、求美與真、美、善三者並重之思想，則方能創造美滿之人生，與嶄新之現代文化。

創造與享受新生命，爲一種使人類前進所不可缺之思想。中華民族爲一飽經世故與憂患之民族，其創造文化之活動，已成陳跡。在人人心理中咸感有歷史與生活之重荷，使

創造精神備受壓制，且以習於忍受苦難與順應環境，其苟安之心理適足以壓制奮鬥之精神。中華民族雖不同於印度民族視生命爲可厭，而亟求解脫其桎梏，但亦不同於歐西民族之認生命爲有價值，有意義。其重視生命，不過爲一種動物求生之本能，而無新興民族創造與享受生命之興趣，故其人生觀乃爲一種消極的宿命論的灰色氛圍所籠罩。一方面固不能如歐美民族之以樂觀之精神與希望以操持範型生命，僅知爲斯多噶學派之忍受。其溺於聲色貨利之人，亦非真能享受人生，不過感於人生之無意義，故以醇酒婦人、聲色狗馬以遣其有涯之生，其可悲與忍飢寒、營升斗之貧民初無二致。此種心理之養成，一方面出於飽經憂患，一方面由於物質科學之不發達，無以解除人生物質方面之痛苦。今後工業發達，生產水準提高，一般人對於生命之觀念自當稍有改變。然必須使之認識生命並非全無意義，而自哲學眼光觀之，在大自然之演進中，由單純變爲複雜，由無機變爲有機，由無知變爲有知，由被動變爲自動，生命正在不斷演進之中，實含有至高無上之意義。而吾人在今日既能操持生命，創造生命，亦應享受日新月異真、善、美之生命。若人人有此思想，有此信念，有此興趣，有此勇氣，則真能創造新生命與新文化。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其斯之謂歟？

宗教爲人生精神活動最高無上之表現，偉大之民族必有偉大之宗教，偉大之宗教必兼含偉大之倫理與偉大之哲學思想。通常皆謂中華民族之宗教爲多神教，以爲較基督教

之爲一神教者爲劣。實則中國古昔已有上帝爲至尊無上之主宰之信仰，不過上帝之外，尚有其他神祇與死去祖先之靈，而稱之爲鬼；至於上帝則爲宇宙之主宰，非希臘與條頓民族多神教之人狀神可比。故中國無荷馬史詩一類之神話，而孔子卻有鬼神具有『體物而不可遺』之至德之讚嘆。孔、老二家之玄學，皆以此種偉大宗教爲其基礎。此種宗教與哲學思想至魏晉佛教輸入後，以格義相融通而益光大，玄學與佛學遂聯鑣並進，而呈一代思想之奇觀。不但中華民族因以獲得偉大之信仰，流風所被，遠達四夷，下逮宋明，猶能形成理學之玄學，可謂偉矣。

時至今日，科學昌明，哲學亦有特殊之進步。人類控制自然之能力，遠非前人所能夢見，然宗教信仰則日趨於衰弱。佛教以無偉大領袖，除爲一般少思慮之佛教國人民習慣信仰外，已無活氣；基督教亦以失去其固有精神而失其感召力，在中國尤不能喚起教徒之宗教熱忱。教會愈重視其社會事業，愈失其原始之意義，故今日之中華民族，除低級之迷信外，幾盡失其宗教信仰。昔日聖哲之宗教經驗，幾非任何人所能獲得，此爲今日中華民族最可悲亦最可危之事。蓋人若失去宗教信仰，則亦失去其人生之意義，即使將來物質生活水準提高，亦不過加重其耽逐物慾之沉迷，而不能使精神上。然今日科學之進步，適足以昭示人類以真宰之偉大，與人類智慧之渺小。今日科學之探求，已日漸證明超自然之現象如他心通、宿命通等現象之存在，與現象世界基礎之空虛。科學萬能、理智萬

能之現象，早已不能成立。而可知宇宙本體與絕對之真理祇能憑直覺以自證，而不能借理智以探求。復可知任何偉大之宗教，其根本觀念皆同，其所異者，不過其神學上之末節與其修持方法之殊異耳。在進步之思想中，舊有各宗教之神學與教義上之爭論甚少意義，即修持方法之殊異，亦可以融會貫通，互相裨益。方法之殊異，莫大於佛教之自證與耶教之依他，然在意志不甚強固之人，自修自證遠較依他起信為難。故佛教淨土宗，亦以念佛為不二法門，與基督之祈禱同出一轍。今日之急務在喚起中華民族對於宗教之新信仰，使之可知近代科學哲學之研究，益足以證明世法之無常、真理之足貴、人生之有重大之意義。尤須使之瞭知宗教之統一性即在無我與利他，無我則不至陷溺於物慾與貪嗔癡之惡德，利他則以濟世為人生之目的。復須使之瞭知現象既由本體發生，本體既含有無盡之潛能，則現象世界與人生自能有無盡之創造與進步。苟人人有此信仰與修持，則極樂世界與天國，不難涌現於地上。欲使人類盡人皆有此信仰，則必須創造一新宗教，此宗教或仍沿用佛教或基督教之名而為其一宗派，如佛教之華嚴宗、三論宗，或基督教之貴格會、浸禮會，或不沿用任何固有宗教之名而另創一新宗教，以格義融會各大教之教理與修持方法而革新之，而擺落其神學上陳舊之因襲。甚望將來中國能產生一偉大之教主如玄奘、智顛、惠能、宗喀巴、馬丁·路德者，革新宗教，以領導世界，而開一新紀元。

中華民族創造其文化於廣漠無垠之華北平原上，西極葱嶺，東至東海，視界既闊，思

想自偉。五千年來與異族雜處，夙尚外婚，不嚴種族之辨，以德服人，以文化澤被四夷。數千年之努力，即在如何同化四周之異族，卒能搏成四萬五千萬人之偉大中華民族。此項事業至今尚在進行之中，以今日交通之便利、國力之增強，五百年後，其成就或將較前此五千年為更大，亦未可知。故大同郅治、民胞物與之思想，古昔聖哲所標舉者，與吾族之民族性甚為契合，而狹隘之民族主義，反與吾人之思想背馳。所以孫中山先生之創民族主義，必以扶助弱小民族、建立大同郅治為最終之目的。吾人素有天下一家之信仰，故從未重視國家主權之觀念，而狹隘之國家主權觀，在今世適為達成大同郅治最重大之障礙物。縱觀人類歷史，在過去之萬年中，民族之統一運動，在歐亞大陸上曾有兩次偉大之成就：一為秦始皇之統一中國，一為羅馬帝國之統一歐洲與西亞。查理曼大帝之日爾曼帝國與蒙古帝國為時過暫，非堪匹焉。然中國統一之局歷二千年而猶存，而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至今不能再收統一之效，此則中華民族可以自豪者也。然歐人亦有足以自豪者，則為北美合眾國與大英帝國之建立。北美合眾國足為民主國家之模範，大英帝國尤具世界聯邦之雛形。兩次世界大戰，皆多數主權國家之野心與其狹隘之民族主義有以致之。今日人類若再不覺悟，不拋棄其狹隘之民族主義，則必致同歸於盡。然強權政治在今日並未消除，法西斯主義並未隨法西斯主義之覆敗而消滅，第三次大戰之種子已到處潛伏，人類可悲之命運莫過於此。今日之聯合國之組織與其憲章並不能勝過昔日

之國際聯盟。蓋主權國家一日存在，有強大之武力之世界聯合政府一日不建立，則世界和平終不能保，而第三次毀滅性之大戰終不能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因而造成甚多之新興有主權之小國，各求經濟自給自足，因而釀成一九二八年以後世界空前不景氣，亦即爲此次世界大戰之主要因素。然須知武力之吞併，固爲禍亂之源，自動之聯合，則爲世界和平之所繫。故必須人人皆瞭知與篤信建立世界聯合政府與放棄一部分國家主權以服從世界法律之必要。一方面固須籌國家民族之安全，一方面尤須盡力促進有武力之世界聯合政府之成立，庶幾能根絕侵略主義與戰爭，而使大同郅治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在過去五千年中搏合人類已有莫大之成就，今更須繼續發揚光大此盛業，以領導此多災多難之世界，使同登大同之域。此種思想足以改造中華民族，亦即以改造世界。我炎黃子孫其勉之哉！

（原載觀察第一卷第七、八、九期，一九四六年）

觀我國歷史之演變國人應有建國之信心

一民族國家之歷史爲此民族過去政治社會生活之總成績，亦爲此民族將來政治社會生活之泉源。民族開化愈久，其歷史愈長，則共歷史經驗愈宏富，而所以影響其未來之政治社會生活之潛力亦愈大。故歷史學家觀察某民族之歷史，即可預測此民族之將來命運也。中國爲世界最古老國家之一，有四千餘年之歷史，自原始之諸夏雜居夷蠻戎狄之中，於華北平原上逐漸組成民族國家，不斷與異族鬥爭混合，屢遭侵略與征服，亦屢能擺脫異族之羈勒而重建光明燦爛之文明。迄於今日用能在東亞大陸搏合四萬五千萬人建立一近代國家，此不得不謂爲世界上一大奇跡也。反之世界其他之民族雖曾興盛一時，建立強大國家，然不久即衰落，其甚者至今已式微難以自存，如埃及、敘利亞、亞拉伯、蒙古，否則亦成爲二三等國家如希臘、意大利、土耳其、法蘭西、西班牙；今大英帝國亦將步入衰落之時代矣。其或興或衰，自有其種種之原因。然總而觀之，可斷言中華民族具有極強大之生存價值與性能，爲其他民族之所不及，此吾人值得自誇與自信者也。茲略舉我國歷史上各時代盛衰之情形以爲國人之借鑑，庶有以預測我國建國之前途焉。

唐虞之世，史事無徵，自夏禹『家天下』始由部落建成民族國家之雛形，然亦不過以諸夏部落之西長而被推爲共主而已，其文字器物之不存，具見其文化之簡陋。其後殷商以

東夷之部落因襲諸夏之文化取而代之，得爲共主，建國至六百年之久，東征西討，文化武功，皆超越夏代，其器物留存甚多，其史蹟亦多可考，其征討東夷與北狄之軍事行動，實爲中華民族同化異族建立國家偉大事業之嚆矢。成周則以夏之遺民勃起西部，顛覆殷邦，創封建制度以建立古代之偉大帝國，傳祀八百，拓地數千里，國力之強大，文化之輝煌，遠非埃及巴比倫之比。至戰國之世，霸政盛極一時，各國封域之廣，兵員之眾，爲前史所無，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舉袂成帷，揮汗成雨』，『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其富庶強盛之狀，寧其他歐亞古國所可比倫？而學術大盛，百家爭鳴，又與希臘伯里克里斯（Pericles）時代東西媲美。至秦滅六國，銷兵器、墮名城、徙豪俊、廢封建、置郡縣、改官制、一法度、同文字、頒法典，開後世二千餘年統一之局，中華民族於是搏成，四周之異族，至是已同化其大部，進而築長城、窺越裳，武功遠被於域外，築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刻石泰山，鋪張王業，其躊躇滿志，可想而知。以一邊鄙後起之附庸，以四世修明之政治，使『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男樂其疇，女修其業』，終成統一之局，是誠足以躊躇滿志，羅馬帝國非其匹也。

秦亡之後，楚漢紛爭，歷時五載，人民飽受戰爭之荼毒，人口減少甚劇。然自漢高祖即皇帝位至武帝登極，歷時五十四載，中經文景二帝黃老之治，生養蘇息，丁口繁孳。於是武帝乃能北伐匈奴拓北境軼於秦且二千里。西通西域，東滅朝鮮，南平交趾，內定西南

夷，武功之盛，秦皇所不及也。以言政治則策賢良、用儒吏、崇儒學、興學校，治績亦遠邁前代。平常『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輶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具見當時宏獎學術之盛況。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散，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其從事礦冶者，『以鑄冶爲業，與王者埒富』，其時資本發達、人民殷實之狀，可以想見，此承秦亂之後，中華民族所創造之一盛世也。

自王莽更始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兵燹之酷，有難以想像者。然『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於孝和，民戶滋殖』，用能外禦強寇，竇憲遠破北匈奴，驅之遠竄葱嶺以西，因以顛覆西羅馬；若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其拓殖事業，則尤爲驚人。以言文治，則順帝大修黌宇，遊學之盛至三萬餘人，私家講學，諸生著錄多至萬餘人，具見當啟夢時學術之盛，其時崇尚名節，迴踰前代。『新莽居攝時，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文實，風俗爲之一變』。『當時薦舉徵辟，必采名譽，故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爲苟難，遂成風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舉世以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際，尚可以搢柱傾危』。此東漢盛時之景象，自衰而再盛者也。

然自桓靈失政，宦官弄權，與外戚互爲消長，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三公竟作銅臭，於是釀成董卓與黃巾之亂，『海內兇荒，天子流奔，白骨盈野』。其時復遭橫被歐亞之大疫，故至

魏文帝受禪之時『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東漢永壽二年，全國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而合魏蜀吳三國之人口不過七百餘萬，一國人口，不及兩漢盛時一大郡，漢族之衰落，亘古及今未有至於此極者。其時政治敗壞，經濟衰敝，貨幣絕跡，市易之道以物易物。而魏武帝崇蹶弛之士，『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董昭上疏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於是氣節墮落，學業沉隕。晉雖統一而朝政並未清明，武帝自始即不爲久長之計，武帝崩後，賈后擅權，八王爲亂，亘十六年之久，國勢陵夷，盜賊蠱起，終召永嘉劉曜陷關之禍。自是五胡亂華，大好中原，淪於夷狄。南朝雖保有江左，而篡弑相仍，政治失軌，『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政治社會，日趨敗壞，是以禍亂綿亘至四百年之久，直至唐太宗平定天下而始有轉機，此中華民族所遭遇最長久之厄運也。

六朝據亂之後，隋文帝初成統一之大業，然不久又墮於煬帝。及至唐興，太宗以睿哲之資，得賢臣之輔，遂能建立貞觀之郅治。一時更易縣令八百餘人，其治道之優爲後世所未見，故日後雖有武韋之亂而不至動搖國本。繼以開元之治，媲美貞觀，故百餘年來，政治修明，人民富庶，國力充沛，開疆拓土，遠邁兩漢，四夷賓服，尊太宗爲天可汗。海上商

業，凌駕前代，紅海與印度洋之商業操之自我。國既殷富，工藝亦昌，輪舟巨艦，先後製成，紡織銅瓷，莫不精美。詩歌文學，繪畫建築，皆臻極詣。縱觀世界，莫與此肩，回觀魏晉六朝之衰亂，幾疑非同同一民族之所為矣。

然自天寶之亂迄於五代，治少亂多。唐末黃巢弄兵，南北數千里莫不被其蹂躪。五代之季，兵役繁擾，士卒死亡，不可億計，盜賊嘯聚，人口大減。宋初戶口視唐宋已減去三分之一，視天寶則減去一半。而五代諸主，或出盜賊，或本蠻夷，殘暴恣睢，不知禮義，故風俗敗壞，遠過六朝。朱全忠晝淫張全義之妻女，而全義事之惟謹。馮道事四姓十君，而得以契丹所與官階為榮。石敬瑭臣事契丹至自稱兒皇帝，中華民族品德之墮落，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自宋太祖襲周世宗之業，復成統一之治，中華民族再度復興，疆域之廣雖不逮漢唐，亦駸駸乎其次矣。太祖右文，故武功不顯而文治隆盛。廣立學校，太學生幾達四千人，而私人講學之風尤盛，故學術遠邁漢唐，經學、史學、金石考古學、詩、詞、駢散文、地理天算之學莫不有偉大之成就。而理學之創立，尤為劃時代之光榮。自雕板印書之術大昌，文化尤易於普及，印售既多，藏書亦富，著述之多，為隋唐所未見。繪畫之佳，且軼唐代，而建築、紡織、漆器、瓷器之美，亦多為後世所不及，此又中華民族久經禍亂而復興之成就也。

蒙古人主中國，中華民族受禍至酷。江南民戶淪爲奴隸。分民族爲四等，而南人爲最賤，分人民爲十級而儒與丐隣，甚至在七匠八娼之下。編二十家爲甲，以北人爲甲主，孥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欲求兩全者竟出下策爲舟妓，以舟人不設甲主，舟妓不辱身也。寵信番僧，其恣睢無狀，又與歐洲中世紀教會之惡，等量齊觀。重用聚斂之臣，專以掊克爲事，其幣制亦以用鈔而敗壞。至元初又遭逢橫被歐亞之大疫，死者達一千三百萬人，社會因而解體，水災屢作，民不聊生，盜賊蜂起，蒙古人之苛虐統治於以告終，人民又受一番大規模兵燹之災害。

明太祖逐斥胡元，掃蕩群雄，天下重歸於一統，中華民族又重建一番復興之大業。雖明代疆域僅有元代之半，而開闢雲貴兩省，設置川廣土司，勘定贛湘粵桂四省峯族之亂，對於同化蠻夷，功績殊偉。而鄭和七次『下西洋』，兵威遠達非洲海岸，奠定我國僑民移殖南洋之大業，尤爲我國民族史上最堪紀念之事。治平既久，學術大昌，理學初宗程朱，繼有陳白沙、王陽明之新學說，振衰起敝，遠被異域，日本得之，興也勃焉。而史學之盛，尤可與宋代媲美，詩文亦可觀，而曲學尤稱鼎盛，著述刻書之盛，亦爲前史所無。最足稱者則爲西洋科學之輸入，曆象輿地之學大昌，物質科學亦已萌芽。此皆超越前代之成績，而足爲中華民族之光者也。

然明代少賢君，闖寺弄權，政治腐敗，終釀亡國之禍。天災流行，流寇橫決，殘殺之

慘，古所罕聞。悍將迎降，異族入主，殺戮之甚，亞於流寇。遂使蟹災虎患，書於史冊，白骨盈野，城邑邱墟之象，又仿佛董卓黃巾之亂。然清祖定鼎，繼以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一百三十餘年之盛治，又使閭里繁榮，萬民樂業，庫藏充實，屢免錢糧，戶口之繁，甲於全史。而兵威屢耀於域外，疆土僅亞於胡元，獎勵學術，文風鼎盛，經學、訓詁學之盛冠於全史，詩文亦斐然可觀。具見中華民族更生之力至強，雖在異族統治之下，猶能發揚光大其固有文化也。嘉道以後，國力始衰，內亂漸作，外患疊來。洪楊之亂綿亘十餘年，國幾不國。亂平之後，捻匪橫行，久而後定，然曾、胡、左、李以儒生將兵，率平大亂，且闢新疆，那拉后柄國五十年，幾成小康之局，此亦非洪楊倡亂之初，所能預料者也。慈禧病逝，辱王主政，國勢陵夷，民族革命義旗一張而清社以屋。民國成立以後，權奸竊國，軍閥弄權，北伐雖告成功，而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以久經兵燹之邦，復值空前國難，禍亂綿亘幾四十年，而尚無澄清之象，此又我國民族史一衰落之期也。

總觀中華民族四千餘年之歷史，以散居華北之原始諸夏部落，不斷與異族搏鬥搏合而成爲今日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偉大漢族。其國土自冀、魯、豫、晉、陝數省之地，擴展至大漠之南，葱嶺之東，而東部南部際於窮海，幅員之廣，龐然居世界第二位。四千年來幾盛幾衰，衰時則人口每每損失大半，呻吟輾轉於異族虐政之下，政治腐敗，民俗澆漓，盡人皆有我躬不恤之感。當展讀魏晉、六朝、五代禍亂相尋之史跡，幾不信此民族更有復興之可

能。而歷代衰世士大夫之無耻，尤令人有神州陸沉之感。梁武帝勵精圖治數十年，不能挽救南朝之頹風；明思宗宵旰精勤，不足整頓明末之吏治，至有『朕非亡國之君，諸臣乃亡國之臣』之痛語。然一觀李次青國朝先正事略清初諸名臣之紀傳，則又見曾幾何時正人君子又接踵而出，並非中國之無人，此又何因而至此耶？

縱觀今日之社會情形，秉國鈞者無房杜之儔，執兵柄者非韓岳之亞，理財無劉安，治民則無龔黃，臨講席者鮮可師事之鴻儒，在草野者少令人景慕之高士，雖戰勝強敵而內亂彌增，號稱列強而國力日竭。無怪志士短氣而齊民憤激，國論囂然以爲將有旦夕瓦解之禍。當前之情勢，誠足令人悲觀，然苟檢閱前史以較今日，則知今日尚非中華民族全部歷史中最黑暗之時代焉。

茲先從北伐告成之時說起。其時國民黨以掃蕩軍閥澄清政治爲標幟，仁人志士，熱血沸騰，義旗北指，所向披靡，不期年而奠定統一之大業。在當時誠可謂爲辛亥以後之一大奇跡。國民政府成立之後，雖黨人主政，不無輕浮淺薄之風習，而典章燦然，政治漸有規模，對於教育建設均有相當之成就，尤以新軍之建立，遠勝於前，致引起日人之疑懼。其時政府當局鑒於日禍之迫切，積極爲整軍經武之準備，空軍之建立，兵工之改革，省道之興修，其高掌遠蹠之謀謨，令人興奮不知紀極，八年抗戰之初基，實奠定於此時。其後盧溝變起，居然高舉抗敵之義旗，南口之戰，淞滬之戰，雖犧牲慘重，元氣大傷，而我民族

不屈之精神，乃博得萬國之崇仰，尤以地下工作人員殺身成仁之義烈，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苗可秀與趙老太太，不過為少數知名之英雄，前仆後繼之無名英雄，更擢髮難數。以言將領則郝夢麟、張自忠、閻海文、高志航輩皆視死如歸，大節凜然，為強敵所欽服，民族光榮，大顯於世。雖以後戰局日非，然政府終能支撐危局直至強敵屈服為止，此又為中華史乘空前之奇跡也。於是不平等條約之取消，易於拾芥。且出征緬甸，觀兵越南，訪問印度，會議開羅，終於獲得最後之勝利，不但收復東北，且收復已失去五十年之臺灣。此種勝利，固非由於戰功，然政府外交上之成功，與國際形勢之善於利用，豈容輕視？中華民族之偉大與其生存價值之高，於此益可見矣。

抗日之外，久同化外之滇、蜀逐漸收復，西域諸馬一致輸誠。東南之文化深入西南、西北之邊區，數十年政教所不能收之效而得之於短短之八載，蠻荒沙磧，到處可見學人之足跡。滇緬之公路、駝峰之空運，世界之面積以此次世界大戰而縮小；我國之面積，亦以此次抗日之戰而縮小，又何莫非中華民族之光榮？而一面抗戰，一面建國，苦戰八年而絃歌不輟，重以鐵路、公路之修築，工廠之建立，水道之疏浚，此豈其他元氣不足、天賦不厚之國家民族所想者？此等成就在有工業基礎之大國如英、美、蘇或不足稱，在毫無近代工業之中國，則不得不視為奇跡也。其他文化上之建樹如音樂、戲劇、圖畫、文學在抗戰八年中均有劃時代之進展，此亦足以證明中華民族之富有生活力焉。

即就其劣點而言，亦不至使人過於悲觀。經濟之惡化、政治之敗壞，貪污滿目、士氣不振，此盡人皆能言之，而為秉國鈞者所不能逃其責者。然須知以經濟落後未現代化之中國，驟然抵抗一等強敵至八年之久，能不崩潰，已為奇跡。同受美國租借法之補助，而我國所得較之蘇俄有天淵之隔。如同盟國政策為先擊敗日本而儘量以物資與經濟援助中國者，則我國此時政治、經濟情形定不至如此之惡劣。此非吾人致怨於英美，但指明我國今日情勢之惡劣，實八年苦戰，有以致之耳。久戰之後，社會每至解體，徵之我國古史，儘多前例，以觀外國，亦莫不然。往昔德國之三十年戰爭，使其國元氣喪盡，久久不能躋於歐洲強國之列。美國南北戰爭之後，政治敗壞，國民道德低落，久而始復，至今後世稱此期為悲劇時代。平心論之，今日之官吏貪污者雖多，清貧自勵、刻苦奉公者亦非在少，士大夫絕少六朝、五代放誕卑鄙、荒淫無耻之習。此非故為執政者辯護，然事實具在，有不容曲解者焉。

在通貨膨脹仍無控制之方、內戰亦非短期所能勘定之今日，尤以國際間之矛盾，有日益加甚之勢，吾人自不容輕易樂觀。然我國今日之經濟並非絕望。第一，須知中國為一龐大之農業國家，而民食究為立國之根本。天幸近十年來豐年多於歉年，而前兩年廣被世界大部之饑荒獨未波及中國。日寇蹂躪中國農村之程度亦遠不及德國對於蘇聯農村所施之破壞，去年各地之豐收，已挽回當時莫大之危機。即以共產軍之破壞農村而論，其

實際情形亦不及所想象之甚。故除都市中糧價高漲外，國內尚無普遍饑荒之象，持以較之東歐，大有上下牀之別。而都市居民祇要有錢，儘可購到其所需要之食品，以與英國至今尚須限制口糧者比，不得不自幸得天獨厚矣。第二，我國為戰勝國，日本將以大量工廠賠償我國戰時之損失，此批工廠對於我國將來之工業化，有莫大之裨益。第三，我國幅員廣袤，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資源豐富，為世界一最大之消費市場，亦為東亞與世界和平之關鍵。列強為世界之繁榮與永久之和平計，不能不以資本與技術以助我建設，俾我國能成爲一強大之近代化之國家。他姑不論，但言宜昌水閘一項，此項工程成功之後，整個中國心臟區域皆可得大量廉價之電力以供給無數之工廠。祇要第三次大戰不作（可能之成分甚少），二十年之後，中國必爲一龐大之工業國，殆無疑義。即目前之經濟難關，亦可以國外之經濟援助而得解決。經濟有辦法，內亂自可消弭，政治必能漸上軌道也。

余之作此言論，並非不知當前局勢之惡劣。但縱觀往史，瞻望將來，深知我國將來確有無限之光明，此時吾人固須嚴密檢討吾人之缺點，儘量以輿論鞭策政府，使之盡力從事復興大業。然尤須人人保持其建國之信心，埋頭苦幹，各盡其責，無論在朝在野、爲公爲私，一致以建國爲惟一之努力目標，則可以斷言建國必成，中國在久亂之後，又將創造一期光明燦爛之文明。有志之青年人士，其勉之哉！

（原載三民主義半月刊第十卷第九期，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

四十年來北京之舊詩人

晚清末季，詩學甚爲發達，大家名家輩出。民國四十年來作舊詩之詩人半係晚清遺老，半係後起之秀，但後者之宗派漸向，實與清末之老輩詩人相同，故欲論近四十年之舊詩，非上溯晚清不可。陳衍常與鄭孝胥稱清同治、光緒兩代之詩爲同光體，陳衍近代詩鈔叙云：『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王漁洋）士禎，在乾隆曰沈文愨（沈歸愚）德潛，在道光、咸豐間則祁文端（雋藻）、曾文正（國藩）也。文簡標舉神韻，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文愨言詩必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刪詩，相鼠、鶉奔、北門、北山、繁霜、谷風、大東、雨無正、何人斯以迄民勞、板蕩、瞻卬、召旻，遽數不能終其物，亦不盡溫柔而皆勿刪……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爲杜、爲韓、爲蘇、爲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清末之詩所以遠邁康雍乾嘉之詩者，正以此故。陳衍石遺室詩話云：『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鍵，略別兩派：一派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練而鎔鑄之，體會深微，出以精思健筆。蘄水陳太初簡學齋詩存四卷、白石山房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韻

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爲魁壘……其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鏡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黃庭堅、薛季宣、謝翱、楊維禎、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字，鄭子尹（珍）之巢經巢詩鈔爲其弁冕，莫子偲（友芝）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曾植）、陳散原（三立）實其流派……其樊榭、定庵兩派，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庵瑰奇，不落子尹之後。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而出筆不廣，近人惟寫經濟漸西村舍近焉；一則麗而不質，諧而不澀，才多意廣者，人境廬、樊山、琴志諸君，時樂爲之。」

石遺此論將清末詩家流派言之甚悉，然同光兩朝之詩不論其爲清蒼幽峭、或爲生澀奧衍，要以規撫宋人爲多。其專學選體及唐音而賤視宋詩者，祇有湖外派如王闓運、曾廣鈞及章太炎之流，不足稱爲主力軍也。

自宣統帝嗣位，不但曾國藩已故，即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張佩綸、盛昱、文廷式諸名家亦均先後逝世，其時居高位而足以領袖詩人者祇有張之洞一人。故欲論北京四十年來之舊詩，必認張之洞爲其前導。蓋太平天國後，政局已呈外重內輕之勢，張以名督開府武昌，在戊戌變政以後勵行新政，爲中外所仰望，其幕僚多一時賢雋，而尤多詩人。晚年入樞府，慈禧后極優禮之，庚子以後之新政皆其所主張，故實爲清末之一賢相。而其優禮文士，網羅賢俊，對於當時之詩教，亦有莫大之影響也。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人，同治癸亥探花，官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著有廣雅堂詩。石遺室詩話云：『相國生平文字以奏議及古今體詩爲第一，古體詩才力雄富，今體詩士馬精妍，以發揮其名論特識，在南北宋諸大老中兼有安陽、廬陵、眉山、半山、簡齋、止齋、石湖之勝。』可謂推崇備至。實則廣雅堂詩在有清一代，可謂首屈一指，爲國藩所不及，祁雋藻之謾劬亭詩，亦不能勝之，余早年有專文論之，茲不更贅。其談詩務以清切爲主，於艱澀一派如陳三立、沈曾植及其門人袁爽秋（昶）皆在所不解之列，其過蕪湖、中漚、籜（昶）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又有句云『能將宋意入唐格』，此正其真實本領，而爲他人所難及者。其佳製如銅鼓歌、戒壇松歌、憶蜀游及金陵游覽詩均筆力雄富而不假雕飾；五北將歌描繪入神，有聲有色，真有褒公、鄂公毛髮動之概。至其謀國之忠，則有中興一詩句云：『前席頗憐非少壯，小忠猶得效蹉跎。』新舊云：『璇宮憂國動沾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范純仁。』當宣統朝，因與攝政王載灃爭親貴典兵諸要政不聽，椎心嘔血，一病至死。有讀白樂天以心感人人心歸樂府句云：『誠感人心心乃歸，君民末世自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諭詩。』老臣謀國之苦心盡於此矣。其遺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之語，其沉痛幾等於屍諫，奈孱王不聽，此清室之終於傾覆也。

與張之洞同輩而享高壽，爲民國三十年來之魯殿靈光者，厥爲清室太保陳寶琛。陳字伯潛，號弢庵，福建閩縣人，同治戊辰進士，官至太保。在翰林院時喜上書指陳時事，與寶竹坡侍郎（廷）及張簣齋（佩綸）交誼極篤，以敢於言事，故頗中時忌。自寶竹坡以典試時娶江山船伎自効免，而張簣齋以馬江兵敗遣戍，鑒於朝政日非，乃以丁內艱歸里，不出者二十餘年。直至清末始蒙內召，後爲宣統帝師傅。辛亥以後即隱居北京，至抗日戰起猶存。余曾偕秉農、山晉謁公於靈境宮寓廬，八十七老翁猶精神矍鑠如七十許人，可謂得天獨厚也。

陳弢老除以詩爲閩派詩人領袖外，其人格之高超、風義之篤厚足以使人欽佩不置。其任江西學政時，其摯友吳圭庵（觀禮）病歿，弢老乃以工楷錄其詩稿刊佈，如此篤於風義，實爲人所難能。吳圭庵固爲第一流詩家，而得弢老爲之寫稿刊印，遂成雙美。後來頗聞吾鄉有名書家趙聲伯建議，由彼以晉楷鈔寫弢老之滄趣樓詩，惜此計劃未能實現。弢老與張簣齋友誼最篤，故關於簣齋所作之詩，無一不佳，以其情誼特厚也。其簣齋以小像見寄感題卻寄詩云：『十載街西形影隨，五年南北尺書遲。夢中相見猶疑瘦，別後何時已有髭。機盡狎漚原自適，聲銷賣藥漸無知。江心憶拜張都像，熱淚如潮雨萬絲。』熱愛與沉痛之情，洋溢紙上。其七月二十五夜山中懷簣齋句云：『久別更添無限感，即歸豈復曩時歡。』亦肺腑中真情流露之言，非刻意爲詩者可比。其人江哭簣齋句云：『一酌至

言從此絕，九幽孤憤孰能降。少須地下龍終合，孑立人間鳥不雙。』生死交情真世所罕睹者也。其哭竹坡詩云：『大夢先醒棄我歸，乍聞除夕淚頻揮。隆寒並少青蠅弔，渴葬懸知大鳥飛。千里訣言遺稿在，一秋失悔報書稀。梨渦未算平生誤，早羨陽狂是鏡機。』亦沉摯之言。『梨渦』二字蓋爲寶廷娶船伎辯解，以爲乃其陽狂自穢之舉，可謂煞費苦心。其鼓山覓竹坡題句不得愴然以賦句云：『小別悲同永訣看，當年聞語淚先潛。國門一出成今日，泉路相思到此山。』其沉痛真摯處亦與挽箕齋諸詩相若。

弢老人格之高、識見之卓，尤在其辛亥改步以後對於清室之態度。其再度出山即知時局之危殆，及清廷顛覆，亦認爲大勢所趨，不得不然者。故其吳柳堂圍爐話別圖爲張仲昭侍讀題句云：『同時四諫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濁涇。曉曉牖戶及未雨，綱紀之正先朝廷。角弓翩反局一變，竄謫流散隨春星。忌醫甘載藥籠盡，疾亟永命尊豨苓。抱薪止沸國卒斬，騷魂九死誰能瞑。』蓋久知時局之無救，故張勳之復辟與溥儀之爲僞滿之傀儡皇帝，弢老皆不讚同，此所以鄭孝胥挾溥儀出走，事前並不弢老知之也。弢老後雖到旅順謁溥儀一次，然力勸溥儀不可爲滿蒙共和國之總統，並深責鄭孝胥之誤溥儀。對溥儀個人可稱忠盡，然不爲愚忠而失卻愛國心，此其所以高出於鄭孝胥、康有爲輩者也。

弢老之詩，修潔幽峭，恰如其人與其書，然亦其廿年大隱於山水之鄉，所以涵泳而成者也。所居螺江有滄趣樓，面樓奇峰五折，疊若屏風，矗立千仞，視匡廬五老、香爐諸峰殆

有過之，詩境亦相似，其意境韻味似荆公與東坡，其句法則頗似昌黎與山谷。各體詩以七言古詩爲最佳，以其橫肆峭折，具見詩功，七律則情味真摯，五言古詩則又次於此二體，然亦深秀雋永。其『留客便盤圓石坐，借書慣就柳陰攤』之句，置之荆公集中可以亂楮，然其筆力似不及陳散原與鄭太夷，故尚不能爲同光詩派之宗主。夏映庵先生以爲閩詩俱受作詩鐘習氣之累，故多好句而少好篇，弢老之詩亦不免此病，殊非過苛之論也。

民國成立第一有關係人爲袁世凱，此盡人皆知者。康梁戊戌維新運動之失敗，由於袁世凱之出賣光緒帝，戊戌政變引起慈禧太后之讎視外人，於是有庚子之亂，自是而國人對於清廷之信仰盡失。戊戌政變後光緒帝恨袁世凱切骨，宣統嗣位攝政王載灃有懲袁之意，經張之洞苦求，始得引疾開缺。於是袁乃讎視清廷，及至武昌難作，清廷惶急無措，乃起用袁。而袁遂外與革命黨人妥協，內與內務府總管那桐勾結，欺隆裕太后孤兒寡婦，而演成清帝遜位之幕戲，以自謀得總統之位。後又屠殺黨人，假造民意，帝制自爲，終於遭舉國反對，義旗一舉，帝制瓦解，身死名裂。袁蓋曹操、司馬懿一流人物，而視曹操尚有愧色者也。

袁世凱乃一梟雄，並非詩人，然如曹孟德亦自能詩。謫居彰德時常與吳保初、田文烈、沈祖憲、閔爾昌、費樹蔚、張鎮芳、凌福彭諸人相唱和，自號洹上漁人，有煙蓑雨笠一漁舟圖，其題詩云：『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野老胸中富兵甲，釣翁眼底小王

侯。思量天下無磐石，太息神州變缺甌。散髮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其桀驚不馴與夫怨憤之懷，躍然紙上，與石達開之『揚鞭慷慨莅中原』一詩之意境語氣相類似。

袁之長子克定、次子克文皆能詩，而克文才氣橫溢，貢諛之人比之於陳思王曹植。袁世凱帝制自爲之心，實克定逢惡所致。克定有爲司馬炎之心，故亦折節交結名士，曾自涇上墓廬寄易哭庵以詩，哭庵和之有云：『吾愛袁公子，貴介知尊儒。胸中有大志，欲畫黃虞圖。惜哉一片席，獨向松陰鋪。久別寄新詩，詩來從墓廬。豈惟世念絕，客慧悉屏除。咀含真樸意，字字陶與儲。』能『字字陶與儲』，詩當不惡，惜原作未得見。克文既風流自賞，益喜與文士往來，後客居上海，困頓而死。其詩學李義山，有『輕花悲墮水，弱絮怨沾泥』之句，洵才人之作也。

民國以來之達官當首推徐世昌。世昌字菊人，籍天津，有清翰林，歷官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與袁世凱私交最篤，曾一度爲國務卿，後被舉爲北政府之大總統，終爲軍閥所迫而去職。自離政界，息影津沽，不問國事，日人佔領平津組織政府，曾邀之出任僞首長，以老病謝得免，年八十餘卒。世昌以黃老之術持身歷世，不爲惡事，然亦無補時艱，其可傳之業當在輯刊晚晴簃詩彙一舉，主持其事者有柯劭忞、賀松坡、王式通諸人，郭則沅、樊增祥等亦參預其間。數百卷巨著於焉修成，其有功於有清一代文獻，殊非淺鮮也。世昌作詩意境技巧，並非甚高，然以胸懷恬退，故亦自不俗。柯劭忞序其退耕堂詩云：『公

鍵戶治經史，博涉古今，爲經世之學，間作古今體詩，華而不靡，質而不癯，有開元大曆之風格。嘗賦五言長律百韻，讀者嘆服，以爲使朱錫鬯爲之不過如是也……及劭恣自湖南人，公已薦陟顯要，赫然負中外之望。其詩亦雄奇恣肆，不施繩墨而自合於規程，此公詩之一變也。壬子春公以宰相乞病歸，卜居海上，不與世接，徜徉於山岨水滢之間。作爲詩歌，自適其意，有陸務觀之才思而無其窠臼，此公詩之再變也……其序其水竹村人集云：『自共和肇造，東海相公爲中外上下所推仰，出任天下之事，又以道不合而去。然六七年來宗祏之顛危，時局之棼亂，仍倚公維持調護於危疑震撼之中，其宏濟艱難十倍於忠獻無疑矣。及讀公之近作，則優游而閒肆，簡澹而清遠，抒寫性情，曠然無身世之累。一若布衣韋帶之士，自放於山岨水滢之所爲，豈復以蓋世之功名往於神明之地哉？』世昌之詩，本非甚高，而其可稱則在此，其不及張之洞亦在此。二人之功業相似，然在之洞之詩則憂國之懷溢於言表，在世昌則身負國家安危之重任，而若一切不足以膺其懷者，達則達矣，以語忠貞憂國，則欽然不足矣。

其退耕堂集題馬景畫冊七言古一首，盤山詩用昌黎合江亭韻五言古一首，規撫昌黎，殆柯鳳蓀所稱爲雄奇恣肆者。飢兒行則規撫樂天之新樂府者。其七言律詩多學陸放翁，如『一灣綠水分橋路，十里青山繞郭城』，『韻強畏難詩興減，硯荒隨意字行斜』，『蘚上短牆消蠟粉，花鋪平砌走蝸涎』，『拾來吠蛤包荷葉，網得沉鱗貫柳絲』，的是放翁風格，亦不

能無窳白也。然其最佳之作，仍爲學陶之五古，其哲學、其襟懷皆呈現其中。如和淵明歸田園居云：『溪霞落淺紅，山雨滴晚翠。道逢送酒人，門無催租吏。歲晚百務閒，讀易求占義。身世兩悠悠，百年本如寄。』『荷葉高於屋，稻花香到門。夕陽射山背，雨氣斷虹吞。獨立數歸鴉，林杪點墨痕。此時心志閒，未易與人論。』如和淵明飲酒詩云：『觀空虛可致，無爲拙能守。』『一邱隱林壑，知足在自返。密竹護春溪，幽蘭發秋嘯。一尊薄薄酒，松下脫粟飯。』其獨坐詩云：『八極一何廣，浩浩本無垠。收視在爾室，萬物備一身……：踵息一爐香，明窗無纖塵。雖無禪栖意，吟興亦通神。偶成數韻詩，來證菩提因。』此乃其集中最高超之作，然比之蘇東坡之和陶詩與孔繼榮之用陶韻詩則又不及矣。

咸同間耆儒老壽，至民國猶巍然獨存者首推王闔運。闔運字千秋，湖南湘潭人，咸豐乙卯舉人，晚年欽賜翰林院檢討，人民國任國史館館長，有湘綺樓詩。湘綺老人本爲經師，夙以公羊學聞名，又長於文史之學。曾爲肅順門客，後曾干曾國藩，未能契合，故作湘軍志，於湘軍頗多微辭。章士釗曾有曾侯篇云：『王翁謁曾侯，慷慨陳時事。曾侯敬愛客，設坐近窗次。窗檯塵翳翳，蔴紙略相類。客談正風發，主人作游戲。手畫窗塵間，迴環無數次。客去人窺窗，歷歷是妄字。』蓋湘綺好爲大言，不切實際，故曾國藩目之爲妄，而終不欲羅致於幕府中也。

湘綺後來歷至各地講學任山長，以在蜀中主講尊經書院時作育人才最多。人民國後

袁世凱聘任之爲國史館館長，時年八十三。魯殿靈光，人爭禮侍而公然挾周媽入京，頗招非議。玩世不恭，至有『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之聯，一時哄傳都下。其爲詩也，專摹擬漢魏六朝與唐人，唐人以後之詩，則等諸自郤。與鄧輔綸同爲湖外派首領。石遺室詩話云：『湘綺五言古沉酣於漢魏六朝者至深，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爲湘翁之詩矣。七言古體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諸作，七言絕句則以爲本應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爲訓。蓋其墨守古法，不隨時代風氣爲轉移，雖明之前後七子無以過之也。』其所作於時有關者甚多，且多長篇巨製。其獨行謠三十章贈鄧輔綸（有序並自注），誠太平天國前後之詩史；其圓明園詞傲長慶體，前有徐樹鈞之長序，久已膾炙人口，則爲圓明園之詩史；其發祁門雜詩二十首寄曾總督國藩兼呈同行諸君子，直擬杜陵，的是開山手。其警句如『至今憂國少，真悔養官多』，轉因無盜賊，祇是苦追求。不謂東征餉，終爲父老憂』，蓋慨乎言之矣。湘綺與九江高伯足（心夔）同爲肅順門客，交誼甚篤。湘綺有丙寅人日因檝帙見高大、心夔庚申人日見寄詩憶舊游示知者二長篇，曾述及其客肅順幕中事。其二云：『嗣皇中興覽堯典，手詔畢邵誅共鯨。李斯五刑不足惜，彭王藁首誰相問。當時意氣論交人，顧我曾爲丞相賓。俄羅酒味猶在口，幾回夢哭春花新。』其篤於風義有如此者。其擬焦仲卿詩一首李青照妻墓下作並序，則以如椽大筆爲匹夫匹婦鳴冤，可謂有革命思想。其句云：『縣

令聞此事，忸怩無容顏。使君聞此事，赧耳不能言。長官聞此事，捋鬚共言難。平生丁明府，今日見此冤。還歸坐堂上，朱簽出縣門。但捉岸上兒，不上使君船。』末二句尤極諷刺之能事也。

中國近代變局之導引人，盡人皆知爲康有爲。有爲原名祖詒，字長素，號更生，廣東南海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工部主事。有爲少時嘗受業於南海朱九江（次琦）之門，學極淹貫，有過人之識見。其講經主公羊三世之說，其驚世駭俗之著作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其言孔子改制，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孔子改制，恒託於古，蓋欲託古聖王以實行其政治理想。其大同書則爲其個人之政治理想，約同於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著之共和國，謂太平世將無國家、無家族、無私產，與共產主義有暗合之處。其赴禮部試，試文結語竟云：『孔子大矣，孰知萬世之後復有大於孔子者哉。』蓋以自況，其字長素即謂長於素王也。胡石青嘗告余，當有爲初人都時聞沈曾植名，介人相晤。時有爲不能作北語，乃以筆談，其第一語即爲生於今日尚可爲釋迦、孔子、耶穌、謨罕默德否。此次對談之語錄尚存於某君處，可見有爲確有自爲教主之意也。有爲人都時曾因國子監祭酒盛昱以通於毓慶宮師傅翁同龢，上書請變法圖自強。翁惡之，不爲代奏，乃南歸開萬木草堂講學，梁啟超、陳千秋首北面受業。甲午戰役後有爲率其徒赴禮部試，糾合公車赴試者數千人上書請變法，是即所謂『公車上書』也。既通籍，乃四年中七次上書申前議，僦居上斜街，仍

顏其室爲『萬木草堂』，與沈曾植等共立強學會於京師；繼設保國會，終由翁同龢上書清德宗言變法。德宗感憤，乃命翁同龢以有爲前後折呈太后覽，又宣索有爲所進書，令再寫一份遞進。德宗既爲有爲上書所動，乃下詔誓改革，召見有爲，詔悉進所著書。有爲遂薦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於銳意行新法，終召戊戌政變之禍。有爲先期得德宗密旨，乃赴上海轉香港，亡命海外十餘年，隨從、僕人皆頂戴，并聞其女同璧簽英文名，輒自稱爲郡主云。有爲在海外糾合同志創保皇會，斂財甚夥，嘗以私怨募夏威夷亡命華僑兄弟五人刺死廣西兵備道劉人驥。後梁啓超在日本主辦新民叢報，此五刺客頻向之需索，啓超甚苦之。民國既成立，保皇已無意義，然有爲仍謂中國不可行民主。袁世凱利其言，致書稱國老，厚幣相迎，欲求一見，而有爲勿往，袁之盜國實因其說。後又與張勳謀復辟，復辟失敗，有爲脫走，乃致長書於徐世昌，盡發馮、段、徐與聞之密謀，載諸不忍雜誌。北伐成功後有爲走死青島，年已七十三矣。

有爲初非以詩爲業者，然以其襟懷權奇恢詭，故爲詩亦光怪陸離，其記憶力絕強，能背誦杜詩全部。梁啓超曾工楷手寫其詩，其詩浩瀚汪洋，不能以詩律論之。其愛國歌末段云：『我之哲學包東西，我無壓力無所迷。我欲自強兮，一號而心齊。大呼而奮發，氣銳神橫飛。我速事工藝汽機兮，可以歐美爲府庫。我人民四五萬萬兮，選民兵可有千萬數。我金鐵生殖無量兮，我軍艦可以千艘造。縱橫絕五洲兮，看黃龍之飛舞。』意氣之高，

筆力之橫，不可以詩論，黃遵憲之人境廬詩亦因之而興起者也。其耶路薩冷觀猶太人哭所羅門城壁五言古詩一百韻亦恢奇之作，然如須磨春日七律云：『草長鶯飛已暮春，櫻花雲鬧盡飄茵。杏花又逐桃花落，梅子生同李子辛。幾日繁華憐歷劫，看人車馬自欷巾。杜鵑紅徧空山老，世事濃枯笑轉輪。』則又工整流麗，詩人之詩矣。

清末最淹貫之儒宗乃吾師沈乙庵曾植，而淺學之人或不能舉其名，亦可喟矣。沈師字子培，號乙庵，浙江嘉興人，光緒庚辰進士，曾任江西南昌府知府，官至安徽布政使。乙庵師學至賅博，於書無所不窺，夙以研究北魏、遼金元史與西北地理著名。尤精研佛學，治佛學者多知法相宗之盛行，由於楊仁山先生之提倡，與歐陽競無之發揚光大，而不知啓發楊仁山者乙庵師也。乙庵又曾指示李證剛（翌灼）先生研究三論宗，證剛先生遂爲三論宗之宗匠，是三論宗亦乙師所提創者也。余始謁乙師在光緒甲辰年應童子試時，時師知南昌府，見師爲五十餘老儒，衣巾垢敝，而書室中則牙籤萬軸，下自地板上接承塵，皆典籍也。丙辰師乃陞任安徽提學使，終於安徽布政使。辛亥改步後隱居滬上，後竟爲康有爲所歆動，參加復辟一役，殊爲憾事。故余挽詩中有『強藩肆恣睢，策士極詐詭。高論雖激昂，齊民若充耳。六朝與五季，禍亂行未已。寧止易代哀，恐有滅國耻。所以七十翁，海濱復蹶起。觥觥維新魁，乃與殷頑比』之語也。師博極群書，對於詞章之學初不措意。戊戌師以部郎丁母憂，張廣雅招至武昌，始與陳石遺先生晤見。石遺先生嘗語師云：『君

耽史學，吾亦喜考據，其實皆爲人作計，無與己事。詩雖小道，然卻是自己性情語言，且時足以發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於是乃時時爲之，詞亦時作。師治學雖博，然不喜著書。讀書有得，隨手以片紙作札記，記後亦不董理。此等札記，動盈箱篋，身後朱古微先生欲爲刊佈，輒以無人敢爲之整編而罷。其嗣子非克家兒，於此事殊不在意。今此無價寶藏，歸李證剛先生保存，但證剛亦年踰六十，體又羸弱，此項碎金，恐終不免散失也。有曼陀羅室癡詞一卷，朱古微先生曾爲刊佈；詩集亦未刊，僅有陳石遺先生近代詩鈔之選鈔本。師之絕學，外人難測高深，但有一事可以爲證。德國名哲學家克塞令伯爵（Cann Kayserling）一年來東方爲學術上之訪問，自言在離歐之前，曾立意將夙年所學捐棄，使心如白紙。在印度訪問後來滬上，經人介紹，與師傾談，大爲嘆服，以爲一生所懷疑問，與師接談，無不迎刃而解。東西哲學，歧異良多，而師爲西方哲人如此傾佩，自有其超越處也。王國維先生昔日亦治西北地理，曾與師商榷，以爲師之賅博，得未曾有。聞師易簣時神明不衰，鎮日闔目朗誦十三經，真異人也。

師以善爲同光體著稱，艱深晦澀，頗非淺學所能解。其病僧行所引全係佛典，非精通內典者不能識。其寒雨積悶雜書遣懷一首亦極奧衍，然如『秋風回蕭瑟』雜詩則又清切可喜。律句如『客來策事都無對，病後觀心亦自忘』、『直知死定優生樂，豈信文能見道真』，不假雕鑿而意境自超也。

清末執詩壇牛耳者二人，領袖江西派者爲陳散原（三立），爲閩詩宗主者則爲鄭太夷（孝胥）。散原字伯嚴，晚年自稱散原老人，江西修水人，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光緒丙戌進士，官吏部主事。少有文名，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嗣同、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惠康、提督吳長庚之子保初齊名，世稱四公子。寶箴爲湘撫時，張廣雅適督兩湖，久慕其名，竟先往拜，可謂希有。在湘佐其父行新政，譚嗣同、黃遵憲、熊希齡設時務學堂於長沙，散原實主張之。戊戌政變，散原與有力，事敗，父子皆褫職，遂終身不仕。而先後爲張之洞、端方、張人駿諸督座上客，蓋其清名藉甚，諸督爭禮聘之也。辛亥改步後，矚然不爲袁世凱所挽，亦不以清室遺老自居。遺老多保留辮髮，散原在改步後即剪髮不顧惜。所居青溪旁頭條巷之散原精舍亦爲人所贈，自是遂大隱朝市，清節自勵。張作霖死，張學良以二萬金乞爲其父作墓表，而散原拒之。學良乃以一萬金餉章太炎，而太炎執筆。世人於是知二人之身價矣。散原既免官，終身未嘗與清室相周旋，但亦不與民黨來往。素與譚延闓有通家誼，譚後爲顯宦，散原即不與之往還。譚欲以女妻散原之幼子以續舊好，而散原峻拒之。後卜居廬山。南京政府以廬山爲夏都，入夏則冠蓋往來，山林變爲城市。散原苦之，尤以不欲與汪精衛委蛇，乃來北平僦屋而居。雖不與聞政事，而自『九一八』事變之後，敵愾之心甚熾，『七七』事變，對於抗戰頗抱樂觀，其子寅恪則以悲觀說進，適值病篤，乃卻醫而歿。生平交盡國內賢豪，獎掖後進，惟力是視。能吟諷者，輒以詩卷請益，以一

字之褒爲榮。素篤於友誼，然評騭人物，雖至友不假借，梁鼎芬以遺老自居，散原譏其故作；鄭孝胥挾溥儀建滿洲國，散原雖與之爲文字骨肉，而抨擊之不稍假借。性雖和易，而惡誇誕。前川督尹昌衡小有才能文，嘗經人介見散原，在座高談闊論，荒謬離奇，散原乃面斥之，所謂溫而厲者非耶？散原之詩少學昌黎，後乃學山谷而雜以薛浪語，己酉刊詩盡棄少作，存詩自辛丑始。海藏序其詩曰：『大抵伯嚴之作至辛丑以後，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雖出於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非可列之江西社裏也。』余嘗謂並世詩推陳鄭。鄭詩如長江上游，水湍石激，鬱怒盤折，而水清見底，少淵渟之態；陳詩則如長江下游，波瀾壯闊，魚龍曼衍，茫無涯涘。此其軒輊所在歟？

散原之詩不爲張廣雅所喜，蓋廣雅談詩專主清切也。海藏序云：『往有鉅公與余談詩，務以清切爲主，於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說甚正，然余竊疑詩之爲道，殆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萬變，紛擾於外；心緒百態，沸騰於內。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辭，若是者吾固知其乖於清也。思之來也無端，則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者，惡能使之盡合？興之發也匪定，則倏忽無見，倘恍無聞者，惡能盡責其以有說？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於切也。並世而有此作，吾安得謂之非真詩也哉。噫嘻，微伯嚴孰足以語此。』蓋推崇備至矣。石遺室詩話云：『散原爲詩，不肯作一習見語，於當代能詩鉅公，嘗云某也紗帽氣、某也館閣氣，蓋其惡俗惡熟者至矣。少時學昌黎、山

谷，後則直逼薛浪語，並與其鄉高伯足極相似。然其佳處可以泣鬼神、訴真宰者，未嘗不在文從字順中也。而荒寒蕭索之景，人所不道，寫之獨覺逼肖。『然石遺近代詩鈔所選散原詩，多取清切之作，頗爲散原所不喜，曾與余言之，余亦謂然。余嘗覺散原評詩之眼光有高於海藏與石遺者。鄭子尹之巢經巢詩冠冕一代，固無論矣，而二公復以金和之秋蟬吟館詩與江湜之伏敵堂詩與之相提並論。金詩其俗在骨，余已作文專斥之。邵潭秋謁海藏歸，甚言海藏譽伏敵堂詩。余讀之覺其意境頗凡近，非巢經巢之比，往質散原，亦殊首肯。蓋海藏、石遺皆主清切，以三家貌似，故等量齊觀，而不知其有上下牀之別，而散原之目光復矣。

戊戌政變散原實主張之，其父因以罪廢，此散原最爲疚心之事，故其靖廬述哀詩，沉痛入骨。其句云：『嗚呼父何之，兒罪等梟獍。』若非內疚，通常哭父，何得有此等語。又云：『平生報國心，祇以來訾毀。稱量遂一施，堂堂待惇史。維彼誇奪徒，浸淫壞天紀。唐突蛟蛇宮，陸沉不移晷。朝夕履霜占，九幽益痛此。兒今迫禍變，苟活蒙愧耻。』憤痛鬱勃之情躍然紙上，不但爲披肝瀝血之言，亦詩史也。散原集中爲靖廬而作者無一不佳，言爲心聲，固當爾也。散原憤慨時局之詩有江行雜感，其二云：『天有所不覆，地有所不親。汝不自定命，天地矧不仁？猛虎摔汝頭，熊豹糜汝身。蹴裂汝腸胃，咋喉及脣唇。長鯨掉尾來，啖腸齒嶙峋。汝骨爲灰埃，汝血波天津。吁嗟汝何有，道在起因循。大哉生

人器，千聖挈其真。盡氣赴取之，活汝顰與呻。媛媛而睢睢，永即萬鬼鄰。躑躅荒江上，涕泣以沾巾。』熱血盆涌，不能自己，其音則淒厲嗷殺，屈子之懷沙，晞髮之慟哭，差相仿佛也。

散原詩之境界，時而要眇幽深，時而陸離光怪，宏恢靜細，不拘一體。有時眼前景物，一經點染便覺超脫。如『鼃鼃夜立邀人語，城郭燈歸隔雨望』、『勝代空憐縱歌詠，諸峰猶自作光芒』，其陸離光怪者也；『禽魚許識買鄰意，水石猶能照眼妍』、『天雲閒澹明殘睡，文字聲香散古悲』，其要眇幽深者也。靜細則如『爐火微微不上眉，冷馨孤發睡魔知』；宏恢則如『帝王寇盜供彈指，河嶽雲雷蕩此胸』；如『可憐亂後頭條巷，淘米人家一二存』、『暗燈搖鼠鬣，疏雨合蟲聲』，則點染眼前景物，有點鐵成金之手段者也。方面多，魄力大，冥心孤往，復然物表，『但憑才雄出光怪』，真夫子自道也。

與散原抗衡者則爲鄭孝胥。孝胥字蘇堪，號太夷，福建閩縣人，光緒壬午解元，官至湖南布政使。孝胥一生權奇自許，好爲大言，熱心名利，以未成進士，故早年宦途坎坷。曾任職國子監，頓與都下文人往還。曾任日本領事，自辛卯至甲午，乃入張之洞幕，時年三十五。戊戌人都蒙召對，後以道員賞四品京堂，率湖北武建軍，督辦廣西邊防，坐鎮龍州二年，乞罷歸。以易順鼎不肯接其交代，終身怨之。宣統二年曾至瀋陽爲東督錫良畫策，疏上不報，悒悒南歸。翌年又入京，以收回川漢鐵路爲國有議，干郵傳部尚書盛宣懷，

得簡湖南布政使。然卒因此引致革命而清社以屋。改步後出宦囊建巍樓於上海靜安寺路，顏曰『海藏』，日吟嘯其中，以清室遺老自居。歲時往來京津間，謁廢帝問安好。然其客孟森曰：『海藏非甘寂寞者，設當其在龍州握兵柄時，適值鼎革，得乘時據一方，則亦不必忠於清室也。』日本記者某莅滬，震於海藏之名，投刺請謁，事後作記云：『初聞海藏爲清室遺老，以爲必食貧守約，憂傷憔悴，不謂嶽嶽高樓，輪奐乃爾。』自是日人乃知海藏可以利餌。『九一八』年之前，孝胥斥賣其海藏樓，得巨資，方託人在北平買屋，雇閩厨爲終老計。而遼瀋變作，乃與其子垂與土肥原謀挾溥儀出關建滿洲國，而身任偽國務總理。後鄭垂與日人齟齬，爲日人藥死。孝胥挽其子有句云：『哀哉吾父子，負盡天下謗。』蓋悔恨已無及。不久即謝病去職，日人以五十萬金酬其庸，已而鬱鬱病死。散原嘗語余曰：『海藏好爲大言，李梅庵每以爲憤天下事者必此人，信然。』蓋深疾之也。

然其爲詩則凌駕一代。三十以前專攻五古，規樞康樂而浸淫柳州，又出入東野；三十以後肆力七言而最喜荆公。石遺室詩話云『趙甌北謂元遺山專以精思健筆橫絕一世，蘇堪之精思健筆，直逼遺山……張廣雅相國極喜蘇堪作，方諸華嶽三峰，可謂知言』云云。大抵海藏之詩，最善白描，不假雕飾，而筆力透紙背。如家書至卻寄『大七點可憐』一首，喁喁兒女語，頗似鄭子尹『卯卯今夕樂，樂至不可名』一首。又如哀東七、述哀、哭顧五子朋、傷女惠諸作，皆以沉摯哀痛勝，雖無後山之婉約而真摯則同也。海藏樓雜詩或議論、

或描寫，皆直往直來，不假雕飾，兀傲之氣，躍然紙上，蓋不求工而自工者，海藏過人之處在此。律句如『亂峰出沒爭初日，殘雪高低帶數州』、『凌空翔隼高圓外，破寂鳴鷄午景前』，則又善於寫景。海藏若甘以詩人終，自可使萬人低首，乃矜才使氣，誤君誤國，永爲名教罪人，惜哉。

清末能作詩而尤善談詩者，當推陳石遺先生衍。先生福建侯官人，九歲從伯兄木庵（書）授唐詩，十歲畢五經，習制舉文，而每日課一詩，早歲輯元詩紀事有名。戊戌入張廣雅幕，沈乙庵、鄭蘇堪繼至，復與易中實（順鼎）、曾重伯（廣鈞）、陳伯嚴諸人交，益多談詩之樂。光緒三十二年應學部大臣辟，入京爲學部主事，尋任京師大學堂主講。梁啓超創辦庸言雜誌，屬爲詩話，乃著石遺室詩話，月成一卷，至甲寅夏乃單印，共十三卷。後又刊登於東方雜誌，最後陸續編纂，定本乃有三十二卷，於十八年刊行。此爲石遺畢生一重要著作，不但網羅文獻，而以其詩學深邃，評騭恰當，有裨當代之詩學甚大，以視袁枚之隨園詩話有上下牀之別。然晚年以請託者多，收羅亦不如前此之嚴格，則又蹈隨園之覆轍矣。又曾輯近代詩鈔，網羅近代詩家甚備，然亦有遺漏。以晚年特喜放翁、誠齋，故選詩亦有成見，其選散原之詩爲散原所不滿，上文已言及之。如其選高百足（心夔）與劉裴村（光第）之詩，皆遺其最佳者，殊屬不解，殆以二人之詩與之旨趣不合之故。選近代詩有其僕張宗楊，而漏列王霞舉（軒）之樞經樓詩，亦云異矣。

其論古人之詩曰：『李習之論文，謂「六經之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古之詩人亦然，一人各具一人筆意，謝之筆意絕不似陶，顏之筆意絕不似謝，小謝之筆意絕不似大謝。初唐猶然，至王右丞而兼有華麗、雄壯、清適三種筆意，至老杜而各種筆意無不具備。大曆十子，筆意略同。元和以降，又各人各具一種筆意。昌黎兼有清妙、雄偉、磊砢三種筆意。北宋人多學杜韓，故工七言者多，南宋人多學韋柳，故工五言者多。南渡蘇黃一派，流入金□。宋人如陳簡齋、陳止齋、范石湖、姜白石、四靈輩皆學韋柳，或至或不。惟陸放翁無不學，獨七言古不學韓蘇。誠齋學白學杜之一體。此其大較也。』又云：『今人強分唐詩宋詩，不知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歐陽修、梅堯臣、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陸游、楊萬里諸家，唐詩岑、參、高、適、李、白、杜、甫、韓、愈、孟、郊、劉、禹、錫、白居易之變化也。陳與義、陳傅良、嚴羽，及永嘉四靈徐照、翁卷、趙師秀諸家，唐詩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賈島、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紐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詩不讀，有日蹙百里而已。』其論宋詩之源流甚正確，然其自作之詩，則殊少過人之處，蓋即散原所云『彼所謂之誠齋者』。早年之作則刻意爲之，有冬述四首示子培其三云：『往余游京華，鄭君過我邸。言有子沈子，詩亦同光體。雜然見贈答，色味若粢醴。十年始會見，輟樂正禮禮。從之索舊作，發篋空如洗。能者不自珍，翻悔筆輕泚。我言

詩教微，百喙乃爭啓。風雅道殆喪，龐言天方疢。內輕感外重，怨悻遂醜詆。何人抱微尚，不絕似追蠡。宋唐皆賢劫，勝國空祖禰。當涂逮典午，導江僅至澧。先生特自牧，頗謂語中繁。年來積懷抱，發泄出根柢。雖肆百態妍，石瀨下見底。我雖不曉事，老去目未昧。諒有古性情，汨汨任有彌。』叙與乙庵論詩事，折拗亦似同光體也。

清末詩人以隼才自負，傲中晚唐體作詩數萬首者，首推樊增祥。增祥字嘉父，號雲門，亦號樊山，湖北恩施人。父燮，官湖南永州協副將，不稱職。時左宗棠以舉人佐湘撫駱秉章，詎讓燮而劾罷之。燮歸謂增祥曰：『一舉人如此，武官尚可爲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性故聰慧，乃勤學，中光緒丁丑進士，出補陝西渭南知縣。能聽訟，其判牘爲世所傳誦。累官至陝西、江寧布政使。人民國後一度爲清史館館長，詩尤有名。石遺詩話云：『自言「少喜隨園，長喜甌北，請業於張廣雅、李越縵（慈銘），心悅誠服二師而詩境並不與相同。」自喜其詩，終身不改途易轍。尤自負其艷體之作，謂可方駕冬郎，疑兩集不足道也。』作詩踰三萬首，卒年八十六。

其詩雖取徑中晚唐，但論詩則不拘宗派，嘗曰：『向來詩家率墨守一先生之集，其他皆束閣不觀，如學韓杜者必輕長慶，學黃陳者即屏西崑，講性靈者則明以前之事不知，尊選體者則唐以後之書不讀。不知詩至能傳必有獨到之處，少陵所謂「轉益多師是我師」也。人所處之境有臺閣、有山林、有愉樂、有幽憤，古人千百家之作，濃淡平奇，洪纖華樸，

莊諧斂肆，夷險巧拙，一一兼收並蓄，以待天地人物形形色色之相需相感，吾即因以付之。此即所謂八面受敵，人不足而我有餘也。所蓄既富，加以虛衷求益，旬鍛季煉，而又行路多、更事多、見名人長德多、經歷時變多，合千百古人之詩以成吾一家之詩，此則樊山詩法也。』的是名言，爲後學所應取法。其與左笏卿（紹佐）論詩長歌亦云：『百花釀作酒一甌，百藥煉成丹一丸……取之杜蘇根底堅，取之白陸庭戶寬。取之溫李藻思繁，取之黃陳奧窈穿……』亦即此意也。樊山詩派與散原、海藏不同，而二人亦甚佩之。散原酬樊山疊韻見贈云：『何期覲使君，聲施當代跨。挺作棟樑姿，儼對笠屐畫。小試功名手，愛與甘棠亞。』詩歌今元白，江山舊王謝。富埒劍南稿，騷魂應起訝……』疊韻和樊山自壽長句云：『有作頃刻盡百紙，頭涔手僵不言憊。鬱勃力可屈金鐵，鏗鏗韻自戛璋玠。』海藏見和樊山之詩亦極傾倒，有云：『久於南皮坐，習聞樊山名。老矣始一見，趙璧真連城。落筆必典贍，中年越崢嶸。才人無不可，皎若日月明。春華終不謝，一洗窮愁聲。』皆推挹備至。散原與樊山酬答甚多，每爲所苦，輒曰『公乃作詩機器，余豈敢及』云云。樊山最著名之詩爲其前後彩雲曲並序，詠名伎賽金花傳彩雲事，爲長慶體。前曲叙傳隨洪鈞使英與英女皇維多利亞一同攝影事，後曲叙庚子年侍德統帥瓦德西居儀鸞殿事，讀者以之比吳梅村之圓圓曲，而後曲勝前曲，以其爲當時詩史。沈乙庵師以爲的是香山，不祇梅村者也。然其他艷體詩則淫艷在骨，不可濯磨，視易順鼎坦率放浪之色情詩更下一等。又嘗

有句云『諸夏無君出處輕』，其人格可想。故余論詩絕句云『上客詩篇重晚晴，春燈按拍足閒情。文章端賴扶倫紀，莫道無君出處輕』也。

同爲中晚唐詩與樊山齊名者厥爲易順鼎。順鼎字仲碩，一字實父，自號眉伽，晚號哭庵，湖南龍陽人。父佩紳，官江蘇布政使。順鼎早慧，有神童之目，自謂爲王子晉、王曇首、張夢晉、張船山、張春水諸人之後身。年十五補諸生，刻詩詞各一卷，即學溫李，而有『寸管自修香國史，萬花齊現美人身』之麗句。十七歲中光緒乙丑舉人，是冬應禮部試北上，冒大雪入南京城，徧訪歷代古跡，一日成金陵雜感二十首，有『蔣侯死去留青骨，江令生還負黑頭』名句，老輩李士芬爲之折服，王闔運目順鼎與湘鄉曾廣鈞爲二仙童。中日戰役之後，曾慷慨上書言事，不報。年三十以同知候補河南，不得志，沉滯六年。乃棄官入浙，訪詩僧寄禪，游普陀，又入廬山，於三峽澗上築琴志樓居之。張廣雅招人幕，光緒二十五年冬以大臣薦召見，不十日而立大阿哥，說者謂建儲爲順鼎所請。出爲廣西右江兵備道，爲兩廣總督岑春煊所劾罷。人民國與袁世凱次子克文深相結納，得代印鑄局，乃狂喜。及袁氏敗，克文南行，順鼎乃佗僚失志，放蕩歌場，其癸丑詩存則淫穢不堪入目矣。民國五年卒，年五十九。

石遺室詩話曰：『君於學無所不窺，爲考據、爲經濟、爲駢體文、爲詩詞，生平詩將萬首，與樊樊山布政稱兩雄。惟樊山始終不改此度，實甫則屢變其面目，爲大小謝、爲長慶』

體、爲皮陸、爲李賀、爲盧仝，而風流自賞近於溫李者居多。雖放言自恣，不免爲世所訾警，然亦未易才也。』其詩集之名甚多，而自鳴得意者爲四魂體集。實則其琴志樓游山詩，規樞大謝，具見真實本領，最爲可傳，爲樊山所不能。張廣雅亟賞之，良有以也。作律詩擅作巧對，自云：『不知以對屬爲工，乃詩之正宗，凡開國盛時之詩，無不講屬對者……況余詩對仗皆用成語，且不喜用僻典，而所用皆人人所知之典，又皆寓慷慨悲歌、嬉笑罵於工巧渾成之中，自有詩家以來，要自余開此派矣。』如『雲汝衣裳龍鳥往，風其臣妾馬牛奔』、『中朝黨誤牛僧孺，西域胡驚馬伏波』、『即墨田單爲守將，睢陽南八是男兒』、『金擲民膏二萬萬，珠含天淚一雙雙』，對仗之工，自稱獨擅，然就詩之本色而言，已入魔道。然如『山色連雲來劍閣，江聲流月下渝州』、『古井微波如我定，寒山老樹向人秋』、『魚邊蜀雪乘春下，鴉背秦雲帶暝還』，亦自渾成高亮。而述災一百韻句云：『孰令中興辰，翻慮內亂甲。宮廷久憂勤，寰瀛會安貼。紅粒頒太倉，素膳設深閣。減餐答民劬，納諫求政愜。頻勞罪己詔，屢見言事劄。皇圖謹中外，國典重禘祫。尤宜豁冤獄，勿使舞文法。九州日凋敝，群公事調燮。競和清廟鼙，爭剡巨川楫。措施稍無乖，感應自然捷。亟思報昇平，相與振疲茶。吏當倦催科，民乃勤舉鍤。行看蒼赤蘇，坐卜青黃接……』則出入杜韓，辭義正大。若所作之詩多類此，則不至蒙頹放才人之譏矣，惜哉。

與樊樊山同時同鄉里以詩鳴，卓然稱大家而流俗不甚知之者，則湖北天門周泊園（樹

模也。樹模字少樸，號沈觀，光緒己丑進士，清末官至黑龍江巡撫，人民國後任平政院院長，籌安議起乃出都。其在黑撫任中，以天門多水災，乃遷災民至黑龍江墾荒。未幾辛亥改步去職，當地土著疾視流民。流民不能自存，乃挾其逃荒故技，沿西伯利亞鐵路，賣紙花、陳百技，漫游歐陸，無所不屈，行爲有時辱國。世每不知此中國之吉卜西何自而來，尤鮮知其與周泊園有此一段因緣也。樹模爲詩甚勤，有沈觀齋詩。癸丑以後，境日益以蒼，至老年日益精進。其詩出入唐宋，杜韓、歐梅、蘇黃、白陸、陳後山、陳簡齋，無一不包，取精用宏，故能成其一家之詩，不事雕琢而意境自高。樊山評其第六卷詩云：『前讀數卷，美矣盛矣。此卷乃益昌其詞，益厚其氣，益斂其才，益煉其意。金兵滿萬，天下無敵，而況又添新兵耶？大抵老年作詩不患才多，但防才退。君詩精進若此，不僅如歐公所言多讀多做多商量也，歐公所言，但患不爲，爲則人人能到。君有人不能及者三焉：定生慧，一也；無慾故靜，二也；達官老於事，三也。此三者似與詩無關，而實與詩至相關，而爲人所不能到者也。』左笏卿（紹佐）跋其詩云：『沈觀以後山之難，用東坡之精深華妙；一字不肯率下，一語不肯輕出；新而不纖，深而不晦，淡而不枯，沉而不澀；庖丁之刃，游而有餘。中間雜以石湖、簡齋、山谷及唐之香山、昌黎、少陵，以上追漢魏騷雅，一爐鑄鐵，溶成金液，無從分別，無可舉似，斷然自成一沈觀詩矣。』沈乙庵云：『鍾記室題品公幹曰：「真骨凌霄，動多振絕。」余極愛「動多振絕」四字，心識其境而言語不能形容也。』

讀泊園詩時遇此境，然仍不能逐句逐字標出，志之所言環中象外，當與元和、元祐諸賢論耳。』樊、左二人詩名滿天下，沈乙庵學尤奧博，而推崇沈觀如此，可以知其品格矣。沈觀本抱經世之志，而設施未竟，乃肆意爲詩，常語盧慎之（弼）曰：『一生志事，盡寓於詩，子知我者，異日爲我識之。』具見其致力之深也。

其詩各體俱精，氣勢雄偉，不斤斤以琢句爲工而自然工妙，則學養過人之故。其辛亥改步後寓居上海所作之詩，直擬杜陵。其憶昔游詩浩瀚磅礴，紀其周游列國事。樊山評曰：『詩中有事在，則事以詩傳，詩亦以事重。此篇匪獨紀事，英識奧略存乎其中，而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寓諸言外，誠詩林不祧之作也。』其詠泊園杜鵑花索海上諸老同賦七首，感時撫事，悽悲悱惻，與杜陵、遺山同一手眼。末句云：『作詩以當哭，響應千山鵑。』其幽憤之情，蓋有不能自己者。詠蘭五首示仁先、詠菊六首同仁先作、秋齋雜詩同樊山作諸詩皆修潔澹靜之至。其齋居詩句云：『遮眼持何書，馬蹄秋水篇。儒學不周用，晚乃入於玄。』蓋本以經世爲職志，而爲時勢所迫而大隱逃玄，抑鬱之情自然流露也。七律則以悲秋八首爲最佳，與杜陵之秋興有異曲同工之妙。如『衰時難化鷓爲鳳，老氣猶存虎食牛』、『隱去姓名吳市卒，亂餘聲淚楚南公』、『夢裏扁舟波起伏，眼前萬木意蕭森』、『刊章北部成鈞黨，收泣新亭尚雅談』、『閒居料事猶觀火，殘暑侵人更飲冰』，皆意境沉著而聲調噌吰，可以上窺杜老者。其他佳句，美不勝收，如『小休逆旅皆爲客，獨立蒼茫有此身』、『凡荆

妄意論存滅，今昨沉思各是非。『野老不知今甲子，閉門獨自守庚申』、『背人斂手收棋局，遇物無心發弩機』、『守靜方知閒有味，取輕還以重爲根』，非學道有得，不能道也。近代楚人之能詩首推樊，以其詩多而才大，若論品格，泊園反高出樊山一等矣。

與陳散原先生爲姻婭而爲清末一著名詩人者，是爲俞恪士（明震）。明震一號觚庵，浙江山陰人，官至甘肅提學使，入民國爲肅政使。籌安議起，乃謝病歸，寄居西湖，肆力爲詩，不聞理亂。『石遺室詩話』云：『度隴後所作，則工力甚深，蘇堪所謂得杜味者。君吟甚苦，自言成一詩或至終夕不寐，甚且病眩。』可見其用功之勤矣。散原叙其詩云：『蓋觚庵詩感物造端，攝興象空靈香藹之域。近益託體簡齋，句法間追錢仲文，當世頗稱之。觚庵亦或幽獨自負，其信有無忝於後人之相知者耶。』觚庵之詩，清新雋逸，較諸大家，似覺清而未厚，然風格適上，讀之如食鮮荔，如食鮫魚，味自不凡。二十五年前余曾作專文論之，今日重讀，猶愛不忍釋也。

觚庵詩存共分四卷，第一卷詩頗多雋句，如『萬木噤無聲，石氣濃欲滴』、『濕霧散濛濛，鳧雁靜不翔』、『層臺吐曙鮮，大星沒城頭』、『一櫂入溪曲，亂雲啼竹鷄』、『亂峰爭受月，遠水暗生煙』、『新霽鈴聲活，晨炊松葉香。片雲駐靈石，一鳥答松簧』，寫景鮮妙，的是錢起手法。至鴻嗷嘆句云：『一盂繫四命，難潤中腸枯。相視不忍食，欲食還踟躕。牽衣乞過客，願身鬻爲奴。』則真摯沈痛，有杜味矣。戊申、己酉觚庵任江西贛南道，所作

詩較前益進，如戊申十一月重游通天巖留宿山寺、游丫山、游空同山遇雨、游空同歸投田家一宿諸寺各詩風格皆極清雋。辛亥赴甘肅提學使任，詩格一變，由清轉厚，如『車馬亂流渡，隱隱如浮蟻。莫弔古戰場，中原事未已。風起遠天黃，落日淡如水。況爲行路人，茫茫誰遣此』、『遭時苦躑躅，十年江海濱。沉憂鬥靡麗，厭作東南人。此行人蒼莽，翻覺眼底新。岡陵鬱雄厚，風物含蕭森。河聲去不息，來日愁因循。對此真茫茫，吾衰復何任』，渡黃河西岸行萬山中句云：『積土如穹廬，疊石如夏屋。落日如車輪，奔馳入荒谷。風含萬里聲，草無一寸綠……崑崙西來脈，矯若龍蛇伏。積氣盡東趨，尾間成大陸。神功不到處，留此鴻荒局。』皆極壯偉宏肆，得山川之助，有如此者。述哀句云：『人以官爲家，遂以官立國。鄙夫競濡沫，賢者或矯飾。泥取古昔名，新理任汨沒。我與世同化，所學豈殊轍。深悲來日難，匹夫與有責。側聞憲法立，迅疾萬弩發。親貴集大柄，四海各休戚。所持進化理，忽與初念別。躑躅將安歸，放情山水窟。江南厭靡麗，度隴苦蕭瑟。風氣遞旋轉，人心有南北。奈何勢所激，一發不兩月。心知人世改，愁到海水渴。兵氣鬱不開，關河信四塞。去官如脫囚，心死身則適。』則逼似杜陵天寶亂後之作矣。暮年卜居西湖，不問政事，故多閒適之作，然如『讀史難通今日事，聞歌不似少年聲』、『真看成末世，何境是來生』，淒愴之情，不能自己，洵可哀矣。

近代北方詩人當推張廣雅爲第一，其次則爲王晉卿樹柸。樹柸直隸新城人，光緒丙戌

進士，官甘肅布政使。石遺室詩話云：『近來北方學者，吾所知當以晉卿爲巨擘，肆力散體文，能爲南豐，古體詩時學韓。』又曰：『受而讀之，則如讀岑參之涼州、北庭、隴頭、磧西、交河、臨洮、輪臺、燕支、熱海、火山，杜陵之赤谷、寒峽、鐵堂峽、木皮嶺、泥功山、石櫃閣、橘柏渡諸詩也。』具見其推許之甚。如人子午谷句云：『攀藤陟崔巍，下臨千丈溪。麻鞋蹋冰石，性命懸危絲。一谷通秦喉，萬險無一夷。當關塞丸泥，諸葛不敢窺。』鷄頭關句云：『寒風出陰崖，吹我度鷄頭。重關倚層雲，下顧猿狖愁。衆水匯一泉，滾滾東南流。漢中大如丸，萬舍隨沉浮。』龍門閣句云：『修棧蹋蒼虺，首尾雲中蟠。北峰祖群峭，羅立高曾孫。陰柯舞魍魅，轟壁愁猱猿。頑龍穴山腹，穿破盤古根。一水入無底，哆口汨汨吞。』奧邃蒼堅，的是杜陵。至七古六盤山則語奇句重，拗折犖确，酷肖昌黎矣。其節園雜感云：『粵若稽古初，人類本有限。生生逮於今，繁衍不可算。茫茫五洲土，人滿實爲患。喧填塞蓋壤，造物亦思變。或弊之疫癘，或餓之水旱。或夷之外寇，或賊之內亂。天生殺人具，火器愈變幻。疇其主宰是，人力恐難捍。』其卓識竟與科學暗合，噫！異矣。

北方學者爲海外所推重，不以詩鳴而詩亦可觀者，是爲柯鳳孫先生劭忒。鳳孫先生山東膠縣人，通籍後曾任貴州、湖南學政，宣統二年任京師大學堂經科監督。先生以治元史有名，年七十刊佈其新元史，日本文部贈以文學博士名譽學位。桐城馬通伯（其昶）叙其蓼園詩鈔云：『膠州柯鳳孫先生積學能文，名被海內外。年七十著新元史刊成，翔實視舊史爲

勝。日本得其書，付文部評定，咸推服，以爲不可及，贈以文學博士……先生之蘊，非可以史學盡也……予與先生浮湛燕市，無所聊賴，日取先聖遺經發憤研誦，務明大道之原，存已壞之人紀，期至老死不悔。先生治穀梁春秋，予治毛詩，繼治易，治尚書及孝經、大學、中庸以逮老子，皆賴先生得就其業。凡予之爲說有創獲，先生未嘗不欣賞，有謬義亦未嘗不糾也……先生取道棄榮，不以高節自矜，而獨致勤於災賑，全濟甚衆。性喜爲詩，顧不苟作。『蓋先生一代儒宗，詩其餘事也。先生五言古體宗漢魏，最爲渾古；七言古則宗唐人，時類昌黎；五七言律詩亦唐音，尤善爲長律，排比鋪叙，氣沛神完，人所難能。先生雖淡於榮利而憂國之懷激烈，故感時撫事可稱詩史。如留別盛伯希祭酒句云：『嗚呼咸豐末，隱忍圖宗祐。翠華竟不返，往事填胸臆。低顏事國仇，志士應踟躕。人心錮偷懦，扁倉窮藥石。期君侃直辭，抉剔膏肓積。』賈來臣至兗州偕登少陵臺有作句云：『禹貢畫九州，袁海青徐大。粲粲股肱郡，舟車南北會。豺狼恣搏噬，江淮已橫潰。蔽捍在得人，形勢安邑賴。君苞匡濟略，士論稱蒼蔡。負手睨其旁，昌以搢崩壞。』飲賈來臣園中句云：『緬思板蕩初，厝火燃眉睫。粲粲青衿子，挺刃追荆聶。盜賊歛憑陵，寰區皆震懾。三靈將改卜，宰相猶嚚囁。君侯濟世才，大川需剡楫。胡爲蜷閭里，萬卷恣漁獵。』憂國之言，不能自己。其哀城南與後哀城南則記戊戌六君子與庚子三忠被殺事。其日本雜詩之二云：『海上傷心地，要盟在馬關。徒聞收旅順，已見割臺灣。敵愾終虛驕，輸平益懦孱。老成憂國淚，地下尚餘潄。』皆杜

陵詩史也。其他作五言古如循鷄足山北行石室清潭上有龍祠伯希屬作詩、踰山至天成寺、偕伯希過王山人家同訪金泉公主墓、灑瀆堆，七言古如宋徽宗畫鷹爲方柳橋題、伯希游小五臺歸示紀游詩八首以長句題之、爲羅叔言題吳夫差鑿拓本、戴海珊墓廬讀書圖、劉梓謙建南行役圖，五言排律如黔中秋日書懷四十韻、賈來臣邀集單父臺賦成三十韻，五言律如園中雜詩，七言律如書院秋雨兼旬、排悶裁詩寄郭蓉汀、涿州王家店和伯希諸詩，皆音節鏗鏘，意境恢廓。先生不以詩鳴，而所作自可與並世詩豪抗手也。

與柯鳳孫同時同爲京師大學堂監督而以駢文著稱者，則有孫師鄭雄。雄江蘇昭文人，嘉慶間詩人孫子瀟之後，原名同康，號師鄭，一號鄭齋，蓋早歲治經宗東漢，願學康成，故取斯名號以標其所蘄向也。中式光緒甲午進士，授吏部主事。宣統間任京師大學堂文科監督。曾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十餘集，約得二千餘家，無論貴賤老幼，識與不識，以詩投者無不錄。有鄭齋類稿。其題薛綱銘大令詩稿句云：『朱子論作文，勿使差異字。選言戒鈎棘，說理尚平易。詩文體縱殊，探源無二致。』又云：『詩中隱有我，詩外更有事。回甘道味濃，叩寂餘音嗣。古云貂裘雜，不如狐裘粹。晒彼餽釘儒，獯祭誇多識。作詩如用兵，操縱身使臂。奇兵不在衆，敢戰推驍騎。』持論平正，可爲時賢針砭。師鄭以駢文名，素爲李慈銘所推重，雖博於選詩，而自著不多，要爲能手也。

（手稿，一九四七年）

懺盒叢話

宋代名賢題詠華林胡氏譜牒真跡

宋胡直孺公所作安定胡氏家乘序云：『胡氏之先，系出不一。一則世本有胡曹者，黃帝時人，黃帝治天下，衣裳之製，曹始爲之；一則左氏載虞胡公者，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配之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又史記載：虞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周武王克商，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舜胡公，其後以謚爲姓。唐書則曰，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三十二世孫遏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賜姓媯，以奉舜祀。三說雖小異，要之胡公舜後也。一則胡以國氏，成周時爲子爵，其地在潁州汝陰西二里，胡城是也。魯定公十五年楚昭王滅之，其後子孫分散，有望安定者，即汝陰之別也。或者又謂周時胡國參胡之後，其先出顓帝高陽氏，曰重黎，爲帝嚳火正。死後弟吳回生陸終，陸終之次子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爲胡國，楚滅之。嗟夫古者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而胡氏乃有以姓者，以謚者，以國者，以賜而改者，其原既各有所出，後世子孫蔓延於天下，分散扶疏，欲合而一之，可乎？直孺之族由劉宋元嘉中仕爲太子左衛，謚壯侯諱藩者，世居

豫章之新吳華林。由是子孫世居之，雲仍日蕃，衣冠日盛，宏謨駿烈，國史紀焉。直孺懼族人散處，欣戚慶慰之禮或不相及，恐久而至於途人，乃重修胡氏譜圖，將以統其疏而合其離也。是貴鉅細畢錄，偏全互見，要以摹寫形容，備章風格，令觀者仰止高山之意焉。紹興元年秋九月龍圖閣學士通議大夫權吏部尚書直孺謹序。」

由此序觀之，胡氏雖淵源遠溯邃古，實非一支。傳至後世，分居各省，亦猶王氏有琅琊、太原之別。故如唐詩人胡曾乃湖南邵陽人，北宋學者胡瑗乃江蘇泰州人，南宋經學家胡安國乃福建建陽人，宋元史學家胡三省乃浙江天台人，元文學家胡天游乃湖南平江人，明文學家胡應麟乃浙江蘭溪人，明開國丞相胡惟庸乃安徽定遠人，明開國名將胡大海乃江蘇泗洪東南人，明平倭總督胡宗憲乃安徽績溪人，明詩人胡震亨乃浙江海鹽人，清巡撫胡林翼乃湖南益陽人，皆與江西華林胡氏風馬牛不相及者也。今江西籍胡氏皆溯源於新吳（今奉新縣）之華林，有總宗祠在焉，距縣城八里，並有始祖城公妣，世稱爲耿氏十八太婆之唐敕封華林始祖妣徐國夫人胡母耿夫人之墓，相傳葬自司馬頭陀，爲吾族發祥地也。

華林宗祠歷代珍藏宋代名賢題詠華林胡氏家牒真跡長卷。至一九二八年宗人胡獻雅出長奉新縣，除躬往耿夫人墓地祭謁外，並赴宗人父老公宴，宗人西園乃出示此家牒長卷。比即招集宗人父老多人討論協商，用新印刷法按原大用石印法印行，成一巨冊，以便廣爲流傳。於一九三〇年印刷成冊，並由獻雅君之尊人廷鸞恭楷作跋，具述影印之經

過。廷鸞先生笠禪爲今世第三十四世孫。卷中最早之年月爲北宋太宗雍熙四年二月十五日，款特新興授試秘書監校書郎胡仲容誥，爲公曆九八七年，距今已八百七十二年，誠國內名族傳世之希世瑰寶也。此卷不幸於抗日戰爭日軍竄擾奉新時，同宗祠一並焚燬，則此石印本尤爲可貴矣。

此卷首有耿徐國夫人墓地攝影三幀，次有澹庵居士胡銓手題『胡氏家牒』四大字，次有橫浦小影張九成題『海內名家』四篆額，再次有扶風馬廷鸞題『簪纓世胄詩禮名家』八字。以後依次有右丞相吳潛、翰林學士大年楊億、樞密院使淡成錢若水、禮部侍郎同叔晏殊、直翰林學士王禹偁所題詩，此殆爲最早期名公諸作。繼以雪坡姚勉後跋，龍圖閣學士胡直孺安定胡氏家乘序。繼爲唐天祐中進士歷官侍御史胡公諱敷府君畫像及范純仁題讚，膳部郎中胡璫公畫像，朝奉大夫胡瓊公畫像及趙抃題讚，朝議大夫胡瑤公畫像及黃庶題讚，宋國子監主簿胡仲堯公畫像及歐陽修題讚，徐鉉題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七言古四首，宋秘書監校書郎胡仲容公畫像及誥及司馬光題讚五言古，宋大理寺丞胡仲華公畫像及曾鞏題讚，宋秘書監胡克順公畫像、陳恕題讚七言律，胡用莊公畫像，宋參軍胡用之公畫像及陳堯叟題寄假髻詞七古一章，宋進士胡用時公畫像及唐介題讚，胡用禮公畫像及汪應辰題讚，宋兵部尚書胡直孺公畫像、小傳、誥、御書扇、銘及周必大題讚。最終爲胡價公草書朱晦翁四景七律四章。蓋此卷所珍集自南唐末至南宋紹興計一百五十餘年間名公巨

卿之題額、題序、題讚、題詞，或爲手跡，或爲傳寫，與列祖列宗之畫像、官誥與手跡依序順列。其間若干篇章恐除保存於此卷中外，並未見於他處。兵燹之餘，雖原卷已成灰燼，而藉此影印本反得以廣爲流傳，至於久遠，廷鸞獻雅賢父子以及各宗先生之功，寧不偉歟？

胡公直孺

華林胡氏列祖列宗功業最偉者爲胡直孺公，字少汲，爲秘書監仲容公曾孫，第紹聖進士，爲洺州司戶參軍，知襄城縣，爲九域志編修官。時議重貶元祐黨人，公爲之營解。遷監察御史，出知平江府，擢江、湖、浙發運使；人爲戶部侍郎，遷工部尚書，除知南京。金人再犯京師，公率民命人衛，力戰不利見執，久之得歸。欽宗慰之曰：『孤城圍閉，天下兵至者，獨卿與張叔夜耳。』高宗立，除知洪州，進刑部尚書兼侍讀，多所獻納，改兵部尚書兼權吏部。有西山老人集，筆力雄贍，爲黃魯直所稱。

胡忠簡公銓

南宋以直節忠鯁著之名臣，李綱、趙鼎外應推胡忠簡公。公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
年高宗策士維揚，公對策萬餘言，語質直。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置
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後兵部尚書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

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汹汹。公抗疏嚴劾王倫，請斬倫與秦檜、孫近。書上，詔除名，編管新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謫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新州守臣張棟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重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除吏部郎中。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進言乞都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張浚受命圖恢復，宿州大將軍李顯忠軍大潰，金人求成，銓極諫。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和不可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主戰，除宗正少卿。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兵部侍郎。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復故疆爲言。尋復原官，陞龍圖閣學士，進端明殿學士提舉。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於世，刻於池陽，家藏原版屢經兵燹，散佚不見者五百餘載。清乾隆二十世孫沄以鈔本並遺稿共三十二卷付梓，是爲今本。

忠簡公上書乞斬秦檜，金人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張忠獻公浚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祇成就得一胡邦衡。』朱子曰：『澹庵奏疏爲中興第一，可與日月爭光矣。』謝疊山曰：『胡澹庵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

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宋孝宗曾爲之題像讚云：「正直之姿，剛毅之色。獨立敢言，施爲有德。朱衣象簡，寵冠貂蟬。雅像卓爾，清風息然。」在封建君主社會中能得此，真爲異數矣。澹庵先生集曾記經筵玉音問答，實爲君臣遇合千古佳話。今亟錄之於下：「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蒙示答金人書稿。上謂予曰：「內中有未善處，卿宜仔細說出。」予答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妄議。」蒙賜金鳳箋，就所御玉管並龍腦墨硃硯，又賜以花藤席，命予坐於側，草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待卿者，恩至渥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不卑不亢。」頃予以草換書稿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上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時將日暮，上喚內侍蘭香，燃金花燭二炬，又喚玉梅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寢宮逼窄，不若中書卿所臥處涼。」予答曰：「中書固多涼處，然臣老病之軀，必擇暖處方可睡。幸所寢處有兩槐樹，終夕可以不扇，但恐砌蛩聒耳可惡。」旨喚內侍滿頭花辦酒，上坐於中，御七寶交椅，繡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團椅兀賜予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宦子王隆曰：「胡侍讀年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坐。通硃螺鈿屏至，旨謂予曰：「此乃朕向來普安邸太上所賜物也。」

熊子幹師

余平生最心感之師，乃吾之啓蒙師熊子幹先生。先生名嘉棟，奉新人，恩貢生，來吾家教授時年已六十餘矣。師初非有碩學也，而循循善誘。余四齡即在吾家後園培英書屋從師受業，最初教授亦不過世俗之三字經、千字文等，但主要之學業則惟在識字。以黃紙裁作方形，正面爲所認識之字，反面則注字義，同一字而有異音、異義者亦必注明，故每識一字，則必徹底明其音義及其用法。最初每日識四字，寢而六而八，終至十六，於是一年而識數千，終而一萬二千焉。識字既多而皆盡瞭其意思，故五歲而受論語，乃絕無困難。嘗憶第一日讀『學而時習之』至『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全章，驟聆孔門師弟修身論學之語，其喜悅不可名狀。午膳時以所業告母，母子怡怡之狀，歷六十餘年，記憶猶新焉。識字既已奠基本功，又習所謂洪武正韻者，則絕惡世俗之破體字，故非江西官書局之刻本四子書不肯讀，讀之亦極易瞭解其意義。四子書卒業後，則授詩經。至予七歲，師乃以年高辭回鄉，而薦其子榮卿自代。除識字讀書外，則有習字、對對等常課，辨四聲陰陽、習對偶，乃有利於讀詩。常憶五齡時，先中翰君以庚子之難自京歸，飯時飲酒而出一對云『五齡小子』，即對以『七歲神童』，先君爲之色喜。先君曾口授杜詩如憶舍弟、夢李白諸五言律詩。故七歲時先君赴陝，時已入秋，景物蕭索，乃以片紙粗畫風雨孤舟狀，而題詩兩句

云：「連日風和雨，孤舟遠遠行。」先君後在漢江舟行，恰值此境，乃續兩句云：「可憐兒七歲，猶解宦游情。」此一段童年就學之小業績，皆蒙熊子幹師之賜，終身不能忘也。

沈乙庵師

余九歲喪父，十一歲甲辰春服闋，先母命赴童子試觀場。時縣試已過，乃赴府試。時知南昌府事者爲浙江嘉興沈乙庵師曾植，先曾祖門下士也。知余赴試喜甚，場場錄取，至於團覆，而見黜於院試。翌年乙巳赴縣試，未終場。赴府試，成文甚敏速。完卷後急欲交卷，故事府試皆假貢院舉行。時值大雨，號門前積水數寸，而有一巨木斜臥，竊計若沿木上行十數步即可達甬道，可往至公堂交卷。遂左手持卷緣木而行，不料苔滑而至傾跌，左手適插泥中，卷面已污損。又不知請給試卷重繕，遂以袖將卷面之泥擦去，匆匆交上，而三代籍貫等資料皆已模糊莫辨，於是被黜。後聞乙庵師見榜上無我名，甚詫，搜落卷得之，見文尚佳，仍欲錄取。後幕僚謂卷面太污犯規，取錄不便，不如在院試時，保送幼童亦有裨益云云。於是乃從南昌、新建兩縣，各保幼童二名，余之名次排在十一排第一。事後曾將污卷經過面告先母。被黜後，家人明知其故，乃故加訕笑，使益勤學。兼以送幼童，倍爲學使所注意，遂蒙取錄。雖小有才，然皆乙庵師玉成之也。

試後至府署拜謝，初睹儀容，見師雖任衝繁之首府巨任，實乃藹然儒者。頭戴破舊之紗

製便帽，身著一皺褶灰黯之舊綢衫。入其書室則四壁皆書史，自地板直抵承塵，其數量之多，殆不勝指數。覲面時無非叙世誼、話家常，兼諄諄勸其劬學，語不盡記，其時亦不能測吾師海涵地負之博學也。科舉制自南昌小試後即奉令停廢而辦新式學校。翌年丙寅師乃咨送至府辦洪都中學爲插班生，是余從事新學之始基亦師所推薦。師旋即調任安徽提學使，一別數年。直至改步後丙辰年自海外歸來，始拜謁於上海旅居之海日樓。平生自恨身逢一代之鴻儒，乃以志在科學，始終未能受到陶冶，僅於過滬時以居留海外所作未成氣候之詩詞若干章請益，以至於國學終成門外漢。平日最足躬自愧悔者，殆未有踰於此者也。

師諱曾植，字子培，號乙庵，又號寐叟，浙江嘉興人，清光緒六年進士，以主分發刑部，擢員外郎中，在部十八年，尋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以母憂歸。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主兩湖書院講席。庚子年拳變起，師與盛宣懷等密籌長江各省互保之策，長江以南賴以安。服闋調外交部，出任廣信府知府，調任南昌府知府，擢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護巡撫。嗣以政局日非，乃於宣統二年乞退。以壬戌年卒於滬寓，年七十三。師於少年時，盡通清初及乾嘉諸儒之學，中年治遼金元三史及四裔地理，旁及佛學。楊仁山先生及歐陽競無師（漸）皆奉爲先導者也。世特以輿地、刑律學著名，其道學尤主大同，以爲今世舟車利便，郵電瞬息千里，語言亦能以傳譯而交通。大同之世，在前古聖人爲懸擬，今以勢言之，則將來必有之事也。

晚年知事不可爲，乃肆意爲詩與長短句，自唐張文昌、李義山而入山谷，最後則上溯漢魏，尚險澀，與義寧陳三立、閩縣鄭孝胥鼎足爲同光體魁桀。惟以學筭淵博，多用僻典，爲世俗所難解耳。著有海日樓詩集未刊，近人錢仲聯（蕙孫）爲之注。曼陀羅室窺詞則朱彊邨（孝臧）早爲之刊佈。平生治學有所得輒書於片紙，堆積盈籠。彊邨先生面告，其所治之學多端，非通人無從爲之董理。今其嗣子慈護託錢仲聯輯集成編，爲海日樓札叢及海日樓題跋問世，學者始能自其學海中蠡酌之。其略見於錢氏之前言，茲不贅。

嘗聞德國哲學家克塞林伯爵來東方求道，最初矢志盡棄其所學，使心如白紙，俾不至胸中梗有成見，游訪印度後來滬，託人作介晉謁吾師。談論多次，出乃嘆謂胸中所蓄疑團盡爲冰釋。又聞康有爲初入京，託人介謁吾師。初康自負驕甚，以語言隔閡乃以筆談，康驟問：『當今日尚可爲孔子、釋迦、耶穌、謨罕默德否？』師語語折之，雖機鋒百出，而無一足與師抗衡者，乃不敢再爲跋扈語。此第一次對話語錄，尚爲人珍襲焉。

師歿後，不知何人爲其嗣子作行狀，有云：『臨終時精神亢進，日夜背誦十三經不休。』其心靈活動乃至於此極。生前王國維曾作沈乙庵尚書七十壽言，稱之爲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其弟子王遽常所作嘉興沈乙庵先生學案小識，言之尤詳。其弟子唐蔚芝謂其學囊括六經，出入百家諸子，貫天人之奧，會中西之通，殆非溢譽。至於世人但知好其書法，則尤末焉者耳。

在武昌時，正值陳石遺、陳伯嚴諸名彥居張廣雅幕府，故吾師爲詩亦多，其重要論詩之巨著有寒雨積悶雜書遣懷襞積成篇爲石遺居士一笑詩八十餘韻云：「寒雨如覆盂，漏天不可補。曜靈避面久，畏客牢鍵戶。黯靄江海蒸，慘澹霰霄聚。閉關且何事，臥聽檐溜汙。斷續綴殘更，啞啞轆虛誦。失行雁濡翼，噤曉鷄上距。水官厲威嚴，雨師從呂鉅。盡收天一氣，並作銀潢杼。代雲不成馬，衛竦空飲甌。河亡九里潤，海溢萬家滄。南朔相倚伏，亢霽不均普。物物固難量，箋天奈何許。雌風四維來，龍具不能御。了無喁于唱，亦不土囊怒。翁習慣投隙，披拂僅如縷。俄焉中目矚，怵若負屍屣。老妻頗多智，裝綿劑吳楚。臧姪燕趙產，縮胸甚飢鼠。罔知廣川谷，實有異寒暑。荆南五月來，炙熱劇烹煮。伏金骨俱爍，秋暴背其腐。商飈一冷汰，暫得寬腸肚。寧復此愁霖，而兼濕寒茹。不憂竈生蛙，將恐皿爲蠱。橘枳改柯實，蜃爵紛介羽。嗟唯人不化，何用適風土。狐裘故黃黃，掩形不如褚。清川浴垢疥，焉事資章甫。西園蕃草木，花葉故舉舉。蠟花實非梅，滇茶詎能苦。嗟嗟老楮樹，占地凍不瘳。旁有南燭實，浪稱仙飯糈。名雖疏藥錄，味不廁菱蒟。鮮鮮若新沐，風檻群媚嫵。茲族畏霜乾，微幸且濡渥。寧知膏澤羸，蠅蝟亦孳乳。窮陰未肯釋，蹙頞唏老圃。陳君泥滑滑，稅輿踐今雨。幽室共槃辟，高吟忽揚詡。長舒汲古綆，高曠克敵弩。相君筆削資，談笑九流叙。吾思古詩人，心門日迎拒。程馬蛻形骸，杯盤代尊俎。莫隨氣化運，孰自喙鳴主。開天啓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輸古。韓白劉柳騫，郊島賀籍忤。四河道昆

極，萬派播溟渚。唐餘逮宋興，師說一香炷。勃興元祐賢，奪嫡西江祖。尋視薪火傳，哲如斜上譜。中州蘇黃餘，江湖張賈緒。譬彼鄱陽孫，七世肖王父。中泠一勺泉，味自岷觴取。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數。強欲判唐宋，堅城捍樓櫓。咄茲盛中晚，幟自閩巖樹。氏味苟中行，謂句弦偈矩。持茲不根說，一眇引群瞽。叢棘限牆闌，通途成岨岬。誰開天人眼，玉振待君拊。啁嘻寄揚摧，名相遞叁伍。零星寒具油，沾漬落毛塵。奈何細字札，銜袖忽持去。坐令誦茗人，倍文失言詁。鄭侯凌江來，高論天尺五。畫地說三關，撰策籌九府。癯顏戴火色，烈膽執雕虎。蕩胸萬千字，得句故難吐。梁鴻瓜廬身，禮殿擊鼉鼓。滄海浩橫流，中潭屹砥柱。可憐灌灌口，味肉失脰脯。那復問尖叉，秋蟲振翅股。懷哉海陵生，江草買柔櫓。瘡痍濟陽跛，海燕對胥宇。季子踏京塵，尺書重圭珣。太陰沈暮節，病叟侷寒女。出戶等夜行，焉將燎庭炬。百憂中繳繚，四望眩方所。賴君排逼側，冰窟日誣謾。消此雨森森，蠲彼愁處處。天門開迭蕩，曷月日加午。城隅卓刀泉，中有鐵花駐。櫛栝千百株，夾道儼圍禦。樊口渺東望，松風冷相語。千載漫郎游，招招若呼侶。東坡眠食地，固是余所佇。鬱没老涪幡，赭山疇踵武。興來舴艋舟，徑欲掠江澗。政恐回帆颺，商羊復跳舞。『蓋石遺素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師則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開埠頭本領，故有『開天啓疆域』三云。』雄篇巨製，抗手昌黎、山谷，而實又過之，誠一代名篇也。一代有一代之詩，清詩承乾嘉禪緩淺陋之餘，龔定庵首闢新法門，而祁、程、鄭、莫繼之，同光朝則宋詩

大盛，名家輩出，同光體乃一時稱盛。今又須更覓新世界開新埠頭，竊嘗有志於斯，亦偶有所得，惜不能就政於吾師也。

盧慎之先生

余自戊辰歲北來後，獲得新交中，以沔陽盧慎之先生最爲老壽。初，余識其子伯毅開運，時任燕京大學生物系教授。一日以其父慎始基齋校書圖囑題，爲作一長古，深被讚賞。後乃謁見於津寓，遂訂忘年交。公本湖北經心書院高才生，曾留學日本習政法，居周沈觀樹模幕府多年，入民國後任大理院法官，後乃隱居津門，與其兄木齋先生共刊湖北先正遺書，功在鄉邦文獻。平生邃於史學，著有三國志集解，可以頡頏王葵園。五十歲後始存詩，至九十波濤益壯闊，機杼益純熟，雖不斤斤於詩律，而胸羅萬卷，固非尋章摘句之儉腹人所能比擬者也。戲作云：『夏日苦炎威，禾稼傷枯槁。陰雨積連朝，又復嗟行潦。東坡亦有言，刈晴雨宜稻。去者喜順風，來者生怨惱。雨暘不時若，殊難爲蒼昊。當其飢渴時，簞瓢亦爲寶。當其饗饗時，珍饈無足道。六經皆糟粕，何如莊列老？史籍互因襲，纂竊誰創造？稽古溯皇墳，丘索恣探討。點畫辨微茫，窮經首已皓。典籍化秦灰，竹書難留稿。馬上治詩書，此事真絕倒。七略逮九流，陳編富詞藻。類書兩太平，考據三通考。適足充汗牛，校讎落葉掃。苟無要道存，奚事災梨棗？汲汲身後名，彭殤同一夭。臭味自差池，酸鹹各殊好。』

薰蕕不同科，雅俗異懷抱。修齊及治平，人孰信汝保？生子溺儒冠，劉翁與劉媪。『憤激之言，出之於嬉笑，尤可悲矣。』閒吟云：『逝水繁華一例空，暮年蕭瑟作詩翁。收將萬縷千行淚，都付長吟短詠中。狐鼠東西猶竄穴，馬牛南北各殊風。浣花飄泊支離感，今古情懷大抵同。』情懷微似放翁。寒宵云：『望斷鷄聲起，難勝水夜寒。五更聞漏滴，萬戶覺衣單。舊夢燈前語，勞生枕不安。曉來搔白髮，愁對鏡中看。』則駸駸有杜意矣。世變云：『愛新覺羅握樞紐，宗社淪亡婦人手。倭寇稱霸肆侵吞，太平洋中興戎首。兼弱攻昧放厥辭，任意屠殺到鷄狗。五十年來亡國恨，忍辱含垢言之醜。希酋勇敢世莫當，堅甲利兵前無有。楚歌四面垓下窮，困獸柏林誰與守？天心終不爽報施，莫謂歷史前無偶。』君以高壽歷世變最多，而以二次世界大戰爲最劇，此章蓋痛定思痛之言，與放翁有同感焉。解嘲云：『前年餓歲復自餓，去年又寫留別辭。已餓已別猶戀戀，老而不死欲何爲。』答言去留非由我，有命在天胡不思？或者賢愚或夭折，或者榮辱忽參差。靜觀千年如一瞬，運行流轉不知疲。群氓蚩蚩苦不覺，稍覺變化驚新奇。恒言人睡如小死，日日生死相推移。吾身雖已隨物化，子孫嗣續已潛滋。蟻穴侯王成世界，百千萬年仍在茲。老莊闡明哲家理，彭殤一例世皆知。精靈自足存天壤，軀殼重毀胡足悲？自餓留別皆多事，姑作話柄留新詩。』有此達觀，自能長壽也。公耄耄年始作長短句，鄭雪耘以漁洋白髮填詞吳祭酒相况，戲答二十韻云：『白髮填詞吳祭酒，一錢不值何消說。自古才人末路窮，命意設詞有寄託。老夫藉此遺餘年，爲之

猶賢勝弈博。嘆息耆舊盡凋零，人琴俱杳生離索。藏書捆載一掃空，絕非經傳束高閣。寒齋枯坐困寒氈，四壁蕭索貧亦樂。朋好遠道貽簡編，中有新詞慰寂寞。淺學豈敢學倚聲，殘軀幾日填溝壑。昔日未納芷昇言，始知是今而非昨。塗軌險夷皆飽嚙，人世能經幾回錯？英雄無用真可憐，生平不飲亦姑酌。無書無師自尋思，竊幸謬與前賢合（取近詞同調者參閱，與萬紅友不謀而合）。後閱汲古舊精刊，六十家詞恣涉獵。擇吾所好勤手鈔，終日伏案極歡躍。拙選有目皆欣然，老來興致殊不惡。措大自有窮生涯，南面之樂又奚若。披沙揀金集成裘，由來述而本不作。鄭箋謂我巧相題，鳳倒鸞顛工諧謔（余嘲桂米辛詞有『鳳倒鸞顛』之句）。群公倒顛我不顛，老鰥賢真甘守約。清晨寫此答雪耘，當笑盧翁真落落。興致勃勃可喜。樂境云：『氣候軼常軌，倏忽殊冷熱。人類亦同然，忽聖忽盜跖。胡爲生畛域？限此邦與國。胡爲分種族？限此白與黑。胡爲生學說？劃分孔與墨。胡爲生愛憎？鹽嫖與美色。我欲窮造化，胡爲生荆棘？我欲問群氓，胡不生羽翼？同是爲夫婦，或孕或不育。同是爲孩童，或生或不祿。明足察秋毫，何以有盲目？捷步快先登，何以有跛足？六合同覆載，何以判榮辱？軀殼與官骸，何以分愚哲？貴賤懸霄壤，里巷異歌哭。強者厭文繡，弱者供魚肉。憂患使人悲，安逸使人溺。名利使人歆，情感使人惑。百怪與千奇，吾舌難盡述。何術馭凡民，群雄不逐鹿。相率勤隴畝，日出而入息。干戈胥掃除，生民獲幸福。老夫不解事，殘編容我讀。凡百從民欲，其樂真無極。』以天問之懷，達蒙莊之旨，亦有爲之言也。

春寒云：『春盡餘寒在，林花落舊柯。風塵經歷慣，月令變遷多。麥秀農家語，蠶眠少婦歌。老夫清早起，把卷且吟哦。』公詩多信筆，少剪裁，此章卻明秀閒適如杜老晚年之作。讀困學紀聞云：『韜光養晦王官谷，閉戶潛修飲恨深。如見肺肝寒鬼膽，頻揮血淚表臣心。』千秋道義傳經史，一片忠貞亘古今。垂老立言真不朽，長留名著作南針。』此亦公簡淨之作。公八十以後始填詞，篇章不多，然亦有豪宕感激、意氣颯發者。如沁園春云：『多難興邦，衆志成城，轉弱爲強。溯白山黑水，鯨吞蠶食；綠江黃海，蟻聚蜂狂。星火燎原，蘆溝逞釁，徧地皇軍如虎狼。家國恨，真痛深骨髓，與汝偕亡。』無忘八陣堂堂，既有勇知方艱苦嗜。幸拯民水火，登諸衽席；拔民鋒鏑，納彼康莊。掃盡危機，恢闔壯志，禦侮齊心鞏國防。吾雖老，願澄清攬轡，與子周行。』無暮年衰颯之氣，誠長壽之徵也。余少年亦曾從事倚聲，後肆志爲詩，已四十餘年不作長短句，近始與公酬唱。公有和作金縷曲云：『甚矣吾衰矣。念吾廬接連雲夢，門臨漢水。最喜珍藏珍籍本，落得飄零無底。枉自許攻堅求是。足履扶桑窮紫塞，不自量漫欲執牛耳。嗟鴛鴦，非君比。』使君小嶽雄才峙，數登臨騁懷游目，人生如寄。雁宕天台章貢水，歷涉湖山信美。勝霞客游蹤觀止。莫道蕭齋勤伏案，有名篇椽筆垂青史。超八代，廢衰止。』高陽臺·胡步曾惠詞賦謝云：『爾雅蟲魚，神農本草，中華百卉天然。名產水杉，蘊藏不計何年。窮荒萬國驚珍木，恁潛藏深壑危顛。幸而今，博物張華，文采昭宣。』匡廬勝地生人傑，看雲嵐萬仞，瀑布千泉。禁得流連，謫仙嘯傲吟

邊。江山磅礴生花筆，視蜻洲奚啻天淵。與鄉賢、寰海詩人，歌詠連翩。『蓋矜奇鬥勝，不止工力悉敵也。』水調歌頭·詠武漢大橋云：『如畫江山裏，橋影忽流虹。千尋雲表高聳，俯視大江東。上控岷山疊嶂，下接夔門巫峽，川楚已全通。兩岸猿聲續，已過萬重峰。

吟黃鶴，賦鸚鵡，送驚鴻。狂生詞客談笑，歌詠總成空。君看北聯燕晉，輪軌南馳嶺海，全局在心胸。建設數人物，創造見英雄。』生氣虎虎，不愧此題矣。

王冬飲先生

余自戊午年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居一字房教員宿舍，與余居室相鄰者，則爲國文教授王冬飲先生，晚間輒相造談詩。先生頎長而癯，善談論，清言妙緒如泉湧，論詩不主門戶，而盡悉各家之短長，故言下多所啓發，後輩從之獲益無量焉。先生名濯，字伯沆，晚自號冬飲。其先世出自晉丞相王導，世居溧水。今爲南京人，在清季曾入泮，踰年食餼，兄事同里王木齋，木齋又文道希廷式之摯友也。木齋家富藏書，恣先生借觀，故所學益精博，木齋所師友皆海內名賢，先生因得數預群公文酒之會。時義寧陳伯嚴先生三立，爲海內詩壇盟主，深知先生之學詣，乃延爲諸兒師，後方恪、登恪皆各有所成。師曾衡恪與寅恪雖年長於先生，亦在師友之間。先生初任職於南京龍蟠里圖書館，之後稱爲盍山圖書館者，嗣乃在陳伯嚴先生家掌臬比。辛亥改步後，兩江師範學校改名爲南京高等

學校，江易園先生謙任校長，重先生名，乃聘爲國文教授。先生學既淵深，尤長於講貫，每講四子書或詩經，不但大教室中坐無隙地，即室外佇聽者亦駢立十百人，莫不盡明舊義，兼飭新知，故門牆之盛，一時無比焉。先生幼穎慧，六歲謁端木子疇（塚），聞客語楚辭音一書，輒入耳不忘，成童時試爲詩，爲其父鶴癯公所見，爲之莞爾。年十八入泮，踰年食餼。黃翔雲先生主鍾山書院，先生一試爲案首，召之溫勉，爲之述治學之要。事母孝，家素豐，先生弱冠後頗豪放，嘗醉臥，怒擲案上燈，幾焚書屋，乃奉太夫人嚴命終身不飲酒。睹清季稗政叢生，遂有經世志，而太夫人止之曰：『爾性剛，不難忤長吏，以致不測，我在，爾不得爲官。』自是不復言仕。早年嗜詞賦，四十以後肆力宋明諸儒之書，兼究佛學諸宗派。楊仁山倡佛學，每於刻經處會講，先生寂聽，究極要眇，楊公契焉。楊公沒，其弟子歐陽競無（漸）獨宗唯識，先生隘之，遂不復與會。後聞泰縣黃隰明先生，傳周太谷之學，門牆甚盛，先生聞其學而好之，遂北面稱弟子，嘗稱之已達孟子境界。黃學頗譎詭，有宗教性質，而先生不之疑也。先生任東南（後改爲中央）大學講席計二十二年，壬戌春猝中風疾，十二月倭寇陷南京，以病未能隨往重慶，遷入難民區，窮餓有人所不能忍者。大學仍曲折設法周濟之，以癸酉年秋卒，年七十有四。元配秦，生二子二女皆前卒，一女適鍾敬敷。繼配周育卿，亦黃先生弟子，侍先生疾極周至。生女綿，字夢丹，任職圖書館。先生詩詞、篆刻、繪畫無不精妙，而尤工書法，行楷、行書尤雋秀絕倫。嘗手鈔阮大鍼詠懷堂

集，丹黃爛然，賞心悅目。工詩，不宗唐擬宋，而韻味獨絕，於柳柳州或近之。詞則近山中白雲，與王木齋娛生軒詞異趣也。先生最善談詩，不宗門戶，具得其精要，余嘗於晚飯後詣先生臥室談詩，輒至深夜。阮大鍼詠懷堂詩、吳野人陋軒詩、鄭子尹巢經巢詩、王霞舉（山西洪洞人）西山游草、文芸閣（廷式）雲起軒詞，皆先生指示使讀之者。余早年喜陳伯嚴先生散原精舍詩與鄭太夷海藏樓詩，從之而習宋詩鈔，後則專治蘇詩。自侍先生談詩數載，所得益多，而詩格稍變矣。予最喜其癸丑五月二日陳散原俞觚齋招游焦山三宿松寥閣賦詩五首，茲錄於下：『焦山不滿眼，影秀浮蓬壺。帆風曉日明，微風綠蠕蠕。樓殿拍水飛，牒石肩不踰。攄碧架高浪，江淮來委輸。洑洄鬱無聲，一噴碎群珠。茲山古天險，嶽嶽特百夫。歷劫當流中，氣尊骨不枯。着我來振衣，疇寫凌風圖。』（其一）『陰涎濕焦洞，指危半椽頗。老僧臥江光，夢穩心靡他。方知出世法，艱苦栖松蘿。不受塵網嬰，差免孝然呵。摩頂猛自思，此意我則多。杳聞定慧鐘，晚僧課多羅。柏古掛冷霞，到寺屢摩挲。默誦南巡碑，何者非逝波。』（其二）『堂頭出寶墨，文楊雙精忠（是日觀畫卷子甚多，不獨信國與椒山也）。浩氣在白日，匯之爲鸞籠。幼熟二公事，歌哭驚群童。記母憫我愚，犒我梨棗豐。忠孝斯本原，養正幸及蒙。自此母輟講，我耳非不聰。兒拙令養薄，學荒德未崇。又爲溝壑民，對此心忡忡。』（其三）『松寥晚呼飯，客散江樓寬。散原脚不襪，冥對天星寒。觚齋澹蕩人，感嘆在雲端。頗恨萬象閉，無月無好觀。茲游豈失時，冰丸正團樂。』

碗菴甘冷啜，就枕各不安。冥冥風揭簾，微微露侵闌。象山暗如几，倦眼時一看。似聞空外音，栗魂驚風湍。」（其四）「江山壯南戒，將歸造層巔。渾渾元氣色，高綠風掃天。佛光黯危樓，木末冷眼懸。坐見百變滅，沙鳥雲帆煙。吾身亦鄰虛，吸習煩塵煎。純想久不飛，終冀佛見憐。息影茅蓋頭，寸壤隨前緣。高揖辭山靈，神思永綿綿。」（其五）其詞余最喜齊天樂一首：「紅欄一角吳天秀，濛濛絮雲吹晚。岸柳嘶花，汀舟泛月，幾許夢魂誰管？芳心自款。料倩影細桃，畫樓妝懶。負了東風，少年祇我未衣冷。春華可憐暗怨。也知歡念少，此意須遣。禪榻清歌，鴛屏粉淚，那算而今緣淺。滄桑照眼。漫淒人琵琶，翠樽低勸。看取斜陽，茜波流恨遠。」尚有雜文若干篇，不具錄。其女綿曾哀集其遺稿刊印爲冬飲先生遺稿，刊印潦草，頗有訛字，甚望他日能有精本行世也。

柳翼謀先生

南高、東大另一著名文史教授則爲柳翼謀先生。先生名詒徵，號劬堂，江蘇丹徒人，生於一八八〇年，前清優貢生，歷任兩江師範學校、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中央大學、貴州大學教授，國學圖書館館長兼國史館纂修，中央研究院院士。予初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先生正主講中國文化史，不蹈昔人之蹊徑，史學、史識一時無兩，其所著中國文化史，實爲開宗之著作。其門弟子多能卓然自立，時號稱柳門，正與當時北京大學之疑古派分

庭抗禮焉。擅書法，與李梅庵接席，其容則豐頤大額，多鬚髯，有柳髯之號，喜爲高談闊論，聲震屋瓦。一九二二年余與劉君伯明、梅君迪生（光迪）、吳君雨僧（宓）等創辦學衡雜誌，柳先生亦加入，時爲撰文。其爲詩宗杜韓，並出入漢賦，雄篇巨製，不僅壓倒元白也。其圓明園遺石歌，奇崛奧衍，非王湘綺之圓明園歌所能企及。歌云：『清之諸園首圓明，遺墟荒穢屯榛荆。神徂鬼夢萬靈息，詎有御氣輝軒楹？入門四矚莽無際，坡陀陟降形徐呈。斷垣剩礎間寒沼，燒痕密與冰紋并。有叟自言隸旗籍，導觀諸勝繩其名。某所庚申烈炬焚，某所庚子群醜傾。歎歎縱嘆生苦晚，盛概不及瞻承平。上下天光有立壁，方壺勝境尤晶瑩。鏤砮刻磬作棟宇，環垂葉彈之而撐。圓圍眈眈切月魄，複道杳杳轟霆聲。池魚空首仰噴浪，海羸隆腹中爲罌。樹屏岌岌森武庫，兜鍪刀架鍤錮鉦。飛仙厲鬼走雜沓，雲車霓拂兼霞旌。嶽崎偃仆更無算，全者毀者皆絕精。想當詔書走萬里，鞭巖笞谷搜珉珽。般倕咋指竭思力，冥人造化神爲營。百數十年迭增飾，取式異域張皇京。驪山烽火燭天起，四春褫魄三天盲。輦金馳幣塞歐陸，忍耻甘作城下盟。從茲無力復舊觀，頤和草草訖未成。白山黑水靈怪歇，復見六甲迷神兵。斧楯椎柱劇石粉，氈苞席裏歸罷氓。今之存者萬鮮一，猶令游子瞠而驚。化人樓閣若具在，帝功寧止昆明鯨？從知天意厭肅慎，一夫獨樂彈輪征。煎熬膏血瀝餘滓，爲滌腥穢標精英。閔工絕藝出民力，萬禩美意茲箝萌。芝房藻井不足吝，狂飈怒捲還太清。戔戔留此示來者，瑰寶何必求其盈。會當被濯出泥滓，公之宇內昭庠黉。萬牛繭載置

都邑，樞寫寶護群無爭。夷岡堙塹闢阡陌，大集丁婦勤春耕。斯園與石兩得所，阿房永不規秦嬴。我持斯義忘感喟，欲告當路心怍怍。西山斜陽轉殘雪，溪風蕭槭號猓鼯。老兵索錢負筐去，二三子亦循墻行。棧車鏗訇絕磴道，亟指海澱烹茶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別益山云：『千艱萬厄典官書，駒隙奔騰十稔餘。錄略幸完師友志，山林甘伴鹿麋居。雲霄卻敵無奇翼，早夜呼朋逐傳車。毀室審人知不免，倘留松竹識精廬。』重樓題榜記陶風，分寸陰期紹禹功。國蹙轉驚山館闕，道污敢冀宿儒隆。摧眉慣使承童豎，奮筆終思振瞽聾。冤海微禽填小石，無端同作可憐蟲。』一九三八年泰和病起云：『不圖國脈如絲日，微命能從病榻回。猿鶴百城嗟壯往，妻孥千里計驚摧。異軍崛起祈生力，絕學無憂忍死灰。極目滔滔江漢水，草堂何日署歸來。』柏溪雜詩云：『十生九死到陪京，四海明年倘解兵。且復遨遊嗟老子，遑論等輩已公卿。夢歸誰識遼城郭，客久寧傳漢姓名？鑿空真成經國業，御風會復載兒行。』(其一)『未必還鄉勝客游，爭禁梗泛四三秋。叢蠶老憚梯天棧，狐死俄堪正首邱。京口江山魂夢戀，陶園圖史燼埃搜。旁觀孰喻腸千結，自晒真同海一漚。』(其二)『橘丹菊紫接林黃，竹素猶親翰墨香。羈旅一身耽靜趣，旄倪百指隔殊方。粥饘度日踰千楮，機辟當空織七襄。又閱七旬消息梗，山窗惟解九迴腸。』(其三)『巴渝地燠際冬暄，煙靄微茫衆綠妍。大似江南春二月，何期劍外客三年。九州高枕嗟無日，萬物爲銅殆有天。安得長繩懸斗極，永持羲御不迴旋。』(其四)『悠然臘日去駸駸，曉起拏幃露滿林。天海風雲羈客淚，吳

山冰雪古人心。飽餐菜腦猶珍味，寒對梅花有獨吟。一室偷安兼罪福，難持小雅禦夷侵。」
 (其五)『遂逢六十六新春，懶溯光宣語世人。弟子三千師亦老，俸錢二萬數非貧。病緣藥貴
 今差少，書念途遙到益珍。南面百城曾坐擁，何期飄泊及茲辰。』(其六)『門巷陰陰翠幾重，
 階前高下疊雲峰。三冬最愛晴曦照，一夕尤奇皓雪封。如此樓臺真淨域，超然風格有孤松。
 柏溪若與霞坳比，詩思今來倍昔濃。』(其七)『金陵昔詫少年狂，膠序稱師遜未遑。中歲修髯
 追老輩，傭書浪跡走殊方。蜃樓番舶從賓戲，馬廠榆關弔戰場。曾幾何時旋蟻磨，翻憑齒髮
 冠虞庠。』(其八)其詩意境宏廓，聲韻鏗鏘，已摩少陵之壘，非僅平視放翁也。一九四〇年興
 化云：『三間瓦屋底，蘆廢隔縱橫。婦瘦餘皮骨，孫頑哄弟兄。魚蝦憐日賤，花木藉春榮。』
 無限興亡感，扶衰況洗兵。』置之杜集中，殆不能辨。霞坳云：『荷葉街頭早稻肥，霞坳雨
 後翠成圍。頻年客路飄零慣，但聽鄉音即當歸。』沉痛之情，溢於言表，非篤於傷離念亂之情
 者，不能道也。先生素不作長短句，晚歲偶一爲之，亦自有致。浣溪紗·一九四八年辭圖書
 館職赴滬云：『老子盡癡頑。冊府優閒。龍蟠虎踞重人寰。姑付兒曹修寶篆，遙領仙班。
 心史怕循環。巫峽舟還。飄髯又別紫金山。笑指淞濱樓一角，骨肉團圓。』減字木蘭
 花·謝商校校友贈序云：『干戈催老。避地懸弧都草草。重疊滄桑。回首商園四十霜。
 衰慵無俚。持比前賢何所似。愧□鴻文。虎阜龍潭黯戰雲。』詞非先生所致力，讀此以
 見其一斑耳。

紅崖碑

夏代文化不發達，雖有少數石刻，是否夏代遺物，尚未確定。殷周以青銅器著名，惟雕鏤雖美而少文字，惟張敬園昔藏殷卣證明乃帝辛（紂王）四祀（年）所製，故宮博物院有二同式殷卣則爲帝二祀與六祀製品，此殷銅器之有年代可考者。清末安陽甲骨文出土，治茲學者蜂起，遂得識七百餘字，仍爲六書之法，當爲後起。董作賓辨其字體，乃可劃分年代，真孔子所未見也。又有墨書陶片與朱書玉片，雖不能確定其年代，要爲殷物。然在中原則商代石刻尚未發現，惟貴州永寧州境山之脅有字，若大書深刻者，字體若篆籀，又似符篆文，而不可卒識，人謂爲殷高宗伐鬼方遺跡，又云武鄉侯手跡。趙之謙寰宇訪碑錄云：『是刻俗稱諸葛誓苗碑，新化鄒樹勳釋爲殷高宗伐鬼方刻石，獨山莫友芝復辨爲三危禹績。之謙借潘光祿祖蔭所藏原拓本及黔中棗木本、陽湖呂氏縮刻本詳校，次第既紊，且點畫文義莫能辨，疑苗民古書。』鄒叔子遺書紅巖碑釋文云：『右摩巖古刻，在貴州永寧州東六十里紅崖後山諸葛營旁。字大者周尺（以周尺計算）三四尺，小者尺餘，深五六寸許，行列不整。州志錄其序於篇首。世間又有板本雙鈎，其字形雖是而文理不成，今依州志縮本及原拓本逐字釋之。』卷末云：『諸葛亮南征營其下，讀而拜焉，使蠻人護之，故謂之諸葛碑，蠻人因歲祀之以占晴雨。此說聞之揆州之土人。心源（劉）細案篆形與三代器

刻無異而雄厚則過之，決非季漢之物。奇而有法，亦非符籙。明明有偏旁可說，何謂苗書。莫氏三危之說不知何據。叔子定爲高宗之作，反於殷字未能窺出，其他亦多虛造，蓋亦講訓詁而不諳篆籀之漢學家也。以其所據爲原拓，與吳本重加訂釋，一以篆形爲主，不事附會，不知者闕如也。戊戌六月十二日。『可考原著及貴州通誌、金石志稿所引劉心源樂石文述。其討論注釋文長，不錄。』

其所釋如下：

(一行) ○殷 ○ ○ (二行) 酋 ○ ○ 隄 (三行) 虎 ○ ○ 肇 (四行) 戩 辰 ○ 立歲 ○ (五行)

○ ○ 環 (六行) 百 方 弼 (七行) 象邦作殷 (八行) ○ ○ 戩兔鬼首 (九行) 中畏我威

陳矩紅崖古刻石書後云：『右紅崖刻石，殷高宗功德遠被，垂萬世、耀八荒之鉅典也。造語質樸簡古，若璞玉渾金。書法雄強奇肆，有如龍翔鳳翽，殆非秦漢刻石所能仿佛。惜淪闕萬山中，歷數千載鮮有探奇訪古之事，坐臥其下，精思密考而發明之。遂使殷商法物冷落荒崖峭壁間，惟有猿鳥驚飛，高翔遠走，共懾天威而已（夷人謂爲武侯碑，歲時祭之）。清代文教遠及邊疆，康熙中田山姜中丞雯撫黔，始採入黔書，然亦誤爲武侯征蠻紀績之作。嘉慶間張介侯大令澍素稱博雅，續黔書所記雖知爲殷高宗舊跡，未有釋文，亦屬虛擬。道光末鄒叔績孝廉漢勳兼才、學、識之長，撰安順府志，紀錄此碑，亦主張說，逐字訓釋，惜篋鮮古籍，（孝廉自注云：說文及古文四聲、佩觿、王、薛諸家之鐘鼎款識，近時阮氏之書，

無一在篋。僅以所記憶爲之，則亦未定稿本，嗣未有考訂者。光緒間矩由日本訪碑回國（獲東瀛金石四千餘，容進呈御覽），出都入蜀，獲交嘉魚劉幼丹太守，心源，相與考訂金石文字。取孝廉釋文一一證之古鐘鼎、尊彝，所釋僅「環」「虎」二字不誤。太守於是細釋點畫，辨析微茫，字字務有根據，搨出殷字，尤爲精確不移，足爲定論，爰付諸梓以饗同好者。一時好古之士來索觀者無虛日，日本領事德丸作藏游歷，使鳥居龍藏等聞之，不遠萬里來求，歸去帝國大學堂兩圖書館及學校古寺中。彼邦人士，爭先快睹，車馬畢集，不讓洪都觀經，可謂盛矣。嗟夫空山古刻，一旦流播數萬里外，得者珍若球琳，與神州海日輝映。今又採入省誌，列金石首，當與衡嶽禹碑，太學石鼓，鼎足而三，橫絕古今矣。」

吾友許石楠（先甲）專業本爲電業工程，歷任南京水利學校校長，江西開源煤礦總辦等要職。然自幼即通其鄉賢鄭（珍子尹）、莫（友芝子德）二公許氏訓詁之學，嗣又研幾章太炎氏音韻之學，中歲乃捨棄其專業而重理舊業，造詣極深。抗戰前在京寓曾自述其鑽研紅巖碑之所得，以音韻母點畫，所得乃較劉幼丹百尺峰頭更進一步，惜其研究所得未曾公之於世。歲月遷移，人琴俱杳，幸其叢稿爲其婿仲崇信教授（植物生態學專家）所保存，正請專家爲之整理。他日全稿問世，則紅巖碑之釋文，將更詳盡也。

（手稿，一九五〇—一九六五年）

海日樓詩集跋

先師沈乙庵先生曾植，爲清同光朝第一大師，章太炎、康長素、孫仲容、劉左庵、王靜庵諸先生，未之或先也。其學術之廣袤，略見於學思文粹、王蘧常先生所著嘉興沈乙庵先生學案小識及王靜庵先生沈乙庵尚書七十壽言。以予淺學，不足以窺先生宮牆，茲不具論。耳食所聞，康長素初入京，意氣颯發，目無餘子，因介得晤先生。時長素不能京語，乃以筆談，首問先生：『在今之世，尚得爲孔子、釋迦、基督、穆罕默德否？』先生以片語折之，方爽然自失。又聞俄國哲學家克塞林伯爵東來訪道，自矢心如白紙，不存纖毫成見。至滬，因介得見先生，反復問難，卒之衷心傾服，以爲得未曾有。又聞楊仁山先生治唯識法相學，亦得先生啓示，而歐陽競無師作楊仁山先生傳，竟無一語涉及先生。具見先生學澤沾被之廣，有非後學所能盡知者。亦如先生精研我國律學，而今談清季研律學者但知溯源於沈家本尚書也。先生之學海涵地負，近世罕匹，詩詞藉以抒情，固其餘事耳。

先生所著曼陀羅室廛詞，朱彊邨丈爲之刊行。詩則以卷帙稍多，未付剞劂。先生於詩本不多作，詩東唱酬，實由於客武昌帥幕時以應陳石遺先生之倡議，其顛末具詳於石遺室詩話與石遺先生海日樓集二序中。先生學問奧衍，精通漢、梵諸學。先生視爲常識者，他人咸詫爲生僻。其詩本清真，但以摺拾佛典頗多，遂爲淺學所訾病。第及精粹及合於

石遺室所標舉之平易準則者，已爲石遺先生選人近代詩鈔及石遺室詩錄至二百首，則已足供後人窺仰矣。

讀散原文跋，知流寓滬濱後收拾散逸，錄存近作，經哲嗣慈護重輯成四卷本。予此本則據臨川李證剛先生翌灼所鈔錄者編次而成。讀石遺先生序二，知慈護重輯本錄詩九百餘首，證剛手錄本則顯不及此數。予雖忝列門牆，然除髫年應童子試時得數瞻風采外，先生迅即赴皖學使任，予又出國治草木之學，久不得奉手請教益。迨戊午執教南雍，始獲間至滬寓拜謁，亦未得讀全稿。證剛手錄本次序頗多訛舛，證剛沒後，予從其哲嗣假來，編次成今六卷本。他年如有學人參照慈護重輯稿，並網羅石遺先生所錄存及其他佚稿，俾成全璧，梓以行世，亦盛世尚文之要政也。印度大詩哲泰戈爾，其國人備致敬仰，近方爲之舉行誕生一百五十週年紀念；而我國大哲如吾師，時人多不能舉其姓名，第以書法尚爲人所寶重。浮世遭遇之不同有如此者，悲夫！

庚子立夏，門下士胡先驢敬跋。

（錢仲聯校注：

沈曾植集校注，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第二十二—二十四頁）

致辛樹幟函評禹貢新解

樹幟先生惠鑒：

昨日奉到大著禹貢新解，洵爲治我國上古史地及政制一部有科學根據的著作，欽佩無似。驢舊學荒落，連年臥病，又困於應接不暇的本專業研究工作，故對此問題，不敢妄表意見。今讀各專家之言論，大得啓發，輒妄作一局外人之一二評語，以供參考，幸勿公開發表爲要。

公主張此篇係西周時所作，頗有充分理由。一部分學者習聞殷墟文化，遂以爲此書非西周政制之計劃，或又以爲上古人口稀少，西周統治不及禹貢所舉疆域之廣。實則殷商在後期已爲一强大帝國，征伐所及，不但遠達於淮河流域，而且已至西南。高宗伐鬼方，鬼方即貴州。今貴州安順有一著名之紅巖碑，造語質樸簡古，書法雄強奇肆，與卜文大不相類。清嘉慶間張澍，道光末鄒漢勳，光緒間陳矩、劉心源先後考訂此碑文字，及斷爲殷高宗伐鬼方得勝後於鬼方勒銘所立。祁雋藻曾作一紅巖碑歌，友人許石柵考訂更詳，驢亦繼作一紅巖碑歌贈之。又有龍紋鳥篆及雷紋翔鸞鼓，任可澄謂世有巫咸造銅鼓語，巫咸爲殷中宗之臣。明萬曆巡撫曾省吾獲銅鼓至九十三面之多，皆鑄造奇文，無作小篆或八分書者。殷代兵力及政治力量，西南既已深入貴州，而紂王末年則以全力經營東

夷，至有億萬東夷奴隸軍隊，以至在朝歌一戰而瓦解，則其兵力之強、人口之衆，似遠非後人臆斷所及。而周文王以西伯得天下三分之二以服事殷，太王亦分封太伯仲雍於吳。至武王伐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一舉而克紂之強大奴隸軍，則其兵力與人口當亦不少。故在周公立封建制之後，雖王畿不過千里，而九州之設制或亦可能。此皆公與各學者所宜注意者也。關於太伯仲雍事可參看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女士關於江蘇省考古報告。

此外尚有一點爲諸家所未談及者，即我國三千年前之氣候遠較今日爲溫暖而潮濕，動植物亦遠爲繁多。蓋地球現處於一萬年間冰期之秋季（據地質家言），則三千年前當間冰期之夏季，故動植物皆極繁茂，雨水亦多，農業開發自以治水與開發山林爲要政，故以鯀、禹治水，而益掌火，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其時山林中之動物不但有象，而且有犀，二者皆熱帶動物。韓奕詩所舉有黃羆，古代亦習以熊羆並舉，羆究屬何物，今已不能確指。昔訓以人熊，而熊類非無似人而色黃者。近年有雪人之傳說，我國歷代筆記亦有野人之記錄（閱微草堂筆記即有一條記野人），友人認爲乃尼安得託人之幸存者，其似人而力大如熊，體多毛而色黃，殆真野人。在三代時，此種野人或尚殘存於山林中，亦猶山越有人謂爲小黑人，亦殘存於東吳丹陽，今皆不見矣。古代我國動物今已滅絕者，當非一種，潮州之鱘魚即其一。又閱某筆記，知潮州昔時尚有一種小象，牙色紅，今亦久已滅種矣。

穆天子傳或非贗作，今已考知西王母乃新疆一地名，古代天子巡狩，穆王曾親游西

域，亦意中之事。

拉雜書來，不覺累紙，期能供參考之用。驕近年研究山茶科，大有所得，研究雲南、廣西、貴州所產標本，不斷有所發現，今以近作一篇就政。又歷年作舊詩不少，今刪存懺盒詩稿一冊，一並奉政。惟年已老大，思想不免落後，僅供老友玩賞，切勿傳示他人爲要。

專此，敬頌

時綏

弟 胡先驕 拜啓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業歷史研究所提供）

廈門蘭譜序

蘭蕙香草久爲我國人所珍愛，屈原離騷句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然朱子楚辭辨證云：『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爲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但爾雅翼所云：『蘭之葉似莎，首春則茁其芽，長五六寸，其杪作一花，花甚芳香。』又云：『蘭與蕙相類，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六花，而香不足者蕙。』今我國所尚者皆後者，而非楚辭之蘭蕙。李時珍曰：『生近處者，葉如麥門冬而春花，生福建者，葉如菅茅而秋花，則皆指今日之蘭蕙也。』

明王象晉群芳譜：建蘭、杭蘭，其類有春蘭、夏蘭、秋蘭、素蘭、石蘭、竹蘭、鳳尾蘭、玉梗蘭。春蘭花生葉下，素蘭花生葉上。宋趙時庚著有金漳蘭譜，明王貴學著有蘭譜，備載品種名及其性狀，爲我國古代關於蘭蕙之系統著作，至堪重視。迨及今世蘇、浙園藝名家，多藝春蘭，閩中則尚建蘭，育種栽培皆有不傳之秘，且譜牒詳明，尤爲可貴。惜近代無專門著作問世。日本藝蘭傳自中國，其風甚盛，其重要著作則以一九三八年出版小原榮次郎所著三卷本蘭花譜爲巨擘。

然小原氏乃園藝學家，而非植物學家，故於學名與品種名之考訂尚未達到科學之標

準。嚴楚江教授素習園藝學與植物分類學，渡海後又精研植物形態學，今乃以其積年研究所得撰成廈門蘭譜，既將蘭屬之形態首次與以科學性之研究與描述，又精研其新種、新變種與習見之各品種，著成分類檢索表，且栽植、彩繪皆身任之，故其書之廣博可頡頏小原氏之作，而科學上之成就則迥非其比，誠不愧為後來居上矣。故樂為之序。

一九六四年三月，胡先驕序於北京寓齋。

（廈門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劬堂詩錄序

戊午執教南庠，得納交耆儒柳翼謀、王伯沆兩先生，朝夕請益，所獲良多。王公貌清癯，善談詩，每深夜煮茗，清言紛出，如鳴泉激激，行山石間，沁人心耳。柳公則豐頤廣額，鬚髯如戟，縱論吾國五千年文化興衰之跡，如指諸掌，聲調砰訇震屋瓦。復擅書法，矯健波磔，筆力橫恣，平視李梅庵、曾家髯無愧色。其爲詩也，與冬飲異趣，不以雕鏤雋永見長，雄篇巨製，出入杜韓，梅村、樊山非其儔也。甲乙以還，主蓋山圖書館，網羅文獻，刊印秘笈，惟力是視，遂使龍蟠書藏，聞名海內，鐵琴銅劍、天一、海源，不能專美於前也。

余自癸亥重赴外邦，戊辰又北來主持靜生調查所事，音問雖時通，而不克奉手也。甲戌把晤於匡廬，曾乞公序吾詩。自後日寇入侵，烽燧徧地，遂絕音問。乙丑後，始知公主滬文物保管委員會，忽忽數年，遽歸道山。人生聚散無常，如飄蓬斷梗。回憶少年觴詠交游之歡，有若夢寐，篤念故交，涕下如綆矣。哲嗣女公子定生能繼父業，今以書來，言編次公詩稿已竣，屬爲弁一言。爰述吾二人交往離合之跡，聊志鴻爪，惜未能具析公詩之精髓奧秘，祇以增愧爾。一九六五年乙巳仲夏，新建胡先驥序於北京寓齋。

（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書店，二〇〇二年，第三一六頁）

丈室閒吟序

清季自詞學重振於粵西，王幼遐、朱彊邨、鄭叔問、况夔笙、沈乙庵以聲氣相賡鳴，海內競爲南宋矣。夏映庵、陳仁先晚歲始爲詞，亦其流派。孤標異幟，與諸公抗手者，則爲文芸閣，爲蘇辛派領袖。再晚則周癸叔，以宗二窗鳴於蜀。喬大壯、向迪琮繼之，亦一時名家。獨旌德呂碧城以一女子，無所師承而詞旨高騫，遠追北宋，殆今世之李易安，無所儕偶也。袁寒雲以貴公子沉湎於醇酒婦人，專爲花間，亦戛戛獨造。龍榆生君視諸公尤後，宗清真、夢窗，旁及蘇辛，與彊邨晚年宗旨默契，乃傳以硯，蓋儼然及門。其忍寒詞二稿，早歲刊佈，夏映庵、張爾田各爲一序，論其造詣與師承，已言之詳矣。自茲以後，政局驟變，思潮所振蕩深入文學之髓，千年師法已難墨守。君病中所得丈室閒吟，已蒙時代之烙印，則詞雖小道，百尺竿頭，且將繼進而開新生面，則又豈咕啜推敲聲韻之舊日詞人能企及？南城歐陽仙貽翁，丁抗日戰爭之會，以滿腔愛國熱忱，和庚子秋詞，以小令體裁百餘闕，爲曉月詞四卷。其慷慨激烈，雖岳忠武之滿江紅、張孝祥之六州歌頭不能出其右，與榆生殆爲吾鄉二傑。南北賡和，殆將爲詞另闢蹊徑耶，企予望之矣。乙巳大寒，新建胡先驥。（一九六五年）

詩的技術與內容講演

詩的範圍很廣，詩、詞、曲三者都可以包括在內。我們要講的作法，須先說一說中國文字的語音系——屬於緬藏語系，因為中國字的發音是單者，所以韻不夠而有四聲——平、仄、去、入來補充，平聲字又有陰平、陽平的分別。由此看來，中國字雖然是單音語系，也是從多音語系而來的！據說福建的方言為漢代話，廣東的方言為唐朝話，江西人有七音，廣東有九音。宋朝的沈約，就把這段複雜的字音，創為四聲——平上去入，而這四聲對於美感，是有音調節奏的。中國的詩詞，就利用這種音節，配合起來，覺得非常的悅耳，可以播之於管絃，這是中國文字的特色，為外國所不及的。中國最早的詩，當然是詩經，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但合乎平仄，並且是叶韻的，所以朗讀起來格外好聽。至於填詞，不僅是論平仄，並且要分平上去入四聲，如鶯啼序調，全屬上聲，也是可以的。常人以為古體詩可以不講平仄，這是錯誤的，尤其是七古。我們讀詩最好讀律詩，應以上海、蘇州音為最高標準。因為各地方言的不同，和讀詩是有很大的關係的，不能同一音調（入聲同平聲）。如滿江紅一調，多以入聲為叶調，但也有用平聲的。中國詩最難讀的當為齊、梁詩，因為這個時代，正是古體詩嬗變而為律詩，沒有成熟的時侯！我們作詩，須先從五古着手，可以言情、寫景、說理、敘事，四者兼而有之。做七言

詩，要如長江之瀉，一貫而下。宋人做律詩，不喜硬對而多活對，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作詩用字要佳，每一個字都須要推敲纔好，所以古人有『僧推月下門』，『僧敲月下門』，往往以一字之差，便有死活之分了。如陳散原先生送張之洞的詩有句云：『作健逢辰領元老。』『領』字大爲時人賞識。又如我（胡自己）所作的：『水風刁鵲蒲。』『刁』字是非常好的。又如陶淵明的『悠然望南山』與『悠然見南山』，『見』字比『望』字要好得多，因爲『望』是有意的，而『見』是無意的，纔和『悠然』二字配合得來。以上所談的是關於技巧問題。其次談到詩的內容。若以數學上的比例來說，技巧要占百分之七十，內容僅占百分之三十，內容要分抒情、寫景、說理、敘事。我們要抒難達的情，寫難寫的景，說難說的理，敘難敘的事。如陳散原睡時聞水仙花的香，有句云：『爐火微微不上眉，冷馨孤發睡魔知。』老人幽閒的情狀完全寫出。又亂後有句云：『可憐亂後頭條巷，淘米人家一二存。』亂後蕭條景狀，躍然紙上。現代新文學的白話詩，如胡適之所提倡的，他們引鄭珍（子尹）巢經巢詩集、江湜（弢叔）伏敵堂詩集、金和秋蟬吟館詩爲知己，因爲這三家的詩都不避俗言俗語，在外表看來很相似，但內容相差是很大的。如子尹詩：『止覺有無路，來循夫子墻。』他的人品是如何的高尚！又如楊斯的悼亡詞：『沉醉夢醒，風聲雨聲。一更滴到三更，又四更五更。』雖然是沒有悼亡的字，但他悲痛的情緒，是何等的真切！『爲月強起理梳妝』，描寫她愛月的真情，又是何等的真切！至於寫景，有淡遠的寫法，有

急意的渲染。可以寫聲，如陸放翁的『空階一夜蕭蕭雨』，『蕭蕭』是寫雨的聲音。也可以寫色，我的游日記事『黯黯如懸帳』，『隱隱飛橋隔野煙』，『黯黯』、『隱隱』等都是寫色。又如我的『松杉纛雲表』，『纛』即是形容杉木的大。朱古微過香港詞：『大旗落日，照千山劫墨成灰。』此時香港因戰敗而被割於英了。再說叙事。叙事很早就有的，如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等詩，叙事詩後變為曲——傳奇，如長生殿、西廂記、琵琶記，為傳奇中之最佳者。清末吳炳燦花五館的傳奇，可以比得蔣士銓的五種曲。詩以思想、人品為主要，宋詩所以高超於唐詩的緣故，就因為宋詩的思想和人品高。詩的技巧現代可以將新的思想裝入舊詩裏面去。作詩最主要的書有王士禎的聲調譜、趙執信的談龍錄，方回的瀛奎律髓……都是可以參考的。

（廬山暑期學術講習會，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

生命之意義

一般迷信科學的人，都認為自然現象乃偶然發生；但二十世紀科學家則以為不然，並可設法計算出宇宙產生之時日。我們知道宇宙之根源為『能』與『質』，愛因斯坦氏以為二者可以互變，能之最小單位為量子，質之最小單位為電子，由於不同數目之電子而形成元素系統。但此法所成之元素甚為有限，尤以電子數目過多後，元素即不穩固，例如鈾、鐳等。

宇宙中有一種新的結合方法，以不同元素之原子結合，則其變化無窮矣。在九十幾種元素中之碳，容易造成最複雜之分子，生命之起源即在於此。例如過濾性病毒（Virus），能生長，亦可生殖，乃有生命現象，但自電子顯微鏡發明後，得知過濾性病毒為一種結晶之蛋白質，可以用化學品使其失去生命，同樣可用化學品使其重有生命。所以，最初之生命物質並非細胞，而為化合物。

生命起源後，由此種複雜之化合物而成為簡單之細胞，能進行細胞分裂，由一個生命而為兩個。細胞用不同之營養方法而得到『能』，但在進化上言之，葉綠素乃為最好之物質，由日光、二氧化碳、水藉其作用而成植物之正常營養方法，如此，形成了單細胞生物。

有一種眼蟲，為單細胞生物。體中有葉綠素能自行製造養料，但前端又有一孔，可食

更小之生物。此種攝取食物之方式乃很快為生物所接受，於是動物發生矣！

生物初為單細胞。由一分為二，二分為四……此種方式並不最佳，有時不能再分，或失去生命，於是有一個體交配後而生殖後代，於是有『性』之發生。性之意義乃一個體與另一個體結合而增加生命現象。性發生後之數萬年中，感情、藝術均因此而達昇華，遂使後代生命現象有所增加之。

由單細胞生物再進則為團體，如團藻是由一千多個細胞結合之群體，各細胞之行動因而必須一致，每至冬日或乾燥時，群體不能渡過，於是各細胞之寶貴物質均輸至一個細胞中，長成很大之休眠孢子，其他均死去。死之發生乃為生物之重要意義，為種族之綿延而犧牲之。因此，多細胞之生物方能發達，而以個體為生命現象之過渡工具，吾人生存於社會上，亦應為達成本身應盡之義務而努力。

動物因攝取養料而營養，生活方式得以加快。進化而發生神經系統，至昆蟲及哺乳動物，其神經乃極發達。至此，動物之感覺有本能及智慧二方面。昆蟲之感覺，由本能而達到自然。例如：蜜蜂作窠，因節省材料及空間，故窠恒為六角形；又如寄生蜂產卵於其他蟲體中而發育之，均為對本身極有利之方法。法國有一位昆蟲學家研究蜂之智慧，知其甚深，而悉此種本能乃為天生所賜，漸成自然。人則以智慧而不僅以本能而生活也。

生命之強有力者，並不一定能永遠。例如恐龍，為中生代時期之巨大動物，但腦極

小。在此時期，哺乳動物已發生，其體積很小，因有體溫，發達之腦而能孳生一萬萬年。至世界起大變化後，恐龍不能生存而以哺乳類動物代之，漸而發達為靈長目之猴，生活於樹上。至全新世時代，地球上起造山運動後，北冰洋變為寒冷，將人類之祖先驅至地面，而以足行路，將手空出工作，創造語言文字，以手腦並用，而人得為萬物之靈矣！

人類經漫長之歲月後，心理上演進之，合作、犧牲等最高道德均發達，但不一定是幸福，可能為痛苦，或是生命，或為死亡。此乃人類之特有性質，亦人類之異於禽獸者也。

人類為要達到更高之目的，須有捨棄，而更表示人類之偉大，佛教及其他宗教均主張犧牲自己而拯救他人，纔不失為生命之原意。一個人之生命，有其無窮之歷史。Herwig說，『歷史就是事件』。人乃與整個人類在一起，人之結合，在於精神而不為物質。物理或天文學者認為人祇不過為一極小之物體，但生命之意義並不在於物質上，由是吾人必以博愛、自由為人類之崇高理想。雖然，北京人至今已五十萬年，但人類歷史尚未達萬年，而科學之誕生至今僅四百年而已。我們很難想像到千年、萬年後之人類，更難想像到未來之世界。

蕭伯納說：『人生下來是為還債的。』父母之教養、社會之培育，及達成人，必須各盡所能貢獻社會，以還債務。能清償，抑或有餘，則須視各人之努力而定。為國家、為人類，應盡個人之力量使謀幸福。我們要站在生命演進之前端，以創造人類宇宙之生命！

附 懺盒書札

其 一

適之宗兄惠鑒：

前奉惠書，久應裁復，以適遭母喪，心緒奇劣，加以當時尚欲束裝西『從』，是以未答。託楊宏甫致意道歉，想足下當有以諒之也。弟於足下仰慕殊久，先交樹人，即聞推許足下之言。嗣於留美學生年報讀詩經言字解一篇，即慕足下負夙學而有奇識。當時頗欲藉樹人爲介，乃自認猥賤，心懷慚沮，是以中止。嗣讀近作非留學篇及英文論孔教之言，皆適得我心，乃竊自喜，引爲同調。

春初楊君宏甫饒樹人處閱弟所作小詩歌，竟賞其音而下交，弟亦驚者，以爲果有寸長，爲都人士所許耶？繼而自思諸賢謙抑爲懷，秉古人嚶求之意而擇友，則於弟之仰風慕義者當無所摒斥。是以用敢以楊君爲介而定交焉。乃蒙不棄，先賜惠書，則尤喜出望外者也。

弟幼孤失學，頻年奔走燕薊，忽忽二十載。韶光虛耗，一無所成。今來是邦，亦以惡驚不中上駟。惟幼秉庭訓，長接佳士，聞風慕義，頗知自好，雖德薄能鮮，無所成就，然未

嘗不欲躬自策勵，以求一當，藉以上慰先人，憂國之忱亦以圖報邦國於萬一也。竊以弟束髮受書，即知國難。蓋弟託生之日，即家邦敗衄於倭寇之年。忽忽二十年，國事愈壞，蒿目時艱，中心如晦，然自以力薄能鮮，別無旋乾轉坤之力，則以有從事實業，以求國家富強之方。此所以未敢言治國平天下之道，而惟農林山澤之學是講也。

我邦邇年鑒於外患，都人咸以致用爲經，至於文物之盛衰，風俗人心之進退，咸漠視之，以爲迂闊無當事情。則弟又竊爲此敲重物質爲憂，敲重物質之弊，則幾於上下交爭利，而清議之是非，不足爲懲勸，是危國之道也。故亦嘗自矢，當以正人心、風俗爲己任。苟綿力所及，則亦當一以宏恢聖道，通貫中西名言哲論爲指歸也。竊聞足下農學竣業外，復從事哲學名言，讜論騰譽西土，不惟實獲我心，直弟良師益友之資矣。用是不揣陋劣，抒意直陳，伏惟時惠德音，以匡不逮，則他日略有小成，皆足下之賜也。

手此奉復，即承動定不宣。

宗弟 制 先驥 拜手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卷，黃山書社，一九九二年）

其二

仲熙老弟惠鑒：

手書備悉，尊大人詩集題籤事，已轉陳封懷函懇伯嚴先生。驢於書法素不措意，近年尤荒疏，勉爲書題，恐適爲玷。茲寄呈，可用則用之，否則仍以託他人爲愈也。令妹事便中當向程廳長一提，惟以久不在省，不知其詳，恐未能深言之耳。

專此

研祺

先驢 拜

（復旦大學檔案館檔案，一九三四年）

其三

仲熙老弟惠鑒：

兩奉手書，備悉一是。禮俗組事，得足下貢獻讜言，必有莫大之成就。典禮局有否設立之需要，尚未易言，民俗博物館及人類學系之設立，則殊爲當務之急。青島博物館與敝所合作殆成定局，彼方可得益不少。考古與中研院合作，自是要策。齊君如北來晤及，或

將來通函時，當爲主張也。驕前赴中央文化會議，對於史地組略有主張，將來該會須設科學組，果夫先生囑驕爲之策劃，將來未知所主張者，能有若干可以實現也。楊永泰之遭狙擊，殊出意外。行刺動機，遽難推測，而影響時局者必異常重大，則可斷言也。款已收到，極慰。嚴君向患神經衰弱，周仲呂已往汴，爲之代課矣。

餘容後詳，即頌

秋祉

先驕 拜啓 卅日

（復旦大學檔案館檔案，一九三六年）

其 四

叔永吾兄惠鑒：

接奉六月三日手書並大作，環誦數四，至爲欣忭，佳景佳詩成雙絕，惜未能同賞此景也。如有佳興，能以此詩書一條幅見惠否？至懇！薩本鐵以契約關係未能離校，其後函茲特寄上，即希督知爲荷。

專此肅復，即頌

暑安

弟 先驢 拜啓（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基會檔案，全宗號四百八十四，案卷號一千零八十）

秉志致龍榆生

兩次惠函及大作等均拜收，讀之不勝欣慰，且欣賞也。近日尊體想甚健壯，甚望保持以備日後長期工作，貢獻於國家，為人民文化之促進。志即當為左右介紹於胡步曾先生，渠住址為「北京城內石駙馬大街八十三號」，請便中即與通函。其知左右已久，志又時與談及同鄉、同好，當成至契。

（龍厦材先生提供）

其 五

榆生先生惠鑒：

前得秉農山先生書，具道尊意，頃又奉十月十日手教及大作，環誦數四，至為佩仰。驢以業餘弄翰，時作時輟，非專治詩者可比。解放以來攔筆十載，近以參加稊園吟集，又復有作，以水杉歌、宇宙航行歌等似較人境廬之僅知剽竊新名詞者，尚有一日之長。惜篇幅過長，憚於鈔錄，潘伯鷹處曾寫寄，請就便索閱。茲寄奉中年所作蜻洲詩草一份，即希吟定。

少年時亦曾追隨周癸叔、王簡庵學爲倚聲，由彊邨上溯夢窗（彊邨翁在滬上時，曾數陪晤語，不啻私淑也），終以不耐聲律束縛而捨去。足下授硯有師傳，造詣夙深，時賢中已鮮能抗手矣。知曾刊佈唐宋詞選，幸與其他刊佈之作見惠。又聞曾刊呂碧城詞集，定稿亦希見惠爲感。同鄉周煉霞女士兼擅詩畫，誠今日之李易安，惜竟不知其人，其生平梗概亦能示知其一二否？

專此，敬頌

吟祉

胡先驢拜啓（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龍厦材先生提供）

其 六

榆生先生惠鑒：

十月二十五日手書並周煉霞女士春雨集與呂碧城手寫曉珠詞均已收到。曉珠詞全稿如檢出，乞惠寄。水杉歌已在此間光明日報發表，僅以抽印本三份見寄，茲寄上一份，以供一覽。春雨集寫印甚好，如上海寫印方便，請代覓人寫印五十份（文不要）或二三十份寄下（原抽印本亦請寄還），以便分贈友人。所費若干，即當寄奉不誤。

專此，即頌

時綏

胡先驥 拜啓（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

水杉歌寫印時即囑順序直書，不必橫列，注按順序鈔錄於後即可。又及。

沈尹默先生想熟悉，水杉歌已印好，請以一份轉寄爲荷；錢萼孫係熟友，亦請轉寄一份。

其 七

榆生先生惠鑒：

十一月十五日手書敬悉，水杉歌承過獎，至爲慚慙，然此詩在我國韻文中實爲創體，蓋不但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能將最深邃之科學知識，以優美之詩歌闡述之。宇宙航行歌亦其流亞。茲寄上宇宙航行歌、佛光、交州行三篇，可與水杉歌一同謀寫印，或打印油印五六十份，以贈同好（原抄稿希勿污損或摺皺，用畢仍請寄回）。近苦忙迫又多病，憚於作書，他日將寫一小條奉贈。曉珠詞全集不可得，至以爲悵，他日如在舊書肆中遇見，乞爲代購一冊爲荷。

專此，敬頌

時綏

胡先驥 拜啓（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王曉湘先生已病故數年矣

其 八

榆生先生左右：

久未通候，想興居多吉，爲頌爲慰。開歲承惠贈大作近三百年詞選新版，至爲感荷。臺從以詞壇老宿操選政，自非時流所能及，擗顧太清而錄呂碧城，即見卓識。然去取與鄙見有出入，似未盡其所長，想爲篇幅所限耳。

聞之友人，碧城共姊妹四人，皆能文，姊惠如、清揚，妹眉生。小傳云三人，何以稍異？其先世如何？有兄弟否？其與袁寒雲有何關係？如有所知，均請相告。每謂碧城爲近代易安，乃三百年來所未有，而知之者特寡，每欲抽暇作一文評，年老多病，欲作輒止，終希能一鼓餘力，成此願也。詞選舊錄陳蒼虬，新版捨之，想爲政治原因，其詞集能代覓得否？四川周癸叔先生岸登著有蜀雅，以夢窗、草窗爲宗，號二窗詞客，雖過於典麗，亦一代作者。同鄉王簡庵教授易，久入宋人之室，爲近世詞宗；而南城歐陽仙貽教授祖經，於抗日戰爭中，成曉月詞四卷，和庚子秋詞，悲壯激烈，媲美稼軒，竟非半塘、彊邨所能

及者，尤宜鄭重選錄者。袁寒雲詞令樵花間，雖格稍卑，然可亂楮，亦在可錄之列。三版時宜並徵錄也。

專此，敬頌

著綏

先驢拜啓（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

其 九

榆生先生惠鑒：

四月十三日手書奉悉，周癸叔先生之蜀雅及袁寒雲詞即將郵寄，採錄後請寄還。簡庵詞爲宗匠，曾有手寫定稿，即楷法亦足傳世。又輯有詞腴，今皆存其哲嗣湖南農學院（長沙南門外）教授王迪綱處，試作書告以舊誼並選詞之意，借來一用，或能得其同意，亦未可知。手邊祇有其題曉月詞一闕，並藕孔微塵詞若干首，此卷皆爲集句，有鶯啼序集彊邨句等，爲黃季剛先生所驚嘆，當錄呈，並附李證剛教授（翌灼）數闕。證剛先生一代佛學大師，而詞諧婉似玉田，亦不可不傳於世也。曉月詞當酌錄十餘闕，以供採擇。

專此，敬頌

著祺

胡先驕 拜啓（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

其 十

榆生先生惠鑒：

前寄一書，計已早達。頃囑友人鈔錄歐陽祖經（仙貽）教授曉月詞若干首。歐陽先生歷任江西南昌圖書館館長、南昌大學史學系教授、蘭州大學教授，專研東亞各國史及詩詞，今年八十，精力尚不衰，可佩也。另有王簡庵教授藕孔微塵詞數首集句，竟成鶯啼序巨篇，無怪黃季剛先生傾服，惜他作手邊不存，宜向其世兄索取原稿選錄。李證剛先生詞亦僅一鱗半爪，然皆可錄。周癸叔先生之蜀雅集、袁克文之寒雲詞，一時均未能覓得，容後檢寄。今寄上張伯駒之叢碧詞，君爲貴公子（財政部長張弧岱杉之子，與袁寒雲爲表兄弟），而詞格較寒雲爲高。英年時頗享盛名，今年近古稀矣，北籍詞家應推第一。選錄後請寄還。

專此，即頌

撰祺

胡先驕 拜啓（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蒼虬閣詩詞均已收到，蒙割愛，謝謝！ 又及。再啓者：潘伯鷹先生近況如何，病已

愈否？意欲請爲書一扇面，如不能執筆，則請沈尹默先生一書，沈先生亦老友也。又及。

其十一

榆生先生惠鑒：

接奉五月十九日手書，敬悉一是。歐陽先生現居北京王府井大街大紗帽胡同溝沿十一號。先生年踰八十，而尚勤學，近且作有論段氏說文解字注之文，爲詩詞亦精力不衰，至爲可佩。王簡庵先生爲近代詞家宗匠，早年與其介弟王然父浩曾合刊有南州二王詞，託體稼軒、龍洲，後皆捨去，一意爲南宋張、姜，當行出色，雖不及王、朱，以視蕙風無愧色，而心事細密，曾成『小樓連苑』一詞，全體迴文，殊堪驚嘆也。

論呂碧城文，容遲日起草，病後不敢多用心思，而本業又極忙迫，故迄未執筆。前悉徐珂曾輯刊小檀樂室閨秀詞，未曾寓目，不知亦有大手筆否？嘗謂呂君爲三百年女詞人第一，殆無過誇貽笑，尚希垂教爲幸。新建勒公我太素齋詞，亦甚騫舉，曾見之否？惜手中已無其集。而先外祖歙縣鄭公伯庸由熙，有蓮漪詞，爲譚仲修詞友，兼作有霧中人傳奇三種，亦咸同間大家。其晚學齋集爲先父所校刊，惜手邊蓮漪詞已失去，不知此集尚有法覓得否？江西圖書館或有之也。簡庵詞除寄奉者外，尚可多錄，姑向其世兄索借其稿一觀如何？

船山詞未見，以其氣節與學問，所成必非凡響，湘音鈎輈格磔，自難使之協律也。

專此，敬頌

撰安

胡先驢拜啓（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伯鷹竟患不治之症，聞之怛然，便中代爲問候。沈翁本舊交，在重慶時曾蒙寫一詩卷見贈，似尚許爲知音，今皆至暮年，又望得其手跡爲紀念也。又及。

（龍厦材先生提供）

其十二

榆生先生惠鑒：

不通音訊踰半載，想興居多吉，爲頌爲念。驢於七月初舊恙復發，今在家休養已踰三月，體氣尚未恢復，不能工作，且待明春再說。夏間寄奉四川詞家周癸叔先生所著蜀雅，想已用畢，便中乞寄還爲要。夙聞南京大學胡小石教授之子楊君某（出嗣舅家），素工倚聲，現任南大中文系教授；又聞王國維先生之子某君（現在北京中華書局任職），亦工詞，爲前輩所稱嘆，皆宜設法訪得其著作，看值得收入詞選否？梁任公之弟梁啓勳先生（北京文史館館員），亦刻有詞集，雖爲當色，似非卓越，曾見其集否？壽石工鐫規撫夢

窗，號稱形似，然天才不甚高，此道固難言也。

此頌

撰安

胡先驥拜啓（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文芸閣先生之好友金陵王木齋有娛生室詞，其取徑蘇辛，與文芸閣功力不相上下，亦清末民初一大家，曾見其集否？又及。

其十三

曉滄吾兄惠鑒：

得奉四月廿二日手書並大作，無任欣慰。兄乃乙巳年科舉同案，聞之不勝快慰，在今日尚能有此頭銜者，已寥落晨星矣。大作七古誠寢饋蘇詩登堂入室者，與弟同有默契。弟數十年不爲詞，重爲馮婦，殊失謹嚴，乃蒙獎掖踰分，至爲慚感。至謂舊體詩前途黯淡，未敢苟同。不論素習爲舊體詩者，海內尚林林總總，海外尤甚。而在毛主席身教之下，黨中領導如胡喬木等，亦刻意爲之，即學生中亦有爲之者。竊謂宋詞、元曲，新體迭興，新體詩即能自立門戶，亦不過另增一新體，未必能完全取舊體詩而代之。但問佳不佳，不問新不新。至於刊印已作，則苟可留示後人，刊印亦不爲過；能否留傳於久遠，則祇有任時

代爲選擇耳。前所作天問一詞，末二韻已改寫，重錄就正，並錄二新作，一並呈教。

專此，敬頌

時綏

先驕拜啓（一九六四年）四月廿八日

東坡詩，弟十餘年前曾以一百七十首譯爲英文，爲英人某携去，全部喪失。林書即 Clark 所譯，均未見，又及。澹蕩閣詩，弟早有之。海日樓乃沈乙庵師曾植。水杉學名爲 *Mel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在各國廣爲種植。（一九六四年）

（轉引自潘建民新發現胡先驕致鄭曉滄書一通，檔案春秋二〇〇五年第九期）

其十四

榆生同志惠鑒：

前奉五月九日手書，知亦患心肌梗塞之症，甚爲繫念。此病爲老年人主要病症，甚爲嚴重。惟係初起，則攝生有術，尚無大礙。第一要安心養病，以休息爲主，要有樂觀之人生觀，憂愁思慮均於此病不利；第二，不可登樓，如係樓居，尚須設法遷至樓下，以減輕心的負擔；第三，勞力勞心，兩俱不可，尤以勞力爲甚，勞心則俟休養至半年或一年時，每日可酌工作一二時，則對學校工作如何安排，尚需與領導人商定。能不上課而僅指導

青年教師，方爲上策，然亦須在健康恢復之後，不能一味勉強也。

胡小石先生之子以承繼舅家，名楊白華，現任南大三級教授，正與唐圭璋同事，唐何以不知之？此外，京中有王靜庵之子王仲文，現在中華書局任職，聞填詞極佳，爲老宿夏承燾所稱佩，可與之通函。汪辟疆先生仍健在，惟不住曬布廠，而住鼓樓四條巷二十六號。蜀雅早已收到，拙集夏末可以印好，屆時當以一冊奉教。驩有意以英文介紹呂碧城，盼惠賜一較詳備之小傳爲感。

專此

撰祺

胡先驢拜啓（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

其十五

榆生先生惠鑒：

得奉十月十日手書，敬悉尊疾已大痊，甚慰。醫院之不負責，言之可惱。近得藥學專家函告，中國科學院上海藥學研究所近研究得知中藥補骨脂（又名破故紙），內含三種補骨脂素，專治高血壓與冠狀動脈血栓塞，可謂心臟病聖藥。此藥據本草綱目所載，自唐代即自南番傳來，久爲要藥。我現在由中醫按補骨脂丸舊方，配製丸藥，服用頗爲有效。此

藥大溫補，適於老年病，恐其效用尚不僅限於心臟病。內人多年喘病，今年久患不愈，經中醫治愈，補骨脂亦在常用，請勿輕視爲要。

大著詞稿久宜定稿付印，以廣流傳，近作亟欲快睹，當爲作一序。請錢默存作序，則宜親自函請，方見尊禮之意。渠近址爲東城乾面胡衎十五號三千零一室，并聞。

呂碧城之簡史如蒙見賜，仍欲以英文爲之介紹，蓋渠久居瑞士，亦知名國際也。

專此

冬綏

胡先驕拜啓（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龍厦材先生提供）

其十六

榆生先生惠鑒：

接奉手書並丈室閒吟稿，匆閱一過，覺以舊學根底羸入新思，自有進境，亦以表示受大時代環境之影響，心情有巨大變化，已非舊日窠臼所能束縛也。然體制革新，仍以美善爲標準。若徒追隨時尚，而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則未能革舊佈新，開來繼往。大著有數章殊宜刪削，尚未仔細研讀，粗達鄙見，想亦以爲然也。

呂著曉珠詞定稿本及其小傳等，均粗閱一過。定稿較第二次所印之呂碧城集又增加海外詞不少，且多佳作，讀之甚慰渴想。龍傳尚頗有失實處。呂詞一再有燃萁之句，似爭產者不僅爲族叔，而有一詞對於某親屬極盡深惡痛絕之意，且云卅年不通音問，絕非指某族叔而言，殆指其二姊乎？龍傳尚有其他失實之語，細以碧城本人游記中語校之，可以證明。國人作傳，不求真實，使作者本人之真實面貌未能坦白示人，因而使後人對於作者更不能深切瞭解，殊非得策也。碧城與秋瑾曾有一次接觸，秋邀其參加革命，而呂以抱世界主義拒之，已明見於其雜記中，則謂其參加革命，寧非厚誣古人乎！碧城以羞於投機而致暴富，此其聰慧過人處，然過於浮奢，此或使人非議，終於不敢親近而不能結婚之主要原因。其詞字裏行間屢表惆悵，雜記亦明揭示未得素心人，故以獨身終。以視易安與明誠之享閨房靜好之樂，未使非一缺憾，因亦影響其著作，此亦導之皈依佛法之主要原因。渠固綺年玉貌，尤喜艷裝，屢以孔翠爲其服裝之象徵，且愛跳舞，則其性情非馴善或峻冷可知。若果能宜家，當更多言情不朽之作，彼未能爲 Elizabeth Browning，不可謂非憾事也。彼擅英語，殆無問題，習法、德語則在游歐之後。雜記中曾自述其初學法語之經過，以後是否真能精通，亦是問題。大約其譯著皆以英文爲之，其素養固於此也。竊謂呂碧城天資絕世，爲南宋以來詞人第一，其爲人頗爲荆十三娘風味，最後皈依佛法，得大解脫，自是過人之處。惜龍傳未能作一正確真實之評傳，驢能否勝任，亦不敢自信。然其用

字用典以及詞律均有疏處，亦無庸諱言。至欲跨越宋唐，更進一步，似亦未能到此境界也。信芳集與呂碧城集均刊登照相多幅，直至一九二九年維也納所攝之兩幀照片爲止，其好艷裝，至老不衰，可讚亦復可議也。其人文學造詣不及 *Madame De Staël*，多產不及 *George Sand*，其性情則有近似之處。然二人皆有戀人，桑更以多戀著稱，而碧城則持獨身主義——雖頗多惆悵語，殆中西環境及以本人一生之經歷有以使然歟？然終爲五百年一見之絕代女詞人，惜國人知音者並不多也。尊處既有其所贈照片多幀，鄙意頗欲全部翻版，復印兩份，一永爲保存，一份供評介文用。除寄來一幀將在此間翻印外，其餘各幀即請代爲翻印寄下。翻印之費，容後寄上。丈室閒吟將爲作一短序，作好亦將寄呈也。

專此，敬頌

痊綏

胡先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八日

其十七

榆生先生惠鑒：

寄來呂碧城女士照片八幀，自當珍藏勿失，翻印後即寄還。此藏較信芳集與呂碧城集所印行者少，較大公報時代一幀及在紐約所攝一幀而多，紐約全身一幀獲照上揭下一

幘及家居便裝一幘。女士美麗過人，而亦性好綉麗，其喜好孔雀，直可以孔雀擬其人。然過於艷麗，便似非姑射仙人之比，蓋缺雅淡之故。惟性□豪奢亦不宜於成室家之好之主因，而晚節既解脫，而又義烈。真宜極盡綿薄以傳之其人其文，恐皆非時尚所能稱許者也。曾函張叢碧，詢其爲人。得其復信云，當寒雲結婚時，彼纔九歲，故對其人知之不詳。如此一代絕世詞人，若在國外以專書評論之者，必不止一本，今則除我輩二三故老外，幾無人能道其名者。辭海新編亦不見錄，殊堪慨嘆。國人之不學，於此可見矣。

專此，敬頌

冬綏

胡先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龍厦材先生提供）

其十八

榆生先生惠鑒：

昨寄一書，諒可先達。勉爲丈室間吟作一短序，不知能愜尊意否？尊稿中有數首或附注，擬從刪削。蓋以詞旨以婉約爲宗，過於露骨究非所宜，而小注尤宜慎重，不必盡以公之於世也。寄上拙著詩稿一冊，聊供玩賞，萬勿轉示他人，以免引出意外糾紛爲要。照

片翻印後，容後寄還。

此頌

春祺

胡先驕（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

其十九

榆生先生：

頃奉二十六日手書，並挽秉老詩，敬悉種切。前函亦早已收到，近來身體小有不適，而猝聞秉老逝世，尤爲怨痛，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故亦不能提筆爲詩也。曉珠詞及照片均寄還，請將其海外所作爲其手跡所未影照者，託人精抄釘成一小冊寄下，無任感荷。翻印僅取七八幀，且縮小，不必奉贈也。

專此，敬頌

時綏

先驕拜啓（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

其二十

榆生先生惠鑒：

久未奉書，未知近況奚似，至以爲念。今夏甚熱，中秋已過，此間天氣漸涼，上海想亦同然。驢近來開始寫一筆記，名之曰懺盒叢話，言及女詩人當以張默君爲魁首，已將其佳作摘入叢話中。女詞人則推呂碧城，當續紀之。惟前次寄來某上人所作之傳，已寄還，當時未曾節抄，仍乞寄下一觀，或由足下寫一小傳見寄。足下自身之簡史亦乞見示，以便介入叢話爲感。陸丹林前告知滬上有人欲哀印碧城之詩，不知即指足下否？便乞告之。近南京大學陳義教授印成歐陽翥教授詩草，亦一名作家，在科學家中殊爲難能可貴。上海化工學院院長張江樹亦工詩，亦知之否？二人皆爲東大學生，竟以師生有別，未能深知，殊以爲憾也。朱彊邨之小傳，亦請代寫寄下，在滬時雖曾在吳昌碩先生處數次接談，亦知之未詳也。其與夫人反目久已知之，其嗣子似亦難紹箕裘，與沈乙庵先生有同恨，今知其後人情況否？名詩人惟陳散原諸子皆能樹立，寅恪且爲大儒，彥通雖有文名，而人甚放浪，今病臥醫院日久，且孤獨無偶，晚境甚惡。潘伯鷹仍健在否？能略述其身世並錄得其詩若干見寄否？驢雖抱病，然尚無恙，且能稍稍工作，堪以告慰，惟已斷詩矣。

餘不一一，即頌

秋安

胡先驕（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

其二十一

榆生先生惠鑒：

九月十九日手書奉悉，碧城女士傳驕曾寄還，今已未見，希雙方尋覓。第驕已屢病，雜物皆兒輩檢點，如經誤放，尋覓不易，幸已錄存別冊，不至遺失。原作不佳，臺從既擬另作，後來居上，企而待之矣。陸丹林所言不知何人，渠手中想有大量詩篇，為過去未刊印者，他日全部印出，將為盛事。而在已付印詞集中，視呂詩視張默君之白華吟館詩與玉尺樓詩似遜一籌，其身世亦迥別。張今春始以八二高齡，旅居九龍逝世。惟彼二十餘年來，自其夫邵元冲死於雙十二後，即已斷詩，至為可惜耳。承允作彊邨先生小傳甚慰。

清末民初，能詩者多科學家，蓋承數千年來積勢。如秉丈（原係清末舉人）、任叔永鴻雋（化學家）、何奎元魯（數學家）、張子高準（現任清華大學化工系主任）、錢雨農崇澍（北京植物所所長）、楊鍾健克強（現任北京古脊椎動物研究所所長，功力稍差）、吳藹辰（工程師，老年以寫中蘇外交史，在英國得博士學位，後任中央文史館館員，有詩集，新近逝世。輯有臺灣詩鈔、西域詩鈔、古今海外詩鈔三大詩鈔，尚未付印）、許石柵先申（電機專

家，治文字學有聲）、程叔時孝剛（工程學家，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舊學甚深，未聞爲詩）、李四光仲達（地質學院院長，兼地質部副部長，舊學甚深）、竺可楨藕舫（地理氣象學家，舊學甚深，未聞爲詩）、翁文灝詠寬（前地質調查所所長，爲中國地質學奠基人之一，舊學甚深，惟作詩未入門），此老一輩科學家。後一輩如歐陽鐵翹翥（我國腦神經學家第一，詩甚佳，有歐陽翥詩草）、陳義宜丞（南京大學動物學教授，即印歐陽翥詩草者，雖不自爲詩，然舊學根底不錯）、王希成（南京大學動物系教授，能詞）、王以康欽福（魚類學家兼漁撈學家，已故，能詞）、張江樹（上海化工學院院長，東大畢業，詩功力甚深，惜學詩早年取徑不高，今已數十年，造詣何似，未悉）、潘伯鷹（早年亦自上海交通大學畢業，以小說、詩及書法著名）、張星娘（早歲自哈佛大學化學系畢業，以病改研究歷史，寫成中外交通史五冊）、戴叔洵藩璿（驢之門弟子，植物學家，曾任文史教授多年，舊學造詣甚深）。此皆近五十年來，科學家或深入舊學者，國外殆罕其匹。蓋舊時代流風餘韻之餘波，在今日不可見矣。在人民日報繼水杉歌之後，有人以筆名發表粒子歌，不知爲何人，當係物理學或化學家，亦是老輩，但不以詩鳴耳。舊軍人中亦有能詩者，以程潛養公爲第一，著有養復園詩，專作選體五古，趙堯生爲之序，詩才不高，而功力甚深。李濟深亦能詩。熊十力初爲黎元洪參謀，後捨去，從歐陽競無治佛學，繼而背叛師門，著有新唯識論、十力語要、論張江陵、乾坤衍諸書，亦能詩，爲當代我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祭酒，此亦國外所無者。蘇步青

能詩未之前聞，乞覓人與之接洽，得其小傳並詩若干章見示。潘伯鷹小傳及詩亦乞代覓抄寄。臺從多病，幸自珍攝。胃潰瘍以外科手術奏效快，而有立竿見影之效，第不知尊體能經受否？幸自珍攝。

餘不一一，即頌

秋綏

胡先驕（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

附

錄

一、墨香居士詩稿

胡承弼著

胡先驥校訂

古 意

鬱鬱庭前槐，上有新蟬鳴。託庇濃陰下，高處發新聲。如何嘒嘒者，若守金人銘。吁嗟風雪中，非復槐陰清。

窗下雙梧桐，一高與一卑。高者日以茂，卑者日益萎。豈其種有殊，毋乃運會歧。非無雨露恩，不及檐前枝。顧謂轟轟者，何必紛離披。念此同根本，亦存分潤思。

萬丈長河堤，袖哉水之防。堵塞非不固，焉許馮夷狂。胡爲一潰決，砰湃勢莫當。由來忌防川，不如利導良。

汹騰山水下，屹立水中石。水若與石爭，石若與之格。所爭本無多，不過在咫尺。同處高山下，何乃太逼迫。

賀鄭曉涵外舅新授靖安

黃綬榮加大邑新，天公端不負詩人。特教文陣詞壇主，安享民康物阜春。無數桃花爭擁護，（一）後凋松柏見精神。雙溪士庶誠何幸，指日絃歌氣象純。

注：〔一〕靖邑有小桃源之稱。

次外舅見懷韻

澗句苦陰雨，苔痕上侵階。忽奉長者書，來自湖之涯。意厚語纏綿，中有新詩偕。雨窗盥誦之，恍已天晴佳。往事禁根觸，百感紛縈懷。死者不可作，空遺舊時釵。自顧嘆鴛下，伏櫪廿長稽。愧無十萬俸，一爲營清齋。更思罔極恩，淚竭憂難埋。曷當化慈烏，反哺鳴啾啾。

感 遇

聰慧一鸚鵡，姿非凡鳥匹。主人羅致之，愛惜若拱壁。飲之以清泉，飼之以美食。寒暑與飢渴，加意相體恤。將欲博鳥歡，而鳥殊不適。主人爲躊躇，疑惑梗胸臆。問鳥鳥不語，意會問何必。

烈士酬知己，誓死甘一劍。性命一何輕，乃等鴻毛賤。豈無親愛者，涕泣苦相勸。相勸意良殷，奈爲知己眷。

南市有白璧，北市有砮砮。砮砮善雕飾，白璧雕飾無。白璧堪比德，砮砮徒耀驅。即此問何故，真此原相殊。

磁石能引針，石至針即隨。白璧非不貴，引針針不知。豈云白璧賤，臭味有差池。臭味苟不合，白璧徒爾爲。

夜光誠至寶，魚目亦稱珠。其實雖迥別，其貌則不殊。光陰原過客，天地亦蘧廬。真僞同一盡，寧容較錙銖？但存愛珠心，任人嗤我愚。

追憶

芳齡纔七歲，種此病根苗。慈母悲初逝，孱軀孰爲調？迎風新愈後，掬水酷寒朝。難覓不戰藥，憐渠針滯勞。出痘

惱煞熊羆夢，愚人太不聊。
曇花真易滅，椿蔭竟同凋。
愁病遭連次，悲愉變一朝。
呻吟衰際際，磨折幾曾饒？
殤子

死別猶餘痛，生離又抱憂。
重將新嫁淚，來送遠行舟。
親屬從茲隔，羸軀况善愁。
可憐三載約，枉使數從頭。
別親

竟枉三年願，南旋喚奈何。
莫由辭骨肉，况復涉風波。
有路皆危境，無方遣病魔。
驚魂招未得，生恐話江河。
南歸

鄉榜欣初捷，公車感易離。
累他添別恨，向我問歸期。
奉母憂勤意，懷人展轉思。
那堪魂屢斷，從此不勞伊。
惜別

病惡醫無效，卿卿數果奇。
慨予頻潦倒，誤爾是差池。
瘦骨堪憐日，繁憂猝到時。
漫言能養疾，力疾尚支持。
病疹

未得酬親願，翻將病累卿。
疵文難愈瘡，生性太多情。
管領閒愁重，甘教弱質輕。
塵緣慚

故我，當日枉虛驚。侍疾

大錯何堪再，今番斷送卿。償還兒女債，難測鬼神情。男漫誇三索，君真誤一生。十年前
後恨，歷劫不能平。產難

己丑春闈後寄內

分袂匆匆事遠征，一程且喜抵神京。海中波浪江中雨，上國功名故國情。花趁春濃曾共
看，酒因獨飲卻常醒。四千里路兼旬事，一一分明當紀程。

等閒負了一年春，都被浮名絆此身。爲囑承歡娛老母，勿因念遠損清神。全家眠食應俱
善，稚女言詞倘已真。他日平安遙報我，要將佳句慰離人。

殷勤獻賦到皇都，得否驪龍領下珠。聖世良材皆杞梓，人時花樣笑葫蘆。三年隊逐中書
省，九日功憑造化爐。第一仙人饒卓識，今番可許狀頭無？

五月十八日夜值口占

天階寂寂樹栖鴉，破睡全憑一盞茶。深夜無人作清伴，案頭紅燭自生花。

歸巢笑比上林鴉，艷說當年坐賜茶。應是昔賢無那甚，壁間留得紫薇花。(一)

注：〔一〕壁間有張詩於前輩手繪紫薇一幀。

得內子寄詩，占此酬之，疊禁垣值宿韻

詞如鸚鵡墨如鴉，消得璇閨幾碗茶。爲勸莫吟紅杏句，無情最是上林花。

題畫

清絕空山香，留貯室中久。試問室中人，今復聞香否？

寂寂空山雨，泠泠幽谷風。清芬不可闕，移植畫圖中。

一幅冰雪箋，幽蘭寫幾許。翰墨有餘香，化作衆香祖。

乾坤有清氣，不共凡卉論。置之几案間，永證同心言。

津門爲七妹催生，回都舟次作

風狂水悍路迴環，晴後炎蒸雨後寒。天亦笑予無賴甚，者般猶強上長安。

敝裘季子金都盡，一僕今猶背我行。無限旅愁差得釋，六年重聽妹呼兄。

孑然獨坐一孤舟，掠水其同水上鷗。幸有酒瓶詩筆在，一觴一詠足消愁。

我心已慰妹顏開，不枉舟車去復回。湯餅會時應說道，此兒阿舅送生來。

早霧

野雲漠漠天無風，漫空霧點飛濛濛。推篷四望唯一白，村落盡失天如空。前舟後舟不相見，但聞人語中流中。沿堤曲折溯流上，去路那辨西與東。須臾瞳瞳旭日出，火齊一顆騰蛟宮。霧收雲斂氣晴朗，村樹綠映朝暎紅。山川人物指歷歷，眼界盡挾從前蒙。天時顯晦那可論，方之人事將毋同？丈夫寧甘作豹隱，無如時適丁其窮。迷藏影裏聊復戲，糊

塗且學瞽與聾。

將至通州暴雨

一塔天邊矗，遙知是潞河。到京程已少，阻路雨偏多。溜急纜無力，□□□□□。尚饒詩酒興，叩榜發清歌。

酬浣霞女史韻

文字深閨互唱酬，宜男草果可忘憂。天教翰墨良緣結，不枉關雎賦好逑。鹿車鴻案總情牽，海樣深情肺腑牽。茶苦薺甘閒比較，去年人不似今年。

〔校〕「牽」字用韻重複。

無那嬌癡有謝娘，思親安用過悲傷。嗟餘風木徒增感，爲祝春秋各八千。

〔校〕結句「千」字出韻。

益壽花開並蒂嬌，彩鸞天敕嫁文簫。鍾陵未有銀河隔，不用年年駕鵲橋。

母爲開顏妹介觴，夫妻兒女總成行。良辰無限天倫樂，從此年年例有常。

一代文宗有老泉，如卿年紀學彌堅。等身著作從今始，好證香閨翰墨緣。

老爺廟阻風

多謝石尤意，殷勤苦挽留。似憐歸未久，何事又重游？我亦殊無奈，君今可少休。他時
滕閣下，早爲送歸舟。

二百離家路，三朝作客期。風濤狂若此，閨閣念堪知。雲盡南飛影，人猶北上思。湖神應
笑我，不及石尤癡。

底事不平鳴，通宵達旦聲。客愁添萬斛，鄉夢攬三更。捲地沙狂走，連天浪倒行。海氛猶
未靖，何日更澄清？

丈夫重意氣，況值聖明朝。海島正多事，風塵何憚勞。扁舟如葉小，駭浪拍天高。獨坐船
燈下，豪情付濁醪。

初四日風順泊樟樹

連日太遲滯，今宵破浪行。儘容風力健，不許水聲平。極目暮雲暗，當頭遠火明。停舟重置酒，已聽轉鼉更。

泊仁和下十里

山環水繞太縈紆，曲折由來是世途。羨煞御風天上路，直來直往省工夫。

峽江舟次

蒼蒼後面雲，隱隱前頭樹。無數順風船，都被山圍住。

落日一帆風，危坐默無語。嘈嘈破浪聲，疑是江中雨。

榜人興不淺，信口發清謳。雲樹黯欲暮，青山無限愁。

胡承弼（一八五一—一九〇二），字佑臣，別號墨香居士。父庭鳳，早年客死京師。承弼賴祖父胡家玉養教成人。受業於安徽歙縣鄭曉涵之門，鄭氏愛其才，以女妻之。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丙子科，應江西鄉試，中試第二十一名舉人，後會試，不第。官至內閣中書。繼娶陳彩芝，生二子，長先騏，字慰曾；次先驩，字步曾。

二、師友信札

其 一

步曾弟大鑒：

自舊曆十月廿二日寄奉前函後，次日又得尊函並菩薩蠻十闕，當時以復函已付郵筒，故未更復，思欲稍遲數日再行函達。遲延至今年一月廿九號，即臘月廿五日，復接一來函。想足下必以前函落空，不知乃易之延擱，罪甚愧甚。

來詩論詩甚是，今試以鄙意參之，看足下於意云何？詩之宗唐，自屬正論，然唐人長處乃在聲韻諧協，意境純穆。但詩至晚唐，已覺拾人唾餘，意境散漫，品格愈卑。降至於宋，得蘇、黃、王、陸等擇其精華，棄其糟粕，各能名家，故有所謂宋派。明代七子，自謂薄宋宗唐，卒之去唐尚遠，徒成爲明七子而已。降至有清諸家，多云宗唐，究之亦僅得明七子之餘緒。同光而後，始有人提創江西詩派（即山谷、後山等），詩風稍振，蓋以宋人長處在述性深長，取語雋永，短處在微覺刻露生澀。若學者能以宋詩醫學唐者之輕率油滑，則必有可觀。往者予與汪笠雲在太學時即斤斤辯論，各執一詞，笠雲嗤予所見未廣，予則謂其見異思遷，實則爾時因未細味宋人詩，始有此失。足下謂唐人天籟，誠然。但唐人天籟卻不可使我輩復道，

故學唐最難。不落蹊徑，多寫性靈，無性靈可不作，詩人之性靈又各不同，故少重複。若作詩者倣宋人之用意遣辭，而去其刻露生澀；倣唐人之諧暢純穆，而去其輕率油滑，則無論唐宋，均屬一致，正如足下所謂西人強於述性，忽於狀物。□□之處，我詩不及，每欲合一爐而冶之相類，茲再錄近作數首塵覽。見贈詩情意純摯可感也。

前書謂欲代舍弟作伐，盛意可感。惟目下君與撫群均遠隔異地，往來商酌爲艱，恐費手續，俟今歲君等回國後再議爲當。舍間近況如舊，易仍任第一、二中學教職，月入四十餘元耳。舍弟亦得一小事，月廿餘元。合之得七十元，差可糊口。惟母老弟幼，大事尚多，非得佳境，不能措置寬裕也。

又前奉函時，外有易小照一張附寄，未知收到否？何來示未及之耶？笠雲處近又未通信，不知蹤跡何如？同學中如二梅、胡、徐、饒、鄒、姜、戴等皆分任各教育事，惟更生任省視學，餘均教習也。今歲尊駕定可回國，不勝延佇，諸希珍重。不盡。

手頌

旅安

小兄 易拜 二月九號夜

瘦湘附帶問候

（胡昭靜先生提供）

其二

步弟：

侍者得第三書，竟未裁答，恃弟能諒我病也。讀八聲甘州，輒喚奈何。僕舊作西河、臺城路二闕，直擬焚卻矣。漚尹先生回書，以八月底接得，據言由杭回□，見吾書及詞幀，寄來新印鶯音集五部，蓋漚尹、夔笙二君自選生平詞百闕，而孫氏爲印行者，無新作也。此以一部另致弟。因觀此印，使我怦怦，擬將拙稿仿印而無力。世有孫君其人，余將寤寐求之耳。

賤恙陰疽消餘百分之一二，似已無患。惟秋氣中人，恒多傷風咳嗽，體中甚不適，新病數日初愈，弟但視此函字跡可知。兄今日愉快耳，雅集已兩集□然，今日作函後，擬一往也。醫院余已送光二百餘元，是以經濟甚窘，醫病均醫不起矣。曉湘不常見，新作則讀之，大有進境，但淮南鴻保鏹字終有過生處耳。此詢道體安適

小兄 周岸登 再拜（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陳秀峰今日晉京去矣，并聞。

其三

步曾大兄如握：

迭奉惠音，久稽裁答，一病累月，竟成廢人，度故人之所未知也。弟自春假後即感時疾，調治月餘，感冒痊愈，忽得腳氣。初時未甚經意，及後愈治愈劇，最後在協和醫院開割一次，竟至足趾不能點地，一樓風雨幽閉於茶煙藥裏中，又一月餘於茲矣。今茲創口平復，已能恃杖而行，但頗通悅難看耳。猶憶昔年吾兄贈詩，嘗謂我蹙蹙人，悔今真驗矣。生當憂危，百不堪中，乃復以久病與長貧交煎，宜其速朽，而又不然，是則大可哀也。

國事綱領大紊，道德信義日忘於人心，其大患固不在兵革水火。最近北之逐徐竟與南之逐孫相應，以孫與徐較，而獲果如一，此豈有理！而不幸之曹、吳，照當繼踏其軌，如此似北方之亂方未艾也。鄉事京同人日事奔走呼號，弟已勉強其後，而遲遲歲月，結果殊未可預料。近且有吳子至，親證江西之說，倘此獠躪兵不已，吾贛人無噍類矣。今舉國大政大計皆決於如此之一人，何恨天心之不悔禍耶。弟之院職未嘗補缺，已從東海同其命運，重綬一矯私，立名罔識大體，作此大憾，而弟之微秩亦且乘流俱去。今雖可由甄用，委員會擇優甄用，然薪給恐不可復收矣。家貧親老，丁此離亂而又失位，即不云病廢，已覺無復好壞。况又困此痼疾，坐荒日力，人生無百歲，如此已耳，恐不復為相見時也。步曾

吾兄將何以教我耶？

金亞匏江南小名士，其詩集原稱來雲閣，弟曾見於數年前，了覺無甚精彩。其子金環嘗爲梁氏次官，今見精刊爲秋蟬吟館詩，都下震撼。一時雖由梁某一言，世俗貴耳賤目，取而復閱之，亦覺似別有蹊徑。其獲好時賢處，在語淺易懂，又能以白話描繪社會曲折。然可取者，亦祇新樂府體之數篇，如紀烈女黃婉梨、駱烈女詩諸篇，有詩史之遺。又如棄婦篇、半邊存，可稱爲白樂天體之社會詩，其着手、着眼與巢經巢各有不同，未可厚非。其餘古近體各詩，凡近猥瑣，終不出黃仲則、王次回範圍。梁氏謂能自成一家，不特大言不慚，且可謂之少見多怪，肆力斥之可也。

陳仁先詩稿已出版，甚盼讀之，能爲致一本否？又聞散原丈近亦續有刻集之舉，已付印否？便乞爲探詢之。弟年來困於不急之書，沉頓舊籍，了無新得，作詩亦寥寥，病中得詩二篇，另紙錄寄。異時亦有零章斷句，不知有望連綴成詩否？蓋弟意一詩中有一句未妥，寧棄全篇。甚恨時賢之貪多急名，敷衍成篇，爲自賤也。

學衡每期必持論益加精密，近乃幾於無懈可擊。弟頗思作文投入，奈此數前輩作家雖不致遽焚筆硯，殊未敢輕於落筆，貽誚大方也。拙稿伯老評點後亟欲觀之，兄如寄來，弟處尚有副本寄奉。初欲先寄副本去，念蒙先寄來，則更好矣。

專肅，敬請

儷安

弟浩再拜（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嫂夫人聞前有微恙，痊愈否，敬念。

（胡昭靜先生提供）

其 四

步曾大兄如握：

日前長緘奉訊，計先鑒達，日來又薄有所得，即以錄呈。足病轉深，不能步履，臥吟一榻，待其盡耳。山谷所謂計窮心亦舒，殆此日之謂耶？兩月前曾有圖南就食之思，今則欲歸亦不可能，何能他涉滬上。一別不覺首尾二稔矣，念之奈何！

尊著論詠懷堂詩，極得此中秘藏，又能以科學方法分析出之。末數段尤愜鄙懷，蓋此等詩人大缺點正坐無性靈，使生於承平翰院中，亦可藏拙，但亦不得為大家。王、孟、韋、柳終不能與李、杜、韓、蘇並論，尤其質力脆薄，無可充發。至陶淵明直是大部分家國身世，劉氏屋簷，其人尚存，其超凡絕塵非得已也。故弟謂淵明之出世，正與老杜之憂時同一行徑，決非詠懷堂所能貌似。簡單言之，則純粹的自然派，決不能與人文派驂駕也。兄意以為何如？篇末指陳文人言行云云，稍有粗疏之處。盧仝栖隱甚深，定跡未仕，固無

由知其無行，弟意或係劉義之誤。李義山清才不偶，牛李之黨，本無是非，橫相牽涉，令彼困辱終身，此正是小人爲朋，君子不幸撓其鋒。正如昔年之弟被人指爲叔伯部下，因而足第其人格，孰愈於爲慕邃部下者。此等論事定不冤甚，吾儕千載下正當爲義山吐氣（不能因溫累李）。今兄著爲論斷，置諸詠懷堂一流，義山有知，當失色地下也，一笑。適有所會，拉雜佈臆，幸兄勿爲瑣瑣笑我耳。又曉湘之五言古詩，亦是至性語過人，其境界直逼巢經巢而上之，天才如吾二人亦當卻步，兄以弟此言爲然否？即頌

雙安

弟浩再拜（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

（胡昭靜先生提供）

其 五

步曾詞長史席：

得北京賜書，備誦新什，高柔愛玩，德曜相莊，曷勝健羨。

賤軀秋杪病起，校課□□，講座尚非所難，惟編講義之爲苦。公前書所陳極是，然不能行者，主其事者務在多開專門之班，以撐門面，學子實際非其所急。此等高深學術，妙在無人問難，隨我信口開河。茶陵絃歌，於今再見。此期因病曠課四十餘日，故楚辭未能

卒業，管子叙錄講畢，尚有通論等篇，輟而未授，先授本文牧民一篇未竟也。詞曲一課，學生幾滿大衍之數，能詞者約有十餘人，有沈奎閣、包樹棠、葉書德、丘立塔、吳大玠諸人尚好，略有興趣，現課僅至溯源第二。詞選則令、慢兼授，令尚在五代，慢初授至蘇長公而已。

張真如經陳嘉庚特聘，膺副校長，而厦派鼓動本地無知學子反對之。張大不願意，就職後三日，匆匆赴南京，爲本校立案事有所接洽，現尚留滬未歸。我在此間授課之外，日惟閉戶讀書，百事不問。是非之地，深不願湔其餘波，見人裝呆最是好事。意緒百惡，欲託於音，輒復中止，故竟未能成一篇什也。稍暇當將所編講義各理一份寄上，以求教正。

管子舊注簡略，意欲新爲訓注，聞近人爲之者已有二三人，均未出書。同事瑞安李竺，字雁晴，樸學專家，人亦甚好。其弟子陳準，有管子補注。又有他友，不知其姓，在江南亦爲是學，已排印數十部，徵友人之益，而非售品，李代我求之，尚未至也。我意現搜集材料，先爲一長篇，俟有成書，再剪裁熔鑄爲注。然此事甚苦，往往因一字而審書數十本，結果未能得一二行，若講義如此編法，真勞而寡獲矣。遇太忙時，注中未能茲書出處，職是故也。總之，藉以自寄其心而已。現在尚無所苦，惟每日晨初醒，覺腦中不寧，起而盥漱畢，則忘之矣。稍暇當爲詞贈公及新夫人。因農山回金陵，買得福州漆器首飾匣一個、壁掛二事，托其帶致，略傲芹獻。

敬希雙笑，並頌

新釐不備

岸登 拜（一九二八年） 元月元日

（胡昭靜先生提供）

其 六

步曾吾兄惠鑒：

奉賜書對前寄散原老人傳略批評及補充事實，甚感！蓋即奉寄此稿之本意所在也。惟此事動機當略以奉告。去歲舊臘底，彥和函告李中襄等，欲為老人請褒，索其尊人事略，渠無以應。因請褒決非老人意，為之子者難於措詞，遂託弟為之，限年內交卷（為期祇五日），材料枯窘。彥和祇附事略百餘字耳，姑以此文為請褒者，作呈文之底本之用而已。故祇名傳略，由弟個人署名，將來正傳，尚有待於另撰。其人通志之傳，執筆人之地位有殊，斯文章之機構亦異矣。

現就尊兄商榷如下：南皮之仰慕，陶齋、安圃之尊崇自可補述。其韜晦不出與南潯鐵路事各節，既為彥和所述，未便抹殺。且韜晦為事實，辦路為本身獨立事功。雖功未克竟，要難略而不道。老人撰李有茶墓誌，鄭重述辦路事，知此亦非小節也。其作遺民以終

老，尊意謂違老人之意，弟見略有不同。昔修廬山志，本推老人主其事，老人謂弟曰：『民國以來，凡所爲文，未用民國正朔。今修山志，將焉用之？有闢民國事，聽兒輩爲之足矣！』觀此言，其志趣不既昭然乎？至對蔣氏之欽佩與大維之稱述者，居廬山數載，間有蔡子民、李任潮、戴季陶等來訪，其談話弟或在座，或事後序談，蓋旣聞之矣！此與本身志趣另一事也。清庚子後，老人未嘗無用世之志，然不得其位與其時，亦終於輟晦不出。在今日似難用理想而演繹其事實也。弟以爲老人愛國出於衷誠，亦何間於其爲遺民乎？前稿論松坡節內，有『再造民國』四字。彥和昨函商刪去，猶此意也。不用『民國正朔』事，不能入傳略，則以請褒之舉作罵題文章也。師曾昆玉之名，弟偶然記憶不清，曾囑彥和自行改正。彥通滯迹滬濱，不克內渡。二十八年春，弟與寅恪在昆明晤商，擬於中大或聯大介其任教，乃去小函，尋復。故文中未於老人諸子中，惟師曾已故，故得略述其身世。至寅恪昆玉等尚存。惟寅恪學誠極高明，礙於文例，不便詞贅。初本欲略述其昆玉在各大學任教，事又不便。彥通不言，故祇以『皆能謹飭廉隅，世其家聲』簡略帶過耳。關於老人著作原稿，最後篇幅與事實略有未符者，已更正百餘字。因詩已由商務印書館鉛印行世，文則存師曾夫人處。至陳贛愚處所存，乃得諸彥通者。有贛鼎並非全璧，此袁伯揆所親告，當非謬言。老人與泰戈爾合攝影事，弟所不知，承見告，此當持筆書之矣。弟此函所述，如仍有與尊見出入，尚盼賜示，俾作正傳時，多有參評，至幸！又師曾擬爲作

傳，其生平事實，兄有所知，望隨時書示，可與他方徵集者參訂擬稿，尤所企也。

專復，即頌

著祺

弟 吳宗慈 拜啓（一九四三年）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又兄所引老人詩『作健逢辰領元老』句，據弟所知，當時南皮閱之，頗有誤會。後經人解釋，『領元老』者，乃倒裝句法，以元老爲領，非領元老也。南皮爽然自失。弟意亦頗以元老爲領之解釋爲合，南皮偶未察耳！以老人之謙沖，決不作此等倨傲語。尊意云何？箋有餘白，特附及之。

（社科情報與資料第二期，一九八五年）

其 七

步曾吾兄惠鑒：

本二日函，散原老人爲吾省近代品德崇高第一人，討論不厭求詳，爰就尊意再一述之。譚氏婚姻事，其兒女輩雖略有齟齬，實則老人薑桂之性，登恪不敢違親心。登恪改婚賀氏，弟嘗預其婚禮，故知之特詳。又鄭孝胥之所爲，老人談及，輒爲深嘆，謂鄭所爲非忠於清，直以清裔爲傀儡而自圖功利，老人老行，可謂皎然矣。……老人論事論人，初無成

見……則以請褒之案，不便如此措詞，恐人議此爲邀榮之筆，不既重誣老人乎？『遺民』二字，尊意擬不用，容於撰正傳時評的。黎洲、炎武、船山諸賢，皆『遺民』也。雖古今情事不同，此名詞似亦不違其志者。文末語述及諸子，尊意擬改爲『敦篤儒行，世其家聲，而寅恪學尤淹貫，號稱大儒』，自較原文爲佳。惟弟意『號稱大儒』不如用『爲世所稱』字樣。因生存之人，殊不便作主觀之鑒語，此文例屬有然，與寅恪本有價值無關也。

專此布陳，敬頌

鐸安

弟 吳宗慈 拜上 (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

(社科情報與資料第二期，一九八五年)

三、諸家品評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

閱學衡雜誌。此志以梅光迪、胡先驕二君爲主幹，所著之文皆抨擊新文化運動之失當，偏激失中之談，觸處皆是。所謂齊固失之，楚亦未爲得也。特梅氏之文筆犀利，銳不可當，深文周納，故人人罪，亦政有不可及者在耳。

胡氏云：『自清末袁氏植黨營私以來，其汲引者，皆爲機巧變詐、內行不檢之士，結果乃將曾、胡諸公正人心、挽頹俗之功，完全顛覆。又復厚擁兵力，徧佈羽翼，結果乃釀成今日武人跋扈、政客縱橫之時局。是亂中國者，袁氏也。』此段議論，可謂洞中症結，慨乎其言之矣。

趙堯生所著之詞曰香宋，胡氏評其得力於山水者爲多，又直抒其忠愛故君之忱，其身世與杜陵爲近，故其詞尤可貴云云。堯生之詞，爲余所未見，就胡氏所節錄者，可以知其大凡矣。（一九二二年）

（遼瀋書社，一九九三年，第一冊，第五百八十六頁）

八月十七日，王浩在北京重病，來書托付詩集後事。略云：

倒牀褥久矣，此病竟不起，命已。頃已電召曉兄來京料理，身後事千頭萬緒。小詩副本寄存尊處，冀君故人之不速朽也。步曾吾兄，相期寧復止此？庚申一別，遂不復爲相見耶！（一九二二年）

（胡昭靜先生提供）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

閱晨報附鑄。近人胡先驢論清季史事，頗有特識。……胡氏此論，與景君武平之持論頗合，惟景君謂清室之亡肇端於甲午，固爲至當不易之論。而謂甲午之敗，由於黨爭，則殊不然。蓋甲午以前，無所謂南黨、北黨，更無帝黨、后黨之名。甲午事起，醇親王、翁常熟皆主戰，李文忠知海軍不可用而持異議，曾與翁常熟爭持於朝堂之上，然此不過意見之相左，初無所謂黨爭也。迨戰敗後，康長素之得君，固由翁常熟陰爲援引，而爲德宗籌策於內者，常熟而外有婦人焉，則珍妃是已。當時珍妃頗恃寵而驕，因爲太后所不嫌，而新舊兩派因此相持益爭以至水火。而康長素圍頤和園之議，珍妃亦陰爲主持之，故太后銜之最甚。二次垂簾之後，首黜珍妃位號，庚子倉卒西走，必擠之落井而後甘心也。尋當

日帝后之不睦，暗潮之迭起，實在甲午以後，故謂甲午之敗由於黨爭，則不合於事實，蓋觀察小有謬誤故耳。余謂胡氏宅心甚平，中無所蔽，故能稱心而談，以協是非之公，至其觀察小有謬誤，則由清季政象尚有知之未盡者耳。爰取武平之論附益之，以爲它日修史者取資焉。（一九二四年）

（第二冊，第一千零五十三頁）

黃侃日記

五月二十六日柳翼謀、胡步曾等八人約於禮拜一申初會蕭寓。

五月二十八日出，至蕭叔綱處晤學衡社人。伯弢先生亦在。綜其所議，大抵謀與華國合併，續印學衡，請汪旭初爲經理，三事而已。胡步曾發議，謂其報宗旨略有二事：一則必須用文言，二則溝通中西學術，非純乎保存國粹。因言其報亦有不愜彼意者一文，曰『中國文化之精華在乎禮服。予乃調之曰：此人不過不善修辭耳，如曰『或者在乎禮服乎』，亦未嘗無一商之價值也。夫經而可議，則馬氏文通式之文言，陳三立、鄭孝胥之詩，宜亦若梧臺燕石矣。乃持之愈固，胡爲者？

五月二十九日在校時曾與小石、錫予論步曾昨語之失。

七月六日偕旭初出詣步曾（單牌樓七號），兼唁李君。邀步曾泛湖，以馬車往。至湖

邊得小艇，即前日所乘。至湖神祠，登樓小立，仍還舟，繞後洲，出橋下，向菱洲，此道向所未行，今甫至耳。舟中步曾述其爲詩經歷，自言舊學甚淺，游學美洲日，僅携近人陳三立、鄭孝胥詩在行篋中，治校課小間，輒吟諷之，以是稍好爲詩。歸國後大治宋詩，稍喻甘苦，繼於王伯沆所見阮圓海詩，乃由此以窺選體云云。又言王霞舉先生西山游草詩至佳，甚思摹擬之，近歲游日本諸詩實倣之也。余告以霞舉先生有禪經廬詩集，步曾未知也。余又言凡文不能序事、詩不能寫景，必不能成家。又云：詩自當以胸襟氣韻爲主，然字句聲調亦不可忽。又云：近人爲詩，積典故、發議論二道耳，其弊由宋詩來，救之仍當用唐法。步曾天才甚敏，雖治植物學已名家，乃非所好。世間成名，往往不由所學，步曾即其例已。湖游正值雨後，游氛盡蠲，斜景在樓櫓間，雲物盡成金色，澄瀾綠淨，涼不待風。荷花千萬，佈列平陂，落日映之，絳艷難名，似更勝初日時也。後洲望鍾山，正見其背，草樹芊綿，遂成嵐氣，殘虹可二丈所，適在山斷處，回顧西顛，則光彩晃耀，正似以文綾繁錦糊天。予顧謂二君曰：此即華鬢雲也。蓮葉翳水，時於無意中嗅其芳馥，鼻供養極奢侈矣。停橈荷中，久之乃還。暝色漸合，猶有翔燕掠水盤旋。叢蘆出汀，時礙舟路，迂繞久之乃抵。步還飯大中華樓，歸已人定。二君偕予至門，乃別去。……步曾以其詩稿卷四示予。

七月七日步曾有贈范彥殊詩云：『君父稱絕倫，君尤爛詩葩。』近不辭，又其音不好

聽，近於西陽雜俎載『山氣日夕佳』，可以爲謔也。（一九二八年）

（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錢基博中國現代文學史第四版增訂識語

拙著出版以還，自柳詒徵、胡先驕……郭斌穌諸君，或識或不識，莫不致書通殷勤，匡我不逮。而胡先驕、郭斌穌兩君更有批評紹介之文，見於報章，纒纒千百言，獎勵交至。（一九三四年）

（岳麓書社，一九八七年，第五百零玖頁）

朱自清日記

蕭君示我胡步曾長詩南征，係散文詩。給蕭君去信時批評得太嚴厲。（一九四〇年）
（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百一十五頁）

朱自清致蕭公權：

步曾先生作亦見氣力，但苦不能割愛，且不免廊廟氣。因知老杜北征固不易到耳（妄論勿示人）。……胡先生近體似頗精煉，弟曩者屢得讀之（學衡）。南征之作殊出意表，

殆貪多之故歟？（一九四〇年）

（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九十三頁）

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盧前民族詩歌論集一書，在論述白話詩時有涉胡先驕者，云：

與新體白話詩相反對的主張，以『學衡』派爲代表，胡步曾先生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文學之標準、評嘗試集、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這幾篇論文皆抨擊胡適而中要害。胡步曾先生在文學上有很深的修養，不過篤古太過。（一九四一年）

（盧前：盧前文史論稿，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龍榆生木蘭花令·辛丑重陽前九日寄胡步曾先驕教授北京

散原仙去風流歇。聞笛山陽聲轉咽。滄桑過後樂澄平，舊夢前塵隨手抹。雅音誰味

中邊徹？沉芷澧蘭花接葉。也應詞派有西江，雲起軒前看鬱勃。

（龍榆生詞學論文集·忍寒詞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五百八十三頁）（一九六一年）

譚峙軍胡先驕先生詩集編後記（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科學與文學通常是分道揚鑣的：因爲，科學屬於理性的範疇，而文學則屬於感性的範疇。一位具有卓越造詣、蜚聲國際的科學家，同時又是學養有素的文學家，這種情形，

古今實所罕見！而母校的首任校長胡步曾博士卻正是如此一位罕見的傑出人物。文學博士黃光亮校友在他爲母校四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所撰懷母校、念師恩一文中，曾作如下的描述：『校長學識淵博，貫通中西。論西學，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理學博士，爲享譽國際的生物學權威；論國學，當年早有「南章（按：指章太炎先生）北胡（按：指胡適先生）」的對壘。校長雖以研究自然科學成名，卻能用精鍊的文言文寫出論戰的文章，使意圖摧毀文言者，頗難招架』。

步公校長且能在國學方面，本其愛國憂時的情操，寫出堪以遠比古代名詩人的詩句。本集所收錄的詩篇，祇是步公校長遺作的一部分，但從這些劫後僅存的詩篇中，便足以體會步公校長所留給後學者的精神遺產何等豐富！

不僅如此，作爲一位國立大學的校長，步公更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的偉大教育家。當年他以犧牲奉獻的精神，毅然承擔起在寇氛猖獗的戰時，譜出動人的『戰地絃歌』的艱辛任務。步公主持校政雖祇有短短不到四年的時間，但他所表現出的對學生的關懷無微不至，對學生的愛護意摯情真。他對學生日後學德事功所發生的深遠影響，真是難以描述！以致五十年後在海峽兩岸的校友每念浩蕩師恩，仍難免有『不知涕淚之何從』的

感慨！

此日，我們全體在臺校友以虔敬之心，刊印這册詩集，並將年譜附錄於後，也祇是我們唯一可作的事，終不能表達仰慕之忱於萬一。承校友會公推爲主編，尤有心餘力絀之感。

在著手編印期間，承胡故校長的長公子德熙校友夫婦以及大陸前輩王咨臣先生提供藏詩、年譜等寶貴資料，又承上海校友會副會長彭立生校友妥携來臺，特並致由衷的謝意！

此集，步公校長的甚多門生故舊原擬在大陸編印，乃經校友會現任理事長許是祥、常務監事江殿榮、常務理事陳忠忱暨秘書長戈戚揚諸校友竭力爭取在臺出版；同時積極辦理募款及行政支援等有關事務。尤其要感念師長與校友們的鼓勵與熱烈捐獻，乃使此一編印工作得以迅速展開並順利完成。

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爲步公校長百齡冥壽之期，謹以此一詩集的編印，作爲永久紀念，並藉表無限追思之情。惟因倉促付梓，如有漏誤，尚祈諒察！

國立中正大學民三三（一九四四）級政治系畢業生譚峙軍謹記

胡適評齊天樂·聽臨室彈曼陀鈴（作于一九一六年）

今試舉吾友胡先驕先生一詞以證之：『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 么絃漫語。 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 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詞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么絃』，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胡適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九頁）

柳亞子妄人謬論詩派，書此折之（作于一九一七年）

社員胡先驕寫信給柳亞子，恭維同光體。三月十一日柳亞子在民國日報新聞的文壇藝叢欄發表妄人謬論詩派，書此折之二首，以答胡先驕。詩名原直點胡先驕其名，後覺不妥纔刪去。詩云：其一：詩派江西寧足道，妄持燕石詆瓊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兒問毀譽。其二：分寧茶客黃山谷，能解詩家三昧無？千古知言馮定遠，比他嫠婦與驢夫！

柳亞子又在民國日報發表與楊杏佛論文學書云：

三月十六日手教敬悉，甚慰甚慰。某某處弟曾以兩詩報之，惡聲必反，殆亦行古之道耳，渠遂從此反舌矣。其實詩文派別，千百載猶難定論。某某不過江西派中一小卒，搖旗吶喊，所作亦未見高明，何苦遽作山膏之罵耶？思之真不值一笑也。（均見楊天石編：《南社史長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四四五頁）

吳宓空軒詩話（作于一九二一年）

胡先驕君爲學衡社友，與予同道同志，而論詩恒不合。

步曾主宋詩，身隸江西派；而予則尚唐詩，去取另有標準，異乎步曾。步曾嘗強勸予學爲宋詩，予雖未如其言以致力，然於宋詩之精到處及詩中工力技術之重要，固極端承認；且步曾中國詩學之知識及其作詩之造詣皆遠過於我，我深傾服，並感其指教之剴切率直，益我良多。予雖爲學衡雜誌之主編，然『詩錄』一門，由步曾主持編選，予毋能改動絲毫。步曾出洋，則以授邵祖平。其後邵君與予忤，予乃改請李思純君。（吳學昭整理：

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五年，第二〇四頁）

吳宓空軒詩話（作于一九二四年）

劉伯明歿，口子房焚，東南大學風潮，學衡雜誌同人離散。發生之時，胡先驥君方在美，次年春作奉答翼謀先生一詩寄歸，頗能道出柳先生志事。（吳學昭整理：吳宓詩話，第二〇四頁）

吳宓空軒詩話（作于一九三五年）

步曾於中國詩學所造既深，且才思駿發，文筆犀利。故在學衡中，除撰長篇精宏之論文關於文學原理外，曾爲文歷評中國近世之大詩人、大詞人，並加評斷。而其論詩絕句四十首則更綜合言之。故今特選錄，以顯示吾友關於中國近代詩學、詩史、詩人之批評的知識焉。（吳宓所選詩此略。）（吳學昭整理：吳宓詩話，第二〇五頁）

吳宓詩話·懺齋詩稿（作于一九六三年）

晚讀胡先驥懺齋詩稿，其卷下三四至三五頁，有得吳雨僧書卻寄一首。宓按，此詩編在辛丑即一九六一年之春，實則一九六一年九月初，宓在北京曾造訪步曾，相待既冷且慢。通書則在一九六三年中。即此細微一點，已乖事實，而非信史矣。

吳宓評懺盒詩稿（作于一九六四年）

懺盒詩稿卷下九至十頁，有題黃晦聞先生蒹葭樓詩二首，應錄入黃師詩集中，作為參考資料。惟第一首注，謂汪精衛曾參訂蒹葭樓詩，「刺時之作，悉為刪去」云云，殊非事實。必得由陳樹人先生口述，知其詳。第二首注，有「及居故都，曾因吳雨僧乞得先生詩屏」云云，必已不能憶其在一九二六以後之何年矣。

卷下三五頁，有辛丑一九六一年壽張勳彬璋八十，是則張君應生於一八八一年或一八八二年，即清光緒七八年。其俄國夫人名繆瑪麗。張君為本集題籤之人。此篇詩及注，應為吳宓詩集卷末一九一至一九二頁之參考資料。

至宓對懺盒詩稿之意見如下：

（一）懺盒詩稿應名為懺盒詩集，不當曰詩稿。手寫為稿，印出者即非稿。

（二）標年之干支多誤。不具引。

（三）散原等皆稱其山水紀游詩最佳，宓亦云然，且謂集中除山水紀游詩外，無可取者。集中最大多數之篇章，苟移作異時異地之人所作，皆可適用無違忤。

（四）太夷指責其如韓退之「以文為詩」，是一大病。江瀚不讚成散原與太夷此處之批評。宓則謂作者短於情趣，故其議論之詩，實毫無詩味，太夷之指責極是。

(五) 刪削之詩太多。今存者，實不能表現出作者胡君之生活、經歷、交游、事業等之全真。
(六) 於人一律稱字，而不詳注其名與籍貫，如張季隆卷上，二四頁下。誰知其即張志讓。又如贈景珩卷上，三八頁上下。乃是婚後贈其繼配夫人。

(七) 丙寅一九二六年以前之詩，其佳者皆是曾登學衡之篇章，而全集中許多篇直似中國海通以前舊詩人之所作。

(八) 始終崇獎江西甚至南昌詩友王易、王浩、邵祖平等數人，拘囿於門戶及鄉里，今與四十餘年前固無異也。

織盒詩稿以古風十四首卷下，五至九頁。為集中最佳篇軍。仍嫌其為『有韻之散文』，但思想則甚好。(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吳學昭編：

吳宓詩話，第三二一—三二二頁。此節係編者據日記輯入)

僧若題識(作于一九二七年)

秋澗泠泠，玄悒悒。道林以後，僅聞此音。

錢鍾書蘇正隆輯錢鍾書作品集前言（作于一九四三年）

我憶起一九四三年伏處上海，胡步曾先生自江西輾轉寄來論舊詩的長信，附了一首七律。我的和詩有一聯：『中州無外皆同壤，舊命維新豈陋邦。』我採用了家鉉翁中州集序和黄庭堅『子瞻詩句妙一世』詩的詞意，想說西洋詩歌理論和技巧可以貫通於中國舊詩的研究。

錢鍾書談藝錄（作于一九八一年）

胡步曾先生命余訂其懺盒詩，因道及談藝錄，甚許此節（引者按：指批評黃遵憲詩）。先生論詩，初與胡適之矛盾相攻，後與雨僧先生鑿柄不合，二人之所是，先生輒非之，余未渠以其言自壯也。（第三四七頁）

王逸塘今傳是樓詩話（作于一九三六年）

新建胡步曾（先驢），研生物學，極有心得，而詩學亦有靜穆之致，合坡、谷爲一手矣。君與昀谷、劍丞同邑，行輩略後。昀谷時稱其人與詩。誠哉，新建之富詩人也。（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三），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汪辟疆評哭昀谷詩（作于一九三六年）

楊昀谷死後，知交多有挽詩……胡步曾（先驕）亦有哭昀谷二詩。其一云：『中原久喪亂，耆舊日凋落。噩耗傳海疆，此老亦解脫。握別曾幾時，警歎猶如昨。彈指成古今，聞訊遽驚愕。酸懷言可喻，哭奠阻途邈。深悔同城居，造請未肯數。惟公天人資，沖懷接冥漠。儒修與佛性，幽光蘊靈璞。郎潛久如夢，垂老翻守蜀。富貴本浮雲，（公出守西蜀，都人士祖錢賦詩，名浮雲集。）咄嗟返初服。自茲安大隱，蹤跡儼雲鶴。道心益精進，骨見膚自剝。冤親證平等，（公舊僕一夕無故戕公塚孫，已而自殺。公仍善視其家屬。）轉覺遭非酷。云歸杳何處？夢醒了無觸。知公喻浮漚，漚滅即圓覺。後死能契然，清淚禁撲簌。』其二云：『同光盛詩教，瓣香在黃陳。散原主壇坫，遐邇爭傳薪。末流病粗獷，頗失涪翁真。公獨契玄機，理圓韻自醇。高標揖靖節，弟蓄王儲倫。並世寡儔侶，石巢庶知津。一卷妙峰詩，瀾翻語通神。聞修得自在，未學安可臻？我亦好攢眉，宛若秋蟲呻。河魚膏自煮，滿紙皆荒榛。公獨謬許之，謂接支公塵。方期授句法，言笑時相親。轉眼隔人天，此恨寧可論？遙聞藏山業，付託欣有人。終矢寶遺編，視若璆琳珍。』步曾此二詩，未能精警，亦因門面語，未能刊落耳。惟『醇』『倫』二韻，恰到好處。小注可存軼事，遂連類存之。（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一九七頁）

范旭侖容安館品藻錄·胡先驥（作于二〇〇五年）

錢先生文章裏光用『一個教授』來指代胡先驥。鬼話連篇：『例如一個教授批評陀斯妥耶夫斯基爲必死必朽之文學。』之後十年，錢先生於國風月刊第三卷第九期刊佈病中得步曾文書卻寄二首。第一首收入槐聚詩存，題作胡丈步曾遠函論詩卻寄，改得不厲害，後一首爲作者棄置。（萬象二〇〇五年第四期）

黃萍蓀作胡先驥小傳

胡先驥，字步曾，號懺盒，江西新建人。世爲江西望族，幼慧，秉母教。十二歲應童子試，入邑庠，爲清季大儒沈曾植所特識。年十六，入京師大學堂。十九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習植物學，以高第卒業。歸國任廬山森林局副局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國立東南大學植物學教授，生物系主任。民國八年至九年，漫游浙贛兩省，採集植物，多所發現，首創東南大學生物系植物標本室，與名動物學家秉志博士首創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素擅長中國文學，與梅光迪、吳宓創辦衡雜誌，提倡人文主義，以與當時學術界狂潮抗衡，嶄然樹立東南學風。今日之新儒學運動蓋肇始於此焉。爲詩出入杜韓、蘇陳之間，奇氣橫逸，爲儕輩所推服。嘗爲文數十篇，評論明清詩家，亦爲世所稱。十二年重渡

美，入哈佛大學，專研中國植物學，得博士學位，曾先後出席第三第四屆太平洋科學會議，蜚聲國際。十七年與秉志博士創辦靜生生物調查所，十九年繼任所長，二十六年復創立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兼任所長，二十九年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三十三年以病辭職。先後任中國植物學會、北京博物學會會長、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國立北京大學名譽教授、國際科學教授會副會長等名譽職。專長植物分類學、古植物學、中國詩歌及散文。曾著有中國植物圖譜五卷，另有懺盒詩稿、文稿未刊。（見龍風雜誌，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三期）

陳器伯作題懺盒集（作于一九六四年）

奧邃蒼堅境，青冥筆可凌。乘桴千頃浪，飛鳥一枝藤。堂廡超雙井，襟懷拓杜陵。至文皆寓理，一鉢萬花蒸。

章貢環成篆，匡廬碧作城。雄材天柱峻，雅韻谷簾清。物我神無隔，屯通意自平。高吟參造化，初不計元貞。

草木箋華夏，風騷變杜韓。一爐新舊貫，三昧古今團。苦語偏能綺，秋聲別作歡。乙庵瑰

異處，刮目共嶺岵。

(張伯駒編著春游瑣談，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王易作木蘭花慢·寤歌集題詞

剩鷄牀曉夢，漸回首，十年期。記饌玉懷香，沾花掬月，幾度留題。顰眉。黯然去國，又秋風、行李玉關西。老我莼鄉煮膾，羨君海宇探驪。騷壇別樣風規。賦馥麗，詠希奎。有穠香繞翰，柔情墮酒，卻遣腸迴。旋歸。自看袖底，挾滄溟、萬里入新詞。爲語淋鈴舊譜，正宜分付歌兒。(王易)

龔嘉英作懺盒詩稿提要(作于一九九二年)

歲在壬申(一九九二)孟夏之月，懺盒詩稿校讀既畢，謹作提要如次：

一、先生之詩，今所存者，自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開始，至一九六四年甲辰爲止，計四十九年。其間中斷四次，即民國六年無詩，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至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無詩，中斷十一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又中斷十一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亦無詩。合計在四十九年之中，有二十五年從缺。先生卒於一九六八年。自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未見作品，可知遺佚甚多。

二、懺盒詩稿之名，爲先生早年自訂。庚子年（一九六〇）農曆五月由錢鍾書教授以編年方式校訂，時先生仍健在。原稿分上、下兩卷，按詩題計算，合計二百八十餘篇，實際將近四百首，因一題有數首以至數十首者，如泰和雜詠，即有二十首之多，稱爲連章詩。

三、何謂懺盒？懺摩是印度梵語，譯成中文爲懺悔。盒字本義爲有蓋之器，借作庵字用，乃供佛之小舍。懺盒者，是自喻住在小舍中，經常懷着懺悔心的人。以某庵爲別號，是自昔以來文人之風尚，與是否信佛無關。有大智慧者，纔會生懺悔心。以懺盒爲號，既自謙，又自負。

四、先生之詩，取徑少陵，發揚忠愛，古體、近體，五言、七言，無一不高妙。詩聖杜甫有北征篇，七百字。先生之南征篇，二百五十韻，二千五百字，確是大手筆。

五、先生作詩最多之年份，爲民國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即在江西泰和縣杏嶺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時，一年之內，作詩六十餘篇。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與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作詩最少，每年祇有一篇。

六、先生出生於民國前十八年甲午（一八九四）。明年癸酉（一九九三）爲先生百齡冥壽，國立中正大學校友會今夏在臺灣刊印懺盒詩稿，爲紀念先生百歲誕辰之最佳方式。凡我校友，無不樂觀其成。

七、由於編印時間緊迫，校讀僅限八天（自五月一日起至八日止），故未能編目錄、作

注解，實感愧疚。先生之詩，涵蓋甚廣。其精神所在，亦無法注解，須讀者心領神會。卷首之近代名家序文及題識，與卷末之跋文，均請細心參閱。

八、提要後，敬賦絕句二首，藉申未盡之意。

少陵警策真無敵，雙井沉雄獨老成。天爲斯文存榘範，遺篇校讀斗參橫。

南征巨刃摩霄漢，杏嶺絃歌立始規。生物權威中外仰，暮年高詠水杉詩。

嶽色河聲通大海，桃蹊李徑發新姿。最傳秀句寰區滿，敬向匡廬獻此詞。

注：第三句借杜詩。

國立中正大學民三四（一九四五）級學生靖安龔嘉英拜撰

錢仲聯評胡先驥詩

近百年詩壇點將錄點胡先驥爲『地滿星玉旛竿孟康』，云『所撰評論鄭珍、金和、張之洞、陳曾壽、劉光第、俞明震諸家詩集之專文，闡述詳盡，評騭精確，究心近人舊體詩者，不可不讀也』。（第六九〇頁）

近百年詞壇點將錄點胡先驥爲『地羈星操刀鬼曹正』，云『所撰論王半塘、文芸閣、朱彊邨、趙堯生諸家詞集之專文，剖析精微，評騭得當。自爲詞有被胡適所譏者，時人學夢窗者多有此失，不獨步曾爲然』。（第七一七頁）

《南社吟壇點將錄又點胡先驥爲『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大加推許，論述也最爲詳盡：

『步曾，植物學宗師而邃於文學。先後出沈曾植、陳三立門下。留學美國，與胡適同時，而持論牴牾。於詩詞根柢深厚，尤精近代。曾撰評論文章，於明代阮大鍼、近代文廷式、劉光第、俞明震、趙熙、陳曾壽等家之專集俱專篇評論，洞見社會關繫奧窔，具正法眼藏。無專論者，則於評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一文中論及之。以撰著近代詩鈔之論詩絕句組詩徧論各家，皆發表於學衡雜誌。其自得力於阮大鍼及同光體諸家，而多新內容。有胡先驥先生詩集。』（第七三七頁）

（見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阿英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載胡先驥小傳（作于一九三六年）

胡先驥，理論家，學衡雜誌編輯人，反新文學運動最烈，所作均發表於學衡上，所作評論，如評嘗試集、評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對於胡適攻擊猶不遺餘力，作品均未輯集。如林琴南爲反新文學之第一代代表人，那麼胡先驥是代表了第二代，而章士釗又當爲第三代了。

劉咸選輯中國科學二十年（一九三七年）

劉咸選輯中國科學二十年一書，由中國科學社出版。該書收有胡先驥撰寫二十年來中國植物學之進步一文。文後附編者劉咸識語，於胡先驥道德文章，倍加稱譽：

本篇作者胡步曾先生爲我國當今植物學界之領袖，其功名事業，蜚聲中外，無代介紹。惟二十年來吾國植物學之進展，在在與胡先生有關，篇中竟未一字道及，謙謙君子，足以風世。惟是後之尋繹植物學史料者，未免有遺珠之憾。爰本科學重事實之信念，將胡先生發展吾國植物學之事例，略舉一二，藉存史實，非敢阿其所好也。

一、胡先生歷任南京高等師範及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所造就之植物學人才至多，現國內後起之植物學者，十九皆出其門。其末親炙塵教，而爲斯學同道，無論識與不識，皆盡力獎掖拔擢，不分畛域。世之知胡先生者，類能道之。

二、胡先生於任教期內，首先提倡採集植物標本，以供科學研究。屢屢親率學生赴浙贛諸省，作嚴密採集，所得標本，動以萬計，審定學名，制成論文，開吾國學者用科學方法治植物學之先河。而於東南植物之地理分佈，尤稱專精。又因積多年分類學之學理與經驗，於吾國植物之地理分佈，獨具心得。

三、胡先生嘗謂欲精研植物分類學，非有完善之植物標本室不可，故在東大任教時，

即銳意經營植物標本室。今日中央大學植物標本室之具有相當規模者，胡先生實奠其根基，猶之該校動物標本室，為秉農山先生創辦也。迨後胡先生任本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事時，又為本社創立植物標本室，年來得錢雨農先生諸人繼續發展，已成爲國內植物標本之重鎮。胡先生繼主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事，仍專力該所設置植物標本室，並有大量木材標本之搜羅，在華北允稱巨擘。此三處植物標本室，均為胡先生所手創，有永久性。其他各大學、各研究機關得胡先生之鼓勵策劃而派隊採集植物，因而成立植物標本室者，更所在多有。

四、胡先生久有志於創辦各種植物園，徒以公私經濟困難，未能暢行其志。前年由靜生生物調查所與江西省農業院合辦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以來發展甚速，除栽培吾國各種森林種木外，兼營森林苗圃，供給國內各處場園之需，謀民生問題之解決。

五、胡先生專治高等植物分類學，研究所得發現之各屬新種無慮百十。專著除國外發表者外，多數散見於本社生物所植物學匯刊、靜生生物調查所報告、中央研究院等雜誌。此外於二次赴美時，在哈佛大學編纂中國種子植物志（英文本）一書，尚未付梓，實為治中國分類學之基本要籍，歷年後進植物學者，皆利用之。

六、胡先生另一貢獻，為編纂中國植物圖譜（與陳煥鑄教授，已出版四集，以後陸續為之）及中國蕨類植物圖志（與秦仁昌技師），皇皇巨著，為吾國斯學典籍，舉世推重。凡此

所舉，皆專門科學著作。至於比較普遍之中文著作，與植物教育有關者，有高等植物學、植物學小史、植物地理學等專著，或用爲教本，或作一般參考。又胡先生素善文章，有聲於時，所作普通科學文章之多，凡讀歷年本刊各卷期者，類能道之。此於普及科學，裨益至大。

總之，胡先生爲一極熱心建設者，二十年來吾國一切植物學事業之發展多與之有直接的關係，例如近年中國植物學會之成立，中國植物學雜誌之創辦，亦皆胡先生所主持。其他限於篇幅，未能多詳，聊舉所知，以存史實，藉告來學。（一九三七年）

黃萍蓀在龍鳳雜誌上的編輯後記

胡先驕先生，字步曾，江西新建人。以研究植物學知名歐美，於中國文學造詣尤深。現任國立中正大學特約教授。本年自泰和遷居永豐，月前贛縣倭寇沿江東竄，經吉水而屠永豐，先生行蹤遂爲舉世人士所關切，惟視其無恙耳。

胡先驕先生年來除臨池吟詠外，未見有重要著作發表，此次爲本刊撰中華民族之改造，凡十萬言，可謂難得矣。作者以生物學家的眼光來解剖這一民族，從生理構造說起，一直談到文化發展的程度爲止。他的好處是，系統而不繁冗，條理分明，適挈其要。又如醫家之切脈，優劣具表，而處之以方。這種文字，非把古今中外上下數千年的歷史羅於胸

次，是不易發揮的。（龍風第二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三民主義半月刊編者附識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胡先驕於三民主義半月刊十卷十二期發表國民黨之危機一文。
三民主義半月刊編者附識：

胡先驕先生爲我國學術界權威，其在科學上之特殊成就與貢獻，外邦學人亦極欽仰。最近曾有兩文在本刊發表。其一爲國防科學委員會成立感言（載本刊十卷六期）；其一爲觀我國歷史之演變國人應有建國之信心（載本刊十卷九期）。謀國之忠誠、識見之深遠，曾引起各方之讚佩與重視。編者更尊後者爲傳世之作。七月初，胡先生由北平致函編者，謂『有多年鬱積肺腑之言，欲作國民黨之危機一文，以發泄之。立言自不免切直，不知能登載否？』編者當即復函，請將該文章就擲下，並有『清雖不敏，自信忠黨愛國，與先生心同理同』之語。日者，即接讀胡先生來書及論文，反復誦讀，嘆服不已。其原函云：

『玉清先生惠鑒： 七日手書奉悉。承囑已草就一文寄上。惟殊覺過於切直。此文一出，必將開罪多人。然既掛名國民黨籍，逆耳之言，又不得不吐。仍乞斟酌，如覺患時忌太甚，即擲之廢紙籠中可也。若覺瞑眩之藥，有其用處，則請發表。丁茲國命危於累卵之日，驢亦不計及個人之利害矣。……』

可見胡先生立言之忠，用心之苦。編者感於胡先生忠黨愛國之至誠，爰將全文發表於此。所望吾黨長者及青年志士，不以詞害意，更進而謀所以健黨建國之道，則胡先生此文之作，爲不虛矣。（三民主義半月刊，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北京師範大學黨總支對胡先驥的評價（作于一九五〇年）

當丁瓚從蘇聯回國，在師大報告蘇聯的科學工作時，他反映說：『他去了兩天回來就到處大吹大擂，到處說米丘林路綫正確，其實是走馬看花、人云亦云的盲從。』并且罵丁瓚說（丁也在場）：『他是我的學生，我說他沒有關係。』又說：『盧於道是我的學生，學問亦不壞，不過到蘇聯跑了兩個禮拜，就什麼都是蘇聯好，這還有什麼科學精神呢？』由此觀之，他是自高自大，看不起蘇聯，同時不放棄他的資產階級的那一套。（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檔案）

中國共產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委員會對胡先驥的評價

該人係封建守舊派，『五四』運動後堅持復古，反對新文化運動，充當偽中正大學校長，曾公開發表反共文章，與軍統頭子關係密切。解放後拒絕思想改造，曾說『我要罵蔣介石就是變節』，反右時有右派言論。但十餘年來，我黨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成就，國際

地位的提高以及科學事業的迅速發展，對他有一定的教育。一九六一年他發表的水杉歌中有『東風壓倒西風』的詩句，同年陳毅副總理接見以及列席全國政協會議，受到感化，一般擁護黨的政策，願多做些工作。在學術方面，留學歸國後與錢崇澍、陳煥鏞等人倡導植物分類學研究，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起過積極作用，專長中國木本植物分類。在扶持研究人才方面有所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較高的聲望，曾多次被邀請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胡成名較早，狂妄自大，擺老資格，愛吹噓，學術不嚴謹。（科學技術干部簡歷表）

二〇〇五年三月胡先驕部分藏書自中科院植物所散出。(1)

注：（一）一九七九年中科院植物所在落實平反胡先驕時，即將其藏書歸還其家人。因當時其家人住房不敷存放，故未運回，此後即一直存放在該所。

『小螞蟻』（網名）胡步曾先生藏書

鄙人頗喜讀專業以外的雜書（吾友慕之兄貶之為素喜讀黃色小說），經常在圖書館東翻西檢。前不久在植物研究所圖書館看到一堆沒有整理好的舊書，中、西文都有，滿紙灰塵，大多已遭蟲蛀。隨手一翻，不禁大驚，原來這些書均為胡老步曾先生藏書！胡老親筆『H. H. H.』赫然在上。中文書多為古籍、佛經，英文書多為西方文史經典。其中多冊為鄙人多年欲讀而不能得者，如 H. C. Wells 的 *The Outline of History* [即世界史綱]，梁思

成先生曾譯出，想來是乃父梁啟超（任公）先生命他譯的]；George Brandes 的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即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為西方文學批評巨著。魯迅先生常引用）；人文主義大師 Hving Babbitt 的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和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Babbitt 為吳宓（雨僧）先生在哈佛留學時的導師，步曾先生也曾在此留學，歸國後雨僧先生和步曾先生一起辦學衡，可謂淵源有自]；Marchl Proust 的 *The Past Recaptured*（即追憶逝水年華）以及一些名家詩集。此外，還有 *A Student's History of Philosophy* 也很讓人歡喜。最可驚異者，還有一本 *Sadism and Masochism*，足可見步曾先生讀書之廣。很可惜，其中的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和 *The Past Recaptured* 都非全本，祇剩一冊。

問以圖書館管理人員這批書來自何處，為何如此殘缺不全。被告以在不久前清理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地下室雜物時發現，當時正要用卡車當廢品拉走，偶被圖書館管理人員看見，出於職業習慣檢出數十本。其餘拉走者不知凡幾，都已『黃鶴一去不復返』也！如此敗家子行爲，不知本所大師遺物之珍貴，視文物圖籍如敝屣，令斯文墜地，讓人欲哭無淚，豈祇扼腕嘆息而已哉！

（「中國植物科學民間學術網站」www.emay.com.cn）

四、諸家唱酬及紀念詩文

病中得步曾丈書卻寄二首（作于一九四三年） 錢鍾書

汲古斟今妙寡雙，手疏西海鑿西江。中州無外皆同壤（本元文類家鉉翁書中州集後），舊命維新豈陋邦（本山谷『子瞻詩句妙一世』詩）？兵阻遠書金足抵，病餘短筆鼎難扛。不乾捫有談詩舌，掛壁年來氣漸降。

博物從知君子宜，詩人況自爽天機。楚騷草木徵劉杳，毛傳蟲魚疏陸璣。山水友多詞有託（宋王質紹陶錄有山友、水友諸詞，皆詠魚鳥草木，以慨身世），園田居近望難歸（淵明有歸園田居詩。文返贛長太學，而故鄉阻兵，匡山讀書廬迄未返也）。待到演雅宗風繼，鷗沒江南事大非。

（國風月刊第三卷第九期）

〔校〕第七句「到」字違律，似爲「將」字。

丙寅仲夏客居廬山，徒步至植物園謁步公墓（作于一九八六年） 王咨臣

匡廬煙雨綠紛紛，淚灑縱橫拜墓門。每憶燕都徒望月，幾懷杏嶺嘆成雲。花叢簇簇屐痕

在，樹影森森手澤存。年譜一編彰德業，名山有幸葬芳魂。

讀懺盒詩稿（作于一九九二年） 王咨臣

懺盒詩稿凡二卷，無體不備殊精選。束髮受書畢群經，文場年少盡推善。弱冠爲學西半球，乘桴域外勝游徧。植物分類肆研求，採集命名撰新典。業餘吟詠人少知，祇以專長爲所掩。才思顧自尚矜持，不附世人流俗淺。操觚染翰百煉錘，絕俗凡響意雙演。初從山谷步登堂，硬語盤空頗自繭。轉向東坡更縱馳，昌黎摩詰皆同翦。少陵寢饋尤邃深，汲取衆長能善辨。述懷諸作具性靈，中外名勝寫素練。南雍長教喜追隨，謬承獎藉慰相勉。江城一別瞬廿年，北望燕都頻遐緬。忍聞噩耗賦哀辭，數紙何能盡纏綬。燈前午夜讀遺詩，胸中萬慮爲驅遣。意理氣格各清新，沁人肺腑靈光顯。

挽步曾校長，有序，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於繫馬椿新風樓 王咨臣

步曾姓胡氏，繫名先驥，號懺盒，新建治坪洲人，清探花家玉曾孫。年十二入縣學，有『神童』之目。比長，考官費赴美留學，習植物分類學，亦擅詩文，講學南北，人多敬之。抗戰中，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余因姚名達、歐陽祖經二教授之介，入研究部任研究員。越四年，步曾解職，余亦離去，自是天各一方，聚首無常。戊申（一九六八）六月十六日卒於北京，年七十五。噩耗傳來，至

深哀慟，因作此以挽之。

科名鼎盛重吾鄉，代有人文姓字香。(一)羨煞探花原有種，(二)髫齡入泮話芬芳。(三)

遠涉重洋到美洲，探研植物類相求。(四)奇花異草多蒐採，命目分名學譜修。(五)

學貫中西睿識奇，文壇論戰寫新辭。(六)群英悅服欽高論，南北薪傳仰大師。

烽火漫天別帝京，翩翩胡子賦南征。(七)吾鄉正氣存磅礴，爲寫長歌壯遠行。

創設南雍杏嶺邨，身居祭酒德才尊。(八)一時俊彥多雲集，立雪三千譽滿門。

相逢異地話鄉親，喜託龍門論學真。(九)四載成蔭鬢舍柳，依依別去黯傷神。

匡廬講學又南州，高論咸欽語不休。(一〇)夜話燈前文獻事，鄉賢遺墨重相求。(一一)

音書久斷噩耗來，北望雲天動地哀。(一二)卅載相知成永訣，臨風慟哭幾徘徊。

注：

〔一〕曾祖胡家玉，清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一甲三名進士探花。

〔二〕步曾年十二，考入新建縣學生。

〔三〕民國元年，江西省教育廳舉辦東西洋留學考試，步曾獲西洋留學學生第一名，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習植物分類學，獲農科學博士。

〔四〕步曾歸國後，歷任大學教授，創辦廬山植物園，奇花異草，多所發現，爲之命名，著胡氏植物學，人多宗之，有世界學者之目。

〔五〕步曾與胡適同時留學美國，相友善，而論文不唯阿，褒彈不遺餘力。與柳詒徵、吳宓、章士釗倡學術社，著中國文學改良論、文學之標準、評嘗試集、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諸論文，載學術雜誌，皆難適而作，寔以失歡，絕交於適焉。

〔六〕庚辰（一九四〇）十二月，步曾由北京別妻子，出走重慶，作南征二百五十韻，其紀事載國立中正大學文史季刊一卷四期。

〔七〕江西省創設國立中正大學於泰和杏嶺邨，步曾受命爲校長，聘王易、姚名達、歐陽祖經、楊惟義、周檢祿、蔡方蔭、王修業諸名流學者爲教授，一時俊彥，雲集杏嶺。

〔八〕余因姚名達、歐陽祖經之介，入大學研究部任研究員，相與談論文史，至具真性。

〔九〕丙戌（一九四六）、戊戌（一九五八）夏月，步曾先後講學廬山、南昌，余皆從游，並出示所撰新建近代人物誌稿，乞其刪定，大爲讚許。又出示其曾祖小蓮先生致許仙屏親家一書，至爲歡然，未幾即託胡一民索去。

胡校長步曾先生逝世追念會（作于一九九一年） 龔嘉英

清髭玉采炯雙瞳，奕世文章德望隆。永憶絃歌霑化雨，久無消息嘆飛蓬。嚴松獨挺高寒節，江漢長流博厚功。雲黯匡廬神不昧，海隅蘋藻薦秋風。

廬山植物園定於農曆辛巳舉辦胡先驕先生紀念展覽，賦詩奉獻（作于二〇〇〇年）

錢仲聯

束髮拈詩筆，傾心屬此翁。秀州傳鉢袋，西海暢宗風。學派群流上，專長植物中。名園開盛會，仰立萬方同。

得胡步曾加里佛尼亞書卻寄（作于一九一六年） 汪辟疆

惘惘書來正掩扉，江濤海色颯成圍。鑿空博望真能健，避地梁鴻事已非。堆眼叢殘誰料理，寒心國事世交譏。落磯山下春如海，應有歸魂故國飛。

夕夢步曾，朝得來書並詞十闋（作于一九一六年） 王易

斷點空城角漸催，靈霜梁月夢初回。人間荆棘隨心往，天外瓊瑰到眼來。為盼雲山成結

想，定知風樹有餘哀。寒梅敗驛江南好，誰與春光入酒杯？

得步曾書並詩（作于一九一六年） 王易

相憐往日柳依依，憔悴年光覺漸非。詩酒佯狂吾豈敢（來詩有「詩酒佯狂最念渠」句），風雲自奮子能希。群龍野戰悲神陸，一雁孤飛下落機（山名）。省識憂天懷舊意，知君重減沈腰圍。

（胡昭靜先生提供）

秋窗坐雨感賦，寄懺龔、瘦弟（作于一九二二年） 王易

三尺猶堪□晦明，獨憐蕭屑滿商聲。登臨共擬勞壺榼，羈旅誰期各弟兄。夜氣初嚴琴席冷，微吟真謝茗甌清。塊然似我終成夢，怕近中秋客意驚。

（胡昭靜先生提供）

坐曹與步曾（作于一九一七年） 王浩

寒檐竟日無不見，始覺朝來久坐曹。傍眼官書成晷晚，盈天雨力尚蕭騷。漫勞一笑酬青社，隱與歸來煮白毫。說向江湖長滿意，矛頭從得謝賢豪。（思齋集，一九二六年）

隔舍與懺齋（作于一九一八年） 王浩

過牆鄰葉綠婉婉，手種小桃行看紅。郊原不待新經雨，春事吾將困老農。

剩欲百年雲霧霧，世間無得此人雙。鳥鳴日緩四圍靜，轉面春風在酒缸。

乳桃著雨綠可捻，驕筭厭牆黃未伸。輸與牡丹朝萬萼，始知春是最閒身。

刮毛龜背未渠盡，佳味何殊所鱸魚。想得歸來共歡喜，昏燈持照數行書。
{思齋集}

得步曾九日登北極詩，卻寄短句（作于一九一八年） 王浩

著我高樓事亦微，舊山松菊已成圍。江南不是驚秋旅，十月清霜雁背飛。
{思齋集}

大酺·金陵舟次酬胡步曾見贈（作于一九一七年） 周岸登

嘆壑舟移，江山在，千古空無英傑。金陵花月好，問南朝遺事，燕鶯愁說。顧曲當年，橫江此際，心寫君身仙骨。高吟天風冷，望煙巒沐翠，霧螺梳髮。似遼鶴重來，夢新人故，倦懷

何極。年涯如過客。舊游地、吳楚今非昔。盡二十載，豪情湖海，熱淚神州，捲滄波、練濤山立。雁字排□翼。還豫蠟、嶽晴雙屐。待相約，高秋日。廬阜天外，歌鳳峰頭吹笛。快游共君領得。（蜀雅，一九三三年八月刻本）

同胡步曾游靈谷寺待王伯沆不至（作于一九二二年）

邵祖平

清晨梳頭出，靈谷游未爽。胡俟投我來，緩步從初壤。曉風市聲單，馬蹄獨街響。稍稍賣餅僮，犯寒發高吭。經過青溪水，脫略白木杖。一峰鍾山寒，雲氣盛澆瀆。群木禿臂依，野燒焦毛蕩。啄田滿鴉雀，綴葉寬楓橡。側轉石路微，到寺百靈敞。小松命脫霜，老檜出尋丈。其巔蒼鵲巢，其根赤蟻上。寶幢佛面光，淨聲神燈晃。遠聞劫火悲，廣殿蹙龍象。崎危舊佛場，磊砢古柱礎。老僧微髭迎，說話著閒惘。客堂引人坐，寺果登盤盞。瀾翻看伸眉，茶至先暖掌。過午食頗佳，麥面煮如紡。小辛不爲葷，冬笋美自曩。樽俎豈敢貪，僧前有遐想。捫腹三漚返，一笑適莽蒼。有客期不來，蘿徑佇存往。還家欲鷄栖，望賢思鶴整。作詩訊問之，孤琴有餘快。（培風樓詩，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四十二頁）

中秋得胡步曾泰和詩簡

邵祖平

自倚當年轉法華（君有小印『轉法華庵』），新詩平淡厭成家。萬山不隔清光共，短髮能梳玉

露斜。若得還鄉甘種黍，不知許事但斟茶。掃除客慧談何易，路暗迷人百種花。（培風樓詩，第一九七頁）

五言詩二章代書奉寄步曾吾兄（作于一九二四年） 柳翼謀

半年無隻字，訝我不且君。知否胸中月，常隨海上雲。新詩兼屢讀，旅況喜時聞。萬里看中美，□如來離群。

〔校〕第二句「且」及結句連律、不通，抄稿有誤。

校舍嗟人火，劉侯更可哀。君看今日事，誰是救時才？迂論知無補，初心未敢灰。落機山畔札，報我待春回。

（胡晤靜先生提拱）

雪夜懷人絕句（作于一九三三年） 林庚白

林庚白作雪夜懷人絕句，有懷蘇之姚鵠雛，賴之胡先驥、黃有書、汪辟疆諸京師大學堂同學者。

詩云：

詩篇太學忝齊名，三鳳西樓更有聲。二十一年湖海客，一身新舊百憂萌。（麗白樓遺集，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〇四頁）

得胡步曾詩（作于一九四一年） 林庚白

兵間情重故人書，示我囊詩錦不如。同學燕雲今陷敵，興懷杜陸渺愁予。雄心肯逐中年盡，士氣難追革命初。教養當爲根本計，眼中蔓草要全除。（麗白樓遺集，第六九〇頁）

胡步曾先驢來游青城，數日即去，臨別索贈（作于一九三三年） 林思進

井絡明秋氣，遙天見客星。快承江漲白，徧覽蜀山青。採藥凌仙化（步曾通歐西植物學，此行爲訪奇卉也），尋源證水經。倘能盡游興，瓦屋更岩亭。

詩拓江西派，人從薊北來。十年誦佳句，今日展清陪。草木新疏本，風騷極命才。吳船門外泊，惆悵送君回。（清寂堂集，巴蜀書社，一九八九年，第二五六頁）

木蘭花令·辛丑重陽前九日寄胡步曾教授北京（作于一九六一年） 龍榆生

散原仙去風流歇。聞笛山陽聲轉咽。滄桑過後樂澄平，舊夢前塵隨手抹。雅音誰味中邊徹。沉芷澧蘭花接葉。也應詞派有西江，雲起軒前看鬱勃。（龍榆生詞學論文集·忍寒

詞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五八三頁）

答懺齋次元韻（作于一九六四年） 曾克崙

南海北海雖異疆，詩國陳芳尊一王。韓蘇濤浪涌天際，龍戰角逐寧千場？晚清詩壇述流別，變風變雅聲鏗鏘。通州挺起繼坡老，尋源自溯江水長。贛江一脈出魯直，義寧意度何激昂。閩自臨川入萬年，海藏滄趣相頡頏。各開戶牖示鵠的，嗟哉妙手誇穿楊。微生騷壇記掉鞅，無雙遼海推雙黃。儷語超超接汪邵，上攀潘陸何堂堂。南來歌詩獲二李，精□金冶森光芒。並自廣陵摩韓壘，昭然雲漢輝天章。文囿詩林互輝映，嗟予孑立猶面牆。窮海晚途忽遭子，雄篇大句何輝煌。蜻洲草弄雲霞色，水杉歌含水木光。題我家學贈我什，淵淵子真無盡藏。述君鄉賢補我闕，幽光潛耀當發揚。夜闌箕斗遙相望，劫餘文字看應昌。寄雁傳書試廣和，大聲鐘磬交鐵鐵鎗鎗。

挽胡步曾（作于一九六八年） 熊正理

童試當年抱入場，青衿拜母淚千行（君年十二入學）。先慈誓節權夫子（君父早卒，母欲身殉，經親族勸止，以孤兒爲重，遂於當天同報喪，自號權夫子，言暫代理夫子。君畢業大學即日卒），大孝知君出義方。學富專門勤著述，詩驚老輩逼同光。冥頑我坐聞喪晚，舊德空懷九轉腸。

(薛隆基編著：熊育錫與月池熊氏——從家族到社會，南昌教育增刊，一九九一年)

感懷答步曾兼寄仲詹石軍 王易

漢家陵闕絕音塵，萬井煙蕪雉亦馴。桃梗已輪河上土，梅花空作嶺頭春。西臺有涕揮皋羽，吳市何心託子真。漫憶小園芳草綠，收京猶得月重輪。

胡先驥校長百齡冥誕哀辭二律 王章慶

百載神州駭陸沉，天申木鐸覺群倫。三千沂詠昭儒術，七秩杉歌振漢聲。枏梓衡裁傷楚茨，薰蕕器合溷荆榛。奠楹拾燼餘呵壁，遺恨長悲人百身。

黃種阡危厄孰蠲，群科邃密奮名賢。林芳考察勞窺地，杉寶研幾學恪天。邪說森科懲組織，罵詞折侮恨糾纏。蛇龍腥穢何堪夢，異代尊師羨鄭玄。

青玉案·爲胡先驥校長逝世卅週年作 陳秋雲

奇葩吐蕾神州路。閬苑品，人間旅。香溢春風彌廣宇。仙姿雪魄，生春芝圃，一任群芳妒。雨狂驟襲西園土。一夜摧花百千樹。傲雨仙葩風獨舞。黃鷄唱曉，柳煙風絮，

香韻依如故。

讀胡先驕先生詩集 胡守仁

舉比忝坐我來遲，剩向師生聽口碑。心血四年施化雨，斐斐衆女嫉蛾眉。豈惟草木添新說，還有詩歌刷舊規。臺北及門敦古誼，一編收拾盡摩尼。

重讀胡先驕先生詩集 胡守仁

江右挺胡公，才名早耳熟。神州莫之先，植物分類學。歌詩最擅場，予始未多讀。近誦公詩集，研摩亦粗略。曾以鈍拙句，輪心仰高躅。迄今重開卷，迴環細過目。然後驚未有，精深兼廣博。公詩富根柢，五車載之腹。淵源首風騷，再以漢魏續。淵明及鮑謝，用心亦云確。杜韓兩大家，平生尤薰沐。東坡長綆汲，鹽腦從山谷。其餘難悉數，沈酣不知足。並爲一爐冶，遂與古賢角。公又喜論詩，歐西多名作。希臘推荷馬，但丁有神曲。莎翁更絕倫，戲劇聳山嶽。海道今暢通，中方與接觸。挹彼以注茲，自可新記錄。公期後之人，間出何待卜。實則公所爲，成就已爾卓。但請讀公集，予言當可復。

胡步曾先生百齡冥壽頌詞 胡守仁

匡廬章貢奇山水，靈氣所鍾出異人。當代先生毋乃是，一時學術更誰倫？
歌詩自與長江永，敦厚真堪大雅親。四載洪都宏教澤，百齡冥壽緬懷新。

紀念胡先驕校長百歲冥誕 徐高社

士林學府著馨香，灼識真知播九洋。冷對旁生誣理則，獨攄正氣破天荒。
良材大器榮桑梓，激濁揚清振廟廊。仰止匡廬春到早，堯封植被見蒼蒼。

胡公先驕校長百齡冥壽感懷 黃伯雄

園中草木競芳芬，植物宗師天下聞。嘗坐春風承教誨，更沾時雨樹經綸。
德高望重光青史，瀝血嘔心建大勳。冥壽期頤逢盛世，蒼松翠柏伴公魂。

滿江紅·紀念步公校長百歲誕辰 聶亨龍

水杉巍巍，共我公、名垂無極。仰髫齡、吐屬珠璣，彩光流溢。
手創學衡存漢粹，
淺評嘗試難胡適。更杏嶺、烽火育英才，功奕奕。美利堅，早負笈。
善「拿來」，敢匹

敵〔1〕。懺盒稿、琅琅千首，李杜健筆。一代宗師眠匡廬，畢生孺慕慚樗櫟。容小子，清芬寄浩歌，巾頻浥。

注：〔一〕步公幼年飽學，七歲能詩，有『歲暮天寒瘦，孤舟冉冉行』句，乃翁承弼公對以『可憐七歲兒，猶解宦中情』，一時鄉里傳爲佳話。

〔二〕步公與著名學者吳宓、梅光迪等人在南京創辦學衡雜誌，倡導國學，蜚聲國內論壇。

〔三〕三十年代魯迅在上海撰文論拿來主義，意指對外來文化藝術不妨採取『拿來主義』，蓋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也。

胡校長步公百年冥誕恭賦四首

學兼文理

頭角少年已不群，論文窮理渾無垠。二胡南北傳佳話，刊佈水杉天下聞。

去職風潮

風潮一夕滿江城，事理當時不易爭。從此學人懶問世，百年猶有不平鳴。

懺盒詩稿

杜兼衆妙韓奇崛，異代風騷接雅音。喜得懺盒詩一卷，閒來嘯傲作長吟。

廬山墓園

廬山煙雨哲人魂，哲人去後澤猶存。瀾翻不改臺員色，海外年年憶聖門。

賀新郎·紀念中正大學首任校長胡先驥博士冥誕一百一十週年 蔡之權

合上滕王閣。仰鄉賢、武功文事，志行超卓。懷舊臨江神馳處，戰地絃歌寥廓。艱難路、胡公振鐸。一曲南征剖世局，救危亡、改造陳方略。肩負重，情燃灼。江南夢斷寒潮虐。御狂風、烏紗寧攢，護花心樂。猶記滄波吞英俊，長者悲號送棹。悼烈士、撫棺淚落。動亂傷生葆忠骨，登八寶、遷葬廬山脚。莫冥誕，縷衣作。

胡先驥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黃正中

五十年前憶舊游，一枝暫借識荊州。門盈桃李多才俊，腹滿經綸鮮匹儔。語折鴻儒驚四座，名留青史炳千秋。水杉鑒定非常事，文體爭雄據上游。徧地胡塵懸絳帳，滿腔義憤訴秦仇。先君殉國塗肝膽，倚馬雄文光墓邱。骨臥匡廬存典範，風遺彭蠡伴江流。湖山增色音書杳，蒼範雲山何處求。

〔校〕結句「範」字費解，疑爲「莽」字之誤。

祝步曾先生誕辰一百年 胡獻雅

百齡冥壽吾何祝，縱筆梅花別樣姿。
舊夢依稀游杏嶺，山齋同賞半開時。

懷步公校長 陳世新

戰地絃歌巨匠功，澄江四載沐春風。
泥牆竹骨甘艱苦，淡飯粗茶士庶同。

南北二胡^(一) 爭未休，水杉一曲震神州。
育才樹木全心智，長臥名園^(二) 素願酬。

注：〔一〕『北胡』指當年在北大任教之胡適氏，倡白話文。『南胡』指當年在南京東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前身）任教之胡先驕氏，倡文言文。

〔二〕『名園』指江西廬山植物園。

步公校長周行數則 李成章

一、去校

人前不諱一通才，嘴快情真伏禍胎。
杏嶺柴車春好去，八分正氣兩分猷。

二、戰『北胡』

炯瞳撮髭最精神，未慮低眉向佞人。酣戰『北胡』^(一)年累月，管花長飾翰林春。

三、哭棺

冉冉移靈近學前，姚吳遺蛻正歸阡。^(二)踉蹌介老臨棺哭，傷逝情懷敵愾牽。

注：〔一〕北胡指胡適。

〔二〕姚顯微教授及吳昌達同學兩烈士係於昔年參加本大學『戰地服務團』殉國。

胡步曾校長百歲冥壽紀念 傳義

一生憂樂繫蒼黔，匡濟時艱願力添。筆路山林開廣廈，春風桃李蔭高檐。詩文融會三千界，草木分疏甲乙籤。冥壽期頤同仰止，巍巍廬嶽永莊嚴。

金縷曲·讀胡先驕先生詩集 熊井

把卷從頭閱。仰高標、明珠閃耀，忠魂飄拂。一部騷經昭後世，憂國憂民心切。諸體燦、別藏風骨。韓杜蘇黃當快慰，續新編、又有懺盒格。細咀嚼，枯腸熱。絃歌更落關山月。最鍾情、搜箋草木，奠基立說。投老筆耕終不倦，巨著浪翻山疊。振華夏、志堅如鐵。科學大旗擎一面，並詞章道德成三絕。匡廬寢，中華哲。

恩師胡步曾老校座百歲冥壽紀懷

四首 王迪綱

匡廬誓墓萬松隈，撫樹觀碑百感哀。世誼通家憐孺子，師恩立雪侍崇臺。澄江一碧絃歌響，杏嶺千株桃李栽。版築校園阡陌路，擒狐射虎闢蒿萊。

前哨當初岸後方，巍然三院漢宮牆。威風氣節貫文謝，詩史聖書紹晉唐。志續船山通鑿論，天留鹿洞紫芝香。鬱孤臺望秀峰翠，飲井思泉愛故鄉。

爾雅知方辨物情，水杉卓識載聲名。泰西絕學宏新序，絳帳薰香裕後生。御道因才瞻馬首，凌雲浩氣詠南征。神州萬里連城壁，植樹豐原誰玉成。

瀛陸貞觀仗四維，風平兩岸沐朝曦。同舟共濟蒼生願，大道揚鞭萬馬馳。齊放爭鳴春自在，先憂後樂合時宜。遺篇目粲心香結，仰止依依百拜師。

緬懷 李顯光

胡故校長百年冥誕，思緒萬千，聊成一律，以表緬懷崇敬之忱。

百年冥誕憶先師，淚盡餘生不自持。育李培桃烽火地，嘔心瀝血困危時。學稱泰斗揚中外，德庇異端見父慈。⁽¹⁾罹劫終成千古恨，馨香酌酒祝期頤。

注：〔一〕一九四二年機電系一屆學生鄭××以異黨嫌疑被開除，先師則以個人名義致函宜山

廣西大學校長收其轉學。當時是冒很大風險的，足見先師愛生如子之心。

先師胡公永垂不朽 謝愛杞

一、泰和創校

早負盛名思不群，南征建校挽沉淪。荒原經始談何易，爨舍艱難總告成。碩彥鴻儒衆輻湊，授徒設帳萬炬明。戰時戰地興奇跡，半壁東南得育英。

二、植學開基

爲探巖野植生貌，面向自然無字書。採集尋山徧閩越，環迴覓種踏匡廬。扶筇不顧攀登險，跣足欣同木石居。一幟高懸驚異域，胡公分類夜光珠。

三、堅持真理

爲扶真理奮終生，真理不彰意不平。敢與鷄鳴風雨晦，甘於鶴立棘榛橫。虎皮不掩犬羊質，圯墁難埋珍寶瑩。立德立言功自立，丹心一片照征程。

四、水杉奇跡

溯古水杉三紀生，孑遺占地幾邱塋。將軍首讚東風力，犀照初還化石魂。絕域聞風疑夢幻，珍材移植徧寰瀛。如斯盛跡緣何得，皓首猶懸捧日心。

五、愛生情深

愛生如子校如家，雨驟風狂勤護花。衆怒難平封僭口，情深何惜棄烏紗。捶胸嘆息傷寒魅，撫柩椎心忠烈車。春煦秋愁因事異，無聲潤物發芳華。

六、高山景行

巍峨銅像儼如在，儒立頑廉世所崇。遠挹匡廬溫舊夢，近鄰滕閣共清穹。性兼狂狷偏進取，學貫中西任困窮。留有典型長足式，神州無處不春風。

胡故校長銅像落成有感

蕭耀榮

江左人文蔚，名師奮力攀。遺風追鹿洞，大節比文山。抗戰支前去，高歌斥僞還。書生千載志，常使後人潛。

巨星忽殞北京天，有幸廬山葬哲賢。獨有詩文昭日月，雙高科技震坤乾。烽煙創校興奇跡，桃李成蹊達頂巔。名位從來輪偉業，清樽同奠墓門前。

胡先驥先生塑像讚 黃正中

天縱英才逢戰亂，中西學貫美名揚。詩宗李杜傳千古，文若歐蘇播四方。節勵松筠摧寇焰，功存教範正綱常。先生端坐華堂^(一)上，桃李芬芳徧地颺。

注：〔一〕胡公塑像恭置於江西師大圖書館內校史館正廳門首。

胡先驥先生史詩 楊鍾淮

先生胡探花曾孫，七歲能詩名步曾。送父隨母河干別，話出孤舟遠遠行。早孤束髮誦經史，穎異交稱神童子。下筆臨場若有神，年比甘羅稱龍尾。科舉廢除學府滋，洪都學罷入京師。破浪乘風遠萬里，森林植物學加州。採集林木窮幽荒，雜樹生花松人雲。科學啓蒙創雜誌，菌類鑒別著論文。壯游歌出思歸引，歸臥匡廬主東林。寶樹囊入植物志，臨水登山資探尋。溯江師聘下金陵，一時同學皆雋英。讀書萬卷行萬里，採集深入浙贛閩。游山不讓徐霞客，編目何慚李時珍。餘情寫入詩詞裏，攝山紅葉五洲櫻。天台古柏鬼狎獐，華頂娑羅佛國樹。雁宕龍湫梅雨瀑，能仁方竹天然箸。南雁錦幃杜鵑林，竹豚香魚盤飴富。武功本屬故鄉山，巖壑尋幽任躋攀。南行千嶂與萬杉，轉谷回溪草樹間。石口墟夜溪洪漲，幾隨角黍飽蛟鱓。武夷九曲大王峰，一盞風生白鷄冠。植物名錄果品志，功紹

禹鼎象物看。農科生物美東南，琢磨攻玉往他山。巨艦濤花人去國，再從哈佛上層巒。坡城花事阿諾德，參天松栝森千章。名園借鑒衆香國，他日廬山亦擅場。書成中國植物志，依稀象晉譜群芳。歸來七口日呀呀，巧婦呻吟債務賒。鵠絃斷續勞人處，不廢科研圖譜花。故都靜生生物所，調查晉冀川滇吉。動物秉公植物胡，儼若聯珠與合璧。扶桑三度留鴻爪，櫻花睡蓮鮮匹儔。象教昭忠護國寺，豐碑黷武非良謀。修志再度入匡山，植被區分六群落。闊葉松杉草叢薄，佳木名葩野果藥。首倡建園今實施，亞熱森林富且麗。現代中國文學史，二胡筆戰良有理。文言自有精簡功，傳播普及賴語體。潤州耆宿柳詒徵，廬谷蓮花聚浹旬。掃石聽松叩詩興，山川瑞氣鍾於人。山東共證古化石，長江植被溯淵源。蘆溝烽火擾平津，全憑血肉作長城。如歸佟趙二將軍，舉國瘡痍狂寇深。三立老人絕食死，素衣奠泣不成聲。研究堅持無日廢，唯見靜生深閉門。昆明共組農林所，黑龍潭邊三窟成。南征二百五十韻，抗倭詩史追北征。艱難險阻入陪都，迢遞河山展壯圖。抗敵樹人謀國是，泰和正大皆吾徒。桂林山水豁吟眸，貴維碧玉畫中游。招隱洞中藕如船，畫橋羊石跨飛虹。獨秀危樓多得月，七星八部集天龍。峨眉佛光環五色，觀影在中醒愚蒙。誅茅闢舍容多士，鵝湖鹿洞有前蹤。四載辛勤山之阿，農工文經開系科。戰地服務組團隊，烈士熱血灑山河。學優經世原無匹，魍魎橫遭多折磨。浩然歸志不可強，諸生合影唱驪歌。永豐轉徙避困獸，寇降返京長靜生。萬縣奇木未嘗名，標本寄自鄭萬鈞。

化石追源白堊紀，水杉子遺絕域驚。研階黜陟成何害，繼晷焚膏著講經。基因反動李森科，小麥變黑謬論多。立說成篇重科學，僞劣其如真理何。刊佈水杉十三載，文思孕作水杉歌。高評陳毅張我軍，落花重轉仰風和。十年窩鬪劇紛紛，駙馬街頭欲斷魂。掃地出門風雨驟，可憐梁木壞爲薪。荏苒光陰一紀過，含鄱北麓萬花新。豐碑聳立靈灰奠，重返自然大地春。

題懺齋詩稿

涂世恩

絀俗隆文世所嗤，中聲自寫境尤奇。山川草木勞人夢，社稷干戈絕代辭。萬里歸來宏樂育，一甌坐老判頑癡。他年更盼中興頌，鬱鬱澄江奠國基。

贈懺齋先生三首

涂世恩

西郊積玄陰，春氣慘不舒。朔風肆餘虐，雨雪忽載途。青帝失其柄，變化弄須臾。十日不出門，擁衾夢唐虞。蕉窗連綠野，生意溢吾廬。長養四時春，十駕忘其駑。古道世所棄，苦心人易誣。掉頭百不顧，坐我百城書。青眼辱先生，咫尺通歌呼。劫罅幸苟全，晚食常晏如。

先生墨者儒，篤行世所寡。辨物擅絕學，草木長在把。作詩三十年，中聲自陶寫。大勇斥織兒，謬言誤天下。士習自此偷，影響無全瓦。不可爲而爲，嗤彼肉食者。彌縫反其純，耀金歸大冶。艱難得貌癯，鬱鬱見梧檟。翛然賦遂初，風度何瀟灑。浮雲故一時，哲匠知難捨。

春深鴨子塘，拜倒千仞石。半生五字吟，一一留手跡。飛鴻度遠音，珍皮踰拱壁。鐙昏月在梁，想象鬚眉碧。十載江海行，歸來敷道席。多士沐甄陶，後生煩誘掖。託契異常倫，自愧無長策。冒玉以砥砭，莫稱文章伯。寒谷懷春風，百年如一日。得失何足云，君子有安宅。

讀懺盒詩

涂世恩

卅載爲詩得固窮，蘇黃百世夢魂通。卻將天下蒼生念，寫入南征五字中。畏壘能安占道力，蓮心漸化仰春風。絃歌佇待昌文運，大國終將蔚亞東。

憶胡校長步曾

〔一〕

張紱

爲避敵寇肆侵擾，胡公挈眷來暫居。暇日且共上五嶽，安步自古能當車。攀登勸我二三

子，公在山腰立斯須。欲行即行脚力健，欲止即止亦歡娛。

返城稍休興未盡，信步同人永化壇。仙翁道長通人意，塑像堂堂頗壯觀。龕中一尊壇主像，連聲讚美久盤桓。塑者若得再深造，造詣當更刮目看。

張王廟裏有奇樹，縣乘記載名金釵。感彼神助脫兵禍，太后插釵發新芽。⁽¹⁾夜吐香蕊晝閉合，公謂此是含笑花。一言破我多年惑，民間傳聞蓋有差。

亦曾面呈詩詞稿，請教開我心塞茅。閱後沉吟面帶喜，一字指出螯非鰲。教誨銘記猶歷歷，囑我精讀宋詩鈔。世事倥偬難自料，愧無所成心似潮。

正是中流一砥柱，行人指點龍蟠洲。恩江⁽²⁾水急人罕渡，洲上建有凌虛樓。探奇訪勝復前往，師生相携上扁舟。多少往事成追憶，空對白雲天際浮。

注：(一)胡公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新罷正大校長職，暫居永豐縣城東郊聶家村。這裏回憶的都是當時的小事，除永豐同學外，多不為外人瞭解。

(二)據傳宋隆祐太后避北虜追趕，匿張王廟中，所祀唐張巡顯靈，即佈蛛網封門，北虜以為

無人出入，遂他去。太后幸免於難。抗日戰爭期間廟早不存，惟金釵樹仍在。

〔三〕流經永豐縣城的一條河名恩江，匯入贛江。

讀胡先驥先生詩集

張紱

癸酉春節前數日，楊兄慈善自南昌惠寄胡先驥先生詩集，詩集前有胡公遺照、影印手跡、柳詒徵序及散原老人題識，後有錢鍾書跋及詩，並附胡公年譜。其珍貴可知也。開函拜讀，無限欽敬。詩以賦感。

風流曠代一園丁，樹木樹人雙典型。學貫古今推巨擘，名馳中外仰明星。追攀韓杜攄襟抱，出入蘇黃寫性靈。豈僅西江尊社主，詩其餘事絕畦町。

楊兄割愛寄鴻編，展卷拜吟思悵然。杏嶺絃歌懷往日，恩江警效憶當年。有幸此生霑化雨，不遺一老恨旻天。匡廬自古鍾靈秀，仰之彌高鑽彌堅。

喜讀胡先驥先生詩集

——為步公百齡冥誕獻作 陳家澗

韶齷解吟哦，束髮諳經史。弱冠紀壯游，而立明素志。涉幽探壑捫斗參，足跡幾欲窮崖

垠。霞客行記煉千古，先生清籟絕俗塵。類詮草木畢心力，西祖林奈東東壁。時危受命主鬻庠，生晚未能親化澤。華章三百聞靈璫，遺響激越開金石。宗唐踵宋伍同光，遠攀杜韓及蘇黃。寐叟散原俱親炙，科壇文苑憑翱翔。幾餘雜詠蕩襟臆，古風皇皇宏器識。登臨諸什紛瑰奇，南征娓娓存典實。暮齒耐嬰世網何，胸中岬腕底波。長風薄天邈雲漢，驚雷掣電驅蛟鼉。綺詞俳句非所擅，水杉一歌千錘磨。長歌賦成韻卅五，物史輿經盡尺楮。椽筆摩霄騁八荒，千載依稀鳴石鼓。明珠韞櫝甫經春，發之端賴儒師陳。景行珠篇共輝映，風霜歷盡尤精神。百齡冥誕爲公酌，海隅陸表仰斯文。

胡先驥校長銅像揭幕獻詞

中正大學安徽校友會

江西臺灣中正大學校友會：今日爲母校胡故校長先驥先生銅像揭幕之期，我省校友會推定牧醫二屆陳柏雲校友暨夫人前來南昌參加盛典，以表我省校友對先師崇敬之心與孺慕之忱。對莊嚴肅穆之塑像深致敬禮，並獻詞如下：

偉哉胡公，一代宗師。學貫今古，教澤敷施。滿園桃李，綺麗多姿。高山仰止，引領神馳。爰塑銅像，念茲在茲。永懷風範，長寄慕思。

胡先驕先生銅像揭幕獻詞

胡公校長先驕先生，字步曾，江西新建人。生於公元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卒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先生爲一代宗師，被尊爲大教育家、大科學家、大文豪、大詩家，集最高榮譽於一身，中外馳名，永垂青史。先生出身書香世胄，自幼聰敏，迥異常人。長而負笈重洋，專攻植物學，獲美國哈佛大學理學博士學位，爲植物分類學權威。先後執教於國內各著名大學，作育英才無數。早歲創設靜生生物調查研究所於北京，畢生爲此奉獻心力。一九四〇年出任中正大學首任校長，在對日抗戰期間與江西泰和杏嶺創校，篳路藍縷，建立規模，在任四年，備嘗艱苦。

先生愛學生如子，學生亦親先生如父。雖時移世異，凡受教化者莫不爲其至誠所感，終身懷念不衰。先生之德業，實非文字所能盡述，擷其要者有三：一爲本中華文化精神，堅持品格及操守，樹立楷模。二爲專門研究植物學，創獲甚豐，揚聲國際。三爲弘揚古典文學，力主文言文決不可廢，與人論戰，筆掃千軍。先生平居輒以吟詠自娛，所作詩篇無不高妙，惜散失頗多。先生爲其熱愛并初創之生物研究事業而長期居留北京，不幸晚年經歷『文革』浩劫，抑鬱以終。一九八四年歸葬廬山植物園，與五老峰同垂不朽！

一九八九年母校在臺省嘉義復建，與杏嶺一脈相承。江西師範大學與母校同根同

源，互作學術交流，水乳交融。茲爲表示全體校友對先生至高之尊崇及無限之追思，經兩岸校方領導人及校友會共商，決定集資恭鑄先生銅像，擇於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先生百齡晉三冥誕紀念日於江西師大校園隆重揭幕，以供各界人士瞻仰。謹撰此文，永志追思！並讀以詞曰：

偉哉胡公，山高水長。教澤覃敷，桃李芬芳。學德兼備，青史名揚。永念典型，敬獻心香。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正大學全體旅臺校友敬獻

與胡步曾先生論詩書 涂世恩

辱書獎飾踰分，殊深顏汗。不才少而荒學，性耽吟詠。春鳥秋蟲，自鳴其意。初溺於溫李，風月盈篇，羌無一是。入二中後，幸遇簡師，道以李杜、蘇黃之途，旁及後山、簡齋二家。曙光乍放，啓明星高，大匠在前，少作都廢，噩沒紉繹，益嘆宮牆。方知詩教之尊、詩學之博、詩品之高、詩心之微，放之則彌六合，捲之則退藏於密，老子猶龍，未足喻也。然竊以爲詩之所發者情也，古今詩人，無不多情，君國也、民物也，皆其情之所寄。其見於事也，則爲忠愛、胞與之行；其發於言也，則爲溫柔敦厚之詩，表裏初無二致也。顧其情之所觸、境之所遇，或忠而見疑、信而被謗，禮而不答、義而無朋，居危疑之地、絕呼籲之門，

抑塞憂傷，理至橫決。而詩人方且防其濫、禁其淫，怨而不亂、哀而不傷。情也，義在其中矣；事也，道在其中矣。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沛然皆其君國民物之愛而出於情之不能自己者，何有於區區之私，更何有於區區之工拙哉。古今第一流詩人無不具此胸襟，有此道力，此其所以歷萬古而常新也。後之學詩者，不植其品，而求詩品之高，不端其學，而務詩學之博。桎梏性情，馳騁翰藻，貌襲古人之詩，而不知其所以為詩。投贈倡酬，標榜聲氣，等於俳優，夷之市道。竊以為其欺世盜名之罪小，其敗壞詩教、污蠱詩心之罪大。使新學淺嘗之士，資為口實，反唇以稽，彼固有以自取矣。辱先生之知，用傾其積懷，幸裁正焉。不宣。

新人文主義在中國的首次倡導

——重新評價胡先驥的文學觀

周蕊秀

一、胡先驥是『五四』新文學革命派的諍友

『五四』時期，在『學衡』派與文學革命派的論爭當中，胡先驥（一八九四—一九六八）是『學衡』派在文學方面的首席發言人。雖然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植物學家，但在文學方

面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收入懺盒詩稿的詩近四百首。同時，其文學批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評論過近代許多著名詩人的詩。特別是在與文學革命派的論爭中，他對胡適的詩歌創作與主張的批評，產生了更爲廣泛的影響。其評嘗試集可說是扛鼎之作，人們把這次論爭稱爲「南胡（先驢）、北胡（適）的對壘」，他的文學觀就集中在這一論爭中。

怎樣評價他的文學觀呢？「五四」時期他被文學革命激進派評爲「封建復古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後出版的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作，有的說「是標準的封建文化與買辦文化相結合的代表」，有的說「是一套由歐洲資產階級文化與舊中國封建思想拼湊而成的新裝」。^[1]我覺得這些評價不怎麼切合實際，有重新評價的必要。

「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新思潮在中國都得到倡導，而「學衡」派所代表的是新人文主義思潮。新人文主義盛行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主要代表人物爲布羅納爾、白璧德等，他們主張以「人的法則」來取代「物的法則」，是爲了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物慾橫流、道德淪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批判者。胡先驢曾譯過白璧德的文章，^[2]吳宓爲其譯文寫了序，推崇白璧德爲「今日美國文學批評家之山斗」，說「其講學立說之大旨，略以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學實業日益興盛，而宗教道德之勢力衰微，人不知所以爲人之道，於是衆惟趨於功利一途，而又流於感情作用，中於詭辯之說」，「社會之中是

非善惡之觀念將絕』，『此其受病之根，由於群眾昧於爲人之道』。可見新人文主義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的。但他們批判資本主義是採取了保守的立場，他們的社會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他們對於『受病之根』，不是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去尋找，而認爲是『由於群眾昧於爲人之道』，解決辦法是恢復舊的道德傳統，這就表現了其歷史唯心主義。

胡先驕從小浸淫在儒家典籍中，在髫齡時就讀完了四書五經，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完全讚同『中庸之道』和『詩教』論，其衡文標準是『溫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禮義』。他第一次留學美國是一九一三年，接觸到了美國正在流行的新人文主義，由於新人文主義和中國儒家學說是相通的，因此，他很快又接受了新人文主義，並把新人文主義和中國儒家學說結合在一起，在這種結合的基礎上形成了其文學觀。他的文學觀，幾乎是全盤接受了新人文主義的觀點，而對中國儒家學說，卻祇取了其人文主義的一面（儒家的王道卻爲他所摒棄）。因此，他的文學觀，是屬於新人文主義的文學觀。

他是把西方新人文主義思想運用到中國文學批評上的第一人。『五四』時期，由西方引進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包括自然主義）、現代主義等文藝思潮都有中國自己的代表人物。那麼，西方的古典主義在中國是否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呢？有！那就是胡先驕。在文學上，新人文主義是傾向於古典主義的，因此，胡先驕的文學觀，填補了『五四』時期文藝思潮的某一環節。隨着西方的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在中國的介紹，西方那種感傷主

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等也有所傳播，這是『五四』文學運動的消極面。胡先驥提出了切中文學革命派某些弊端的有益的意見，他的文學觀具有克服文學革命者某些偏激片面的積極因素，有補偏救弊的作用。因此，可以說他是『五四』文學革命者的『諍友』。

二、『以理制情』論

胡先驥在文學上提倡『限制』論（即『制裁主義』），是針對浪漫主義的『自由主義』（即『情感放任主義』）的。他認為浪漫派是『主張絕對之自由，而反對任何之規律，尚情感而輕智慧，主偏激而背中庸』^{〔四〕}。盧騷作為浪漫主義的首倡者，『力主返乎自然』，『對於人生，亦全任感情之衝動』^{〔五〕}。胡先驥對之進行了抨擊，他說：『卓識之士，咸知其非，以為不但於文學上發生不良之影響，即歐洲文化近年來種種罪惡，咸由此運動而生焉。』^{〔六〕}他把『胡君（適）與其同派之詩人之著作』都歸入浪漫主義而加以批判，他認為浪漫主義的主要錯誤就在於『全任感情之衝動』。

他並不反對詩要表達感情，他說：『詩之功用，在能表現美感與情韻』，『詩之職責，則在能動感情』^{〔七〕}。對於文學批評，他提出了兩個標準：一是『真摯』，二是『合理』。這兩個批評標準，有其內在的統一性。

在他看來，什麼情感最『真摯』呢？即以血緣為基礎的人倫情感最『真摯』。他對胡

適的嘗試集中的詩幾乎都否定了，祇對其中的新婚雜詩與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纔有某種肯定，因為新婚是寫夫妻感情，奔喪是寫母子感情，都是屬於人倫的感情的。他說寫此種題目「易於有真摯之語」，他把詩所能表達的情感，嚴格地限制在人倫情感之內。

他所說的「合理」，即合乎「理性」。其「理性」的內含是什麼呢？笛卡爾的「理性」指的是天賦的良知良能，啓蒙主義者的「理性」指的是科學精神，而新人文主義者的「理性」指的是「人的法則」、「爲人之道」，即倫理精神（胡先驕是以孔子爲「理性」的表率的）。

在新人文主義者的胡先驕看來，天倫之「情」與倫理之「理」是能夠統一的。當然，二者也會產生矛盾，因此，他提出了「調節」、「制裁」這些概念。他認爲，文學創作就是要「調節」好「情」與「理」的關係，怎樣「調節」呢？那就要「以理制情」，這是他的一個重要的文學觀點。一般來說，藝術愈能感動人就愈好，而他卻認爲「對於藝術之感動，尚須加以理性之制裁」^{〔八〕}。其文學觀之核心爲「情」「理」二元論，「情」是出自「天性」，而「理」則是後天的，來自「經驗」，即「爲人之道」，亦即倫理道德。美在哪裏呢？美在「情」「理」之間，美在「以理制情」。「理」駕馭「情」愈恰到好處，作品就愈美。

他並不完全反對浪漫詩，他把浪漫詩分爲「高格」與「下品」兩類。他也並不反對愛情詩，但他認爲愛情詩不能超越封建道德規範，也就是要「發乎情，止乎禮義」^{〔九〕}。他對胡適表現新婚夫婦情趣的如夢令一詩，進行抨擊說，「竟類男女相悅，打村罵俏之言」，而

對阮大鍼的娶小老婆的納姬詩卻加以讚賞，因為詩中有『自結持筐侶，非徵敝席歡』之句，便說『是對於姬妾尚為精神之戀愛』，這就說明了他是以封建道德規範來衡量的，是要『止乎禮義』的。他認為愛情詩，即使是寫夫妻感情的，『若漫無限制，將流於中國之香奩體』。

他用『以理制情』論來評價描寫社會題材的詩，表示反對這些詩對人道主義情感的放縱。他否定胡適的人力車夫、威權和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等詩，認為這些詩是放縱情感，走向了偏激和極端。糾正的辦法在於『篤守中庸之道』，要以『理』來限制人道主義之『情』的放縱。這就表現了其『以理制情』論的保守傾向。

但是，在五四時期，也確實有些文學家祇片面強調『情』，而完全否認『理』，對於『情』缺乏節制，以多愁善感為尚，甚至寫出了一些感傷主義、頹廢主義的作品。由此看來，胡先驥的『以理制情』論，也有某些救弊補偏的積極因素。

三、『藝術即揀擇』論

胡先驥『藝術即揀擇』論，十分明顯地受了新人文主義的影響，白璧德也寫過藝術即選擇一文。胡先驥的『藝術即揀擇』論和他的『以理制情』論，同出於『理性』這一母體。他要求文學創作『合理』，怎樣纔能『合理』呢？這就需要『限制』，既然需要加以『限

制』，就不能不有所『揀擇』。他提出『揀擇』論，主要是爲了批判浪漫主義。他批判說，浪漫主義『對於藝術，絕不思及揀擇之重要，純以一種攝影方法，以描寫社會』^[1]。其實，這不是批判浪漫主義，而是批判自然主義。他又批判說，浪漫主義『專揀擇特殊醜惡之情事，以代表社會』^[1]。這也不是批判浪漫主義，而是批判現代主義。他還以胡適的『蔚藍的天』爲例批判說，浪漫主義『僅知狀官感所接觸之物質界之美，而不能表現超自然之靈悟』^[1]。這仍然不是批判浪漫主義，而是批判印象主義。他在同一文的開頭就指出蔚藍的天上一詩是『印象主義』的。可見，他的主攻對象是浪漫主義，但他對浪漫主義的範圍擴大化了，因而是一種誤解。從他對自然主義、現代主義、印象主義的批判來看，確實有某種針砭作用。五四時期，文學革命者對這些外國文藝思潮毫無批判地引進，而胡先驥獨能對它們某些方面進行批判，也可以啓發人們思考。

他提出『揀擇』論，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觀照藝術，是以倫理爲『揀擇』標準的，是一種倫理學的文學觀。他所尊崇的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就說，『美是一種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爲他善』。儒家的代表人物朱熹在『詩經傳序』中也說，『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不過，胡先驥的『揀擇』論是直接來自新人文主義。他在論述『揀擇』時就引用過白璧德的話：『增廣學術與同情心之主要作用，爲使人當應用其才力時，對於專注與揀擇最緊要之項，得有較充分之預備。凡人

欲其揀擇正當，必先有正當之標準。^{〔十三〕}『正當之標準』，即指倫理的標準。

他的『揀擇』論，有兩個要點：（一）藝術要表現『美』，而不要表現『惡』；（二）藝術不是着重表現外在之美（即『感官所接觸之物質界之美』），而是要表現內在精神之美（即『超自然之靈悟』）。他認為這樣的藝術，『實有促進優美人生觀之功效』。這種內在精神之美，他稱之為『美德』，即西方新人文主義者和中國儒家所提倡的倫理道德。他把『中庸之道』視為最高的『美德』，他說：『希臘哲學家言中庸，孔子言中庸，佛言中道，非僅立身處世則然，即於美術亦莫不然也。』^{〔十四〕}他把胡適的威權和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這些揭示了階級矛盾的詩貶為『劣詩』，說這些詩有『趨於極端之弊』，也就是說，這些詩的思想內容偏激，不合『理性』，『糾正之道若何？曰篤守中庸之道而已』。^{〔十五〕}當然，『篤守中庸之道』，祇能起到維護舊秩序的作用，他把文學建立在『中庸之道』的思想基礎上，就表現了其某種保守的傾向。但他以『藝術即揀擇』論來批判自然主義、現代主義、印象主義的某些弊端，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四、『詩有規律』論

胡先驥提倡詩學上的『規律主義』，他說，『韻文自有其天然之規律』。『規律』，主要指詩歌形式上的要求，他認為在詩歌形式上要講究『法度』、『紀律』，亦即格律問題（包括

句法、押韻和對仗等)。他是針對浪漫派的『自由主義』而提出的，他認為浪漫派『主張絕對之自由，而反對任何之規律』，他把胡適也列入浪漫派，說胡適在詩歌形式上也主張『絕對自由主義』（明確提出詩歌形式要絕對『自由』的是郭沫若）。

胡適提倡白話文學，把它稱為『活的文學』；而反對文言形式的文學，把它稱為『死文學』。他對詩界革命提出過這樣的主張：『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十六〕} 他還提出『不用典』、『不講對仗』、『詩須廢律』^{〔十七〕}，把詩的格律看成是『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铐』，要『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铐』，以實現『詩體的大解放』^{〔十八〕}。胡先驕對胡適的上述主張是持批判態度的，認為這是『屏棄一切法度』的自由主義。他在對胡適的批判中提出了自己的下列主張。第一，在語言形式上，他堅持要以文言為本位。雖然他並不完全反對使用白話甚至俗語，以為『白話可以入詩』，『俗字俗語可以用』，甚至稱讚清末詩人鄭子尹以俗語入詩，『為前人所未道之辭句』^{〔十九〕}，但他又認為文言比白話更能表情達意，更能顯示文采典雅，更能造出詩的境界，其結論是『白話不能全代文言』，『利不十，不變法』^{〔二十〕}。其實，社會內容在不斷變化，語言形式要不變革是不可能的，否則，就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歷史已證明了這種『利不十，不變法』的論點是錯誤的。第二，在詩的體裁上，他堅持要以四言、五言、七言為主體。雖然他並不完全反對長短句，但他認為『四言、五言、七言者，中國語中最適宜之句法』，『中國詩之單句，以四、五、七言

爲最宜」⁽²¹¹⁾。他特別推崇五古，「蓋五言古之爲物，既可言志，復能抒情，既可敘事，復能體物」，「詩之能事，五言古幾盡能之」⁽²¹²⁾。其實，現實生活變得越來越豐富複雜，現代漢語也變得越來越繁複多姿，雙音詞以上的多音詞也越來越多，就必然要突破四言、五言、七言的局限。第三，在詩的格律上，他堅持要遵守對仗、平仄、押韻等規則，而且堅持不能用北京韻代替沈約詩韻。當然，對於格律，如果不是要求過於嚴格，也是有好處的，如果要求過嚴，就的確會束縛人們的思想，特別是押韻，如果拘守於產生在一千多年以前的沈約詩韻，那肯定是行不通的。文學發展的歷史，確實證明了胡先驥的文學主張具有某種保守的傾向。

不過，他提出上述這些主張，其出發點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出發點是堅持詩的審美本體論。他說，「詩之有格律，實詩之本能」，在他看來，詩不管是用什麼寫的，首先要詩。他還說，他與胡適等人「爭持之點，不在可否作白話詩，而在無論何種白話，皆可用以爲詩耳」⁽²¹³⁾。從這一點來看，他比胡適高明一些，胡適祇一味地強調白話，忽略了文學的特徵和規律，以使用白話與否來定文學之「活」與「死」。他批評胡適「對於中外詩人之精髓，從未有深刻之研究」，這確實找出了胡適的弱點。他批駁胡適的「活文學」與「死文學」的說法，是較有力的。他譏諷胡適的周歲、上山等詩，「僅爲白話，而非白話詩」，也是切中肯綮的。由於胡適忽略了詩的審美本質和規律，「但爲表面上文言、白話之區別，此其白話

詩所以僅爲白話而非詩歟！『嘗試集確實有一部分詩缺乏詩味。』

胡先驕提出詩要有詩美。詩美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詩要『表現美感與情韻』。文章之功用在於說理，『詩之功用在於表現美感與情韻』^{〔二四〕}。另一方面是詩的形式要有規律，他稱讚古典主義『格律整齊，主張正大』。他的主張與法國古典主義詩論家布瓦洛的主張是相似的。布瓦洛認爲詩『都要情理和音韻永遠互相配合』，『理性得韻而豐盈』，『忽於理性，韻就會不如人意』^{〔二五〕}。胡先驕也認爲詩要表現『情理』，而其媒介物則要講究『音韻』。他說，『詩之所以異於文者，亦以聲調、格律、音韻故』，『若使詩之媒介物，完全與普通語言之用法同，則不成爲詩矣』^{〔二六〕}。他旁徵博引地進行論證，認爲在詩的形式上講究格律，可增強詩之美感，『整齊之句法，可增加普通感情與注意之活潑與感受性』，『整齊之句法，可輔助思想之表現』，『夫對仗之功用，正與句法之整齊，音韻之諧叶，與夫雙聲、疊韻，同爲增加詩之美感之物』，『叶韻可助記憶』，『韻能增加喚起愉悅之能力』^{〔二七〕}。他從美感規律來研究詩，這比胡適高明一些的地方。

格律本身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增加詩之美感，另一方面對於詩之『情理』也確有一定的束縛。胡先驕反對把格律看成是『枷鎖鐐铐』，但他也承認格律有一定的束縛作用，他把格律稱之爲『紀律』，『紀律』當然有一定的約束、限制作用。他認爲，限制與自由是對立統一的，他引用美國羅士的話，『在美術家，其媒介物之限制，即其達自由之路也』，

『即此限制，每爲創造之原因』^(二十八)。確實是這樣，沒有限制，就顯不出自由，也難以顯出詩人之創造力。他講得比較辯證，較之胡適的形而上學的絕對主義，就要高明一些。後來聞一多談新詩要有格律，稱讚『帶着枷鎖跳舞』，也是這個意思。聞一多的觀點，大家是肯定的。

五、『由模仿到創造』論

胡先驥認爲，創造是從模仿開始的，文學家『皆須經過若干時之模仿，始能逐漸而有所創造』，『不模仿而能創造者，亦目所稀見』^(二十九)。其『模仿』論是來自古典主義的影響，更是直接來自新人文主義的影響。他認爲『古學主義』（古典主義）是『尚模仿』的。他把亞里斯多德稱爲『古學派之鼻祖』，完全讚同亞里斯多德的『模仿』論。他理解亞里斯多德的『模仿』論是包括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天然之事物與人情』之模仿，另一方面是形式技術之模仿。後來『新古學派』祇講形式技術之模仿，他對此便有所保留，他認爲『新古學派』乃主張模仿昔人之著作，其流弊遂如明七子之學杜，陳陳相因，依草附木，而個性盡矣』^(三十)。胡先驥的『模仿』論所屬思想體系，應該說是新人文主義的提倡回歸傳統的思想體系。

他既主張模仿，這點與古典主義是相同的；但他也主張創造，這點卻與古典主義不

同而有其積極意義。他所說的『模仿』，實為『繼承』之意，他認為不繼承傳統，是難以創造的。在『五四』時期，文學革命者強調批判傳統，當然有其革命意義，但也有偏激片面之處，有的提出要廢『漢文』，有的幾乎是全盤否定傳統。因此，胡先驥的主張與文學革命者相比較，特別是與一些全盤否定傳統的民族虛無主義者相比較，其積極意義是較明顯的。他對於模仿與創造的關係講得比較辯證，他認為模仿當中有創造，創造當中有模仿，模仿與創造是對立統一、互相滲透的，這對於『五四』時期的某些文學革命者的形而上學，是一劑良藥。後來毛澤東也批判了『五四』時期流行的形而上學：『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³¹¹⁾。我不是說胡先驥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而是說他所強調的那個方面與文學革命者所強調的那個方面，正好形成互補關係。

他認為文學創作是一個由模仿到獨創的過程。他用生物進化論的原理來解釋這一點，他說，生物既有遺傳，也有變異，『生物有相似而無相同』，『生物之世代相傳也，莫不類似其父母，而又不能恰似其父母』⁽³¹²⁾。生物進化論是講『個性』的，因此他特別強調『個人之個性』這一點，使他高出於祇強調普遍性而排斥個性的新古典主義。

怎樣使文學創作能由模仿發展為獨創呢？他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有價值的意見。他認為樹立作者「個人之個性」很重要，這是創造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他還提出：第一，要「兼攬衆長」，「挈取衆人之美」，「截長補短」，「復加以個人之個性，即可另開一新面目」。第二，要發現「古人所未見」之「世間意境」，「冥心刻意以另闢草萊，於古人之中，別立異幟，亦自立之道也」。第三，要「發揚光大古人之一長，以另立門戶」。第四，由於「人世日遷，人文日進，社會之組織進步，日新月異，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各種學問，日有增益，甚至社會之罪惡所待以解決之方亦隨人文進步而又有所不同，彼真正之詩人，皆能利用之以爲其詩之材料，是雖體裁模仿古人而無少變，實質上亦與之有異」^{〔三十四〕}。他這些見解具有某種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胡適在「八事」中，雖提出了「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三十四〕}。但怎樣纔能達到「有個我在」呢？他提不出具體意見，因此顯得籠統含糊。比較起來，胡先驕的意見就要具體切實多了。

不過，他一反胡適的見解，祇強調文學內容的新變，而忽略了文學形式的變革，則不能不說是一種疏漏。「實質」既然有異，而「體裁」便不可能不變，隨着文學內容的變化，文學形式也會發生變化。他未能探討文學形式變化的規律，總結文學形式革新創造的經驗，這就是另一種片面。在此，他與胡適正好是一種互補關係。

六、『實質為根本』論

胡先驥所說的『實質』是什麼呢？他說，『美術與思想相應者也，美術為工具，思想文化為實質』^{〔三十五〕}。可見，其所謂『實質』是指『思想文化』。正是『實質』構成了文學內容的文化思想基礎，他是強調文學的文化思想內涵的。

他認為『實質』對於詩來說是根本的東西，如果詩歌要得到發展，解決『實質』問題比解決『工具』問題（語言形式）更重要。他說：『他日中國哲學、科學、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藝術等學術，逐漸發達，一方面新文化既已輸入，一方面舊文化復加發揚，則實質日充，苟有一二大詩人出，以美好之工具修飾之，自不難為中國開一新紀元，寧須故步自封耶？』^{〔三十六〕} 這段話是針對胡適說的，胡適專在『工具』（語言形式）問題上作文章，說文學之『死』『活』全在於語言，解決了語言問題，文學就能得到發展。這種說法表現了明顯的形式主義的傾向。胡先驥提出『實質』論來批判胡適的形式主義，當然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他是最早批評胡適的形式主義的人。

『實質』論涉及到他的文化觀，『實質』怎麼纔能『日充』呢？他說一方面靠新文化的『輸入』，另一方面靠『舊文化復加發揚』，可見其文化觀是『中西合璧』的。時人都承認他『學貫中西』、『匯融新舊』，他也自稱『某不佞，亦曾留學外國，寢饋於英國文學，略知世界

文學之源流，素懷改良文學之志」^(三十七)。可見他與封建腐儒是不同的。雖然他與文學革命激進派相比較，顯得保守些；但他與封建守舊派不同，他並不同意「墨守古昔」，他並不排斥西方的新文化，而是提倡「輸入」西方的新文化。

他所「輸入」的新文化，是指西方的古典主義、新人文主義和進化論等。他推崇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尊他為「古學派之鼻祖」；他對「新古學派」雖有些保留，但也肯定了其某些方面，並受到了其某些影響；他對新人文主義，則是「同心相應，同氣相求」，很讚同新人文主義所說的「以道德節制天性之發展」的觀點。在他所譯的白璧德的講演中，白璧德認為「中國之人，為文藝復興運動，決不可忽略道德」的說法，他是完全同意的。西方文化對他的影響，主要是新人文主義的影響。但是，還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位生物學家，生物進化論對他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他曾經在科學雜誌上發表過達爾文天演說今日之位置、雜交與天演等文。正是由於他接受了進化論的影響，就使他與古典主義有所不同，使他能糾正古典主義的某些偏頗。古典主義講向後看，他卻大講進化發展；古典主義強調普遍性，排斥個性，而他既講普遍性，也強調個性。他從進化論找到了個性說的理論基礎。他說：「蓋文學為有機物之產物，有機物最顯著之性質，即為具有個性，其產物亦因之而有個性，有個性即有因革遞嬗之跡，亦即有進化程序可言。」^(三十八)他批評古典主義的某種形式主義傾向，使文學的個性失落：「新古學派乃主張模仿昔人之著作……陳

陳相因，依草附木，而個性盡矣。」他提出的『由模仿到創造』論，根據的就是生物的遺傳與變異的進化論。進化論對他的積極的影響，更使他與封建腐儒有很大的不同，而與文學革命者則有相通之處，當時的文學革命者也大都是進化論者。文學史家們忽略了他還是一位進化論者，把他與封建頑固派等同而語，評價就往往不準確。

他所要『發揚』的舊文化，主要是孔子的儒家學說，特別是『中庸之道』，可以說『中庸之道』乃其文學觀的哲學基礎。他講究調劑，折中，講究無過無不及，反對偏激，反對走極端，這正是『中庸之道』的表現。他講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種『詩教』論也是建立在『中庸之道』的哲學思想基礎上。他批評金和的詩不好，正是『以其悖溫柔敦厚之教也』^{〔三十九〕}；他讚揚鄭子尹其人其詩，說鄭子尹為人則『克己復禮』，於詩則『溫柔敦厚』^{〔四十〕}。

他的『中西合璧』的文化觀有其特點，他主要是把中國孔子儒家學說和西方的新人文主義粘在一起。他為何能把中西兩種文化粘在一起呢？其實，孔子學說本身就是一種粘劑，孔子學說與新人文主義有相通處。白璧德就極力讚揚孔子學說，說它『實為孔子生前數千年道德經驗之反影也』^{〔四十一〕}。這裏『經驗』，即指『以理制情』，亦即『克己復禮』，亦即『中庸之道』。白璧德還說：『孔子之道有優於吾西方之人文主義者，則因其能認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四十二〕}胡先驕則把孔子學說看成一種世界性文

化，他說，『夫孔子之學說，爲全世界已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四十三〕。當然，他對孔子學說是有取捨的，他是在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的社會條件下來借鑒孔子學說的，是爲了批判物慾橫流、情感放任、道德淪喪的。

『中西合璧』之文化觀，在『五四』時期幾乎是一種時髦的文化模式，但在同一的模式中還有兩種不同的子模式：一種是以西方文化爲本位，也吸收整合了中國文化的許多東西，當時許多提倡文學革命的激進派的文化觀，就屬於這種模式；一種是以中國文化爲本位，也吸收整合了西方文化的許多東西，胡先驥及其『學衡』派的文化觀，就屬於這種模式。前者的基本傾向是勇於改革，但也有許多偏激片面的東西；後者的基本傾向是偏於保守，但保守卻並不自我封閉，也提出了許多補偏救弊的有價值的意見。後者可看作前者的『諍友』，兩方面有互補作用。當時在一片要求改革、猛進的吶喊聲中，後者就顯得不合時宜，以致其某些補偏救弊的意見，也被吶喊之聲淹沒了。當歷史前進了，後者與前者的互補關係就看得比較清楚了。歷史總是這樣，當事過境遷之後，人們對他纔能看得比較清楚。

寫於胡先驥先生一百週年誕辰。

注：〔一〕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

〔二〕唐致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 〔三〕〔四十一〕〔四十二〕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載學衡一九二二年第三期。
- 〔四〕〔五〕〔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八〕評嘗試集，載學衡一九二二年第一期。
- 〔六〕〔三十九〕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載學衡一九二二年第十八期。
- 〔八〕〔四十三〕論批評家之責任，載學衡一九二二年第三期。
- 〔九〕毛詩序：『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 〔十六〕逼上梁山，引自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 〔十七〕〔三十四〕寄陳獨秀，引自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 〔十八〕談新詩，引自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 〔十九〕〔四十〕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載學衡一九二二年第七期。
- 〔二十〕〔三十七〕中國文學改良論（上），引自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 〔二十五〕詩的藝術，引自西方文論選上卷第二八九—二九〇頁。
- 〔三十一〕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胡先驕與古典詩

張大為

胡先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字步曾，號懺盒，是現代國際馳名的植物學家，同

時又是造詣頗深的古典詩人。他五歲能對仗，七歲能詩，是清末最年幼的秀才，早期的南社社員，但他的詩名爲植物學專長所掩，鮮爲世人所知。一九四〇年日本橋川時雄編纂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中就誤把植物學家胡先驕與詩人胡先驕列爲同姓同名的兩個人。後來錢鍾書在一九六〇年爲他編選懺盒詩稿兩卷，也祇有油印本，直至一九九二年纔由臺灣鉛印出版，流傳面也不廣。爲此，本文對胡氏的古典詩理論與實踐作一簡介，請古典文學愛好者不吝賜教。

(一)

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有過一場著名的文學論戰，論戰雙方的主將是胡適與胡先驕，人稱『二胡之戰』，也有人稱之爲『文言、白話之爭』。後者是不甚確切的概括，實質上這是一場關於詩的爭論，即什麼是詩，如何做詩，要不要以白話詩代替古典詩的爭論。

胡適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七年留學美國，胡先驕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留學美國，一九一四年留美學生發起組織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胡先驕任編輯，胡適有時爲科學撰稿，相互都很熟悉，但是學識見解的分歧，使他們後來成爲針鋒相對的論敵。

胡適從一九一五年夏季開始與任鴻隽（叔永）、梅光迪（覲莊）等討論文學革命的問題，胡適曾有詩云：『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遭到任、梅等人的反對，胡適在四

十自述中曾經提到：

『觀莊的信上曾說：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

叔永的信上也說，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

……現在我們的爭點，祇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¹⁾

後來就產生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嘗試集。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宣稱：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²⁾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文中指名批評胡先驥的一首詞是一大堆『陳套語』：

『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為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鵲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累累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吾友胡先驥先生一詞以證之：

熒熒夜燈如豆，映憧憧孤影，凌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幺絃

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

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幺絃」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

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四)

胡先驥針對文學改良芻議寫了一篇中國文學改良論(上)，原載東南高師日刊，一九一九年東方雜誌十六卷三號作了轉載，全文僅三千字，我們沒有見到下篇，好在學衡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一、二期上登載了胡先驥的評嘗試集長文，比較系統和充分地闡明了他對文學改良芻議的批評論點。他的總的態度是：

『就其前所主張之八事言之，如不用陳套語，不避俗字俗話，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固古今詩人所通許，初非胡君所獨創。至不用典，不講對仗，不摹仿古人則大有可討論之處。而其最後所主張之屏棄一切法度，視之爲枷鎖自由之枷鎖鑊鏹，則爲盲人說燭矣。』^(四)

胡先驥是偏愛簡易之文言文的，他認爲像梁任公之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金聖嘆之批

水滸，都是十四五歲中學生能讀能作之文體，但是他並不反對白話文，祇是反對胡適的白話詩：

『竊獨自謂胡君既愛其思想與言語之自由若此其摯，則何不盡以白話作其白話文，以達其意，述其美感，發表其教訓主義，何必強掇拾非驢非馬之言而硬謂之詩乎？』^{〔五〕}

胡先驕認爲嘗試集中的白話詩在形式上、內容上都無可取之處，但是他並不否定嘗試集之價值。雖然他在當時還無法預見新詩的未來發展，但卻期望新詩終有他路可通之一日：

『雖今日新詩人創作新詩之方法錯誤，然在社會終有求產出新詩之心，苟一般青年知社會之期望，而勤求創作之方，則雖此路不通，終有他路可通之一日。是胡君者，真正新詩人之前鋒，亦猶創亂者爲陳勝、吳廣而享其成者爲漢高。此或嘗試集之真正價值之所在歟？』^{〔六〕}

對於一大堆陳套語的批評，胡先驕並未直接予以答辯，祇間接提出了『雅言』的觀點：

『不特詩尚典雅，即詞曲亦莫不然。至如曲，則牡丹亭「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折，亦必用「姹紫嫣紅」、「斷井頽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韶光」諸雅詞以點綴之，不聞其非俗語而避之也。且無論何人，必不能以俗

語填詞而勝於湯玉茗此折之絕唱，則可斷言之矣。」^{〔七〕}

但是，我們很有興趣的發現，胡適在一九二〇年寫的談沈尹默的舊詩詞一文中談到對陳套語的見解和他所鑄的新詞，似可作為注解：

『我近來頗想到中國文學套語的心理學。有許多套語（竟可說一切套語）的緣起都是極正當的。……如說「垂楊芳草」便真有一個具體的春景，說「楓葉蘆花」便真有一個具體的秋景，這是古文用這些字眼的理由，是極正當的，極合心理作用的。但是後來的人把這些字眼用得太爛熟了，便成了陳陳相因的套語。成了套語便不能發生引起具體意象的作用了。』

所以我單說不用套語是不行的。……學者能用新的具體字，自然不要用那陳陳相因的套語了。例如古人說「河橋酒幔青」，今人可說「火車汽笛響」，古人說「紅巾翠袖」，今人可說「□□□□」，古人說「衫青鬢綠」，今人可說「燕尾鼠鬚」了。」^{〔八〕}

詩是形象思維，我國的古典文學寶庫積累了大量詞彙和成語，就像國畫中的花鳥山水技法、戲劇中的表演程式一樣，是古人的傑出創造，是傳統的標誌。可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但不應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全盤否定。創造新的文學語言要接受時間的考驗，要為讀者所認同。不知胡適後來鑄造了什麼新詞來代替「紅巾翠袖」，祇就「火車汽笛響」「燕尾鼠鬚」而論，似乎並不能引起什麼具體意象的作用，更不用說美感了。

至於文學改良芻議中所列舉的『陳言濫調』中，『冤假錯案』也不少，例如『蹉跎』、『身世』、『飄零』至今仍是常用詞，並無別的更簡潔適用的詞可以代替它。至於『芳草』、『寒窗』、『愁魂』等等仍可在適當場合使用，來引起某種具體意象。如果強調『草』何嘗『芳』，『窗』並不『寒』，『魂』是不存在的，更無所謂『愁』，一概不能使用，則文壇的貧乏單調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

胡適首先推崇紅樓夢、水滸等白話小說，使白話文運動得到很大的發展，功不可沒，但是他把這一主張推向了極端，從而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

『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祇有些死文學，祇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九〕}

他把文言與白話作為衡量死文學與活文學的唯一標準，而他所謂白話的定義有三：『一，白話即俗話；二，白話須要明白如話；三，白話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十〕}

胡適論文學之美時說：

『美在何處呢？也祇是兩個分子，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有逼人

而來的影象。除了這兩個分子之外，還有什麼孤立的「美」嗎？沒有了。」^{〔十一〕}

胡適不承認文學語言與日常生活語言之間，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之間是有區別又互相滲透轉化和提高的。他也不承認文學之美除了明白清楚之外，還有追求精煉、多樣化、創新的更高要求，因而把一切文言詞彙和成語都稱為陳套語，並提出祇有用白話纔能做好詩的錯誤主張。

七十年後的今天，縱觀詩壇，百花齊放，一派欣欣向榮，已經為這場文學論戰作出了公正的結論。散文詩、新詩成為新的文學品種，古典詩詞也有很多人愛讀愛寫，許多名篇佳句傳誦不絕。那種小腳放大，散文分行，沒有多少詩意的初期白話詩早為人們所淡忘。至於在一九一六年七月底八月初就決定不再寫舊詩詞的胡適，雖然終生沒有公開說過古典詩詞的好話，但在私生活和非公開場合，對古典詩詞還是頗有好感的。

五十年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一九五七年為胡適口述自傳作紀錄的唐德剛氏在胡適雜憶一書中曾紀錄了胡適晚年的許多軼事，其中有關古典詩的數則摘錄如下：

「他晚年已經不做新詩了……胡氏最後一首詩便是一九六〇年秋他勸鈕（永建）氏參加我們口述歷史的那一首「舊詩」了。」^{〔十二〕}

「胡氏特別歡喜鄭孝胥的律詩，他說：「律詩難做啊！要做到像鄭蘇堪那樣的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功夫啊！」

我問胡先生：「你不是說做舊詩是文字遊戲嗎？」

「現在的人不用現代的語言做詩而用古人的語言做詩，不是文字遊戲嗎？」

「你剛纔不是說做舊詩要下幾十年功夫嗎？」我再追問一句。

「遊戲得好，是要幾十年功夫！」胡氏肯定的說。

「但是遊戲和文學的限界又如何劃分呢？」我再次追問。

胡先生向我長篇大論說了一大堆。他那套解釋甚為不得我心。胡適對舊詩的看法，晚年和少年時期的分別是很大的，但是一經我追問，他又不得不為他少年時期的言論作辯護，因而其言論就顯出矛盾了。」^{〔十四〕}

『胡先生對這件事（編者按：指雷震案件）始終是內疚彌深，「百無聊賴以詩鳴！」他老人家祇好把南宋大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詩句抄來抄去，以慰我的朋友的朋友，亦聊以自慰云。』^{〔十四〕}

『那時筆者曾向胡先生抱怨新文學看得懂背不出，去國日久的華僑，故國之思愈深，愈歡喜背誦點詩詞和古文。有時我把這些感觸說給胡先生聽，他也往往半晌不知所答。他那位老愚公，古文詩詞出口成誦，孤燈清茶，閒對古人，原來也是他老人家的樂趣啊！』^{〔十五〕}

從上面引述的胡適晚年軼事看，他顯然已私下放棄了祇有白話纔能做好詩、文言詩

是死文學的錯誤理論，而不時流露出對古典詩的愛好，以古典詩作為感情上的慰藉。這場有關詩的文學論戰總算蓋棺論定了。

其實，二胡同樣都受過中國傳統文學的教育，又同時留學美國，涉獵過西洋文學，都有學習國外經驗、改良中國文學的願望。但是二人採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胡適是照搬外國：外國沒有精煉的文言，中國的文言也就要徹底打倒，在詩的領域中也不許存在。胡先驥則是站在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上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他盡全力來維護傳統文化，特別是古典詩的優良形式。他並不是封建復古主義者，在三十年代我國曾有過一次有關讀經和中小學推行文言教學的爭論，胡先驥並未參加即是證明。我們認為在文學革命大潮席捲全國之際，胡先驥能挺身而出，坦誠闡述自己捍衛古典詩的觀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一)

由於文學論戰的需要，使得擔任東南大學植物學教授的胡先驥（下文簡稱胡氏）發表了許多有關古典詩的論文和與之相配合的評詩文字，其中對古典詩的議論，也不乏精闢獨到之處。現擇要綜述於後：

一、關於格律

漢字是單音方塊字，所以韻文有條件採用整齊的句法，叶韻、平仄、雙聲疊韻、對仗等形式，使古典詩便於吟誦，便於記憶，便於唱和，這是我國古典詩的特點，是西方的格律詩所無法做到的。胡氏認為，『詩之有格律實詩之本能』^{〔十六〕}，不能把格律當成枷鎖鐐銬。

格律可從句法、音節、叶韻、對仗四方面來談。

先說句法。胡氏認為在歌謠中以三、四、五、七言居多：『二言、六言、八言、九言、十言特稀，蓋二言氣促，六言突兀，八九十言過長，八九十言即有之，亦必分爲三、四、五言小段……宋人雖常作六言詩，然讀之殊覺不順，且僅爲絕句。……明人雖有造作九言詩者，然其體卒不能通行，讀之亦覺費力。……故綜而觀之，中國詩之單句，以四、五、七言爲最宜。』^{〔十七〕}

胡氏還從我國韻文四千年的歷史演變來分析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四千年間之詩，可分爲四大時期：第一時期始自唐虞終於周末，除離騷外，大體爲四言；第二時期始於西漢迄於陳隋，以五言代四言；第三時期始於盛唐迄於五代，七古與律詩大興；第四時期爲宋詩，在句法上並無變化，主要是重視用字、造句、立意、遣辭。元明清之詩均未能自異於唐宋。『日後之發展不可知，在今日觀之，中國詩之技術，恐百尺竿頭，斷難再進一步也。』^{〔十八〕}

胡氏認爲現行的五、七言古、律、絕詩，體裁繁雜，完全可以滿足各種不同之情況：

『蓋五言古之爲物，既可言志，復能抒情，既可敘事，復能體物。七言古以剽疾流利、

抑揚頓挫爲本，故宜於筆力矯健之作，故雖說理言志不及五言而跌宕過之，七言古詩中之長慶體又爲叙事之良好工具矣。至五、七言律詩（排律不在內）以八句四韻之短幅，復以對偶爲要旨，自不能如五、七古極縱橫闊大、盡理窮物之能事，然其本能爲有含蓄之詠嘆，而其能事尤在言短意長也。」^{〔十九〕}

因此胡氏認爲：

『他日，一方面新文化既已輸入，一方面舊文化復加發揚，則實質日充，自不難爲中國詩開一新紀元，寧須故步自封耶？然又不必以實質之不充，遂並歷代幾經改善之工具而棄去之、破壞之也。』^{〔二十〕}

再從音節說：

『夫詩與音節之關係綦巨，在拉丁文則以長短音表示之，在英文則以高低音表示之，在有七音之中國文則以平仄或四聲以表示之。在西文以長短音或高下音相間以爲音步，用各種不同之音步錯綜以成句，在漢字則以平仄相間而成句。』^{〔二十一〕}

胡氏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音節駕御得好，便可產生音節諧婉或聲調鏗鏘之效果，否則便會有刺耳、聾牙、啞啞之毛病。他認爲：

『至謂「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則此語僅能加之於五七言排律。在五七言律絕，則詩句字數不多，並不足引起單調之煩悶；至五七言古詩，其音節至可變

動，加以歌行體中之雜以長短句，則尤見其活潑。即在五七言律絕亦有吳體拗句，以生別趣，一如不諧合之音之於音樂。苟神而明之，何至有整齊劃一，無變化之病乎？〔二二四〕

胡氏認爲音節之運用可以增加詩的美感：

『漢語音外有聲，遂能增加語言之音樂性。合諸衍形之文字，遂使中國文字能同時兼賅音樂、圖書之領域，使爲三位一體。復以數千年來書法之繁變，尤能增加其美術性質。故覽一龍蛇飛舞之詩屏而朗誦之，則讀者可於同時獲得圖書、音樂、文學之美感。』〔二二五〕

再次從叶韻說，胡氏認爲：

『然北京方言對於音韻之分別，實極簡陋，故沈約詩韻實較國音字典之北京韻爲佳。若謂爲韻所限，則本有通韻之法，然即用通韻，亦較用北京韻爲佳也。』〔二二六〕

最後從對仗來說，胡氏認爲也是爲了增加詩之美感：

『單行與對仗各有效用。單行句法矯捷犀利，宛轉搖曳；對仗句法雄渾嚴整，厚重緩和，故不求流動而欲端整之作宜之。凡此分別，作者自知，以一時之心境之異同以定單行與對仗之去取多寡，亦極自然之事。』〔二二七〕

胡氏舉了很多例子，如律詩規定頸腹二聯需要對仗，但唐詩中有些律詩的頸聯或腹聯並非對仗，有的貌似對仗但語意連續，有的雖是硬對，但對得好的也並不排比對仗而見滯塞。今日廣泛傳誦的許多名句，就有不少是以對仗而受到人們喜愛的。

綜上所述，胡氏極力維護古典詩之格律，是因為現有的格律是四千年來演變淘汰的結果，已成爲完善之工具，人們可以創造新的形式，如詩外有詞、有曲，或創造其他形式，但都不能完全代替古典詩的存在。

七十年後的今天，情況已有很多變化，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了，人們在學校中接受的舊文學基本功訓練取消或減少了，但古典詩仍擁有相當多的愛好者。例如在老年大學中就有不少老年人是從頭學起學習做古典詩的，他們並不認爲古典詩限制了他們表達情感的自由。正相反，儘管五七古在格律上的要求比較少，而人們寧願用律絕的形式做詩，這不正是因爲律絕能够言短意長，也更適合當代生活的快節奏嗎？

當年，胡氏要求堅持沈約的音韻似乎過於嚴格，不能適應現在推廣普通話的要求。創作詩詞要給當代人看，因此，上海出版了詩韻新編，廣西出版了現代詩韻，都是很好的嘗試。改革的目的是爲了便於學習，便於普及，至少應該沈約詩韻與北京韻同時并存，不能也不必排斥北京韻。至於格律的其他方面也有人主張改革，但如果不能保持古典詩詞的特色，不能保持古典詩詞的精煉美、音樂美與整齊美，則將是一種沒有前途的改革，因爲新詩已經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了。

二、關於模仿與創造的關係

胡適主張不摹仿古人，須句句有我在。胡氏則認爲：

『斯之謂脫胎即創造，創造即脫胎，斯之謂創造必出於模仿也。』

『生物之世代相傳也，莫不類似其父母。而又不能恰似其父母，其似之甚者亦有幾希之異，其不似之甚者雖為種畸，然亦有一二類似父母之處，惟其異點特多而著耳。今持此現象而語於詩，則模仿者類似父母之道也，創造者不類似父母之道也。』（二）

這裏不僅指出模仿的重要性，而且確認了模仿的必然性。

胡氏所說的模仿有廣狹二義，從廣義說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學習一詞相似，這裏就不贅述，祇就狹義的模仿來介紹胡氏的論點。

胡氏認為：

『自理論言之，天然藝術如詩、戲曲、小說、圖畫、雕刻之類最易為外境所拘，易於模仿而不易於創造。而人為藝術如音樂、書法等最有自由，易於創造而不必模仿，實亦不然。今試以書法言之，除蝌蚪文、鳥篆或為純粹創作也，若大篆、小篆、隸、楷、行、草莫不有因襲模仿之跡。名家書法莫不模仿，亦莫不創造。……此等純粹之人為藝術尚不能不模仿，復何語於彼天然藝術如詩與圖畫、雕刻乎？』（三）

有的人反對模仿，說他們不是反對模仿天然界之事物與人情，祇是反對模仿昔人之著作，而且祇以模仿昔人之著作就够了。胡氏認為這話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絕對不可模仿古人：

『彼古人生於今人之前，自較吾人先有表示天然景物與人情之美點之機會，今人所表示天然景物與人情之方法態度，自不能不有類似於彼之性情所相近之古人之處。……萬古人爲詩，僅有十一古人可爲後人之所取法，彼能垂範於後世之古人……表現事物之方法態度亦必有爲後人所難及處。必模仿研究其所以然，始可望己所發語表物之方法態度可與古人媲美也，然此又非謂無須乎創造也。』(二七八)

胡氏認爲模仿主要是學其精神，『明七子之學杜而終不得謂之杜，以其有杜之面目而無杜之精神也』(二七九)。至於從寫作技巧方面，模仿更有必要，學書法要臨摹碑帖，學音樂要熟習彈奏樂器，寫詩亦然。

『故學爲詩者，必先知四聲之異同，平仄相間之原理，古詩律詩之性質，起首結尾、陰陽開合之宜忌，題目之性質與各種詩體之關係。進而博讀諸家之名著，審別其異同，籀釋其命意、遣辭、造句、練字、行氣、取勢之法，再擇其一二家與己之嗜好近者，細意模仿之，久久始可語於創造也。』(二八〇)

胡氏總結了由模仿走向創造的四條途徑：

『一爲兼攬衆長。既學陶又可學謝，初可仿杜，繼可仿李，取長補短，復加以個人之個性，即可另開一新面目。

再則世間意境或尚有古人所未見……於古人之中別立異幟，亦自立之道也。

三則發揚光大古人之一長以另立門戶……此例之顯著者，爲諸家之學杜，各以杜之一長而發揚光大之，遂各闢一門戶。

四則人世日遷，人文日進，甚至社會之罪惡與所待以解決之方，亦隨人文進步而有不同，彼真正之詩人皆能利用之以爲其詩之材料。新思想之李白、杜甫，庸詎不見容於二十世紀耶？〔三十一〕

三、關於用典與白話入詩

關於用典，胡氏認爲不是絕對不能用典：

『予作詩即不喜用典，然對於古今人用典之佳處，初不能妄加訾議，且不得不爲之辯護也。』〔三十二〕

『古人事跡往往有與後人相合者而古人事復往往爲人所共曉，引以爲喻，可爲現時情事生色，此用典之起源，亦無害於詩之本質者也。又或詩人意有所刺，不欲人明悉其意，乃假託於昔人，又或意有所寓，不欲明言，乃以昔人之情事以寄託其意興，此亦詩所許者也。惟末流所屆，矜奇炫博，句必有典，天機日淪，斯可厭棄耳。』

且用典詞，不特中國有之，西國詩人亦莫不然。荷馬詩中之神話已爲文藝復興以後詩人所用濫，至莎士比亞、彌兒敦之著作出，則又群起引用二氏著作中之情事。

蓋歷史與昔人之著作，後人之遺產也，棄遺產而不顧，徒手起家而欲致巨萬之富，不

亦難哉。……若確有用事用典之能力而不見斧鑿之痕，則其潤色修飾之美德自不可抹殺。』(三十三)

關於白話可以入詩。李、杜、韓、白皆曾用白話入詩，二胡都是認同的，分歧之點在於胡適認爲祇有白話詩或淺顯明白的詩是好詩，祇能用活文字即白話來作詩。而胡先驥則認爲：

『詩之功用能在表現美感與情韻，初不在文言、白話之別。白話之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固可用之作詩；苟文言亦有此功用，則亦萬無屏棄之理。……白話之於詩，完全之偏也，凡用名學以作推論，不能以偏而推其全。』(三十四)

有幾個例子很說明問題：

『故如腰子、鴨、荔枝、蓮花，皆白話所常用之字也，非蛾眉、朱顏、銀漢、玉容等字之比也。然鄭子尹詩「荔枝腰子蓮花鴨，羨爾承平醉飽人」，便爲最佳之詩，而非胡君「但記得海參銀魚下餃子，說是北方的習慣」可比也。亦非蘇州某名士之詩「火腿蛋花推薄餅，蝦仁鍋貼滿盤裝」可比也……可知爭持之點不在可否作白話詩，而在無論何種白話皆可用以爲詩否耳。……何胡君但能作白話而不能作詩之故，如嘗試集中周歲、上山……許怡蓀、外交諸詩皆僅爲白話而非白話詩，其中雖不無稍有情意之處，然亦平常日用語言之情，而非詩之情意也。』(三五)

「夫詩之異於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詩之意義重在含蓄與暗示。文之職責，多在合於理性；詩之職責，則在能動感情。胡君不知此理，但爲表面上文言白話之區別，此其白話詩所以僅爲白話而非詩歟！」（三六）

如上所述，更足以證明文學論戰並非文言、白話之爭，而是關於詩的論戰。白話詩缺乏詩的情意不成其爲詩，如果古典詩使用文言，雖符合格律但缺乏詩意，當也是胡氏所不讚同的。

在懺盒詩稿中使用白描手法偶有所見，例如出門詩中「終爲貧所迫，不得在家住」，「幼時頗慧黠，極爲父母愛。七歲能作詩，便有成人態」。哭王然父詩有「堂上有老母，深閨有孤孀。懷抱有幼兒，君死真可傷」。還債詩中「開門七件事，柴米到醋茶。更須嫁兩妹，計拙同量沙」。至於用典之詩，則較爲常見，個別典故及用字也較爲生僻。昔人涉獵經史之作較多，在昔人認爲平易之典，在今人也許覺得難解。我們希望能有人爲懺盒詩稿作一些必要的注釋，另外似乎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叙天倫情趣之作，白描手法更爲感人；而詠史之作則無法避免用典，這也爲題材所決定，與提倡與否無關也。

四、對歷代詩家和詩作之評論

（一）對杜甫之評價

胡氏認爲很多名家都是學杜而來：

『以杜工部一人之作而論，則捨七絕外，幾乎無體不佳，寫景、敘事、抒情、述志，清新、沉雄、瘦硬、婉約，無美不具，開後人無數法門，為千餘年中國詩之星宿海。』

『杜工部之詩包羅萬有，韓昌黎專學其雄渾，白居易專學其平易，李義山專學其穠麗，王荊公專學其蒼勁，黃山谷專學其奇崛，陳後山專學其幽澀，各以杜之一長而發揚光大之，遂各闢一門戶。』(三十七)

(二) 對唐詩宋詩之評價

一般認為唐詩宋詩，都是代表一代之文學。魯迅甚至認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佛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三十八)而胡氏則認為唐宋詩各有所長。他有一段別開生面的比喻：

『唐人之美往往為自然的，宋人之美則為人為的；唐人僅知造句，宋人務求用字；唐人之美在貌，宋人之美在骨；唐人盡有疏處，宋人則每字每句皆有職責，真能懸之國門不易一字也……唐人尚有拙處，宋人則絕無拙處，有時反以過工為病；唐詩音調諧婉，宋詩則過取生澀；唐詩之味如鷄鴨魚肉，美則美矣，日飫之或有厭倦之意；宋詩則如海鮮，如荔枝、鳳梨，如萬壽果，如鰐梨，其風味之雋永，一甘之即不忍或捨也。』(三十九)

這段文字雖提到宋詩過取生澀，反以過工為病，但在總體上認為宋詩在技巧上是高於唐詩的。胡氏曾手錄宋人絕句萬首，也說明他對宋詩之愛好。

(三) 對清詩之重視

胡氏認爲元詩人無所建樹，明詩人模仿唐人走了彎路，清詩人仍是步趨唐宋，未能超越宋詩，但是他對清詩的評論多於唐宋詩，對晚清詩的成就評價也很高。例如他列舉了一個在文學方面捨經史子以外最低限度應該瀏覽的文集的名單，共有中國七十三家，外國六十二家。在中國的七十三家中，唐以前十二家，唐十六家，宋十八家，元明六家，清及以後二十一家，清代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八。這二十一家是：

阮大鍼、王夫之、黃宗羲、錢謙益、魏禧、吳偉業、王士禛、朱彝尊、吳嘉紀、方苞、納蘭性德、姚鼐、惲敬、鄭珍、蔣春霖、陳三立、鄭孝胥、王鵬運、文廷式、朱祖謀、趙熙。

胡氏在學衡上發表的詩集評論文章，包括阮大鍼、鄭珍（子尹）、王鵬運（幼遐）、文廷式（芸閣）、朱祖謀（古微）、趙熙（堯生）等以及金和（亞匏）、俞明震（恪士）、張之洞（文襄）、陳曾壽（仁先）、劉光弟（裴村）、王浩（然父）等人的詩詞集，其中很有些人是我們所不熟悉的。此外胡氏一九四七年曾寫了一篇北京四十年來之舊詩人（手稿，未發表），一九二四年還寫過一組論詩絕句讀陳石遺先生所輯近代詩鈔，率成絕句四十首，諸家頗有未經見錄者，又增加了一些我們所不熟悉的詩人。這說明胡氏在詩的研究上，很有點厚今薄古的傾向。這些詩文都爲我們擴大了眼界，知道除黃遵憲、龔自珍等詩界革命派以外，還有一些對古典詩造詣頗深的人。例如戊戌六君子之劉光弟、林銳，清末民初的政界要人張之洞、徐世

昌，過去我們祇知道他們的政治表現而忽視了他們在文學方面的成就，通過胡氏的評述，我們對清詩的認識更爲全面了。清詩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唐宋，時間上距離現在比較近，是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了。

(四) 評詩之標準與態度

胡氏認爲文學批評家應具備之責任有六：一爲批評之道德，不作違心過情、好奇立異之論；二爲博學；三爲以中正之態度爲平情之議論；四爲具歷史之眼光，不就一時一地之主觀立論；五爲取上達之宗旨以指導社會；六爲勿謾罵。這六條中最具特色的當屬第三條。他說：

『吾國文人素尚意氣，當門戶是非爭執至甚之時，於其所喜者則昇之於九天，於其所惡者則墜之於九淵，且每因學術之相非而攻及個人，或以個人之相非而攻及學術。……嚴嵩、阮大鍼之詩，不但爲有明一代所未有，且爲中國詩家有數之著作也，乃以其人品之卑劣，遂使其集不能流傳。』（四十七）

胡氏對嚴嵩、阮大鍼之詩均有專文評論，前者我們尚未找到，現僅就後者作一介紹。胡氏認爲：

『欲知詠懷堂詩在中國詩界中之位置，不可不知中國詩之源流，嘗考中國詩自周秦以降即分人文與自然兩派。……詠懷堂詩在自然派詩家中別樹一幟。吾嘗徧讀陶公及王

孟、韋柳諸賢之詩，雖覺其間適有餘，然尚稍欠崇拜之熱誠……且時爲人事所牽率未能擺落一切，冥心孤往也。惟詠懷堂詩始時能窺自然之秘藏，爲絕詣之冥賞。詠懷堂詩尤有一優點，則其琢句、用字之工也。……嘗考中國之詩，其技術又可分爲清淡平易與生澀雕鏤兩派。唐之王、孟、韋、柳，前派也；宋之梅、黃、陳、謝，後派也。唯詠懷堂詩則稟王孟之精神，副以黃陳之手段，故倍覺過人。』（四十一）

胡氏對阮大鍼詩之缺點也說得很透徹：『詠懷堂詩實質上乃有根本大缺點焉，即天性不足是也。……跡其阿附權奸傾陷正士之行爲，可知其絕無道德觀念；彼身丁明季，目擊時艱，觀其集中憂天憫人之辭百不一見，即可知其人德性之薄弱矣。阮氏雖酷愛自然，然非甘於栖遯者，苟真欲終老山林，則巢許高蹈，志焉可奪？然跡其行事，則知其熱中實不亞一般之群小，此所以讀其詩終覺其言不由衷，而其詩之價值亦因之而稍貶也。』（四十一）

胡氏本人雖博覽衆家之長，但基本上屬於人文派，他能對自然派之詩推崇備至，他的態度是客觀而公正的：

『雖然，孔雀有毒，文采斐然，嚴格苛求，亦非批評之責。才人無行，屢見不鮮，我國文士，自魏武以下，如宋之問、沈佺期、儲光羲、盧仝、李義山、溫飛卿、馮延巳、柳耆卿、孫觀、嚴嵩之流，亦復甚衆，然不聞因噎廢食，束其書而不觀。則吾人之讀詠懷堂詩，亦但賞其

靈芬孤秀，闡發自然界秘奧之作可耳！」〔四十三〕

『蓋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批評之要件也。』〔四十四〕

胡適是主張不避俗字、俗語的，而胡氏在評論鄭子尹的巢經巢詩時也把這一條列爲鄭詩的第一條優點：

『巢經巢詩最足令人注意之處，即其純用白描之法，善於驅使俗語、俗事以入詩也。』〔四十五〕

胡氏在評論金和之詩時，認爲：

『金和之詩，才氣橫溢，言詞犀利，誠有過人之長，惟太欠剪裁，不中法度，且骨格凡猥，口吻輕薄，殊缺詩人之高致……惟自梁任公、馮蒿庵、陳石遺諸公交口稱譽以來，風行海內。陳石遺詩學者宿，尤善言詩，乃於金氏有此溢譽，殆市惠於朋好，遂不惜從而爲之辭耶？』〔四十六〕

批評者見仁見智，各有不同，這是正常現象。胡氏能做到無門戶之見，不人云亦云，對同光體『詩學者宿』也敢於提出自己的批評，這正是胡氏處處以中正之態度爲平情之議論之批評家作風所在。

(三)

胡氏的懺盒詩稿是一九六〇年由錢鍾書氏代爲選定的，後又增加了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所作之水杉歌等九首，共收入詩二百八十八篇，四百七十首，油印三百本分送友好。在劫後殘存的胡氏手稿中及南社叢刻等其他刊物上，我們又收集到詩九十五篇，二百二十七首，其中包括胡氏最早之詩作阮步兵、詩別蕭綱庵燕京等六十七首，爲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所作。

在胡氏手稿中還有懺盒詞五十四首。前四十四首名寤歌集，爲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所作；後十首則爲胡氏七十歲以後所作。我們又收集到胡氏最早之詞作一枝春等二十七首，爲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南社叢刻所載。

胡氏對於詞人比較欣賞吳文英（夢窗）、周密（草窗）、張炎（玉田），早年詞作之風格亦與之相似，但在二十五歲以後七十歲以前未再填詞。他自述：『余少年時亦曾從事倚聲，後肆志爲詩，已四十餘年不作長短句，近始與公酬唱。』^{〔四十七〕}胡氏自己寫詩的歷程沒有留下什麼文字，但是一九六二年馬宗霍爲懺盒詩稿寫的序中曾引述胡氏的話：

『君於詩自云宗宋，初從山谷人，微覺律度過嚴，無以自騁，轉而向東坡；又懼其縱駛或軼銜也，於是亦蘇亦黃，久之頗欲融而爲一。既復念宋出於唐，唐之杜韓則爲蘇黃之

所哺乳，因又由蘇黃以擲杜韓，而於少陵寢饋尤深云。今見集中諸製，詩中有一我在，蓋已絕去町畦，自成爲步曾之詩，杜韓、蘇黃筌蹄而已。」〔四十八〕

胡氏是愛好宋詩的。他生於清末，曾師事沈曾植，不時請益於江西詩界前輩陳三立（散原），與王易（簡庵）、王浩（然父）等友情甚篤，因之有人認爲胡氏應屬於同光體中的江西詩派。但也有不同看法，如編選懺盒詩稿時錢鍾書作跋即說：

『文論詩甚推同光以來鄉獻，而自作詩旁搜遠紹，轉益多師，堂宇恢宏，譚藝者或以西江社裏宗主尊之，非知言也。』〔四十九〕

這都說明胡氏之詩雖與同光體宗旨相似，但自成一言。胡氏曾說：『蓋石遺素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師則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開埠頭本領。』

『一代之詩，清詩承乾嘉彈緩淺陋之餘，龔定庵首闢新法門，而祁、程、鄭、莫繼之；同光朝則宋詩大盛，名家輩出，同光體乃一時稱盛。今又須更覓新世界，開新埠頭。竊嘗有志於斯，亦偶有所得，惜不能就正於吾師也。』〔五十〕

這是在懺盒叢話·沈乙庵師一文中的一段話，在評嘗試集中，胡氏還比較過詩在歷代之內容變化：

『美術爲工具，思想文化爲實質，周詩僅限於人事者，周人之思想文化之僅限於人事

有以使之也。魏晉之時，老莊之學大盛，其詩亦被有老莊之色澤矣。……下逮於唐，其時復以詩賦取士，故詩極工，然經史百家之說非所尚，故唐人之詩，韻味醇而理致少。至於宋則研幾經史者衆……理學亦以漸而興……遂能鎔經鑄史以入詩，因之詩亦倍有理致，故清末之鄭子尹、陳伯嚴、鄭蘇堪不得不謂爲詩中射雕手也。然以曾受西方教育，深知西方文化之內容者觀之，終覺其詩理致不足。此時代使然，初非此數詩人思力薄弱也。」（五十一）

胡氏是現代著名植物學家，科學知識極其淵博，他在詩中也不時輸入科學的內容，膾炙人口的水杉歌即其代表作。要說明水杉活化石之演變和影響，用白話文也是不易寫好的，而胡氏祇用七言古三十五韻就完成了這一任務，既嚴格符合科學的真實，又具有詩歌詠嘆之美感。讀後能有『東風佇看壓西風』的無比自豪，也是胡氏自己認爲與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不同之處。胡氏詩詞中對於植物及月蝕、佛光等自然現象都曾涉及過，晚年曾作宇宙航行歌與水調歌頭·珠穆朗瑪峰等科學題材的詩詞。

胡氏數涉重洋，徧游異域名勝，也曾步徐霞客後塵，在浙贛兩省採集標本，親覽匡廬、天台、天目、雁蕩、武功、武夷等名山，後又數游桂林山水，留下許多佳作。如一九二六年赴東京參加學術年會時所作五言古紀游詩，曾合成一集，命名爲靖州游草。散原老人讀後，題識中說：『其紀游諸作，牢籠萬象，奧邃蒼堅，尤近杜陵。』（五十二）

胡氏極其推崇劉光第之峨眉紀游諸詩，認爲劉詩「巖湍雲水，草樹禽獸，無一不瑰異奇詭，確宜描繪峨眉而不可移諸他山者」〔五十三〕。此語移用於胡氏東南諸山水之詩作也是很貼切的。

江瀚在懺盒詩稿題識中則認爲胡氏之佳作主要是在詠史和述懷方面：

『所最心折者，尤在初度言志及樓居雜詩，通識偉抱不圖於韻語中得之。太夷謂懺盒長處正在此，誠爲知言……至散原推其紀游之作，以爲牢籠萬象，奧邃蒼堅，然此在懺盒特其末耳。』〔五十四〕

胡氏認爲五言古詩是我國高格詩之最佳體裁，而五言古又最適合於說理言志。胡氏身經我國近代史之多次變革，國難頻仍，日寇入侵，億萬人民深受戰亂之苦，胡氏之感懷至深，常形諸詩歌。其長篇巨製除初度言志、樓居雜詩外，尚有一九四〇年所作之南征二百五十韻、古風、交州行等長詩都屬於此類。由於寫作年代及地域之局限，反映的雖是抗戰初期的情況，對當時浴血抗戰之悲壯場面及樹立抗戰必勝信心之內容記載，也保存了當時的歷史面貌，而這正是近代詩的特點和價值所在。

胡氏之詩，無體不備，涉及到各種題材，各種意境，讀者當可根據自己的愛好，作出自己的結論。

胡氏在晚年，以主要精力從事植物分類學及經濟植物學之研究，對於古典詩寫作較

少。四五十年代初參加張效彬氏主持之文藝沙龍及葉恭綽氏之稷園詩社，時相唱和，始促成水杉歌等佳作之誕生。胡氏之詩人聲名爲植物學家盛名所掩，世人知之者少，我們希望懺盒詩稿之重印和流傳，能有所補救。我們也希望近代衆多詩人之專集及其評論能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他日能有一部全近代詩問世，其價值當與全唐詩相似也。

注：〔一〕楊犁編胡適文萃第六〇八頁，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二〕胡適文萃第三頁。

〔三〕胡適文萃第六頁。

〔四〕〔五〕〔六〕〔十六〕〔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七〕〔三十九〕〔五十一〕評嘗試集。

〔七〕中國文學改良論。

〔八〕胡適文萃第一八七頁。

〔九〕胡適文萃第三十頁。

〔十〕胡適文萃第二十五頁。

〔十一〕胡適文萃第二一六頁。

〔十二〕胡適雜憶第一二九頁，華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送紐永建的詩是一首七絕，見胡適口述自傳第二十二頁，華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十三〕胡適雜憶第一三一頁。

〔十四〕胡適雜憶第二二〇頁。

〔十五〕胡適雜憶第一三〇頁。

〔二十三〕建立三民主義文學芻議。

〔三十八〕魯迅全集卷十第二二四頁。

〔四十〕〔四十四〕論批評家之責任。

〔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讀阮大鍼詠懷堂詩。

〔四十五〕讀鄭子尹巢經巢詩。

〔四十六〕評金亞匏秋蟬吟館詩。

〔四十七〕〔五十〕懺盒叢話。

〔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四〕懺盒詩稿序、跋、題識。

〔五十三〕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

三十年前東方學術界一顆閃亮鉅星的殞落

——胡昭靜女士訪談錄

採訪時間：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採訪者：苗青、韓寧、李敏

苗青（以下簡稱苗）：這次來訪您，想請您談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從您的父親胡先驥先生談起。他是植物學界的老前輩，一生活動還涉及文學、詩歌創作方面。我們希望您能根據自己的親歷談一下對他的印象。

胡昭靜（以下簡稱胡）：學術上我是不太瞭解的。我父親爲人很耿直，就是不善於處世。他並不是鋒芒畢露，而是不太懂得人情世故。我想，一方面是天性如此，一方面就是跟他早期的經歷有關係。也難怪，他少年得志，七歲時就被譽爲神童，二十四歲已當大學教授。年輕時受的挫折較少，家裏情況雖不太好，但在社會上還比較順利，沒有喫過什麼苦頭。他到中正大學時也就是四十多歲，以前沒受過什麼打擊，性格好像在前半生就已經固定下來了。以後又一直在學術界，後來在靜生生物所時他管的人也不多，而且都是學生，他是一種家長式的領導，大家相互之間都比較融洽。有一位楊惟義先生，解放後一直在江西，是人大代表。我父親和他的關係就像是一家人似的。說實在的，那時除了業務上的關係也沒別的。我父親後來到中正大學時也是如此，把學生都看成是自己的子侄。這種作風對不對，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如果在一個小單位，人不多，還可以這樣辦，要是一個大單位，這樣處理問題可能行不通。我感覺他的處世能力還不如現在的一個中學生，說話太直率了。他一說話，我們就替他擔心，不知道會說出什麼來。連植物所的領導也有同感，他說話從不看時間、地點、場合、環境，想到什麼說什麼。我記得那是『大躍進』時的一件事，當時，植物所的青年同志要編一部北京植物志，這本來是件好事，但在那種形勢下，年輕人聲稱一個星期內就要編出來。我父親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編出來肯定也是錯誤百出的。』那時家裏人不讓他說，勸他，他不聽，他不理解這個運動是

怎麼回事。後來所長姜紀五同志苦口相勸：『你千萬不要忘了這是「大躍進」，千萬不要給年輕人潑冷水。』他總算未公開反對。其實誰都知道，想一個禮拜編出北京植物志，簡直是開玩笑的事。諸如此類，這樣的事還挺多。他還喜歡提意見，我們攔都攔不住。可在「反右」之前『鳴放』的時候，他倒什麼都沒講。他覺得沒什麼可說的，後來爲什麼又提意見了呢？有一次，陳毅請他喫飯，去之前，家裏人告訴他最好別去，去了什麼也別說。當時華南植物所的胡啓明，是我父親的侄孫，大概是他反映了有關廬山植物園的一些情況。那時植物園要搞生產，要種菜、養羊什麼的，大概是羊把很珍貴的樹苗給吃了。其實胡啓明祇不過是在私人信件中提及而已，並未要他出面干涉。而我父親卻跑到陳毅那裏去告狀，回來跟我們說這些事，還說陳老總很重視，讓秘書記了下來。我們說他不是植物園的人，何必管植物園的事。他卻說：『植物園是我創辦的，我不能讓他們給糟蹋了。』楊森同志曾經說過：『胡老就是在科學上太認真了。』這話大概也指反對李森科一事。其實他並不是搞遺傳學的，何必多事！

不要說現在不適應，就是解放前在江西中正大學的時候，也是把一些大人物的罪了，居然敢去得罪蔣經國。聽我父親說，中正大學原來擬名爲江西大學，當時的省主席是熊式輝，熊式輝想逢迎蔣介石，纔定名爲中正大學，跟中山大學的性質一樣，不過是一個綜合性大學，開始分爲文、法、理、工、農等學院。辦大學的時候，蔣經國跑來了，到江西泰

和來參觀，參觀時看上了這個大學。我聽親戚（我的堂兄胡德煌，時為中正大學講師）說，我父親當時對蔣經國沒有一點兒特別尊重的意思，他走在前面，蔣經國跟在後面，就好像他的學生一樣。蔣經國那時是江西贛州的什麼專員，類似省以下的地區專員，人家都不敢把他當成一般的專員看待。但我父親可沒把他放在眼裏，好像他是後生小子。以後蔣經國提出要將中正大學搬到贛州去，我父親不買他的賬，幾次提出來都沒結果。後來我看回憶文章上說，在一次飛行中二人同機，又談到此事，最後還是談崩了。這些地方都說明他不會處世。他把蔣經國得罪了，這是大事，還有些事是我不知道的。我當時對這些事印象不是很深，以後老聽大家說，他自己也說。他原來有一部筆記，現在也給弄得殘缺不全了。在他得心臟病以後，我曾建議他寫筆記，閒暇時把他常跟我們講的過去的事，包括學術界的，大學時期的，都用筆記的形式記下來，不必分類，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後來他寫了，題為鐵盒叢話。『文革』時被抄走，以後雖然退回了幾本，但都不全了，特別是關於東南大學這一段沒有了，中正大學搞學潮的事也沒有了，我當時要記下來就好了。

苗：那次鬧學潮的起因是什麼？

胡：起因就是砸民國日報社。當時不知什麼地方鬧災，學生要賑濟災民，舉行了一次義演，演話劇，當然演出時得敷衍那些記者們。有些記者是無賴，其實給他們送了票，民國日報的記者也送了。可能是票不够分配，還是因為什麼其他的原因，有一個記者沒

有票闖了進來，還帶着女友。來了沒有座位就硬往裏加，坐在人前頭，擋着別人。後面的學生請他出去，他就大吵大鬧起來，把秩序都弄壞了，最後不得已把他趕了出去。大概第二天，這個記者在報紙上登了一段消息，說戲演得不好，秩序不好，如何如何，這樣就會影響到收入。學生去找他們的負責人，無非是希望報紙更正一下，道個歉也就算了，但人家不見。學生們不幹了，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去了。那時學生不到一千人，到了那兒，稀里嘩拉把報館給砸了。當時，在江西敵占區的日本人利用這次學潮，別有用心地宣傳：『中正大學的學生反對抗日。』這樣的話影響面可就大了，國民黨的教育部長當然要處理這事，讓我父親開除學生。我們想，我父親也必然會這麼做。當時朱家驊是組織部長，陳立夫是教育部長。陳立夫是個學者，跟我父親又是朋友，他們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陳立夫顧及我父親，況且我父親當時也不在場，沒有要求那麼嚴厲。可民國日報是江西省國民黨省黨部的黨報，他們要開除學生，我父親一個學生都不開除（僅給予記過處分，以敷衍上面），就把朱家驊和省主席得罪了。他解聘了一個叫馬博（同庵，音安）的教授，那人不學無術，是熊式輝的人。這些人都是能置你於死地的人。我父親倒挺豁達，他說：『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伺候這些人的。我不是任何人的私人。』後來我們曾說無論過去還是今天，沒有後臺怎麼行，要麼你就別幹。我父親說：『不幹就不幹，無所謂，我還教我的書，搞我的研究。』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很善良的人，不了解他的人覺得這人莫名其妙，辦

事不按常規，就憑自己的衝動，憑他自己的感情，憑他自己的認識。

李敏（以下簡稱李）：他在中正大學當了幾年校長？

胡：當了三年，後來那屆學生畢業時，畢業文憑上面不是我父親的簽名，學生們很感遺憾。學生們對他有很深的感情。他處處在為學生着想，所以在海峽兩岸的學生，不少已年踰古稀，都在為紀念他而奔走，如出詩集、文集等。還準備明年夏天在江西師大（中正大學的後身），臺灣和大陸校友為他舉行半身銅像揭幕式，臺灣方面由譚峙軍校友帶隊前來主持儀式。

李：他辭職的原因是不是因為鬧學潮？

胡：是的。我看過一篇文章，是臺灣作家譚峙軍先生寫的，對於我父親在學潮後保護學生，因而被迫去職一事寫得很具體，也很感人。反正我父親覺得道理上講不過去，他認為如果真是學生不好，那當然要處分，可學生沒錯，怎能隨便開除呢？

苗：那您能講講您父親跟陳立夫等人的關係嗎？

胡：我也說不好。我祇知道他跟孫科是在美國時的同學，跟陳立夫、陳果夫是怎麼認識的，我不清楚。他跟翁文灝的關係也挺好，另外與白崇禧的關係不錯。我知道得比較清楚的是他跟黃伯韜的交往，黃伯韜就是在淮海戰役時自殺的那個。當時我們因為聽說日本人要打過來，從泰和逃難到江西的永豐，正好黃伯韜的部隊也在那兒。黃伯韜是

慕名而來，原來根本不認識，也不是同鄉，他是天津人。有一天晚上，黃伯韜找那個縣的縣長一起來我家，我家毫無準備，連茶葉都沒有，來了以後就滔滔不絕地談，直到深夜。我還記得黃伯韜是大光頭，一邊談一邊摸腦袋，那個常縣長困得前仰後合的，聽不進去。我父親和他談的主要是關於原子彈的問題，黃伯韜當時還不知道美國在研製原子彈，所以一聽就覺得特別新鮮，特別感興趣。

苗：您談談您所知道的創建靜生生物調查所的事，還有關於創建之前生物研究所這方面的情况。

胡：我是一九三〇年出生的，創辦的經過我不太瞭解，我祇知道一開始他們所用的錢是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范靜生是尚志學會的，他原先是教育部長，這個人很清廉，石駙馬大街的房子就是他的。那房子可不好，要是一位部長住那樣的房子，就說明此人一定是清官。范靜生非常喜歡生物學，靜生生物調查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裏面的關係和過程我就知道了。開始在石駙馬大街范家宅院辦公，後來搬到天津街，石駙馬大街的房子就做標本室了。那時候唯一有大熊貓標本的就是靜生所，這可能沒什麼人知道，是兩個大的標本，我看見過，給我的印象非常深。標本室由一位張先生管理。

後來聽我父親說：天津街的那所房子是花了四十萬元建造的，跟北圖是平行的，北圖也是四十萬。北圖和靜生都是由一位德國工程師負責建造的，北圖蓋得很考究，結果

虧損不少，爲了彌補虧損，靜生的樓房建造得大爲遜色，與北圖不能相比。你看北圖建築多好，靜生所大樓就很一般了。我小的時候去過靜生所，那個門房我至今還記得，叫杜應祥。那個時候的傳達可是挺有水平的，穿着長袍接待客人，彬彬有禮。至於靜生所的業務狀況我不知道，反正用的都是一些比較有名的人，如楊惟義、蔡希陶、秦仁昌，還有唐進、汪發瓚、汪宗清、周宗璜等人，後來有的留在了植物所。靜生原由秉志管，秉志我知道，跟我父親，跟竺可楨都是比較要好的，還有上海的任鴻雋。

苗：我們知道胡老先生一直是愛國的。四十年代你們一直在過着動蕩的生活，到解放前夕，爲什麼沒有去臺灣或美國呢？

胡：他未離開大陸的原因，據他說因爲自己是研究中國植物的，不想放棄。同時，他的學生也做了工作勸他不要走（解沛基，地下黨，後任清華大學副校長。解有文章記述此事）。我們分析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對共產黨寄以希望，也是原因之一。他經常憂國憂民的思想，在詩中有不少反映。

苗：胡先生好像還發表過抗日的聲明？

胡：那我就從抗日時說起。大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我父親當時在北平，他好像有一個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是日本人，意思是想讓我父親出來替日本人做事，讓他幹什麼我不知道，我父親當然不幹了。我的姨父留學日本，後來當了漢奸（禁煙局局長），他跟王克敏是

朋友，他本不想出來，但王克敏拚命地拉他，他對抗日前途又很悲觀，以致鑄成大錯。當時我父親認為抗戰一定能勝利，日本人決不可能征服中國，所以我們從小的信念就是這樣，天天盼着抗戰勝利。我那時堅信不移，不管日本人打到哪兒，丟了哪兒，我都認為中國人會勝利。其實我的舅母就是日本人，我父親也有日本朋友。後來我父親跑到昆明，好像是從香港還是越南那邊走的，他早就有這個思想準備了。他不是在廬山搞了個植物園嗎，在昆明也搞了一個。我估計他那時考慮到時局不行時，可以轉移。他曾說自己是狡兔三窟，在昆明呆了一段時間，他特別喜歡昆明。這大概是一九四〇年以前的事。

一九三八年時他派蔡希陶到雲南，在黑龍潭成立雲南農林植物所，後又改名昆明植物所。到一九四〇年又去了一趟，從上海到香港，從香港繞道到重慶，再到昆明黑龍潭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住下。我記得我大哥那會兒在西南聯大就讀，不久便到江西去了。我父親特別喜歡昆明，他曾想過晚年出家作和尚，到處去雲游，首先要去雲南。他還特別喜歡花，尤其是茶花。後來植物志的山茶科他沒有寫完，手稿也無去向，是件遺憾的事。另外還有樺木科已完稿，但被植物所的人給剽竊了（一九七九年出版）。

我父親嘴上經常沒有把門的，說話不考慮影響和安全問題。在重慶他曾激揚慷慨地發表抗戰講話，我不知道是在什麼場合說的，其實他沒有什麼分析，祇是覺得中國非勝利不可。他那時還寫過一個劇本，是話劇，寫的是宋朝張邦昌的事。張是漢奸吧，為金人做

事，這個劇本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抄走未歸還。因為我父親說話不考慮我們的安全，所以後來纔有我們離家出走，偷渡太湖的危險經歷。

李： 這個劇本叫什麼名字，是在什麼時候寫的？

胡： 叫鋤奸著，是抗戰以後在北平寫的，我還記得是用很好的打字紙，用鋼筆寫的。據我所知，他一生就寫了這個劇本，還翻譯了長生殿，從中文翻成英文。手稿在『文革』中也被抄走未還。

苗： 關於廬山植物園創建的情況您瞭解多少？

胡： 這我說不好。好像他年輕時在江西農林局當過一段時間的副局長，可是不知道這之間有什麼關係。植物園創建後的第一任主任是秦仁昌先生，然後是陳封懷先生，但他們都受當地的排擠，舍侄胡啓明也跟着陳先生到華南去了。

苗： 以後的情況呢？

胡： 我記得我們離開北平之前，那時住在磚塔胡衞，多少號記不得了，是邱大年（大年是號，名邱椿，師大教授，江西人）先生的房子，邱先生回江西之前，拉我們住他的房子。住進他的房子之後不久，我父親那時也走了，日本憲兵曾到我們家來檢查，我還記得那個憲兵的樣子，個兒不高，他把我母親叫出來，問我父親去哪兒了，我母親回答：『回江西探親了。』那個憲兵也沒有再說什麼，問完鞠了個躬就走了。可把我的小弟弟嚇壞了，他還

小（大約三歲），最怕日本人，一看見日本人就將門窗都關起來。後來我們也警惕了，不知下一步會怎麼樣。因為楊惟義已多次被憲兵隊傳訊問話，每次傳訊，楊先生總是自己去，人家問什麼他就答什麼，反正他也没什么行動。我聽說，我父親走了以後傳過楊先生好多回，因為楊先生代理所長，楊先生是法國留學生。我父親走得早，沒有被憲兵傳過。大概是 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們離開了北平，大哥到上海來接我們。

同行的還有一位周教授的太太，周教授本人已先行。他太太帶着五個孩子，我母親帶着四個孩子，一共九個『小把戲』（南方稱小孩為『小把戲』，大概是『小淘氣』的意思），就這樣上路了。好像是先坐火車到南京，到了南京，日本人要檢查，箱子都給打開了，也沒什麼事。後來又到上海、到蘇州，大概是蘇州挨着太湖吧，過了太湖就是浙江，浙江不是敵占區，所以過太湖是偷渡。我們小孩也不懂，從來沒坐過民船，浩浩蕩蕩就把九個孩子渡過去了。我還暈船，躺在那兒不能動，家里人給我一個酸梅讓我含在嘴裏。船用蘆席蓋上了，裝成貨船。我因為很難受，所以祇有顛簸的印象。過去之後纔聽說很危險，差點兒被日本人發現，如果被抓住，全家人就完了。就在湖州城，聽說我們到的前兩天，城門上掛着三個人頭，都是想往『內地』跑，不願留在敵占區，給抓住被殺頭的。聽說我們這次也是因為有漢奸報告，日本人要派汽艇來追，追上就跑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有一位地下黨叫沈光寶的（此人現在還在上海），由於他的關係或是其他什麼人的幫助騙過了日本人，說我

們的船早就去遠了，追不上了，日本人纔沒追，我們纔算逃出命來。

太湖是很大的，而且那時還有土匪，我們乘船的時間也不是很短，是坐搖櫓的船。後來到浙江孝豐（舊縣名，一九五八年並入安吉縣），住在我姐姐的舅舅家（我與大姐同父異母），我的母親姓張，我姐姐的親母姓王，早年（三十多歲）因肺病去世，那時的肺病就跟現在的癌症差不多，祇能等死，沒有辦法治愈。她的娘家在孝豐，是孝豐一個大地主，但沒有多少地，有的是竹林，一片片的竹山是他們家的，砍伐竹子出賣。我們住在王家舅家，大約打擾了有半個多月纔又上路。冬天嘛，南方的天氣挺冷的。我們坐滑竿過天目山，我還記得，白雲在腳底下，因為從沒見過，覺得挺好玩。在孝豐的那一段，我覺得是最有意思的了，那兒的風景好極了，松鼠在樹上跳，還有梅花，大雪裏的梅花，都是一大簇，一大簇的，在雪裏散發着清香，臘梅樹也在雪中開放。在北平祇見過盆栽的梅花。

苗：您剛纔講曾在北平磚塔胡衕住過，石駙馬大街也住過，您給我們講講這些住處的情況。

胡：我出生在石駙馬大街，不過不是靜生的那所房子，而是在西邊，多少號我不知道，然後搬到西紅門，以後又搬到西什庫。西什庫以後呢？好像是四棵槐吧，四棵槐現在是什麼位置我都不知道了，因為那時我還小，從四棵槐以後就到了西單報子街，在報子街印象就比較清楚了。那時跟周教授夫人住在一起，他們住前院，我們住後院，最後搬到

磚塔胡衞。我母親幾乎是不到兩年搬一次家。那時北平的牆上、電綫杆上到處都貼着條兒，都是出租房屋的。這兒有二十間，那兒有三十間，全是這樣。你要租二百間也有，所以我媽沒事就搬這兒挪那兒的，老換新鮮地方，我十歲時就已經搬了五六次家了。從磚塔胡衞我們離開北平到江西去，從江西回來便到了石駙馬大街後來的房子。

苗：您什麼時候又從石駙馬大街搬出去的呢？是六十年代嗎？

胡：石駙馬大街我可是一直往到一九八一年呢，『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住在原來的廁所裏，一共住了十四年。

李：原先你們住幾號？

胡：八十三號，後來改成五十八號了。『文革』時把我們給轟到廁所裏去了，我現在的風濕病就是那個時候得的，那是一九六七年或一九六八年的時候吧。那個廁所潮濕到什麼程度呀，屋子裏都長大蘑菇，長得那麼大，牆上都是水珠子，都是硝，地板上長青苔，沒有窗戶，不通風。

苗：我讀有關資料，說你們『文革』時已經搬出來了？

胡：沒有，還沒掃地出門就是了。我們那個院子可是風水不好，我父親不是『反動學術權威』嗎？中院住的汪志華，是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是個『走資派』，被整得無法忍受而自殺，他的太太是新華社記者（二人都是地下黨），瘋了，他們家也相當慘。我們家和他

家都是家破人亡。前院的朱德蘭是『日本特務』，瞧這個熱鬧勁兒，這院兒裏的『風水』太糟糕了。

苗：您在家裏行幾？

胡：排行老三。上面一個姐姐，一個哥哥。姐姐大我十三歲，哥哥比我大十二歲。姐姐、哥哥都不是同母的，姐姐已去世了。我下面還有三個弟弟。

李：哥哥還健在吧？

胡：他在上海，叫胡德熙。哥哥也倒霉。『文化大革命』前蹲了十二年的冤獄，直到三中全會以後纔給他徹底平反，什麼問題也沒有，是誣告，成了『現行反革命』。那是五十年代吧，可能是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在反右以後，工廠裏面沒有揪『右派』，要抓典型，上海要搞什麼『水晶城』。實際上我這哥哥也是糊里糊塗的人，他解放前就在工廠裏，叫四達公司（生產墨水和文具等），是親戚辦的。我哥哥是學機械的，大學沒畢業，好像那時也沒有職稱，就是技術員，因為是在私人的廠子裏，沒有職稱但工資挺高，他一個月拿到二百五十元，還不算獎金。後來他調到照相機廠，試製雙鏡頭的照相機，搞仿製，他試製成功了，那時中國還沒有呢。他到哪兒都跟工人打成一片，如兄如弟的，結果好出問題來了。公私合營以後，工人對公方領導不滿，常發牢騷，在這時，他跟幾個要好的工人，每個月聚會一次，喝醉了，工人就罵街，罵他們領導（廠長、書記）。那還行呀，那就是反黨。我

哥沒說什麼，他的錯誤是沒去報告。因為這幾個年輕工人出身好，是團員，要抓個知識分子當頭，算是現行反革命集團。我聽我姐姐說開始在廠裏傳言他們要炸工廠，這是胡說八道，毫無根據。後來傳訊我哥哥，傳訊的時候讓他自己交待思想問題，說『你反省一下對歷次運動有什麼看法』，我這個老實巴交的哥哥就說了，當然這是不是全部情況我不了解。我哥哥當時說『是不是給蘇聯的東西太多了』，那時不是咱們自己吃的也不夠嗎，都出口還債，讓蘇聯給拿去了。還有像『抗美援朝，我的想法是等打過鴨綠江這邊來，咱們再出兵』。你說他說這些幹什麼，自己以為交待了就没事了。這純屬誘供，這個詞我也是後來纔知道的，不是逼供，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纔學到的。就是這樣，他還主動承擔責任，說『那些年輕人，別誤了他們前途，你們判他們輕點兒，判我重點兒』。這下更壞事了，一下給他判了十二年。但他沒有離開上海，喫苦吃得少些，其他的那些人都給發配了，弄到青海什麼地方去了。那時我哥哥已經四十歲了，他服刑十二年，沒減過刑。在上海監獄我去看過他一次，到那兒看看，還好，沒有過分地對待他。

我大哥出獄後又到安徽的一個勞改機構里幹了十年，拿很少很少的錢，就二三十塊。『文化大革命』以前靠我父親接濟他們一部分，等我父親一出問題，他們的生活也成問題了。他到一九七〇年纔放出來，一直到三中全會以後，重新審理這個案件，最後結論是八個大字『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就完事了。以後工資按當時的標準重新評定，原來他拿的

算是保留工資。好在我哥哥這人，跟我父親似的，不怎麼太往心裏去，要是換別人，恐怕就受不了。他今年已經七十七歲了，前年還到美國去看了一趟在美留學的女兒。你看他的樣子，除了走路不行，其他不像那麼大年紀的人。他有些地方像我父親，又不完全一樣，可能是家庭影響。我父親、大哥、大弟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都受過衝擊，我大弟也是『現行反革命』，在洛陽。我家裏，祇有我的小弟最機靈、最懂人情世故。

李：您小弟在哪兒呀？

胡：在北大，叫德焜，我還有一個弟弟叫德輝。說起來我大弟弟也作傻，跟軍宣隊吵架，說毛主席犯錯誤（是在為他們單位的領導辯解時說的，他說『誰都免不了犯錯誤，毛主席也犯過錯誤麼！』），後來整了他好幾年，讓他勞動，幹體力活，沒有節假日，沒有禮拜天，不發工資。他現在的腿靜脈曲張都是那時落下的，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一直戴到七幾年。那時政策已經放鬆了，他們領導說祇要你寫個檢討，承認你說錯了，不能說毛主席也犯錯誤，我們就把這個問題給你解決了。他卻說：『不，不行，我沒錯，我是馬列主義者。』還引列寧說的『任何個人，任何政黨沒有不犯錯誤的』。他說：『我這話沒錯，毛主席自己都承認了，你們為什麼說沒有？』他始終沒有承認錯誤。結果這次他倒霉了。到三中全會以後給平反，沒有問題，但他的身體卻給弄壞了。他也是個沒心沒肺的，從小就沒心眼，傻乎乎的。我父親、我大哥、我大弟都屬於這一類型。我跟我二弟是介於他們之間的，我也不

怎麼能適應環境，但是我不出去闖禍，往家裏一躲就完了。我們家最能適應環境的是我小弟，他頭腦很聰明，書也念得好。

苗：您講講在石駙馬大街住的日子。講講與其他朋友的交往，親戚的來往。

胡：我們家的親戚在北平的不多，都在老家。從胡家說幾乎就沒有什麼親戚，祇記得有一個我們叫和爺爺的，也不知叫什麼名字，算我父親的叔輩。一位五服以外的堂兄胡德煌（民院教授），一位堂姊及外甥、外甥女等。還有上海的，我們叫八爺爺、十爺爺，儘管不住在一起，但我父親跟他們的關係比較密切。八爺爺有兩個女兒，小女兒（胡楷）受我父親的影響比較深，也學生物學，現在在海南南大學當副校長，年紀比我小。上海還有一位四姑，是父親的姐姐。我母親這邊有一個姨母，舅父、舅母早已去世，有幾個表兄弟，基本上就這些。早年我記得有一個伯父，後來到南京去了，也不是親的。還有一個叫五太婆的，我都不知道她是誰。伯父我知道，他又是我的三姨父，我們叫他五伯伯（胡湛之）。他晚景不佳，我父親託章士釗先生介紹他到南京文史館任職，每月有三十元收入，當時對他來說幫助很大。我母親跟我父親結婚，就是他給作的媒。國外和臺灣還有幾位表哥、表姐。

我父親的朋友除同行、同事、學生外，還有不少，但祇是和我父親個人交往，我母親長期臥病，基本不見客，我們兄弟姊妹更少與我父親的朋友往來，我祇見過秉志及任鴻隽夫

婦和他們的小女兒任以書，但並不熟悉。父親和張效彬（張仿）老先生（著名收藏家）是忘年交，張老有一個私人博物館，收藏了許多商周銅器、宋元明清名家字畫等，大概是北京唯一一的私人博物館。張夫人（瑪麗·張）是蘇聯人，北師大教授。張老還幫我父親收買、鑒定字畫等文物。他們常於周三下午在張家聚會，以詩會友，又稱文藝沙龍。我父親曾想帶我去參加，我不敢去，因為水平差距太大。八十年代我想收集這個沙龍的材料，沒有結果。找了幾位與張老有交情的人名，如啓功先生、董壽平先生，他們都說雖與張老是世交，但是晚輩、小朋友，沒有資格參加沙龍，尤其因為不通外語，那個沙龍還有外國人參加。方石珊先生（首善醫院院長，中華醫學會會長）亦是父親好友之一，解放前常來往。

早年我父親曾參加過『南社』，與柳亞子等為友。再就是詩社，我父親大約是在六十年代初參加了一個稊園詩社，參加者多是一些喜做舊體詩的知名人士，記得有葉恭綽、章士釗等人。現在家裏尚有一幅章老先生的墨寶，是贈給我父親的，可惜搬家時不慎，被小貓抓壞，殘缺不全了。懺盒詩集中有贈張效彬的詩，張也有贈我父親的詩。他還和當時的北平市長何思源先生、傅作義先生有交往，但談不上是朋友。這些人喜歡與知識界，特別是知名的教授、專家保持聯繫。『文革』時造反派指斥我父親與蔣介石平起平坐，關係不一般。其實他們不瞭解，那時的知名人士、著名學者（如科學院的吳有訓、竺可楨等）均與蔣平起平坐，並不需要誠惶誠恐。當時的要員都喜歡拉攏知識分子，以示他們禮賢下士

的風度。解放前夕，傅作義請北平的知識分子做他的智囊團，我父親即是其中的一員。抗戰勝利後，我父親曾到廬山植物園，適值蔣也在山上，聽說我父親來了，便要見他。我父親當時卻不想見蔣，遂提前下山，以躲避和蔣會見。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派人徧山搜索也未找到，一時傳爲美談。

韓：我聽說胡老先生曾反對過『白話文』？

胡：他偏愛文言文，但並不反對，他祇是反對胡適所寫的不成熟的『白話詩』。我父親亦並非不寫白話文，他大量的植物學著作多是用白話文寫的，我小時候他出門在外給我寫的信也是白話文，他寫的話劇劇本鋤奸著也用白話文，不過夾雜了文言，因爲是歷史劇。但他畢生未嘗作過一首白話詩。他曾針對胡適等人的白話詩發表過一系列文章（見學衡）。

韓：據說胡老先生在『文革』中被抄家，還有些遺留問題，現在能否談一談？

胡：關於『文化大革命』中抄家的情况，我實在不願再去回憶。在紀念我父親百年冥壽時，中正大學南日校友會約我寫紀念文章，出於不得已寫了一篇短文，所談皆爲解放前一些鮮爲人知的關於我父親軼事、趣聞、塞責而已。除此之外曾與我父親有過密切交往的單位也多次約我寫文章，我均婉言謝絕了。因爲，一是不想觸動過去感情上的創傷，其次我所看到的祇是表面現象，更深一層的原因和背景我不清楚，不好隨便講。記得在

一次批鬥會後，我父親曾懷疑一個老靜生所的人和他做對，因為此人在會上對他肆行辱罵，以他們之間的關係，未免太過分了，老靜生的人中祇有這個人表現如此。但我想可能是此人想要表示自己已和『反動權威』劃清界綫了吧！至於抄家一事，這裏我祇簡單地談一談經過。

大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父親第一次被『橫掃』，其時街上已開始了『破四舊』活動，我們都看見了，但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好像是二十五日的上午，植物所來了許多人送大字報，把我們住房的窗戶全糊滿了，室內一片黑暗。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七月這二十三個月中，我家大約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絕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書籍、文物字畫、文稿、信件和首飾等物均被抄走，連過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原來後院是我們全家五人住，至此祇留下兩間房，其中一間是廁所。空出來的房子分給植物所的其他同志。我父親去世後，地理所一人又占去一間大房，祇給我們留下九平方米的小間。

每次抄家都要對我父母進行人身侮辱，這裏不想多談，這是我父親致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沒有書可讀對他來說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我父親曾在一九五九年冬突發嚴重的心肌梗塞，經搶救纔回陽世。『文革』中每回憶起此景此情，我總想當時如不進行搶救，他在病中安然逝去，沒有任何痛苦，也不會遭到後來的種種侮辱、折磨和迫害，他的一生便沒有多少可遺憾的事了。應該說『文革』前植物所領導對他還是不錯的，他在病中多

方予以照顧，他的工作也始終受到支持。多活這九年對他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何況他早已功成名就。他還長期患失眠症，不吃安眠藥不能入睡，這時不許他用藥，徹夜無眠，身體日漸衰弱。曾因心絞痛住過一次醫院，沒有住上幾天就被趕了出來。原醫療單位是阜外醫院，住帶衛生設備的單間，此時改為北醫多人共住的病房。每天逼他寫檢討，思想匯報，還要到植物所接受批鬥。一個年踰古稀、身患重病的老人如何承受得了！倒是沒有打過他，沒有『坐噴氣式』等等，但就是這樣的精神折磨，便足以致他於死地了。經濟上打擊也很大，從一九六八年五月起停發工資，甚至生活費也分文不發。

專案組的人說我父親存款太少，與他的收入不符，又沒有金條、元寶、皮貨等物，硬說我們把錢給轉移走了。一個老紅衛兵還逼問我和我愛人有多少存款，我回答一分錢也沒有，不信可到銀行去查。我父親的工資和稿費除生活開支外，就是購置圖書、字畫和接濟親友。例如靜生的老職員涂藻晚景淒涼，沒有工作，父親長期幫助他。此外凡有困難的，他都量力給予支持，還要幫助我大哥一家。所以收入雖較多，自己卻所剩無幾。

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初，在他住房門前給釘上了一塊『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牌子，是植物所一人給送來的，此人態度極其惡劣，這對他又是一次嚴重的打擊。祇有當時分類室造反派的頭子還比較掌握政策，言談舉止尚不太過份。我父親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猝死。對他來說，結束這種耻辱的生活，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林彪死後，在落實政策的過程中也並不令人愉快。大約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間，通知我們到植物所領回被抄走的東西。過去十幾間屋子裏的東西，在住了四個人的兩間房內如何放得下？結果領回後祇好將家具等物堆在大門邊一間破門房裏，不久下雨，該屋頂塌了下來，迫使我們不得不將家具處理掉，損失慘重。其他箱籠衣物等放在後院一間空房內，後來那間房又被別人占了，把我們的箱子全部扔到院子裏，正值傾盆大雨，我們找不到地方放，淋了好幾天，纔由我弟弟的朋友代找了一間破房臨時放一放，再陸續處理，衣物多已霉壞，損失也不小。至於書籍（上萬冊）至今還在植物所，聽說在香山，也不知道還有沒有。貴重物品如首飾、文物字畫、碑帖、手稿、信件等均指為『四舊』，未歸還。連我個人的結婚紀念品、幾篇文稿、兩本書稿，也被當作『四舊』抄走不還。我曾多次寫報告、面談要求完璧歸趙，均不得要領，結果落實政策，準確地說大部分落空了。就談這些吧，今天所談都憑記憶，時間久了，可能有不準確的地方（時間、地點等），但大體無誤。

（原載中國科學院史文物徵集委員會所編院史資料與研究一九九五年第六期，總期第三十期）

注：胡昭靜，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北京石駙馬大街九十九號寓所出生，胡先驕次女，北京

師範大學畢業，原文物出版社編輯，已退休。

五、胡先驢簡譜

胡啓鵬

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農曆四月二十日，出生於江西省南昌天燈下祖屋，新建縣聯圩鄉治坪洲中胡村人。

一八九五年，病危，十指之指甲盡脫落，後愈，但左手無名指甲終未復生。

一八九六年，發語講話遲於一般小孩，但第一句即清晰地吐出『穿山甲』三字，眾人詫異。原來，其母用穿山甲鱗片搔癢，經常置於牀上，默而識之。

一八九七年，隨兄在家從熊子幹先生學習，開始接受啓蒙教育。在家中後園培英書屋從師受業，習三字經、千字文，於是一年而識數千字，終而一萬二千焉。識字既多而皆盡瞭其意思。

一八九八年，學習論語、詩經、洪武正韻，習對偶，有神童之譽。家中來一客人，飯時飲酒，而出一對云：『五齡小子。』先驢對曰：『七歲神童。』其父爲之色喜。

一九〇〇年，父親承弼（一八五一—一九〇二）出任陝西某知縣，臨行以畫配詩二句相送，云：『連日風和雨，孤舟遠遠行。』其父在長江漢江舟行，恰值此境，乃續兩句云：『可憐兒七歲，猶解宦游情。』在新建家鄉居住，對鄉間農事發生興趣，並試種西瓜。

一九〇二年，父親逝世於南昌舊居，享年四十八歲。

一九〇四年，奉母親陳彩芝（一八六六一—一九一四）命，赴南昌府應童子試，得沈曾植的照顧。

一九〇五年，復奉母命，應新建縣考試，未終場，轉赴南昌府試，以保送幼童錄取。

一九〇六年，科舉制度廢除，到南昌府洪都中學爲插班生。

一九〇七年，在洪都中學受博物之學，老師所講內容多荒誕不經。

一九〇八年春，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入學未久，被學校選派朝見慈禧太后。冬，參加慈禧與光緒帝的出殯。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停辦，返回江西。秋季考取江西省赴美留學資格，啓程前與王蓉芳結婚。途經日本，曾與諸同學上岸瀏覽長崎，目睹此東瀛風情，聯想凋敝之中國，感慨良多，寫有長崎游記。初至美國，即遇聖誕節，觀彼國泰民安，作竹枝詞十首，以記西方風情。此亦今存最早之詩作，在留美學生季報發表。

一九一三年，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柏克萊大學農學院，先學農學，後改學植物學。爲美國西部留學生中文書記，美國西部中國留學生在加州大學舉行年會，參與會務組織事宜，並作西美中國生年會紀事。開始在留美學生季報、南社叢刊發表文章與詩詞。

一九一四年，與美國留學生任鴻雋、周仁、楊杏佛、秉志、趙元任等在紐約綺色佳發起成立中國科學社。七月，經楊杏佛介紹，與任鴻雋、梅光迪一同加入南社，三人在南社中

的登記號分別爲四三九、四四〇、四四一。經留美同鄉同學楊杏佛、饒樹人之介紹，得與留美胡適通函，兩人遂定交。母親陳太夫人病逝於南昌，享年四十八歲。

一九一五年，加入中國科學社，交會費五美金，任留美學生季報、科學雜誌通訊員及加利福尼亞學生會副會長。開始在科學發表學術論文。

一九一六年，獲學士學位及榮譽畢業生稱號。回國後曾在北京某私立立法政專門學校教授英文。後往上海商務印書館，拜謁張元濟，欲覓一編輯之職位未果。在南昌與王易、王浩昆季游。

一九一七年，任江西廬山森林副局長，以游覽廬山山水，大作詩歌。致信柳亞子，讚譽同光體詩派，卻遭柳亞子奚落。然南社其他成員則抱不平，朱鴛雛、成舍我、王無爲、聞野鶴等紛紛著文，與柳亞子大開筆戰，導致驅朱鴛雛、成舍我出社，引起內訌。

一九一八年，任江西省實業廳技術員，九月受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主任鄒秉文之聘，任該校農林專修科教授，與該校文科王伯沆、柳翼謀等教授關係密切。始與鄉賢前輩詩壇祭酒陳三立游，得到提携。並與中國科學社同人楊杏佛談科學雜誌編輯人選事宜。

一九一九年，在東方雜誌十六卷三期刊出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立場上，對北京大學陳獨秀、胡適等所倡導的白話文和文學革命提出批評。當選中國科

學社書記，成爲中國科學社永久會員。

一九二〇年，郭秉文提名胡先驕爲籌議南高爲東南大學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有張子高、劉伯明、鄒秉文、柳翼謀、楊杏佛、孫洪芬、王伯秋、陶行知、胡先驕、張士一、涂羽卿等，主任爲張子高。七月前往浙江東部大舉採集植物標本，得到北京大學等七所大學或專科學校、十四所中學及商務印書館之贊助，籌得經費共一萬五千餘元。

一九二二年，又往江西採集植物標本。與梅先迪、吳宓等籌辦學衡雜誌，十一月雜誌創刊號在上海出版。該雜誌宗旨：『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不發揚民族精神，不足以救亡圖存；非振興科學精神，焉足以安邦立國。弁言指出四義：一、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三、摘譯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發表評嘗試集一文，兩萬餘字，博引中外文學批評家之語以證胡適之主張之不當。

一九二二年，翻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載學衡二期，Babbitt譯爲『白璧德』三字，後中國所有刊物都採用此譯名。Humanistic譯爲『人文主義』四字，以前譯『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後中國沿用胡氏譯名，至今廣泛流傳。該年撰寫評論清代詩詞論文多篇，刊於學衡，這即使在文學研究界，也是十分罕見的。參與組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該

所植物部主任。與鄒秉文、錢崇澍編著我國植物學第一部大學教材高等植物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許多植物學術語由此書譯定，並沿用至今。

一九二三年，任鴻雋、竺可楨、秉志、胡先驥、胡明復、胡剛復等二十一人，漢譯科學大綱四卷本。該書是英國生物學家、博物學家阿瑟·湯姆生主編。在學衡雜誌發表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等文章。九月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留學。

一九二四年，獲碩士學位。在學衡雜誌發表文學之標準等文章。經胡先驥校，由童士愷著毛詩植物名考一書，由公平書局出版。

一九二五年，利用哈佛大學比較齊全的圖書、標本等優越條件，對中國植物進行比較全面整理，完成中國種子植物志博士論文，共三卷，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仍執教於東南大學，並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從事研究。同時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事務甚為關切，發表留學問題與吾國高等教育方針、師範大學制平議、東南大學與政黨、學閥之罪惡等時論文章。

一九二六年四月，王夫人病逝於南京，六月辭去東南大學教職，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專職從事植物學研究。梁實秋自美國留學歸國，往南京拜謁胡先驥，得東南大學聘任。十月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三屆太平洋科學會議，並出版第一本詩集蜻洲游草。

一九二七年，與陳煥鏞合著中國植物圖譜第一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共出版五

卷。續娶張景珩。鄒秉文、胡先驥、秉志乃聯名呈書中基會幹事范靜生，要求在北京設立生物調查所。

一九二八年，參與創建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任植物部主任，所長不在時，胡先驥代理其職。北平圖書館成立購書委員會，胡先驥被推選為西文委員，並長期擔任。

一九二九年，參加歐美同學會第三次會議，往廣州華南植物園及香港植物園訪問研究。出席在印度尼西亞爪哇舉行的第四屆太平洋科學會議。著細菌一書出版。由梁實秋編，胡先驥、吳宓、徐震堦譯白璧德與新人文主義一書在新月書店出版。

一九三〇年，編纂植物學小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幫助秦仁昌在英國丘園攝製中國植物模式標本照片籌措經費。當選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委員會委員，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委員。

一九三一年，派遣蔡希陶赴雲南進行大規模的動植物標本採集，此項工作持續十餘年。應廬山志編委會邀請，撰寫物產植物部分，在廬山拜謁陳三立。

一九三二年，任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直到一九四九年。由於經費問題，未能參加第五次太平洋科學會議。黃野蘿譯英人哈欽松著雙子葉植物一書，譯竣，為之校改並作序。范罕為懺盒詩稿作序。在國風半月刊發表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一文。

一九三三年，發起成立中國植物學會。編譯英人哈第著世界植物地理一書，由上海

商務印書館出版。在青鶴雜誌發表評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建議幫助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組織成立農業院並擔任理事，提出設立廬山森林植物園之建議。

一九三四年，正式創建廬山森林植物園。當選中國植物學會首任會長，建議編纂中國植物志。

一九三五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評議會，當選評議員。為廬山森林植物園募集基金事，致函馬君武，邀請廣西軍政界人士馬君武、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參加募集活動。

一九三六年，與蔣介石談國家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諸項事業的改革。在國風半月刊第八卷第一期刊出樸學之精神一文。

一九三七年，與美國加州大學古生物學家錢耐教授合作研究山東山旺系新生代古生植物。致函雲南省教育廳長龔自知及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商議在昆明創設一植物研究機構。

一九三八年，在雲南昆明創辦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並任所長。與錢耐合著中國山東山旺中新世植物群，是我國至遠東地區新生代植物研究的劃時代巨著。

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偕王宗清女士拜訪蔡元培。到重慶會晤陳立夫、孔祥熙、張群、宋子文等民國政要。日本植物學家中井猛之進來北平，與胡先驕晤談，請其為日本人服務，遭拒絕。

一九四〇年，由於日本人干擾，在北平難以開展工作，往昆明親自主持農林植物研究所工作。再次當選中研院第二屆評議員。作長篇史詩南征二百五十韻，歌頌中華民族抗日的精神。任國立中正大學首任校長，十月三十一日舉行創校典禮，作大學生所應抱之目的及進德修業之方針的報告。

一九四一年，北平靜生所被日軍強行佔領，在中正大學設立靜生所工作站。在泰和中正大學接見著名記者曹聚仁。桂林國防書店出版謝克歐編輯科學與國防一書，蔣介石為該書作序，收錄胡先驕作國防建設與科學、科學與建國文章。

一九四二年，熊式輝赴正大講演，題為太平洋戰爭的形勢，講畢，胡先驕答詞致謝。正大農學叢刊創刊，胡先驕為之撰發刊詞。幫助胡獻雅在泰和設立立風藝術研究館，並聘其為中正大學名譽美術教授。六月十三日，中正大學成立抗日戰地服務團，胡先驕校長任名譽團長。

一九四三年，在江西民國日報刊敬悼熊純如先生一文。在重慶參加第二十五屆黨政訓練班入學典禮，認為大學校長受訓，是對大學校長的侮辱。在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期間，中正大學內發生民國日報事件，中央對胡先驕處理鬧事學生不滿。與錢鍾書通函談詩，錢作詩二首以答。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日，被迫辭國立中正大學校長之職，為該校研究教授。由蕭蓬任

國立中正大學第二任校長。

一九四五年，作時代巨著中華民族之改造，主持北平靜生所復原工作。

一九四六年，接南京中央大學鄭萬鈞寄來一新的『兩個花枝和一個葉枝』裸子植物標本。致函美國加州大學植物系主任錢耐，告知其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植物，據考證當為現代生存之水杉。編纂中國森林樹木圖志。在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第二屆第三次會議。香港大公報載胡先驩向國民大會提案，籲請憲法中基本國策章宜增『積極發展科學研究』條文，其中強調原子科學之重要。

一九四七年，美國報導了胡先驩在中國發現『活化石』水杉。胡先驩積極參加『獨立時論社』，撰寫大量的政論文章刊於全國各大報刊。一篇文章在國內各省幾十家報館同時發表，獲得廣大的讀者好評。

一九四八年，與鄭萬鈞合著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一文，發表於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震動當時的國際植物學界。組織『中國社會黨』。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編輯出版中國森林樹木圖志第二冊。傅作義將軍邀請楊人楩、胡先驩、馬衡等二十多位社會名流、學者座談北平和平解放事情。胡先驩率先支持和平解放北平。

一九四九年，靜生所被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接收，改組為植物分類研究所。竺可楨來寓所晤談。南社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於北平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周恩來、葉劍英、

柳亞子、邵力子、沈雁冰、葉聖陶共八十餘人參加留影。

一九五〇年，發表論文被子植物的一個多元分類系統，出版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一書。第七屆國際植物學大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該會來函邀請胡先驥擔任大會副主席，未能前往與會。

一九五一年，民盟中央邀請首都科學家座談，中心內容是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弘揚祖國豐富的文化遺產，胡先驥出席。蘇聯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學部克瑞陶福維奇教授致函胡先驥，要求提供有關水杉的論文及標本。

一九五二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到批評，作三次檢討，方纔通過。參與鑒定美國在朝鮮戰場上的細菌戰，獲得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模範獎。

一九五三年，經濟植物學一書出版。校閱河北農學院孫醒東所著重要牧草栽培一書。試譯英達爾文名著動植物在馴養下的變異一書，僅譯前五章。

一九五四年，多卷本經濟植物學手冊開始出版。中國科學院出版馮國楨、馮漢英編著雲南的造林樹一書，胡先驥、蔡希陶為之校訂。

一九五五年，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出版，因書中批評李森科偽科學而遭到批判，該書被禁毀。中國科學院與全國科聯在北京聯合舉辦「米丘林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會」，會議對胡先驥批評李森科的學說進行了批判，秉志明確反對對胡先驥進行批判。五月三十一

日，國務院批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名單，胡先驥未入選。此前五月九日，中科院向中宣部上報的名單中，尚有胡先驥，五月十二日中宣部審查修改之後去掉。

一九五六年，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係，陸定一的發言提到胡先驥，毛澤東、康生插了不少話。毛澤東說：『他（胡先驥）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周恩來對中國科學院負責人談科學與政治關係問題，主張向胡先驥承認錯誤。竺可楨代表有關方面就李森科事件向胡先驥道歉。

一九五七年，參加植物所第一次學術委員會擴大會議，增選植物分類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中科院增補學部委員，胡先驥再次落選。七月來江西南昌講學，期間往廬山植物園視察，並做學術報告。參加紀念林奈誕辰二百五十週年會議並做報告。

一九五八年，前遭禁毀的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經修改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刊印，其中批判李森科的文字則被刪除。被邀請擔任英國皇家植物園二百週年紀念名譽編輯顧問。按組織要求坦誠寫出交心，一共寫出二十九個不滿意。

一九五九年，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成立，當選為委員，承擔編寫任務。馮澄如著生物繪圖法一書，胡先驥擔任該書校閱，並將稿件推薦至科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〇年，請錢鍾書代為編訂平生詩作懺盒詩稿。編輯其師沈曾植海日樓詩集六卷，並撰跋語。

一九六一年，作水杉歌長詩。經秉志介紹，與時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授的著名詞人龍榆生通函，晚年相與談詩論詞甚契。與在重慶西南師範學院老友吳宓重新晤面并通函。

一九六二年，獲悉廬山植物園下放隸屬江西省後，科研經費日趨減少，其園林亦有不保之虞，約竺可楨談，以求解決。應邀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並有提案。竺可楨將其物候學手稿寄給胡先驥，請提意見。陳毅副總理讚胡先驥的水杉歌說：『胡老此詩，介紹中國科學上的新發現，證明中國科學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創精神，並不需要俯仰隨人。』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刊載水杉歌及陳毅副總理讀後記。之後陳毅副總理在中南海宴請胡先驥並長談多時，由秦仁昌作陪。

一九六三年，竺可楨往醫院看望胡先驥。中科院植物所開展『五反』運動，是日召集所內老科學家座談，對科學出版社提出了不同意見。

一九六四年，門人嚴楚江著廈門蘭譜，爲之作序。致函吳宓，請提供創辦學衡雜誌材料。

一九六五年，往北京醫院看病，遇竺可楨，與之又談廬山植物園業務領導事。致函龍榆生，大談當代科學家之詩詞創作成就，此係中國舊學傳統之流風，在國外亦少見。

一九六六年，自譯水杉歌成英文，在香港東方地平綫第五卷第四期上刊出。『文化大

革命』爆發，多次遭到批鬥，受抄家之辱。

一九六七年，植物所派人向竺可楨瞭解胡先驌加入國民黨情況。科學院發動『鬥批改』大運動，胡先驌遭到批判。

一九六八年，植物所停發工資，開批鬥會，讓其身披國民黨旗，將生平收藏的書籍、書畫運至植物所。七月十六日，在北京寓所逝世。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中科院批復植物所『關於胡先驌歷史問題的復查結論』。略云：一九四〇年在重慶，由陳立夫、朱家驊介紹加入國民黨，為國民黨特別黨員（黨政號特字六七九一四）。一九四〇年十月，蔣介石親自任命胡為偽國立中正大學第一任校長。胡先驌在偽中正大學任校長期間，兼任過國民黨直屬中正大學區黨部監察委員。一九四五年擔任過偽中央訓練團第二十五期政治班指導員。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參與組織反動的『獨立時論社』和『中國社會黨』。胡先驌在解放前曾書寫過歌頌蔣介石，鼓吹『第三條路綫』，免除共產黨之威脅等反動文章。但胡先驌在一生中對發展我國科學事業也起了積極的作用。一九一六年回國後，曾任南京高等師範大學、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曾和秉志先生在南京創辦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在北平創辦靜生生物調查所並任所長，在江西創辦廬山植物園。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政府曾企圖將靜生生物調查所和胡本人遷臺。經與我方代表商談，同意我方接收，並拒絕遷臺。解放

後，在籌建中國科學院時，能顧全大局，主動將靜生生物所址全部騰出讓給科學院。根據華主席、黨中央落實政策的指示，經復查認為，胡先驕屬重大政治歷史問題，但黨組織已審查清楚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一直是從事科學教育工作。解放以來擁護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在學術上有較深的造詣，對發展中國科學事業、培養科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破壞影響下，摧殘科學教育事業，打擊迫害知識分子，胡是深受其害，被誣陷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精神上、肉體上受到摧殘和折磨。黨委決定推倒強加在胡先驕身上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不實之詞，公開平反，恢復名譽。

六、胡先驥人文社科著作及論文要目

專 著

- (一) 蜻洲游草，自編油印本，一九二六年。
- (二) 懺盒詩稿，上下卷各三十九頁，錢鍾書選編，一九六四年出版。
- (三) 譚峙軍主編胡先驥先生詩集懺盒詩稿，附年譜，二二二頁，國立中正大學全體在臺灣校友印，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 (四) 張大爲、胡德熙、胡德焜合編胡先驥文存（人文科學部分），上卷，七四四頁，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
- (五) 張紱注懺盒詩選注，四川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一月。

論 文

一九一九年

- (一) 中國文學改良論（東方雜誌十六卷三期）

一九二〇年

(二) 歐美新文學最近之趨勢 (東方雜誌十七卷十八期)

一九二二年

(三) 評嘗試集 (學衡一期、二期)

(四) 論批評家之責任 (學衡三期)

(五)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 (學衡三期譯文)

(六) 說今日教育之危機 (學衡四期)

(七) 浙江温州處州間土民畚客述略 (科學七卷三期)

(八) 評趙堯生香宋詞 (學衡四期)

(九) 評阮大鍼詠懷堂詩集 (學衡六期)

(十) 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 (學衡七期)

(十一) 評金亞匏秋蟬吟館詩 (學衡八期)

(十二) 評朱古微彊邨樂府 (學衡十期)

(十三) 評俞恪士觚庵詩存 (學衡十一期)

一九二三年

(十四) 讀張文襄廣雅堂詩 (學衡十四期)

(十五) 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學衡十八期)

一九二四年

(十六) 評陳仁先蒼虬閣詩存 (學衡二十五期)

(十七) 評文芸閣雲起軒詞鈔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 (學衡二十七期)

(十八) 文學之標準 (學衡三十一期)

(十九) 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 (學衡三十四期)

一九二五年

(二〇) 留學問題與吾國高等教育之方針 (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九期)

(二一) 師範大學制平議 (甲寅一卷十四號, 一九二五)

(二二) 東南大學與政黨 (東南論衡一卷一期)

(二三) 學閥之罪惡 (東南論衡一卷六期)

一九二六年

(二四) 評亡友王然父思齋遺稿 (學衡五十一期)

(二五) 天災人禍與神權 (東南論衡一卷十三期)

(二六) 英人之愚駭 (東南論衡一卷十七期)

(二七) 論反基督教運動 (東南論衡一卷二十八期)

一九三一年

(二八) 生物科學 (陳衡哲主編) 中國文化論集 一九三一年九月, 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 二〇〇九年一月)

一九三二年

(二九) 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 (國風半月刊第一卷第九號,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九三三年

(三〇) 評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 (青鶴二卷四期)

(三一) 蝸牛舍詩序 (手稿, 一九三三)

(三二) 論博士考試 (獨立評論六十四期)

(三三) 蜀游雜感 (獨立評論七十、七十一期)

(三四) 蜀雅序 (周岸登刊印詞集, 中華書局)

一九三六年

(三五) 樸學之精神 (國風半月刊第八卷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一月)

(三六) 南游雜感 (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七期, 一九三六年一月)

(三七) 中國科學發達之展望 (大公報,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九四〇年

- (三八) 寒光詩集序 (中正大學文史季刊一卷一期)
- (三九) 大學生所應抱之目的及進德修業之方針 (國立中正大學校刊一卷二期)
- (四〇) 精神之改造 (國立中正大學校刊一卷三期)
- (四一) 如何獲得豐富快樂之人生 (國立中正大學校刊一卷六期)
- (四二) 國防建設與科學 (科學與國防, 桂林國防書店發行, 一九四〇年十月)
- (四三) 科學與建國 (科學與國防, 桂林國防書店發行, 一九四〇年十月)

一九四一年

(四四) 『五五』與『五四』紀念的意義 (中正大學學校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一九四一年五月)

- (四五) 雲南農林植物所叢刊發刊詞 (一九四一年六月)
 - (四六) 總裁的教育思想 (中正大學校刊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 (四七) 建設新中國的基本要素 (國立中正大學校刊一卷九期)
 - (四八) 我國戰時經濟狀況及節約運動之重要 (國立中正大學校刊一卷十一期)
- 一九四二年

(四九) 民國三十一年之展望 (正大校刊第二卷第十一期,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五〇)科學的人生觀(中正大學校刊,一九四二年二月)

(五一)一年來之國際形勢(國立中正大學校刊二卷十期)

(五二)建立三民主義文學芻議(三民主義文藝季刊創刊號)

(五三)民族復興與文化建設(國立中正大學校刊三卷五期)

(五四)中國之民族精神(正大月刊創刊號,約一九四二年)

(五五)中正大學組織戰地服務團之意義(江西民國日報戰地特刊副刊,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七日)

一九四三年

(五六)中英中美締結新約之意義(正言一卷一期)

(五七)與吳宗慈論陳三立傳略意見書(手稿,一九四三)

(五八)黃種新傳(手稿,一九四三)

一九四四年

(五九)戰後世界政治經濟之動向(國立中正大學校刊四卷九期)

(六〇)戰後改造南洋僑民教育之方略(南洋雜誌一卷一期)

一九四五年

(六一)中華民族之改造緒論(龍鳳第二期,一九四五年八月)

(六二) 政治之改造 (龍鳳第三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

(六三) 教育之改造 (江西南昌大眾日報叢書,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一九四六年

(六四) 中美英蘇之關係與世界和平 (觀察一卷五期)

(六五) 思想之改造 (觀察一卷七、八、九期)

一九四七年

(六六) 經濟之改造 (觀察一卷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期)

(六七) 國防科學委員會成立感言 (三民主義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一九四七年六

月)

(六八) 要『順潮流』亦要『合國情』 (經世日報一九四七年六月)

(六九) 再論中美英蘇之關係與世界和平 (天津民國日報一九四七年六月)

(七〇) 觀我國歷史之演變國人應有建國之信心 (三民主義半月刊第十卷九期, 一九

四七年七月)

(七一) 如何挽救當前之高等教育危機 (獨立時論社編獨立時論集, 一九四七年七

月)

(七二) 美國對中國所應負之道義之責任及所能援助中國之道 (天津民國日報, 一九

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七三) 國民黨之危機 (三民主義半月刊十卷十二期，一九四七年九月)

(七四) 論整飭縣政 (獨立時論社編獨立時論集，一九四七年九月)

(七五) 論一年一度之科學運動周 (獨立時論社編獨立時論集，一九四七年十月)

(七六) 四十年來北京之舊詩人 (手稿，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年

(七七) 論「二分軍事，三分政治，五分經濟」之戡亂政策 (益世報，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七八) 今日自由愛國分子之責任 (經世日報，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七九) 對於立法院之期望 (華北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

(八〇) 論我國今後之外交政策 (天津民國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

(八一) 與翁院長一封公開信 (華北日報，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

(八二) 中美英應聯合領導東亞聯盟 (世界日報，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

(八三) 國民黨欲革新須向左走 (天津民國日報，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

一九五〇年

(八四) 北京的科學化運動與科學家 (黃萍孫主編叢刊北京史話上冊，上海子日社發)

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八五) 懺盒叢話 (手稿，一九五〇—一九六五年)

一九五六年

(八六) 『百家爭鳴』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針 (科學通報，一九五六年八月)

一九六〇年

(八七) 海日樓詩集跋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其 他

一九一四年

(八八) 長崎小游記 (留美學生季報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一四)

(八九) 與胡適函一通 (一九一四年，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卷，黃

山書社，一九九二)

(九〇) 浙江採集植物游記 (學衡一、二、三、四、七、十、十二等期，一九二二—一九二

三)

一九二四年

(九一) 旅程雜述 (學衡二十八期，一九二四)

一九二六年

(九二) 致熊純如先生論改革贛省教育書 (東南論衡一卷二十九期，一九二六)

一九三二年

(九三) 政府任命翁文灝爲教育部長感言 (國風半月刊第一卷第八號，一九三二年十

一月十六日)

一九三四年

(九四) 梅庵憶語 (子日第四期，一九三四)

一九四三年

(九五) 敬悼熊純如先生 (江西民國日報，一九四三年一月)

一九五〇年

(九六) 京師大學堂師友記 (王世儒，聞笛編我與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原載四十年來之北京第二輯，一九五〇年二月)

(九七) 鋤奸著 (歷史劇，手稿在『文革』中散失，存目)

譯 文

長生殿 (洪昇原著，英譯本，手稿在『文革』中散失，存目)

本書主要參考張大爲、胡德熙、胡德焜合編胡先驕文存（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及胡宗剛撰胡先驕先生年譜（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二書而編成，特此說明。

跋

熊盛元

胡先驕詩文集共收詩七百零九首，詞八十七闋，楹聯二副，有關文論四十二篇，就目前出版物而論，當是懺盒文史類作品之最全刊本。

懺盒之詩，各體皆工。盧弼評其詩云：『君周覽名區，造詣深邃，又復苞孕近世之學海思潮。蘊蓄者宏，吸納者富，往往擅臨川、東坡之勝，而又兼有昌黎之蒼莽，摩詰之雋永，山谷之奇突，合衆長於一爐而冶之，宜乎其睥睨一時也。』陳三立論其詩云：『本學識以抒胸臆，高掌遠蹠，磊珂不群。其紀游諸作，牢籠萬象，奧邃蒼堅，尤近杜陵。』錢鍾書極推崇其所作貫通古今，堂宇恢弘，其胡丈步曾遠函論詩卻寄詩云：『汲古斟今妙寡雙，袖攜西海激西江。中州無外皆同壤，舊命維新豈陋邦。烽火遠書金可抵，丹鉛退筆鼎難扛。不乾捫有談詩舌，掛壁年來氣亦降。』又評其詩稿云：『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登臨游覽之作，發山水之清音，寄風雲之壯志，尤擅一時之勝場。』其近體頗近涪翁與後山，嘗有詩云：『後山以後見公詩，句法涪皤我所師。高詠直令真宰泣，酸懷微許素心知。』雖讀晦聞，實亦夫子自道也。七古則元氣淋漓，浩懷幽曠，熔杜韓之排奐與元白之芊綿於一爐，

觀其交州行之作，當不以吾言爲河漢也。其最擅長者爲五古，南征一首，固夙負盛名，然似不如其『佛陀誕身毒』(古風)之雄深雅健、卓絕恢弘也。誦此詩『緬懷大同世，不獨親其親。貨惡棄於地，力惡不出身。殺寧及不幸，道民惟以仁。行綜佛耶孔，相與謀治平。驟聆似難企，舉重或若輕。勿譏同夢嚙，終見黃河清』之句，令人逸懷浩氣頓起，真欲登高望遠，舉首高歌！儻盒嘗謂『五言古詩實爲吾國高格詩最佳之體裁』，『蓋五言古之爲物，既可叙志，復能抒情；既可叙事，復能體物。……詩之能事，五言幾盡能之』(評嘗試集)，旨哉斯言！

儻盒于詞，極推重王幼遐與朱古微，以爲『無論爲白石之清空，或夢窗之穠麗，要不容纖悉儉俗之氣存乎其間』(評文芸閣雲起軒詞鈔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是以其詞能兼雙窗二白於一手，如憶舊游·效夢窗韻再和癸叔：『錦楓霜彩絢，是賞秋、微吟度年涯。雁程驚寒遠，帶平林暝色，返照昏鴉。井梧斷葉飄砌，千里振驚沙。更壞堞笳哀，荒亭酒冷，恨到黃花。無心恣憑眺，怕敗柳蕭疏，枯葦欹斜。王謝今何在，問年時燕子，飛向誰家。畫船怨笛休弄，聽曲有龍蛇。任倚遍闌干，平蕪望極，羈思賒。』按，此詞乃步夢窗詞原韻，夢窗詞云：『送人猶未苦，苦送春、隨人去天涯。片紅都飛盡，正陰陰潤綠，暗裏啼鴉。賦情頓雪雙鬢，飛夢逐塵沙。嘆病渴淒涼，分香瘦減，兩地看花。西湖斷橋路，想繫馬垂楊，依舊欹斜。葵麥迷煙處，問離巢孤燕，飛過誰家。故人爲寫深怨，空壁掃秋蛇。但醉

上吳臺，殘陽草色歸思賒。』試加比較，不惟遣辭刷色，神似覺翁，即便聲律，亦頗能嚴守。如此調結拍，宜用『平平仄仄平』，步曾『平蕪望極羈思賒』，其中『望』字與『草』字，一去一上，稍有不同，而與清真『東風竟日吹露桃』則一絲不走也。懺盒曾以寤歌名其詞集，寤歌者，八大山人所築草堂名也。葉丹過八大山人詩云：『一室寤歌處，蕭蕭滿席塵。蓬蒿藏戶暗，詩畫入禪真。遺世逃名老，殘山剩水身。青門舊業在，零落種瓜人。』觀其『平林暝色，返照昏鴉』、『年時燕子，飛向誰家』及『平蕪望極』等語，足見其詞並非剪紅刻翠，而是嗟亂傷懷。王曉湘先生題其詞集云：『有穠香繞翰，柔情墮酒，卻遣腸迴。旋歸，自看袖底，挾滄溟、萬里入新詞。爲語淋鈴舊譜，正宜分付歌兒。』（木蘭花慢·寤歌集題詞）可謂知言。


懺盒通古今之變，又精西方文學，其中中國文學改良論、歐美新文學最近之趨勢、評嘗試集等論文，雖評價不一，然足資當今從事文學創作或研究者參考。至於其評阮大鍼、鄭子尹、金亞匏、張文襄、文芸閣、王半塘、俞恪士、陳仁先、胡適之等人詩詞，亦獨抒己見，每有卓識，頗耐尋繹也。又，胡先驕詩文集中附有當時名人對懺盒詩文之評價，亦極有文獻價值，如朱自清一九四〇年致蕭公權函：『步曾先生作亦見氣力，但苦不能割愛，且不免廊廟氣。因知老杜北征固不易到耳（妄論勿示人）。……胡先生近體似頗精練，弟曩者屢得讀之（學衡）。南征之作殊出意表，殆貪多之故歟？』可知佩弦對南征一詩之不滿。而

張紱先生則曰：『南征二百五十韻，二千五百言，其中有叙有論，有抒情，有言志，波瀾壯闊，韻味深長，內容不是「兒女子語」，而是關乎世運，關乎民族存亡、國家興廢的大節大義，動人心魄，感人肺腑。沒有真正的愛國激情，沒有深厚的學養和經歷，沒有扛鼎的筆力，能寫得成嗎？』見仁見智，足以拓人胸襟，開人眼界也。平心而論，懺盒詩詞亦有可議者，如用韻似頗寬泛，試以其高陽臺·寄胡獻雅為例：『野寺尋詩，瓷都教畫，吾宗別樣風流。千里傳箋，殷勤佳句相酬。鄭虔三絕應難匹，記秋荷、鳧雁生綃。更老梅，霜鶴精神，譽滿他洲。廿年不見添華髮，歎傷離念遠，楚尾吳頭。久滯燕雲，何時重返園邱？相逢一醉傾肝膈，話滄桑、淚灑西州。約群賢，結社匡山，招鶴盟鷗。』全詞用第十二部韻，而『綃』則屬第八部。又如水調歌頭·天問：『能聚是爲質，質散乃爲能。陰陽交互翕辟，即此衍坤乾。至大極於無外，至少人於無間，窮理竟茫然。未始作何狀，搔首問蒼天。恒沙劫，千百萬，計光年。宇宙興光漚滅，遑問幾桑田。宏觀微觀等量，憑我智珠在握，法界任控元。一念攝萬有，彈指現華嚴。』『乾』、『然』、『天』、『年』、『田』、『元』，乃第七部韻，與第十四部之『嚴』通押，尚有宋人先例，而『能』則第十一部，讀之殊覺不諧，殆方言使然乎？

胡君啓鵬，富於春秋，對有關懺盒資料之蒐集，用力甚劬。本編所增補之懺盒作品，皆胡君披沙簡金之所致。張紱先生乃懺盒門下高足，其胡先驢著詩懺盒詩選注，嘉惠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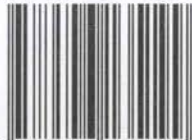
林，承其撥冗撰序，感戴曷勝！又蒙王功權先生資助，陳永正先生題籤，高宇時女史聯係在黃山書社出版，歐陽慧娟女史與周振華先生悉心編校，並此感謝！是為跋。

二〇一二年元月九日，時維辛卯嘉平既望，熊盛元識于南昌青山湖畔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黃山書社

策劃編輯：歐陽慧娟 周振華
責任編輯：周振華 歐陽慧娟
裝幀設計：韓玉英

ISBN 978-7-5461-3519-9



9 787546 135199 >

定價：120.00 圓